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四・經部・書類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四十卷（卷十至卷四十）曹元弼撰 …… 一
禹貢圖説一卷（明）鄭　曉撰 …… 四三一
禹貢要注一卷（明）鄭　曉撰 …… 四七七
禹貢匯疏十二卷圖經二卷神禹别録一卷（明）茅瑞徵撰 …… 四九五

22273/07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

曹元弼學

盤庚上第六　商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釋曰】盤庚陽甲之弟。於湯為十世孫。於祖乙為曾孫。祖乙由相避河患而遷於耿。耿又為河所圮。祖乙賢君。當早思患預防。耿圮或未甚。故可不徙。而勤政治河。為民捍患。遂成富庶。數世賴之。然地近大河。一或失修。潰決可慮。陽甲末年。盤庚以介弟賢能為凡所任。當時河務蓋漸廢弛。盤庚言於陽甲。謀徙都以便治河。去朝不及夕之危。為一勞永逸之計。且居湯之舊都。修先王之政。革末俗之敝。常人之情。能見已然。而不能見將然。以為河未決而徙河都。無故擾民。且溺於當時居耿奢侈之習。晏安鴆毒。動浮言以惑愚民。故盤庚極陳利害以告之。上篇自盤庚佐陽甲告貴戚大臣以當遷之辭。中篇自陽甲崩盤庚遷即位後發令決遷之辭。下篇是既遷後告邦伯師長綏眾之辭。君舉必書。當時史官蓋各錄為一篇。至盤庚崩。百姓思盤庚。乃集合其辭。總題為盤庚三篇。呂覽說武王克商。問殷民何欲。曰欲修盤庚之政。則民之思盤庚可知。史記與書序及今古文各家說並無異義。近儒妄生曲見。殊無足取。餘詳序。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元孫之孫（原脫二字）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湯盤庚為臣時事（跡）中篇（自曰字既）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困學紀聞）【箋】云馬氏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釋曰】（釋文）盤漢石經作般。三蒼云。適悅也。（一切經音義引）盤庚遷於殷。此句總領三篇之辭。言盤庚之遷於殷也。其初民不悅有新居。中篇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此時乃實行遷都。則上篇首句為領下之辭。非當時之事甚明。且此篇為盤庚為臣時作。江氏云經云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是盤庚之言也。下云王命眾悉至于庭。則是盤庚傳王命。其下王若曰云云。並是盤庚述王言也。案盤庚為陽甲定遷都之謀。而稱王若曰以命眾。此所謂嘉謀嘉猷

告君于内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吾君之德於義甚當。而偽孔氏乃以譏鄭。亦甚誣矣。民不適有居。即序所云民咨胥怨也。鄭云盤庚以五遷繼湯者。為以五遷之後。復湯之舊都也。云篇次祖乙故繼之者。祖乙後更數王乃至盤庚。以書之次序祖乙後惟有盤庚。故以盤庚繼之。云于上累之。謂自上重累數之。祖乙為湯玄孫之孫。是七世。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者。祖乙之下復有盤庚之祖及父通連盤庚數之。則十世矣。此注文句頗艱澀疑疏引叚字有參錯。要其大意不誤。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舊說謂祖辛以後奢侈踰禮。民習染成俗。故不樂遷都改化也。商家皆以甲乙為號。非即王名。盤庚與河亶甲祖乙皆以王號為書名。其書益皆誥體。史省言誥耳。馬氏以盤庚徙而有功。更出一義。亦可。盤般古字通。

率籲眾慼出矢言

箋云　慼說文作慼。曰。籲呼也。商書曰率籲眾慼。頁部 矢陳也。釋詁 易晉卦虞說矢古誓字。誓信也。史遷說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釋曰　率。孫氏以為聿之借。愚謂或悉之借。悉籲眾慼。謂盡呼眾貴戚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眾戚者民觀聽所繫。民所以不樂遷者由眾戚以言淆惑之。故盡呼眾戚出信書。剴切曉諭。使之開悟。　此篇凡四章乙自發首第一節敘事緣起至底綏四方為第一章。諭眾戚以遷都大意凡四節。此第一節。序事緣起。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箋云　爰於。釋詁 宅居。釋言 茲此也。釋詁 劉說文作鐂。云殺也。金部 胥相也。釋詁 匡猶救也。亦左傳杜注 稽說文作卟。曰卟卜以決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周禮太卜。國大遷。則貞龜。釋曰　此經曰字。盤庚承王命先以己意曉諭眾戚之言也。我王謂祖乙也。盤庚為祖乙曾孫。不曰我祖而曰我王。天子諸侯之子孫。稱其祖若父皆曰君曰王也。茲謂耿也。時盤庚尚為臣。故曰我王也。言我王之來既於爾時宅於此地。方其由舊都而遷也。乃因為水所圮也。重我民命。毋使盡為水所殺。不能相救以生。當時於卜考之曰其柰何。天之立君以保民命。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民將死於水而君不能救之以生。則是上慢

而殘下。也。與已殺之無異。故汲汲謀徙。而又不敢自
專。必於卜考之中。篇所謂視民利用遷。下篇所謂
弔由靈各非敢違卜也。此述祖乙由相遷耿之意。
江氏則以重我民無盡劉屬祖乙以不能胥匡以
生而居屬盤庚時云重厚也。劉殺也。言我王來居于此。
有善政以厚民生。雖有水患不害於民。無盡殺也。
今民蕩析離居。不能胥相救以生。勢不可不遷矣。
于是卟之於卜。曰其柰何哉。如台。猶柰何。蓋問龜
之詞。亦通。謹案祖乙防河庇民之政。日久寖衰。有汲
汲可危之勢。故盤庚先事而預防也。　此第二節。
五

述祖乙遷都之事。以起下文。明遷都本為救民。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

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疏云馬氏曰。五
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釋文服事。恪敬。寧安也。釋詁邑邦
國也。說文邑都。罔無。矧況。克能。釋詁烈業也。釋詁釋曰上言
祖乙慎重民命遷都以救民生。考卜以觀天意。言
我先王有事。皆敬謹奉承天命。如此猶不常安。不
常其邑居。自成湯以來。於今五邦矣。不常寧有二義。

一為災變猝至。不得常安。一為救民避災。不敢苟
且安。五邦。鄭謂商亳囂相耿。商即契所封地。馬以
為商丘。則相土所居地也。鄭說是。商今陝西商州。商
丘今河南商丘縣。亳今河南偃師縣。囂今河南滎
陽縣。相今河南內黃縣。耿今山西河津縣。先王敬
天勤民如此。今若不承繼于古。則是貪天之禍。不
知天之將斷絕汝命。地本當圮。岌岌可危。一旦潰
決。民盡為魚。無遠慮而迫近憂。于此尚無知。況曰
其能從先王之大業乎。夫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水旱之災。時數使然。天命也。作（有聖人者出。）
六
君作師。為民禦災捍患。亦天命也。民之無祿。災患
將至。天必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此天心之仁也。賢
聖之君作民父母。如保赤子。惟其疾之憂。體天心
以拯民命。此聖人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此篇救
民之意至為懇惻。五誥可以觀仁。讀者陽氏。正當於此
觀之。勿以為佶屈聱牙而不深察也。江氏謂五邦
非即五遷。五邦當如馬鄭說。不數盤庚遷殷。故下
而稱今不承于古云云。五遷則據湯遷偃師至盤
庚遷殷為五。故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以第
五遷繼湯治亳也。或然。　此第三節。言見先王皆

順天命以拯民命。今不可不承之。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底綏四方。
箋云 蘖馬作枿。曰顛木而肄生曰枿。釋文 廣雅。顛倒
也。釋詁 由蘖說文作甹枿曰甹。木生條也。从弓由聲。
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弓部 又作甹
㰚。曰㰚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
甹㰚。蘖㰚或从木辥聲。不古文㰚。从木無頭。枿亦古
文㰚。木部 永長。紹繼。綏安也。釋詁 釋曰 顛本人頂之稱。
木頂曰槙。音同相假借。顛謂最高之處。高者危地。
故引申為顛仆之義。易曰。大過顛也。說文。槙。木頂
也。一曰仆木也。顛木謂斷伐顛仆之木。由蘖者。斬
而復生之萌牙所謂條肄也。甹正字。由借字。據說
文細推。此經蓋今文作甹㰚。古文作由不。蘖為㰚
之異體。桙為不之異體。枿為桙之轉寫變體。疑壁
中古文作不。孔君以不字罕用。易為桙。又變為枿。
許言古文言由枿。枿蓋桙之誤。今本作蘖。或兼用
今文字。上言不承于古。則罔知天之斷命。今順天
命而遷。救民出死入生。譬若顛木之有枝條萌牙。
天其引長我命于此新邑。庶幾繼復先王之大業
致安四方乎。底致也。致行之至也。此章大意。言遷
都以救民生。祈天永命。紹復祖業。為三篇提綱。
此第四節。言遷都之旨。 以上第一章。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毋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
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
焉。故敕以無伏之。疏 箋云 馬氏曰。箴諫也。釋文 史遷
說為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法則可修。說
文曰。斆覺悟也。攴部 釋曰 自此至篇末。言使羣臣屬
萬民至王廷。盤庚贊王出命。命羣臣毋或傲惰以
浮言誤民。當出力以贊大猷。文多。約分二章。自非
有咎以上為第二章。凡四節。此并下王命眾句為
一節。江氏云。斆覺悟也。覺悟于民。不能家諭而戶
說之。必由乃在位之臣以致之。故下敕其毋或敢
伏小人之箴。周禮有小司寇致萬民而詢之事。以
用也。舊服故事。謂詢眾庶之事也。用有常之故事
正其法度。周禮鄉大夫職云。國大詢于眾庶。則各
率其鄉之眾寡而致于朝。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
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二曰詢國遷。是遷國必詢
眾庶。周制也。箕子說鴻範稽疑言謀及庶民。則商

家之制每有大事必詢衆庶與周禮同盤庚之前以
有四遷必皆有詢衆庶之事此言以常舊服是用
先世遷國詢衆庶之故事也孫氏云正謂脩正之
以史公云成湯法則可脩為約此文如孫說則以
上舊服正法度為遷都後去奢從儉張本非獨如
詢衆庶故事而已蓋耿都奢侈踰禮世家大族
積習相沿豪民效尤而貧窮老弱困厄無告下情
不能上通在位者狃泰侈之樂安危利災不顧去
故取新故盤庚曉諭羣臣以及百姓以成湯舊事
脩正法度變踰侈之俗達窮民之隱即用詢國遷　九
以（舊典）致萬民而先諭在位羣臣曰毋或敢隱伏小人
之所欲箴諫者於是以王命召衆至庭對衆以命
在位使上下共聞之江氏云箴是箴規猶治病之
箴砭故訓諫鄭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
樂徙此注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者
蔡氏沈書經集傳云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
利故小民苦於湯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
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
言小民眡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閒有能審利害之
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
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
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盤
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
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
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潟鹵墊
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
不得自達也案蔡說正足會通鄭君兩注之意常
舊服謂先王舊法帝告篇所謂施章乃服明上下
是也遷都故事亦在其中小人之攸箴謂奢侈踰
禮窮民所苦潟鹵墊隘不安厥居願遷可知將遷　十
都去奢從儉而先以舊服正法度猶孔子將革獵
較之俗而先簿正祭器也下云汝無侮老成人無
弱孤有幼則當時老弱窮民失其所而欲言於王
可知矣黷貨奢侈之為民害至今日而極嗟可痛
已

王命衆悉至于庭

【箋】云悉盡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
而詢焉二曰詢國遷【釋曰】江氏云王命陽甲之
命廷外朝也盤庚傳王命宣衆悉至外朝將詢
之也孫氏云廷者朝中也命衆至於廷則民箴

無敢伏矣案盤庚既敕在位無敢伏小人之箴即傳王命命衆至廷　此第二章第一節為將詢萬民發端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箋云　格來。釋言猷道。釋詁黜去。廣雅釋詁傲慢。康安也。釋詁格或誤作裕。白虎通號篇釋曰　此以下。盤庚贊王命衆之辭。王謂陽甲也。上言盤庚斅于民。曰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此言王若曰猶多士稱周公告商王士下云王若曰。多方云周公曰王若曰。皆代王敕命也。若順也。凡書內殷勤委曲慎重懇惻之辭。發首多稱若曰。蓋和順道德以為言。所以令順民心。言順而事成也。古人最重順字。書謂之若。故虞夏書稱若稽古稱疇若。商周書稱若曰。若曰猶善言也。

十一

盤庚述王言。來汝衆。予告汝以訓民之道。汝當以道去汝之邪心。無傲慢而從苟安。孫氏讀予告汝句。訓汝猷句。謂訓汝以道。黜乃心句。亦通。白虎通引格作裕。形近而誤。皮氏據方言裕猷道也之文。訓裕汝衆謂導汝衆。然經言格者多矣。不聞今文他處有異字。皮說非。　此第二節。命衆發端之辭。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箋云　圖謀也。釋詁播壁中古文作譒。敷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譒告之。說文言部譒。匿隱。廣雅釋詁丕大。欽敬。釋詁逸過也。

釋言釋曰　此所命皆舊有位世臣。故首舉先王任舊人之事以曉諭之。古猶昔也。江氏云。先王任舊人共治其政。王敷告之以所當為。舊人修明之不隱匿其指意。王用是大敬之。言君臣一德一心也。是故令行於下無有過言。民用是大變從化。案指同恉意也。言舊人承王命而修治之。獻可替否謁忠以成上美。令行於下出納惟信。務宣上德達民隱。上下一氣清明。心以成政化。譒訓敷正字。播借字。通訓布。敷布同義。

十二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箋云　馬云。聒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疏釋文作聒。據說文增釋曰　善聒拒善自用之意。釋文說文作䛦。曰䛦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銛聲。䛦古文从耳。心部先王與舊人共政如此。今汝皆舊人之後也。乃聒聒然拒善自用。若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者。讙讙動浮言。起險詖膚受之辭。以惑民聽而使之信。予弗知汝所爭辯者何事。蓋上不下以情告君。下以虛辭

誑民。譸張為幻不可知也。江氏云。起。造言也。信讀當為引而信之之信。侜申說也。遣為險詖膚浮之語而申說之無已也。所謂胥動以浮言也。亦通。段氏以譸為古文尚書字。鑄為壁中古文字。案此蓋孔君以今文讀古文易鑄為譸。後改作聒。孫氏則以聒為鑄之省。鄭云讀如聒耳之聒。擬其音而義亦近。孫云為讙語以拒人言。故難告。　此第二節言先王與舊人一德。而今不然。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箋云】含蓋今文作舍。史遷說舍而弗勉。何以成德。

十二

荒廢亂也（詩蟋蟀箋）。惕敬也（說文心部）。今文作施。白虎通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號篇）。【釋曰】江氏云。茲德茲君臣一德也。言先王與舊人一德。今予與汝不能然。非予自廢此德也。惟汝秉含惡德。不敬我一人耳。案惕以易聲。與施聲近字變。其說因異。含德孫氏謂據史記則今文作舍德。不施予一人。倒句法。言惟汝舍茲德不為予一人施於民。下云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正與此反覆相明。言不宣上德於下也。此稱予一人。乃自上臨下之辭。惕施字雖異而其為臣下當奉令承教則同。故白虎通云然。君臣主敬。王用丕欽上之所以禮下也。不惕予一人。則君臣之義且斁而姦宄將作矣。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箋云】周禮司爟鄭氏說。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爟火為熱火。與拙壁中古文作炪。說文曰。炪火不（有不字）光也（類篇引）。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火部）。作使也（鄉射禮注）。

十四

【釋曰】此二句。釋文正義皆不言馬鄭有異字異義。疑真孔古文說與偽孔略同。言汝雖逸情不敬我命。我灼見汝情。有若視火。要亦我之不善謀使汝開悟心服致此過差耳。蓋以責人者責己。故下文又詳悉申命之。說文作炪者。古文假借字。孔君以音同字易為拙。若然。鄭司爟注引此經予若觀火證以燕俗語湯熱為觀云爟火為熱火者。鄭注禮在前。注書在後。禮注蓋用今文說。此經觀火蓋今文解同燕俗語之觀。熱太猶火熱也。言我憂念民患如火熱然。詩所謂憂心如焚。莊子所謂內熱焚和。炪者含忍不發如火之鬱。予亦炪謀作乃逸言我

亦降心含忍與汝謀。為汝永久安逸之計。孫氏云謂如爟火之不用其光。言無赫赫之威。作為也。逸安也。言謀為汝安居耳。案如此解。則與中篇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語意相表裏。亦善。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嗇。乃亦有秋。

箋云 網維紘繩也。說文糸部 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詩棫樸箋 說文曰。紊亂也。从糸文聲。說文糸部 商書曰。有條而不紊。服治也。說文又部艮字義服同艮 應劭說。農夫服田。嗇其贊力。乃有秋收也。漢書成帝紀注 釋曰 此承上文而設喻。明君臣一德。盡力為民。乃有成功。孫氏云言汝當從我教令。若網之有綱。綱舉而紀不亂。若農之治田。用力嗇事。乃有秋收。案網之目統於綱。喻不可冒上而取險膚。力嗇乃有秋。喻不可從康而貽民害。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箋云 克能也。釋詁 釋曰 承上不紊有秋而言。江氏云。丕讀曰不。言汝能黜去汝傲熳從康之心。施實德于民以至於婚姻僚友。俾得遷於樂土。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乎。孫氏云。時諸臣之不欲遷居者。方自謂有積德于民于婚友。皆虛言也。案孫以丕為詞。是發語聲。無義。施實德于民。與上舍德不施予一人。反覆相明。言為予施實德。無動浮言也。施實德謂明上所修正先王之法度。教民去奢從儉。違窮民所苦。曉以去危就安一勞永逸之道。以各保其身家。是真有積德於民矣。抑此句。與予亦拙謀作乃逸句相應。上言憂國隱忍以為汝安逸計。汝若能如此。吾大乃敢暢言汝有積德矣。奬勸之辭。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

昏讀為敃。敃勉也。疏 箋云 戎大。釋詁 毒害。說文義 邇近也。釋詁 越本或又作粵。說文 于也。釋詁 釋曰 遠謂婚友。上勉其施實德。若反是而傲慢從康。乃不懼大害於遠近之人。謂水患猝至。並受其禍也。禍將至而不預防。如惰農之自安不勉作勞。不治田畝。至於後其無有黍稷矣。鄭讀昏為敃訓勉。史記所謂舍而弗勉也。罔有黍稷喻無以成德也。經作昏。鄭讀為敃。昏从氏省。敃以昏為聲。說文云冒也。又有敃字。以民為聲。云彊也。昏聲民聲相近。爾雅釋詁昏敃。強也。依說文則敃當作敃。爾雅二字俱訓強。則皆為敃之借。鄭讀昏為敃訓勉。則假敃為敃與

爾雅同。今本繕寫淆譌。略正之如此。　此第四節。

反覆申無傲從康之戒。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箋云]吉善也。說文口部奉承也。說文心部恫痛也。釋言悔身漢石經身作命。[釋曰]此一節極言起信險膚之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此倒句法。言汝不以善言和於百姓。使之曉諭。百姓謂百官下及萬民。堯典辯章百姓謂百官。百姓不親謂萬民。是人民通稱百姓。不和吉言即下文所謂先惡于民。胥動浮言。如此

十七

惟汝自生毒害。蓋戕毒于遠邇。即以自毒。乃至敗禍姦宄自害其身。敗禍謂水患猝至。姦宄謂民心淆惑激成變端。國法不容。罪有所歸。是自災害其身。先猶導也。言汝既以惡導民。乃自承其禍痛。災及其身。汝悔將何及乎。石經身作命。言悔命之不永也。孫氏以敗為露。引魯語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蓋謂縱于貨寶之人。取豪民賄賂以阻撓大計。卒致人心怨毒敗露。觸罪。或一義。當時官邪已不免如此。至今日而饕餮偏地。民不聊生極矣。

相視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箋云]馬氏曰。相視也。憸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釋文憸壁中古文作思。說文曰。思疾利口也。商書二字原誤作一時字依段改曰。相時思民。又曰憸。憸段云蓋險字之誤詖也。憸利于上二字衍馬立政注無此二字佞人也。从心僉聲。心部石經憸作散。[釋曰]時是也。說文訓思為利疾口。疾同捷。捷謂捷給利口之佞人。與險詖義近。馬云憸利憸同纖。纖猶今人云尖利。孫氏謂壁中古文作思。孔君易為憸。冊僉聲轉。段氏謂从冊當作刪聲。刪散聲近。憸民見小利口之人。散民無知凡民。義竝通。然

十八

古文義為長。顧念也。箴言箴刺之善言。逸口江氏引孝經以為口過。是也。短長之命。諸家說皆非。孫說近之。而亦未確。上文云罔知天之斷命。是短也。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是長也。制短長之命。謂設法以引短者而使之長。思患預防。去害就利是也。言我視是險詖之民。猶相顧念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言而有口過。以是貽患。況予權衡于汝短長之命。而為制以救汝生。豈但如尋常箴言而汝弗顧乎。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

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
有咎。
箋云昬何也。說文日部 燎放火也。火部 馬氏曰靖安也。釋文
春秋傳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
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
猶可撲滅。隱六年左傳 又莊十二年 釋曰恐恐猲也。沈。沈溺也。
猶孟子云陷溺。言予為永汝命計。汝不欲遷。何不
以情告我商權利害。予非以言莫予違為樂。但求
胥匡以生。汝乃弗知而相煽動以浮言。恐猲陷溺
於衆民。天災人禍之易至。若火燎原。不可嚮近。其
猶可撲滅乎。江氏云。言不可撲滅。以喻長惡不悛
為禍滋大。不可遏止也。靖和也。言禍不可遏。則惟
爾衆自為不和所致。非我有過咎也。案馬訓靖為
安。孫引韓詩訓靖為善。義皆近。左傳兩引書。皆有
惡之易也四字。段氏以為約先惡于民以下之文。古
人引書每有約文。其說甚是。江氏以此四字增入
經文。非。如若義同。　此第四節。極言胥動浮言之
害。以上第二章。戒諸臣不可傲慢偷安惑衆以取
禍。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之賢史。疏 箋云馬氏曰。遲任古老成人。釋文
遲或作追。集韻曰。追任古賢人。書遲任有言。六脂 人
惟求舊。漢石經惟作維。無求字。下求作救。釋曰上
既極言起信險膚之害。此以下承先王圖任舊人
而深訓勉之。為第三章。此第一節。遲任古之賢史。
古史官多擇有德行文學者為之。自蒼頡肇開文
教。其後若伯夷、遲任、史逸、伯陽父、内史過等。皆盛
德上賢。既沒其言立。遲任或疑即周任。追者據說
文係遲之或體。江氏云。引此言此者。明用人當用
舊臣。故我不絕爾善。用器則不然。舊則當更新者。
以喻國邑圯毀當從新邑也。段氏曰。今文尚書惟
作維。舊上無求字。求作救。古殳攴通用。救即救
即求字。周官古書正日景救地中。杜子春云。救讀
為求。是也。（案救者求之借。）陳氏曰。風俗通窮通篇。書曰人惟求舊。
三國志許靖傳注引王朗與靖書云。書曰人惟求
舊。應劭王朗引書。人惟下多一求字。與石經異。蓋
三家之本亦或小有不同耳。　此第一節。引古語
起下文。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箋云暨及與也。勤勞也。釋詁 史遷說昔我高后成湯

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敢（逸上作肆。蕭望之司空文作肆。中鼎銘 揚公碑）五經異義引作不敢。詩文

王疏 釋曰 言昔我先王與汝之祖父相與勞逸共其甘苦以治天下。汝等皆勳舊世臣。與國家恩義深重。我亦體先王之心。其敢輒用非罰罰汝乎。肆爵謂爵罰之不當者。故汝雖胥動浮言。今不汝咎而訓汝猷。非罰謂罰之不當者。逸作肆。蓋今文肆亦勞也。謂勤勞王事。肆與肆古通。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

大享謂烝嘗也。周禮夏官司勳疏 箋云 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鄭氏說。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般庚告于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掩或作弇。釋文 此一義。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五經異義引掩作絕。此又一義。釋曰 言自先王以來。世世選擇爾之賢勞者而尊顯之。予不掩蔽爾之善。上文所謂大言汝有積德也。茲予每大享祭于先王。爾祖其相從配享之。君臣一體。家國休戚同也。鄭以大享為烝嘗。據周禮為義。烝嘗同類。秋冬備物。較礿祠為盛。故曰大享。孔疏謂烝嘗尚有功臣配祭。則禘祫可知。何氏公羊注謂禘有功臣配食。祫則無。鄭義恐不然。此古文說。謂享先王則兼及功臣也。大傳及五經異義。不掩作不絕。謂子孫雖有不善。而不絕其先人之善。故天子享先王之時。諸臣皆永得享祠也。此今文說。相兼乃具。

廿一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廿二

箋云 鴻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釋曰 江氏云。鴻範威福對言。此作福作裁亦對言。作裁猶言作威也。威福之加。必當功辠。我不敢輒以非罰罰汝。亦不敢輒以非德賞汝。勉其效法祖父之勤勞也。孫氏則云。汝之福裁皆由自作。祭統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非德謂發爵賜服之不當者。亦通。賞罰之加。皆其自取。一秉至公。遠邇皆然。況我於先王舊臣之後。而敢有私乎。　此第三節。明舊臣當與國同休戚。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疏箋云禮既夕記志矢鄭氏說。志猶擬也。書云若射之有志。釋曰予告汝于難。此倒句法。言我以我心之難告於汝。若射者張弓挾矢。志在所射。必擬度可中然後發。為政亦然。必精心審度盡善無失然後行。我祈永明于茲新邑。紹先王大業。計之熟矣。非猝遽從事也。江氏述惠氏說讀志為志矢之志。為行政得其平。志矢名義本與此同。鄭義足該之。孟子亦云。必志於彀。

汝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疏箋云漢石經無老作毋翁。弱作流。唐石經老作侮。今本作侮老。釋曰言我審計孰慮以定遷都之計。老年盛德之人見事理明。幼稚困苦之人求匡以生。都有箴言以遷為善。汝無以為老耄無知而侮之。無以為卑弱不足數而孤之。孤謂不與之也。當敬老慈幼使得其所。各長育于其新居。段氏云。漢書趙充國傳。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臧氏鏞堂曰。左傳宋華閱辛。華臣弱皐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孤有幼之解也。今文作翁侮。翁侮猶狎侮也。翁蓋狎之借。弱作流。孫氏引鄉飲酒義注云。流猶失禮也。亦輕易之意。

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箋云作為。釋詁猷謀也。釋曰言汝當順小人之攸箴。使各遂其生。勉出汝力。贊我之謀。　此第三節。勗以出力贊助善謀。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箋云彰明也。廣雅釋詁。國語引經邦作國。惟上皆有則字。有佚罰作是有逸罰。韋氏云。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汝眾歸功于下也。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予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也。釋曰此承予一人作猷而言。孫氏以遠為諸侯。邇為臣工。愚謂遠謂凡民。近謂貴戚。用罪罰也。用德賞也。伐猶誅也。用罰誅其當死者。罰當其罪不敢動用非罰。成湯所謂有罪不敢赦也。用德顯明其善。賞當其德。不敢動用非德。成湯所謂帝臣不蔽也。賞善罰惡。秉至公。遐邇一體。無偏陂爾等當出力助予。惟利民是務。今遷都善治國之臧。惟汝

眾出力之功。若其不臧。惟予一人有過舉之罰。成湯所謂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彰。漢書王嘉傳引作章。後漢濟北惠王傳引作彰。彰章字通。逸佚字通。凡王者治天下。必開誠心布公道。舉天下大事。必與人共其功。而自執其咎。然後能濟。觀於此經可見矣。韋注以國俗言。正合盤庚去奢從儉之意。　此第四節。舉遷都善治之要。以勸勵諸臣。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廿五

[箋]云。漢石經恭作共。度乃作度爾。共。具。（釋詁）齊。整也。（廣雅釋言）度。一作渡。（釋文）案。度當作啟。說文曰。啟。開也。（攴部）[釋]曰。言凡爾眾臣。其惟致我之命告於民。上所謂予告汝訓也。自今至後。各共具爾職事。整齊爾列位。啟塞汝言。若復不悛。先惡於民。則罰及爾身弗可悔矣。江氏云。示以梗。今則有罰儆懼之。（或曰度量也。謂慎言。）　此第五節。今眾咸宣布上命於至庭之民。舍其胥動浮言之惡。而勉以出力後效。　以上第三章。勉諸臣與國為體。以助利民善治。上章所謂施實德也。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終

附原書紙簽

（一）則十世矣　當改則自湯而下父子相繼凡十世矣
要其大意不誤　下當加或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
十一字當為　又加祖乙之子孫通曾孫盤庚十二字、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一

曹元弼學

盤庚中第七　商書二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今文夏侯本盤庚三篇直接。無上中下之目。中下篇首皆空一字。歐陽本分三篇同古文。釋曰鄭君以中下二篇為盤庚為君時作。蓋盤庚為臣時已定遷都大計。承陽甲命曉告貴戚大臣以及萬民。而茲事體大。必俟眾志漸明利害。浮言不能震驚。然後措正施行。至陽甲崩盤庚立。為時已久。眾情曉喻者多。於是決以民遷。猶有未盡率教者。更懇惻告之。作此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作渡河之具。疏釋曰江氏云。作謂造作舟楫。孫氏云。涉渡也。耿在河北。殷在河南。案此舟楫既具。遷都將發行時也。凡遷都者。公卿大夫百官府從王耳。民不必盡徙。惟殷家徙亳徙相徙耿。皆為避水害。則必胥其民從之。盤庚思患預防。未及潰決而預以民遷。所謂視民利用遷也。貴戚宴安鴆毒。愚民無知畏難。恐操切從事。欲利民而適以擾民。故申切告戒。周密布置。然後乃遷。子夏所謂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孟子所謂以佚道使民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箋云馬氏亶作單。曰。話善也。言也。單。誠也。釋文釋曰遷都將發。恐民猶有不循教者。乃會合而以善言告之。說文話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譮。誕大也。亶誠也。馬作單。音近字通。此二句乃全篇要領。自用奉畜汝眾以上。言遷都實為救民。是以善言話民之弗率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以下。言己不敢失政虐民。高后實鑒之。眾民當共體此意。與上同心。以毋負其先人。所謂誕告用亶也。

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箋云馬氏曰。造。為也。釋文釋曰造至也。勿褻肅敬。弗敢褻狎也。勿弗通。言眾皆至而肅敬在于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而告之。馬云造為者。即鄭所云造作舟楫之具。言眾皆聽從出力也。登進謂傳令使上舟至王前。登升也。進前也。江氏訓造為建。讀勿為雜帛為物之物。轉褻為率。謂州里之長。建物致民。率之以來。古書家無此說。似失諸鑿。　此第一章第一節。敘發命緣起。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釋曰此誡眾使聽誥。荒，荒廢失墜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箋云慼漢石經作高。釋曰嗚呼歎辭。古當作於戲。后，君也。前后，先王也。承，受也。保，安也。江氏讀承保絕句。云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孫氏云。承保猶易言容保民也。案承有奉義。承保謂奉持而愛護之。下文云奉畜汝眾是也。后胥慼鮮。胥猶皆也。慼如多方慼言于民之慼。憂也。鮮如無逸惠鮮鰥寡之鮮。善也。浮過也。言

三

昔我先后無不惟民之容保。常奉持而愛護之。民有災厄。后皆憂念而善處之。以不過于天時。謂助天救民使不失時而遭禍也。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承保猶懷保也。慼鮮猶惠鮮也。今文慼作高。江氏云。胥相也。詩云聿來胥宇。高或為慼。今文為高。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又當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案江申今文義甚精。此處今古文字異。義皆猶心腹腎腸為優賢揚師說各異。不能強合

也。　此第二節。言先王愛民之深。防患之預。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疏箋云懷安。俾使。喜樂。康安也。釋詁釋曰大虐。猶大災。言殷家往時天降大災。時先王不安其所始居。視民所利則遷之。作始也。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舊聞乎。承保汝。教使汝。惟求避害就利。與汝共喜樂安居。所以遷者為此故。非為汝有罪咎比于放流之罰也。舊家以承汝俾汝三句為盤庚自言遷都之意。據下云予若

四

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則此當屬古后之聞。汝者據古后對民言也。　此第三節。言先王遷都為利民故。或曰。古后猶言先君。謂陽甲。古后之聞。謂所聞于先君者。即上篇誥辭也。承汝俾汝惟喜康共。即所謂永命于新邑各長于厥居也。下云丕從厥志。大從古后之志。盤庚之遷。成陽甲之功也。或然。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箋云若順。懷來。釋言試用也。說文言部漢石經汝遷作爾遷。邦作國。釋曰若順也。猶善也。籲呼也。若籲以善；

言呼召。所謂話也。亦先王也。先王遷邦為利民故。予順呼汝來兹新邑。亦惟汝故。以大從其共喜康之志。非以人從欲也。蘇氏軾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也。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案此說甚是。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謂人情大共之好惡。如人情好生而惡殺。則行仁而去暴。人情好富而惡貧。則損上而益下。人莫不愛其父母。則使之仰足以事。人莫不愛其妻子。則使之俯足以畜。此之謂與民同好惡。夫豈末俗志淫好僻亦從而好之。小人惡直醜正亦從而惡之哉。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傳釋之曰善鈞從衆。此治天下臨民之權衡。所謂丕從厥志者也。若籲來兹正為利民故。今我將用事以汝遷安定厥國。國安定則民喜康矣。誦作汝邦作國。今古文各從其壁藏本。蓋古無刻本。繕寫往往異字。要其大義同耳。孔壁古文。孔子所書。當奉為正。此第四節。言我今遷都亦為民故。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箋云 咸皆。釋詁 宣顯。詩淇奧釋文引韓詩 欽敬。釋詁 忱誠。說文心部 鞠窮也。釋言 石經汝不作今女不。釋曰 江氏云。朕心之攸困。為故都圮不可居也。遷都勞事。豈樂於勞民哉。特苦於國邑圮毀不得不遷爾。宣顯白也。言汝不以我心之所困為憂。乃皆大不顯白其心。敬念以誠感動我。爾惟自取窮苦。案朕心之所困。謂今民有蕩析離居者。及他日河決不測之患也。我欲遷都本為安汝。汝不諒我心。乃匿情而不以誠動我。爾惟自取窮苦。貽後患耳。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即上篇所謂惟汝含德不惕於一人也。曰欽曰誠忱敬聖學之要。而盤庚為凡民言之。蓋古者學無精粗。心德皆著於行事。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汝不上有今字。文稍詳略。無關大義。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箋云 濟渡也。釋言 月令冬。其臭朽。釋曰 此因將渡而以乘舟喻。江氏云。譬如乘舟。不渡則朽敗其所載。咎其不與己同心。自取陷溺也。案臭者朽之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箋云 屬，連也。(說文尾部) 猶注也。(士昏禮注) 馬氏曰。屬，獨也。(釋文) 沈，沒。(廣雅釋詁) 稽，考也。(廣雅釋詁) 瘳，疾病愈也。(說文疒部) 石經稽作迪。怒作怨。釋曰 馬訓屬為獨者，屬獨皆从蜀聲。獨猶專也。言汝衷誠不連屬專注於我，則戚於浮言。阻撓遠猷。惟相與以沈溺。自貽伊戚而已。不其有考于先王之事。災至而自怒。如病已將死，何能瘳乎。今文稽作迪，怒作怨。江氏云。迪，道。怨，恚也。爾衷誠不連屬于我，同謀共濟。既臭厥載。惟相與沈溺，不其有生道矣。雖自怨恚，何愈乎。案沈即上篇恐沈于眾之沈。謂沈溺於禍也。自怒曷瘳，所謂悔身何及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箋云 石經誕作永。釋曰 江氏云。汝不謀慮長久，以思乃沈溺之災。是汝大勸憂也。勸憂猶左傳兆憂。開憂兆也。兆憂則憂必及之。有今罔後，言死亡無日矣。汝何得生在地上乎。案今文誕作永者，言汝不思乃災，遲久不進。是長勸引憂患之至耳。今言辭也。有今祇有今日也。罔後更無後日也。(今既有事勢急而復遷延。) 今日無後日矣。(其將有) 汝何得生(能長)在地上乎。或曰。上謂天。謂不復能續命于天也。聖人舉事，必為久遠計。(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天下事誤於但顧目前，不圖後日。大患者可勝道哉。

此第五節。極言民不與上同心胥匡(自誤其)以生之害。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箋云 倚一作踦。玉篇引書恐人踦乃身迂乃心。踦，曲。迂，避也。(說文足部) 釋曰 一，誠也。即上所謂欽念以忱。起，發動之意。穢當作薉。敗薉也。臭，惡臭也。倚者，持之借。說文。倚，引也。迂，迂回也。言今我命汝誠一其心志。無聽浮言以自離于惡。如發(動)穢物以自(受)惡臭。汝向之忱不屬，非必汝本心。恐人韋制汝身，回邪汝心耳。孫(氏)云。起穢自臭，喻浮言之不可鄉邇也。恐人之持引汝身，迂回汝心。言韋掣誘引之，使不得自由也。玉篇引倚作踦者，亦偏曲之意。避當為辟。言迂迴邪辟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箋云 迓，舊作御。御讀為訝。(士昏禮注) 訝，迎也。續，繼也。(釋詁) 畜，養也。(鄭易小畜注) 釋曰 迓，俗字。當作訝。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經作御。古御訝字通。此經唐初猶作御。音訝。或作訝。後改為迓。江氏云。我之以爾遷，將迎

續汝命于天也。我豈脅汝以威乎。用奉養汝眾民
而已。案予迓續乃命于天。即上篇所云天其永我
命于茲新邑也。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即予亦炪
謀作乃逸之意。　此第六節。命民專一從遷以永
命于新邑。　以上第一章。殷勤反覆以遷與不遷
之利害曉民。如慈父母勸譬愚蠢之子。所謂誥民
之弗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
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箋云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禮樂記鄭氏
說。聖人之精氣謂之神。羞進。懷安。崇重也。釋詁　石經
丕克作不克。崇作知。釋曰神后高后皆謂湯。神本
天神之稱。聖人德能配天（合天地生育之功沒有配天之祭）。故曰神。曰爾先謂勤勞
爾先（后）。詩敬之云。佛時仔肩。傳云。仔肩克也。互訓之。
則克亦謂仔肩。猶負荷也。然猶如是也。言我念先
神后之勤勞爾先人。爾等皆其子孫也。予故大負
荷進爾于樂土以安汝。如是。若失于政而怠惰遷
延。久淹於茲。不為爾等禦災捍患。是上慢而殘下。
高后大乃重降罪疾。責我虐民矣。案戴當讀為佚。
謂怠佚也。陳同歷。久也。丕乃蓋古語有然。將言乃

而大其詞。故曰丕乃。民皆高后所遺。故自高后稱
之曰朕民。猶上文以古后對民言。曰承汝俾汝也。
今文丕作（克）不克。江氏以（依）不字為訓。讀（丗）一字為句。
訓丕乃為毋乃（之丕亦讀為丕）。云我思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遷
都遠害。我不能進汝于樂土以安汝。夫然是我失
于政而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重降罪疾于我。
訶問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使安其所乎。崇為知
者。言高后在天之靈知之而降罰也。　此第二章。
第一節。言不急救民生。則是失政虐民。高后必降之罰。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
罔能迪。
箋云猷謀。釋詁　比輔也。下順從也。易象傳　爽差也。忒也。
釋詁　貳也。周語賈注　釋曰生生。言相生不已也。上篇云。胥
匡以生。上文云何生在上。後云往哉生生。下篇云
敢恭生生。又云生生自庸。盤庚之遷。主為救民生。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以遂其生。百官有司以及萬民。合散同愛。各竭
其聰明才力以相生相養相保。興利除害。去危就
安。而乾大生坤廣生之德發育無窮。是謂生生。人

之為道不能離人以[而獨]自生必與人以相生相生乃以自生故都不可居而謀徙則人皆出死入生若阻撓不行則不顧大眾之生以自害其生是謂不生生汝萬民二句當一起讀言汝萬民乃不以生生之道與予一人計謀同心則先后亦大降汝罪疾訶責汝曰何不與我幼孫順從相輔而故有爽德予凡無心謂之誤有意謂之過初為浮言所動而沴胥怨是誤也若懇誠告之而又弗率是過[故]也過[以]有差忒之德以自害其生并以害人之生則先后在天之靈自上其罰汝無能有解免之道矣

十一

迪道也道猶言也行也[江氏云幼孫盤庚道先王謂己也]孫氏言陽甲為長故曰幼[汝自絕其生無言以自解免亦無路可行矣]此第二節言民不從君以共濟其生則高后亦必降之罰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箋云畜養也小畜鄭注禮鄭說畜謂順于德教祭統注戕殘也梓材注傷也易豐鄭注在察也釋詁漢石經戕作近綏安也釋詁釋曰江氏云先后既勞汝之祖若父與共遷都汝當效法汝祖若父共為我順從教令之民也從我遷殷矣汝之梗令是何心哉汝若有所殘害則先后洞察汝心恐有誅罰也石經戕作近者孫氏云有近則在乃心則法也汝當近法乃祖父棄近法乃祖父汝心豈不知之而故為是爽德必為汝祖父所棄然語意太轉折竊疑近者戕之誤斯者戕之借[字或者借]言汝有戕賊寇德在乃心也[今古文本無異義或者有則當為賊從戈則聲]綏安也謂撫慰之斷絕也既勞乃祖乃父即上文云勞爾先亦即上篇云胥及逸勤此篇雖主誥民亦對羣臣言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胥及逸勤臣民一也畜民即所奉畜之眾言先后既勞汝祖若父汝皆為我

十二

畜養之民惟恐傷汝汝若有傷敗則在汝心不圖生生自誕勸憂我先后見汝如此哀如汝祖父有子孫不肖而撫慰之汝祖父亦惡汝之不忠不孝乃絕棄汝不救乃死言自絕於祖父則祖父以義斷恩亦必絕之矣此推人道以度鬼神之心理有必然者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箋云說文曰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艸部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貝部乃

父。唐石經作先父我高后一作乃祖乃父。釋文朕孫唐
石經作朕子孫。崇降弗祥漢石經作興降不永。釋
曰上言民有惡德在心者。先后既降之罰罪疾。其
祖若父亦斷棄之。非直此也。今茲予有亂政之臣
同在列位。不顧民生利害。惟貪貨賄。共置貝玉。黷
冒無厭。以致民俗貪奢。度當時在朝之臣。必有以
遷都可阻搖惑豪民不欲遷者。以鉤引其賄賂。是
則黷貨誤國誣民之甚者。其罪上通於天。其祖父
乃告高后當加之丕刑。導高后重降殃禍以大罰
之。推其先人公忠忘私之心如此。以聳動感發臣民
之良心也。江氏讀丕乃為不乃。云弗祥殃禍也。刑
罰罪也。爾祖若父惡子孫之貪。不乃告我高后曰。
為大罰于我子孫乎。既啓迪我高后不乃重降之
殃禍乎。案崇為興者義大同。丕永當為不永祥從
羊聲與羕近。詩江之永矣。或作羕。音理通。不永所
謂天之斷命。不祥之甚者。我高后或作乃祖乃父
或以為今文如此。無確證。要不如古文馬鄭本之
文從字順耳。　此第三節。言民不君與共圖生生。
戕賊姦利者。非惟先后降之罰。其祖父且導先后
罰之。　以上第二章。言已遷都。主為民生。其心可

質諸高后。亦可質諸臣民之先人。所謂誕告用亶
也。或曰如經所言。不殆於不徵於人而徵於鬼乎。曰
否不然。此正徵於人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因
人愛親敬親之心而教以愛人敬人。極之於天下
之人無不愛無不敬。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各保其
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身體髮膚。天下世世太平。
相生相養相保。而爭奪相殺之禍無由起。故曰毋
念爾祖聿脩厥德。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
言不敢忘父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將為
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
必不果。是以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治民必仁。臨財
必義。任事必勇。使人人不忘其親。則善無不為。惡
無不去。此先王順天下之至德要道。此篇所言開
誠心以啓萬民。臨之以高后。質之以乃祖乃父。明
己不敢怠逸。力任安民之重。以冀不負高后。並以
不負臣民之先人也。臣民聞此言。當知己愛民之出
於至誠。皆同此心以謀生生矣。其所推先后及乃
祖乃父之意。皆事理之必然。人道即神道也。鬼神
之理微而著。詳孝經學感應章及易箋釋中庸
通義。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疏 箋云 漢石經嗚呼作於戲。分作比。設作翕。恤憂也。翕合也。釋詁 釋曰上言詁民誕告既畢。乃總勸戒臣民而敕以往遷。歎言嗚呼今我告汝之言避害就利不易之道。汝當永敬念大憂以圖共濟。無相絕遠離心離德。汝為予分任謀慮以相從。各設中正之道於乃心。不易者。若射之有志。審度既定必當發也。大恤者。遷都為民命國命所關。至艱大可憂也。永敬者。長敬以奉之

十五

如臨深淵惟恐失墜。念茲在茲也。惟敬能濟恤。故召誥云無疆惟恤。曷其奈何弗敬。與此義同。能敬則堅貞无咎。勿恤其孚矣。無胥絕遠者。舉大事必同心協力。其在周易。天與水違行訟。訟不親也。其辭曰不利涉大川。天與火同人。同人親也。其辭曰利涉大川。故盤庚遷都其難其慎。必使利害昭著於衆。臣民咸孚其誠。然後行之。猷念。謂謀慮。分猷念以相從。為天子分謀慮以相從事也。中者。事理當然之極。無偏無頗無過無不及。此人心自然之節度。敬則私見化而正理明。是謂設中于乃心。今文分作比。設作翕者。江氏云比附其謀猷念慮以相從。各合中正于汝心。大義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易尚時中。堯舜禹以執中相傳。孟子云湯執中。詩言湯之德。曰聖敬日躋。敬所以固執中。其書缺有閒。中字始見於此。真寶訓也。　此第三章第一節。勸臣民敬其事。下篇所謂篤敬共承民命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箋云 左傳服氏說。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史記吳世家集解引 恭懿也。說文心部 劓同說文劓字 斷也。

十六

廣雅釋詁 殄滅。育長。俾使也。釋詁 春秋傳作。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史遷作。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伍子胥列傳 釋曰 上云永敬大恤。若反是而有不善不道隕越不恭詐邪作姦包藏禍心以敗國殄民。我乃斷絕滅之。無有遺留長育。無使其惡種易延染于茲新邑。左傳所謂除惡莫如盡也。哀十一年傳引此文。較經文為簡。蓋約文。江氏以傳所無者皆偽孔所增。段氏駁之。且據史記有滅之二字證今文本非偽。其說至確。自此以上。皆殷勤勸勉。此獨嚴

辭申令者。作大事動大衆非恩威並濟不可。況胥動浮言之後。或仍有奸臣乘機煽亂。又烏可不大為之防乎。暫遇姦宄。孫氏據王氏引之讀暫為漸訓詐。遇為偶訓邪。今從之。此第二節。為不敬不忠者戒。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箋云石經建乃家下。空一字。即書盤庚既三字。釋曰江氏云。往哉。其生生于新邑哉。今我將用以爾遷。則長久建立汝家矣。此第三節。勅民往遷以保其生立其家。此第三章。總上文之義。而勸戒以救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一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二

曹元弼學

盤庚下第八　商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疏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魏志武帝紀注 釋曰此篇遷都既定。發命以慰勉臣民。更始善治。奠厥攸居。與工篇民不適有居義相成。皆謂民居。遷都主於救民。必先度地使民居安舒。故先云奠厥攸居。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故繼之云乃正厥位。召誥云攻位于洛汭。周禮云辨方正位。與此經義同。鄭注順經文為訓。孔疏駁之。非。民居地廣事繁。宗廟朝廷地少事簡。施功次序。又固當爾。傳稱盤庚遷都去奢從儉。與古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同。則其營造無待曠日持久矣。徙主于民一語。抉經之心。通貫三篇。非獨解此二語而已。綏爰有衆勞苦撫慰之隱。亦安也。俗作穩。此第一章第一節。敘事為建大命發端。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疏【箋云】懋勉也。釋詁無戲怠。石經作女罔台民。懋作勖。予作我。夏侯等書心說腹腎腸為優賢揚。堯典疏歷字上屬為句。舊說。歷試也。文選魏都賦注為揚其所歷試。魏志管寧傳注【釋曰】無戲怠戒眾無戲謔怠慢。使敬聽命。懋勉。建立也。勉立我大教令。如下文所言也。曰勉者。慎重出之之辭。下文亦云懋簡相爾。皆上篇永敬大恤之意。欲令眾心識記毋忘常行勿替也。今文作女罔台民者。台即怠之叚。戒眾臣毋怠忽民事。懋作勖者懋勖皆訓勉。義同。今予其數心腹腎腸。數布也。猶傳云敷布腹心。歷猶一一也。自上以來告詞非一。故云歷告百姓百官。亦兼包萬民言。我盡宣布腹心至誠。一一以我志告與爾百姓。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也。孫氏說書疏云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疏文舛誤。當為優賢揚。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魏志管寧傳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心腹二字似優。腎字似賢。腸字似揚。歷字上屬。揚亦作颺。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皆用今文書。案孫說本段義。足正江王之誤。余竊疑伏生本腹字或省借作复。腸字或省借作昜。而复讀為腹。昜讀為腸。數傳後或誤合心腹二字為一憂字。而失其本讀。遂以意推說讀憂為優。易腎為賢。讀昜為陽。與揚同或作颺以下句歷字上屬。釋為優禮賢人宣揚其所歷試之功。理雖可通。而於本義失之遠矣。孔安國讀古文。乃知憂腎陽三字本心腹腎腸四字。歷字當屬下讀。文義甚明。而漢魏間優賢揚歷率為典訓。此類非一。鄭君書贊所為歎息也。詳述學詩注罔罪爾眾。汝既從遷。不追論汝胥動浮言之過。江氏云。棄爾前過。與爾更始。無加罪于爾眾。爾無共相忿怨。合比為讒言謗我。案寬則得眾。不念舊惡。使與德者自安且感奮。此用人安民之要道也。此第二節。始發命以寬大安人也。以上第一章。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箋云】適。往也。釋詁降。下也。釋言說文曰凶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山都也。績。業也。釋詁嘉。漢石經作綏。【釋曰】自此至用宏茲賁。申言已遷都救民之意。并嘉與綏從遷者共其功。先王為湯。言昔我先王。將多大于前人之功。謂恢張自契以來施澤于民之業也。從先王居。適于山而都亳。孫氏云鄭注立政三亳云

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故云適于山也。降下凶德者。依山地高水下。則無河圮之患。以致墊陷為凶德也。案凶德猶凶禍。言抑下凶禍。使不害民以成嘉績于我邦。今文嘉作綏者。周禮云。百物阜安。乃建王國。言功成而安之。王國安而後天下可安。亳都本先王成功之地。故我欲就而治之。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箋云 極至也。釋詁 漢石經爾作今爾。謂作惠。震作祇。

釋曰 先王建都安民如此。其有屢遷。皆以去害就利。今舊都承河圮之患。後日久防疏。水患時時可虞。我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處。無有安定至止之所。非遷都不能為長治久安之計。爾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乎。震動也。猶驚也。今文謂作惠。(震)作祇。蓋皆音近借字。非必有異義。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己法祖遷都救民。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箋云 肆今。亂治。越粵。(同)于。篤厚。恭敬也。釋詁 釋曰 高祖謂湯。言今上帝將復(興)高祖之德。治于(我)我家。上篇所謂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用紹復先王之大業。承讀為拯。我與篤敬之人。恭拯救民命。用(永)安有安土于新邑。或曰。拯猶汲汲也。恭讀為共。言我汲汲篤敬。欲與諸臣共拯民命。上篇所謂胥匡以生也。永地于新邑。中篇所謂生在上也。(言恭承者。慎重之辭。)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箋云 弔至也。釋詁 易曰。舍爾靈龜。宏。賁。(同墳)大也。釋詁 釋曰 沖人。盤庚自謂。沖幼也。陽甲為長。故(自謂)為幼。上篇不惕予一人。尊君之意。此云沖人。自謙之辭。言我沖人非廢爾之謀。但至極之則。度之于心。又定之于龜卜。龜卜祥集則行。先王有服恪敬天命。皆稽之于卜。故我亦由之。爾等各非敢很戾違卜。用以大茲大業。遷都有成矣。或曰。靈善也。言我非敢廢爾之謀。但眾言並至。當從其善者。所謂善鈞從眾也。亦通。　此第二節。言順天意以救民命。羣臣雖有異謀。卒皆出力相從。　以上第二章。再申述遷都之意。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箋云 尚庶幾也。禮記大學注 隱占也。釋詁 隱度。郭注 漢石經隱作乘。乘計也。周禮地官稾人注 治也。詩七月箋 釋曰 此以下

呼諸侯諸臣。告以遷都善治用人行政之要。江氏云。邦伯州伯也。師之言師。謂連師也。長屬長也。百執事之臣。今在朝之臣也。遷都之時。畿外諸侯各率其屬諸侯以衛王從。故邦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並呼告也。孫氏說釋言。隱占也。郭云。隱度。上言非敢違卜。故此言尚皆占也。哉石經作乘。周禮注。乘訓計。言當計度之。亦猶云隱度也。江氏訓治。言治其職。亦通。王氏先謙云。上文綏爰有衆。鄭注安隱于其衆也。鄭用隱字即本經文。隱猶安也。言衆人庶幾皆以為安。義似密合。

予其懋建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注 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箋云 懋漢石經作勖。勉也。釋詁。簡閱也。易繫辭虞注。相視也。說文目部。肩任也。詩敬之箋。仔肩任也。保安也。禮記中庸注。或作鹽鐵論。釋曰 懋勖皆訓勉。若不足而自強之辭。言我其勉閱視汝。思能敬我衆者。敬猶勤恤也。說文。敬自急敕也。言自急敕以濟衆。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又曰。居敬以臨其民。又曰。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皆敬我衆之義。肩所以任物。故謂任為肩。言我（恭讀為共。）（故慎之意也。）（鹽鐵論盤庚萃居本義。）

不任好貨之人。惟敢與篤敬者共生殖我生民。古謂民為生。易曰。觀我生。虞云。生謂生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好貨之臣。剝民自肥。為國大蠹。故欲安民生。必去貪官。用循吏能鞠養人謀人之安居。則民利而國安。故次敘其功績而敬禮之。如上文所謂先王任舊人。王用丕欽矣。（萃則聚與保義近。蓋出今文。但細繹鹽鐵論本文。當作盤庚不肩好貨謀人萃居方合。）（此第三章第一節。言用人去取所宜相簡人。命務在生民。）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箋云 若順也。周禮曰。民功曰庸。式用也。釋言。敷施也。（周施也）說文羞部。釋曰 羞進也。即前篇云。丕克羞爾。承上文言今我既進爾于樂土。以朕志告于爾。無論往時順我謀者與否者。今一與之更始。無有弗敬厚之。惟願汝無總聚于貨寶。當以厚民生生自立其功用。是由利民用厚生而降德于兆民衆。敷施民德。日進于善。如先王時民用丕變。我永任一心之臣。與共逸勤。則君臣咸有一德。可紹復先王之大業。祇綏四方矣。（大傳引盤庚云。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案盤庚無此文。詳其語意。似伯師長若盤庚之言。謂若是者之德明哉。昔成湯任父老之言。者皆應其言。謂與舊臣共政而民用丕變也。今王與篤敬之臣鞠人謀人之保居敘而欽之。則四方之民應之。亦如先王時矣。蓋古書說記此訓伏生述之。）

此第二節申上義。以上第三章舉遷都立政大要。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二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三

曹元弼學

高宗肜日第九　商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 禮喪服四制禮記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爾雅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孫炎說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之意。肜一作融。詩絲衣箋

大戴記少閒篇云。成湯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釋曰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者武丁。殷本紀稱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居喪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祭成湯。其追孝而欲述修祖德之意通於神明。祭之明日而肜。乃有雊雉之異。其恐懼修省自不能已。祖己因而陳善納誨。誨辛致中興。故孔子曰。我于高宗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殷人高而宗之。書作于武丁崩後。故以廟號名篇。肜俗寫。段氏云。周頌絲衣箋作融。不作肜。見釋文。張平子思玄賦。展泄泄以肜肜。李注云。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與肜古字通。方言。修駿融繹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正是長誼。但肜字未審其部居。玉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即丑林切之彤字。集韻一東引李舟切韻云从肉。皆非也。蓋即說文丹部之彤字。疊韻又為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商書固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般字亦譌作股之類。案段說近是。蓋字作作彤而音為融。隸變作肜。其作融者。或今文異字。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箋云 越同粵于也。釋詁 有不宜有也。說文有部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當為離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

釋曰 肜日。正祭之明日。為肜祭之日。祭義日祭之明日。明發不寐。又從而思之。此正孝子孝孫精禋誠通於神明之時。高宗於是時而有雊雉之異。天與先王所以深警動之。漢鄭興上疏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國之福也。劉子政及子歆所說。皆古書義。鄭書序注義同。當時殷道中衰。或

政事不修。小人在朝列。故祖己深陳天命。曰典厥義。曰不若德。不聽罪。曰正厥德。曰敬民。皆用修德行政之事。末乃及豐昵一節。說者不察。乃謂雊雉之祥。專為豐昵而見。孫氏據賀循說。謂盤庚不立陽甲之廟。至此典祀未修。故有此變。然盤庚賢王。決不當廢兄之祀。且盤庚首篇稱盤庚斅于民。下云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云云。與周公稱成王之命同。則其尊事陽甲甚謹。安有不立其廟之理。竊意賀循所謂不序陽甲之廟者。謂不序諸高曾祖禰四親之列。而別為立廟。祀之與禰廟同。蓋為人後者為之子。周道尊尊。故當為百世法。而殷時此禮未定。且兄終弟及者多。故權為此制。其後自可變通。說詳下。雊雉之祥祖己之訓。不必刻强以附合也。劉氏父子學有本源。歆雖於漢不忠。於父不孝。而說經多本其父及師說。不可以人廢言。下引孔光亦然。

此第一節。記事。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謂其黨。疏箋云史遷說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格一作假。漢孔光日蝕對曰。上天聰明。變不虛生。苟無其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也。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本傳釋曰史記此文之下。別云祖己乃訓王曰。則此二句非與王面言。乃因王懼而自言。或與其朋僚言。將與之進戒王。如立政用咸戒於王之比。鄭云謂其黨。黨朋也。格讀如孟子格君心之格。格正也。孟子曰惟大人謂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言惟先正王心。乃正其政事。古格假字多通用。非有異義。大傳說桑穀之祥。高宗先問其相。乃問祖己。此謂其黨。或即與相言之。蓋同心效忠。非退有後言也。先修政事一語。括經文二句。王勿憂一語則自為文。以見經惟字之意。史文多有此例。言王不必驚憂。惟先修政事以順天而已。此第二節。言祖己將進訓王。自言其意。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箋云訓道。監視也。釋詁義者。循理而行宜也。淮南齊俗訓降下。釋言永長也。釋詁少壯而死曰夭。釋名史遷說。祖己乃訓王。

天監下民無民字天民下不重民字釋曰祖己既言當正王乃遂進道王曰惟天臨視下民以義為常經義者事之宜如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謂之十義其降下年命於人有修有短義者修不義者短其短者非天夭折此民乃民自棄義中絕其命召誥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天之生民本皆與以哲命無不吉也其凶者乃民失義自絕其命天道無私苟能行德則命必永人命如此國命亦然鄭

五

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者（愒猶貪也）孫氏云疑上有脫文若聖賢正德以順天命等詞不當專以蠢愚之人擬王也案高宗叡聖能聳其德至於神明而注云然者蓋雊雉之變或有愚蠢小（之）人（效其小忠小信）以祈年邀福之說（為容悅及奸邪小人借端）竊伺上意者（當）故祖己以為務民之義無庸諂瀆鬼神禍福無門惟義自視也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或行義而遇凶則亦順命而已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下云天既孚命正厥德蓋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天之所以正民之德也義也善未必即有慶不善未必即有殃而殃慶之報昭昭不爽終有可必君子求福不回彊為善而已矣民之所以自正其德也亦義也義所在即命所在天命靡常而有常在民自取之也史公天監下民無民（字）或省或脫非天夭民下不重民字則讀非天夭民中絕命七字為句謂非天夭民而絕其命江氏據文合下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二句為說曰善若也言年之不永非天夭折此民民聞絕其命也以民有不善之德不聽之罪故爾不聽之罪謂惡深隱無人聽知獄所不及者又曰罪惡人所知者人能聲之于官官聽之而治其罪若人所不及知則官無由聽之而幸逃於刑辟是之謂不聽罪此則神明無不知之尠不為天所譴此其夭折之由也案江說足備一義且其言深切足警世心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云小人於隱者自以為不見覩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發覆之在人與降罰之在天皆為（處心）不善者所當深（惕）懼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箋云聽從也（廣雅釋詁）孚信也（易訟虞注）史遷孚作附如台

為柰何。漢石經孚作付。孔光說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本傳 釋曰 此承民中絕命而言。若順也善也不若德謂不順於德。見善不遷也。不聽罪謂不從引(而)咎。有過不改也。此其所以自絕其命而降年不永。天既孚命。命之修短是(惟)義是視。天道信然。是謂孚命。石經孚作付。付與也。史公作附。付之借。今古文字異而義大同。天之付命既信如是。則民之承天惟正厥德而已。乃曰其柰何。不正己而徒幸望於天。無益也。江氏云。降年於合以誼為修短。是天以誼繩人也。天以誼繩人。則人不容不正其德。孫氏云。封禪書云。高宗懼。祖己曰修德。漢書五行(志)傳云。武丁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釋此文也。案上言民命脩短由其自取。此節或推言國命。周書言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若德明德也。聽罪謂聽察有罪。慎罰也。對天而言。君亦民也。言民若有不順道德不信刑罰。天既付命能正其德者。乃曰其柰何哉。天命靡常。惟德是與。災異之來。危亡之戒。不可不慎也。故下文歎而勉之。大傳說桑穀之祥。祖己曰。野草生於朝。亡乎。或約此經之義。　此第三節。深陳天命以戒民王。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

箋云 史遷司作嗣。胤作繼。胤嗣繼也。釋詁 釋曰 司者嗣之省借字。鐘鼎文皆然。上既承天命如是。乃歎曰嗚呼。王者嗣位。能修德敬民。則無非天之所繼。繼世以有天下。天必不廢之。天視是我民視。天聽是我民聽。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修德敬民。則天所以付命於人君者。其義盡矣。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轉禍為福。易亡為存。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故高宗修德。殷道中興。四夷重譯來朝。而雊雉遂為遠方來至之瑞。大傳說高宗之訓篇有此義。

典祀無豐于昵。

箋云 馬氏曰。昵考也。謂禰廟也。釋文 史遷作常祀無禮于棄道。釋曰 上言王者能敬民則為天之所子。世保其祚。又祀者國之大禮。品物有常。尊祖親親。不可以私意隆殺。典祀當無豐于昵近。史公作常祀無禮于棄道。此句不可解。蓋本作無豐于昵近。豐因形近誤為豊。又誤為禮。昵因聲近誤為棄。近本昵之訓詁字。疊出以顯義。校者因棄字誤改為道。遂至大謬厥旨。古書此類。誤以重誤。往往有之。發疑正

讀所以難也高宗憼良于喪度近習小人必有以豐昵希旨者故祖己及之凡人君意旨所在惟大人能將順其美而防其失小人往往乘隙窺伺而納之邪高宗嚴于祭祀懼于災變而或以不務民義諂瀆鬼神進之說進篤于孝思而或以違禮豐昵之說進其後傅說稱爵無及惡德事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神則難正與祖己之言相表裏漢書說雊雉之變示小人將升公位之戒得其理矣王肅乃謂雊雉為豐昵所致穀梁范注亦為誤近儒推測漫衍更歸咎盤庚不知盤庚別立陽甲之廟乃因殷代多兄終弟及若兄弟數人更立則父廟或在四親以外故權宜立制盤庚崩小辛立小辛崩小乙立當同在陽甲之廟至小乙崩武丁立則小乙為禰而陽甲盤庚小辛同為一代皆祀於禰廟孫氏以為一廟四室者得之帝乙則共為昭穆更可知矣但兄弟相及殷道親親或反因讓啟爭故周公制禮貴嫡重正父子相繼以正大統而息爭端其或無子則為人後者為之子以大統相授受為父子不以倫序相當為父子故春秋大祀于太廟躋僖公謂之逆祀傳曰先禰而後祖也謂僖為禰閔為祖也天子諸侯盡臣諸父昆弟臣繼君猶子繼父如此而後人倫定亂源塞然亦惟天子諸侯則然（禮經校釋論之極詳然猶有未安我友張氏錫恭辯之是也）禮教至周而大備如同姓百世昏姻不通之類後世皆祖述之然未可以例殷以前也　此第四節勉王敬民順天并正祀禮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三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四

曹元弼學

西伯戡黎第十　商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戴記少閒篇曰。武丁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讀為塞)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以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釋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功垂萬世。堯封諸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陽之周地。因號曰周。積德累仁千餘年。詩譜云。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蓋文王嗣王季為雍州之伯。又兼牧梁荊。屢以王命征伐戎狄及無道諸侯。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接讀如一月三捷之捷。捷勝也。逸周書有文王受命九年之文。蓋謂為西伯受蕃庶錫命。晝日三接。或即三伐皆勝等事。但紂喜怒無常。文王率叛國以事之。而反有忌功之心。適聞醢鬼侯脯鄂侯而竊歎。崇侯虎譖之。遂囚于羑里。易明夷蒙大難是也。明夷之初曰主人有言。左氏謂言必讒也。謂崇侯虎之譖。其二曰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謂諸侯為之請也。其三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謂羑里被釋而伐崇。蹇之五曰大蹇朋來。謂四友獻寶也。

接下頁

也。解之上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蓋戡黎之類也。損損下益上。如獻洛西之地也。益損上益下。謂發政施仁德幾洽于天下也。文王本紂三公。羑里既釋。重受弓矢鈇鉞之賜。使之伐崇。先從事於戡黎。蓋黎為不道。滅之而歸其地於紂。戡黎自依三公為方伯專征之常。伐崇則特奉王命。故大傳云伐崇則稱王。後世傳誤。乃謂文自稱王。蓋漢初人激於秦暴而有此言。余為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辯三篇論之備矣。餘詳書序下。

二

西伯既戡黎。

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疑衍字或當為命）為雍州伯也。疏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詩周南召南譜疏）戡黎。入紂圻內。疏【箋云】壁中古文戡黎作𢦔𨛫。說文曰。𢦔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𢦔黎。（當為𨛫 戈部）𨛫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𥠖聲。商書西伯戡𨛫（當為𢦔）。（邑部）今文黎作耆。（大傳）周本紀一作阢。（周本紀集解）一作飢。殷本紀一作肌。（殷本紀集解）【釋曰】𢦔𨛫正字。戡黎同音借字。耆飢肌皆音近借字。孫氏云阢不成字。肌之誤。黎蓋迫近殷圻。或有地錯入圻內。故祖伊恐。文王戡之而歸其地於紂。故紂不恐亦不怒。

祖伊恐。奔告于王。

【箋云】史遷說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釋曰】祖伊祖己之後賢臣。恐者見周德威日盛而紂惡日長。天命之訖民心之去。昭然可見。文王雖服事殷而殷自速其亡。代殷者必周。紂能速改或猶可挽回。故懼而奔告。奔者孫氏云不俟駕也。觀經文祖伊絕無咎周之意。史而咎周三字似失之。或衍文。詳序。 此第一節敘事。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三

【箋云】訖（同迄）止也。（釋詁）格正也。（方言）相助也。（士昏禮注）馬氏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史記集解）史遷格作假。罔作無。惟作維。戲作虐。棄作弃。元一作卜。（史記集解）人一作介。潛夫論引尚書曰。假爾元龜。（卜列）【釋曰】天子急而呼之也。言天既止絕我殷命。正人神龜無敢知其吉者。言皆以為必凶也。格人或作假爾。爾古作介。形近人。故轉寫變易。假介蓋命龜辭。論衡稱紂七十卜而皆凶。故云罔敢知吉。此非先王不助我後人。惟王淫戲用以自絕于天。故天棄我耳。史公戲作虐者據鄭下文注。似鄭本亦作虐。牧誓疏云惟婦言是用。言淫也。云暴虐于百姓。虐也。虐字篆體作

虐。與戲（安）形近。義似長。淫戲自絕。故天棄之。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史稱紂惟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涓作新淫聲。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於是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又醢鬼侯脯鄂侯。是其淫虐之略。所以天怒人怨。遂致滅亡。王氏說鄭意。下不有康食三句。皆祖伊歷數紂罪惡之詞。故天棄我宜上屬自絕為解。言王自絕故天棄絕之。我者。我王也。今從其讀。　此第二節。言紂自絕于天。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史記集解原衍者字刪之下）箋云　康。安。（釋詁）虞。度。（釋言）率。循也。（中庸注）典。常也。經也。法也。（周禮大史宰注）遷虞下有知字。釋曰　此三句指實紂惡以切諫。承上起下。明天之所以棄。民之所以叛由此。不有康食承淫虐而言。荒淫則亂政亟行。摩小用事。奢侈無度而賦斂重。威（力）脅民而刑罰酷。使民無所措手足。故不得安居而食。盤庚（云敬共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使民有康食也。不有康食。則我民生生之道絕矣。其所以虐民至此者。由不度天性之善。不遵先王之法。天性謂天命之性。仁義禮智信五德。孟子曰。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弗思而已。弗思即不虞。虞度也。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亂人自賊其性以賊人之性。不虞天性。則專以己所弗欲施諸人。而虐政無所不行矣。鄭云逆亂陰陽者。（五行本陰陽）陰陽皆生氣。反之則皆為殺機。洪範庶徵肅乂哲謀聖則雨暘等順氣應之而為休。反是而狂僭豫急蒙則逆氣應之而為咎。是逆亂陰陽不度天性之謂。人性皆善。桀紂亦非無善端發見。荀子曰。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桀紂之所以不善日多至於惡積罪大者。不自度其性耳。史公有知字。或今文有之。或以己意足成經義。惟虞故知反而求之。擴而充之。懲忿窒欲。改過遷善。時積其中。雖反狂為聖可也。此云不虞天性。召誥云節性。古經言性見於今者。莫先於此。阮文達陳蘭甫皆詳論之。（詳召誥）不迪率典。迪道也。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即教也。不迪。不由當行之道循先王之教也。孟子引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迪同由。迪率即率由。舊章即典。不迪率典。則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喪無日
矣。鄭云不修教法。迪同攸。攸同修。迪率典言修循常
法也。不虞性。不率典。所以淫虐日甚。民不聊生也。
此第三節。切諫紂惡。承上起下。又案不有康食
不恤民也。不虞天性不敬天也。不迪率典不法祖
也。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民怨不足
恤。幾乎其不以紂惡禍宋哉。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
如台。

箋云史遷弗作不。不摯作胡不至。如台作柰何。摯
壁中古文作墊。說文曰墊至也。从女執聲。周[當為商]
書曰大命不墊。讀若摯。同。[女部] 釋曰言王失道如是。
今我民無不欲王喪者。皆曰天何不降下威罰。受
天大命致民伐罪者何不至。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覆
亡在即。今王其柰何。曷胡。皆何也。摯墊至音義同。
史公有胡字。蓋或出今文。或增字足經義。唐石經旁注
胡字。容舊本有之。　此第四節。言民欲紂亡之甚。冀
其懼而改。

王曰嗚呼。吾生不有命在天。

箋云史遷天下有乎字。及[illegible]是何能為。[illegible]也。釋曰
紂自謂有命在天。民無能為[不足畏也]。史公有乎字。足經[成語]意。
此第五節。紂拒諫不改。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箋云馬氏曰參字累在上。釋文反壁中古文作返。說
文曰返還也。从彳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誤今本作]返。
釋曰反同返。反還也。退也。祖伊還而歎曰嗚呼汝
罪森列重累在上。言暱聞在上也。汝能責命於天
乎。馬云參字累在上。字字疑衍。言布列層累在上
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釋曰即就也。言殷之就於喪亡。指實是汝一身之事。
明先代雖有衰德不至於亡。亡殷者紂耳。必不能
無戮於爾邦。後周師至殷人倒戈。紂自燔鹿臺。為
天下大戮。此言信矣。史公說祖伊反曰紂不可諫
矣。約此節之文。　此第六節。祖伊退而歎息痛恨。此
及下篇。情危辭迫。後世為人上者所當奉為殷
鑒也。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四終

曹元弼學

微子第十一　商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史遷說。周武王之東伐。至孟津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彊諫紂。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詳狂為奴。紂乃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殷本紀此以微子去在殺比干囚箕子前與論語合蓋古文說又說。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畢云遂亡。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下述經文及箕子為奴比干死。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宋微子世家此以微子去在比干死箕子囚之後蓋今文說釋曰經文父師少師。鄭君以為箕子比干。父師即太師。三公也。少師孤卿也。近儒據史記作太師少師。皆以為即太師疵少師彊。樂官也。然裴氏集解據馬鄭注以說史記。今細推之。殷本紀以微子之去在比干死箕子囚之前。太師少師未嘗不可指箕子比干。宋世家以微子去在箕子囚比干死之後。則太師少師必指疵彊。然宋世家敘此篇經文。仍在箕比囚死之前。或謀在前而去在後。且既云遂亡。後又云去。義亦差池。裴氏以馬鄭注釋史記。未為方鑿圜枘。班氏所謂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微子多古文說者。或如裴氏意。要之此經太師。壁中古文作父師。父師之稱。可施於三公之太師。不可施於樂官之太師。孔君依文立義。證以經文我興受其敗。我罔為臣僕之義。又證以論語殷有三仁之文。三人同志。知微子所與謀者。必是箕子比干。故定為此說。所謂因以起其家者。若此類是也。謂特起古文家竊謂史記稱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及述經太師少師。據尚書正文。下云殷之太師少師抱祭樂器奔周。及比干死後。太師少師勸微子去。別采他傳記。兩文合併。官名適同。未及分別。班氏所謂疏略牴牾。亦此類。或者今文說太師少師為樂官。古文說為公孤。史公於殷本紀從古文說。故於箕子囚比干死後。特云殷之太師少師。以別異於尚書說。於微子世家從今文說。則直以為樂官。古書參錯。難以畫一。如論語太師摯少師陽。說者謂摯即疵。陽即彊。然適齊入海與奔周終不能合。此等處多闕疑。當並存之。據經

文論語則古文說為長。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與紂同母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見也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

疏　皇侃論語義疏此依王氏後案輯　箋云　馬氏曰。箕子紂之諸父。

疏　父師史遷作太師。釋曰　微子帝乙之元子。鄭注本呂氏春秋。嫡庶就當時太史所據之法言。然不知成湯之法果如是乎。抑事不經見。迂儒執意見

三

為法以誤人家國也。其在周易。乾坤之後繼以屯。震長子繼世守宗廟社稷為祭主。禮之正也。而離之九四震爻失正。庶子大無道則可廢而治以罪。鼎之初六得妾以其子。妾子賢則可立以為庶子。權也。況子以母貴。母既由妾而為后。則其長子即由庶而為嫡。而其弟皆為庶。舍微子而立紂。是廢嫡而立庶。廢大賢而立大凶。易无妄之上。匪正而妄動以取災。自以為正。心雖無他。而適致天命不右。其此象乎。後世此類亦往往而有。故引伸鄭注所言以禮正之。父師史記作太師。蓋本今文。太師少師為三公孤卿官。見鄭志所引周官逸文及大戴記保傅篇。以六卿兼之。不必備。惟其人。又為樂官之名。周見禮作小師及論語。有常職。尊卑迥殊。此經太師。壁中古文作父師。父師之文。三見於經。又見於序。孔君以今文校之。灼然異名而非異義。蓋舉其官曰太師。尊稱之曰父師。猶大夫七十致仕鄉里子弟尊之曰父師也。父師之稱。可施於三公。不可施於樂官。故孔君定父師為箕子少師為比干。今文說或本如是。或以為樂官而孔君改之。今無可考。江氏云下經言。我罔為臣僕。我不顧行遯。

四

實似箕子語氣。王氏引漢書五行志。箕子在父師位證鄭義。孫氏云論語微子去之在囚箕子殺比干之前。馬氏亦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是以與史公異說。案史公殷本紀及微子世家前一說亦以微子去在囚箕子殺比干之前。惟世家後一說乃謂箕子囚比干死之後。太師少師勸之去。其諸兼采尚書及他傳記。或並存尚書今古文異說。而未及折衷歟。江孫諸家則皆以史記所稱太師少師並為樂官。後賢詳之。據周禮地官序官疏引鄭志。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為則三公下兼六卿。其又下兼師氏保氏或為王子傅

者。自古稱為太師太傅太保。周公攝政三年。成王作周官。因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之職。至周公制禮。仍依古制不列其職於周官。三孤則於六卿之佐中大夫內擇賢者三人以佐下兼師保之三公。與六卿並列為九卿。因鄭注義附論之如此。鄭云箕子紂之諸父。箕子下脫比干二字。馬注同。孟子言以紂為兄之子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則比干為紂之諸父明矣。兄之子上當脫弟字。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箋云 或之言有也。（論語為政篇鄭注）亂治也。（釋詁）史遷說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釋曰 微子呼父師少師而告之曰。殷其弗有治政以治四方矣。傷紂將失天下。無可復望也。

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箋云 馬氏曰。我祖湯也。下世也。（史記集解）厎致也。（釋言）遂成也。（呂氏春秋高誘注）飲酒醉曰酗。（鄭注酒誥）史遷無厎字。說謂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釋曰 厎遂陳于上者。下云敗厥德于下。則厎遂謂致成其德陳列于上世。功德在民法則可修也。孫氏據漢書注李斐曰。陳道也。言我祖致成道于上也。亦通。

紂也。孫氏謂尊親諱（初不言紂者為）。案此臣子體國之辭。如春秋書魯皆曰我也。酗俗字。說文作酌。醉醬。今文作湎。言紂沈湎荒耽于酒。羣飲醉甚。面色齊同。用是荒亂無所不為以敗湯德于下世。史公作婦人是用。蓋讀用字絕句。孫氏云不言婦人者。亦諱也。是也。又云。大誓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以說婦人。則史公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棄其先祖之樂為淫聲。太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愚謂孫說亦善。但此微子之言。非出太師口中。不必為抱樂器奔周張本。此證似未確。 此第一節。言紂敗湯德將失天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凡猶皆也。（疏）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史記集解）箋云 鄭氏說小大謂萬民及羣臣也。（無逸注）馬氏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史記集解）史遷罔不二字作既。宄作軌。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作皆有罪辜乃無維獲。方興作乃並興。釋曰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此倒句法。言殷之臣民。小大無不好為

盜竊。史遷作既者。既盡也。釋訓罔不之義。孫氏云。廣
雅釋詁。冦鈔也。釋言。鈔掠也。說文云。鈔。又取也。
鈔與草聲相近。案草者鈔之借。俗作抄。草竊姦宄。
言鈔掠攘竊為姦為宄也。江氏以為害苗為草竊。
引呂氏春秋辯土篇草竊為讙。為民害良。猶惡草
害苗也。亦通。軌者宄之借。此句總下文。小卽小民。
大卽卿士等。卿士相師效為非法度。其人皆有罪
辜。互相朋比。互相傾陷。刑罰乃罔（無一獲）得其實。爵祿又
無常得之者。小人同惡。見利又相侵（攻）奪也。方猶並
也。小民效之乃並興相為敵讎。言紂昏亂甚。臣民
並為惡。所謂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亂至此
良儒無以聊生。亡無日矣。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箋云津濟渡處也。（論語微子鄭注）史遷淪作典。無大字。其
字一作涉水無舟航。馬氏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
今到矣。（史記集解）釋曰殷亂至此。其將淪亡。若涉大水
無津涯。其何能濟。殷遂喪亡。於今日至矣。痛極之
辭。史公淪作典者。江氏云。典。法也。殷制天官六大。
典司六典。典所以為國也。典亡則國將從之。淪徙
行（水同砅屬）水也。厓（俗書作涯）水邊地。若涉水無津涯。言必
沒休（同溺）以諭國無法守必亡也。案此蓋今文說。錢
氏大昕以典為殄之借。則與淪喪義同。江又云。粵
（同越）於也。今是時也。殷亡之期。于焉至矣。于是時矣。
此第二節。言殷臣民化紂為惡。敗亂已極。喪期
卽至。衰亂情形。千古一轍。如此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讀之使人驚心動魄。潸（潜）焉出涕。

（一作舟航者。亦今文異字。義兩通。）

曰父師少師。

箋云馬氏曰。重呼告之。釋曰上既極言殷之亂。國
必亡。乃商已去留之義。故特出曰字。父師少師者。
將與商而重呼之。

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集解）耄昏
亂也。（疏）箋云馬氏曰。卿大夫稱家。（史記集解）耄作旄。（釋文）
史遷狂作往。耄遜（吾家）于荒。作保（吾家）于喪。一作於是家保。
釋曰狂。鄭讀為往。往猶行也。微子志存宗祀。書我
其起而出行乎。吾卿大夫有家者。多年老昏忘。且
遜遯於荒野矣。言無可與商也。史公作我（吾）家保於
喪者。江氏云。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恬不
知畏。亦言無可與謀。案我（吾）家保于喪。或謂吾家宗
祀能保於喪亡之後乎。出行則有保宗祀之望。故

（二）

言此。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其語助也。隮。會之閒聲如姬。記曰何居。史記集解 箋云
馬氏曰。隮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史記
集解 史遷爾作女。指作故。隮作躋。若作如。說文曰。躋
登也。从足齊聲。商書曰予顛躋。足部 釋曰 指同恉。意
也。故亦意也。見高注淮南韋注國語。言今爾若無
意告我。我無所適從。墜于非義若之何。蓋微子非
身之恤而宗祀之憂。非死之難而義之重。故商于
箕子比干。同德且尊長。皆與王家至親。求其為定
宗旨。隮當為躋。說文史記同。躋訓登。反之即訓墜。
與亂訓治同。　此第三節。商去留之義。　以上一
章。微子之言。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少師不荅。志在必死。疏 史記集解 箋云 毒。厚也。說文中部 降
下也。釋詁 史遷毒作篤。降作下。荒作亡。邦作國。罔作
無。咈其耇長。作不用老長。無方興沈酗于酒及
舊有位人。畏畏。敬也。廣雅釋訓 說文曰。咈違也。从口弗
聲。周當為商書曰。咈其耇長。口部 耇老也。時周君奭鄭注 凍

梨也。士冠禮注 釋曰 史官例書官號。此書父師與微子
稱同者。太師為三公之首。望尤尊。且箕子為當王
之諸父。時概以父師通稱。若官名然。漢志云箕子
在父師位。是也。若樂官之太師。其人雖賢。史不當
以此書之。上曰父師。下曰王子。亦足以見諸父諸
子之分。少師不荅者。志在必極諫救國。不濟則以
死繼之。聞父師勸微子去。而自言我興受其敗
我罔為臣僕。堅貞之志與己同。無待復言。故鄭
云然。微子為帝乙元子。故稱王子。言天厚降災禍
將亡殷國。奪紂之明。敗亂湯德。羣下化之。並興沈
酗于酒。乃無復有所敬憚。咈戾其長老舊有位之
賢人。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殷運將終。故紂得以亂
天下。無可如何。而歸諸天。痛甚之言也。史遷毒作
篤。江氏云篤乃簹之假借字。簹亦厚也。惠氏棟曰。
平與令薛君碑又以竺為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
錢氏大昕曰。大宛傳有身毒國。即天竺也。竺古篤
字。案荒亡音義皆近。方興沈酗于酒。正荅微子之
問言。紂為長夜羣飲。因醉行亂成俗。故上言吾而此
言方興。見其流毒之廣。亦復不忍斥言也。江氏以
為衍文。非是。畏畏與康誥威威文理同。謂畏所當

畏如云畏天命威民署成王畏相之等。罔畏畏則
慢天虐民賊賢。無所不至矣。江氏讀畏畏爲畏威。
亦通。耇。老也。說文云。老人面凍梨若垢。咈其耇長
舊有位人。爲若不聽微箕比干之言。云舊有位人。
則此時賢人罷黜者多矣。所以卿士師師非度也。
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咈耇長則典喪而國亡矣。史無方興六字及舊有
位人四字。省文。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紂昏亂棄
賢。

十一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犧純毛。牷體完具。周禮大人疏　箋云。馬氏曰。因來而取
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釋文　史記集解　攘竊神
祇之犧牷牲。史遷作陋淫神祇之祀。一作殷民侵
神犧。又作陋淫侵神祇。釋曰。紂慢神縱惡。國無
政刑。今殷民乃至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國之大
事在祀。郊社宗廟尤祀之大者。犧牲牧養惟謹。
誰能竊之。犧牲而至爲人竊竊之而包容無災。
則一切政治廢弛極矣。江氏云。民盜祭祀之牲
牷。紂用以包容之。于是民無畏忌。謂將食之無
有災禍。春秋傳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孫
氏云。盜大祀神御物。罪至重。且相容隱。則民將食
之亦不懼神禍。墨子天志中篇引泰誓云。紂越厥
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
是其事也。史公作陋淫神祇之祀者。孫氏訓陋爲
隱。淫爲侵。讀用字上屬爲句。言有司隱侵蝕神祇
犧牲之財用。亦通。紂慢神蔑禮。縱奸民以盜。羣下
貪婪。同惡相濟。所以辜罪罔獲也。

十二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釋文讎鄭音疇斂力豔反徐云鄭力劍反　馬鄭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箋云。斂謂賦斂也。釋文　讎斂。馬作稠斂。曰稠。數也。斂
賦斂也。說文　監。視也。釋言　乂。治也。釋詁　瘠同膌。瘦也。說文肉部　詔
告也。鄭周禮太宰注　釋曰。言神祇下臨視殷民。皆用棓克
之臣爲治。視民如讎而厚斂之。用讎斂為治詩所謂斂怨以為德也　民不堪上虐。亦興
上爲敵而讎視之。民之讎上。上自召之。怨讎已多
猶召之不怠。言虐政無已時也。上視民如讎。民
亦與上爲讎。民窮財盡。草竊姦宄日甚。民與民又
並興自相爲讎。而良懦無能者多羸瘦以死。而無
告。故召誥曰。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也。
江氏云。君臣同惡相濟。故曰罪合于一。浚民之膏
故民多瘠。上下並爲威虐。故民無告。蓋小民弱者

死于癠。强者寍死于盜。所以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也。天下至此無樂生之人矣。馬作稠斂者。謂如後世多方巧立名目以奪民財　此第二節。言紂上下同惡。所以天怨人怨而亡。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箋云]興起。淪率。(釋言)迪道也。(釋詁)馬氏曰。亟言也。刻侵刻也。(釋文)史遷說。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宋世家)敗壁中古文作迺。說文曰。迺數也。从辵貝聲。周(當為商)書曰。我興受其迺。(辵部)臣僕一作僕。(釋文)刻一作孩。(論衡本性)

十三

[釋曰]以下論去留之義。言紂惡稔。神怨民怨已極。商其必有覆亡之災矣。江氏云。商今其有禍災。我起受其迺敗之咎。商其淪胥以亡。我无所為臣僕。言不臣服于他人也。案此父師自言己志守死不去。貴戚大臣與國為體。當與國同盡也。易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崔氏謂殷之父師當此爻。是也。淪喪。江氏於上從今文作典喪。此訓為淪胥以亡者。據經言罔為臣僕。則是國亡。非但典亡而已。其實上文義亦得同。臣僕一無臣字者。僕附也。言我不依附他人。有死而已。後箕子被釋。走至朝鮮。武王就封之尊為師。訪洪範。終不臣周。詔王子出迪。以下。勸微子去。迪道也。道猶行也。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己以同姓大臣義不忍去。而微子則帝乙元子。宗祀所繫。故云告王子其必出行。我舊言紂必侵刻於子。王子若不出。將以諫死。他日宗祀無主。我殷家乃真顛隮矣。此以王子出不出之是非利害。反覆相明。義至顯白。所謂以指告微子。(疑)恐去恐顛隮于非義。故告之云不去。乃顛隮耳。王充論衡引經刻子作孩子。容今

十四

文有此本。謂我久言孩子不可與為善。王子必當出也。易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其微子之象乎。充又解王子不出。謂紂少時即惡。不能出衆。且以為微子之言。乖隔不通。殊甚。江氏王氏皆駁之。極是。史公自用以容至多癠罔詔皆略不述。今誠得治國數語。似約此節之文。言商今其有災。我苟能興之。雖受其禍而死不恨。若身死而國顛隮。則不如出行。豈若王充所言乎。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箋云]靖安也。(廣雅釋詁)遯逃去之名也。(易遯卦鄭注)馬氏靖

作清曰潔也。釋文史遷說遂亡。宋世家釋曰：江氏云：靖謀也。王子其自謀哉。人惟返己無慚，可自獻白于先王而已。我則不顧慮而行遯也。案依廣雅訓靖為安，則謂自各安於義之所當為。義當留則留，義當去則去，使此心可質先王在天之靈而已。我之義當留，則不顧慮及行遯之事。明王子亦當決去，不復顧慮也。史公述經畢云遂亡，蓋推此節之意，即以述微子之事也。段氏連上讀之，以不如去遂亡五字為句。文義似贅。或曰論衡引孩子二句稱微子曰，其解固謬。而微子曰三字容今文有之，當在此節之上。蓋箕子既力勸之行，微子乃言曰：自安于義所當為，人自獻于先王可也，則我不回顧而遂行遯矣。姑備一義。　自此以上史述經終，其下別有微子曰云云，及太師少師俱勸微子去，蓋別采他說，且經荅微子者祇太師一人，而云太師少師，亦似不合，餘詳前。　此第三節，論去留之義。

以上第二章，父師荅微子之言。○左傳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禮樂記：武王克殷，投殷之後于宋。注云：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合書及此兩文參之，蓋微子與箕子謀即去，及聞商亡，匍匐而來。以亡國大夫罪人自居。武王敬禮之，使復其所，仍為微子。旋由微徙之宋，封為宋公，與武庚並為殷後。及武庚誅，乃專以微子為殷後。周公更廣大其封國，上公五百里之制。武王不立微子於紂都者，武王伐殷主為救民，並非讎紂，使紂不死，亦不過如湯之處桀放之而已。及紂已自焚，仍立其子為殷後。而微子來歸，又重敬之，別封之於宋，其後享國亦幾八百年。周之於殷，可謂無憾矣。微子抱祭器歸周，與太師少師抱樂器歸周，各為一事，不相謀。其始末如此。至史記所稱肉袒牽羊等語，則雜采他說，不見左傳。蓋子長要刪未盡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觀此篇所言，忠孝惻怛之意，感天地而泣鬼神，可謂仁之至矣。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五終

附原書紙簽

（一）

疏引鄭注耄昏亂也下有在家不堪昏亂故欲遯出于荒野言
悲悶之至詳云微言出遯以寫我憂亦此意也三十二字與
偽孔義同孫氏輯古文尚書馬鄭注取之而今古文注疏
不錄王氏則不取而駁之蓋以為疏語玩其辭氣殆非
注文故不錄入注而附論於此　此段接故言亂下標
加一圈寫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六

曹元弼學

泰誓第十二　周書　古文尚書鄭氏注

【箋】云漢書説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釋】曰泰本作大讀如字大誓猶大誥但事之大者古或轉其音如太以見尊大之義如太極太上太王太子太宰之等皆轉聲讀之後或借作太太音同泰又借作泰如泰山泰伯之等此泰誓字經傳所引或作大或作泰要以作大為古正大誓轉聲讀之而大誥否者此師讀相習然也泰誓三篇今古文本皆無後皆有何以言之伏生得書二十九篇説者謂二十八篇象二十八宿其一篇象斗蓋二十八篇經也其一篇序也序統眾經猶斗統列宿二十八篇經具存而泰誓不在內是今文本無泰誓也劉向別錄稱武帝末民間得太誓獻之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今文後有泰誓矣説者謂尚書二十九篇始定蓋伏生二十九本兼序數之經文祇二十八至是泰誓合于伏書乃實有二十九篇故史記漢書稱伏生書皆云二十九篇也武帝末當為武帝初故董子

終軍皆引之。伏生書本無泰誓。而大傳引之者。蓋或伏生書記其零章斷簡。以無本經。故但載于傳也。尚書百篇本有泰誓。但孔壁所得。自二十八篇與伏生同者外。增多衹十六篇。蓋皆首尾完具。鄭君備列其目。並無泰誓。是古文初亦無泰誓也。但今文既有泰誓。孔君以今文校古文。搜尋於杇折散絕之中。泰誓或有斷簡殘編。掇其異字以補正。博士所讀說之本。別寫成篇。則古文後亦有泰誓矣。故許君偁書孔氏。而引泰誓三條。馬鄭皆治古文。而並為泰誓作注也。民間所得泰誓非完篇。孔壁中泰誓零簡子國以校今文者。更非完篇。故經傳所引泰誓。皆不在漢世所傳泰誓中。無足疑也。泰誓獻自民間。前與伏生所記憶遺文合。後與孔君所搜討殘簡合。其非偽託彰彰甚明。其中多聖賢相與警戒之至言。較之各篇雖稍遜。而實不相遠。迴出緯候之上。更非梅賾偽書所可同日語。江氏云。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劉向別錄則云五十八篇。案伏生書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為三十。加逸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四。九共分出八篇故逸十六篇為二十四篇 加泰誓三篇。則五十七。別錄依古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故五十八。若無泰誓三篇。則不符其數。故知古文有之。孔君以今文校定之古文則然非壁內有全經 王氏云。太誓一篇真孔氏舊書。但其文有遺落。書傳所引不在太誓者甚多。故馬以為疑。然馬鄭皆為之注。不斥為偽。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載泰誓于周本紀。其他漢魏子史中所引之者。更不可枚舉。皇甫謐輩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反斥此篇為偽。其後馬鄭本亡。此篇亦與俱亡。秦火未焚之書。逮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亡泰誓一篇。良可惜也。又疏謂此三篇上篇是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考史記所載。猶約略可尋。前段敘觀兵。後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略。則中下二篇亡者較多。孫氏云。据史記還師歸已上為與太公作。十一年已下為武王作。則似史公所見僅有上下二篇。其中篇苦諸侯之詞。史記約其文云殷有重罪。似其時已不見全文。故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中也。至百篇之書未失時。泰誓自合有三篇。馬氏所疑書傳所引不在泰誓者甚多。蓋所失中篇之文。不足為怪。案太誓必出於武帝初。別錄云武帝末。

未嘗為初。傳寫之誤。後漢人或以為宣帝時。則更傳聞之誤矣。漢世所行太誓乃殘缺之文。至唐末又亡。近儒從各書采輯。次列先後不同。今以馬鄭所注唐時所存之文。悉心推校。分為三篇。而緫為一卷。所采據大傳史記為本。而以他書所引參合之。說各詳本條下。其經傳所引不見漢世太誓者。別附序後。

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書大傳）

孟津地名。（詩思文疏）箋云 大傳注曰。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孟一作盟。史遷作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說云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馬氏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史記集解）一說畢為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後漢書蘇竟傳）釋曰 四月者十一年周正四月。夏之二月。史公云九年者。此以序十一年一月戊午連讀。為專說伐紂時事。不及觀兵。則卻而推之。觀兵在九年。下文云十一年十二月。皆史自為文。非經文。若經明言九年十一年。則諸儒異說無由生矣。孫氏以九年入經。非是。今依江王陳諸家刪之。上祭于畢。祭文王墓。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時武王即位已四年。斷無未葬之理。伯夷叔齊見武王言父死不葬者。因去終喪未遠。且載主而行。故云然。或以祭畢為祭畢星禮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乎禰。未聞有專祭一星者。此蓋書家異說。未可據。且伐暴救民共行天罰。何待求天助乎。孟津。今河南孟津縣。或作盟。音同通用。武王觀兵至孟津而止。未渡河而北。此二句總括一篇之辭。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春官太祝疏格言下有以下二字字疑約正稽古數語）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太子發拜手稽首。（太誓）（漢書郊祀志引今文泰誓惆傳于古寵四字據平當傳增）

傳于古寵。丕天之大律。（祝疏屬格言以四下句）

丕。大也。律。法也。（後漢書班固傳注）箋云 立功或作建功。（平當傳）事亦或有傳予古寵四字。（漢書當傳）釋曰 此將發行時。周公戒王之辭。非至孟津始言也。稽古以承天。乃堯舜以來治天下之大道。具在征伐。則考古黃帝成湯伐暴救民用兵之法。以立功立事。創業垂統。以承天休。是也。丕天之大律。謂奉天之大法而光大之。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其助上帝寵之也。拜手稽首。重先王哲格言。如禹聞善言則拜

也。此條大傳史記皆無。據稱太子發則當在魚入王舟之前。又下文云齊栗允哉。似對此格言而言。陳氏次之此。似合。今從之。惟陳依附下周上云云屬此傳[illegible]母鄭顏氏以為亦下非是。衆誓文。今移後。今從孔本直閱讀允當錯此條毋當語似是撰泰誓合古文義釋。錯此條于當誓哉恐。

乃易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周本紀

箋云 大傳告下有於字。司馬在司徒下。馬氏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史記集解 釋曰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天子六卿。又以為三公官名。軍事司馬所主。故此文先司馬。然牧誓仍先司徒從六官之次。諸節謂諸受符節於上以施令於下者。若牧誓所稱亞旅以下是也。是時軍將軍旅等畢集。故王聞周公言。即徧告戒之如下文所云。

齊栗允哉。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大傳周本紀字多異今參取其義長者

箋云 齊栗敬慎戰懼貌。孟子萬章篇趙注 呂覽引周書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貴信 史遷允作信。大傳無齊栗字。允哉作允才。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史遷無先父及兩之字。下左右字。予受先公功。史遷作受先功三字。一作予小子受先公功。大傳無功字。畢力。大傳畢作戮。借勠之 史遷力作立。厥作其。無明于六字。白虎通畢作必。曰。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誅詳 釋曰 此告衆臣之辭。言齊栗敬謹聽受古先哲王之格言。信然哉。但予無知。恐不能逮於此。惟賴祖父所遺賢臣助予。承受先公之緒。盡協賞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以成其功。光明于先祖之遺。畢協賞罰。即湯所謂有罪不敢赦。有善不敢蔽。正先王立功立事之道。此承周公言而云然。若依大傳史記。乃告直承祭畢至孟津下。則謂將興師前告戒羣臣。謂為齊栗敬謹以信行之哉。民無信不立。王道成於信。行軍尤以開誠布公信賞必罰為要。而信必以敬行之。論語曰。敬事而信是也。臨事而懼。故好謀而成。否則虛憍之氣一乘。何能信以成之乎。先祖謂太王王季。先父謂文王。左右助也。上云先祖先父。下云先公。則文王未稱王明矣。受先公所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允詁為信。誤為允。哉借為才。畢立必力音同。勠力義亦相近。康王之誥云畢

協賞罰。戡定厥功與此文相似。畢猶盡也。力盡協之者，明光明也。孫氏訓明為勉，亦通。

遂興師。（周本紀）

【釋曰】以上初興師時。

師行。（齊世家）

六軍之兵東行。（詩棫樸疏）此節經注依余從兄君直閱讀元忠泰誓今古文攷釋次之。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齊世家）號曰：（周本紀）蒼兕蒼兕。（齊世家）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周本紀、齊世家）

遂至孟津。（齊世家）

師尚父，文王于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詩大明疏）號令之軍法重者。（史記集解）【箋云】馬氏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史記集解）【釋曰】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時太公為司馬，主軍事，故以軍法誓衆。是時水陸並行，而水行較難，恐其遲誤，故呼主舟楫之官而嚴誓之。號，呼號也。鄭云令之軍法重者，當用鉞也。（謂令之以軍法最重者斬）杖持，把握也。王充論衡以蒼兕為水中獸，善覆人舟，或古有此怪物，因名官以為戒備。遂至孟津，水陸軍並至，無後期也。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大傳）周公曰：雖休勿休。（楚辭天問章句）

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詩思文疏）

【箋云】馬氏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史記集解）史遷作：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董子說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漢書董仲舒傳）說文曰：涘，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涘。（水部）【釋曰】孫氏曰：升，登也。大傳又云：王升舟入水，鼓鍾惡觀，臺惡將舟，宗廟惡。鄭注云：惡讀為亞。亞，次也。周禮肆師注引此以證宗廟之為遷主。此皆王出征所隨行，疑亦經文，以無所據，不敢增入。案此文絕似禮經，借惡為亞。又古經依聲託事之法，度必經文。然疑事毋質，仍從孫本。燎，祭天也。休，美也。雖休勿自以為休，敬承天命，不敢自滿也。漢書宣帝紀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下四字或亦用經文語，或出漢人申說。

甚得經意。白魚赤烏。鄭說依據確當。馬義亦别有
所受。
至于五日。(詩思文疏)有大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
雕。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詩思文疏)
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
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大爲烏。天報武王以
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
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
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年。天意若曰。須假紂五
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
也。詩云。貽我來牟。(詩思文疏)箋云。馬氏曰。王屋至所居
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史記集解)鵰鷙鳥也。明武王
能伐紂。(索隱)大傳作有大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
史遷作既渡有火自上云云。流下無之字。雕作烏。
魄下有云字。無五至句。釋曰。五日除燎日數之。自
一以至五也。蓋赤光自下而去復自上而下。至
于王帷宮之上。變而爲烏。其色赤。盛明之象。魄之
言迫。迫猶著。安定意也。五至猶五來。烏來復去
復來凡五次。最後一次以穀俱來。烏象孝德。穀紀
后稷之功。萬世永賴。故天祚其子孫以天下也。五
日五至。皆應須暇五年之數。多方曰。天惟五年須
夏之子孫。夏讀爲暇。暇亦假也。蓋文王爲殷祈天
永命。天因假紂五年。五年者。自文王受命八年至
十三年。匝五年也。鵰與鴉字形相近。鴉從牙聲。古
音讀如吾。與烏聲近。此經蓋古文作雅。雅即鴉字。
傳寫誤爲雕。因别爲之說。鄭據各書俱作烏。正之。
穀者牟麥。王命蓋緯書篇目。曰當爲以。(書王命以)穀芒爲年
麥也。史記火流爲烏上有既渡二字。則似得魚之
後。渡至河北乃有赤烏之瑞。蓋以大傳出涘爲登
彼岸也。武王既知天命紂未可伐。而必至彼岸。豈

十二

欲就近體察庶民弗忍之情狀耶。然各書皆言武
王觀兵孟津。且言八百諸侯皆會孟津。孟津者孟
地之津也。若渡河而北。則非復孟津。疑大傳言太
子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
注云。王出于岸上。似甫至中流。去岸未遠。即得白
魚。王命引舟至岸而祭。因不復渡而與諸侯行朝
會觀兵之禮。至於五日。又得赤烏之瑞。諸侯固請
卒渡河伐紂。武王辭之而旋師。故思文疏引經無
既渡二字。史公(自爲之)觀與大傳稍異也。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

勸之也。恐恃之。

箋云：彂一作復。董子曰：復哉復哉。勉强之謂也。勉强行善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漢書本傳）釋曰：茂同懋。勉也。復懋聲近訓同。周公且喜且懼。言天見此以勸勉之。正當敬懼以承天意。不可恃天佑而忽惟命不于常也。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周禮太祝疏）

釋曰：洪氏頤煊以為（上附）四鄰之疏附。周初官名。詣周告。動色變。周禮所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也。王聞周公言。轉喜為懼。敬天之心一也。

十二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疏引馬氏書序稱泰誓）

箋云：史遷說。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或引經作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而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注引周書即此泰誓）釋曰：是時武王在孟津之上。與諸侯行朝會觀兵之禮畢。諸侯來會者皆以為宜遂渡河而伐紂矣。故文選注引經有武王將渡河句。然不能定其果與不召自來云云相屬否。或有節刪約。故不敢增入。又云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孫氏云。据此則經文當有郊祀下三字。或即申燎白魚之意。不敢妄增。按王得魚即還舟出涘。為臺以燎如郊祀禮。是時諸侯畢至。因與行禮。至於五日。又有赤烏之瑞。諸侯皆願渡河伐殷。水經河水注。河南有鈞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則孟津之會在河南。武王以未知天命辭諸侯。遂不復渡而還師。至十三年一月戊午乃師渡孟津耳。史記上文有既渡二字。似與經及大傳不甚協。蓋自為文。書家別說也。

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周本紀）

十三

箋云：紂一作帝紂。（文選幽通賦舊注）一作受。（詩閟宮疏）釋曰：殷代皆生稱王。以某甲某乙為號。入廟加帝字。至紂父及紂。雖生時亦稱王。又以帝號自尊。干支上不復加字。直以帝字配之。故稱帝乙帝辛亦稱帝紂。一作受者。諱商書。當時紂雖惡稔。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尚在朝。故天命又須之。孫氏謂武王東征時。夷齊叩馬而諫。聖人從善如流。以人占天。合之白魚赤烏之瑞。知殷命尚有一日之可延。故遂還師歸。征誅非聖人所得已。文王服事。武王還師。其

心一也。干氏易注於坤之上六云。文王之忠於殷。
抑參二之强以事獨夫之紂。蓋欲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惡。以祈殷命以濟民生也。紂遂長惡不悛。天
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又於乾之
九四云。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也。守柔
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聖人不
得已而為之。故其辭疑矣。可謂得文武之心者。
以上至孟津後事。

泰誓中第十三

還歸二年。乃遂伐紂。漢書律歷志引泰誓曰。殷有罪罰重哉。三國志注

箋傳注引吳錄稱武王伐紂曰

[箋云]史遷說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
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
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
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
五千人以東伐紂。[釋曰]樂記注。武王除喪至孟津
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疏云。並出今
文泰誓。鄭撮而用之。案末二句與漢注所引同。惟紂
字作之字。則此二句實是經文。史公所述皆約經
中篇之文。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犇周。及徧告
諸侯語。書疏皆見經。又因有重罪二句。亦經約文。吳志

孫策傳注。稱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孫氏謂
用此文。先從凡君直以為經本文。當如此。史記約
之。並從之。不可考。或當在墨子所引嗚呼君子下
飾。故不敢列。但告諸侯之語必不止此二
句。如左傳所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荀子所引獨
夫紂。墨子所引紂夷居云云。小人見姦巧云云。皆
當在告諸侯語中。但經既多散亡。其上下承接語
不可考。史所引又甚畧。不敢妄列。別附序後。戎車
三百乘數語。或史公所見經內有之。或撮取牧誓
序。未可定。

惟丙午。王逮師。書大傳 漢書律歷志 釋文 堯典疏
[箋云]逮及也。[釋曰]孫氏云。劉歆三統歷云。丙午
還師。詩閟宮疏引律歷志作逮師。太平御覽引書
大傳曰惟丙午王逮師。還與逮皆逮字之誤。逮及
也。諸侯之師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先發。而武
王以周正月初三日癸巳始發。故至十六日丙午
及之也。漢書律歷志引三統歷云。師初發以殷十一
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
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
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於孟

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案三統歷所敘至詳。當作逮師無疑。

前師乃鼓𥫗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大傳 此字依說文 毛詩大明疏

箋云 說文。慆慆搯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慆。慆者抽刃以習擊也。刺 手部 慆大傳作慆。注云。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格白虎通引作假。禮樂 釋曰 江氏云。鼓擊也。擊鼓當為拊。拊形如小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穅。咎繇謨曰。搏拊是也。譟讙也。至于上天下地。讙呼之聲徹上下也。孫氏云。周禮大司馬職。鼓皆駭。車徒皆譟。注云鼓譟。吏士象攻敵克勝而喜也。拊者拊手。字同撫。釋名云。撫敷也。敷手以拍之也。按說文無鼓字。當作拊。江孫說並通。拊譟或作皇灋假借字。慆古文。慆今文。鄭注古文尚書。似當作慆。與說文同。與注書大傳從今文者異。或可鄭參取今文字作慆。於義並通。孫氏又云。諸侯先發。武王後至。故曰前師。前師聞武王至。若已勝敵。皆駭鼓譟呼而喜也。莊氏述祖云。前師諸侯之師。師

乃慆則從王之虎賁三千人。

一月戊午。書序。師畢渡孟津。周本紀

箋云 史遷作。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孟津。釋曰 一月周之正月。殷之十二月也。經皆用周正。序同之。史公襲其文。今從序。十一年三字。亦史公所加。若經明有年數。則諸家不應有異說矣。詳前。

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周本紀 詩大明疏

箋云 說文曰。孜孜汲汲也。从攴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攴部 史遷作孳孳。釋曰 諸侯勸勉武王。汲汲無怠。即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意。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鴻鴈箋 詩譜序疏

言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詩鴻鴈疏 箋云 釋曰 詩疏云。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有安居。蓋紂暴虐百姓。使民不有康食。故人心急欲武王除暴安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詩烝民箋 引書曰

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詩烝民疏 引泰誓注 釋曰 此文見今皋陶謨篇。詩疏泰誓二字。段氏以為皋陶謨之誤。或可皋陶謨泰誓並有此文。注文不能定其必在何篇。當並存之。說詳

彼經。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民父母。使民有善政有安居。天之所謂聰明有聖德者。由我民共以為聰明。民心惡紂而欣戴武王。則天為民立父母必在王矣。應天順人。不可急也。此經及注攷釋附此處近似。詩大明疏云。泰誓司馬在前。王肅云。司馬太公也。江氏采司馬在前四字為經。陳氏從之。云此經及注。又見太平御覽及玉海。案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宜在前。細繹疏文。容經實有此句。陳氏列諸一月戊午師畢渡孟津之前。又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云惡皆為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周禮疏以為此武王十一年觀兵事。陳氏謂此節王升舟當是伐紂時事。非觀兵時事。何以明之。史記言觀兵時為文王木主載以行。則非遷廟主矣。言太子發升舟。則尚未稱王也。今此傳既言王升舟。鄭此注又以宗廟為遷主。是在十三年伐紂之時明矣。列入經師畢渡孟津下。順文讀之。似甚合。未敢遽增。附識於此。

泰誓下第十四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周本紀

釋曰王氏云。自此以下。當是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眾庶。盤庚綏爰有眾。牧誓乃誓于其誓相類。凡誓誥篇皆有之。故定為經文。武王乃死謚。此後人增加。案經首稱太子發。自得白魚之後。變稱王。以後當皆稱王。其稱武王者。或後史加謚。或引者所加。又觀兵之初。武王尚未稱王。周公必不稱公。此亦據後追書。理可推而知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周本紀

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史記集解

箋云馬氏曰。毀壞其三正。動逆天地人也。史記集解 逷遠也。釋詁

釋曰此以下誓辭。言紂用妲己之言。賊賢虐民。惡積罪大。以自絕于天。商書所謂惟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也。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孔子曰。一貫三為王。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毀壞其三正。亂天常。逆民情。使不得享地利。則天地人同棄之。離逷其王父母弟。不親其親。而惟讒邪嬖幸是用。若微子去箕子囚比干死其尤甚者。江

氏云。王父母弟即從父昆弟。與己同祖者。不曰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見其親也。宗昆弟至親。而同母者尤親。故春秋書母兄曰兄。母弟曰弟。而殺世子母弟目君。以見其無恩之甚。從父昆弟為大功之親。雖較親昆弟稍遠。猶是近支。痛癢相關。紂離逷之。則凡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無不離逷可知。故言母弟。以見紂之忍棄其親。所以眾叛親離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漢書谷永傳引書上連自絕於天師古曰泰誓辭

二十

箋云宗尊也。白虎通宗族 收誓作崇。釋曰言紂棄賢而收集羣惡以害民。傳所謂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也。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周本紀

箋云怡一作呂。漢書禮樂志 釋曰言紂棄太師疵少師彊。廢先祖成湯之正樂。而使史涓作靡靡之音。以悅妲己。將使淫邪凶惡中于人心。其害至大。

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勖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

夫子丈夫之稱。史記集解 箋云史遷勖作勉。釋曰言紂自絕于天。庶民弗忍。故予共行天罰。解民倒懸。眾庶當共勉之。一舉而安天下之民。不可待再三也。史遷於此誓勖字以代勉江氏據知此經亦本作勖今從之 以上誓辭。史約舉之。猶未竟。其下在百篇全文辭當尚多。如孟子所引天視自我民視云云。墨子所引文王若日若月云云。左傳所引紂有億兆夷人云云。管子小異 國語所引朕夢協朕卜云云。禮記所引予克紂云云。皆當在此下。又墨子於去發曰一條。為克紂凱旋將去發行時歎息而告諸侯之辭。孟子我武維揚一條。為史臣贊美武王之辭。及下所列附下罔上一條。亦克紂後告諸侯申戒之辭。皆當在篇末。

廿一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

釋曰此蓋武王克紂後將歸告諸侯之辭。與湯既黜夏命歸至亳告諸侯語意相類。戒諸侯用人之法也。附下罔上。謂小人朋比為姦。引使君失道。陷於亂亡者。孟子所謂逢君之惡也。故其罪死。附上罔下。謂讒諂面諛。蒙蔽因循。使民情不能上達者。孟子所謂長君之惡也。故其罪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史公說皋陶謨所謂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孟子所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故逐。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六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七

曹元弼學

牧誓第十五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 史遷說。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魯周公世家 釋曰 史公說十一年伐紂作牧誓。漢志鄭注則以為在十三年。說詳太誓。彼經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武王作太誓。告衆庶以順天應人。行大義平殘賊。一舉而安天下之民。遂進師。二月癸亥。至商郊牧野。士卒皆歡樂歌舞。夜陳待旦。故樂有武宿夜之辭。翼日甲子昧爽。王臨陳復誓。大意與太誓同。又救以戰時節度。當奮勇除暴而不可乘勝為暴。義之盡。仁之至。周本紀述太誓上篇云武王興太公作。魯世家言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此必據古傳記成文。蓋太公主兵。周公輔王。觀太誓亟陳周公之言。王敬受之。武王立功立事。皆賢周公輔助。猶伊尹相湯。故禮記明堂位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荀子儒效篇稱武王誅紂。至氾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不可。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遂進至牧之野。鼓之

而紂辛易鄉。遂乘殺人而誅紂。是牧野之役。周公
佐武王之事。周本紀上言十二月戊午。下言二月
甲子。戊午至甲子止七日。蓋參取殷周之正。王文
見意。齊世家二月作正月。則史公所據傳記書文異。
義實同也。皮氏困史文參差。妄詆古文序。殊謬。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詩大明文 郊外曰野。將戰于
郊。故至牧野而誓。注 箋云 昧爽。旦明也。說文日部 馬氏
曰。昧。未旦也。文釋 史遷說。二月一作甲子。漢書律歷
二 志曰。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朔
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
壁中古文作坶。說文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從土。
母聲。土 野一作埜。見漢書史遷及詩箋引作武王。大明
箋 釋曰 時甲子。時字貫昧爽為文。言於時甲子昧
爽也。江氏云。昧。闇也。爽。明也。由闇而明之時。案馬云
未旦。專釋昧義。昧而爽。則旦明矣。故繼之曰朝。詩
所謂清明也。王一作武王。蓋史臣從後加之。然釋
文不言馬鄭本有異。未可定為偽孔所删。商郊牧
野。牧右。坶之假借字。謂商都近郊之外坶地之野。
詩云牧野洋洋。謂其地寬廣。仁者無敵。光明正大。

不用設險伏奇。據此足以闢子家言太公陰謀之
誣矣。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本又作戉四字皆居中大字
箋云 杖。持也。說文木部 鉞本又作戉 說文曰。戉。大斧也。戉部
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
把白髦。戉部 秉。執也。釋詁 馬氏曰。白旄。旄牛尾。釋文 說文
旄作氂。犛部 麾說文作摩。曰。旌旗所以指摩也。手部 史
遷逖作逷。說文曰。逖。遠也。古文作逷。釋詁 爾雅曰。逷。
遠也。郭注引書曰逷矣西土之人。釋詁注 釋曰 鉞所以斷
三 斬也。左手持之。有威而不輕用。見不嗜殺人止戈
為武之意。旄所以指揮也。右手執之。見申命行事
匪懈伊教之意。戉本字。鉞增借字。犛牛字正作犛。
以犛牛尾置旗干之首曰旄。古通用。髦借字。摩从
手麻聲。俗省變作麾。逖矣西土之人。言其遠道而
來。將誓先慰勞之。 此第一章紀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千夫長。百夫長。

師帥旅帥也。疏 箋云 周禮鄭氏說。天子亦有友諸
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大宗伯疏 馬氏曰。冢。大
也。集解史記 史遷友邦作有國。省御事二字。大傳說。

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亞。次也。釋詁旅。衆也。釋詁周禮師氏。凡軍旅。王舉則從。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釋曰諸侯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且此時天下未定。諸侯雖尊周為王。君臣之分尚未全正。故以朋友之道待之。友邦。親之之辭。家君。尊之之辭。江氏云。御事。治事之臣。總目司徒以下。三公平時坐而論道。無所職司。今在軍中。不無所治。且司馬掌兵。軍旅乃其所專司也。故以御事為總目。案三公無專職。即選六卿中尤賢者三人為之。與王坐而論道。其本職或為太宰或為司徒者。加命為公。皆稱司徒公。司徒或為宗伯或為司馬者。加命為公。皆稱司馬公。或為司寇或為司空者。加命為公。皆稱司空公。故舉三公得兼六卿。此經司徒司馬司空。實統公卿言之。亞旅統中下大夫言之。大夫位次卿而人數衆。故曰亞旅。大傳言三公九卿者。蓋選大夫中尤賢者三人命為孤卿。佐三公論道。合六卿為九。其三公三孤兼師保之任者。則稱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故保傅篇稱三少曰皆上大夫。上大夫即卿也。大傳云。一公。三卿佐之。為正卿二。孤卿一。與周禮鄭注本自相通。其云一卿三大夫佐之以下。則三代吉命異制。不可聽推。皮氏借伏敵鄭。顯背甘誓經文。大誓。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實止九人。適當三公六卿及三孤之數。三孤本職為大夫。則皆在此經亞旅中。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亞旅足包之。以為王守內列。職尤重。故特言。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平時總舉公卿大夫之稱。三千五百人為師。師之人數以千計。故其帥曰千夫長。五百人為旅。旅之人數以百計。故其帥曰百夫長。以上總呼諸侯諸臣。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箋云。馬氏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集解史遷盧作纑。春秋傳曰。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文十六年傳又曰。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桓十三年漢地理志有蜀郡。羌。西戎牧羊人也。說文羊部髳。書通作髦。詩云。如蠻如髦。傳曰。髦。夷髦也。箋曰。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立政曰。夷微盧烝。後漢地有彭亡。後漢書岑彭傳釋曰王氏云。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庸者。杜預曰。今上庸縣。晉上庸今為湖北鄖陽府房縣。蜀是西南夷大名。詩鄭箋云。羌。夷狄國在西方者。後漢書西羌傳。武王之伐商。羌髳率

師會牧野。則髳亦西戎也。盧者。杜預曰。盧戎。南蠻。
彭者。後漢書岑彭傳征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惡之。夜為刺客所殺。光武紀注武陽縣屬犍
為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按今四川眉州彭
山縣即漢武陽縣。蓋彭國故墟。故有彭亡之名。濮
者。左傳巴濮者南土也。國語韋注濮南蠻之國。非微
無所考。立政與此經微盧並稱。則亦南蠻也。按八
國皆西南夷。漢蜀郡地甚廣。此蜀國疑即春秋時
之巴。至戰國時猶稱蜀。史記盧作纑。微借字。大判
言之。庸微盧濮在荊州界。蜀羌髳彭在梁州界度

六

雍州邊徼。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州荊。天下歸周
三分有二。而西南諸國被化尤早。戴德尤深。外及
戎蠻。無不悅服。為紂之凶暴威力所不及。故樂率師
與諸夏羣后協力從征。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箋云。稱爾雅作偁。曰。舉也。鄭氏引書曰稱爾戈。釋言
說文作爯。曰。并舉也。說文冓部周禮鄭氏說戈。句孑戟也。考工記冶氏注
比。相次比也。說文比部干。說文作戰。曰。盾也。矛。說文曰。酋矛
也。古文作戎。戟補 釋曰 爯本字。借作偁。又借作稱。稱爾
戈。舉戈示將有事於擊刺也。比爾干。比次以扞敵也。

立爾矛。矛長故立於地。命衆各執兵器以聽誓也。
此第二章。呼諸侯諸臣及蠻夷從征者聽誓。
又按此經先呼友邦冢君次御事諸臣乃及庸蜀
諸國。蓋文王西征昆夷。北伐獫狁。既已守衛中國。
亦遂撫綏羣夷。使強不犯弱。衆不暴寡。威所制者廣。
即德術所施者博。八國蓋皆慕義戴德來臣伏服於周
如內臣者。故立政亦以夷微盧烝丞次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後。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肆祀此字據詩疏補荅名荅問也。史記集解誓首言此者神怨民

七

怨紂所以亡也。跡 箋云作文選 自棄其先祖肆祀不荅
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釋曰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以古賢之言為喻。詩疏 箋云 索。散也。禮記檀弓注 列女傳
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
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
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
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以為亡紂
者此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孽嬖傳
釋曰 此以下誓辭。江氏云。雞知時畜也。當晨而鳴。

牝雞則昏。喻婦人無男事也。索牝雞之晨。陰氣以
不正于陽。不祥之徵。其家必消散敗壞之禍。喻婦
人以淫邪惑男。在國則長逢君惡。綪亂政治。必致
滅亡。蓋聖人教先從家始。家正則天下化之。當時
周室世有哲王。又得賢聖妃偶。與助其君子。脩身
及家。平均天下。故二南為王化始基。十亂有文母
治內。是易所謂牝馬之貞。行地無疆。道代終有
子。元家黃離元吉者。此所載正相反。殷周興亡之
由。為世有國有家者之昭鑒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箋云史遷作殷王紂。婦下有人字。漢書五行志（一無是字。）釋曰古賢
之戒如是。今商王受乃惟其婦人之言是用。慢神
虐民以自取亡。蓋婦人以邪蠱惑其主。必先汨沒
其孝敬之天良。毀壞祖宗之法度。離間宗親賢良不
從惡者。然後聚群邪行亂政以逞其欲。無所顧忌。故
紂用婦言至於其惡如下文所云也。今文及各書所引
皆作紂。惟壁中古文尚書作受。與周書呂覽稱受
德合。據古史舊文得其本名。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肆祀。祭名。詩疏 答。問也。史記集解 舊音言此者。神怨民怨。紂

所以亡也。箋云史遷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
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漢石經王作任。釋曰
此以下皆紂用婦言所行之惡。昏棄者。王氏引之云。
昏蔑也。讀曰泯。左氏昭廿九年傳云若泯棄之。泯棄
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
轉。案王說是也。愚又謂君德莫尚於明。反明為昏。
紂本至昏。又用妲己之言。昏以重昏。沉沒不返。故
至蔑棄其尊親。蔑棄其家國。肆祀者。周禮大宗伯
以肆獻祼享先王。為宗廟六享之首。舉祭之最大
者以該其餘。是肆祀為祭名。昏棄其先祖肆祀。則

其他祭祀無不泯棄矣。言不孝不敬之甚。詩相于
肆祀。承於薦廣牡而言。則當訓為陳祭饌。文同義
異。答鄭訓問。問答相將。故答有問訓。弗答。江氏以
為置之不問。微子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
將食無災。是也。遺王父母弟。猶春秋傳云遺姑姊
妹。謂與己同受遺體於先祖者。蔑棄而不進用。無
恩之甚也。迪。進也。紂殺比干囚箕子。蓋將興師者諸
侯時已聲其罪。故泰誓與此皆不復及。王父母弟。
謂從父昆弟。詳泰誓。文公作昏棄其家國云云者。
國字當絕句。謂蔑棄其家國。壞法亂紀。不顧敗亡

也。

遺。當讀如故舊不遺之遺。謂遺棄其至親。今文王為任。盖石刻誤字。詩思齊述文王之德曰。惠于宗宮。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與此數紂惡正語語相反。合詩書觀之。為法彰顯。為戒著明。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天命靡常。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信哉。　又案袁氏鈞據白氏六帖皇清部引鄭注云。迪。道也。言棄之不以道也。與偽孔傳大同。筮偽孔襲鄭耶。抑白帖引誤耶。但其義與史記說亦可兩通。盖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親親之道也。其賢者又進而用之。如武王用周

十

公召公畢公為輔是也。紂棄其王父母弟。不以道接之。其賢者尤惡而不用。親者如此。疏者可知。故朝無賢臣而所用惟羣小。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箋云。逋。亡也。說文辵部。春秋傳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昭七年左傳 國語曰。竊寶者為姦。用姦之財者為宄。晉語文 遂兼是者以為大夫卿士句。宄作軌。邑作國。漢石經惟作維。

釋曰。紂爲惡如是。則親賢皆不容於朝。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收而用之。為己爪牙。尊長而信使之。以為典職之大夫秉政之卿士。使行亂政暴虐於百姓。以為姦為宄於商邑。暴虐于百姓。微子所謂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使多瘠罔詔也。姦宄于商邑。微子所謂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辜罪也。多罪逋逃。本皆盜賊羣不逞之徒。紂盡用之。衆惡聚黨。大惡於民。是以庶民弗忍而欣戴武王也。　又案故書雅記言桀紂之惡甚詳。而湯誓泰誓及此篇數暴君之罪辭皆甚略。聖人光明廣大之心即此可見。漢高帝又閱告諭近之。東晉晚出泰誓言氣象大不侔矣。　此第三章第一節。數紂罪。

十一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好整好暇。用兵之術。詩大明疏 箋云。史遷恭作共。愆作過。勖作勉。共一作龔。漢隸書碑陰 詩東都賦注 不愆一作弗僭。尚書文類聚五十九 說文愆籀文作諐。心部 爾雅曰。僭。過也。釋言 說文又曰。勖。勉也。周書曰。夫子勖哉。力部

釋曰。紂慢神暴民。自絕於天。故恭行天罰。為天救民。恭訓敬。或作共。訓奉。並通。王者之師。本之以仁義。行之以節制。恭行天罰。順天應人。仁義之師也。臨戰既敵。不過六步七步。必止而整齊行列。兵及既接。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又必止而整齊

行列。每次皆然。萬衆如一。先爲不可敗以待敵之可
敗。節制之師也。鄭引左傳好整好暇以明用兵之道。
江氏謂好整者齊也。好暇者止也。王氏云。吳子云。兵以
治爲勝。前卻有節。司馬法云。軍以舒爲主。那交兵致
及。徒不趨。車不馳。不踰列。是以不亂。此其義也。案羅
忠節公澤南書謂生平用兵得力全在大學知止
而后有定一語。蓋深得此意。夫子。丈夫之尊稱。蓋統目
邦君以下。夫子勖哉。先呼其人而後勉之。下兩言勖哉夫
子。既勉之而又呼其人。反覆以致慎重丁寧之意。繹
文意。此三句皆當屬上讀。蔡氏分節屬於僞傳。夫子
勖哉。勉其執士衆毋躁進而亂次也。下言勖哉夫子。
勉其殺士衆毋縱殺而失律也。末又言勖哉夫子。勉
其奮勇赴敵而無殺降也。說文勖从冒聲。段氏云。
古音冒勖皆讀如茂。

十二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伐。此句見詩維清疏 始前就敵。六
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
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禮記曲禮疏 箋云 或引無六伐
七伐。史遷及漢石經皆有。釋曰。擊用戈。刺用矛。一
擊一刺謂之一伐。樂記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云。
駟當爲四。武舞戒象也。每奏四伐。牧誓曰。不過四
伐五伐。江氏王氏說。據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
言六伐七伐。又曲禮及樂記正義引此經亦皆無
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伐七
伐。疑衍文。陳氏云石經殘碑有六伐七伐。與史記同。
疑鄭注多者五伐五字乃七之譌。僞孔傳云少則
四五多則六七。語即本鄭。鄭於樂記注引牧誓僅
有不過四伐五伐者。蓋以證夾振四伐之誼。不必
全引。疏引此經蓋亦節取之。不得據彼以六伐七
伐爲衍文也。案鄭於步數但如經文述之。於伐數
則計其多少。明多少之閒更有他數。五當爲七。陳
說是也。　此第二節。致天罰教軍紀。

十三

尚桓桓。
桓桓。威武貌。史記集解 箋云 尚。庶幾也。大學鄭注 爾雅曰。桓桓。
威也。釋訓 詩序曰。桓。武志也。詩曰。桓桓武王。桓壁中
古文作狟。說文。狟。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
狟。犬部 釋曰 段氏說。狟壁中原文。子國以今字讀之
作桓。其字本無正字。故或借犬行之狟或借亭郵
表之桓也。案此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但威
武字作桓經傳行用較多。則又桓近正。狟爲借耳。

或曰。桓威一聲之轉。桓蓋威之借。狟又桓之借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疏 箋
云 說文。貔。豹屬。出貉國。从豸。𣬈聲。周書曰。如虎如
貔。貔。猛獸。豸部 史遷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離一作
螭。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 本作离。說文曰。歐陽喬說。离。猛獸也。
新附 釋曰 虎貔為一類。熊羆為一類。古文得屬辭之
正。今文雜舉猛獸。文亦無害。离字正離螭皆假借字。
歐陽喬當為高。見漢書儒林傳。據說文則歐陽
尚書本作离。傳寫或借螭借離耳。此三句。教將士

十四

當奮勇除暴虐。武如摯獸。

于商郊。弗禦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偽孔本禦作迓。釋文。馬作禦。與鄭同。
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之師奔
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史記集解 箋云 馬氏曰。禦。禁也。役。
為也。釋文 史遷弗作不。奔作犇。今本禦作迓。釋曰 于。
往也。上經云至于商郊牧野。郊外曰野。言野則是
近郊之外。牧在朝歌南七十里。是近郊遠郊之間。
將進至近郊而戰。故於牧野發誓。此云于商郊。謂
當進至近郊也。誓後紂師已來迎戰。故序云與紂
戰于牧野。戰時當奮勇而敵。眾來奔者豕可恃強
而殺之。王者一視同仁。敵人來降。即吾民也。故云
以役西土。以恩撫之。則皆為我役使矣。易比九五
王用三驅失前禽。鄭注云。謂禽從前來者不逆而
射之。旁去又不射。用兵之道亦如之。降者不殺。奔
者不禦。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是也。王氏云。
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
殺降。見其仁。三者皆王師之仁。所以異于霸術也。
馬訓禦為禁者。降者受之。其奔散者不禁絕其生
路。役訓為者。為音于偽反。猶助也。今本禦作迓者。王
氏段氏皆謂偽孔本作御。讀訝訓迎。謂迎擊之。後

十五

改作迓。 此第三節。昭眾教。禁暴虐。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所。言且也。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弗勖作不勉。躬作身。釋曰
爾所弗勖。總承上三勉辭而反之言以為戒。戮。辱也。
謂犯軍法當誅。所且皆不定之詞。故鄭云所之為
言且也。猶言爾如弗勖也。 此第四節。申軍法。 此第五章。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七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八

曹元弼學

洪範第十六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　洪。大也。範。法也。釋詁令文洪作鴻。大傳說。鴻範可以觀度。漢書說。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五行志釋曰自開闢以來。河圖洛書之出屢矣。多為帝王受命之符。惟伏羲受河圖而作易。大禹受洛書而作範。皆天所以啟聖人之獨智。為天道人倫聖學王政之本。其事尤重。故著在經典以訓萬世。洪鴻音同字通。範訓法。故云鴻範可以觀度。謂法度也。此篇箕子為武王陳之。自是周書。左傳三引作商書者。或武王尊箕子。順其志。使全乎為商人。命史變例題之。說文五引亦用承左傳之文。若編列書中。自當題周書。與牧誓武成分器等相次。段氏疑令文此篇在微子前。然漢石經唐時具存。唐人絕不言此篇標題次序有異。儒林傳稱堯典皋謨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乃傳寫偶倒耳。至說文引微子稱周書。或因微子歸周志存宗祀。故當時有此稱。然編篇亦必在商書。且微子稱周書惟見說文。或字誤耳。說文引書誤字多矣。餘詳序。或或曰。商書周書各四十篇。而周書中有商人所為書一篇。故目洪範為商書。儒林傳或以堯典為禹貢洪範並為治世大典。類舉之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箋云　漢書說。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律歷志　此鄭君所取　大傳說。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謂即於十三年來朝以答禮　史遷說。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馬氏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史記集解　訪。謀也。釋詁　釋曰　序云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四語一氣直下。合之經十三祀王訪箕子之文。明勝殷與作洪範是一年事。據此以考國語逸周書禮記易緯等定十一年觀兵十三年誅紂訪箕子作洪範。無不吻合。故鄭君取之。非偏從劉歆也。大傳說似以來朝為答禮。故

即在十三年。如此則與鄭說同。或謂傳意走之朝鮮與來朝別年。則與史記所云十一年克殷後二年訪洪範同。惟封朝鮮先後異耳。詳序。傳云箕子不忍周之釋。鄭注云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者。紂罪大惡極。天命所誅。殺之賢人臣其心當宜有所不慊。然在箕子。則君被誅而己免。嫌於苟且偷生。故不忍入周而走之海外。武王之誅紂。天理之正也。箕子之出走。人心之安也。然武王既封微子於宋。仍立武庚為殷後。可謂仁至義盡。且就箕子所在而封之。使為海外之君以明不臣。聖賢相處可謂盡善。於義不能無答禮。且容當時使者以傳道覺民相請。尤不可虛其意。故即以十三祀來朝而王訪之。史公謂以箕子歸二年乃訪洪範。度二年中武王尊以為師論古今治道必多。及十三年論及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而以武王能存亡國宜有以告。或曰謂以存亡國所宜行之事告。問答躊躇之間。武王亦恥對其臣論其君之惡。故不復言而問以天道。此洪範所由作也。武王受洪範於箕子。受丹書於太公。以耄年成大功而虛心求學如此之勤。成王稱武考不知則不問不能則學。蓋以成湯日新又新。文王望道如未之見。周一自強不息矣。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箋云 馬氏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釋文 呂覽說。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云。陰陽升陟也。段云。當為陰騭陟升也。本高注 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段云絕句明之以仁義也。君守 應劭說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段所也 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居上似脫和民所之字。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漢書五行志注 史遷嗚呼作於乎。省箕子二字。惟作維。漢書皆 騭作定。協作和。釋 厥作其。彝皆作常。釋詁 攸皆作所。敘皆作序。宋世家 漢書五行志乃皆作廼。嗚呼作烏嘑。攸皆作逌。釋曰說文。乃。難詞也。王乃言者。據史記武王因箕子不忍言紂惡乃不復論興亡而問以天道。則故稱乃言。箕子以君惡不忍言而天道則可言。故下文亦稱乃言皆見其出辭之遲難。嗚呼箕子。慎重嗟歎而呼之。以致深敬之意。惟天陰騭下民。馬訓陰為覆。釋名云。陰。蔭也。蔭覆同義。騭者。陟之假借字。釋詁云。騭。陞也。陞升同。升猶舉。舉猶生者。江氏謂展轉相訓以明騭之得訓為生。馬轉升為舉。高據呂覽文增成為舉發。發生義相因。言天蔭覆下民。而牖其知覺發生其善心以躋於仁壽。是民之所居。王者當助天

協和之。明之以仁義。所謂相協厥居。居仁由義也。仁義為天之常理。是謂彝倫。民居處之各有次序。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子止孝為父止慈與人交止信。以及萬事萬物各有所當止處。是謂彝倫之敘。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能敘。當如何承天順民也。江氏云。仁誼為所居之常理。即所謂厥居。所謂彝倫。秉人性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易地中生木升。此覆生之義。百穀草木之種與根在地中。天氣蔭覆之。使升進發生長而上。是天陰隲下民之象。加以人功之培植。是相協厥居之象。陰之者。善性在內寂然不動。善

五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易之元也。發之者。善端著見感而遂通。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元之亨也。王者助天舉發。舉如舉隅之舉。發如發蒙發育之發。助天合和民所居之天常。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使各合中乎常理之次敘。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亨而利貞也。呂覽所說。蓋七十子後學者所傳古義。馬高態說皆相表裏。故申之。史公隲訓定。蓋讀隲為正。隲正一聲之轉。正同義。陰定下民。謂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天與民以善性。使各居天之常理。而人不能盡率天常。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隨其善惡以降之福極。

王者當助和民之所居。使日遷善而五福以類升。理亦相通。此篇所出史記異文。皆見宋世家。後不悉出。此第一章。記王訪箕子及問寧辭。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鄭云。應劭說。陻塞也。汨亂也。水性流下而鯀陻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史遷洪皆作鴻。漢石經同。陻作伊。汨作曰。陻壁中古文作垔。說文曰。垔塞也。從土西聲。商書曰。鯀垔洪水。垔古文垔。釋曰。箕子承王問彝倫。將以洪範九疇傳之。先述其原本。故云我聞在昔。大地以土為

六

質。而水出其中。周其外。水性就下。以四海為壑。堯時洪水為災。使鯀治之。不據地注海而以土塞之。於是水土相沴。懷山襄陵之禍。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民不得平土而居。而金木火皆失其用。故曰亂陳其五行。鯀治水實有非常之才。當時禹年尚幼。極天下之選未有賢於鯀者。而剛愎自用。欲以私智強力勝水。重為民禍。此帝所以怒也。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史記集解漢云史遷畀作從。疇作等。斁

壁中古文作斁。說文曰。斁。敗也。从攴。睪聲。商書曰。彝倫攸斁。斁一作釋。史記集解徐廣說。釋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自三皇以來。聖人為民禦災捍患。剗除殘盡。不幸又遇陰陽氣化之大厄。洪水橫流。天心至仁。急欲出民昏墊。而鯀逆水之性。九載績用弗成。天以為不足與圖平治天下之功。故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而棄之。於時民無所定。萬國不粒。奚暇治禮義。此彝倫所由敗也。寢動。畀與。疇類也。史公畀作從者。孫氏疑今文畀作俾。釋詁云。俾。從也。謂鯀逆水性。即不順天道大法九等自然之序。等類同義。斁訓敗正字。斁借字。或作釋者。蓋斁之誤。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史記集解箋云。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為說父不肯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下但當之字 殛一作極。釋文。三國魏志注引。嗣。繼。釋詁。興。起也。釋言。釋曰鯀被殛失職。為東裔小侯以死。鯀殛時。水患正急。舜見其子禹有聖德。言於堯。使幹父蠱。禹乃繼鯀而興。順水之性而導之。卒成大功。亦舜不以罪人之子而廢之。以其有聖德而興之。此聖人至公之心也。禹乃蓋父愆。以釋君憂。濟天下之溺。此至孝至忠至仁之德也。箕子言此以見王與己問答。皆出於天理之至公。光明不疚。所謂滿武王意者如此。聖賢皆以理得為心安。絕非由與周旋之謂。餘詳堯典。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箋云五行志曰。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又以初一日五行章下說為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中候說。堯率羣臣東沈於洛。赤光起。元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成字。宋均云。此即禹所受洛書。堯率羣臣。禹時預焉。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大傳說。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鄭氏云。禹始居攝之年。帝。舜也。步。推也。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釋曰禹順水之性而行之。九州以次底平。洪荒以來生民之患於是盡除。天乃賜禹以天道大法九類以顯其功。使為法於天下。垂教於萬世。水患既去。中國可得而食。於是稷

降播種。契教人倫。而天下大治。此彝倫所由叙也。洪範即洛書。禹得洛書疑在治水導洛時。後奉帝舜命次第而陳列之。武王問箕子以彝倫。自上世以來。若伏羲之八卦黃帝顓頊之丹書堯典皐謨等。皆聖人繼天立極以叙彝倫之道。而其綱擧目張條分縷析以示後王。莫如洪範。箕子典之而深究其義其精微廣大之蘊。非箕子莫能言。非武王莫與傳。故因王問而詳言之。此聖賢代天行道以叙萬世之彝倫也。聖人所以愛敬生養萬萬生民者在立人倫。人倫出於天命之性。所謂民之秉彝。天不變道亦不變。故曰彝倫。伏羲得河圖而作八卦。繼天開物。人倫所由始。大禹得洛書而陳九疇。平地成天。彝倫所由叙。彝倫本於孝。堯舜以禹有聖德使嗣父之業。禹痛父失道不能成功。勞身焦思。八年於外。過門不入。歷十三年。盡去開闢以來天地之災。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卒回天怒而蒙天祐。受舜禪有天下。祀鯀配郊。使得在帝左右荷天之寵（龍）。天下皆聖禹而神鯀。故孔子作孝經稱先王有至德要道。七十子微言謂主意於禹。三代喪服祭法皆自禹始定。此又以身立彝倫之極則。爲治法之大本。余嘗於孝經序論之。文王拘而演周易。箕子因而陳洪範。此皆聖仁憂志萬世之心。彝倫之所以終古不泯也。是故君子不以世亂怠乎道。

此第二章。箕子將陳洪範九疇先述其原本。

初一曰五行。

行者。順天行氣。（永樂大典篆字部）纂云 馬氏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釋文）白虎通曰。五行者。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五行）釋曰 江氏云。播五行於四時。迭相休王（生）。是爲天行氣之誼。案五行氣行於天而質藏於地。其主氣爲五帝。其精爲五星。其質爲五材。人稟其秀氣爲五性。萬事之用皆由此出。是九疇之本。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纂云 詩箋引亦作敬用五事。五行志敬作羞。藝文志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釋曰 五事者。五常之性發見於事。當（敬）以行之。論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敬故視聽言動皆合乎禮而心一於行爲立政之本。說文敬从苟（紀力反非苟且之苟）从攴。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

葛𦬁。古文苟不省。江氏說。古文苟字作𦬁與羞相似。故
誤爲羞。五事乃切身之事。人當自整敕者。苟讀爲亟。
案敬从苟得聲得義。古文敬蓋有借苟字爲之。故孔
君讀爲敬。苟與羞相似。或誤爲羞。訓進。如班氏說。由
五常之性而進行五事使無失。所謂率性之謂道。義
亦通。但論語云敬事。云執事敬。云事思敬。則當以作
敬爲正。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讀爲醲。疏 箋云 醲。厚也。廣雅釋詁 馬氏曰。食爲八政之首。
故以農名之。釋文 釋曰 鄭蓋以農爲醲之省借字。廣雅釋
詁云。農。勉也。勉厚義近。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
之以忠。厚勉之意。馬讀農如字。雖與敬用協用等不
例。或古有此說。傳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則兩義亦
可通合。

十一

次四曰協用五紀。

箋云 五行志協作叶。應劭說。叶。合也。合成五行爲之
條紀也。釋曰 孫氏云。叶叶皆協之古文。案天以陰陽氣
生成五行。播於四時。周而復始。而歲月日星辰曆行其
閒以成度數。人君當治歷明時爲之條紀。使歲曆與天
行無不合。則可以敬授民時允釐百工。明堂月令盛
德所在之政。而五行生物之功皆成矣。江氏據國語
韋注歷注五行爲五位。以歲月日星辰五者當之。此
并星辰爲一合歷數總之爲五。亦通。

次五曰建用皇極。

箋云 皇大傳作王。說爲貌用五事。建立王極。又曰。王
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氏云。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似下
極字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統。則不
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
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
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
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
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
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五行志引大傳作皇。君也。
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
則不能立萬事。宋均考靈燿說。皇。大。極。中也。釋曰 皮
氏謂鄭大傳注極精。傳稱王之不極。若訓王爲大。則
不辭甚矣。愚謂皮說良是。蓋王極非別有一事可指
體而名。即視聽言貌思各得其中。以順五行之性。爲厚
八政協五紀之本。建用皇極。謂建立政本用王者大中
至極之道。皇建其有極。謂王者建立大中至極之道。

十二

王之不極。謂王者失其大中。釋詁皇羣君也。皇訓君
又訓大。故漢儒或說皇極爲大中。班訓皇鄭訓王皆
云君。是其正訓。其訓大者乃餘義耳。易以太極爲八
卦之本。乾以皇極爲九疇之主。故聖道莫尚於中。堯
允執其中。舜用其中於民。湯執中。皆所謂建用皇極
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箋云 乂五行志漢石經皆作艾。應劭說。艾治也。治大中之
道用三德也。釋曰 說文。嬖治也。江氏謂此訓治當是嬖
字。案乂者音同假借字。又省借字。古多作艾。今作乂。

十三

應民謂治大中之首當化剛柔之偏而協於中正。愚
謂據皐陶謨鄭注。則三德即被經之九德。謂治民用
三德之人。各從其宜以施王政。使庶民於是取中。

次七曰明用稽疑。

箋云 稽壁中古文作卟。說文曰。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
讀與稽同。書云卟疑。卜部應劭說。疑事明考之於蓍龜。
釋曰 聖人吉凶與民同患。雖建極錫福。遇有大疑。猶
必考之蓍龜明審以決其疑。易曰。聖人齋戒以神明其
德也。此其眞所以稽疑能明也。卟正字。稽借字。

次八曰念用庶徵。

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疏禮器 釋曰 念。思念也。
聖人謙讓。不敢自安。雖敬用五事。建其有極。又夙夜思
念政之得失。用衆行休咎之徵應以自考省。雖休勿休。
遇災而懼。是以五福臻而六極消也。稽疑求諸幽。庶徵
驗諸明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箋云 史遷威作畏。諸次字及敬用農用協用建用乂用
明用念用等字皆省。五行志威亦作畏。馬氏曰。言天所
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集解應劭說。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
以畏懼人用六極。釋曰 孫氏云。嚮俗字。當爲饗。漢書
谷永傳永對。曰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段氏云。應注
作饗樂乃安。案春秋傳曰。三代之明王皆數百年享
天之祿。享饗字同。威作畏者。古字皆通用。庶徵者吉
凶之先見。休徵見而積善不已。則五福以類升。咎徵見
而長惡不悛。則六極以類降矣。五福者。五事得其正所致。皇
建有極斂時五福。福有五而統於一。六極者。五事失正
所致。一事失則一極至。皇之不極。則五事盡失而爲
弱。有率土之民而無一人之用矣。故五福而極有六也。六極
之極與殛同義。　又案
又案五行志以初一日以下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馬

十四

氏以五行五事等目二十六字為洛書文。鄭說無攷。案
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之制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
氏注以為法龜文。或本鄭義。然則自一至九之數亦
必龜文所有。其位當一在北。九在南。三在東。七在西。
六在西北。八在東北。二在西南。四在東南。五在中。與
易說卦帝出乎震一章八卦之位相應。其五行五事
等字。錯洛龜背。禹以義繫之九數而說此章。所謂錯洛
書而陳九疇也。 此第三章。列九疇總目。皆禹所陳本文。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史記集解 箋云 易曰。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鄭氏說。天一生
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
天五生土于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
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
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
與天五并也。白虎通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江氏據月令疏改為陽
是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準也。養物平
均有準則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
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
事萬物變化也。今本說火數語在說木下。與經次亦。茲依江氏正之。木在東方。東方者。陽

十五

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
出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言為
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
引此經。五行史遷九疇每章首無一二等紀數字。釋曰
此天地以陰陽生五行自然之次數。孔疏云。數之所
起。起于陰陽。陰陽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
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
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
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
是故易說稱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左
行。由此也。冬至以及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
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
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
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大劉與謂劉焯顧氏皆以
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
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案疏說是矣。愚又嘗
深推其理。於鄭注箋釋論之曰。天地之氣各有五數。其
氣之行。上而為精。下而為形。以播於四時而生百物者。
是謂五行。說文。五。五行也。易一象太極。二象兩儀。三象三
才。四象四時。則五為五行。天地之數十。傳引之曰天數

十六

五地數五。又合之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謂五行明
矣。易與洪範相表裏也。又曰。天地生成五行之數如此
者。水火以氣行。木金以形成。至土而質具。水者陽之精。火
者陰所麗。木者陽之達。金者陰所凝。土合四者以受
天陽。故五行生次。水最先。得天數。火次之得地數。木次
之得天數。金次之得地數。土次之得天數。及其成之。一如
其生之先後。故陽數所生成於陰。陰數所生成於陽。水
陽之精而流為陰。火陰所麗而發為陽。木陽之達而其為
物柔。金陰所凝而其為物剛。土受天陽以成地體。五行皆
氣行於天。質藏於地。而其生成之數陰陽互根。此其理

十七

也。又陽為明。陰為幽。天地初分。可見者惟水木土。而火
金皆藏地中。亦五行生數分屬天地之理。洪範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生數也。月令春盛
德在木。其數八。夏盛德在火。其數七。秋盛德在金。其數
九。冬盛德在水。其數六。中央土。其數五。土生數五成數
五。二五為十。五行成數也。及其播於四時。則依其生成
之方順而行之。由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而北。故水生
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其大略。餘詳彼文。此
說五行本體。以天地生五行之數為次。而五行相生之
次即在其中。若散而布之。則六一水。七二火。九四金。三八

木土五即洛書之位。為五行相克之次。相生者相
間者相克。相生者體也。相克者用也。史公五行上無一
字。五事八政等同例。漢石經殘字以為天下王三德相
接。無六字。皆今文。壁中古文及馬鄭本皆有。白虎通
垂隨當作垂乘。與曲禮佩垂佩委同義。垂乘。言草木
枝條茂盛垂下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箋云　潤。濕也。廣雅釋詁。炎。光上也。說文炎部。馬氏曰。金之性從火
而更可銷鑠。史記集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詩伐檀傳。白虎通曰。五行
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

十八

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從革。土者
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
母。引此經。五行史遷爰作曰。釋詁文。曰此言五行之性。潤下者。
潤澤而流下。百川流通。不舍晝夜。以避於流。於德為
智。行險而不失其信。消息與月相應。又為信。炎上者。
炎盛而向上。光明照耀。萬物皆相見。嘉會之象。於德
為禮。曲直者。木根在地下屈曲而出地則直上。其枝條
又有曲有直。人用其材。可曲可直。木當春。陽氣發生。
暢茂條達。於德為仁。從革者。金在沙則散。在土石則凝。
入火則皆銷融化。順而變革以成器。又銛利能斷割物。變

化裁成。因事適宜。於德為義。稼穡者。百穀草木麗乎土。元氣廣生。故人得於其上種蓺收斂。稼穡雖由人功。實本土性。土苞含載養。真氣充實。於德為信。萬物自無出有。化育無方。又為智。水土二者皆兼智信二德。五行之神。人得之為五常之性。而發見於五事。故五事失則五行之氣亂而災害並至。漢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及說。極言人君失道則水不潤下火不炎上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失稼穡之利。雖有至理。董子劉子政等比類引證。雖頗不同。而意皆在謹天戒格君心救民困。足作後王之鑒。於世教裨益匪淺鮮也。

十九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箋云。白虎通曰。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二字疑當作耕與鹹三字）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殺傷成物。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殺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引此經。（五行序先木從火。今依經次。）

釋曰。五行各有聲色臭味。見月令。而味於民食醫藥尤切。故特詳之。凡物有性即有味。潤下之極則為鹹。故海水極鹹。水所漸洳之地為斥鹵。人煮海水為鹽。江氏云。水王于冬。冬主固藏。故味鹹。鹹所以堅之也。猶食物腥者易朽腐。以鹽醃之則乾燥耐久。是得鹹乃堅也。炎上之極則為苦。凡物被焚灼則焦而味苦。然藥物中每有以焦為用者。且藥味皆苦。治病所必須。江氏云。火王于夏。夏主長養。故味苦。苦者所以養也。鄭注周禮疾醫云。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是鄭君以酒當苦味。又注酒正云。醴醍恬與酒味異。然則酒味以苦為正也。禮記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是需苦可以養也。案酒與藥皆

二十

所以治病養生。其味苦。火性之所作也。曲直者。草木句萌折甲而後條達。故其味酸。木實雖極甘者皆有酸性。其未熟時皆酸。江氏云。木王于春。春主發生。故味酸。酸所以達生也。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鍼鑠時云。味大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鄭注周禮疾醫五味以醯當酸味。醯所以宣導食物之性也。從革者。金主收斂裁成去故取新。有清爽之氣。故其味辛。孔疏謂金入火銷鑠時氣味近辛。江氏云。金王于秋。月令孟秋言天地始肅。仲秋言殺氣浸盛。是秋主殺傷成物。故味辛。辛者若薑桂之屬。所以制食物之性使无

過處。是五味得辛乃委殺。案姜殺當讀為萎。金克木。木被傷則萎。故云萎殺。薑桂得金清明之氣。所以通神明殺制五味之不善者。今人以薑桂殺腥臊是也。稼穡得土氣之中和。故味甘。江氏云。土王于四季。合載四行。有中和之性。故味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周禮食醫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鄭注云。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于土。案五味由五行之性而成。故皆曰作。王氏取胡氏渭說。潤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餘皆倣此。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案諸家說作字。皆以五行在地之性言。胡王則以其氣言。質則氣以成質。而性存焉。而味生焉。萬物之性與味皆由此出焉。其理一也。此節及下五事皆文累三重。竊疑五行五事之目。皆禹之本文。其下皆箕子所申說。故皇極章屢言敍。指武王而言。則各章皆多箕子申說之辭明矣。惟八政五紀五福六極無所增演耳。　又案陰陽相並俱生。生於天地。於此則地生於彼。故水火相對。木金相對。土在中兼之。五事配五行。其位亦然。而其序先木金次水火。要皆相對之位。不論生克。及其行之。則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為相生之次。間一位為相克之次。相生為父子。以恩屬者也。天地自然之道也。本也。相克者夫婦。以義合者也。人事所以補偏救弊禳災捍患。天地之功也。用也。洛書散布五行於四正四隅及中央。皆右行相克之次。而以八卦合之。則自艮土而外。又皆為相生之次。相克所以濟相生之窮。天地之道一生生而已。此第一章疇數。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疏箋云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月令疏引五經異義釋曰此陰陽氣性發見於人身昭明可知之次數。蓋天定以陰陽生成五行。人得其秀氣之神為性。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氣性藏於內。而發見運用。有貌言視聽思五者之事。敬用之則有恭從明聰睿之德而成肅乂哲謀聖之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行。氣也。故先

水火。五常德也。故先仁義。人受天地之中。仁陽而義陰。仁柔而義剛。故人道首仁義。而禮智信以次生焉。此視聽言貌思。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次。水土各兼有智信二德。故乾鑿度以信屬水智屬土。中庸注本之。而此經睿作聖睿或作容。義並通也。江氏云。鄭云人相見之次者。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故先貌次言次視次聽次思。案此以王者出身加民言。故就人相見之先後言之。論語視聽言動。以君子克己復禮言。故就身所出之先後言之。動即貌也。不言思者。知其非禮而禁止之。即思也。下篇君子有九思。更就視聽言貌詳加分別而貫之以思。皆與此經相表裏。五事貌屬木。而肺為金藏。故肺氣不暢則言語聲啞。視屬火。而心為火藏。故勞心過甚則目病。又胸中正則眸子瞭。不正則眊。聽屬水。而腎為水藏。故年老腎衰則易聾。思屬土。而脾為土藏。故思慮過則傷脾。思出於心。火生土。故今文思作思心。於易震為足為動。貌也。木也。木德仁。兌為口。言也。金也。金德義。離為目。視也。火也。火德禮。坎為耳。聽也。水也。水德智。坤為思。土也。土德信。土分王四季。而坤土在四時之中。託位於大。故心屬火而思屬土。艮土在四時之中。託位於水。故思無

而五藏肝為木藏。故肝氣動則見於面。動而病甚者則手足牽動。言屬金。

二十三

不容而其德為睿。中庸說天地之道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至誠無貳。博厚載物。信也。容也。生物不測。智也。睿也。易坎習有孚維心亨。故水亦兼智信二德。陰陽相並俱生。故貌言相偶。視聽相偶。而思兼陰陽在中。猶水火金木南北東西相對而土居中。五德亦東仁西義南禮北智而信在中。記曰。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則又智信兼屬水土之理。及其行之。則如五行相生之次。易之元亨利貞分配仁禮義智而信在其閒。貌言視聽思雖分屬五行五德。而隨時運行。初不能拘以五行相生先後之次。故論語視聽言動與此次不同。大傳明以貌木言金等為相對之次。今古文家說則以水火相等之次言。各為一義。猶班志五行之次不同今文。後人不察。乃以相生之次當相對之次。於是以言為火視為金。或以貌言為水火視聽為木金。於經義大傳文易象皆乖錯矣。至孝經援神契以五藏五德配九竅。書醫經五藏開竅之義。與藏氣五行之發見於五事者不同。非書義。說文於心兼取土藏火藏二說。合於火土同位思心同事之理。而肝肺脾腎皆專從今文說。其審別精矣。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為

二十四

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從。彼亦我所為。不乖戾則也。睿。通
於政事。詩凱風疏箋云馬氏曰。發言當使可從。史記集解。睿。通也。
釋文。五行傳思為思心。睿為容。春秋繁露曰。王者貌曰恭。
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
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不審其意也。思曰
容。容者言無不容。五行五事五行志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
也。鄭注大傳說。容當為睿。釋曰此五事之德。敬用之所能
然。恭者。仁性之發。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故體仁則貌恭。
從者。義性之發。非法不言。言必有中。故精義則言從。
順也。言順理則可從。王氏云。鄭意從不以己身言而指人
從我。又恐人致疑而解之云。彼從由於我是。其義精矣。
文十四年左傳宣子曰其詞順。論語言不順。是言有順
義。禮記孔子閒居氣志既從。鄭彼注云。從順也。從有順
訓。鄭非不知。而必為此解者。春秋繁露引此經解之
云。從者可從。先漢古義不可改也。明者。禮性之發。克己
復禮。意誠心正。則觀人能燭其賢不肖。故明。聰者。智性之發。
好問好察。集思廣益。則聞言能别其是非誠偽。故聰。睿
者。信性之發。誠則明。包囊萬事。為道紀綱。應物變化。
無所不宜。故睿。睿今文作容。鄭注大傳云容當為睿。王氏
云古文睿與容相似。近儒多申作容之義。段氏云。古文睿

二十五

字畢竟勝於今文。是以鄭用古文正大傳也。但今文尚書並
非伏生所受本如是耳。伏生有誤。胡渭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尚書
容作聖。則作容非始伏生也。案容者。睿字形近之誤。當
自晚周以來有此二本。而理可相兼。蓋思字中即含容
義。土爰含萬物而發生之。推其容。是以睿。故知與信相須
為用。鄭注大傳云。孔子說休徵曰。聖。通也。兼四而明。則
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則鄭
君說睿字實兼容義。但孔壁古文作睿。是孔子所書本
字。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下云苟不固聰明
聖知。以聖當睿。是此經睿作聖必當作睿之切證。孟子
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與聖相為
終始。是睿作聖之義。亦土神則知之義。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晢。疏云鄭本作悊宋本注疏亦作悊今坊本多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
君視明則臣照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
詩小旻疏箋云馬氏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上聽則下進其
謀。史記集解。春秋繁露曰。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
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有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
下治矣。明作晢。晢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
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

二十六

王者聽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
者。敎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各得其宜也。事
史遷文作治。晢作智。五行傳志又作艾。晢作悊。睿作容。
晢一作哲。釋曰：此五事之德內得於己外得於人之成功。案
記云。肅肅。敬也。詩何彼襛矣傳云。肅。敬。乂者。㪅之省借
字。治也。或借艾爲之。晢者。說文云。晢。昭晢明也。大傳及五行志
作悊。說文云。悊。敬也。鄭大傳注云。悊爲哲瞭也。蓋讀悊
爲晢。史公晢作智。訓故字。依智訓則其本當作哲。詩云。
旣明且哲。晢與明義相成。此擬視言。則作晢尤允。說文。
睿。深明也。通也。聖。通也。大傳注云。心明曰聖。鄭以此肅

二十七

乂晢謀聖皆君政所致。謂君致其臣。與董子義同。江氏
云。君能恭從明聰睿。則其政必脩。臣下奉行之。必能肅
乂晢謀聖而致休徵矣。鄭注五行大傳云。君貌不恭。則是不
能敬其事。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君視不明。則是
不能瞭其事。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君思心不通。
則是不能心明其事。是肅乂晢謀聖皆謂君言。此注
以肅乂晢謀聖屬臣言者。鄭注五行傳又云。君臣不敬。
則倨慢如狂矣。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君臣不瞭。則舒緩
矣。君臣不謀。則急矣。君臣心有不明。則相冥矣。是則君
臣皆當肅乂晢謀聖。固不專屬之君也。君旣恭從明

聰叡矣。則自然肅乂晢謀聖。事理相因。不言可知。故鄭
君以肅乂晢謀聖屬臣言也。蓋正以率下。下自則效之。
理所固然。孔穎達乃妄駁之。過矣。王氏云。中庸曰。爲政
在人。取人以身。五事即脩身之道。能以恭從等事致肅
乂等臣。則其身之能爲肅乂等不言可知矣。詩小旻云。國
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
箋云。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哲者。民
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
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鄭尚書注義實本此。彼疏
言禮法大行之日。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此五事

二十八

者。以爲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此說尤
精。是以發揮鄭義。春秋繁露適與鄭合。古訓不可易。
覩鄭大傳注。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乂晢謀聖爲君
事。特欲見休咎君臣共致。君當脩身以取人。故發此義。
案江王說甚精。蓋作者。成也。起也。恭作肅。則脩己以敬
而臣下皆敬爾在公矣。從作乂。則發出號令而民悅書
之必行而臣皆得善治其職矣。明作晢。知人則哲。而在
位者皆務進賢退不肖矣。聰作謀。從善如流。不惑巧言。
則大猷是經而忠言嘉謨不可勝用矣。睿作聖。心通乎
道兼包四德。一以貫之。恭己無爲。從欲以治。明目達聰兼

聰並觀。極深研幾。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聖德純備。而天下仁聖賢人並立於朝。咸有一
德矣。其在周易。乾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帝堯在上。羣龍
爲輔。是爲皇極有建皇極者。即五事之盡得其中。而
貌言視聽又皆統於思。故大學以脩身爲平天下之本
而仁義又爲脩身之本也。此執聖之極言之。若通於精則
凡心性通明者皆得稱聖。故周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並列
以教萬民。秦漢人之言聖。不必皆聖如堯舜周孔。故鄭
注云君思睿則臣賢智。虞氏易鼎卦注云。賢之能者稱
聖人也。五事雖分屬五性。而其行之則迭相爲經。故論語
視聽言動皆統於禮而歸於仁。知其非禮而克之。即智
即義。其所以克之後之者皆出於思。思無邪者誠也。即
信。知此則可與言德行而不失之泥矣。王氏云。五行之氣
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
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麤者也。其不離乎氣而不雜
乎氣者。乃五行之精。木仁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
神則信。土神則知。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也。
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有則所謂天性也。肅乂哲
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于
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于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材則不

二十九

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
事。是爲能用五行。　此第五章。陳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
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
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
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
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此云大傳說。八政何以先
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洪
書說。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
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
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貨志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
也。郊祀志爲民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誅
害。史記集解曰君臣皆能慎厥脩身則政舉。故次以八政。江氏
云。食者民之天。故爲最先。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貨
即次之。食貨既足。民生厚矣。聖王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
祀又次之。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
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誅。故司
寇在司徒之後。德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之以賓。其有暴

三十

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出六師以征之。故次次以師。是其職
先後之宜也。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
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則后稷是官名。堯典
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周禮秋官有
掌貨賄之官。職闕無致。其次在掌客掌訝掌交掌察
之後。當是專掌朝聘之貨賄。鄭所云司貨賄致不謂事。
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及職內職歲職幣之屬。皆是掌
貨賄之官。鄭蓋謂是與。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
地示之禮。是掌祭祀之官。周禮司空官亡。王制云。司空執
度度地居民。是掌居民之官。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
率其屬而掌邦教。是掌教民之官。周禮司寇為刑官。
小宰職云。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司寇
掌詰盜賊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
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以下備數夏宗冬遇時會殷同等事。是大行人掌諸
侯朝覲也。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
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
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
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是司

三十一

馬掌軍旅也。食貨之等。鄭必皆以官言之者。以言八政。政
事必各有官司之。經或舉事。或舉官。互相備也。鄭于三
官各舉其事。于食貨等各舉掌之官。與經互相發明。誼
甚精當。孔穎達駁之。非也。案國語云。稷為天官。鄭君說
初堯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為之。蓋舜宅百揆為
之貳。皋陶謨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
居。則食貨皆其所掌。古者財貨統於天官。故周禮大
府等皆天官之屬。而王制云冢宰制國用。虞夏時農政
商政蓋皆后稷所掌。至周則遂人司市等分屬地官矣。
祀掌於秩宗。在周為宗伯。春官也。初堯冬官為共工。舜
舉禹治水。改名司空。水土平。與民居最急。故司空在司
徒前。民得養生喪死各有攸處。然後教化可行。故司徒
次之。天官主養。地官主教也。堯時秋官為士。虞夏間或
改更名司寇。猶禹宅百揆後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而
此仍云司空。或亦虞夏間改稱。鄭注大傳數夏六卿仍以
士與共工言。其職一也。大行人合周禮屬秋官。虞夏時不知
同否。司馬為夏官。與司徒皆唐虞三代同名。此八政周
禮六官。稱有分合。合之曲禮所言殷制。損益大略可見矣。

此第六章。陳八政。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三十二

星。五星也。疏史記集解鄭云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思德
者惠。於五事爲貌。威儀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爲
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爲缺更重。熒惑於五常爲禮。
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
逆夏令。則熒惑爲旱災。填星者。於五常爲信。言行不
二。於五事爲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
爲變動。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爲義。舉動得宜。
於五事爲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
動。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爲智。下有白字誤刪之於五事爲聽。
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爲變怪。此鄭義非本馬氏

三十三

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史記集解鄭見典注義同此注典。釋曰敷政
必順天時。堯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舜察璣衡以齊七
政。史公稱孔子行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禮明堂月令
循四時五行盛德所在之政。故八政次以五紀。紀者。條理而
記錄之。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也。歲星行一次謂之歲。
月與日一會謂之月。日行一周天誠於天行一度謂之日。
經星二十八及緯緯星五謂之星。二十八星行度分十二次爲
日月所會之處謂之辰。推步日月星辰行歷積久之
數以成歲歷而定時數謂之歷數。戴氏震原象云。分
至啟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江氏改爲霸紀於日月者也。永

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逡。紀
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歷數者也。江氏
用其說而中之曰。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啟。謂
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冬至日在牽牛。
南之極。立春在營室。春分在婁。當南北之中。交于赤
道而北。立夏在畢。夏至在東井。北之極。立秋在翼。秋分
在角。亦當南北之中。交於赤道而南。立冬在尾。冬爲
復于牽牛。日循黃道一周而成歲矣。是分至啟閉以紀歲
紀也。朔。謂日月合會。以是日爲月之初一。朔之言始也。
朢望字從从月从臣從从壬。壬朝庭也。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

三十四

謂月之十五日也。朏字從月出。謂月三日之昏始生兆
霸見于西方也。晦。謂月之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月行將及
日。其外畔向天者受日光而晉明。由地上望之則冥闇
無見。故曰晦也。是紀月之盈虧消息也。永。謂仲夏晝
長。短。謂仲冬晝短。昏字從日從氏从氏省日下而冥也。鄭注士昏
禮云。日入三商爲昏。昕者。旦明日將出也。晝長則宵短。晝
短則宵長。以昏昕爲度。是所以紀日也。見。謂見于東方。
詩云。三星在天。毛傳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
是昏見也。夏小正云。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國語云。辰
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

隕霜。大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云。西陸朝覿。是皆謂旦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西没而不見。若夏小正云。三月參則伏。傳曰。伏也者。非亡之詞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是也。昏旦中者。中謂中于南方。若明堂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之屬是也。日月躔逡者。躔。謂行歷其次。逡。謂行過而去。若月令孟春日在營室。鄭注云。日月會于娵訾。仲春日在奎。注云日月會于降婁之屬是。然則列星見伏昏旦中所以紀星。日月躔逡以紀辰。今合言星辰者。辰即列星之分為十二次者。故經合星辰為一也。羸。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經。謂恒星。緯。謂土木火金水五星也。天旋一周而日右行一度。月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歲一周天。月則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二彊而一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惟是日月之行皆有遲疾。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必審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矣。故今憲書。或兩月頻小。且或三月相仍皆大。是日月有羸縮也。日月在天。必倣恒星以識

三十五

其躔舍。而恒星則六十九年二月九日半而右移一度。故日循黃道一周起乎此。仍復乎此。而星則稍移。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以示民。不可執古以律今也。故云羸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歷數也。案江氏說甚詳明。惟星辰舉經遺緯。故義未備。史記集解及孔疏皆引鄭此注云。星。五星也。而賈疏禮大宗伯疏謂鄭於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疑鄭注唐時傳寫有兩本。或賈氏記憶偶誤。竊謂堯典專據授時。下云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則星辰自當專以二十八宿十二次言。大傳亦以張火虛昴言之。此經紀天象。則星辰當經緯並舉。大傳以五星為五事得失之驗。明是此經之傳。鄭注以星為五星。辰為二十八宿十二次。與堯典注異。各順經各依據古義。不可易。五星周天年數遠近不同。歷象家所必及。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唐虞夏時固已步五星。惟審矣。近時或疑此句鄭注為誤。失之。

此第七章。陳五紀。

三十六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八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九

曹元弼學

洪範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箋云】皇大傳作王。鄭氏說。王。君也。極。中也。建。立也。王以性情覆成五事。立中和之政。【釋曰】此章文繁理博。分為數節。各隨文解之。釋詁。皇王君也。而皇又訓大。極。中也。字本訓大棟。謂屋正中極高之處。引申為道之中德之至無以復加之義。皇極者。君天下者大中至極之道。皇建其有極者。人君建立其所有大中至極之道。此疇別無計紀數題目。蓋脩身則道立。即視聽言貌思之各得其中。以為政於天下。致中和贊化育者。江氏云。五行傳以皇極配五事為六。鄭注云。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陽。覆成五行。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正說建極之誼。言性情者。性中也。情者性之發也。發而中節則和。案五常之性發而為喜怒哀樂之情。各有自然之節以敬用五事。而五倫各盡其道。萬事各得理。是為無偏無頗至中之道。王者所以繼天立極以為民極也。孫氏云。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是皇極為道君之中。皇建有極為君立其中也。愚謂聖人之道莫大乎中。易有太極。極中之道。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云三極之道。在易六位。五天道為上中。二地道為下中。三四人道為互體之中。而復初見天地之心又為消息最初之中。君子時中。則六爻隨所處而各得其中。皇極居九疇之中。乾元之位乎五也。五事與君德相配。君德之見於二也。五行為九疇之始。消息之起於初也。皇極正。九疇敘。如六十四卦之皆成既濟而彝倫敘天下平矣。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箋云】斂。聚。時。是也。釋詁 馬氏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史記集解 史遷敷作傅。厥皆作其。【釋曰】敬用五事立政得中所以斂時五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以致五福之道布散賜與眾民。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孫氏云。五福。謂五者皆備。下文鄭注福之言備也。案五者來備。則天下並受其福。傳稱夏后氏之世司祿益食司命益年是也。敷作傅

者。廣雅云。傳。數也。古多通用。以上四句。疑禹之本文。以下箕子所演。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史記集解作女異於馬。據集解引鄭注。疑鄭本與史文同。【箋云】馬氏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史記集解 史遷汝皆作女。【釋曰】言惟如是故其眾民於汝取中正之道。被其德教。心悅誠服。則而象之。所謂則而象之立我烝民莫非爾極。羣黎百姓徧為爾極德也。江氏云。眾民不但于女取中。又賜女以守中之道。鄭解保為守。云又者。承上而言。案馬鄭義同。集解各引其半。相兼乃具。錫。賜也。與也。上與於曰下錫。上文天乃錫禹及錫厥庶民是也。重其事則下於上亦曰錫。堯典師錫帝及此錫汝保極是也。賜女以守中之道者。謂民日遷善歸其有極。菑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永永治安也。厥庶民于汝極。易所謂各正性命。錫汝保極。所謂保合太和也。箕子自稱曰我。稱武王曰汝。以師道自尊。且伸我罔為臣之志。下文凡言我者皆指武王。言皇言王者皆泛論君道。正名之嚴。尊道之恭。皆足為萬世法。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箋云】史遷無皆作毋。【釋曰】江氏云。人。謂臣也。凡其眾民無有淫泆為朋黨者。臣無有比周為德者。維君為中道以示之則故也。案庶民于汝取中。則皆以敬業樂羣論學取友為朋。而無有以慢遊放佚不祥少年相聚為朋黨者。在位之臣皆以忠信正直為德。無有以結黨營私造民大譽為德者。惟皇作極有以深塞亂源也。皋陶謨云。慢遊是好。朋淫于家。所謂淫朋也。堯典云。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所謂比德也。易比卦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此比之正者。論語所謂周也。又曰比之匪人。此比之邪者。論語及此經所謂比也。春秋時比周多不別。孔子本此經正其名。 此第八章第一節。言皇建有極而民從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箋云】猷。謀也。釋詁 馬氏曰。凡其眾民有謀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史記集解 【釋曰】上言人君脩身以為民極。而安民之要在於知人。故此言尊賢育才之道。凡謀民有略有作為有操守者。汝則當思念之。所謂反側晨興求賢若渴也。馬云有所

[library seal]

趣舍者。江氏云。有謀有為是有所趣。有守則不為不義。是有所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箋云史遷罹作離。大傳協作叶。罹作麗。易彖傳離麗也。釋曰有猷有為有守。協于極也者其次雖不能盡合於中道而亦不為過惡以麗於罪咎。君則當寬容以受之。使益修德學道增長才識以協於中。所謂舉善而教（句）不能則勸也。罹俗字。當作離。離附麗也。皇。君也。皇則受之與女則受（念）之文例同。或訓皇則為大法。失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五

箋云而之言汝也。（中庸鄭注）史遷康作安。（釋詁）攸作所。釋曰江氏曰云。康。安也。女其安和女之顏色以宣示人曰我所好者德。使明知上之所好而從之。庶能叶于極也。夫然後女則予之以爵祿。是則人斯期勉于君之極矣。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禮記緇衣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民輒從上之所好也。案此中皇則受之之義。不罹于咎之人雖未協於中。然志於仁而無惡。其質性近於有德。君和顏以宣示人曰予所好者固德。是人既可進於善。汝則錫之爵祿以誘勸之。是人既知上之所好。又感恩遇教誨。斯其奮勉以歸皇所建之極矣。此人君作育人才振興風教之要道也。或曰。而康而色。據人君言。中庸引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鄭注云。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之人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曰予攸好德。據人臣言。其人自言我所好者德。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人君敬以脩身。寬以接下。所好在德者福之。而天下莫不勉於德矣。諸家說上文容作聖之義移以說此經則甚當。

六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釋文畏。徐云。鄭音威。）

箋云史遷作毋侮鰥寡。大傳鰥作矜。馬氏作亡侮煢獨。（釋文）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史記集解）趙氏孟子說。煢獨。羸弱者。釋曰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煢同惸。鄭注周禮大司寇云。無兄弟曰惸。王注楚詞云。煢。孤也。大傳史記作鰥寡。此作煢獨。蓋今古文異。要皆羸弱窮民。易為人所侮虐者。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窮民無告。苟不先之。即侮虐

也。王者建極。以德化民。使强不犯弱。衆不暴寡。無或虐煢獨而畏高明。臣下奉法各得其平。無偏頗偏于極也。王者馭萬民。無强無弱。合同而化。其馭羣臣。無責威疏遠。惟德是用而已矣。無毋亡矜繆古通用。鄭音畏爲威者。江氏云。言威以御之。段氏云。謂恐嚇高明以示威。蓋虐煢獨固不可。恐嚇高明以示威亦權術非王道。皆皇建有極所必無。威以御之。亦德威惟畏耳。　此第二節。言尊賢育才。以光大之心行公平之政。孫氏則以無虐煢獨句屬下。謂不侮鰥寡不畏强禦。畏强禦有能爲有卓越不凡之人。亦通。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箋云能。多才藝者。周禮鄉大夫注羞。進也。釋詁史遷邦作國。潛夫論羞作循。曰書云。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而國其昌。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思賢釋曰此更言官人之法當擇其能者而獎進之。厚以養賢而決於退不肖。有能有爲之人本皆有行。君尊任而厚遇之。則其行益進而其才可展。國必昌矣。上言德。此言行。臯陶謨云。亦行有九德。是故王者求人才以德行爲本。古之所謂才者

皆德。如八元八愷是也。羞蓋或作脩。誤爲循。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箋云穀。善也。詩有駜傳周禮鄭説。班祿所以富臣下。太宰注釋曰孫氏云。正人。謂在位之正長。富。謂重其祿。穀者。詩傳云。善也。中庸云。重祿所以勸士。好于而家。謂善於國家。詩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箋云。好。猶善也。言凡其正長。當重其祿使之作善。汝不能使賢者善於家國。是人以此爲其罪也。案王者馭羣臣。必使祿有餘於養而後可責其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若祿薄不足於用。則雖賢者不能無分心於身家。而或以取與稍苟政事偶疏爲罪矣。其弗能有好於國家。君實致之也。然王道不外人情。終窶且貧而能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此惟志行絶高操衍守極廉者則然。不可概諸人人。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制祿中正之道也。若人臣自處則不然。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各有當也。正人。或訓爲正直之人。亦通。若富而不穀。則畜邪人矣。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無好于汝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

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史記集解箋云史遷無作毋。此借字無德字。釋曰既富方穀。可使有好于而家者也。若其處心不善彊禦掊克之人。必無好于而家。於此等人。汝雖富之。貪暴之性仍不能化。其作所為必於汝為咎。鄭云為天子結怨于民者。江氏引月令云。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孫氏云。言非善人。雖厚其祿。猶朘民以為汝斂怨也。案鄭義至為深警。自古及今未有結怨於民而不速亡者。夫然故見不善必退。退之必遠。好字絶句。德字衍。無好。謂無好于而家也。　此第三節。言厚賢而去不肖。以中正之道治國安民。上節以凡厥庶民有猷有為發端。蓋據在野之賢言。此以人之有能有為發端。則據在朝之臣言。蓋申首節民人分言之義。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箋云馬氏曰。好。私好也。史記集解史遷無皆作毋。呂覽引經義作誼有作或。高誘云。誼。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貴公荀子曰。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修身好。壁中古文作㚋。說文曰。㚋。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㚋。女部頗。唐玄宗詔改作陂。宋復為頗。古書引皆作頗。釋曰上言知人安民一出於大中至正。因反覆詠歎以大暢皇極之旨。上文皇極以下五皇字及下文皇極之敷言皆作皇。此節六王字及下以為天下王皆作王。疑古文如是。孔子書經意有分別。蓋王者。天下所歸往也。指實之稱。皇字從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皇極者。大君之中道。美大之稱。皇之義君而兼大。王則直謂君。下文為天下王。猶云為天下君也。要其大義則一。故古今文二字互見。偏。不中也。頗。傾也。遵。循也。義古作誼。从宜得聲得義。中庸曰。義者宜也。謂義為誼之借。聖人心能制義。得人心之所同然。合事理之宜。為天下法。故天下人民皆當無偏邪無傾頗以遵王之義。好所當好而無有作私好以市恩。一遵乎王之道。惡所當惡而無有作私惡以立威。一遵乎王之路。道者所錄遵於治之路。好惡皆當合於正道大路。好言道。惡言路。協韻耳。好壁中古文作㚋。假音字。許君明引書假借也。孔君以今文讀古文易為好。用正字。頗唐

九

一第 15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反王句

明皇改為陂。非是。諸家詳辯之。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黨。朋黨。史記集解【箋云】蕩蕩。平易也。呂覽貴公篇高注平平。辯治也。詩采菽傳無。漢石經作毋。蓋全節皆然一作不。平。一作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說苑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至公馬氏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史記集解【釋曰】用情無好惡之偏私。則於人博愛廣敬。是是非非。無有私黨。王道蕩蕩然平易近民。民咸歸之。平平然於事各辨別治理。九共曰。使民平平。使民無敎。是其義。如是則無有反道無有傾側。惟見王道正直而已。蕩蕩平平。形容其至公無私至治無象。正直則指其體。所謂大中也。鄭云黨朋黨者。君子以同道為朋。則仁無不容。義不苟合。無所謂黨。世衰道微。小人同惡相濟以排陷君子。於是朋黨之說起。黨出於偏。偏之極則至於為我害仁秉愛害義。無父無君邪說滋蔓。流毒無已時。而人類同於禽獸。黨之極則至於不知天下有善人惡人。與我善者則為善人。與我惡者則為惡人。惟利是圖。賊賢害民無惡不為。異黨相殘殺人不忌。而天下生民將無噍類矣。此皆人心邪枉之禍。惟王道正直可以救之。平使一聲之轉。詳堯典。春秋傳說祁奚能舉善曰。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與經義最密合。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史記集解述經二句依王氏增【釋曰】王道正直。天下皆遵之。則上下一德。君取人以身。會聚有中之人而用之。臣以道事君。道合則服從。歸有中之君而事之。如此則天下皆會歸於中。所謂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歷民于汝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而休徵並應。五福並錫矣。此第四節。詠歎淫泆以贊皇極之義。與皋陶謨帝庸作歌孟子引夏諺大傳等書引唐虞夏歌謠相似。其諸自禹以來敷暢皇極之旨以為言。為上下同誦之訓。而箕子述之歟。抑箕子發揮皇極之旨數陳其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如易文言傳潛龍勿用下也二節精理妙義紬繹無窮矣。抑又思之。自章首

以來數節。上皆言其當然。下皆戒其毋然。首節舉全章大義。皇建有極。庶民于汝極。言其當然也。下云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戒其毋然也。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云云言其當然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戒其毋然也。有能有為。使羞其行。云云言其當然也。無偏無頗。云云戒其毋然也。如此則此節可與上節通合為一。而其言更旁皇周浹。有志氣塞乎天地之象。實全章之總贊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箋云 史遷皇作王。敷作傅。彝作夷。其訓作其順。馬氏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為順也。史記集解 釋曰 上文無曰者。既言而更端之辭。敷言。敷暢之言。即上文無偏無頗一節十四語也。言此皇建有極敷暢教令之言。是常道。是大訓。於天道其順矣。皇極字馬鄭本同。史記作王。文偶參差。義無異也。馬氏亦以王者訓皇字。皇王皆君也。惟訓極為盡。所盡者雖即大中之道。而立文則與上不倫。鄭義殆不然。敷傅彝夷同音通假。其訓之訓史公則作順。蓋所受古文說。下是訓亦然。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箋云 史遷敷作傅。是訓作是順。馬氏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史記集解 說文曰。近。附也。辵部 釋曰 皇極之敷言。庶民奉為常訓。是即凡民於皇取極敷陳誦法之言。是順承是率行。以附近天子之德光。謂並受天子所錫之五福。所謂附日月之末光也。馬氏以上敷言為布告於下。盤庚所謂王播告之。此敷言為下陳言於上。堯典所謂敷奏以言也。皆極盡大中之道。於經文不甚協而理亦不爽。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箋云 大傳說。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漢書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刑法志 說文曰。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王部 釋

曰庶民皆順行皇極之言。以蒙天子之福。則皆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所歸往。民皆尊之如父
親之如母而歸之。則為天子。若逆天暴物。肆行不
道。使民不聊生。視如仇讎。散灼而去之。則為獨夫
矣。是故先王勤恤民隱。以保赤子。則建極保極。上
下同慶。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此第五節。承上
節所敷之言而深贊歎之。 以上第八章。陳皇極。
又案皇極居九疇之中。九疇皆統於皇極。而前四
者為體。後四者為用。三德正直剛柔。即五行之德
發為五事者。所用之臣即任八政之人也。稽疑即 十五
五行五紀之占。庶徵即五事之徵。五福六極則休
咎之實應也。若以九疇三三分列之。則五行天道
也。五事人事也。八政王政也。五紀天道也。皇極人
事之統也。三德王政之用也。稽疑天道也。庶徵人
事之驗也。五福六極王政得失之報也。

六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中平之人。詩鄭風羔裘疏 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
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史記集解 剛則強。柔則弱。此陷于
滅亡之道。非能也。集解 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
此箋云 馬氏克。勝也。釋文 漢石經三德上無六字。今文尚書

上皆為數月字石經殘碑並載者。遡堅可靠者。釋曰 上五事皇極言人
君修身以道。所以立根本。此三德言取人以德。所
以成治功。三德即皋陶謨之九德。彼經云。亦行有
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取人之道。先
德而後事。其下歷舉九德之目。渠括之。此即經三德。下
又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
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立政亦稱有夏觀俊
忱恂于九德之行。明以九德為人臣之德。詩羔裘
三英粲兮。傳曰。三英三德也。亦據人臣言。蓋禹皋
古訓。箕子演之。周公稱之。詩人述之。是最古經義。
詩毛傳書鄭注義正脗合。但一曰正直三句舉三
德之目。平康正直三句別三德之用。皆專就臣言。
而沈潛剛克二句言剛柔迭用。同歸於正直。以成
大中之治。則義兼上下。蓋聖學之要。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變化氣質。克去私欲為主。盡其
性而後能盡人之性。使各成其德。故左傳漢書引
此二句之義。君臣兼施。以治性為治事之本。諸家
說各得一偏。今分別著之。德者性之德。內得於己
外得於人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為性。而所得陰陽
五行之氣。純駁或不能齊。故其德有三。正直剛柔

皆德也。正直者中正和平。自然近道。積學易以成德。無待克治。克勝也。能也。剛柔皆美德。而偏剛偏柔失其正。必以學力克治之。剛者勝之以柔。柔者勝之以剛。剛而能柔。則剛德成而不失之強禦。是謂剛能。柔而能剛。則柔德成而不失之懦弱。是謂柔能。如是則同歸於王道正直之極。而可以成治立功。詩烝衆疏引此注中之云。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江氏云。昭二十年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惟能和政。故可以成治立功也。案三者。三才之道。正直者。太極本體。乾坤合於一元。一陰一陽之謂。六畫定位。既濟之象。人性之善所本。人德也。故曰人之生也直。剛者。天德也。乾六爻純陽是也。天為剛德。猶不干時。乾六爻二四上匪正。變而之坤。則成既濟。以爻位言。則剛得中。此剛克之義。柔者。地德也。坤六爻純陰是也。至柔而動也剛。坤六爻初三五匪正。變之乾。則成既濟。以爻位言。則柔得中。此柔克之義。上五行以陰陽相並俱生為義。此三德以陰陽相克為義。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法言云。勝己之

私之謂克。克所以能。咸與陶謨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之等。而即能也。能即克也。九德皆言而雖正直者亦必加以學問而後成能也。皇建有極用人之法盡於此。自古聖賢英雄拔取人才。必先觀其心術性行而後可以量能授職也。此上蓋禹本文。平康正直以下則箕子所演。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

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疏 箋云。燮和也。釋詁 史遷弗作不變作內。釋曰。此言用三德之人當各因其宜。江氏云。上經言乂用三德。是謂君之治民當用三德之人以治。然則三德當屬臣言。故鄭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云使不失舊職而已者。安平之國無事紛更。故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但使守其舊職而可矣。云不順孝敬之行者。爾雅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言不友則不孝可知。云不順孝敬。云使剛能之人誅治之者。若周禮大司寇職所云刑亂國用重典也。云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

之者。中和之行當寬以御之。故使柔能之人靜以鎮撫之而已。衆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故平康之國使正直之人治之。俾率由舊章。剛克柔者其質性本剛。故彊弗友之國宜使治之。以鋤凶暴。然剛而能柔則以義服人而不失之殘。民畏而愛之矣。柔克者其質性本柔。故變友之國宜使治之以懷善良。然柔而能剛則以禮正人而不失之慢。民則而象之。知變和近於大中。其有未合則稍稍正之。王者用人務使人地相宜。此其準也。上文及此三句據用人言。本文自明。合以下文語意。證以參閱讀。更無疑意。九漢古訓於此亦無異說。或議鄭注非也。變作內者。段氏謂古音相近。愚謂內本言內心親愛。猶孔子閒居云內恕。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箋云】史遷潛作漸。沈或作湛。克或作剋。漢書谷永傳 春秋傳甯嬴說陽處父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文五年左傳 漢鄭興上疏曰。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後漢書本傳 鄭注當同之 此一義 馬氏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史記集解 鄭注說未盡 此又一義

【釋曰】上言三德之用。剛克柔克與正直並言。此中言所以剛柔互克以歸於大中之理。故不及正直。但舉剛柔。且上言治人。專指所用之臣言。此言治性則爲上下通義。此經鄭注無考。據上注云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則是剛柔相克以成能。與馬注剛柔各分言者異。孫氏引左傳而申之。謂周人說此爲治性之事。意以沈漸地道。近弱。當以剛勝之。高明天道。近剛。當以柔勝之。乃成德也。谷永傳永說王音曰。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要由從順所執不彊。此亦用洪範沈漸剛克之義。又引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又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餘而彊其所不足。又云舜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孫以克爲自克。其理甚當。但治性而後治人。乃上下通義。觀左傳甯嬴之言及漢谷永鄭少贛等並引此二句之義。明治性之道君臣所同。其言與鄭義皆合。孫氏必謂專據君言。且混鄭義於馬。似皆失之。經言君德。五事皇極已備。皇建有極。故用人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沈潛二句。正從建極中引而申之。

焉得以君不先自治爲疑。皐陶謨上言愼厥身脩下言知人以九德。正與此同。馬注則探下文威福爲說。沈湛潛漸音同通用。　此第九章第一節言用人各得其宜。以成大中之治。又以大中之道治性成德。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此凡君抑臣之言也。（公羊成九年疏）作福專爵（公羊疏作慶）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史記集解）（公羊疏）箋云馬氏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史記集解）作福作

威就先威後福爲異說。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後漢書本傳）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或作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反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並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及成康。（漢書本傳）釋曰。上言敘人以德。此言敘臣以禮。夫生民而立之君。必得臣以

以共濟。君臣之義。人治之大。一有紕繆。則天下之民並受其亂。亂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上天下澤履。辨上下定民志。此大中之道萬世不易者也。惟辟作福。天命有德。福所當福。爵人於朝。與士共之。賞一人而天下勸。不敢動用非德也。惟辟作威。天討有罪。威所當威。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誅一人而天下戒。不敢動用非罰也。惟辟玉食。玉者以天祿養天下之人。八政以民食爲首。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遵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惟正之供。備珍美以致孝鬼神。禮者食賓客。燕賜臣下。而羞服之式

亦均節有定制。以昭典禮。所謂玉食者如此。然猶深思稼穡之艱難。非厲民而以自養也。皆作所當作。食所固有。慶賞刑威之柄。上下奉養之節。皆君制之。而臣奉行遵循之。莫敢專且踰。故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上文褻友柔克宣上德以施澤於民。非私作福也。彊弗友剛克申王法以爲民除害。非私作威也。平康正直。康潔恭儉以爲民表率。使民甘其食美其服以順帝之則。正人既富而穀。有餘以爲睦姻任恤之用。自無貪黷僭侈下食上珍之失。夫如是則禮達分定。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諸侯

制節謹度。卿大夫士言法行道。忠順不失以保其
社稷宗廟祭祀。世無禍患。民無傷危。孝經所以維
持君臣安輯邦家者在此。惟皇極之君任賢使能
使人心皆協於極。人材皆歸於德乃能然。故經承
皇極後於三德下著此義。若皇之不極。所任非賢
則人臣懷利事君。竊取權勢。覬覦非分。自覆身家
敗國殄民。將如下文所云矣。辟謂天子亦兼諸侯。
諸侯於國內亦全乎君也。鄭云凡君抑臣之言。治嘆本
兼天子諸侯而言。威福先後互易。蓋今古文異。王（君上之言寫脫尊字）
肅云說推論經義。深切著明。足為昏惰之君任用

二十三

憸人之戒。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

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公羊成元年疏 箋云 馬
氏曰忒。惡也。惡 釋文 史遷無之字。辟作辟。漢石經凶上
有而字。忒一作慝。王肅傳 釋曰 惟辟作福作威。作所當
作也。惟慎重出之。惟辟玉食。食所固有也。猶謂節
用之。若臣而作福作威。則是擅權妄作。以私恩要
結人心而愚弄之。以私怨翦除異己而殘虐之。臣
而有玉食。則是非其有而取之。操奪其君。刻剝其
民。貪婪無藝。罔上無等。如此小則覆家。大且危國
殃民。在朝多官邪。在野多暴民。而大亂起矣。春秋
所以討亂臣賊子。絕惡塞亂防萌杜漸者由此也。
江氏云僻衺。僭差忒疑也。權歸于臣。則下僚諂附
用是傾側不正。民將生心。用是僭差疑貳矣。案僭
差疑貳。誘民將乘機作亂。故馬讀忒為慝。訓惡也。
臣而不臣。其禍至此。況賊民公然倡無君之說。聚黨
橫行。磨牙吮血。魚肉良懦。民之生也不亦難矣。君子
是以知禮之不可以已也。禮者彝倫之所以敘。皇極之
所以建也。　此第二節言馭臣以禮。失之必亂。

二十四

以上第九章。陳三德。

七稽疑。擇建德卜筮人。

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疏 箋云 說文
稽古文作卟。詳前 問龜曰卜。問蓍曰筮。周禮春官敘官注
曰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
也。卜部 筮。卦用蓍也。从竹从巫。巫古文巫字。竹部 俗有作筮 釋曰
稽考。建立也。經言建。後言立。以語意轉重其義而
變其文。故鄭云選擇可立者立以為卜人筮人。漢書
高帝紀云可擇立立之。是其文例。案上文五行五
紀。天道之自然。五事八政皇極三德。人事之當然。

皆無可疑者。然天道有理必有數，人事有常必有變。此天下之所疑，聖人亦不敢自專，故有稽疑之法。因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而筮興焉。卜筮之來遠矣。生民之初，有好惡之性，而未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有趨吉避凶之情，而未知如何則吉、如何則凶。上聖伏羲氏法天地，作八卦，立人倫，興禮教，而後民知如是爲善，善則必吉；反是爲惡，惡則必凶。然凡人之情，其向善去惡也，恆不如其趨吉避凶之切。故作卜筮之法，使知吉凶之將來，而先趨避之。人心之靈，與陰陽氣化順逆之應，有感斯通，捷於應響；而蓍龜爲天下至靈之物，神明而壽，能出其象數以示人。得失之報，歷歷不爽。於是人心知吉凶之所在，而遷善改過，自不能已。此天下之牖民，而聖人以先覺覺之。且卜筮必出於誠，必將以敬，而所卜所筮之事必出於義，否則不告。故嚴君平之卜，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弟言依於悌。此理之至正，絕非後世私智小數所可同日語也。

二十五

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圛，曰霁（鄭本見疏），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徐本皆依史記集解所引鄭本作霧，據疏改霁。）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霁、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霁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也。（史記集解。疏引大同，而字句不如集解之明確，惟四有字聲近常圛明二句可補入，周禮太卜疏引多異。箋云）

史遷圛作涕，霁作霧。周禮太卜注引霁作蟊，克作剋。悔古文作𢘓。說文曰：圛，回行也。从囗，睪聲。尚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口部）霚，地氣發天不應。从雨，敄聲。（雨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𠧪，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𠧪。从卜，每聲。𠧩，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卜部）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衛宏說。（用部）馬氏曰：占，筮也。（釋文）今本濟作霽，圛作驛，霁作蒙。又先蒙後驛，占之用無之字，忒作忒。【釋曰】命者，舉其名，謂舉卜兆筮卦四氣體之名，而使分別其義例，以考校其道之精否，取其優者立爲卜人筮人。（命）如今人命題之命，與禮經命龜命筮之命異。卜兆若何分別，不可得詳。筮卦則如彖傳動乎險中、險而止，象傳雲雷屯、山下出泉蒙，春秋傳風爲天於土

二十六

上天為濟以當日之等皆分別貞悔之法必審此乃立之江氏云鄭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蒙克也者言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為占者之用也據此則鄭本作卜五占之用與史記同偽孔本脫去之字非也釋文引馬注云占筮也是以占屬貞悔則馬以占之用二為句矣鄭不從之者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口然則占本為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但兆卦皆有繇字皆須推究故卜筮皆得言占故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又禮士冠篇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是筮卦亦云占也此文與衍貣對舉則占為占兆衍為推衍卦意不得以占屬筮故鄭以卜五占之用為句為逗非也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者鄭注周禮占人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然則謂兆之氣色濛鬱形象如欲雨然也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說文云霽雨止也故知兆象如雨止之狀得名為濟也云圛者色澤而光明也者案鄭箋載驅詩云圛明也又注周禮占人云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此言色澤而光明則是吉兆矣云蒙者氣不釋鬱冥冥也者說文雨部云霚地氣發天不應也蒙猶[illegible]覆者然則蒙是氣不揚起也兆氣如之故云氣不釋鬱冥冥也云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者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一曰祲鄭仲師注云祲陰陽氣相侵也兆名為克如彼陰陽之氣相侵犯也易卦乾下坤上為泰坤下乾上為否泰彖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否彖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是卦以下為內上為外也蠱卦巽下艮上巽為風艮為山僖十五年左傳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曰貞外卦曰悔說文卜部亦云悔易卦之上體也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者晦是月之終卦終于

二十七

上猶月終于晦故上卦曰悔取終之誼也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貣者易繫詞上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說卦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衍貣者謂推演之以廣其誼以盡其情狀易繫上云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又云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是之謂衍貣與案濟有止義易既濟象曰終止則亂莊子齊物論曰厲風濟則萬竅為虛濟止也鄭釋為雨止則以濟為霽之借濟者雨止而雲氣猶在上圛則色潤澤而光明說文云雲半有半無則日明而雲氣將盡散矣文記圛作

二十八

泲詩載驅齊子豈弟。𨻳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圛。疏六洪範卜兆有曰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為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圛。于古文則為悌。案悌从弟聲。涕則悌之誤。江氏王氏謂古文立心與水相似故誤。是也。據疏則此經今文作圛正字古文作悌借字。鄭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圛。謂古文借悌為圛。猶借濟為霽。孔君以今文讀之知悌為圛之借字。賈景伯傳其說。考正今古文異字。定此經當作圛。許君說作說文從之。史公從子國問故。錄其本文作悌。而傳寫誤為涕。或又誤為決。見集解引徐廣說。六朝

二十九

唐初賈侍中書或尚有傳本。且漢石經唐時具存。況衛今古文自必檢及。疏說當有據。書以悌為圛。猶詩以弟為闓。毛詩亦古文用字正同。故鄭引書証明詩豈弟當為闓圛。訓為使衆開明。與發夕相對。以附毛傳。此孰詩疏中之。段氏則謂鄭箋以字衍文。謂今文悌字古文作圛。甚論漢師條疑正讀之法甚詳。宜與舊說並參要之圛與易之易音鄭易聲韻。易與弟聲通。圛讀如易。猶周易之易變易易簡二字音古音不分去入。故鄭讀詩弟字為圛。與濟濔韻也。霽者氣不適釋相應鬱乎冥冥。謂陰沉之氣不解散。與圛明正相反。易家所謂蒙氣。故鄭讀若蒙。周禮注作霧借字。史記作霧俗字。說文讀圛若驛擬其音。鄭云霽聲近蒙。則兼取其義。後人概以霧驛蒙改經字。蔑古且無分別。失之甚矣。克者如陰陽氣相侵尅之狀。作尅者尅之俗。此五者卜兆之象。王氏云疏以雨兆有金木水火土之象。不知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疑五者不知孰為金孰為木孰為水火土也。致占人體色墨坼四事。太卜注以色即雨霽等。則雨霽等非體。故賈疏以體為金木等。此疏混色入體。已覺小誤。俗儒紛紛各以五兆分配五行。不足辨。案貞从卜問正也。故訓為正。𠦪从每聲。即悔省聲。故經傳多假悔為𠦪。詩正

三十

詩必戒其失正。失正則悔。易氣從下生。正其本爲物理。故內卦為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外卦曰悔。失正者變而之正。則六爻利貞而無悔矣。此二者筮卦之體。衍貳者鄭訓貳為變。則字當作忒。詩瞻卬傳云忒變也。集解引鄭注作貳。蓋借貳為忒。或引者從史改之歟。王氏云說文忒更也。訓更則有變義。故鄭以衍忒為因卦象之變衍之也。案貳忒音同。古多假借。國語晉文公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謂筮得屯與豫二卦。屯在屯卦為貞。在豫為悔。旬空季子之占辭。即以貞悔衍貳之法推。就周易高建歸又占法亦從可推。易象多變。其理深廣。詳易變釋。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史記集解 卜筮各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偽孔大義出 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作為卜筮。春秋傳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左傳 正義偽孔從衆 釋曰。時是也。立是明於兆卦者為卜人筮人。卜有三兆。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筮有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此蓋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有此三法。卜筮兼用之。以參考吉凶。故卜則須明三兆者各一人。筮則須明三易者各一人。占之。蓋三兆三易理本相通。雖吉凶互異。推其道者自

三十一

能貫通。別擇。禮士冠士喪卜筮下皆云旅占。旅衆也。與鄭共占之。謂卜得一兆與掌三兆者共占。筮得一卦與掌三易者共占。經所謂三人占也。鄭云卜筮各三人。衆經之為言。謂各三人占之。非三人各卜一龜。三人各筮一卦。金縢云乃卜三龜。謂於太王王季文王之前各卜一龜。非常法也。孔疏失之。士喪禮云占者三人。與此經同。三人之占若所言皆同。自無疑義。其有不同。則從二人之言。蓋所立三人。必其學問精通。才智相等者。無可斟酌。故從其多。傳所謂善鈞從衆。此必古相傳書家微言。若賢智不等。則當從善不從衆矣。蓋探賾索隱。不可偏任一人。而三占參考其善。又同。則祇得以多者為吉凶之正。不敢以意去取。慎之至也。近世邪說巧借此文。謂當取決多數。於是羣不逞之徒。潒朋比從。及易著道。禮作感禍。而側頗僻僣忒之禍不可止矣。此洪範之罪人也。　又案三兆三易作於何時。鄭君但著杜子春說。而不敢定從。愚謂周易首乾。創於伏羲。取天道周普之義。神農史其次首艮。謂之連山。黃帝又更其次首坤。謂之歸藏。禹時所占易蓋此三易。其後夏殷及周文王因此三易而繫之辭。當箕子時。文王之易未行。連歸參用。夏殷易周易則惟據伏羲之卦而已。周禮作於周公。則當兼羲農黃帝及夏殷周言之。詳易箋辨。

此第十章第一節論卜筮之法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卿士。六卿掌事者。疏 箋云 史遷乃作汝。今漢石經作氏。白虎通曰。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得。然後問於龜蓍。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者。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當汝則有疑。謂武王也。禾曰。龜之為言久也。蓍之

爲言耆也。此天地之閒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蓍五行傳曰：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焉。龜之爲言久也，千歲而靈，偕大論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以義，偕歟又曰：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是即人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吳同是尚。列卜〔釋曰〕此正言稽疑之事，言汝若有大疑，必先謀及乃心，本義理之正，深察時我善惡者出之所終始，然後謀及卿士，以集衆思，廣忠益，又謀及

三十三

庶人，以觀人心之所向背。如是而或衆論不一，疑不能定，然後謀及卜筮，齋戒以神明其德，借至靈之物以達精誠於鬼神，庶幾卜兆出其象，而未來之吉凶人所不能決者，可得而稽焉。鄭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六官所掌治教禮政刑事，統言之皆事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箋云：馬氏鄭注本也經疑，文逢身作而吉，子孫作而〔釋曰〕五者皆從，是人謀鬼謀皆同，故曰大同。吉之至也。不稚於其身，且於其子孫。逢，古漢人所引皆建請。逢，遇也。謂子孫性遇吉事。李氏惇讀逢字絕句，謂與從同韻。依馬氏訓大之義，肢孫皆從之，亦通。謂保世以滋大也。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善不善必先知之。鄭君曰：蓍龜之占爲至誠能知者，出聖人之謀及卜筮也。蓋如是，故大同合人鬼之謀，下文三言吉亦以人謀驗之蓍龜，自非然者，南蒯妄覩黃裳之吉，崔杼甘蹈大過之凶，其自禍惟均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三十四

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史記集解〔釋曰〕此三者，無論出於君，出於臣，出於民，與龜筮並合者皆吉。是其謀之成藏者也，故行之皆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此逆者多，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史記集解〔釋曰〕此人謀既逆者多，而龜筮又不同，難以決定，作於內猶可吉，作於外則必凶。江氏謂若筮從龜逆則作內亦凶。據左傳筮短龜長爲說。然彼專就立驪姬一事言之，則卜之義長，筮之義短。實則獻公惑志瀆神，故神敗筮不吉耳。蓍之德圓而神，非必短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皆與人謀相違，非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史記集解 箋云

五行傳曰：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釋曰：一從一

違，猶可行，或龜筮共違，則必以知欲私勝之蔽。龜筮雖

明，告之而不協，如入罟獲陷阱之中矣，而莫之知辟

見於春秋傳者多矣。凡卜筮之道，非義不為，不誠不

告，瀆問不為。以皇極之君，皇德之臣，敬天憂民，清明

在躬，則稽疑無不明矣。此第二節

論人謀鬼謀從違吉凶之事。以上第十章，陳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庶草蕃廡。

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

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

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疏 詩衛斷之不疏

箋云：史遷暘作陽，燠作奧，敘作序，蕃作繁。或引史記

曰時五者來備作五是來備四字。後漢書李雲傳荀爽傳注 說文：蕃

廡作繁無，曰：無，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

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

林部 釋曰：稽疑求諸幽，庶徵驗諸明，皆天人相與之定

理。惟天陰騭下民，人心善惡與天道吉凶息息相通，

如影隨形，如響應聲。王者代天地為民父母，相協厥

居。五事視聽言貌思，根於心，發於政，以治人，所以行天地

五行生物之氣，其事得失，一一於五氣之來應驗之。

福極之至於是乎先見，故曰庶徵。雨暘燠寒風，五行

生物之氣也。雨本水也。春氣至則水氣上升而普施，

物得之而生殖，故雨為木氣。暘本火也。秋氣至則火

氣下凝而乾燥，物得之而堅成，故暘為金氣。燠與寒

對，則為暑。夏大暑，萬物畢生也，故燠為火氣。冬水旺

而陽在陰中而凝，於易乾起坎為寒，為冰，故寒為水

氣。地起氣為風，風行無所不徧，雨暘寒燠皆由風變

易。如水火金木皆載於土，故風為土氣。鄭說本大衍，

理至精。暘作陽，燠作奧，並借字。曰時五者來備，惠氏

據後漢書注引作五是來備，訓時為是。江氏述之，云

言是五者備至，各順其敘，則庶草蕃滋豐茂。段氏

謂今文作五是來備，古文作曰時五者來備，其義則

同。李雲引作五氏，是之假借字。荀爽引作五韙，是之訓

詁字。敘序、蕃繁同音通用。蕪，無之偽。後世以無為有

無字，而本義廢，且隸變失其本形，或不識矣。偽傳以曰

時絕句，不知馬鄭訓如何。或謂五者皆徵之時，故總以曰

時，各以其敘謂得時也。文義亦不慊。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箋云史遷無作亡。釋曰江氏云。極備即所謂恒也。五者之中。一者極備或一者極無。皆凶。史公無作亡者。詩谷風何有何亡。以亡為無也。

曰休徵。

箋云善行之驗也。（漢書五行志孟康注）釋曰上總列庶徵之名。此分別其休咎。江氏云。休徵即下文時雨時暘之屬。是由肅乂哲謀聖所致。故云善行之驗。案休。美也。吉也。徵。猶效驗也。五事得則美善積而吉以類應。時雨時暘等是其徵。咎。過也。禍也。咎徵。惡行（一應依舊）之驗也。五事失則過惡積而凶禍以類應。恒雨恒暘（全）等是其徵。

曰肅。時雨若。

若。順也。（詩正月疏）釋曰江氏云。貌曰木。肅則貌事得。貌事（得）則木氣應。故時雨順之。案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故春生之氣得而時雨應之。

曰乂。時暘若。

箋云史遷乂作治。釋曰江氏云。言曰金。乂則言事得。言事得則金氣應。故時暘順之。案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言必可行。故秋成之氣得而時暘應之。

曰哲。時燠若。

釋曰江氏云。哲則視事得。視曰火。火氣應。故時燠順之。案嚮明而治。遏惡揚善。故夏假之氣得而時燠之應。

曰謀。時寒若。

釋曰江氏云。謀則聽事得。聽曰水。水氣應。故時寒順之。案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允執其中。則冬藏之氣得而時寒應之。歲功成矣。

曰聖。時風若。

箋云大傳注曰。孔子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納（內）雨暘（同）寒燠（同）之微（江氏徵）。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釋曰江氏云。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猶土之含載四行。故思心通聖則土氣應之。土氣應則時風順之。案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如土氣之調和四時。風行之周乎八方。故聖則時風應之。

曰咎徵。

五事不得則咎氣來順之。（詩正月疏）釋曰咎。過也。禍也。

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善補過則無禍。咎與休對。不善則為過惡。故大傳云厥咎狂厥咎僭之等。以致恒雨恒暘等禍氣順之。此注所謂咎氣也。休咎之行出於人。休咎之氣應乎天。一一可徵也。

曰狂。恒雨若。

狂。倨慢。恒。常也。公羊成元年疏 【箋云】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鄭氏云。肅。敬也。君貌不恭。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五行志曰。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釋曰】雨所以潤澤萬物而發生之。雨踰其節則淹沒朽蠹。是生氣失而反致物死也。易澤滅木大過。是其象。是慢遊放恣之咎所致之咎氣也。

曰僭。恒暘若。

【箋云】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同乂 厥咎僭。厥罰常陽。同暘 鄭氏云。艾。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五行志曰。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釋曰】暘所以斂暑雨之氣。殺止萬物之滋蔓而凝成之。暘踰其節則禾稼乾枯。或蝗蟲為患。是殺氣失而物之將成者反敗。易无妄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其尤甚者。是號令不順僭差失道之咎所致之咎氣也。

曰舒。今本作豫 疏云鄭本作舒 恒燠若。

舒。舉遲也。疏 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公羊成元年疏 【箋云】五行傳舒作荼燠作奧。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荼。厥罰常奧。鄭氏云。悊。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荼。緩也。君既視不瞭則荼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奧也。五行志曰。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今本舒作豫。【釋曰】燠所以長養萬物使之盛大。燠踰其節則人困於溽暑過度而多厲疫。長氣失而反致物夭。是暗昧廢弛賢不肖混淆之咎所致之咎氣也。荼者舒之借。舒豫皆從予聲。音義近。

曰急。恒寒若。

急。急促也。詩正月疏 急促自用也。疏 言由人君急促太酷。

致恒寒之氣來順之。正疏 閩云五行傳曰。聽之不
聦。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鄭氏云。君聽不聽聰
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
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五行志曰。上偏聽
不聦。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
咎急。釋曰寒所以收藏萬物。保養根荄。為來歲發
生之本。寒踰其節。則人不堪其苦。草木枯盡而死
者多。是藏氣失而反致物耗。是急切自用言莫予
違之咎所致之咎氣也。

曰霿。前疏 爾雅釋天疏 恒風若。

霿聲近蒙。前疏 爾雅疏 蒙見冒也。亂 疏 箋云五行傳霿作
霿。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常風。鄭
氏曰。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君思心不通。則
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霿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
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王四時。風亦出內雨暘寒
燠以殖萬物之命。殖氣失故常風。五行志曰。貌言
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
史遷霿作霧。今本作蒙。釋曰風宣土氣以行天施
使雨暘寒燠各得其時生殖萬物。風失其節。則發
屋拔木百穀果實皆傷敗。殖氣失則反為搖落。是

心不通。聖是非冒亂之咎所致之咎氣也。五行傳
於咎徵每條厥罰下繼以厥極。因歷說妖孽禍痾
眚祥而結言維金沴木維木沴金等。鄭注云。沴殄
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
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
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
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
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案氣傷則為對衝
之氣所蔽溢而失其節。故雨暘燠寒風皆過乎物
而為害。五行生氣皆成殺機。而妖孽等以類起矣。

鄭君之言。究洞天人之理。深得洪範垂教之旨。董
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
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是其義。霿霧說文異字。音義皆近。古多通用。
此第十一章第一節。論庶徵休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
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
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

所致尚微。故天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疏箋云馬氏曰言王者所眚當為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史記集解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為不建。厥咎瞀。霿之省厥罰常陰。鄭氏曰瞀與思心之咎同。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養物氣失故常陰也。史遷省作眚。無作毋。乂作治。俊作畯。

【釋曰】上言五事得失之徵。一事有一事之應。若五事皆得則皇極建。五是來備而五福並至。若五事皆咎則王之不極。失眾咎為災。其罰常陰。五極並見而成為弱。其氣為六沴。其禍為六極。故於休徵咎徵之下大陳皇極之事。而八政五紀之義亦包舉其中。曰者。更端之辭者。思察也。史記作眚。集解引馬注字同。江氏云眚。讀如魯語夕省其典刑之省。公羊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皆作肆大眚。康誥非眚乃惟眚災。潛夫論引皆作省。眚省同字。馬言所眚職。則眚實為省察。王者總攝羣臣。故云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案王者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自考省其德行。以省羣臣稱職與否。如歲統四時之月日也。江氏云卿士分職治事如月統于歲。師眾尹正也。眾正之官統于卿如日統于月。案卿士師尹即任八政之職者。故鄭於八政食貨等皆舉其官。司空司徒司寇皆舉其事。官者其職。小大相承。政無不舉矣。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卿各率其屬。庶尹各效其績。如歲統月月統日。此君臣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是也。易變也。以歷數言歲以統月。月以統日。無失經紀以初為常。於以敬授民時。在王政。則皇建有極。百官得宜。萬事得序。而五類並應。故百穀用成以下美應如此。日月歲時既易既盡也。以歷數言則積

四十四

日至月。積月至歲。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至於廢時亂日。在王政。則王之不極。庶事冒亂。下陵上替而六極薦臻。故百穀用不成以下禍敗如彼。非徒雨暘等一事之咎氣而已。畯者俊之借。才德過千人曰俊。章顯也。康寧皆安也。微隱也。易有否泰。泰者通而治。故乂用明。天地變化草木蕃。故上云庶草蕃廡。此云百穀用成。反是則百穀用不成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故俊民用章。家謂國家及天下人民之家也。泰成既濟六位正。故家用平康。否者閉而亂。故乂用昏不明。天地閉賢人隱。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故俊民用微。否成未濟。六位亂。故家用不寧。否之象曰。天下无邦。君臣為五倫之統。君臣之義廢。則五倫將盡廢。天下且無家。民散如鳥獸。而禽獮草薙之禍不可止矣。則不寧之極也。吾為此懼。讀鄭注而益悚然。鄭君（益）歎息痛恨於桓靈之不君。卓操之不臣。而禍亂將未有已。故揭洪（範）之旨以大聲疾呼。其憂患後世之心深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風。土也。為木。配雨。木也。為金。配。故星好焉。（詩漸漸之石疏）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四十五）木克土。土為配。尚配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為暘。（原誤陰）克東方木。木為配。畢屬西方。尚配之所好。故好雨也。（禮記月令疏）是土十為木三（原作八。蓋因下句而誤）妻。木八為金九妻。（周禮大宗伯疏）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周禮大司徒疏）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配。從其配之所好故也。（詩漸漸之石疏引此文略同）疏 箋云 馬氏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史記集解）釋曰 五紀歲月日為王與卿士師尹之象。而星在天衆多則為民象。王氏云。此經所說星。凡二十八宿及衆星皆包在內。

據史記天官書言則列星有太一有三公有藩臣有五官等。而此以為庶民之象者。以恒星甚衆。似下民衆多之象。且民有情欲。故多嗜好。星亦有嗜好。與民之有情欲者同故也。鄭于上文注既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愚謂天本無度。以列星之布於周天者為之節限。於是知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日行於天一度）月與五星行度遲疾皆由此推驗。而歷數出焉。（四十七）天無度以星為度。猶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故曰庶民惟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皇建有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因其好是懿德之心。使之相愛相敬相生相養以各遂其男女飲食男女之欲。如元氣正則暘燠寒風各得其時。然人性雖善而氣質不齊。則所好不能無偏。而好仁好義之心每不勝其好貨好色之欲。徇己之所好以奪人之所好。必致失其所好而反遇其所大惡。如雨暘等之一極備則一極無。而同歸於凶。故民

之所好不可不察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喻民嗜好不同。養欲給求使各得其所。當以大中之道治之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所以然者。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氣為風。則風者土之所好也。而土為木配(妃)也。物情皆好其配(妃)匹。配(妃)所好者亦從而好之。故箕好風而為風師。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氣為雨。則雨者木之所好也。而木為金配(妃)也。配(妃)所好者從而好之。故畢好雨而為雨師。鄭云由所克而得其妃從妃之所好是也。此陰陽妃合自然之氣。人情感物而動必然之勢。聖人因是而達其志。制其偏。而禮政興焉。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云土十為木三妻。木八為金九妻者。凡陽數奇。陰數偶。奇者為牡。偶者為妃。木陽數三。陰數八。金陽數九。陰數四。五行奇偶相妃。猶此姓之女妃彼姓之男。故土十妃木三。木八妃金九。推此則南宮火克金好暘。北宮水克火好燠。中央土克水好寒。可知矣。各順其所好而有節。則時而休。偏任其所好而無節。則恒而咎。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疏月令箋云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此與兩極間正中之赤道異江氏改赤為朱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日(曰)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冬有夏下或有有寒有暑四字。荀悅漢高后紀引釋曰此言皇建有極。當任賢使能。順民心為治。而制其中。如寒暑風雨之得其敍也。日為寒暑。月為風雨。冬夏之分由於日之南北。春秋寒暑進退其間。江氏(而)鄭注周禮馮相氏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案長短之極由于日南北之極。然則南不極則有愆陽。故溫為害。北不極則有伏陰。故寒為害也。月有九道八行。戴氏剖析至詳。江氏王氏具載其說。江氏又云。鄭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者。謂四季土王之日也。合于黃道則與日同道矣。漢志紀月之行止言其四時從青朱白黑之道而不及黃道。故鄭

注補其未備。鄭此注必更有言。不得聞其詳。王者出政必順天時。若明堂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是也。若孟春行夏令之等。謂之反令。反令則必有災。月令具言之。此經說皇極之事。則此言日月之冬夏異行乃是論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案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易所謂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上文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如此則寒暑進退各效其氣。而風雨之行乎其間者不踰其節。猶聖君賢臣順時布令。以禮制中。使民咸安其居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則好惡各協乎王之極。而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矣。

四十九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此疏摘引上注當云故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此處更不複出者隨意刪節姑兩存之）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疏）（史記集解）箋云。天文志曰。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釋曰。日喻君。月喻臣。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焉。地起氣為風。出雲為雨。皆上之天。鄭君觀禮注云。月者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月於七政最近地。太陰之精。故與風雨之氣相感應。月二十七日又幾半日而一周天。每月必有歷箕歷畢之日。行得其道。則風師雨師順時施行。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所謂時雨若時風若。以行乎四時之間。如王者善政善教。臣奉行之。則民和而無志淫好辟之患。若失中道而妄行。移而東北入箕。或東南入軫。則非時之風以興而至於揚沙。其甚則且恒風。或移而西

五十

入畢。則非時之雨以興而滂沱。其甚則且恒雨矣。班氏謂東北東南皆陽道。故風。西陰道。故雨。愚謂東北東南皆土位。木克土。從其好。故風。西金位。其對為木。金克木。從其好。故雨。與鄭義互通。風雨得其宜則不覺其有。是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下無事。其義已包於有冬有夏中。若過中失正。從淫朋比德之偏好而反害於億兆生民之同好。欲以興事之（立）功執此（其）一端用其偏於民。則其勢可驚可駭。如飄（風）如驟雨而禍亂起矣。江氏云。以喻王之不極政教失中。雖從民欲。不能無亂。王氏云。五行傳

曰。王極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日月亂行。
今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正是日月亂行之事。然
則自王省惟歲以下至此。皆言皇極之得失明矣。
案自古憸人往往造民大訾。衆皆說之。雖明君賢
臣或誤從之而生事變。是故民好不可不順。而亦
不可不慎。要以大中之道為權衡而已矣。　此第
二節。以庶徵統歸於皇極。　以上第十一章。陳庶
徵。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

五十一

此數本諸其甚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
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
重為次耳。疏 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
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
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
備者大順之總名。詩既醉疏 箋云 五行志曰。視之不明。
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聰。其極貧。順之其
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
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
極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式說壽富一本先
富後壽。說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
士女所以佼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
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
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建本 釋曰 庶徵者吉凶之
先見。進而不已則福極至矣。福。備也。備者。百順之
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積善則自天祐之。使人所
大欲者皆備。其目有五。極同殛。誅也。積不善則為
天所誅。不得其所欲而盡得其所大惡。如放流之
至於困極。其目有六。福以人所尤欲者為先。極以
人所尤不欲者為先。次序皆緣人意輕重。經文自

五十二

明。人情皆同。故言福則先壽次富次康寧。言極則
先凶短折次疾次憂次貧。不必一一相對。各隨其
欲惡之緩急也。五福由皇建有極。斂之以敷錫庶
民。君民同慶。六極則王之不極。殃及庶民。民盡罹
災。則君無與守邦而弱。故福五而極有六也。王者
思睿則兼包恭從明聰四德。含容覆載。萬物無不
生殖。所謂贊天地之化育。故人皆壽。否則殖氣失
而為凶短折矣。王者聽聰博采衆謀。以利用厚生。
藏富於民。故富。反是則藏氣失而貧矣。王者視明
進賢退不肖。庶政畢舉。如夏大王在天。南風解慍。

萬物皆得其養而長。故康寧。否則善惡混淆。隱患鬱
積。如夏厲疫並作。長氣失故疾矣。王者言從。政教清
明。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使人情莫不好德
以荷天休。利物所以和義。秋殺無非春生。故其福
攸好德。否則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悖
而出亦悖而入。殺氣失節憂必及之矣。王者貌恭。
守至正以敬四海之內。君臣敬則朝廷正。無有邪
氣干其間。天下之人皆知動作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遂生而復性。故其福者終命。否則無喪威儀。
無禮無度。如詩所識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而有殺
氣者必遭凶。體有媚態者必早夭。而服妖及下體
生上尤兆世禍。生氣失常而惡知此本下節鄭注
及大傳注推論之。與漢書說不甚同理亦互通。河
間獻王以此經與論語並引以為教必先富。約尚
書義稱五福以富為庶始。似以對下攸好德。言福以
富為先耳。非必其本先富後壽也。

五十三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
曰弱。

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
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史記集解疏凶短折思不睿
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
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
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
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
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壅。神安而保命。
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
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
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
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
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
大事。故所以弱也。疏

五十四

箋云馬氏曰凶此字當重終也。釋文
五行傳注曰。頑氣失故于人為凶短折。長氣失故
于人為痾。殺氣失故于人為憂。藏氣失故于人為
貧。生氣失故于人為惡。天為剛德。剛氣失故于人
為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五行志曰。常風傷物。故
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
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又曰。奥則冬
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又曰。旱傷百穀則
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又曰。寒則不生百穀。

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又曰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又曰易曰亢龍有悔。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釋曰記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則凶短折自當與壽對。上文云身其康彊。謂無病。則疾自當與康寧對。惟口起羞。言不順則事不成。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傲狠明德邪說淫辭為天下大憂。則憂自當為與攸攸好德對。惰慢邪僻之氣設於身體無狀可憎。死期將至。則惡自當與考終命對。人君體天自

五十五

強不息以仁覆天下生民。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不言強而天下莫強。若不能敬用五事斂是五福。則德不足以庇民。甚且亂政亟行。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民散而弱矣。仲虺所謂兼弱者此也。班氏說貧弱與鄭同。餘則鄭此注多以義言其理至精。班氏多以氣言參合求之。實並行不悖。大傳注所謂殺氣失于人為憂者。明德以慎罰。除暴以安良。則天之殺氣不過節而生物皆成。於人無憂矣。

以上節第十二章。陳五福六極。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九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二十

曹元弼學

金縢第十七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傳在大誥後。釋曰縢約也。束也。鄭說秘書之匱必緘之以金。謂以金帶其外而緘束之。慎重之至也。周公禱武王疾請以身代。卜之得吉事畢納冊於金縢之匱中。戒典守者弗敢言。後成王開緘得史乃大書其事。以金縢名篇。自王翼日乃瘳以上。序所謂作金縢。此篇之本事也。武王既喪以下。則因王啟金縢大悟而終敘其事。自首末。今古文皆總為一篇。古文此篇在大誥前。於文義事理皆密合。蓋孔子之舊。今文在大誥後。以秋大熟未穫以下為周公薨後事。恐周漢間傳聞異辭。辨詳下。

一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箋云史遷說。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魯周公世家）豫。壁中古文作念。說文曰念。忘也。嘽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心部）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曲禮疏引）釋曰既克商後二年。於文王受命為十五年。武王即位之八年也。史公以克商為在十一年。則此年為十三年。

邵訪洪範之年。今定從鄭說。弗不二字古通用。說文
引周書而釋之曰念喜也。蓋古文借悆為豫。孔子
國以今文讀為豫。段氏說是。釋文云本又作忬。悆
之別體。白虎通云不復豫政。蓋讀豫為與聞之與。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欲就文王廟卜。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說。太公召公
乃繆卜。穆。一作睦。一切經音義引 釋曰 王氏云。僖二十四
年傳言文之昭武之穆。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
文王于次為穆。故鄭以穆卜為于文王廟卜也。周
公家 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

二

案下文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則穆卜為就文
王廟卜明矣。繆假借字。睦通用字。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史家集解 周公既內知武
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
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疏 釋曰 時羣臣憂懼。
二公急欲穆卜以探知吉凶。周公精誠內發。別有
深意。止之曰王疾不害。未可以舉朝憂怖之狀駭
我先王也。所以云然者。疏引鄭注文偏而不舉。以
鄭志義推之。蓋公以為徒卜無益。且恐卜或不吉
傳聞於外。人心搖動。故權辭以止二公之卜。而潛
禱三王請以身代。下云公乃自以為功。功事也。雖
內知九齡加三之期。此時王疾應瘳。而天道難必。
或有萬一之不虞。惟求以身代。庶幾至誠所感。天
從其願。且以公壽與王。更當延年。此公之至情可
以格天而不可以告人。故不欲與二公同卜。而自
以禱王疾必愈為身任之事也。蓋公之心知有君
知有兄知有周室。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己身。聖
人倫之至。嗚呼至矣。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

三

立焉。

時為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疏 箋云 馬氏曰。墠
土堂。釋文 鄭志趙商問。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
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鄭答曰。君父
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
於天。中心惻然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
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史遷功
作質。釋曰 自以為功。自以禱王疾必愈為己事也。
鄭志義足補此注之闕。前已申之。禱後雖未以公
代王。而王疾立愈。終九十有三之期。亦可見其至

誠格天。如響斯應矣。史公功作質者。江氏云。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為質贄于三王以代武王。案此正自以為功之實。字異意同也。為三壇（墠）同墠。時周公不欲令人知之。故禱不於鎬京之廟。而急命其私屬至豐除地為壇築三壇於上。遂率諸史馳往禱焉。禱畢而卜。馳歸啟籥見書。蓋公為王心苦而身勞至矣。三壇。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皆南面。別為壇于南方北面為周公立處。君南面臣北面之義也。注云壇墠之處猶存。鄭君遊學周秦之都親見之。

四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植。古置字。疏 箋云 周禮鄭說。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珪。（大宗伯注）秉。執也。（釋詁）珪古文圭。（說文土部）史遷植作戴。珪作圭。戴或作載。（易林需之无妄）釋曰 璧珪所以禮神致敬。江氏云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耘。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是置為今文植乃古字。故鄭云植古置字。又說文木部植字重文作[木置]。从置。是古字植與置同也。案置璧所以禮神。置从直。戴直義近。戴載形聲近。陳氏謂璧必以帛薦之。故戴或稱載。載或稱戴。秉珪若朝覲然。所以敬神也。周公

齋祓奉珪璧乃告請先王。試救之至也。此第一章第一節記周公禱武王疾始末。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策。（疑書作冊集解順史記文改之）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史記集解）三十字一簡之文。（儀禮聘禮疏）諱之者。（謂諱發為某）由成王讀之也。疏 丕。讀曰不。（史記索隱引）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疏 箋云 史遷冊作策。某作王發。遘厲虐疾作勤勞阻疾。丕作負。

五

釋曰 史。蓋太史佚也。冊。以周公所作請命之文書於簡編為冊也。祝。讀以告神也。周公既植璧秉珪。太史乃以所書之冊授太祝讀之。其辭如下也。江氏云。注云周公所作者。以祝詞紓誠之至。非它人所能代為。自是周公自作。偽孔氏乃謂史為冊書祝詞。非是。案爾者。以人對神之稱。禮士虞記適爾皇祖。左傳乞盟於爾大神。文例同。元孫。謂嫡長孫。武王於太王為曾孫。於王季為孫。於文王為子。云爾元孫者。統於所尊。自孫以下皆稱孫也。武王名發。諱之故云某。江氏云。以父前子名之誼。則告太

王王季文王當名武王稱元孫發今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開金縢之書得此冊文讀之不敢斥名而云某後錄書者從成王之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冊書本作發字案泰誓牧誓皆直稱發不諱此獨云某明從成王讀書之史公作王發者蓋史自為文猶堯典帝曰易為堯曰耳遘厲虐疾遘遇也孫氏云厲者釋名云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虐者廣雅釋詁云惡也言遇厲氣致惡疾史公遘厲為勤勞蓋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詁訓言武王勤勞以致險疾也案險阻義同又屬危也厄危

六

也義皆大同丕鄭讀為不予讀與皋陶謨予弗子同謂愛也責咎也怪也意謂元孫受天之命承祖宗之業身繫四方兆民之安危今遇險疾三王慈愛子孫在天之靈自必力救而元孫疾日危人情惶駭勤望一似三王恝置不問且將有不慈愛之故見咎怪於天言此者極見元孫疾勢之可危為三王憂累急當為之請命於天以旦代某之身為請命之質蓋恐時運大厄必有受其禍者願以身當之左傳楚有雲鳥夾日以飛之祥禍當君身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客古有此法但楚昭不欲

移禍於臣則為知命周公為君兄為天下請以身代之王則為至忠至弟至仁義各有所當耳周公至誠所感王疾立愈然天不以公代王者人之精力盛衰與年壽長短必相應故鄭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豫延年天王者一日萬幾精華已竭歸於帝鄉自事常理且天生文王武王周公三聖相繼以成周道蓋久有定期天於武武王九齡加三如文王之志翼日乃瘳從周公之請又三年天下初定乃崩於是周公攝政成文武之德致成康之治天之所以篤周祜者至矣知索隱

七

稱鄭注讀丕為負恐字誤武負即不愛子孫之義若史記作負子則當如白虎通說謂王疾負子民三王不救則無以應天之責馬氏讀丕如字則謂三王有大慈愛子孫之責當為王請命也　又案天尊而三王親疾病死生命懸於天三王斷無不愛子孫之理而祝辭云然者蓋極見王疾之篤人情憂懼若失望於三王而終冀天數之可回求三王為之請命其情辭懇惻視詩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更為迫切讀者當善會其意　聘禮記疏云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不言何篇袁輯繫

諸此。近是。今從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箋云 史遷予作旦。無仁若二字。考作巧。元孫作王發。不若作不如。釋曰 上請以己身代王。此言己善事鬼神。願從三王於天。仁。愛也。若。順也。考。當從史記讀為巧。江氏謂古文本作丂。據說文則古假丂為巧。史記無仁若二字。則丂能當聯讀。索隱世家言周公為子孝篤仁。曾子言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孔子稱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蓋周公自少仁愛順巧。且多材藝。素為人先王所稱。而事鬼神又須多材藝。觀周禮春官大師等等職可見。孔子言祝鮀治宗廟。祝鮀猶可節取。況周公聖人又多能乎。言予仁順巧且多材藝。於事鬼神為宜。乃元孫不如予多材藝。事鬼神非其所長。故予宜代元孫。從先王也。不言不若旦仁者。仁。德也。聖人所同。且不可言兄不若己。材藝。技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為求代王。故可言不若此。聖人辭令之順也。或曰考當讀如字。父為考。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若考。言順祖父也。亦通。公順巧材藝。自幼為先王所喜。祝辭自道之。公時年八十餘矣。對先王言猶若兒時然。此聖人終身慕父母事死如生之誠。其視代王而從先王。蓋歡然若歸矣。孫氏以不若為反語。餘義似迂回。

八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史記集解

箋云 馬氏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史記集解 敷。布也。禹貢注 佑。祐同 助也。說文示部 祗。敬也。釋詁 心服曰畏。曲禮注 墜本作隊。從高隊也。說文自部 史遷爾作汝。祗作敬。寶作葆。釋曰 此言元孫不可死。當長承天命以保子孫黎民。為鬼神之主也。蓋元孫所能。不在多材藝。而在治天下。故乃受命於帝庭。敷政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土。使四方之民無不敬服。嗚呼。民和有政有居得安其所。必使王疾速瘳。無隊失天所降之寶命。則我先王亦長有所依歸矣。古寶保字通。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寶命。鄭云寶猶神者。孫氏云。後漢皇甫嵩傳注云寶器猶神器也。神或作玉。謂命為天地宗廟社

九

稷民人之主也。鄭述經云有所依歸或鄭本與史記同。此亦史公用古文之一端。但下文史所述事多從今文説耳。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箋云 馬氏曰。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史記集解 史遷今我下有其字。歸下有以字。珪皆作圭。釋曰 此告神以將卜。即就也。言今我就受汝命於元龜。欲因龜兆以知神意也。爾之許我。得兆吉。我其以璧與珪歸告王吉卜。以待汝之命。我死

十

而王瘳。則貿命不墜。可永奉珪璧以事宗廟也。若卜不許我。得兆不吉。我無可如何。但斂藏璧與珪於此。歸隱忍不敢言。王疾不瘳。恐天下亂人乘閒爲變。或危宗廟。無以奉珪璧事先王矣。此以情告先王而呼籲迫切。禮記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間。是禮禮神之玉事畢則藏之。此云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蓋將俟王疾愈設奠三王之廟各藏諸兩階閒與。　此第二節。載冊祝文。又案冊辭至誠懇惻。大旨謂元孫承三王之業。受命於天。爲四方民心所敬服。今疾危。爾三王慈愛子孫。自必力救。但恐時運之厄。必有當其禍者。三王無可措手。徒以不能慈愛子孫之過負疚於在天。願以旦代某。當其凶咎。庶幾三王請命可以如願。蓋公不忍言王祿將盡大數難回。欲及九齡加三未滿之時。捐身以延續王命於天。爲三王於無法中設法。孝弟忠仁之至情千載下又可思而得之。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十一

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疏 箋云 馬氏曰。籥。藏卜兆書管。釋文 史遷説。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啓。一作開。書禮卜師注 并。一作逢。論衡卜筮 釋曰 江氏云。就三王而卜。故卜三龜。習。重也。案一習吉謂三龜所得之兆皆吉相重如一也。啓。開也。謂開藏卜筮書之室。籥。所以開藏之管也。啓籥者。開藏以管。見書。見所藏卜兆書也。下云納冊金縢之匱。又云啓金縢之書。蓋書藏於匱。匱藏於室。既以籥啓室。即啓匱而得書。此籥乃

鎖籥之籥。與說文籥訓及闢字皆異。不必牽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書即頌也。每兆皆以三兆之頌占之。故禮經云旅占。此三龜所得之兆既皆吉。及見每兆旅占之頌辭凡九頌亦皆吉。故曰乃并是吉。注云亦合於是吉謂合於是兆象之吉也。并或作逢。蓋今文。逢。遇也。并逢聲轉字變。卜在壇。書在室。蓋公卜得吉。即馳歸鎬京。啟藏視書。此時當即納冊匱中文。退在後者見公視書吉喜甚。急入告武王。故別於後者之。

十二

史公云發書視之信吉。又云開籥乃見書者。蓋初時但見卜人之書。義或不備。開祕府書乃得其審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茲此也。史記集解【箋】云馬氏曰。一人。天子也。史記集解史遷說。周公入賀武王。無體字。罔作無。小子作旦。新命作新受命。無于字。永作長。茲攸俟作茲道。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鄭氏說。體。兆象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釋曰】周公見占書確知是吉。乃入告武王。古文曰。視兆之體。王其無害。予小子新受命于三王。由卜兆以傳神意。惟長終周道是圖。此所俟三王後命。必能顧念我天子。使即愈也。體謂龜兆所見金木水火土之象。詳占人疏。所受命謂卜得吉。惟永終是圖謂觀頌辭之意。知三王惟長終周道是圖。即大誥所謂圖功攸終也。俟即歸俟爾命之俟。俟王愈而已代也。但周公口中惟言俟王愈。所謂能念予一人也。聖人至誠無偽。即請命即俟命。其後王愈而公亦不死。則存乎天也。茲攸俟。史記作茲道。屬上讀。段氏謂今文攸字作猷。無俟字。或然。

十三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疏【箋】云史遷納作藏。說為誡守者勿敢言。翼作明。【釋曰】翼。一作翌。爾雅釋言注。【釋曰】歸自壇歸也。納冊。藏告三王之簡書及命龜辭也。周禮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孫氏云。據此是納冊為卜筮之常事。非公欲為此以待後日之發視也。案

卜筮詳本當納冊。且公求以身代王。不可使王聞。此冊自諸史執事外不可令他人知。公歸啟籥見書。自即納冊於匱。但告王罔害。當與乃并是吉相承。故於此乃著公歸納冊之語。敘事屬文之法當然也。納冊常事本不必書。史因後日成王啟金縢之書大感悟。故特筆為下張本。遂大書王翼日乃瘳。以見公精誠格天。天人相與之故大彰明較著如此。金縢者。冊既入匱。鍵之。又以金絲纏束其外。重秘書也。翼本多作翌古。翌郭注引此作翌。翌釋言云明也。翌蓋昱之借。說文。昱。日明也。瘳。愈也。　此第三節。請命後人

十四

古紬冊。俶明王瘳。　以上第一章。敘金縢本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段氏云。二於字唐石經及注疏各本皆不作于。蓋相承如是。詩于字唐石經亦閒作於。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知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詩疏。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詩七月序疏引作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詩邶鄘衛譜疏。箋云。史遷說。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襁葆索隱曰葆即褓被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釋曰上敘周公作金縢事畢。此以下歷說武王既喪周公遭變避居。成王因風雷之異開金縢之書感悟迎公以終之。且為下大誥諸篇張本。武王既喪者。既終也。謂喪服畢也。自疾瘳至此凡六年。故史為檃括之辭曰武王既喪。與顧命書成王崩立文異。史公以既崩釋既喪。則以為武王初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流言即起。王氏云。定四年傳云。周公為太宰。禮。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流言者。如水之流。儒行云。聞流言不信是也。江氏云。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閒。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謂武王崩嗣幼。次當及己。今己為監于殷。而公居攝。疑公蓄異志而豫遠己。故有是流言。案管叔為人蓋才足使而設心不善。當武王時其不善之端未形。故武王使之使之監殷。逸周書克殷後年王在管。蓋告以綏靖殷民之道。是

十五

監殷之使實出武王。但武王事周公皆相之。故陳
賈言周公使管叔監殷而孟子然之。武王周公以
為管蔡等同母昆弟。親愛之至。委以監殷重任。坦
然無疑。不意其包藏禍心。覬覦天位。讒害同氣。君
子以管叔為有篡奪之心而後動於讒。與漢昭帝
時燕王蓋主誣陷霍子孟同。成王當時雖不及昭
帝之明。而卒感悟迎公。管叔等知流言不售。懼王
誅將加。遂挾商奄以叛。流言與叛異時異事。而流
言實為叛所由起。嗚呼。利誠亂之始也。均是文王
太姒之子。武王周公之昆弟。而利令志昏。遂蓄異

十六

謀。言為心聲。利之一字。是其病根。其流言與國。非
惜公也。將不利與王以自利。不得不去公也。使其
設心王（正）與周公相反。公求以身代武王。身且不惜。
而安知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之為利。其後攝政七
年。日夜孜孜。又安天下。教誨輔導成王。使能擠迹
於文武。而歸之政。蓋公惟以利王室利天下為利
而已。無與焉。聖狂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鄭云
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者。文王武王周公三聖相
繼。以成周道。致成康太平刑錯之治。此天命也。管
蔡等不知。而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謂天位可
以詐力取。故非毀周公而流言起。史公云成王在
襁褓中者。此強極言其幼小。非實事。襁褓中不過
二三歲。越二三年不過五六歲。下云為詩貽王。豈
其能解。未敢誚公。亦豈所知。記云抗世子法於伯
禽。若襁褓中焉用抗法。蓋秦漢間說成王周公事
多傳聞異事。實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歲。據此
一端。今古文說異同。可以實事求是。平心推核矣。

十七

又案商代兄終弟及。實啟骨肉相殘之禍。周公
立人倫禮教之極。武王疾亟時謂公曰。公兄弟
相為後。公垂涕恐懼拱手辭。其後制禮。遠監殷
代之弊。近懲管蔡之亂。定傳子之法。貴嫡重正。喪
服天子諸侯旁親皆絕。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
以其戚戚君。而為人後者必為之子。所以正倫理
篤恩義。以尊尊保全親親。意深遠矣。春秋大居正
本此。　此第二章第一節周公遭流言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釋文辟馬　鄭音避
辟為避居東都。馬同釋文　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
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下當脫以字　告於
我先王。言愧無辭也。詩序疏七月　箋云　史遷說。周公乃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此與鄭讀同而說異辟。壁中古文作𨐨。說文曰。𨐨。法也。今本作治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𨐨。辟部釋曰。周公將避居以釋王疑。且密通商奄以防亂作。乃以國事屬二公。而告以不得不避之故。曰我之弗避則心迹不明。無以告我先王。非敢舍孺子而負武王之付託也。此鄭義讀辟為避。於理最順。偽孔傳讀辟為刑辟字。謂誅管蔡等。江氏王氏說。

十八

一則流言即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亦王未迎周公之前事。下大誥序始言武王崩三監叛。此則在迎歸周公之後矣。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為一談。以此流言即為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憒愚。亦何至既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啟始釋然乎。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夷叛。沒與叛相隔甚遠。是攝政非逮敘也。墨子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即管叔。商蓋即商奄。管與

（一）

關奄與蓋皆聲之轉。吳君高越紐錄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案江王說至精確。辟字說文作𨐨。今本云治也。段氏據釋文改治為法。謂𨐨字从井。井法也。此字之本義。下引書我之不𨐨。以古文各家說推之。當是引經說段借。蓋許君係書孔氏。而史公從子國問故。馬鄭注古文尚書皆讀辟即避。史公許君馬鄭讀皆同。惟史公以不避嫌為不避。據初欲攝政成周道言。鄭君以不辟為不避去。據今欲出居東都言。兩說不同而義可相兼。

十九

史公言三王之憂勞天下云云。則固古文說大義。班氏謂遷書金縢多古文文說。此其彰著者。但以居東為即東征。則仍用今文義。揆之經文事理未免牴牾耳。今本說文𨐨訓治。則當為治流言所自來而備豫不虞。亦通。　此第二節。周公將避居。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詩七月序疏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詩鴟鴞序疏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箋云。罪其屬黨。言將之。罪鴟鴞疏史遷說。於是卒相成

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又云寍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與鄭說異 【釋曰】此經書居東。大誥云肆朕誕以爾東征。居與征截然二事。今文家合為一。則何不直書東征乎。書於居東稱二年。下別出于後之文。詩於東征統稱三年。劃然兩事。妄人强合為一。則于後為詩豈自軍中寄王乎。謬於經且戾於史矣。罪人斯得。總括之辭。若以為誅管蔡武庚。則當如書序直書黜殷伐管蔡矣。何用含混其辭乎。此經文自明。無待他證者。惟罪人。鄭以為周

二十

公之屬黨。學者多疑之。王氏云。鄭以斯時公之心跡未明。王疑方甚。則此事實情理所有。況此時武庚未叛。管蔡未誅。罪人斯得。舍此將何所指乎。鄭說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于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然則康成此注。干寶已引用之。古書多亡。無可援證。在鄭當日必別有據也。案王說甚是。屬黨謂屬僚。鄭注高宗肜日云。祖己謂其黨。此黨字義同。與知居攝。蓋流言者誣以擁戴。後詳論之。江氏則云。罪人。謂流言者。初聞流言。未知所自出。居東二年。探得其實。知其出于三叔。故曰罪人斯得。說與詩毛傳合。當與鄭義并存。亦詳下。

于後。公乃為詩以怡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今本怡作貽據注改

于後。于二年也。後 詩豳譜疏 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鴟鴞序疏 當子斥成王。鴟鴞疏 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疏 怡今本作貽 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鴟鴞疏 【箋云】史遷說名作命。誚作訓。說為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說與鄭異 誚。壁中古文字。說文譙重文作誚。曰古文譙。从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言部

二十一

【釋曰】于後。謂為二年後入三年也。下秋大熟即是年之秋。經特著此文於二年下。顯與東征詩統言三年而歸其閒無他事者異。史公不述于後之文。而云東土既集歸報成王。則自流言至此始末必已一一詳言。何須更為詩貽王乎。貽遺也。遠道致之之辭。若歸而進詩於王。則當云戒王。不當云貽王矣。且公奉王命出征。功成而歸。王當喜之不

暇。何反有誚公之意而未敢順公乎。此今文說傳聞異辭未及考實者爲詩怡王。今本作貽。俗字當作詒。遺也。詩序正作遺。鄭本蓋作怡。或讀詒爲怡悅也。蓋辭遜而悅。婉諷而非直諫。借屬臣先祖之情以見先王之意。說詳下。江氏則云。公旣得流言情審乃爲詩遺王。言己勤勞管蔡侮之。王室將毀。託鴟鴞以諭。義得與鄭相兼。蓋居東時公固審知流言所自而讒夫方張。誣陷屬臣。亦事勢所有。毛鄭詩書。皆有所本。理可互通。在學者善會之。古者教胄子必以詩學。世子春誦夏絃。成王自少任養

二十二

於周公。含有薰陶。早能興於詩。喪復常讀樂章。周公卽爲作七月之詩。而朝廟有閔予小子之詩。求助羣臣有訪落之詩。羣臣進戒有敬之之詩。蓋王本好詩。故此時公爲鴟鴞之詩以怡悅之。淒涼沈痛之音。最足感人。況王與公至親至愛。能興動於中乎。但錮蔽未解。故誤會詩旨。反有欲誚公之意。推其恩親。未敢耳。許以誚爲譙之古文。則今文宜作譙。然史記作訓。訓順也。字又異。錢氏大昕謂誚字古有作訬。古誤爲訓。段氏謂訬當作訫。信之古文。言王未敢信公。或然。王亦未敢誚公。爲此章結

句而卽以起下章。且爲王執書以泣自怨自艾張本。蓋流言至此。王猶未悟。公之窮至矣。管蔡商奄虎視眈眈。王之不明覆亡可待。天方佑周。故雷電疾風爲非常之變。以大警覺之。於是王因將卜啟金縢得周公所納之書而大覺悟。遂迎公歸攝政致太平。此撥亂反正一大轉機也。故史特著此據爲前後關鍵。與秋大熟云云緊相承接。文義至明至美。而今文家乃以秋大熟以下爲周公薨後事。則與上文隔絕。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秋大熟爲何年之秋乎。且如此。則經但見王之感未見王之悟。

二十三

文義何無結束耶。此蓋歐陽失其義。鄭君每云或疑。太史未及要删。班氏以爲疏略者矣。孫氏謂秋大熟以下乃亳姑逸文。則是金縢無終亳姑無始。若云錯簡。何今古文不謀而合乎。余皆未敢以爲然也。　此第三節。周公居東爲詩怡王。　以上第二章。記周公遭變。繫易屯以下爻辭終文王之業。當在此時。　余昔友教兩湖。與諸生說詩。論此事甚詳。後爲實學詩注稍增損之。今備錄於下。陳氏澧東塾讀書記曰。周公東征之事。考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爲鴟

鴞之詩。氏 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
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
政致太平。鄭君說皆不誤。惟金縢云罪人斯得。謂
得知流言出於管蔡。鄭以為成王收周公官屬。此
為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二年為作大誥而東征。
以罪人斯得為殺管蔡。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汪
容甫述學又以王說傳合說文。案鴟鴞篇云既取
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寍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
毛意以大鳥取我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
管蔡附己將毀周室也。說文云辟。治也。引周書曰

二十四

我之不辟。許意謂不治流言所自起。則無以告先
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
皆不可通。金縢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管蔡叛
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
偽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因蔡叔於郭鄰。此以流言即誅罔。與王說同。可知偽古文乃肅所作也。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管
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偽孔及王說。所謂以矛刺盾也。王云。二年克殷
殺管蔡。三年而歸。見豳譜孔疏。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
年參差不合而為之彌逢耳。汪容甫云。公避位以遯於野。一死士之力
足以制之。夫成王且不敢誚公。況敢遣死士以制之乎。若用死士。則公雖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

逸周書作雒解之文。則孔晁注已言其陵越。江艮庭論之已詳矣。案周公
居東事。惟毛氏詩序與鄭書注詩箋說之最當。而
罪人斯得所指不同。毛義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推
闡最精。鄭義元殤書詳論之。文皆多。錄其略。劉
氏曰。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為管蔡。而
心議其為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
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為終身
之大慼。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
夫周公王之不可避也明矣。王室未安。四方未集。則
武王不可死。武王死而周公存。則周公之身。一武

二十五

王之身也。而周公不可去。人謂成王疑周公。於勢
不得以不去。固也。而不知周公豈苟去者哉。鄭氏
之說以為避位待罪以須成王之察已者。此周公
之迹也。乃若其心。則欲就居東國密通商人。得以
陰察諸侯之動靜而為之備也。按鄭君非不知其心。意有所偏重耳。詳後
蓋周自后稷公劉以來。修德行義十有餘世。大
統甫集而忽焉喪之。此周公之所大懼而不敢不
以為身任者也。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至於二年之久。然後主名區處一一得之。故曰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非一之辭也。得

者。廣而得之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為憂而公獨識之。此所謂罪人斯得者也。吾於鴟鴞見人道之極焉。鴟鴞取子。以喻管蔡為武庚之所脅從。所以末減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痛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史臣以於後二字繫於罪人斯得之下。實與詩之辭旨表裏相應。明白無疑。自為詩以上記周公之事備。乃著王亦未敢誚公一

二十六

語。以見成王之心。蓋周公去位而成王不留以上數語有刪併居東二年而成王無後命。及得鴟鴞之詩猶尚不悟。但自始至終未敢致誚讓於公。古人記事文約旨明。一言蔽之。情事了然矣。　元弼申詩鴟鴞箋曰。先儒演贊鄭誼多善。惟罪人斯得注說者猶疑之。愚竊謂周公將攝政管蔡流言。成王當日將誰信耶。信周公則當如漢昭帝之於霍光。卻風無由作矣。信管蔡則王之視公幾勢不兩立。公雖避位釋嫌而王怒未息。讒夫方張。屬官觸罪何足以疑。史記周公世家蒙恬列傳皆有賊臣譖周公。成王大怒。周公奔楚之文。籍非屬官實有出奔。何由傳於此言。據此以推。足知當日危亂之情形矣。鄭說有本。不待他證。請以詩書證之。書曰。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故為詩以貽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將攝政之志攝也。攝政與不利志相反也。迹相似也。不知其志而疑其迹。王不幾謂公為罪人乎。何有於屬官。詩序未知公志與書罪人斯得文正相當。彼此互證。作詩之由可想見矣。罪人斯得不即為詩。貽王。於後乃貽之者。欲俟王意稍解也。

二十七

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則王與公有隙可知。詩序一則曰遭變。再則曰救亂。而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至於再。則周公之難不減於文王明夷矣。而謂屬官得咎必無其事。索隱鉤深恐有所未盡也。且禍亂不極則聖人不顯。善哉乎狼跋之序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凡周公所為者極難耳。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哀痛之言傷心之語。當深長思也。蓋先王以孺子天下付周公。周公在朝。則天下莫敢起而致難於成王。今王疑公矣。避則國命誰寄。

不避則内患將作。身不免而國從之。避而設備。則有據土以叛之嫌。適以證流言而益王疑。避而不設備。則敵人乘我亡無日矣。此先王在天之靈時怨時恫而不可奈何者也。於是深計熟慮。陽託釋位待罪之迹。而陰爲保聚禦侮之謀。歷二年之久而商人不敢竊發。則公之苦心經營思患豫防爲何如哉。於是時也。公益日夜以冀王心之悟也。又日夜以冀管蔡之悔禍將更設善法以保全之也。孰意讒說未已。王念不衰。四國方虎視耽耽狡焉思逞。而王乃因執賢臣。幾於助敵自攻。公以孤危之身寄億兆之命。内外交迫。計無所施。於是遏回審顧。作歌告哀。以廣主上之意。而其事不可以正言也。偏言之以見正。不可以深論也。淺言之而愈深。其詩言諸臣父祖勤勞王家以致祿位。積功至若。不欲見子孫絶奪。王當哀閔之。以見先王先〔積〕德累仁締造艱難。不忍見丕基之顛覆。王當顧念之。詩辭不及邦國大故以避嫌。而撥亂憂禍之心隱然可見。蓋借端以曉王。人情非甚相遠。天下之理一也。公惟以先王之心爲心。故能忖度先臣之心。王苟諒先臣之心有不惕然以念先王之隱痛乎。漢

二十八

昭帝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王苟因此追念先王。則執書以泣。不待啟金縢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蓋欲以告我先王之心施及成王。而所請者屬臣。而所以請者不獨爲屬臣。乃大懼社稷之不靈長也。故序達其志曰周公救亂。文立乎此而意見彼。王而悟。國之福也。即不悟。言不及咎。不至攖忌。其辭以〔遜〕說。其思危以深。其義隱而顯。紆迴曲折。求之而其趣無盡。詩序說風之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鴟鴞風之極則也。王公之秉心不同。亦於此可明。正義

二十九

曰。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黨。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爲臣諮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爲害。此言是也。苟有邪心。事已暴露。屬黨將誅。君怒方甚。自絶俱全之望。豈費無益之辭。惟心本無他。故志在相救。此理之是非易明。情之虛實不爽者也。王得詩反欲誚公。蓋倉卒未達故耳。以公之聖。不患更無轉移之方。然公之窮至是極矣。是以上天震怒。雷風動威。精誠之所致也。夫周公。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也。有大功位冢宰。禮樂征伐政由己出。望莫隆焉。權莫重焉。

成王屬則兄子。年則沖人。而流言之難。避位遜巡。負罪引慝。屬臣無辜横被大讒。義當規諫而不敢直言。惟取至誠懇惻式感王心。小心畏忌柔順謹敬如此。此可以定萬世君臣之分矣。夫分親生嫌。功高震主。罪人斯得之時。以他人處此。稍不以將順為匡救。則大事決裂。禍起蕭牆。王室分崩。敵人乘敝。身陷國夷。先王何賴。即式相忍為國。而君心疑憚。驂乘芒刺。苟安之為多。何太平德洽之有。惟其逆來順受。出於至誠。故風雷彰德之後。成王歷思往事深信不疑。攝政七年。惟所施行。伯禽抗法。

三十

卒成盛德。明文昭。定武烈。揚頌聲。虛囹圄。後人知周道之成在誕保受命時。而不知其所以能成者在罪人斯得時也。其後周公歸政。北面就臣位。無伐矜之色。周公且甍。曰必葬我成周。明我臣於王。蓋公於王。純乎臣者也。周公居人臣之極地。遭人臣之至變。而於至變中垂萬世之至常。書大傳曰忠孝之道盡在成王周公之閒。可謂知言矣。問者曰。周公遭變救亂則然矣。其初之欲攝政何也。曰以成周道也。且成王之志也。成王免喪年十三耳。詩敬之述王答羣臣之辭。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始有居攝之志。蓋不得已而為之。居攝王初無疑。不利之言皆王乃疑耳。曰鄭以罪人為與知居攝者何也。曰此明其無罪也。居攝王與羣臣靡不知不獨屬臣知之。與知居攝何罪之有。罪之者誤以為與知不利耳。曰此人本無罪而經書罪之罪人何也。曰鄭注云。史書成王意。此言乎其初也。初既據王意書之。後當據王意改之。然而不改者。此周公之志也。蓋天下無不是之君親。鄭注居東云出處東國待罪。是公且身自引罪。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夫以周公之聖。德通神明。

三十一

道濟四海。天下萬世莫不見其心。而公於此猶若負疚然。所以為事君之小心也。所以正名教敘彝倫示大順也。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余亦曰事君自知不足者其周公乎。曰是皆然矣。罪人斯得。古說不一。皆失實歟。曰年代渺遠典籍散亡。鄭蓋於古書中擇取一說。何可舉一廢百。但以罪人斯得為知流言所由。公之防亂較易。以罪人斯得為得公屬臣。公之蒙難乃更難耳。鄭君蓋欲極觀聖人處變之道。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書注一則曰待罪以俟君之察己。再則曰不

敢正言。其辭氣之順可謂得公之心矣。鄭意若曰
以周公之貴之親之勳之忠而被誣如彼。而其心
其事如此。則夫乘勢竊柄。毀主專國。跋扈不臣者
其罪上通於天矣。蓋伯夷叔齊為仁賢。則衛輒為
逆惡。以對證而明也。鄭君當漢綱絕紐賊臣干位
之時。懼後世之無人倫也。極明順逆以深塞逆源。
是仁人憂世之志也。即所據書猶未得實。亦足以
明教矣。為鄭學者心知其意。不必泥成王之果失
刑。但當知周公之善處變。王而不罪公黨則已。如
其罪之。公之挽回補救必如此。萬世人臣當大任

三十二

事弱主者皆當如此。如此為聖。皇甫義真諸葛孔
明知大道矣。不如此為賊。曹操袁紹輩是也。若就
成王而論。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苟能有終。袞職
不廢。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思庸復辟。為殷太宗。王
即有是過舉。王年少賊臣誤王也。豈遂為盛德累
哉。　案罪人斯得不據王意改之以罪管蔡者。蓋
周公之所不忍也。管蔡失道。公欲保全之而不能。
深以為痛。不忍更以罪人目之。常棣列於文王之
詩。變易時世以隱其罪。東山曰我東曰歸我心西
悲。此又周公之至情也。　逸周書作雒篇。武王克
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
叔于殷。俾監殷臣。王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略。（亦作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
諸侯。作師旅。臨衛政殷。（政亦作攻）殷大震潰。降辟三叔。
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
作微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作康誥。　案黜殷伐管蔡皆周公東征事。奉成
王命為之。序惟於黜殷言周公者。蓋周公東征。本

三十三

為征殷。祿父既走死。下令治三叔。雖申王法。公意
實欲求得而保全之。管叔自以罪魁戎首。懼不得
免。先已自經。乃以蔡叔歸而赦霍叔。使仍列於諸
侯。逸書言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不言乃
經管叔囚蔡叔。且管叔經卒與祿父北奔連文。在
乃囚之上。其為管叔自經甚明。詩云原隰裒矣。兄
弟求矣。鄭箋謂兄弟相求立榮顯之名者。兼兄弟
屬辭固然。若以閔管蔡之情推之。則隱含（原隰）積尸中
兄弟是求之意。周公欲保全管蔡之志可見矣。使
管叔不自殺。亦必如蔡叔得盡天年。故序於伐管

蔡惟言成王不言周公。蓋王深怨其始之終之叛。命公討之與武庚同罪。公欲設法皆保全之而勢已不及。此東山零雨無窮之悲也。惟聖知聖。孰謂序非孔子作哉。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詩豳譜疏 弁。爵弁。疏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穀梁文十二年疏 十二而冠佩為人十字 詩芄蘭疏引人君 必爵弁者。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疏 云古文家說。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論衡感類 此與鄭說大同惟以居東為奔楚異 大傳電作雨。邦作國。說為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史遷斯作盡。盡弁作朝服。啟作開。說作簡。說為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周。以明我吾不敢離成王。周

三十四

公既卒。後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此與鄭異 今文說 釋曰 秋者二年後之秋。於居東為第三年。時成王年十五。感風雷之變。即迎公歸。為攝政元年。古文說。或以上文于後為居東二年內之後一年。成王年十四。於經文義不順。故鄭云二年之後明年之秋。以明年二字申後字非後之外又有明年也。穫。刈穀也。偃。仆也。斯。盡也。洪範曰蒙恒風若。王為羣小所蔽。故致大風之災。先以雷電者大動以威。發聾振聵也。大熟未穫而有雷風之災至於禾盡偃大木盡拔。示國家方將大興而信小人廢君子以取不測之禍。有棟折榱崩巢覆卵破之勢。故國人大恐。風雷之變。古文說以為流言時。今文說以為公薨後。江氏云。風雷之變。若是周公卒後事。則經于秋大熟之上當明言周公既歿以別起其文。以見與為詩詒王異時。如上武王既喪之文。異於周公請命時矣。茲于王亦未敢誚公之下。即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明雷風之變為王感于流言不為王疑于葬公。故知古文

三十五

說是。案江說甚當。古文家有奔楚之說者。江謂洛邑與楚於鎬京皆在東。陳氏據逸周書謂公誅商奄時并討熊盈而封熊繹於楚。荀子所謂周公南征。愚謂孟子亦引魯頌荆舒是懲而云周公所膺。但此係東征事。若居東時則越紐錄云巡狩於邊。或自豫入荆以觀諸侯之動靜。謂之奔楚者。語本蒙恬立言失當耳。王與大夫盡弁。舊說謂成王因喪而冠。實則武王此時年十三。免喪而冠。經言盡弁。見王年幼初冠。正未堪家多難之時。爵弁本士服。天子惟始冠一服之。餘則畀諸侯服之。見檀弓。承天變

三十六

降服。見此經。所謂國家未道不充其服也。開金縢之書者。為求先王故事遇災救變之方。且將穆卜也。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即公所納冊之文及命龜辭。云乃得者。不期得而得之。王初不知公書在內。公更不料後有啟之者。天實使之。以彰公德而發王明。周室危急存亡之機於此而轉。天明威弼我丕丕基自此始矣。此與首章公冊祝請代武王納冊金縢匱中相終始。雷電以風。時無雨。故下云天乃雨。此古文孔子所書得其正。今文作雷雨。下文當云天止雨。或云天乃霽。論衡引古

文說亦作雷雨者。容字誤。史公斯作盡。啟作開。訓詁字。盡弁作朝服。蓋以弁為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又卜筮恒用皮弁。或然。說作簡。謂簡冊。此功字上文作質。或兼采今古文。不必劃一。○段氏因今文之說最為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既克商二年。云武王既喪。云居東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為詩誥王之後秋大熟之前間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而突書其薨後之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顛末者。案此經古文說之遠勝今文。但以經順文讀之。昭然自明。經上云周公居東二年。次云于後。謂二年之

三十七

後也。又次云秋。謂于後之秋也。立文相承。密合無閒。明是一時事。若以秋大熟云云為在周公薨後。則秋字上無所承。為何年之秋乎。文不成義矣。且未敢誚公之後。公薨之前。歷年甚多。大政甚多。又有歸政一大節。限何無一語及之。若使王未敢順公之意久而未釋。則王與公相處。何異漢宣之負芒在背。何怪他日賊臣譖公。王怒公出。而洛誥王稱美周公心悅誠服之語。皆非由衷之言乎。是公之忠誠未孚。而王之敝惑不解也。豈其然哉。魯世家奔楚之說本之蒙恬。上書。謂周謂秦焚書時人

言金縢事失其本末。愚又謂秦禁偶語詩書。故怙欲以周公自比不敢用尚書正文。別取他說。漢時諸侯史記皆亡。獨有秦紀。史公網羅放失過而存之。考古者因以見周公避居之確有其事。王欲罪公屬黨之說必有所本。則可。若執為事實。以與流言時風雷彰德。王啟金縢感泣迎公昭如日月之經文相抵觸。則不可。史記於流言後歷敘諸大事。乃及周公卒秋大熟云云。段氏正據此知流言後必不可突然序改葬事。而經兩文相接。如珠在貫如枘入鑿。則秋大熟一章。必當如古文說。不得如今文說。皮氏乃譏其不考史記。並於孫氏陳氏皆有貶辭。如其說則經文上下扞格辭旨隔膜。且非所以處成王周公。所謂書之失誣矣。經云王與大夫盡弁。見王幼初冠遭家多難之意。云二公及王問諸司百執事。公以國事屬二公。公出後蓋二公代公右王。故云二公及王。公出惟二公在朝。如今文說。則此時周公歸老已久。太公亦久之齊。惟召公在朝如故。其餘二公必別有人。經當云三公。不當云二公。司百執事即助公禱卜者。此時相距止八年。其人皆在。故曰信。曰公命我弗敢言。若亦歷十餘年。恐知其本末者寡矣。王執書以泣。蓋自怨自艾。前日欲誚公之嫌。渙然冰釋。云公勤勞王室家鴟鴞詩旨亦豁然解矣。若謂思念公而泣。則王言中實全無公喪及改葬之意。此經全篇皆明白曉暢。何獨於此不瞭乎。云惟予沖人弗及知。公出時王年十三。故云爾。如今文說。則王年將壯。公之盛德大功。王一一與之共。何云弗及知乎。云朕小子其新逆。謂自新以迎公歸。與上文居東相終始。若以為迎公柩。則上無喪文。經豈若是之霾晦乎。總之此篇就經解經。當文自明。秋大熟直承于後之

三十八

文。其下絕無周公喪葬之義。兩言扼要。今古文說是非灼然明矣。問者曰是皆然矣。伏生親見百篇之書而有此誤。何也。曰。此非伏生之誤。撰集大傳者之誤也。蓋流言之難。王感風雷之變。開金縢得公代武王之說。泣迎公歸者。此篇之事也。公將沒曰必葬我成周。示我臣於王。王欲以天子禮葬公。而有重違公意。將如公言。又有雷雨之變。王感念前事。知天為尊公禮未備。而然於是告周公以承天戒。特用非常之禮葬公於畢。從文王。如天子制。且命魯郊者。亳姑篇之事也。亳姑亡。伏生述其

三十九

事以授弟子。蓋本不與金縢相涉。而撰大傳者誤入之金縢傳。金縢本義反泯。孔君讀古文始釐正之。別為之說。而當時今文立學。史公亦未敢申(明深)辨。至鄭君注書。始一一考正詳備。後儒多宗其說。范君(書)所謂某定義遂乖孔書遂明者。此亦其一大端。孫氏割金縢下半為亳姑。非是。然知大傳所說為亳姑事。則甚有見。今分別部居。以古文說解金縢經。以今文說歸亳姑傳。則庶乎其不差矣。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四十

問者。問審然否也。史記集解 箋云 馬氏噫作懿。曰懿。猶億也。釋文 史遷信作信有。釋曰 君父疾困。臣子禱人。禮出於人心之誠。聖人之行有過於人者。周公達禮之至。故有以身代王之請。此事疑於過禮奇異。故二公及王問審然否乎。審猶誠也。諸史百執事皆親與其事者。對曰誠有之。繼以歎息。而曰公命我勿敢言。命猶戒也。噫者。傷公至忠而被謗。已欲為(公)雪誣而又不敢(違)公命。不覺歎息而言。猶王感悟深悔不覺泣下。皆足見至誠入人之深也。公禱人事。二公未必不知。惟冊祝之文請代之語。則絕無所聞。二公至此必恍然悟前此止其穆卜之故矣。此亦與前文終始相明。噫。正字。懿。億。皆借字。詩瞻卬之懿。易震六二之億。皆噫之借。此第三章第一節。王因天變啟金縢審知公求代武王事。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四十一

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史記集解 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詩東山序疏 箋云 馬氏新逆作親迎。史遷說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沖作幼。無新字。釋曰 王執書以泣。痛傷周公知有君與國而不知有身。身之不恤。而何知為天子有天下之利。忠孝如是。而已不知。人亦無知之者。惟天知之。雷風動威。職是之故。彰明較著。更何待卜乎。前此未敢誚公。至是信(而)公深矣。忠孝者。公請代武王忠也。使先王有所依歸孝也。勤勞王家。謂佐文武造周。詩所謂綢繆牖戶拮据室家也。公出時王年僅十三。故云幼弗及知。今天動威發我蒙以彰公德。我其自新以迎公歸於我國家親親尊賢之禮亦正宜然。新謂改舊欲誚公之惑

志而自新。逆。謂親至公避居之所而迎之歸。古親新字通。逆迎聲轉義同。故馬本新逆作親迎。鄭箋詩東山亦云東山亦云親迎。言之歸則親迎可知。亦猶言非惟悔過自新當然。於國家之禮亦宜之也。詩曰。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又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言王當備禮以見公也。趣絕書言王流涕而行夜見周公。是新逆之事。古文說言明且清上下融洽經證確切如此。如今文無親新字。逆作迎。伏生本意蓋亦謂迎公歸。後師誤以毫姑事當之。則迎當謂迎公喪葬以非常之禮。然經絕無喪文。王言有悔過之誠無哀喪之意。殆不然矣。孫氏訓迎為導。而說為順逆步之節。謂我步於禮宜遭天變。更迂曲不辭。然孫氏陳氏兼申今古文以待後人擇善奇也。皮氏執一而不求是。則謬於經矣。成王初雖狐疑。而悔過若此之深。徙義若此之速。此其所以能揚述於文武。而為天下之盛王也。　此第二節。王悔悟將親迎公。

四十二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疏築拾也。(釋文馬注)作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無所亡失。疏(史記集解引馬注同。惟大木無大字。末句作乃無所亡失也。)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禮記明堂位疏云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祚。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返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禮記文王世子疏)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詩豳譜疏)箋云馬氏曰。反風。風還反也。(史記集解)今文天乃雨武作天止雨。(論衡感類)或作天霽雨。(琴操)史遷邦作國。築。一作筑。(釋文)釋曰王出郊親迎周公方出郊也。出者出行。出郊二字連文。如出門出疆之比。是指其地。由國而出郊。蓋近郊也。王迎公甫出郊。天即雨反風起禾。所謂陽感天不旋日。示帝心悅喜。立轉禍為福。易亡為興也。今文以郊為

四十三

郊祭謝天。經傳言郊未有云出郊者。於郊故謂之郊。不假言出。應天以實不以文。天動威以彰公德。遽出迎公。乃所以謝天也。上大雷電以風無雨。至此乃雨。今文上作雷雨。則此當作止雨。或作霽雨。然穀初成或未堅實。而遇大風。或乾枯出蟲。雨以潤之。則充實無患。尤足見天意。古文說為長。反風者。轉風使易嚮。則向之禾盡為風所偃者。今反盡為風所起矣。於是時王遂東行。二公命邦人凡禾在大木所偃之下。風所不能起者。盡扶起其木而拾起其下之禾。所以承天意代天工也。於是禾無所亡失。歲則大熟。感應神速如此。董子曰。災異者。天所以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人君善承天意。親賢臣遠小人。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鄭引易傳者。易緯稽覽圖中孚傳文。爾雅釋言筑。拾也。築筑字同。段氏曰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蓋以築為掇之假借。據周頌雝疏。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則免喪在成王三年二月。此注成王年十二明年七字疑衍文。　此第三節王迎公天變復常。　以上第三章。記王因天變啟金縢之書。大感悟迎周公。公所納冊祝之文於是大顯。史遂詳述其事以終之。自是王益尊任公。使之攝政。管蔡等因反間不行而畔。王遂命公東征而作大誥。

四十四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終

附原書紙簽

（一）上接讀辟為避注

論衡引古文家說亦有避居之義。蓋壁中古文作辟。孔君以今文易為辟而讀為避。意謂辟即辟即避。下接史公許君馬鄭諸皆同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一

曾元弼學

大誥第十八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傳說。五誥可以觀仁。史遷說。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釋曰五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也。此五篇辭意皆殷勤惻惻。故可以觀仁。史公說大誥為討武庚管蔡而作。與序同。但以為武王初崩時事。鄭所不從。詳金縢。余前為述學詩注論周公事甚詳。今備錄為諸篇提要。彼文云。禮表記曰。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文王世子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明堂位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荀子儒效篇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楊倞注屏蔽及繼）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教誨開導成王

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反籍於成王。北面而朝之。而天下不輟事周。書大傳曰。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閒。黨曰踐阼。曰踐天子之位。曰及武王。所謂攝政也。曰抗世子法以善成王。曰屏成王。曰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攝政所以為致政之地也。蓋成王自幼朝夕依周公。恩親至深。風雷彰德之後。信公更至深。於是以天下大政委周公設施。而己安受周公之教。無為如世子時。且當日管蔡流言以公將不利惑成王。及讒說不行。而以殷畔。必將聲言文王事殷而武王反之。以臣伐君。成王是其子。乃殷之讎敵。殷人欲得而甘心。故書多士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適讀為敵。言我不以殷為敵而疑之。爾殷家自與我為敵耳。當時四國及淮夷熊盈並起。其勢洶洶。周公屏蔽安護成王。而以身當大難之衝。以代王為政布告天下。故作大事則權稱王。朝諸侯則負扆南面。郊祀后稷宗祀文王。則於洛邑行天子之禮。以臨海內助祭諸侯。其教誨開導成王。自天道聖學王政既極誠啟沃。而治軍旅臨諸侯又隨時使之歷練。由漸使天下繫心。故四海既平。踐奄將歸。則請

王視師，書多方是也。四年建侯衞，則與王俱接諸侯，如古世子迎侯之禮。見王長成，堪治天下事，故康誥呼孟侯，而酒誥逕稱成王若曰，明已成為王。本篇義詳五年營洛邑，則輔王以見諸侯。故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曰旅王若公，曰惟王受命，曰王來紹上帝，而呼周公則稱旦，明示諸侯以將復辟。於是郊祀宗祀以合萬國之歡心，天下太平。六年遂制禮作樂，為成王定典法，而七年致政焉。此七年中，周公外遏禍亂，興治平，內養成君德，繫天下心。其勤勞至矣，周公德威素著於天下，天下所愛敬者惟公，所畏憚者亦惟公。公攝政事權歸一，則庶邦絕思亂之意，兆民切望治之思，德化既洽，天下惟公是從，則王復辟可無為而治矣。

四國之變非細故，天下之定非一日。觀乎周公歸政猶有多士之誥，伯禽既封，尚勞徐戎之征。此依王氏後案

贊氏箋釋

氏從史記，則成王之初，不堪多難，非周公攝政，安能定八百年之丕基乎。以周公之大勳勞而歸政之後，北面就臣位，恐恐如畏然，及將沒，曰必葬我成周，明我臣於王。聖人之事君，竭忠而盡順如此，故夫子以舜禹文周並稱。易坤六凝乾之爻曰，黃裳元吉，其此之謂乎。

三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疏云鄭本猷在誥下

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禮明堂位疏

箋云　猷，道也。方言馬氏猷作繇，釋文漢書作道，越作於。御，治也。詩思齊箋引爾雅作乃，詩箋今本猷在大誥上。釋曰　江氏云，禮記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即指謂周公。故鄭注云，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周公既踐天子之位，則稱王自然有之。此篇是周公之誥，則所云王若曰，自是謂周公為王。若謂是周公述王命，則當如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矣。此句指本書異多方周公不欲終于為王，故平時不常稱王，特當大事則權稱王以命之。公羊傳云，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案武庚三監欲致難於成王，周公居攝屏蔽成王，以身當大難之衝，代王為衆矢之的，故不得已而權稱王。說詳前大誥猷爾多邦，馬本猷作繇，釋詁云，繇，道也。繇猷字通。道讀曰導，言大告導爾多邦之君。越，于也。與越，翼日越三日之越同，猶言至于也。御事，治事之臣，謂卿大夫士。言告多邦

四

君至于治事之臣誥猷。多士多方皆作猷告。謂導告也。義同。江氏又云。漢賊王莽因翟義起兵。懼。依此作大誥一篇自比周公。文具漢書翟方進傳。莽雖矯詐。然其時尚書今文古文具在。其所依仿乃大誥舊文。可援以究大誥文讀。茲輒據之。孫氏謂莽誥蓋劉歆所為。愚謂莽誥多依今文說。然字句或多以意增損。不必一一與經相直。當分別觀之。此大誥猷爾多邦。莽作大誥道。道在誥下。與馬鄭義合。是可據者。故采入箋。　凡言王若曰者謂順理而言。然高宗肜日序注云天意若曰。董子亦屢

五

有天戒若曰之文。則以為史臣敘述擬議之辭亦通。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疏云鄭以延上屬為句

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疏 箋云。馬氏割作害。釋文 弔至。至猶善也。詩節南山傳及箋 釋曰。弔者遇之備至也。至猶善。弗弔猶記云如何不淑。言不善乎天降害於我家不少。且延長。謂武王崩至於殷及三監叛國家多難歷六七年也。割者害之借。莽誥割作喪。無不少延三字。然其意與經大異。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箋云。洪。鴻同代也。嗣繼。釋詁 疆竟。詩七月傳 歷數。服事也。釋詁 歷。一作鬲。魏三體石經 漢書造作遭。哲智。迪道。康安。釋詁 矧況。釋詁 格至也。釋詁 漢書格作往。釋曰。孫氏云。洪與鴻聲相近。鄭氏注康誥乃洪大誥治云周公代成王誥。則此亦代成王之詞。案孫說至確。多方洪惟圖天之命訓同。代謂代行政。即攝也。時周公以攝政布告天下。故自稱代。惟思也。師古漢書注云洪大也。江氏以洪惟為語辭。或然。幼沖人謂成王。嗣無疆大歷服。謂繼世以有天下。立功立事。則可以

六

永年傳于無窮。造。江氏孫氏皆據漢書讀為遭。段氏謂當是今文作遭。案造者遭之借。格訓至。君奭亦云矧曰其有能格。言周家多難。攝代行政者思我幼沖人繼先王無窮大歷數當行之事。乃弗遭哲人導民於安。反遇禍亂。救亂之不暇。況曰其有能德至於天。而知天命乎。言不能知。故稽疑於卜。格作往者。孫氏云。格為至。故可為來。亦為往。言不能前知天命。歷魏石經作鬲者。聲近假借。猶說文鬲字重文或作䰙或作歷也。　此第一章第一節。言周家多難。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箋云漢書已作熙。攸作所。濟作濟渡。無上敷字。賁作奔。下敷作傳。說賁傳為奔走。敷近奉承。閉作比。絕句。說為不敢自比於前人。威作威明。讀天降威用寧王為句。無于字。釋曰已。歎辭。漢書作熙。聲相近。王氏先謙云已者噫也。熙者嘻也。上言周家多難。因歎而言曰。我思小子。若涉深水重險。予惟往求我所與共濟之人。敷賁。江氏據漢書推約。謂敷讀皆當為傳。訓為附。賁讀當為奔。與虎賁義同。奔即詩之疏附奔奏。至確。言我求所與共濟疏附奔走之臣。以附近奉承前人受命。庶幾於此不忘大功而終成之。予不敢閉拒於天降明威之用意。天降威。猶多方云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武王崩後。始而流言。繼而作亂。皆天奪之明。開周家使黜殷。是天降威之用。若不順天意而忽忘前人之功。不卒其國（圖）事。是天開予而予閉之。故不敢。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與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相反。而句法相類。當九字為句。天降威由天降割于我家而來。武王崩為天下大禍。由此流

七

言叛亂相繼而作。在（目）為天禍之延。在殷為天罰自取。天降威而肅懼以承天意。所謂克堪顧天也。天降威而徼幸以遠天討。所謂貪天之禍也。莽誥擬經無上敷字。說賁傳為奔走傳近。於義為允。蓋今文舊說。惟閉作比絕句。以天降威用連下寧王讀。前儒謂此經今文句讀訓解與古文絕異。如其說。則字（子）今文亦無。謂予不敢比前人。但天降威明以安王室。遺我大寶龜。然莽誥此說以（下擬云）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通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阼。又似參取古文說。以太皇太后擬寧王。以丹石之符擬大寶龜。而以即命為即居攝之命。與鄭古文說又異。蓋莽雖（雜）取古今文家。惟求便於借經文姦。其所據舊文難可盡推。要之寧王之稱疊見下文及他篇。即命之語與金縢同。謂即命于元龜。經傳但言周公卜東征。不聞周公卜居攝。居攝以屏蔽成王而興周室。不疑何卜。以經證經。當定從鄭說無疑。

此第二節。言已求濟難以承天意。

八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詩何彼穠矣疏）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疏 箋云大傳說。周公先謀于同姓。同

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聖人謀則吉。戰則勝。寶一作係。絲三體石經釋曰寍安也。寍王者。受命安天下之王。詩曰。文王受命。記曰。武王末受命。詩書皆言文武受命。上云數前人受命。前人。謂文武。孟子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文武皆得稱寍王。愚竊謂寍王之號本屬文王。而武王蒙其稱。文武皆自有謚。而書稱之為寍王。詩又稱文王

九

為平王。揆厥由來。蓋殷之末世天下不安不平極矣。文王積德累仁。撫綏諸侯。誠和萬民。拯之於暴主震怒無疆之下。而安之。天下之人視紂如仇讎焚灼而親文王如父母。文雖為殷祈天永命而天終大命文王。文雖不自言而諸侯皆以為受命之王。寍王者。諸侯歸心戴德相與稱之之號。天下習聞共知。故周公稱之以出誥。無慮多邦不知誰何。文王末年自紂都外天下皆已承平。故又稱平王。然寍王之號尤著。武王卒父業。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庶民欣戴。自亦以文王之稱稱之。故成王亦稱武王為寍王也。此經寍王。蓋主謂文王而武王亦在其中。時殷及三監叛。公然致難於成王。小腆紀敘。必斥武王以臣伐君。管蔡啟商必以文王事殷而武王反之為辭。文王澹如燬之哭。除炮烙之刑。久為諸侯及殷民所歸心。故周公舉天下大共稱美之號以令衆。俾邦君御事念紂時天下人人自危懸於不寍。賴文王寍之。而奮勉戡亂。殷民聞之。亦皆感周家世德。武王繼文之業救民水火。非富天下。為寍天下。而不惑於邪說。此大誥道大化誘之神指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下同心歸而往之。是

十

謂寍王。文王以之。故君奭曰我道惟寍王德延。下云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在昔上帝申勸寍王之德。下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是文王為寍王。下又云武王惟茲四人云云。則武王亦為寍王。故洛誥云乃命寍。兼謂文王武王也。寍王遺我大寶龜。蓋自文王得神龜而寶之。移至武王以及成王。周公遇大事當卜者必以卜。卜必驗。紹。繼也。即。就也。神龜能出兆象以傳天明命。我今就而受命。其命如下文所云也。紹天明即命直承大寶龜為文。曰有大艱云云直承即命為文。一起相貫。中無

閒隔。明是卜征告繇。莽誥于紹天明上增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語。即命下增攝政踐阼字。曰字上增故東郡太守翟義云云。皆於經無當。諸家據以解經。則必於即命下加攝政二字。於曰字上加流言二字而後可。江氏於殷小腆節謂莽狡詐借經文字句而反其義。實則莽擬此經已然。今別白之。引大傳者伏生說此經明以為卜征。足闢莽說之誣僞。

十一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疏　曰一作粵。魏石經　蠢壁中古文作𢧵。說文曰。蠢。蟲動也。从䖵。萅聲。𢧵。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𢧵于西。䖵部魏石經同釋　曰曰者。太卜據龜所示兆為占繇傳所謂繇也。大艱謂大作難。與下惟大艱人義同。有大作難於西土。謂將稱兵向周也。西土人亦不靜。言周人亦有不安定者騷然動其邪心以兵應之。疏　謂管蔡也。鄭云周民。人民義同。下云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也。越茲蠢言與此時已動矣。此示以事變之繇。下云朕卜并吉。則告以征必克也。蓋周公初歸。傳聞東方有不安。即卜得象占如是。漢書靜作靖。義大同。越茲蠢作於是動。訓詁字。說文引書越茲𢧵。越茲誤作我有。𢧵下衍于西二字。皆傳寫之失。　此第三節。加諸人。○　憶元弼年二十。隨　先君子如　京師應禮部試。因謁　先師瑞安黃漱蘭先生。退見世兄仲弢前輩紹箕論學。謂元弼曰。古吉金文字多足證明經義。如文作忞。與寍字絕相似。大誥寍字皆當作文。寍王于文王也。寍考文考也。寍武文武也。寍人文人也。案此說甚通。讀雖與鄭異。正足見鄭以寍王為文王之確。孫氏貽讓吳氏大澂說同。但文王當時自有寍王之號。故君奭寍字文字並見。蓋安天下之王謂之寍王。文王是也。武王卒父業以安天下。故亦稱寍王。仲弢前輩說予聞而善之。今六十餘年矣。追維　父師之訓。良友之益。悽惻彌已。附識於此。

十二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腆。謂小國也。疏　箋云腆。厚也。方言　馬氏曰腆。至也。釋文　誕。大。釋詁　紀。理。詩棫樸箋義　敘。緒也。釋詁　釋曰　孫氏云。左傳謙詞多言不腆。小腆猶不腆。故鄭云小國。案注腆上疑脫小字。謂殷不腆之國耳。乃大敢理其已墜之緒。馬訓腆為至。段氏謂當作主。說文。𪏽。主也。蓋

以朕為數之借。孫氏據莽誥推之，謂今文紀作犯。
然則犯其敘，謂犯天敘而作亂，亦然。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知我國有疵病之瑕。疏箋云馬氏曰疵瑕也。釋文大傳說。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春秋傳曰。鄙我亡也。釋曰江氏云以天降凶威。知我國有疵病。民心不安。乃言曰我將復殷之王業。反鄙易我周國矣。案天降威。武王既崩而流言又作。在周為疵。而實以速祿父之亡。乃

十三

貪天之禍而作亂。奄商君蒲姑之言。江氏引以證我國有疵鄙我周邦之文。至確。祿父之叛。管蔡實啟之。而經主言殷小腆者。為親者諱。欲末減其罪。不忍盡其辭也。鄙我者。輕侮之。視若彼之邊鄙。攻取之易耳。古鄙字圖字同作啚。孫氏據莽誥謂今文讀啚為圖。果啚則圖當與左傳圖之比為時矣同義。謂圖害我周邦。與古文義不相遠。近人解此節悉依莽誥推說。謂天意知我國有疵。若曰予必反復佑周。以為今文說尚書如是。然大傳載奄君之言。正與相傳古文義同。恐今文舊訓不如莽所云也。

史記述尚書多矣今馬今文說多矣。未有與古文如此之絕異者。江氏謂莽竊經字而反其義。考古而不失之泥。其識卓矣。疵訓病。如玉之有瑕玷。則小疵耳。故馬鄭皆以瑕釋疵。　此第四節。言殷果叛如卜兆所示。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疏箋云獻猶賢也。鄭論語八佾注大傳獻作儀。翼敬。釋詁于往。詩桓樸支敉撫。釋言武繼。圖謀。休美也。釋詁釋曰小腆宣言如是。今已蠢動作亂

十四

矣。今明叛之明日。予即與眾賢謀往。撫安民心。繼前人所圖之功。我有大事必休美。以我前此卜三龜并吉也。民獻。謂民之賢者。武王曰予有亂十人。經云予翼以于。則此時十人皆從公東征者。公既出。召公太公當與王守國。蓋畢榮以下六人。今及當時才德出眾者充其數。今文獻作儀。聲之轉。（也獻尊即犧尊之証）江氏云民義。民之表儀。謂賢者。我敬以之往。以撫定民心。以寧國難。以繼所謀之功。案寧訓安。武訓繼。自是舊義。愚竊謂上既稱文王為寧王。則寧武即文武。謂撫定文武所圖安民之功也。大事謂戎事。此

及下皆言并吉。則如金縢三龜並卜。蓋亦重其事使掌玉兆瓦兆原兆者各卜一龜。而皆得吉。惟此卜不必為三壇。但與文王廟可耳。凡事豫則立。況兵戎大事。尤當思患豫防。蓋周公歸。初聞東方有不靖。即與同姓朋友及天下之賢謀之。而加諸卜。觀象玩占。知祿父三監必叛。往誅必克。未幾亂果作。布置早定。即與民獻十夫決東征大計。以永天休也。

此第五節。言將東征應卜繇所斷。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十五

[箋云]肆故。(釋詁)尹正。(皋陶謨注)逋亡。(說文辵部)播散也。(李登聲類)[釋]曰卜兆三龜并吉。則天降威之用意可知。故我告邦君御士以得吉卜。將以爾庶邦往伐殷亡散之臣。尹訓正。尹氏為百官正長之人。謂卿大夫也。庶士。眾士也。皆治事者。故以御事總之。祿父為殷後。雖於周為客。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受周封。不得無臣禮。平時尊先代。則待以客禮。此討其叛逆之罪。則其正其臣名。云逋播者。祿父本逃亡播越之餘。賴周僅存。今征之。又將如舜之分北三苗。廢之而散其黨。逸周書稱周師攻殷。殷大震潰。祿父北奔。斯真逋播矣知。序云殺武庚。蓋出走而死耳。周公初不以執而戮之為快。但求安民而已。此聖人之仁也。

此第六節。言將率諸侯伐殷。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疏

十六

[箋云]艱一作囏。(石經)害曷。何也。(廣雅釋詁)漢書無害字。[釋]曰三監武庚連合淮夷以叛。其勢頗盛。諸侯固多奮勇從征者。亦必有畏縮阻撓者。如漢吳楚七國之變。或議連和。此無識之甚。將使天下無寧歲者。聖哲必不為所惑。但兵凶戰危。畏難亦人情所有。故周公欲其情而申誥之。言汝諸侯諸臣無不反我意云。此其為難大。周民之騷動不靜者非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中。於我幼主為父行。在所當敬。不可征討。王何不違卜乎。此就諸侯中不欲征者言之。其與公同意者既無異詞。不嫌在內。鄭注為別分別之辭。違經言外意耳。艱大。即上下文所謂大艱。民不靜。即上所謂西土人亦不靜。在王宮邦君室。即下所謂胥伐于厥室。此邦君謂武王所封兄弟之國。越。於也。考。猶父也。

管蔡（式）王之弟。於成王為叔父。故云越予小子考。江氏據莽誥推經義如是。讀此則今文舊（長）取之甚當。翼訓敬。諸父與尊者一體。固當愛敬。但天子以天下為體。盡臣諸父昆弟。若叛逆大惡。得罪先王。為害天下。則不可以不制。僞孔讀王害如字。蔡氏讀為曷。訓何。段氏云。此最為得解。據莽誥則今文無害字。王氏先謙說。王不違卜。言王將不違卜而往征乎。與古文意同。得之。罔不反。江氏訓反為復。引周禮諸臣之復為證。亦通。 此第七節。敘諸侯或有疑難之意。

十七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箋云】允。誠也。釋詁 漢書說。予為沖人長思厥難。允蠢作誠動。【釋曰】莽誥擬經本今文哉。孫氏云。此言故予為幼君長思其難。三監之叛。誠擾動鰥寡。可哀之甚。案此答諸侯之辭。言庶邦或疑難如是。故予為沖人長思此難曰。興師動衆。誠擾動及鰥寡。哀哉。此聖人視民如傷。情見乎辭。但事有不得已者。當力為其難耳。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箋云】漢書造作遭。馬氏曰。造。遺也。釋文 役。使。廣雅釋詁 投擿。說文手部 卬。我。恤。憂也。釋詁 恤。一作卹。魏石經 漢書役遺違讀。大投艱作大解難。【釋曰】江氏云。我遭天之役使。以重大艱難之任。遺投于我身。于我沖人。惟憂不克任。不身自憂卹也。案越于也。于猶為也。言為我幼君之故。不敢自恤身之利害。惟王室安危天下利病是憂。今文讀役遺絕句。遺猶委也。投訓解。師古曰。言天以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孫氏云。漢書作解疑投本挩字。說文。挩。解挩也。馬注遺字。段孫皆謂違之誤。以今文釋古文也。

（一）

十八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箋云】綏。安。毖。慎。釋詁 說文曰。毖。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毖于恤。比部 【釋曰】義同儀。儀猶善也。興王室以安天下。朕身之責。亦爾庶邦之義。我善爾邦君至於羣臣。慰勉我曰可無戒慎于憂患之事。予言當永敬大恤。竭力為之。不可不成乃寧考所圖安天下之功。寧考（謂文王亦兼武王。此設為諸侯兼戰）武王亦於成王為寧考（武王周公之龍文王於周公為寧考）。 此第八節。申誥諸侯以當東征之義。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箋云】替。廢也。釋言 漢書已作熙。替作僭。一作朁。魏石經

釋曰江氏云。卜并吉則天命我東征可知。違卜則廢上帝之命。所不敢也。案替俗字。說文作朁。段氏謂古文作朁。今文作僭。讀為僭。故漢書作僭。僭不信也。言不敢不信上帝之命。下云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信卜則廢天命矣。義并通。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釋曰江氏云。周發迹于百里。故曰小邦周。相。助也。天休美寧王。興我周國。寧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其相助我民。況我亦惟卜是用。則敬

十九

承天意。必獲吉矣。明卜不可違。案文王得大寶龜遇大事必以卜。傳稱武王夢協朕卜。戎商必克。是用卜而興。今當遵之。聖人卜義不卜不義。然亦有義所當為而時未可卜不吉者。則更修德而改卜。今伐殷遵播臣義。既當然卜又并吉則當奉天命行天罰無疑矣。并誥擬經。則讓天休美于安王室。無下寧王字。但與下寧王若勤不例。未可深據。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箋云漢書作烏虖。畏作威。**釋曰**江氏云。畏讀曰威。弼。輔。丕。大也。天之明威。輔我以大此大基也。案天降明威以啟其心。所謂天其相民也。 此第九節。言人不可違。 以上第一章。作誥大義已備。下更申之。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箋云漢書丕作不。若作若是。**釋曰**江氏云。丕讀曰不。舊人達事先王。及見先王之所行事。當遠識故襄爾國君及眾臣亦惟舊人。爾乃不能省識于遠。爾豈知寧王若此勤勞哉。責其不知。案丕讀如字亦可。謂爾當大能遠見也。勤。謂勤民。勤民所以安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書曰。不遑暇食。用諴和

二十

萬民。文王憂勞天下至矣。諸侯諸臣以及萬民。當紂之世皆賴以安全。武王因盡出天下於水火之中。爾皆親見。豈忘之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箋云毖。慎也。釋詁閟毖漢書作毖勞。孟康曰。天慎勞我周家成功之所在。**釋曰**江氏云。閟。勞也。極讀曰亟。卒。終也。天勞慎我周家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亟終竟寧王所謀之事。又云。說文云。祕。神也。鄭箋閟宮詩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故云閟勞也。并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有毖無閟。則

彼勞字僞此經閟字。非僞毖字也。故訓閟爲勞。孟注順莽誥毖勞之文。故云慎勞。茲順經閟毖之文。故云勞慎。文倒義同。案慎即下文所謂勤毖。天勤毖我民。文王體天意若是之勤。此正成功之所在。閟毖。謂勉戒慎之。江說甚明。段氏謂閟祕毖三字通。爾雅毖慎。書疏引作閟。閟毖亦皆得訓勞。二字不應複出。疑今文作毖。古文作毖或作閟。寫者並存之。如漢書民獻儀之比。說雖甚通。未免臆測。天勞勉戒慎我以成功所在。寍王本天意以立事。我不敢不極盡卒之。卒。終也。極訓盡亦可。多方曰。天惟求爾多方開厥顧天。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此寍王所圖安天下之事也。

二十一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寍人圖功攸終。

箋云 肆。故今也。釋詁 誘。道。詩野有死麕傳 棐。輔。同 忱。誠也。小爾雅本作誠 釋詁 今以依經文倒之 忱漢書棐忱作輔誠。孔光曰。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本傳 其考我民作天其累我以民。曷曷作害。釋曰 我欲卒寍王圖事以承天意。故今予大化導我友邦君。所言皆誠實無虛辭。必爲天所助。考。猶驗也。天道助誠。辭之誠不誠。天之助不助。皆於民驗之。民心皆惡危而求安。民獻十夫皆欲救寍武圖功。民情大可見。天威棐忱可知。予曷其不于前寍人圖功之所終乎。前寍人即寍王。莽誥云天其累我以民。蓋今文說。孫氏讀考爲稽勞之稽。謂勞累聲轉。是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寍人攸受休畢。

箋云 漢書畢作輔。釋曰 民情可驗如是。天亦惟用殷勤戒慎我民。急欲扶其危而安之。若有疾之求遄喜然。故寍王若是之勤。則天降之休。予曷敢不于前寍人所受休命畢終之乎。今文休畢作休輔。謂所受衆民皆休息而輔助之。疑所據經畢作弼。或今文說讀畢爲弼也。　此第二章。極言先王體天勤民以安天下。不可不終其功。

二十二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釋曰 上陳體天勤民經國之大計。此以人倫父子繼述兄弟急難相救至情至理凡人所同者曉諭諸侯。若昔二句承上啟下。江氏云。若。順。逝。往也。言順昔前王之業。則我其當往征。征討之事我亦言艱而日思之。案所思如人之意下文所云也。莽誥云。予聞孝子

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
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約此節經文為
說。得之。武曰。若昔朕其逝。言若昔我居東之時。我
每言先王創業艱難。日日思之。所言如下。

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肎構。厥考翼。其肎
曰予有後弗棄基。疏引鄭本

其父敬職之人。其肎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
業乎。詩文王有聲疏 箋云 厎定。肎可也。釋詁 構蓋也。說文木部 肎
一作克。後漢書肅宗紀 矧肎一作矧弗肎。下同。疏引定本 予
一作我。詩箋 今本此處無厥考翼十二字。釋曰 江氏

二十三

云。我思子孫不終祖父之業。祖父其曷賴。譬若作
室。考既厎定其法矣。其子弗肯為堂基。況肯為蓋
屋乎。構。蓋也。或以構為椽桷字。椽方曰桷。況肯架
其椽桷乎。言不肯也。案子弗肯堂。弗肯構。其父敬
事之人。必不肯曰我有後弗棄基。是有子如無子
可痛之甚也。偽孔本此處無厥考翼十二字。妄刪
之。殊失語重心重之意。父死稱考。然亦存歿通稱。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
後弗棄基。

箋云 初耕地反草為菑。爾雅釋地郭注 播。種也。說文手部 穫。刈
穀也。禾部 釋曰 上以作室喻。此以治田喻。其父既反
草而耕矣。其子乃弗肯播種於田。矧肯力播以至
於收穫乎。作室治田之人。予不克成父志。其父皆
惡其棄基。況寧王憂勞天下以受天命而不圖終
其安天下之功。其能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箋云 漢書敉作撫。釋曰 肆。故今也。越。于。卬。身。敉。撫
也。如上所言。我日思之。故今予何敢不于吾身撫
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乎。此節所言作室治田之事。
凡人之同情。而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實不外此。董

二十四

子說天道。五行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生主
春。火生主夏。土生主季夏。金主秋。水主冬。春主生。夏主
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
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收之。父
之所收。其子藏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敬行
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所謂孝者天之經也。夫然
故孝經大義。自天子至於庶人。以各保其祖父所
傳之天下國家身體髮膚為孝。如此則家無敗類。
國無罷民。鄉里無悲苦長老之不祥少年。而天下
大治。淫朋亂黨無自起矣。此周公治天下孔子教

萬世至中至庸之道也。此第三章第一節。言子當成父業。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釋曰]此亦以凡人恒情喻。父死稱考。兄考。謂兄已歿。傳家於子而為考。乃有朋友忽倍死忘先。弱孤有幼。而攻伐其子。弟將救之。為民之長者正當助之救。其可勸阻其弟弗救兄子乎。兄喻武王。兄考。謂武王既歿。於成王為考。友喻武庚。受封為賓。是亦友邦。邦子喻成王。友伐厥子。謂武庚不念用賓于王之禮。而欲稱兵犯者[illegible]也。民養。養長也。長民者當教民親親扶弱。而反勸人弟倍其兄不恤其孤。此必無之理。諸侯諸臣皆長民者。豈不知此義。而反阻我為沖人伐殷逋播臣以救王室乎。武曰。養當為義。形相近。經傳或互誤。言於民義其可勸弗救乎。此節之文義本明。而說者皆誤。段氏始正之而未盡。今釋之如此。上節言子道。此節言弟道。予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是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也。友伐厥子而弟弗救。是視兄之子不如路人將匍匐入井之赤子也。此天理人情所必無。邦君御事可諒吾心矣。莽誥友伐厥子作效湯武[illegible]歎

二十五

厥子。段氏謂友字蓋今文作效。訓效。謂父兄靈爽在天。乃有謬託湯武欺人家孤弱者。長民之人其可勸弗救乎。予為叔父。邦君御事亦皆民長。其忍坐視乎。此以伐厥子專屬之武庚。周公不忍言管蔡倡亂。欲末減其罪也。此第二節。言弟當為兄紓難。以上第三章。以淺喻深。竭情以感動諸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箋云]肆。力也。言[釋]漢書嗚呼作烏虖。[釋曰]上言東征之必不可已。此復呼邦君御事申言天意以告之。

[illegible]肆哉。言當勉出乃力也。

二十六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箋云]爽。明也。說文部[illegible]　戾。定也。詩正傳[illegible]　[釋曰]爽邦。言明正道以道民。使邦人不迷也。王氏先謙云。邦之爽明必由哲人。即先知覺後之義。迪。道也。眾人不知上帝命所在。亦惟此民獻之十夫道而知之。經意自明。棐越。于也。亦與也。謂明邦人之心由於哲人。十人皆賢哲。能道民使知上帝命。與天輔誠之意。十人能道民使明天意以安天下。即上所謂哲迪民康也。上帝命即卜吉所示。天棐忱。辭出於誠。

得民所以安之道。是天意所在。考諸民而可見者十人多助寧王成功。諸侯御事亦皆舊人。天休于寧王早有定命。汝在當時無敢易天之定法。況今天勤毖我民。更降定于周邦乎。謂天降威以觭其衰。使天下至於大定也。曰矧今則爾時之時當為寧王時矣。莽誥法作定。江氏謂古文法作金。與定相似。寫者因誤。以定為法。但法自有正定之義。作法亦通。康誥言爽惟民。爽惟天皆訓明。此經宜同。江孫依莽誥訓輔訓勉。式今文義然。篇首云弗造哲迪民康。矧能知天命。此云十人迪知上帝命者。

二十七

初時流言方張。十心無從爽邦。至此是非順逆大明。民獻乃得以其哲迪民使知天命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釋曰大發難之人。謂武庚欲為大艱于西土也。鄰者鄰國。謂三監也。武庚鄙我周邦。自敢紀其敘。又大以其鄰國誘惑脅制之。使自相伐於其同室。所以西土人亦不靜也。彼既自為大艱。又使在王宮邦君室者從亂。其計誠狡。然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乎。武庚亂之主。必黜之以安天下。故聲其罪。三監王室至親。不藏怒。不宿怨。大亂平後欲寬其誅。故周公之言如此。亦見救脅從安反側之意。義至之盡仁之至也。此第四章第一節。申天命以曉諸侯不欲征者。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釋曰此承上文言予長念曰。天降喪于殷若農夫之務去草。根荄不盡。嘉穀不殖。叛亂不除。天下不安。予曷敢不終竟我田畝。伐逋播臣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二十八

釋曰天亦惟降休于前寧人。大命文王壹戎殷。至武王而定天下。前寧人。謂文王以及武王。吾所與共安天下之臣。天意如此。予曷其極盡卜兆。敢不往從先王所圖之事。于。往也。指。漢書作旨。美也。天既付疆土于先王。使美利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予敢不往從事。循寧人所有施澤美利之疆土而盡安之。此義所當然。不待卜而知。況今卜并吉乎。武曰。古指旨字通。有指疆土。武古文本如是。馬鄭義不同可考。春秋傳說武王克殷。成王定四方。其下歷說吾東土吾西土吾南土吾北土。則指字作指數解亦可。極卜。謂更卜以推極吉凶也。天休于前寧

人。寧王既卜用受命。予何須更卜以推極吉凶。敢不於寧王之卜是從。循寧人有可指數之疆土而撫定之。況今卜又三龜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以順天休命。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釋曰寧王承天意以安天下。其功不可不終。考諸民而可見。稽諸卜而襲吉。天命不僭差昭昭其明。卜繇所陳之義惟若此。豈可違哉。此第二節結言卜不可違。　以上第四章申言天命不易當惟卜用。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一終

附原書紙簽

（一）按所圖安天下之功下

寧考謂文王亦兼武王。此設為諸侯兼戴成王周公之辭。文王於周公為寧考。武王亦於成王為寧考也。

下接此第八章節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二

曹元弼學

康誥第十九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馬氏曰。康。圻內國名。疏鄭氏說。康。謚號。注蓋序在史遷說。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故謂之康誥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民。民大說。釋曰馬以康為畿內國名。鄭以為謚號者。江氏云。逸周書謚法解云。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康之為號有此三誼。皆與康叔之行相似。故鄭君以康為謚。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則當武王時康叔實未有國。及武王崩。即有流言之事。周公出居東都。既反而居攝。又有東征之事。其時皆未皇封康叔也。逮三監既誅而以其地封康叔。則康叔始封即當為衛國。何嘗有康國乎。康自是謚號。鄭說誠是。皮氏說。衛世家無從康徙封衛之文。史記自序云。牧殷餘民。叔封始邑。是叔封始邑

於衛。非始邑於康。宋忠云。畿內之康不知所在。是其說本無徵。後代姓書括地志傳會地名以實其說。不可為據。案康地雖無考。或可康叔初食采於此。後正封衛。薨後以德能安民謚曰康。適與初時采地名同。其子康伯克肖其父。亦謚曰康。而稱叔稱伯無慮相混也。猶文王周公皆謚文而稱王稱公無慮相混此篇周公詳言文王明德慎罰之道以戒康叔。訓辭深厚。義理精粹。治國之要盡於此。其後衛多君子。享國至久。流澤遠矣。

惟三月哉生魄。

箋云 哉。始也。釋詁 馬氏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釋文 魄。古文作霸。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 月部 釋曰 孫氏云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𩂣。古文霸。月部 釋曰 孫氏云。大傳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為四年之三月也。案魄假借字。據說文則壁中古文作𩂣。孔君易為霸。或作魄。疑今文字。江氏云。承大月二日者。謂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至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以有微明見于西匸矣。小月三日者。謂前月二十九日。則是月合朔晚。至二日之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之昏乃始見西匸也。說文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也。从月。出聲。漢書律歷志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禮記鄉飲酒誼云。月者三日則成霸。故馬云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霸。說文兼二日三日言之。馬專言三日者。以二日月有時未見也。三日則必見故也。說雖似異。要皆以生霸為月始生。是則同也。劉歆特刱異說。以生霸為望。誕妄甚矣。案歆以三日為始生霸。望則霸盡生。正名生霸。與禮記說文未嘗不合。詳武成序逸文下。

二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此時未作新邑。基謀。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大司 陰平巳至。詩采芑序疏 箋云 新大邑一無大字。大傳說。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釋曰

三

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始本武王之意。謀作新大邑于東國。依洛水而居。四方民心大和來集會。欲敎力就功。東國對西都言之。洛當作雒。東國洛。主謂王城。亦兼成周。洛誥兩言惟洛食是也。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呂氏春秋長利篇南宮括曰。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蓋周公營洛。居天下之中。使四方來者道里均。王者為善為不善皆易見。且地非絕險。後世或以失道亡國。不至累年攻戰殘害生民。此聖人至公至仁之心。家天下與官天同也。訓基為謀者。釋詁文。此時未作新邑。方合諸侯以謀之。民大和會顧敎力耳。大傳云各攻位於其庭。此總括前事為說。大分言之。鄭則細別言之。非有異義。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此時周公合諸侯于洛。諸侯萬民皆至。樂就功作。每與謀辨方正位等事。定率作興事之期。故事體大。非倉猝可為。王城成周規畫皆定。乃於五年相宅攻位。召誥所言是也。新大邑或作新邑。文有詳略。無他義。召誥等篇皆大邑新邑通稱。洛邑亦稱成周。見南宮括婁敬說。蓋對文異散則通。言周道至是而成也。

四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恒闕焉。疏【箋云】工。官。詩臣工傳播布也。說文手部士事也。士部大傳說。四年建侯衛。【釋曰】江氏云。侯甸男采衛。九服之五也。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方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以內為中國。蠻服亦謂之要服。時蓋建此九服。止言五服者。蠻服以外遠于役事而恒闕也。播百官布政職于五服也。周禮大司馬施邦國之　政職。其布之者則百官也。士事也。民皆和說。效見職事于周。案經備舉侯甸男采衛五服。邦字居中貫上下。亦因禹貢男邦成文。大傳惟云侯

五

衛。國語亦云侯衛賓服。皆約舉之辭。時五服諸侯
并會百官隨布其政職。民皆和說。願效事于周。見。
效也。孫氏云。天官書以呈見為效。正義曰。效見也。
效勦同字。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洪代。言周公代成王誥。疏【箋云】咸皆。勤勞也。釋詁釋
曰。民效事于周者。周公皆慰勞之。釋詁云。鴻代也。
鴻洪字通。江氏云。周公代成王大誥康叔以治道。
又述惠氏說曰。周公代成王誥。故下傳王若曰。然
仍是周公之命。故又云朕其弟。篇首申明代王誥

六

則下不嫌仍述周公之言也。春秋傳甯武子曰。不
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明康誥之作成王周公
命之也。案此足正或以康誥為武王作之誤。下云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正據三監叛亂
也。古義不可易。周公攝政作大事則權稱王。故上
云周公下云王若曰朕其弟。此篇雖專誥康叔。亦
使侯甸男采衛諸侯并聞之。故云大誥治。　此第
一章。敘將作洛會諸侯封康叔誥以治道使諸侯
徧聞。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總告諸侯。疏畧說。太子十八為孟侯。呼成王。疏【箋云】
大傳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
侯來朝迎於郊。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
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
皆知之。注曰。孟迎也。十八入太學為成人。博問庶
事。【釋曰】王。謂周公。與大誥同。陳氏云。周公於成王
代攝其位。即代行其政。故於征伐代為發誥。則大
誥是也。於封建則代為發誥。則康誥是也。案此蒙周
公洪大誥治之文。則王為周公甚明。蓋周公此時
代王為政。以身當天下之衝。屏蔽成王。使得安心

七

就學如庶子時。以成君德。故此時總誥諸侯權稱
王。爲呼成王為孟侯。其義本書傳畧說。江氏云。呼
成王與俱誥康叔。使誥詞若自成王出。詩幽譜正
義引鄭注金縢云。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故云孟侯
呼成王也。伏生大傳所說。是未經秦火之時所受
于先師之遺誼。自七十子以來遞有師承者。故鄭
君从其誼。禮記文王世子云。仲尼曰。昔周公攝政。
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
成王幼。不能踐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
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誼也。是周公居攝時以世子禮教成王。則呼成王為孟侯不足異也。案孟侯者以事呼之。若武王在成王為太子而迎侯然。非呼王為侯也。太子迎侯蓋以殷以前制。其後周公制禮改之。班氏以孟侯為諸侯之長。指康叔。蓋書家別說。朕其弟。此其字與洛誥周公其後孝經周公其人文例同。皆慎重指實之詞。言至親於我為其弟。稱小子者。對下文丕顯考文王而論亦見親愛之至。雖賢著德成。猶若幼弱然。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八

箋云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說為自明。左傳說。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左傳成二年大傳說。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克明德一作克明俊德。大傳一作克明明德。荀子正論釋曰。此篇皆述文王之道以誥康叔。明德慎罰二義為全篇綱領。多方稱成湯之德亦然。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德主謂自明己德而亦兼用人。慎罰主謂哀矜折獄。而本在正己。蓋取人以身。自明己德而後能明天下俊德之人。政者正也。己率而正。孰敢不正。故發蒙之道用脫桎梏。誠意所孚由聽訟而使無訟。詩言文王於緝熙。明德也。孟子言文王視民如傷。所以慎罰也。此體天道任德不任刑也。大傳作俊德。或以為明揚賢才兼人者。荀子多一明字。言顯明之至。錯刑遂罰。鄭注云。錯。處也。遂。行也。慎罰即堯典所謂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王制云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篇中言慎罰至詳。而其本在德。克明德則慎罰而可使民無罰矣。申公巫臣說明德為務崇德。據經本義。說慎罰為務去逸罰。則引申義。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九

箋云春秋傳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左傳成八年又說。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傳庸。用也。說文用部爾雅庸庸勞也。釋訓祗敬也。釋詁威一作畏。廣雅祗祗畏畏敬也。釋訓肇始。釋詁

區域。薛綜東京賦注夏中國也。論語八佾包注修治。中庸注怙賴也。詩蓼莪釋文引韓詩傳【釋曰】不敢侮鰥寡二句。言明德而慎罰在其中。德加於民。首在惠鮮鰥寡。孟子言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舉鰥寡以包孤獨。不敢侮者。侮。輕易也。鰥寡之人危弱無依。疾痛慘怛。死在旦夕。若輕易而緩慢之。則施仁將不及。不敢侮。所以必先之也。聖人與民一體同患。如毛在躬。拔之無不知痛。曰不敢者。怵惕惻隱之至。惟恐上慢而殘下。天地之大德曰生。不敢侮鰥寡。所以彌生成

十

之機。贊化育之功也。庸。用也。庸庸。謂用其才能可用者。亦勞也。有勞者勞之。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祇。敬也。祇祇。有大德行可敬者敬禮之。威與畏通。畏畏。謂當畏者畏之。如論語言畏天命。召誥言顧畏民喦。左傳言勸賞畏刑。皆是。上云慎罰。畏慎義相成。祇畏統言皆可訓敬。析言則祇者祇敬。畏者畏忌。下云惟文王之敬忌。鄭說以祇祇畏畏是也。韓厥以不敢侮鰥寡為明德。據自明己德言。羊舌職以庸庸祇祇為明德。據德明揚有德之人言。取人以身理實一貫。顯民。謂其德顯著於民。紂乃罔畏畏。厥命罔顯于民。正於此相反。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由在此矣。江氏云。言文王不敢侮慢鰥寡之人。用可用。敬可敬。畏可畏。德顯著于民。用是始造我區域于中夏。予我一二友邦皆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是怙賴。稾越我一二邦以修。謂於我一二友邦皆以此修治鄰國。被化。則而象之。德廣所及。馴至三分有二也。我西土惟時怙冒。舉西土以包六州。言我西土惟是賴其覆冒。江讀怙字絕句。據孟子趙注論衡初稟篇引經冒字屬下。但君奭篇多冒字絕句。恐鄭讀此處亦然。

十一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箋云】休。美也。士冠禮注大傳說。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釋曰】文王之德如是。故昭升在上。聞于上帝。帝用嘉之。時紂為無道。天乃大命文王代殷為天子。有天下。大傳所說。即孟子以行與事示之之意。傳又說。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即天命文王之明徵。赤雀銜書適於是至。天人合應也。江以冒聞連讀。冒猶上進也。蓋

今文義。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

【箋云】殪。死也。（說文戈部）戎。大也。（釋詁）春秋傳引周書曰殪戎殷。（宣六年左傳）中庸作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戎。兵也。壹戎殷。一用兵伐殷也。詩箋說。寡。寡有。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勖。（思齊箋）【釋曰】殪戎殷三句。皆天命文王之事。至武王而成之。蓋文王為殷祈天永命。天亦須暇之五年。紂惡不悛。武王乃本天意奉文王以伐。經作殪。殪死也。謂誅討之。殪戎殷猶言肆伐大商。中庸作壹戎衣。則謂一用兵伐殷。蓋今古文說異。

十二

誕受厥命。謂大受天奪殷與周之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既受有殷命。於其國其民惟是一一順敘。此乃汝寡有之兄武王勉為之。凡言寡有二義。自稱則為謙辭。寡人寡君是也。稱人則為美辭。寡兄寡妻是也。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釋曰】肆。故今也。文王積德。武王成功。故今汝得在此東土為諸侯。言有國之不易也。　此第二章。誥康叔以受封之由。文王克明德慎罰。為全篇綱領。武王所行皆文王之道。故下文諄切誥誡以法文王。

王曰。嗚呼。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箋云】馬氏曰。遹。述也。（文釋）祗。敬。紹。繼也。（釋詁）【釋曰】文王積德以受天命。武王成之。汝今所以得君國子民。其念之哉。上言文王德顯著於民。武王因賜厥邦厥民得其次敘。今民之治將在敬述乃文考。繼其所聞。依其德也。孫氏云。衣讀如依。案釋名。衣。依也。古字通。紹聞。謂繼文王所傳舊聞。孟子言文王於湯聞而知之是也。衣德言。謂依奉文王明德之訓言。孟子引書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也。江氏據中庸注讀衣為殷。稱逸周書世俘解文考修商人典之文。謂紹文考所聞殷之德言。但此經衣字古無異讀。逸書所言紹聞中括之。不必改字。此及下節皆承文王克明德而言。則德言當屬文王。衣者。帥而行之。

十三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箋云】史遷說。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敷。徧也。（詩箋）保。安。乂。治。惟。思。耇。壽。訓。道也。（釋詁）【釋曰】治民當敬述文王之德。

而文王之道本於殷先哲王。又東土本殷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故告以求商先王之道於商之遺老。江氏云女往之國其徧求商先哲王之道以安治斯民。商老成人商之遺賢。若所謂殷獻民也。宅讀當為度。訓道也。欲求商先王之道必由商之老成人。女大遠思商老成人之道。度之于心。則可以知商先王之道。孫氏云。史公説賢人君子。謂成人。長者謂耇。務愛民。謂保乂民。案周公使康叔保安殷民。故史公掇此四語以舉全篇要義。國以民為本。商先王所以興由愛民。問其治民之善政以為法。

十四

而後王所以亡由不愛民。問其虐民之亂政以為戒。故總云務愛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古先哲王。虞夏也。疏【釋曰】由。江氏讀為繇。云繇道也。又進而上之。別求聞道于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案由從也。殷先哲王之道又從古先哲王而來。孟子言湯於堯舜聞而知之是也。故別求聞其所由于古先哲王之道。康保統言俱訓安。析言則康者安樂保者愛護。大意同。既求於殷。又求於夏。周監於二代也。又進求諸虞。則虞以上亦博求之矣。洛誥云單文祖德是也。治民之道。祗適乃文考一語盡之矣。又數求于殷先哲王。別求聞於古先哲王。所以貫通治術之源流。知先聖後聖之一揆。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稽古不厭其詳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箋云】弘大。若順。釋詁 裕寬也。廣雅釋詁 弘于天。荀子作宏覆于天。命作庭。引康誥曰。宏覆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庭。富國 今本脫 宋句家本有 【釋曰】稽古所以同天。行文考及上世哲王之道。則能光大於天道。洪範

十五

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春秋傳曰。君人者蓋之如天。所謂弘于天也。若德裕乃身。如上所言。和順于道德。國安而君寧。裕民以裕乃身。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不廢在王命矣。言能長承王之休命也。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誼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下引此經。命作庭。案用保乂民用康保民。皆兼富教言。荀子引以證富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上思利民。茂育無私。則宏覆如天。教化

大行。羣黎百姓偏為爾德。安富尊榮。長可述職於王庭矣。

自此至作新民為第二章。中明德之義。此節言治民當述修文王之德。又求諸殷先哲王商耇成人。又進求諸古先哲王。以合於天道。召誥言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又曰無遺壽耇。又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稽謀自天。與此節義相表裏。蓋如是而後可庶幾於文考之明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刑罰及己曰痛病。疏 瘝為病 蓋訓 箋云 恫。痛也。釋言 瘝。病也。釋詁 今文瘝作矜。釋曰 此由若德乂民之義而深

十六

切推極言之。嗚呼小子封。親愛慎重之詞。文王視民如傷。汝祗遹文考。見民有疾苦顛連。或陷於刑罰者。當如痛病之在汝身。瘝作矜者。漢書和帝紀詔曰朕寤寐恫矜。古字矜與鰥通。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蓋矜。今文。鰥。古文。瘝。俗字。

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箋云 畏。一作威。忱。一作諶。賦注 通 風俗通引書曰。天威棐忱。言天德輔誠也。十反 釋曰 畏與威通。天威猶言天道。曰威者。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不怒而威。故君子畏天命。忱。諶也。諶與忱通 江氏云。敬之哉。天威之明。惟誠是輔。于民情大可見矣。小民不易保也。臯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孟子引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皆謂天意惟民是從。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案此與大誥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同義。天命之助否視乎民情。民情之向背視乎君心之誠否。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民愚而不可欺。賤而不可犯。故小人難保也。忱諶字通。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十七

箋云 盡。一作悉。漢儀 無康好逸豫。一作毋侗好佚。史記三王世家 侗。又作桐。漢書武五子傳 皆無豫字。釋曰 江氏云。女往臨民。其盡女心。毋苟安而好佚豫。乃其治民之道。案盡心。乃心。所謂忱也。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如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萬民也。侗康聲近借字。又轉作桐。逸。暇逸。豫。娛樂也。今文畧無豫字。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箋云 國語曰。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怨。晉語 左傳曰。周書曰惠不惠。

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昭八年)惠，順也。(釋詁)懋(說文作悳)勉也。懋一作茂。(同音借字)【釋曰】江氏云：俾我聞者，蓋古有是言，引之以證小人之難保也。當順提其不順者，勸勉其不勉者。案惠亦愛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慮其大而忽其小，禍或起於細微。明於小而闇於大，事更墮於叢脞。惟至誠勤民，無人不愛，無事不敬，乃可以寡怨而保民。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箋云】弘一作宏。應，受也。(周語注)大學引康誥曰作新民。

十八

【釋曰】已同噫。左傳言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段氏謂宏大二字當經一弘字，讀惟弘絕句。王氏屬下。言汝惟小子年齒尚幼，而君國子民所治惟大。孫氏云服同艮。說文云治也。又謂應保猶言容保，承保。應與容承聲皆相近，義並訓受。宅，讀為度。言王受保殷民，汝亦當助王圖度天命，作新斯民，蕩滌紂之惡俗，與之更始。案段孫讀甚通。但弘王絕句亦可。弘王猶上云弘于天，言光大王道也。或可此王字當(讀)當為皇，皇，大也。故傳云服弘大。詩云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正放此句法。大學上引克明德，下引作新民。日新其德，常盡心力，則非但不廢在王命，且能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新)民者，親民之能事。民德之成效。詳大學通義。此第二節，承上言務愛民。

以上第二章，申明德之義。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箋云】嗚呼一作於戲。(潛夫論述赦)【釋曰】自此至予一人以懌，詳申慎罰之義。敬明乃罰，言當敬慎以明審乃刑罰之事。江氏云：康叔封于衛，又入為周司寇。故以明罰敕戒之。孫氏云：左傳康叔為司寇。衛世

十九

家云：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司寇。今此告以司寇之事，在攝政之時者，蓋周公知康叔仁厚可為司寇，故先教以慎刑，後乃命以官也。案刑罰之中由於明，而所以能明者在敬。君子於事無不敬，況人命所繫，一成而不可變，尤當盡心，無敢稍忽。呂刑所謂朕敬于刑也。嗚呼今文皆作於戲，後不悉出。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箋云】潛夫論述赦(非作)匪，眚作省，式作戒。說曰：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

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述敘典法。釋詁式用也。釋言釋曰眚。猶過也。戈作眚。假借字。式。用也。爾。猶如此也。武引式作戒。形近之誤。江氏云。人有小罪。非過差。乃欲終身行之。自為不法。故用如此。則其罪雖小不可不殺也。堯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箋云潛夫論眚災作省哉。非作罪。乃作亦。試曰。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

二十

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同上釋曰省哉皆借字。罪亦今文異字。人雖有大罪。過誤適然。既開道之極盡其罪。猶審其過誤。是不可殺。堯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案道謂聽訟之道。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平心易氣。色聽氣聽。察辭于差。開道使吐實。既以此道推極其罪。確知法重情輕。本心無他。是乃不可殺也。余昔為述學詩注曰。民或不幸而陷於罪。必原情治之。小罪惟終不可不殺。謂若邪惡之民入圜土。教治之歷三年之久。而凶頑終不能改。且擅出圜土者。殺之以遏寇賊姦宄荼毒良民之漸。大罪惟眚不可殺者。意善功惡。如過誤殺人之等。既以道推極其觸罪之情。則憫其本心之無他而赦之。或曰。小罪大罪。猶同是死罪而事有其輕重。當原其情而定獄。苟得其情。確係過誤。所犯雖重。必斟酌赦宥。誠不忍其無知而陷死地。堯典欽恤之意在此。呂刑哀矜之仁本此。此聖人體天仁覆閔下之心也。　此第三章第一節。首言原情定罪。舉慎罰要義。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句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

二十一

箋云左傳引乃大明服為句。傳二十三年荀子引。敕作力連下若有疾讀。若作而。曰誠乎上則下應如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富國釋曰敘。次序也。時。是也。蒙上文言小大之罪察必以情。有次序如是。罰乃大明而民心服。堯典所謂惟明克允也。敕戒。懋勉也。明于刑之中。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惟民其感發天良。去惡從善。相戒以勉為和協。無復如紂時相為敵讐矣。此經舊注亡佚。釋文不言馬鄭句讀有異。故釋之如此。荀子以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為句。則有讀為又。

疾。速也。言君大明而民服。惟民其盡力勉為和事而又疾速以應上之誠。惟民其盡棄咎惡。兩惟字皆承大明服而言。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

釋曰 治民之過惡。若治身之疾。治疾者求其速愈而身安。治惡者求其速去而民安。畢盡。棄捐。咎惡也。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去惡如去疾。惟民其盡棄咎無復觸罪矣。若有疾三字與大誥文同。今依以為義。與荀子說殊。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二十二

箋云 孟子說。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若一作如。大學說。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中不遠矣。鄭氏曰。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釋曰 述學詩注云。若保赤子一言至為沈痛。民無知觸罪。猶赤子無知入井。此非民之罪。乃為上者失養失教無以保之耳。然則如之何而保之。禮大學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乂民者亦當殫心撫字。深察其不能上達之隱。湯曰。萬方有罪。在朕躬。文王視民如傷。曰。如毛在躬。拔之無不知痛。是故明君治民。惠鮮懷保。養欲給求。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使人人有君子長者之行。則民之誤入法網者鮮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箋云 易鄭說。刵。臣從君坐之刑。疏 釋曰 無同毋。江氏云。刑殺皆由天討。非汝封所得專。毋或擅刑殺人也。劓。割鼻。刵。斷耳。雖刑之輕者。非女封又曰得專之者。毋或劓刵人也。索循又曰者。刑罰皆由天討。非人君得以威怒專刑之。非汝封可曰予刑人殺人。亦

二十三

非汝封可又曰劓刵人。雖小罪亦不可任意專行。必深察民情以曲當天理也。疏引易何校滅耳。乃引鄭注臣從君坐之刑。則此句是易注。非書注。則不在五刑中。與刖迥別。臣從君坐。鄭當別有古書證據。非用左傳刖鍼莊子事為說。但未知所出。闕之可也。　此第二節。承上言慎罰之發。又言刑罰非人君所得專。當懷天威。不可不慎。或曰。此承若保赤子而言。民之陷於刑殺者。自作不典。罪有應得。非汝封刑殺之。然其所以陷乎罪者。乃上之人失養失教而然。是無或刑殺非汝封。故保民必如

保赤。使毋誤入於弗乃盡君道。又曰者。此史官約
舉之詞。即黥劓刵輕罪。亦無貳非君之過。若備言
之。則當云非汝封劓刵人無貳劓刵人非汝封也。
此又深正慎罰之本。知此則恤民不倦。勝殘去殺。
民其無罪罰矣。義似更精。文亦較順。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箋云 臬。法也。（廣雅釋詁）荀子說。刑名從商。（正名）言殷刑允當。
義（楊注）倫。（同侖）理也。（說文侖部）釋曰 江氏云。外事。聽獄之事
也。聽獄在外朝。故曰外事。臬者。射準的。以譬法也。
言外朝之事。女陳列是法。使有司法此殷罰之有
侖理者。王氏云。此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
亦以殷刑最允故。案周因於殷而損益之。時未制周
禮。故師殷罰有倫者。孫氏云。此言外朝聽獄之事
汝陳列是法。以司察其眾。此商家刑罰有倫理可
從也。江訓師為法。孫訓眾。並通。外朝聽獄。與眾共
之。司察其眾。博采輿論。無復可疑。乃以法斷之。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箋云 要。為其罪法之要辭。（周禮鄉士注）蔽。斷也。（大宰注）釋
曰 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上既言外朝聽
獄。當布陳典法。依據殷罰有倫者。又言斷獄當極

二十四

審慎。江氏云。為臬人之要辭既具矣。當服膺思念
五六日。至于挾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須旬時者。
徐求其情。覬有可以出之。亦容其自反覆。刑者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周禮小司寇云。以五刑
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
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
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
于朝。皆司寇聽之。斷其獄。蔽其訟于朝。方士三月
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亦此意也。案上
云外事。似宜謂鄉遂縣方之事。對朝言。故曰外。汝
陳時臬。謂布刑法於鄉遂等。司。有司。即鄉士遂士
等。使法此殷罰有倫者以治獄。須審慎遲久。盡心
鞫讞。少者一旬。多者一時。而後上於朝。司寇聽之。
恐要辭或有失實。誤入人罪。又恐有司不良。或以
非刑加囚。使之誣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故又伏而思念其情罪之
當否。或法重情輕。有可以生之之道。念之至五六
日。又至於旬時。乃大斷之。慎之至也。江孫皆以外
事為外朝之事。司寇斷獄在外朝。與公卿以下至
於眾庶共之。義亦得通。　此第三節。正言慎罰之

二十五

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箋】云。荀子説。孔子曰。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致仕宥坐篇汝作予 【釋】曰。孫氏云。時是也。臬法也。義宜也。庸用也。即就也。遜順也。敘善也。惟思也。言汝既陳是臬事。罰斷用殷法矣。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勿用以就汝之意。乃汝盡其順道。言當以善敘之。又自思曰。未有順事。以先教民也。下車泣罪。得情勿喜。古人責躬不以罪當其罰而悉干民也。經文次荀子為即者。即次聲之緩急。義皆得為就也。案孫說皆是。惟曰時敘當訓為是序。言汝蔽獄盡順於義。曰是得其次序矣。即上文所謂惟時敘有敘時也。猶不敢自足。每思惟曰我未有順事。使民率教而無陷於罪。即上若保赤子之意。荀子稱此經字句較少。蓋節引之。江氏以今本為偽孔增加。非也。

二十六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釋】曰。汝齒尚少。惟小子耳。然我觀於世。未其有愷悌慈祥能若汝封之心者。言其仁厚之至也。我心我德惟汝知之。上言勿庸以次汝封。懼其意見之偏倚。此云未其有若汝封之心。嘉其本心之素厚。故宜為司寇也。古之刑官必以仁人為之。體上天好生之心也。江氏以心朕心三字連讀。云心朕心。言以我心為心也。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故曰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我之德惟女知之也。周公推心致誠。欲康叔深念己訓。亦通。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箋】云。説文曰。暋。冒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暋不畏死。攴部 憝。怨也。从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憝。心部 孟子敃作閔。罔弗憝作凡民罔不譈。曰。是不待教而誅者也。【釋】曰。越于也。謂戕殺于（於）人。于。取也。謂取其貨。孫氏云。言凡民有自陷於罪者。寇賊攘奪內為姦。外為宄。殺于人。取于貨。強冒不畏死。無不怨之者。當順民怨以行罰。則罪人亦自服其罪也。孟子敃作閔。都聲相近。憝作譈。譈非古字。案孫云罪人亦自服其罪。兼顧荀子引經為說。但彼實斷章取義。故不具（引）行。上恐民無知觸罪。故蔽罰雖盡遜。猶以未先教為憾。此別出其自作不典。至於殺人不忌

二十七

者。衆所同惡。為惡已大。不更待教而誅。不可姑息
以害良民。　此第四節。由慎罰而推本於教。更別
出其不待教而誅者。以起下文。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
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
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
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箋云 元首。釋詁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釋訓 鞠。稚也。
釋言 春秋傳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 又引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昭二十年
釋曰 刑所以弼教明倫。祗敬。服治也。父與考雖
生死異名。亦得通稱。字愛。疾惡也。天顯道之至顯
者。長幼之序本於兄弟。然或有行尊而年少者。惟
兄弟則兄年必長於弟。不待別白而顯。故曰兄弟
天倫也。江氏云。子不敬服其父事。大傷其父心。為
父者不忍。性以字其子。江讀能為耐 乃疾惡其子。為弟
者不念天之顯道。乃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稚子之
可哀。大不友于弟。孫氏云。弔。善。速。召。由同訧。罪也。
言此首惡為民大怨者。其惟不孝不友之人。父子

二十八

兄弟不相和睦。不可謂之同惡。惟其中有善者。不
當為我政人所連坐。政人。為政之人。左傳引罪不
相及。即不于我政人得罪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
亂曰乃其速由者。言此父子兄弟不睦之人滅亂
天常。乃其自召罪訧。不可旁及親屬。酒誥曰。惟民
自速辜。多方云。乃惟爾自速辜。語意正同。又周書
罪不相及論曰。不孝不友之人所為大惡。必不謀
于骨肉親戚。弔茲猶茲弔。速由當斷句。書意言大
惡之人。不聽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子弟
亦有善者。亦不可株連坐罪。惟泯亂彝常之人。乃自
取尤。應加以文王不教當作救之罰耳。

二十九

國家積德累仁。幾致刑措。遇有從坐之條。或奉
特旨免死輕刑。深得康誥恤民宥善之旨。豈非三
代以上哲王政令乎。案孫說甚善。述學詩注曰。矧訓
況。詩常棣傳云。況。茲也。則矧惟即惟茲。蓋殺人于
貨為大惡者。皆不孝不友之人。其平日為子為父為
弟為兄。皆不順道理。故暴戾恣睢橫行無忌。不顧
其父子兄弟而敢為大惡。其父子兄弟之善者無
由知之。不可連及。有子言為人孝弟必不好犯上
作亂。然則元惡大憝必不孝不弟之人可知。其父

兄子弟教誨之勸阻之而無可如何。文王作罰。惟自作不典者刑之無赦。惡惡止其身。不及其他也。此就孫讀申之。若引字連由句依舊訓舊讀。則謂殺人不忌之元惡爲凡民所大怨。況推其作惡之原本不孝不友自自絕天倫爲人心所同惡者乎。爲子則不孝。爲父則不慈。爲弟則不恭。爲兄則不友。故不顧其至親骨肉而敢爲寇攘。所謂自作不典自得罪也。其父子兄弟之善者初不知情我政人不可罪之。與同於天意惟於大泯亂我民彝者。謂政人曰。乃其速用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曰者順天意而爲誥明天討也。

三十

文王之法卽天法。視民如傷。殆教其彝。仁之至。義之盡也。上云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此云速由文王作罰。則文王之法本於湯。論語所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孟子所謂殷受夏周受殷者也。凡百亂源皆由泯亂民彝。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所以絕姦宄之萌。孝經天子章特引甫刑。明刑自反此作明王以孝治天下。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禍亂不作而刑可措矣。　又案紂時淫刑濫罰。必株連無辜。文王作罰。一本成湯典刑。或小有因時變通而所以率天常正人倫遏亂源則一。此明德之用。慎罰之大義也。周禮族師族聯相保相受。與此文本不相違。元殆嘗詳辨之。載復禮堂文集。　此第五節言凡民不孝不友之罰。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三十一

訓人。師長。疏　箋云　率循。戛常。正。長也。釋詁　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卒。使之修德學道。而攷其執以進退之。或曰庶子。此句鄭注　小臣掌王之小命。播布。說文手部　敷施也。攴部　歐陽書說有造獄。漢書王尊傳　周禮有造言之刑。瘝病也。釋詁　釋曰　江氏云。庶子言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爲外也。庶子掌國子之卒。使之修德學道。故曰訓人。小臣傳君命于外。或受節以出。故曰小臣諸節。孫氏云。正人卽上政人。案孔疏訓戛爲楷。段氏云此得古訓之意。禹貢納秸卽稭字也。而地理志作戛。皋陶謨戛擊鳴球。明堂位作揩擊。皆其比例。愚謂楷法也。猶彝也。故訓常。矧惟外庶子惟厥正人惟字皆承矧字而言。越。于也。猶與也。小臣在宮內持節傳君命於外者。其人非一。故云諸節。造。周禮所謂造言。謂譏說殄行飾智驚愚以要譽

於民者。言凡民不循大常孝友之道當刑之無赦。況惟外廷庶子官主訓人者。惟政人主治民者。與在内之小臣受節傳君命者。乃列[別]於大常之外以己意布施條教。惑世誣民。罔上行私。造邪說蕩衆心。取民大譽。以圖亂政而病其君。是乃引民為惡。惟我深惡之。噫。汝乃其速由此義刑遵而誅殺之以遏亂源。訓人主庶子。亦兼諸師長而言。小臣位雖卑而傳君小命。其職亦頗重。外廷包藏禍心之臣有敷教行政之權者。或與之勾結。矯誣君意。胥動浮言。變亂舊章。塗民耳目。學非而博。言偽而

三十二

辯。如春秋之少正卯。戰國之楊朱墨翟。是乃大泯亂民彝之尤。故不得不夙絕之。勿念。謂不念天威也。勿庸。謂不用天秩也。此皆非常之惡。篡奪所由生。故謂之造獄。邪說為暴行之先驅。觀於今日世禍。而知聖人之垂戒遠矣。　此第六節。言邪臣造言亂民之罰。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釋曰】江氏云。亦者。亦別惟也。君長。謂他國諸侯。康叔為牧伯。得征諸侯之有罪者。故及之。不能。不相能也。春秋傳曰。閼伯實沈不相能也。外正。謂正長之官。亦對小臣而言外也。亦惟他國之君長。不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臣。惟為威虐于下。大放棄王命。乃非德教可用以治也。言當征討之。　此第七節。言所統他國諸侯為君失道之罪罰。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敬忌。祇祇威威是也。疏【箋云】典。法。常也。釋詁由。同猷。裕。道也。訪。懌。樂也。釋詁說苑曰。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閒田

三十三

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君道荀子懌作擇。曰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君道

【釋曰】王氏引之據方言裕猷道也。謂由同猷。裕猷即由裕。謂以道導民也。上三節說慎性罰之事。先言治民。次言治臣。次言治所統諸侯。而治人必先治己。故切指康叔之身而申戒之。言汝亦無不能敬守典常。修己以安人。乃能以道導民。當思文

王之所敬所忌。尚德而畏刑。乃導民使至於道。常曰我祇通文考惠有以跂及之。則我一人以說樂矣。孔子言文王敬慎恭己。敬慎即敬忌。此明德之事。慎罰之本。由聽訟而使無訟者也。荀子以敬忌為敬畏賢人。其稱書文。段氏謂縣栝引之。懌作擇古。擇斁釋懌通用。古無懌字。多用上三字。一人以擇。擇即懌也。業身安國治功大名美故懌。　此第八節。以修身敬典為慎罰之本。　以上第三章。詳言慎罰而歸結於德。

三十四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適則罔政在厥邦。

箋云　鄭讀迪字下屬。疏　迪導道。釋詁　吉善。說文口部　康安。釋詁　作為。釋詁　在存也。釋詁　釋曰　爽明也。爽惟之惟及下其惟予惟皆詞也。言明乎民之為道道之以善則安。我是以惟殷先哲王德以康保民者為求。上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此申其義。矧況也。適之也。民之為道本如是。況今民和會。無道之而不知之善者。但不道以善。則無政以存其國而民不安矣。　此第四章第一節。言安民在德。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箋云　監。視。戾。止。釋詁　屢亟也。釋言　釋曰　監。于民監也。言予惟不可不監于民。故告汝以文考明德之說與慎罰之行。于。猶與也。行。猶事也。今惟之惟。思也。言今思往時民之不靜。未能止定其心。道之屢數而未能和同。明明在上。惟天其以不善治民而降威罰誅我。我其不敢怨天。思其獲罪於天之由。不在大亦不在多。積小積成大。積少積成多。禍之所由生起於微眇也。況曰其上明聞于天者乎。尚。猶上也。或曰。顯聞于天。即上顯民聞于上帝。言我不敢怨天怨民。自省罪過之不暇。況能庶幾德顯于民聞于天如文考乎。　此第二節。言民之不安其罪在己。不可不慎致罰之由。

三十五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箋云　閉塞。語為政鄭注　忱。誠也。說文心部　周禮師氏敏德以為行本。鄭氏曰。敏德。仁義順時者。顧。念也。大學注　猷裕。道也。方言　無。或作毋。勿用非謀非彝。或作毋俾德。

史記三王世家佹（一作詭）作菲。徐廣注一作棐。漢書武五子傳【釋曰】江氏云。戒康叔其殺之哉。毋造作私怨。勿用非道之謀非常之法以蔽塞是誠。大則效敏德以康定女心。顧省女德。遠大女之謀。猶寬裕以臨民。乃與民相安。不女疵瑕。不女殄絕。以猶與也。案殄則心正而私意不起。故能無作私怨。不以非謀非彝邪暗之見塞其本心之誠。（誠）敬相將。主敬故能閑邪存誠。上云敬哉天畏棐忱。此文正與相應。大則效敏德。仁義順晞。仁如春之元氣廣大。義如秋之仁覆閉下。用此安定汝心。止於至善。顧省汝德。無有差忒。（忒）猷

三十六

裕二字。江氏分屬上下句讀。義亦可通。愚謂猷裕即上文由裕。君奭云。告君乃猷裕。猷裕皆訓道。而猷又訓謀。裕又訓寬。上云乃由裕民。謂以道導民。敷教在寬。不肅而成也。此云遠乃猷裕。謂遠乃當道之謀。使之廣大也。君奭云告君乃猷裕。（謂）謀於有道寬裕之人也。訓義皆互通。遠乃猷裕。乃能以安（民）民。民懷其德。不汝遐棄矣。瑕讀或如遐。殄絕也。猶棄也。或曰。不汝瑕殄。猶云勿予禍適。上所謂不廢墜王命也。肥非棐皆非之借。蓋今文作勿用非德也。　此第三節。由慎罰而歸本於修德。修德之本在敬。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箋】云大學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氏曰。天命不於常。言不專佑一家也。春秋傳曰。有德之謂。（成十六年左傳）【釋曰】肆。今也。言今汝小子封。天命靡常。汝當念之。而修德。毋或不善而殄絕我所命之享祀。江氏云。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之山川社稷。國亡則絕其祀。故言女其念天命之無常。毋殄絕我之命祀。左傳甯武子曰。

三十七

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侯國服命以七為節。高乃聽。毋偏聽也。　此（第）節四節。申戒以修德乂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

【箋】云替。廢也。（釋詁）詁。正義本作告。此從唐石經。【釋曰】又言王若曰者。諸將終更為慎重之。往（將）往就國也。弗替敬典。上云汝亦罔不克敬典。當堅持此心。勿衰替也。聽朕誥汝。敬典為聽誥之要。能聽我告汝之誥。乃能以殷民世世享國矣。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棐民彝。與此文理（則）同。此語辭將畢。丁甯申戒。以

終上文應保殷民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之意。康叔封於殷墟。故云故殷民。敬典聽誥如保赤子。則殷民皆周民矣。江氏孫氏皆讀勿替敬為句。典聽朕誥為句。訓典為常。引酒誥典聽朕教及汝典聽朕毖為證。亦通。　此節第五節。遣之國。深戒之。　以上第五章。統論明德慎罰而歸結於德。　武以康誥為武王時書。故但云祗遹文考不及武王。不知經明云乃寡兄勖。武王所行皆文王之道。無庸屑屑分別也。經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與大誥多方語相應。明指武庚三監叛事。書序孔子所作。豈可妄易是。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二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三

曹元弼學

酒誥第二十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史遷說。周公旦懼康叔齒少。告以紂之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故謂之酒誥以命之。釋曰史公說據經在今後嗣王酣身節舉全篇大義。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今本無成字據釋文及疏增

成王衍此字言成道之王。疏　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有風有沫之鄉則字衍沫之北沫之東。沬則二字今補朝歌也。詩桑中疏文有脫誤今訂正　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邶鄘衛譜疏　案三家謂歐陽大小夏侯說。王年長骨節成立。疏　馬氏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即牧養之地。釋文　釋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一氣銜接。皆周公之言。史官以其文多。就事分篇。別為題目。此發首二句直

承上篇末王若曰往哉封節。蓋周公遣康叔之國保乂殷民。因述王意明慎酒大命于殷邦。王語祇此一句。乃穆考文王以下。皆周公代王出誥使康叔以命殷民者也。稱成王者。周公攝政。身當大難之衝。而以成王為世子。使專意學道如武王在時。迨居攝四年。天下已平。王年已長。將及成人。君德日(進)可望成文武之功。喜而謂之成王。自家庭言之謂王骨節成立也。自朝廷言之謂王道德有成也。成王之稱。已自宮府達於四方。上篇呼王為孟侯。見其優為儲君之事也。此呼王為成王。見其年德已成能成己成物他日可繼文武成周道也。周公對諸侯稱之。所以使庶邦繫心於王為復辟歸政地也。諸家說成王義皆有合。馬氏以為追書則未是。江氏謂此特稱成王。係王自出誥。別於上篇之周公代誥。然康叔於成王為叔父。當如詩閟宮王曰叔父之例。今直云王曰封。則是以兄命弟至親無文(之)辭。與上篇同耳。不稱殷邦稱妹邦者。殷土廣大。妹即詩沬之借字。據紂城及附近之地化紂嗜酒尤甚者而言。妹鄉妹北妹東皆其地也。武庚居紂城朝歌。妹鄉正其地而偏南。自紂城而南謂之

二

鄘。自妹地而北至紂北境謂之邶。自妹地而東至紂東境謂之衛。武庚三監既誅。更以四百里地封康叔為衛侯。作方伯。邶鄘在其所統連屬之內盡監之。故總云明大命于妹邦。舉紂都所居以包所監之地。馬云即牧養之地者。段氏云。謂妹邦即牧野也。以妹同飫。案牧野正在朝歌南。紂城至此皆沬地。故曰沬鄉。鄭引詩釋之。文有脫誤。當讀正云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沬之北沬之東。沬則朝歌也。沬妹同字。沬鄉兼紂城及城南之地。沬北沬東則(沬)邑之北偏東偏。自紂城而北而東者也。

三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箋云肇始釋詁毖慎也說文比部。釋曰此承成王意誥康叔(使)敎戒妹邦毋腆於酒。而上本之文王也。江氏云。周家世次。文王弟當為穆。故偁穆考。肇始開也。文王遷鄷。故言始開國。毖慎也。文王誥慎衆國衆士(及)衆少正之官治事之臣。朝夕敕之曰。祭祀則用此酒。惟天之下教命始開導我民者。惟始于祀也。文王為雝州伯。南兼梁荊。故得誥慎衆國。案毖訓慎。

慎猶戒也。庶邦所典治諸侯也。庶士眾官之長也。少正其副貳也。皆治事之臣。故總言御事。酒由人作。云天降命者。凡事之作而可久者。皆天啟其心。天降命作酒。本始於祭祀。馨香上達。以致孝敬乎鬼神。非以教人縱欲也。凡事之興作。本皆出於天理。其後乃滅天理而窮人欲。傳稱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記言酒非以為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是其義。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釋曰 此亦文王誥毖庶邦之言。天降命作酒以致敬行禮。人反以縱欲敗禮。故天降命在此。天降威亦由此。江氏云。天降嚴威監臨于下。我民所以大亂喪其德性者。亦無非以酒為亂行也。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亡者。亦無非以酒取辜也。 此第一章第一節述文王誥戒庶邦慎酒。天命天討於是乎判。

四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箋云 正。一作政。周禮萍氏注引 無。一作毋。韓非說。康誥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說林 大傳說。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又說。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將。猶扶助也。詩楚茨箋 無。一作毋。論衡語增

釋曰 文王施教自近及遠。誥毖庶邦由自治其家國始。誥教小子。成教於家也。有正有事。由家以及朝廷也。孫氏云。小子。康叔也。案凡子弟及公族卑幼皆是。康叔自朝夕聞教。正讀曰政。周禮疏謂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蓋本鄭義。言文王誥教家之小子。及朝廷有政有事之臣。皆毋得常飲酒。於庶國來朝聘者。亦惟助祭之末與之燕飲。猶以德扶助之使無醉而失禮也。案方伯於諸侯有饗燕之禮。云飲惟祀者。舉重以見輕。其酒以成禮德將無醉則一也。

五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釋曰 迪。道也。土物。土所生之物。謂穀也。愛。惜也。臧。善也。彝。常也。言文王教小子無彝酒。以己所行使民效之。惟曰我民當各教導其小子。惟土地所生

之物是愛惜。勿多糜穀作酒以供逸欲。厥心憖善無卽怡淫。聰聽祖考之常訓。於小德大德。小子惟一皆慎之。勿以酒爲小德而弗戒。酒失雖小。流禍甚大也。　此第二節。言文王誥教家人及國内臣民皆慎於酒德。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箋云純。專也。賈逵國語注肇。敏也。釋言致。至也。廣雅釋詁白虎通讀賈用絶句。曰。賈之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又孝養厥父母作欽厥父母。說爲欲留供養之。商賈馬氏曰。洗。盡當爲淨也。釋文

六

釋曰此本文王之教以伐代王明大命。江氏云。敕康叔告沬土之民。嗣續爾股太之加專其種藝之事。服勞奔走以事其父兄。五穀惟言黍稷者。沬土所宜也。案嗣。謂服田力穡繼續不已。無時惰農自安也。長。謂兄及家中諸尊長。妹土在冀州。其穀宜黍稷。又古人以黍稷爲重。故特舉之。此告農民也。肇訓敏訓至。皆急疾之意。車牛。大車駕牛任載貨物。服。事也。行曰商。止曰賈。散文亦通。言急疾牽車牛遠行從事商賈之事。懋遷有無。得餘利以孝養其父母。此告商民也。白虎通讀賈用絶句。孝養二字作一慶字。謂牽車牛遠行從事求四方珍異固有居積以待民用。得餘利以喜樂其父母。行而求貨。歸而供養。慶。猶喜也。亦通。自洗。馨蠲潔膳不假手於人也。腆。善也。厚也。致。如燕禮小臣請致之至。謂奉酒致父母前也。農藝黍稷。商服賈用。各勤力豐財以養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而喜樂之。乃自洗爵致於父母。則當用酒。上言酒始於祭祀此言酒始於奉養。記曰。酒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

七

此天降命作酒之本義。庶人無廟祀。上言祀。卿大夫士以上之孝也。此言養。庶人之孝也。　此第三節。告沬土之民。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饋祀。助祭于君。疏箋云典。常也。釋詁大傳說。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六十已上遊飲也。此說羞耇之義。稽。合也。周禮小宰先鄭注釋曰此告

妹土之臣。王氏云。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文言庶士而繼之以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文言庶士而繼之以有正。則指其尊貴者別言之。皆舉此以該彼。互文亦有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言之耳。案越。於也。與也。呼庶士與庶伯君子。爾當常聽我教飲酒之法。如下文所云也。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此言養老得飲酒也。江氏云。羞。進也。耇。謂老成有德者。若三老五更是也。爾大能進耇老于君。助君養老。爾乃得飲食醉飽焉。案古惟

八

為音同。今北音猶然。于為音通。聘禮注。于讀曰為。上云罔非酒惟辜。言以酒為罪。此惟亦當訓為。為猶助也。言助君養老。或可讀為曰于。如江氏說。飲食醉飽。飲食。饗食燕也。虞夏殷養老或以燕禮。或以饗禮。或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享燕之禮。群臣皆得與於飲食。故爾羞耇于君。爾乃飲食醉飽醉酒飽德也。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此二句承上啟下。丕。大也。爾大能羞耇于君。則君大稱美爾善於而尊進之。此與盤庚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文意同。永。長也。觀省。視察先王禮法也。作。為也。稽。考也。合也。中德。中和之德。尚。庶幾也。饋祀。祭祀也。周禮曰。以饋食享先王。禮有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江氏云。爾能羞耇惟君。則君必謂爾能長觀省法則。所為合乎中德。則爾庶幾與乎助祭之選。能進而助祭于君。爾乃自介與于助祭之人。以次相酬。斯亦得飲酒矣。逸。旅酬也。詩曰。舉酬逸逸。戒慎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則人易從而亦不至于酗酒矣。案介。大也。善也。亦樂也。以禮養欲。則樂而不淫。是乃大善用其樂也。詩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于胥樂矣。此之謂也。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三句。江

九

氏云。允。信也。正當讀為政。若元。皆善也。言所為合乎中德。此乃信惟王者任政事之臣。此亦惟天善其善德。將存在王家長不忘矣。案言酒以成禮如此。非獨為君所賢。每信為王任政事之臣。非獨堪為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使勵在王室。謂篤不忘也。義與上文惟天降命句相應。此告沬土賢士大夫以德禮優勤之。　此第四節告沬土之臣。　以上第一章。本文王之教代王明大命于沬土臣民。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箋云：棐，輔。說文木部 徂，往。釋詁 腆，多也。說文肉部 釋曰：上明大
命于沬土已畢。此下戒康叔當用文王教，監于殷
先王所以興，後嗣王所以亡，以治沬土。此節檃括
前章文王誥毖慎酒兩節之義。江氏云：我西土之
輔，左若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庶幾能用文王教，
不務多于酒。故我今能受殷之命也。勸勉康叔戒
慎沬邦，則長享福胙，永保其國矣。又曰：經之徂字
與至于相應今，故以徂之言徂往為往日也。棐邦君
御事即上文庶邦庶士少正御事謂諸侯諸臣也。小
子即上文小子有正有事我民小子。謂公謂族，及
朝臣下及庶民也。上下皆不腆于酒，無教逸欲，周
所以興也。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西土臣民皆用
文王教慎酒。

十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箋云：乾鑿度說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
孔子曰：自成湯至於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
先儒皆以為紂父。檀弓疏 釋曰：哲，知也。迪，行也，道也。
顯，明也。天顯謂天之明命。經，常也，行也。孟子曰：經
德不回。秉，執也。哲，說文訓知，或作悊。又云悊，敬也。
言在昔殷先聖知之王，行道顧畏天之明命，下及
小民，常行其德於身，無或回邪，秉持其明知之心，
無或昏亂。此以道制欲之本。先哲王謂成湯。詩曰：
濬哲維商。孫氏讀迪為攸，訓所。江氏讀秉哲之哲
為悊，訓敬。詩曰：聖敬日躋。義並通。自成湯咸至于
帝乙，江氏云：咸，徧也。言自湯而下徧數之，至于帝
乙。又據乾鑿度引無咸字，謂咸字當在成王畏相上，
下屬為句，義較長。考湯號天乙，天即帝，故易謂之
帝乙。書稱自成湯至於帝乙，則此帝乙非湯。據殷

十一

本紀湯以後繼世之王，以父子倫序相當計之，祖
乙為湯六世孫，稱帝祖乙，與帝太甲、帝太戊同例，
為立主入廟之通稱。其直稱帝乙者，惟紂父。經以
帝乙與成湯相對，則是其人專稱。且至于者，括始
終之辭。成湯至于帝乙，謂紂以前多賢聖之君，對
紂無道亡國而言。若以為祖乙，則其後又有盤庚、武
丁皆賢王，何容遺之。鄭注檀弓引易說，但取勢遠
同名不嫌之義，非以此帝乙為祖乙也。或可如江
氏說六世王，為親屬已竭六世以後之王。元孫之
孫謂元孫以後遠代之孫，即紂父。先儒賈馬鄭說

義亦不異。江氏云。咸字當在帝乙下。屬下讀。咸皆也。言自湯至於帝乙皆成就王德敬畏輔相也。國語曰。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誼同此。案帝乙以上殷道屢衰。而武乙尤為無道。云咸成王畏相者。善善從長。大分言之。別於下文後嗣王謂紂互文耳。不可以辭害志。惟御事厥棐有恭。殷之先王畏天敬民如是。故其臣亦皆賢。江氏云。崇充也。惟是治事之臣。其輔治有恭懃。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敢充其飲酒之欲乎。　此第二節。言殷先王時君臣皆恭敬。亦無敢腆于酒。

十二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君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飲酒齊色曰湎。詩蕩疏 箋云 禮王制鄭說。殷之州長曰伯。侯甸男衛邦伯今文作侯甸任衛作國伯。白虎通爵篇 僚官也。釋詁 尹正。亞次。服事也。釋言 說文曰。湎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湎於酒。水部 釋曰 承上文言於是在外服者若侯若甸若男若衛等服每州庶邦之伯。在内服者百官眾正亞旅百職事。宗人之在官者。與百官族姓致仕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言内外上下一德也。周禮有九服。要服以内凡五。康誥云侯甸男采衛。此不言采。孫云省文。伯為方伯。方伯統庶邦。故舉以包羣侯。畿外有服數。畿内無服數。其為服治王事民事則同。故順外服之文而稱内服。百僚庶尹。即上文所謂有正。惟亞。正之次。惟服。謂凡從事者。即上文所謂有事也。工。官也。宗工。宗人之在官者。即上文所謂小子。百姓里居。謂百官族姓致事家居者。百官稱百姓。而王子弟等為王之族姓。統以百姓二字括之。百姓里居。即百僚至宗工致仕而居邑里者。湎。謂耽溺於酒。皆至面發赤也。形聲兼會意字。白虎通引經男作任。邦作國。今文字皆然。又多一作字。作國伯猶言作國君。殷爵并子男於伯。自伯以上為君稱也。與古文說異。

十三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釋曰 德顯。使德顯著於民。君正。祗敬。辟法也。言外内諸臣無敢湎於酒。不獨不敢而已。亦由勤勞政事不暇及酒。惟助其君成就王道使德顯明。於以正人。於以敬法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為其人而后能行法。尹人即康誥之迪民。祗辟即康誥之敬典。此第三節。承上節而終言之。此殷之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
越怨不易。[illegible]
箋云 說文。酣。酒樂也。御覽引作樂酒。祇。詞也。易復初九馬注。或曰。
敬也。屬上讀。釋曰 上言殷先王慎酒以興。稱我聞
惟曰。故此言後嗣王樂酒以亡。稱我聞亦惟曰。後
嗣王。謂紂也。酣身。謂湎於酒。以身沈溺其中。易曰
濡其首是也。命。號令也。顯於民。謂政教善使民稱
譽則效也。祇。適也。保。安也。言紂以身沈溺於酒。其
政令悖亂。無有可顯著為民表者。適取民怨。安之
不改。謂怙惡不悛。樂其所以亡也。孫氏以民祇二

十四

字連讀。云紂之命令無可顯著為民所敬。如先王
之德顯使尹人祇辟。徒安於怨不改其所為。案孫
讀于曰為。祇訓敬。與多士民祇讀同。亦通。或可此
顯字當如彼文作顧。言不問民之能敬能從否也。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箋云 泆。同佚。樂也。廣雅釋詁 史遷說。紂大最樂戲於沙丘。
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
之飲。說文曰。盡。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周書曰。民罔
不盡傷心。血部 釋曰 誕。大。縱。放。淫泆。淫樂也。非彝。非
法也。燕。褻狎也。言紂大惟其放縱淫樂于非法。用
褻狎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者。史公所
說。正大淫泆喪威儀之事。書家皆有此說。王充以
此經不言酒池肉林長夜飲。疑非事實。陳氏云詩蕩
篇云。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
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與酒誥所云正同。則書家
所言未必皆增其實。案子貢言紂之不善不如是
之甚。蓋謂當時稗官野史不盡足信耳。若史記諸
書家所云。自是積接古相傳實事。經不言者。湯武周公
數桀紂之惡。皆檃括言之。不一一指其罪狀。忠厚
之至也。燕喪威儀。紂之所以亡也。慎戒必恭。武王

十五

之所以興也。盡从血聿者。段氏謂取以筆抒寫傷
痛之意。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釋曰 荒。大。腆。多也。厚也。息。止。逸。過也。言民無不痛
傷其心。而紂惟湛樂于酒。不思自止其過。言不恤
民怨也。很。戾也。江氏云。紂秉心疾很。恃有命在天。
不知畏死。惟為虐以積罪于商邑。于殷國之滅亡
曾無所憂。案存心疾害很戾。不自克以身死之可
畏。國滅之可憂。是以惡積罪大而亡。凡小人之無

忌憚者。禍天下以自禍其身。皆紂之徒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箋云　馨香之遠聞者。（說文香部）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章氏云。馨香。芳馨之升聞者也。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天。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釋曰　國語所說正本此經。孫氏云。逸。過也。速。召也。言無德馨升聞於天。大惟民怨。及衆羣臣用酒臭達於上。故天下喪亡之禍於殷而勿愛之。維（惟）紂之過。天非暴虐。惟人自召罪耳。業民怨。民之怨氣也。庶羣自酒。衆羣（臣）用酒益昏亂助紂長惡。惡臭如鮑魚之腥徹聞于天。天本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豈忍虐之。惟紂嗜酒淫逸。不至喪滅不止。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耳。　此第四節。言紂荒䏍於酒。殷之所以亡也。　以上第二章。言周之所以興。及殷之所以興亡皆係於酒。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箋云　監。視也。（釋詁）隊。（墜當作隊。此俗字）從高隊也。（說文𨸏部）撫。猶據也。（曲禮注）湯征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殷本紀引）釋曰　言我不徒如此多以所聞告汝而已。欲汝知所鑒以為治也。古人。謂湯。言人視水則見形。知視民知治道否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塞違從正。樹協乎天命民之本性。斯治道得矣。江氏訓治不為治亂。亦通。國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鑒（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皆本此義。時。是也。周公既述古言。乃云今惟殷以荒䏍于酒大使民怨而隕墜其天命。我其可不據於是以為大監戒乎。江氏訓撫為循。云。今惟殷以隊其命矣。我其不（可）大監于是撫于是乎。監。監紂也。撫。循也。謂循商先王之道也。亦通。　此第三章第一節。承上言宜監于殷以為治故下遂詳言慎酒出政刑之事。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詩祈父箋疏）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於酒。

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玉藻疏）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疏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

馬主封畿之事。詩祈父疏〔箋云〕劼固。毖慎也。釋詁獻猶賢
也。鄭注八佾馬氏曰。遺。此字今增違行也。釋文說文曰。劼慎也。
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毖殷獻臣。力部今本作嚋。〔釋曰〕
此節言欲革沬土嗜酒之俗。當敦固戒慎殷之遺賢
及所統諸侯。與國內小大諸臣。而以身率先之。汝
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猶文王之誥毖庶邦庶士
等也。殷之賢臣當亦不腆於酒。必固慎之者敦勉
之此以為民表率也。固與慎義近說文訓劼為慎。則劼
毖謂慎戒也。矧太史友以下猶文王之誥教小子
有正有事也。太史。左史也。內史。右史也。玉藻曰。動

十八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古之史官必擇博學
洽聞令德高行深明古今治道者為之。在人君左
右。聳善抑惡。朝夕匡諫。故人君尊而友之。盛德記
曰。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友之言又。又手也。今通作
右。助也。言右以包左。二史左右助君。故曰友。太師
太傅太保。君之師也。太師內史。君之友也。越。於也。
猶與也。此獻臣謂今所用之賢士大夫。百宗工。謂
衆宗臣。與上文宗工同。獻臣百宗工。總舉親賢。亦
君所友也。爾事。於爾執事者。服。亦事也。說文。休。息
止也。服休。執事於燕息之時。采。章采也。孫氏引魯

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虞說曰。大采。袞職
也。少采。黻衣也。服采。執事於朝祭掌衣服。皆君之
近臣。若。順也。順壽謂順民之性使得安全壽考不受
寇害。王氏先謙云。圻父。詩作祈父。鄭箋。祈畿圻同。
又引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釋文。疇。此古疇字。
本或作壽。司馬主討逆用兵。而本意以順壽萬民
為主。故鄭云順壽萬民之圻父也。薄違農父者。釋
文。違。馬云違行也。違行者違道而行。邪行也。左傳
昭德塞違。即大雅厥德不回之回。薄。迫也。司徒之
職敬敷五教。禁民為非。民有違行。則迫使改悔。故曰

十九

薄違。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
教稼穡樹藝。則農事屬司徒。故知農父即司徒也。
若保宏父者。若。順。保。安也。宏父疑即司空。司空度
地居民。則順安萬民是其職也。孫氏云。釋詁。宏。大
也。詩傳。空。大也。宏與空俱訓大。知宏即空也。案。父
同甫。甫者。丈夫之美稱。以目三卿。尊之。蓋當時有
是號。定辟者。辟如祇辟之辟。法也。三卿任國之大
政。所以定法制。斷也。此節言汝當敦固戒慎殷之
遺臣及所統諸侯。使不腆於酒。況身所賓友太史
內史。與諸所用親賢乎。況爾執事近臣乎。此由遠

以及近也。况三卿為國大臣定法者乎。此由小以及大也。況汝身自克己復禮，正己以正人，剛斷於酒乎。此由人以反諸己也。明皆當劼毖無怠。此第二節。言監于殷以慎酒出治。　又案：薄違之薄，或當讀為弼。薄弼一聲之轉。臯陶謨曰：予違汝弼。弼違農父，謂匡弼萬民違道之農父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

箋云：拘，壁中古文作抲，下有獻字。說文曰：抲，撝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抲獻。（據小徐本手部）釋曰：此以下言剛制沬土人民，寬猛相濟，以革嗜酒惡俗，為作新民急務。拘與抲形相近，如說文序稱苛字隸變从止句之比。小徐本抲下有獻字。江氏云：佚，縱。抲，撝也。獻當為讞，壞字也。讞，議辠也。从水，獻聲。水取其平也。其有告女以羣聚飲酒者，女勿縱佚，盡執抲而平議其辠以歸于周，其當殺者我其殺之，戒康叔毋專殺。案：說文訓抲為撝，撝猶舉也。下有獻字。（江說甚善，但大徐本無，與鄭本古文合，或係衍字。）益今古文異，疑不能定。羣飲，羣聚沈湎於酒，號呶紛擾，或蓄異謀，猝生變亂，故嚴治之。予其殺者，審其情罪之輕重，而誅其首惡怙終者。孫氏則云：殺同𥻆。方言云：𥻆，殺也。後漢書樊儵傳注引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𥻆蔡叔。杜注云：𥻆，於（放）也。言盡執而指撝之，以歸於周，予其放散之。案：散其羣黨，如舜分北三苗，使其馴服化為良，義亦善。

二十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斯，析也。（詩墓門釋文）箋云：享，祭也。（易渙虞注）釋曰：惟工之惟，助句詞。此等語詞，詩書中多有之。諸臣惟工，猶云諸臣工耳。江氏云：又惟殷之為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沈湎于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有，讀當為又。案：鄭訓斯為析，享，祭也。

二十一

諸臣工在家湎于酒，非羣飲圖擾亂，雖為人所告，毋用罪之，且惟教之。又分析明其因享祀而飲酒者，恐告者或誣也。此以諸臣工湎酒與上羣飲為兩事。孫氏則通為一義，云：雖欲誅羣飲者，又當思惟殷進用之臣工，俱沈於酒，民俗染之，我勿用為罪，且必先教之。又分析其羣飲之故，或由享祀則勿罪，原之。案：孫意謂上文予其殺，言當放流之，既又思民之無良，由上化致然，不可遽加以罪，當先教之。又分析其無大罪者勿論，皆就民言，義亦善。勿佚盡執拘予其殺，遏亂之義也。又弗殺而教

之。且分析其是非恤刑之仁也。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箋云恤收。說文心部蠲潔也。詩天保傳釋曰江氏云。言教之而乃不用我教詞。惟我不憂恤之。此其人將不潔于女之政事。言其傷化也。是當同于誅殺之辠。案教之而不改。非眚惟終。自作不典。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不得不為民去惡以塞亂源。　此第三節。正言刪制于酒之事。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箋云典常也。釋詁辯使也。廣雅釋詁釋曰言汝當常聽我誥毖。勿使乃主民之官湎于酒。上止既歷說所當劼毖者殷獻臣太史友以下。而親民之官於教養尤切。故篇終特舉之。　此第四節。總結全篇。所謂明大命者備矣。　以上第四章。詳言劼毖臣民以絕酒禍。孫氏云。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困學記聞引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俄空而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若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即此等句。案段氏以俄空為脫其序非亡其經。似近之。愚

又疑此據中古文而言。蓋子雲典校秘書在劉子政後。見當時中古文尚書缺酒誥之篇。檢索久之不可得。故訝為俄空而懼其亡。其後復得之。故藝文志但云建武時亡武成一篇。不及酒誥。至於今文及古文傳習本固皆有酒誥。與子雲說不相戾也。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三終

曹元弼學

梓材第二十一　周書　文古尚書　鄭氏注

[箋云]史遷說。周公旦懼康叔齒少。為梓材示康叔可法則。[釋曰]孫氏云。梓者梓人。史記正義曰。若梓人為杍。君子觀為法則也。案下言若稽田若作室家若作梓杍皆以喻為政之法則。而史獨取梓材二字為篇目。猶禮記以禮器名篇取禮使人成器之義。　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杍。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杍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杍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二子以實對。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案梓杍同字。與此事與此經不相涉。皮氏謂大傳以有康叔在內。故附載之周公告康叔書中。伏生並非以橋梓之梓當經梓材字。又謂此篇誥康叔

一

并戒成王。其說皆是。而解大傳則未當。今別釋之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笞伯禽非笞康叔也。不言康叔伯禽而言伯禽與康叔。文義明專主伯禽。特以康叔尊之見商子。故特云與康叔耳。云康叔有駭色。明是在旁見其笞者。於是教之見商子。商子言橋為父道。杍為子道。不言兄弟。明三笞於康叔無涉。云二三子者。統舉之辭。下云二子。則指實之辭。兼康叔而言。周公拂其首亦專屬伯禽。皮氏不能分別。謂臣子一例。周公時攝王位。康叔為之臣。亦當如子禮。迂曲不合事理。非也。此傳各書所引文多異。孫氏刪取最當今據之。又大傳梓作杍。或以杍材命名有取於子繼父志之義。詳下。

二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武[箋云]暨。與也。釋詁 達。通也。說文辵部 家。卿大夫采地。周禮敘官家司馬注 [釋曰]江氏云。大家。卿大夫有采地者之家。鄭云于邑言達大家者。大家皆有采邑。故云于邑。謂國中之都邑也。云于國言達王與邦君者。王

與邦君各君其國。故云于國。是通言國也。謂通言諸國
如鄭君說。則經惟字蓋誤也。當為曁。曁。與也。以臣
民達大家。則聯上下之情。以臣達王與邦君。則聯邦
交之誼。又云王謂二王之後者。以王與邦君並言
則王非謂天子。故以為二王後。惟字无訓與者。若
經是惟字。鄭君必不云達王與邦君。據鄭言達王
與邦君。則鄭本必作達王曁邦君。曁之言乃為與
也。孫氏云。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
都。卿之采地。又注家司馬敘官云。家。卿大夫采地。
蓋大夫稱家。卿稱都。對文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

三

大家。如孟子離婁言巨室也。康叔所治當有卿大
夫采地。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
後與列邦之君。案王與邦君並列。又庶民與臣並
列。是王與邦君皆有國者。非有天下之王也。若有天
下之王。巡狩述職。政治由諸侯自達。豈但使臣達
之。故知此王為二王後。此必書家積古相傳之義。
故鄭據而推明之。不疑於名實相亂者。自臣下言
之。固民無二王。自王言之。則二王之後得用王禮。
於邦君中別出稱之。不以為嫌。此聖人寬大無猜
忌之心。多士云。惟爾王家我適。亦謂殷國為王家

也。以用也。庶民。謂庶人在官未得正祿者。臣。謂士。
此庶民與臣。即禮所謂士庶子。蓋用其賢者以隨
時宣上德於世臣大家。達民隱於都邑之主。則君
臣上下之情通。周禮都家之官亦列職於王。蓋命
於朝而贊家治者。又士大夫喪祭有公史有司襄
事。此所以君臣一氣上下無閒也。以厥臣之臣。統
謂卿大夫聘問鄰國者。王者之後禮有加等。故與
邦君別言。此二句乃平治邑國維持封建之要道。
與上篇劼毖諸臣侯甸男衛相表裏。情通誼合。而
後近悅遠來令行禁止也。江氏謂惟當為曁。致確。

四

或可王惟邦君猶云惟王惟邦君。以一惟字關上
下。古書有此文例。鄭君以意逆志。故以一與字解
之。江氏疑惟字係孔所改。然尚書異文異說最多。
或可民臣達大家謂選賢能以贊大家之治。以臣
達王。謂薦賢於王。皆邦君之事。亦通。　此第一章
第一節。言用賢材以通上下之情聯邦交之誼。則
上篇所謂劼毖者無不行。下文亟言用明德。梓材
名篇或兼取此義。　又案達字之義。反覆思之。猶
有未盡。達者。下達也。旁達也。蓋此節承上篇末節
而言。上云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則鄉遂公邑親民

之官無棄酒矣。而卿大夫采邑之宰其主所自用。
列國親民之官其其君所用。(自)誥毖不能徧及。故以
庶民及士之賢者一一達誥毖之命於大家之邑。
則都鄙之司民者無或湎于酒矣。以卿大夫士時
時達誥毖之命於二王之後及列國之君。使各以
毖其下則邦國之司民者無或湎于酒矣。汝順是
行之有常。劼毖剛制之道備而所用皆驗。則可尚
德緩刑以寬服民。於是曰我有師師司徒云云。如
此釋達字。似確當無疑。而鄭以王為二王後之故
亦均然可知矣。

五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戕殘也。周禮大司馬疏 釋文引馬同 〔箋〕云若順。釋言 恒常。君正。旅
衆也。釋詁 論語曰。先之勞之。肆故。徂往。釋詁 宥寬也。堯典
馬注 戕敗人。宥今文作彊人有。論衡 劼力 〔釋〕曰自上篇劼
毖殷獻臣以下及本篇上文所云。監殷敷治大綱
已備。任官皆得其人。則當尚(德)緩刑以寬服民。若恒。
順常道也。江氏云。聯上下之情。聯交(郊)交之誼。是常
典也。越於也。師師者。皋陶謨云百僚師師。史公說

以百吏肅謹。孫氏則云。上師衆也。下師長也。江氏
云。尹正也。正大夫也。旅衆也。謂衆士也。臣下皆自
敎戒曰。予慎毋虐殺人。王氏先謙云。羣臣知我之
意。順常典而禁淫刑。案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
卿。天子六卿。諸侯以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
司空兼司寇也。言汝順是常道。於是曰。我有百僚
師師。大而三卿。此(次)正大夫衆士。皆務愛民。厲虐也。
不教而殺謂之虐。敬者敬慎。勞者勞來。視民如傷。
使民如祭。敬之至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遑暇
日。勞之至也。臣下所以務愛民者。亦其君能率先

六

敬勞民。故臣往治事者其皆敬勞。肆往。謂自今以
往也。姦宄殺人。謂寇攘姦宄殺越人者。歷人。謂盜
賊所過歷之人。有嫌疑者。孫氏云。有姦宄及殺人
者。其所過歷之人不當同罪。原情寬宥之。若律容
止逃亡罪止徒。知情藏匿罪人減罪人罪一等。墨
子尚同篇引泰誓云。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
罪鈞。鈞均也。蓋紂法見姦不言事發同罪。故周公
以姦宄殺人歷人宥誥康叔。革紂法也。案此句據
君也(言)。君當敬勞民若有疾若保赤子。雖姦宄殺人
大罪惡止其身無株連。君事如此。故人亦見而

體其敬勞之意。於過失殘敗人之小罪亦審察其
實而原宥之。蓋君德仁厚。則惠心所孚。臣皆勉為
循吏莫為酷吏也。王氏先謙訓歷為閱歷之歷。云
使人且行罰遠往於姦宄殺人之事。歷訊其人而於
中有所寬宥。亦通。此節之文。自來讀者多不明晰。
今反覆推求。參取江孫王三家而讚辯之。文從字
順。渙然冰釋矣。戕敗人宥一作彊人宥。有宥者。戕彊聲
近。宥有形聲俱近。字變。又無敗字。義大異。三字當
屬下讀。詳下。　此第二節言用人順常典以寬治
民。與上篇予其殺反覆相成。上言嚴以革亂俗。此
七
言寬以作新民。下文皆言用賢勤民勝殘去殺之
事。藹然仁言。千載如聞。此周歷所以過七百之期。
衛之享國又最久也。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

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周禮大司馬疏　箋云周禮太
宰職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氏曰。
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為
民。敬當作矜。大傳說。老而無妻謂之鰥。鰥即矜字　老而
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
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
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
任職。必此先施此使無失職。屬壁中古文作媰。說文
曰。媰。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於媰婦。女部
王啟監厥亂為民。今文作王開賢厥率化民。論衡效力

釋曰　此以下兩節正言敬勞之事。戒康叔并戒侯
甸男衛諸侯也。江氏云。亂。治也。言王者開置諸侯
使監其國。其治為民也。胥。相也。矜。讀曰鰥。媰婦。孕
婦也。王者啟監之命曰。毋相殘殺。毋相暴虐。至于
鰥寡孕婦。皆由以包容之。使不失職。孫氏云。敬寡
八
即矜寡。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
傳作哀鰥。是敬矜鰥音相近。義俱通也。屬與媰聲
之緩急。假借字。又說文有嬬。云弱也。一曰下妻也。
屬嬬聲亦相近。疑亦弱也。案曲禮大夫曰孺人。注
云。孺之言屬。孺亦從需聲。需芻聲通。孺屬聲轉。聲
近字變。故壁中古文作媰。今文作屬。孔子國以今
文讀古文易媰為屬。故馬鄭古文皆作屬婦。謂弱
婦可哀憐者。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媰嬬。鄭陳氏
以媰嬬為寡婦之有遺腹者。尤可矜恤。亦一義。崔
雖多用今文。或博采壁中古字也。大傳因經矜寡

之文。推類言之。其云聖人君子能者。卽指王與邦
君御事而言。云使不失職。正解合由以容之文。孫
氏云。合。同也。由。用也。容。寬也。言窮民無告。有寬罪寬
之。亦傳意所包。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
使失性。王者體天出治。建國立君。其治本主為民。
必使勞心撫字。以先覺覺之。因民固有仁義之性
而利導之。使之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相保而無
相戕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至於鰥寡屬婦微
弱困苦。為人所忽易者。皆用是以兼容并包之。

九

使無一人不得其所。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足以保四海。王之命諸侯如是。故其考驗
治功惟在引養引恬。此封建盛時所以致天下刑
措也。今文啟作開。避孝景諱。監賢亂率為化皆形
聲相近字變義異。漢書儀有和裕開賢之語。用此
文。蓋與上彊人有連屬為句。有當讀為右。謂志行
賢强之人見君如此。故助王開賢路率以化民。雖
亦可通。然終牽强不辭。當以古文為正。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
茲監。罔攸辟。

箋云 效。考也。廣雅釋言 引。長也。釋詁 恬。安也。說文心部 釋曰 江
氏云。王者責效國君及其治事者。其命何以哉。惟
欲其長養民長安民而已。自古王者如此啟監。无
所任乎刑辟。葉效。猶驗也。謂考驗其監民之功。毋
相戕虐合由以容。其命之之事何以哉。長養民使
足衣食。長安民使篤仁義。予之而勿奪。撫之而勿
擾而已。曰引者。敬慎勞來。無廢弛。無擾切。漢詔所謂
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此則
欲善而民善。焉用殺乎。後世化民不以德。治
獄不以情而惟任刑法。此元氣之所以日傷而趨
於亂亡也。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敬勞之事。

十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箋云 稽。猶考也。計也。周禮宮正注 菑。才耕田也。說文艸部 疆
畎。古文作畺く。說文。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疆。
或从彊土。𤰝く。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耜廣
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之
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畎。古文く。
从田从川。畎。篆文く。从田。犬聲。く部 釋曰 上言敬勞
之事。此設三喻以示其法。則明當勤以行之。故皆
言既勤。詩曰。文王既勤止。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

之。請益曰無倦。是其義。江氏云。稽。計也。計其廣袤為之經制也。菑。發土也。畺。畍也。言為國如稽田。既勤力以布發其土。當思陳列修治為其畺畍。以諭為國當先立綱紀。陳氏云。說文所解疆畍之義。即此經所謂陳列修治也。作畺者據古文尚書。作疆者據今文尚書也。巜。古畎字。云古文从田从川者。壁中本也。从田犬聲者。今文尚書也。案巜當為最初之古文。甽則所謂即古文而異者。孫氏云。陳者。詩信南山維禹甸之。周禮稍人注引作敶。云甸。治。是陳亦治也。

十一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箋云] 馬氏曰。卑曰垣。高曰墉。塈。堊色。釋文塈。仰涂也。說文土部茨。以茅葦蓋屋也。部塗。舊本作斁。正義集韻斁。塗也。同部十一模切壁中古文作斁。見下

[釋曰] 塗。俗字。當為涂。正義本涂作斁。云斁。古塗字。蓋讀如彝倫攸斁之斁。說文引下句作斁。斁斁皆涂之假音字。蓋壁中本作斁。孔君以今文讀古文易為斁。皆訓涂。或竟以訓詁本字代之作涂。俗作塗。江氏云。斁猶涂也。斁塈以塈涂牆也。茨以茅葦蓋屋也。此諭政事修舉乃為有成。案垣墉皆牆也。塈。白色。古以蜃灰飾牆使白。猶後世用石灰。作室既立牆。又涂塞其隙而飾之。乃有成。猶為國者庶政具舉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疏 [箋云] 馬氏曰。梓古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疏 [箋云] 馬氏曰。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釋文塗。古文作斁。說文曰。雘。善丹也。从丹蒦聲。周書曰。惟其斁丹雘。丹部

[釋曰] 江氏云。梓杍。木材之美者。樸。木素也。斲。斫也。據馬注及鄭君所引。則雘有丹有青也。言治梓材以為器。既斫治其素質。當加以采色。以諭國既治理。更須修明制度典章。使粲然可觀也。案說文引斁丹雘。則上句亦必作斁。蓋兩涂字今文皆作斁。古文皆作斁。梓為杍字。古作杍杍之言子。杍材猶左傳稱高陽高辛氏才子。惠氏棟云。杍者子道也。樸斲丹雘。諭父子繼業。故篇名取誼焉。王氏云。周公丁寍康叔。欲其善繼穆考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馬以梓為杍。杍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杍材者。正以杍之樸斲丹雘。此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此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略于武王亦

十二

第八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12

無疑矣。皮氏云。上稽田作室兩喻。與大誥云若考作室厥父菑兩喻同。惟此以梓材作喻。則大誥所未及。篇名梓材。其以是與。案諸家雅梓材名義。於理皆有合。大傳以康叔導伯禽見商子閒杍者子道之訓入此篇。意或在此。億則屢中。故竝著之。

此第二節。言敬勞之法則。　以上第二章。言王者啟監邦君敬勞民之道。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箋云 懷來。釋詁 夾輔。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篇 享獻。釋詁 作使也。

十三

方。猶併也。儀禮鄉射禮注 既。盡也。易既濟鄭注 后。繼體君也。說文后部 式用。釋詁 典常。丕大也。釋詁 釋曰 此以下戒康叔并戒成王。上言自古王若茲啟監以敬勞民。惟用有德故能然。今王亦惟曰先王文武既勤求明德之人來為夾輔。庶邦悅服皆來享獻。明德若太公望散宜生等是也。又封建親戚使兄弟弟竝來為輔。亦盡用明德之人。非私其親。如虞虢及武王克商所封兄弟之國。賢有太大小。要皆足以治民者是也。繼體之君用此常典以考驗邦君御事安集天下。則庶邦大來和會享獻矣。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上云既勤。喻邦君御事之勤於治民也。此云既勤。言王者之勤於求賢侯也。天子巡狩。諸侯述職。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先王之典。後王所式以安集天下者。詩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又曰。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是其義也。康誥呼孟侯。見能備儲君之道。酒誥稱成王。見年德已成。漸可即政。此直稱王。俾諸侯知所尊。周公公將歸政之意昭昭明矣。或曰。此王字不必指實。猶康誥引王助王。酒誥王政事之臣。統謂王家當王耳。皮氏以王為周公自稱孫不合語氣。　此第三章第一節。

十四

言王者當勤用有德。親疏一體。以敬勞民安集天下。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箋云 古尚書說。尊而君之則曰皇天。見異義 付。與也。說文人部 馬作附。釋文 肆。今也。懌。服也。釋詁 懌本皆作斁。釋文 相道前後曰先後。詩緜傳 斁。終也。說文攴部 大誥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有終。釋曰 越。于也。又與也。承上言天既全付中國之民與其疆土於先王矣。今

王繼體惟明德是用則可以和說相道迷惑之民用終先王所受之大命使無失墜兩懌字本又皆作斁懌俗字當作斁上斁借字服也下斁正字終也和斁說服也謂安集之先後謂教導之引養引恬富之教之則迷者盡向化所謂斁勞也所以終保先王受命也已向嚮語辭若茲監與上同義言如此啟監惟曰欲與庶邦同至於萬年王者惟德是用庶邦承王命以德化民惟王其子子孫孫永保民矣康誥所謂引王所謂助王宅天命也此戒康叔并戒諸侯而尤歸重於戒王也　此第二節

十五

戒成王當法先王惟德是用終保先生〔王〕受命於無疆　以上第三章王氏云此與康誥欽首相為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謂文武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用德和民以繼先王而受命也其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先王之時庶邦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為和會也案王氏以勤用明德為自明其德取人以身惟自明其德故能用明德之人義實一貫肆王惟德用亦謂自明其德以用明德之人

蘇氏軾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為言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復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

十六

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救世云案東坡此言深得經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特載其說蓋我　朝

列聖如天之仁同符文武周公故天下太平德洽亦同符成康刑措不意民之無祿橫遭浩劫殺禍之烈為開闢以來所未有皇天至仁其何以救之哉

口二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四終

曾元弼學

召誥第二十二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以營洛與致政異年鄭從之史遷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此言作洛事作召誥洛誥。周本紀又說。成王七年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云云。此與魯世家與大傳說異[釋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基。謀也。初基。謂四年合諸侯始謀作洛也。大傳云營成周。營即經所云新邑營。謂五年遂經營作洛也。成周實并兼王城言之。史公以為七年致政前始營洛。然四年三月已定謀。至七年三月始相宅。且在制禮作樂治定功成之後。恐傳聞異辭。不如大傳之明確可據。孫氏據經云錫周公且有旦曰之文。以為當在歸政時。然七年三月。去終歲終歸政尚遠。所以經文云爾者。蓋周公攝政。初時以身當大難之衝。蔽護成王。惟恐其不至。及大難已平。使成王閱歷天下之故。以漸表顯之於諸侯。又惟恐其不至。故三年踐奄則請王視師。明己之稱王為攝而征伐之命實自天子出也。四年建侯衛作康誥則呼為孟侯。明己堪儲君繼體之任也。作酒誥則呼為成王。明年德已成可任王事。故梓材稱今王惟曰直呼為王。而五年營洛召公對諸侯遂稱旅王若公。且云旦曰。正君前臣名之辭。俾天下咸知至尊所在。而周公志在歸政。於此見周公攝政。作大事雖權稱王而非常稱。其於成王君臣之名如故也。朝廷大臣亦稱王與公如故也。此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權而一歸於經也。周本紀上數語說洛誥。下數語說召誥。各自為義。非與魯世家兩岐。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是時周公居攝五年。周禮大司徒疏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詩文王疏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既告文王廟。詩王譜疏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禮記曲禮疏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文。恭也。魯世家集解文武作父誤[箋云]馬氏曰。周鎬

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魯世家集解釋曰自此至庶殷丕作敘周公攝政五年營洛邑之事此節言將營洛成王先至豐告文王廟蓋周公偕行既告即在豐命召公先至洛周公從後往命興功王又從後往二月三月鄭云當為一月二月望假借字正作朢江氏云說文朢月滿與日相朢以朝君也故其字從月從臣從𡈼𡈼朝廷也既朢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鄭云然者以洛誥戊辰烝是居攝七年十二月日此是居攝五年事計五年三月至七

三

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閒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矣則五年六年之終必置一閏則五年三月朔至七年十一月晦已帀三十四月若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推之五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率兩月而退一日則七年十二月應丁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為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鄭說誠是也又云武王初有天下以建子月為年首而稱一月不云正月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于時

未皇制禮故改月而不稱正周公攝政非正為王安敢遽言正月乎至六年而周禮成而洛誥當七年時猶詔王稱殷禮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為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此事之必然者故云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案江說甚精確趣於也於既望日起數至第六日則是二十一日餘可例推王朝步自周王謂成王也周公攝政以來成王雖不問政事修德學道如世子時周公作大事雖權稱王而平時朝廷之上王公之稱自若故大誥多方王若曰之下皆稱洪惟明代王非真為王康誥

四

王若曰之上先稱周公乃洪大誥治多方王若曰之上先稱周公曰以著稱王之為權周公志在成周道即反政故於康誥呼王為孟侯明其為武王世子已堪臨諸侯也於酒誥呼為成王明年德已成可任王事也故梓材云今王惟曰逆直呼為王而此文發首稱王繼稱周公召公遂對庶邦冢君以王命賜周公幣而曰旅王若公也朝步者舉事尚早故清朝即行恭也禮天子諸侯將出必告祖禰故既於鎬京告武王廟即行至豐告文王廟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異邑而云步周出廟入廟

不以道遠為文。江氏謂若禰自至祖不俟車駕者。以見成王恭於父祖之意。蓋此經獨有之義。若武成逸文亦云朝步。則但訓步為行耳。武王遷鎬。於路寢東既立五廟。又以豐為文王受命所作邑。立廟世世不毀。有大事則往告。以顯文王之功德。與周公嚴父配天。皆聖人大孝尊親之事。　此第一章第一節。言成王將作洛先至豐告文王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相。視也。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說。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

五

土。說文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朙洛周禮注引作雒。天官注 序經。度之也。詩靈臺傳 彤表其外。箋一曰。南北曰經。東西曰營。楚詞九歎注 釋曰 作洛之謀。本武王之志。周公為成王定之。時與王俱至豐。使召公先至洛視土可營王居之處。故曰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者。越。於也。凡日數自上而下。相隔少者曰越幾日。多者則曰越若來某月某日。言自上日順數而來也。此丙午朏。如伏鄭說在攝政五年。則當為二月三日。如史公及劉歆三統歷所推在七年。則三月三日。當以鄭說為正。詳洛誥。

戊辰王在新邑烝下。江氏云。朏。月未成光。月三日也。漢書律麻志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書正義引周書月令曰。三日粤朏。粤即曰也。似漢書所引月采乃月令之譌。戊申。月五日也。太保以五日之朝至洛。相卜所居。得卜。得吉卜也。孫氏云。乙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周官太卜云。國大遷則貞龜。故須得卜。言得吉兆也。案周召一德。召公卜宅正贊周公之事。故洛誥云我卜惟洛食。即此卜。史公亦云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經營者謂經

六

度朝廟路寢明堂郊社城郭之基址。四周表識其位。為攻位始事也。　段氏云。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維丙午蠢未檢出何書。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蠢。朏從月出。蠢與出雙聲。方言。蠢。作也。廣雅。蠢。出也。案蠢與朏音轉義亦近。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汭。隈曲中也。疏 箋云 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

於雒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又曰乃位
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周禮辨方正位。鄭
氏引召誥說之曰。正位。謂此定宮廟。【釋曰】經度營
表其外已畢。遂命衆攻治之。江氏云。庚戌月七日也。
能左右之曰以。庶殷。衆衆殷民也。攻。猶治也。位。城
郭宮廟朝市之位。逸周書所言。即此經營洛之事。
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者。略（古者六尺四寸為步）其奇數爾。云郛方七（三）
百步為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考工記匠
人營國方九里。則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
其數。云方千七百二十丈者略其奇數爾。云郛方七

七

十里。作洛解原文本作郛方七百里。郛。謂郭也。方
九里之城。方七百里之郭。非度也。當云七十里。故
改之。甲寅。月十一日。孫氏云。洛汭在洛入河之處。
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說文云。
汭。水相入也。案以庶殷者。言衆殷民皆向化和會
惟我所使。故五日而五宮等位已皆成。可丕作也。
太廟后稷廟。宗宮祖考以上諸廟。考宮禰廟。路寢
王居也。明堂在國之南。此五日而位已成。猶靈臺詩
所詩（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謂大畧成其基址。大誥
所謂既底法也。下文丕作。乃起堂構勤垣墉之事。

左傳說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史記亦云武王
營周居於雒邑。蓋武王已有草創規模。遷鼎於此。
至成王周公乃相土考卜辨方正位。以建王國。為配皇
天。王重器居中央臨制四方。首善之區。（故傳）之區。又曰成
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即此經所謂
得卜。三十七百終有窮期。惟敬德不息可以子子
孫孫永保民。故此篇兢兢以祈天永命為勗。　此
第二節。記召公相宅卜宅攻位。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疏【釋曰】若者。順數

八

而轉下之詞。越之變文耳。翼者昱之借。昱日。明日
也。達觀。通循覽一遍也。新邑營。召公所經營攻成
之處也。江氏云。周公以十二日之朝至洛。遍觀新邑
之營域。案此云周公至洛。而下云太保取幣錫周公
曰旅王若公。則是王亦至洛。而史不書者。王於相
宅無事。蓋召公卜吉後使使至周告王。王乃來。其
序。召公最先至洛。周公次之。王來最後。洛誥云孺
子來相宅者。觀厥成耳。至周公往營成（周）卜吉。又使
人至洛告王。故洛誥云公既定宅伻來來。一來至
周。一來至洛也。　此第三節。敘周公至洛觀所攻
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
箋云 郊者。祭天之名。孝經注 記曰。於郊。故謂之郊。作
雒解曰。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從江
氏讀越。一作粵。粵書 說文曰。粵亏也。粵書 審慎之詞。从宷从亏。
周書曰。粵三日丁巳。原誤亏部 釋曰 既達觀新邑營。
乃於所營郊社之兆告祭天地社稷。丁巳。十四日
也。江氏云。為營兆于南郊。因用牲以祀天也。牛二
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郊用特牲。貴誠也。郊特牲云。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禮器

九

曰。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
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德得不
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內心慎獨。皆貴
誠之誼。案王者事天明。事地察。南郊祀天。北郊祀
地。周人皆以始祖后稷配。地統於天。故經多舉南
郊以該北郊。牲周 郊牲用騂犢。孫氏謂此在制禮前。
尚稱殷禮用白。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箋云 社。祭地神。中庸注 孝經說。社者。五土之總神。周
禮鄭氏說。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大宗伯注 記曰。
天子社稷皆太牢。作洛解曰。乃建太社於國中。其
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
釋曰 此因立社已定位而告祭后土以句龍配。立
社則自立稷。稷者原隰之神。原隰主生穀。稷為百
穀之長。故以名穀神。夏以上以烈山氏之子柱配。
商以來以周祖后稷配。建國必立社稷。經舉社以該
稷也。戊午。十五日也。江氏云。立社以祭后土。社用
太牢。降于天也。又云。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是社祭后土。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后土為社。謂句龍生為后土之官。死則配祭于社。

十

案后土與稷之稱。神人共之。后土對皇天言。猶社
對郊言。此地神也。句龍為后土之官。能平水土。配
食於社。因蒙社名。此人鬼也。稷為五土中原隰生
百穀之神。亦地神也。柱與棄為后稷之官。能殖百
穀。配食於稷。此人鬼也。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
謂祭社稷各用太牢。牛羊豕也。白虎通曰。王者所
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
不食。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蓋祭社稷以太牢。
備物以報功也。郊則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
者。故惟用特牲。明貴誠。 此第四節。記在洛郊社。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釋曰 甲子。二十一日也。江氏云。周公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之于冊。以命役于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案作洛事大。周公既通觀新邑之營。量度造作事期之遠邇。所需徒庸之人數。及材用之多少。審核無誤。乃載於書。以命諸侯。此侯甸男邦伯本皆殷之列侯。故冠以庶殷。曰殷庶者。謂殷之衆也。庶殷丕作。衆殷民皆樂效事於周。大起趣功也。丕。大也。作。起也。為也。此時王蓋已自周向洛。周公召公

十一

侍王至而以諸侯見。　此第五節。記命庶殷興功。

以上第一章。敘作洛事。　又案作雒解立郊社及五宮。此但告祭郊社不及宗廟明堂者。郊社于壇。掃地而祭。即可用事。宗廟明堂須俟築作功成乃可祭。且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固已告廟矣。此經用牲于郊牛二。即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其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阮氏元約其時謂當於乙丑。各工皆成後。其後因以為祀明堂之常月。故月令乙丑大饗帝。其說蓋是。當郊祀時成王未至。及宗祀時王蓋使周公獨來。且歸政以前。祭祀或皆周公攝之。故孝經以郊祀宗祀專屬諸周公。當作洛時。周公行其禮。庶殷侯甸男等邦伯皆大和會助祭。故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後成王即政。遂遵行其禮。後世永以為法。聖人大孝嚴父配天。此為人倫之至。阮氏郊祀宗祀說能見其大。愚於孝經學著之。而其閒不無小疵。故於此删取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

十二

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疏 箋云 錫。賜也。旅。陳也。釋詁 詩箋引書曰越乃御事。無自字。思齋

釋曰 此時諸侯皆心悅誠服周公之德。知其志在治定即反政。翕然惟命是從。庶殷丕作之後。蓋旬日閒王即至。周公召公及此時以諸侯觀王。既觀。召公乃與諸侯出取幣。又曰以王命勞賜周公。大顯其勤力王家。代己撥亂興治之功烈休德。鄭云所賜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其說必確有所受。賜周公之幣後自歸魯。故左傳以為魯公之分器。皮氏欲駁鄭注。

而强解左傳封父之繁弱。訓之為與。分為二物。妄矣。江氏云。以。猶與也。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璋必配以皮。公羊傳璋即寶玉。鄭以璋及寶玉殊言之者。何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禮天之玉特尤異。故鄭別之。案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即大弓。明堂位說魯受天子之器有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越棘大弓。蓋此時所賜周公幣外分魯公重器猶多。寶玉之玉兼圭璧琮璋璜。左傳特舉璜。公羊特舉璋。封父氏之器有龜有大弓。傳記各言其一。非相違也。此時對諸侯大顯周公之功。必非以尋常東帛賜之。鄭云蓋者。此說雖確有本。無經傳正文。故為疑詞。此時所賜句語氣未終。下似當云後因以為魯分器之尤重者。引者畧之耳。大戒天下。謂告戒侯甸男等諸侯。所謂誥告庶殷也。賜戒成王。讀戒速之戒。蓋周公召公與王在豐豫

十三

定至洛見諸侯之禮。召公此時賜戒成王立於位受諸侯覲。既覲。出取幣。入以王命賜周公。其位。蓋周公在阼西面。王負扆南面。召公及諸侯北面也。既錫周公。乃陳誥曰敢拜手稽首陳言於王及公之前。若。猶及也。誥即下文所云是也。庶殷。衆殷邦伯也。越。於也。猶與也。自蓋衍字。詩箋引經但云越乃御事。此陳言於王及公。對衆殷邦伯與卿大夫治事者使共聞之。是即以誥告庶殷與御事也。此第二章第一節。敘召公率諸侯以王命錫周公幣。遂陳誥。

十四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疏 箋云元首。休慶。恤憂。釋詁 曷何也。廣雅釋詁 釋曰 將告戒王而先歎。陳善納誨。憂深思遠之情。不自覺其發於聲。江氏云。言天改其首子大國殷之命。惟王其受之矣。是死竟之美。亦死竟之憂也。其奈何不敬哉。疆。竟也。案改厥元子以下十字為句。茲。此也。言改其首子此大國殷之命。以與周。惟王繼文武而受天命為天下所歸。可基萬年有道之長。是無疆之

憂。任天下之重。百姓有辜罪予一人。一或不慎。前
監不遠。是亦無彊之憂。再言嗚呼。深歎之。任大責
重如此。何其柰何弗敬乎。此篇反覆勉王以敬德
承天保民。於此首發其義。曷訓何。以書例當用假
借字作害。既云曷又云柰何者。慎重嗟歎不覺其
詞之複。或曰。曷。衍字。柰。隸字。古當作柰。此第二節。言王當主敬以奉天命。衆今為知。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兹服厥命。

箋云 遐。遠也。釋詁 釋曰 遐。俗字。古當借瑕字為之。詩
泉水傳云。瑕。遠也。江氏云。今天已遠終殷命矣。此

十五

殷先王之精爽在天。于其後繼世之王撫有其民。
服膺茲命。天非不眷殷也。案遐終者。孔氏謂既去
不復返也。此語絶痛。足為後王戒。服者。奉持附著
之意。服奉附皆雙聲。言天命附著不離。如衣服在
身然。下文有夏服天命義同。言殷先哲王神靈在
天。於其後王後民當未喪師時。於此固服膺附著
其天命。謂數百年享天之祿也。及紂大為無道。天
乃棄之耳。孫氏讀遐為假。引釋詁假。已也。言天已
終殷命。後王。為紂。言紂之初未失民。亦於此附著
其天命。及其終惡稔罪大。民怨已極。天命乃改。亦
通。

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

瘝病。疏 箋云 瘝。一作鰥。爾雅釋詁注引 知。匹也。釋詁 釋曰 厥
終。後王之終。謂末孫紂也。紂為無道。賊賢虐民。賢
智者藏匿。病民者在位。瘝。俗字。當假鰥字為之。江
氏云。保。讀為緥。小兒衣也。抱。懷。原作褱裦。今易以通俗 徂。往
也。丈夫有匹偶者。褓緥負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
呼天。欲往適逃。案民苦虐政之甚。欲往逃遠方。其
將為流亡。無由達於樂土。且紂怒其叛或出即被
執殺。民無地自容矣。孫氏云。紂政不善。智者知幾而
藏匿。在者困于行役。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箋

十六

云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矜即
鰥。是鰥為離家行役之人。徂者。釋詁云。在也。言在
者喪亡。出被執。殺。案孫訓瘝為鰥寡之鰥。徂為在。
亦通。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釋曰 江氏云。天亦哀矜四方之民。其眷命用勉于
敬德者以為民主。王其敏疾于敬德哉。案眷。顧也。
懋。勉也。疾。速也。眷命。眷顧而集大命也。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東都賦云。

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鑒。乃致命於聖皇。即此意。　此第三節。申上節而痛切言之。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面。猶回向也。疏 箋云 三王禹始傳於子。孝經鄭注義 一曰。予。猶愛也。中庸注 格。陞也。釋詁 來也。釋詁 釋曰 此因殷而及夏。見天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自古而然也。江氏云。昔曰先民。視古昔夏王。天開道之之使有天下。又從其子而保右之。使繼世為君。面。猶回向也。禹回向稽天心而順之。今時則已墜隊其命矣。又云。萬章問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謂夏之繼世。天所使也。案孫氏引釋詁訓格為陞。蓋謂自諸侯升為天子。禹承唐虞之後而復古傳子之法。天開導而保佑之。故曰天迪從子保。湯伐桀救民升為天子。天亦開導而保佑之。故曰天迪格保。言天與人合也。禹湯亦皆回向天命。考其意而順之。言人與天合也。天人合應如此。宜若受命永固矣。然後王無道。不法祖宗。則皆墜其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可不戒哉。孫氏又讀迪為攸。訓所。

十七

天迪從子保。謂天所視若子而保安之者。天迪格保。謂天所來保安者。鄭云面猶回向。凡人有所向必回視。故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多方曰開厥顧天。　此第三節。言當以夏殷為監。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箋云 有又。詩終風箋 自從也。釋詁 壽耇或作耇老。漢書孔光傳

釋曰 沖子。謂成王。嗣。嗣位。時周公將歸政。故召公告以即政後敬天治民之道。言今沖子嗣位受天命。則無遺老成人。言當尊任而親近之。所以然者。曰其能稽考我古人之德。以為我法。況曰其又能考謀之臧否以從天心乎。故不可遺也。稽我古人之德。即上所謂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也。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謂明堂五帝之法。則稽古尤遠矣。稽謀自天。即上所謂面稽天若也。康誥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引于天。與此同意。聖人之道。奉天而法古。故稽古同天。為尚書開宗大義。蓋上古聖人繼天立極。由是後聖法先聖。後王法先王。雖通變神化。因時制宜。而至德要道大經大法。百世

十八

不可得與民變革。此中國所以為普天大地中政教至善之國也。天道古道必於老成者徳求之。故首以無遺壽耇為戒。壽耇今文或作耇老。義同。

此第五節。言王當尊信老成以稽古稽天如夏殷先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箋云 說文曰。諴。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諴于小民。一本作不古字通 言部 碞。磛嵒也。从石品。周書曰。畏於民碞。讀與巖同。石部 釋曰 江氏云。碞。險也。小民難保。故曰民碞。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于小民。則于今休美。王其不敢後。用顧念小民。當畏于民之碞險。案上云天改厥元子。惟王受命。則王為天之元子。當為天大和于民以成無疆之休。王其不敢後其敬徳。用顧念小民。且畏于民之險。不敢後。所謂奈何弗敬。疾敬徳也。後。正疾字之反。畏于民碞。所謂無疆惟恤也。說文引畏于民碞為句。蓋讀顧字一逗。水以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古之人君恒以天命靡常。小人難保自惕。是以長膺天命而作民主也。

十九

此第六節。言王當敬徳和民以保天命。起下文宅洛治民之義。以上第二章。陳受命敬徳保民大義。

王來紹上帝。自報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自用。疏 箋云 紹。繼也。釋詁 周禮天官序官。惟王建國。鄭氏說。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曲禮曰。君前臣名。自時。自從。時。是。毖。慎也。釋詁 釋曰 此以下因今作洛而戒王以他日居洛邑治天下之事。服同反。治也。言王來繼上帝。用治于土中。蓋繼天立極。用因地之中以布治于四方。使教令易徧。諸侯朝貢遠近道里均。明目達聰。臨照四海。以為民極也。稱對曰者。作洛本周公之謀。此述其平日朝期王深重之言。為論治發端。此時諸侯皆知公將反政於王。故對之即從君前臣名之稱。江氏 江云 侑周公言為大

二十

邑于土中。自是可以配皇天。而慎祀于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矣。案王者承天命以治民。惟畏天命故畏民嵒。而使民如承大祭。故此云配皇天。即云毖祀于上下。多方云。圖天之命。寅念于祀。與此同義。中乂。居土中施政教易以均平。使各得其中。且顧名思義。用其中於民也。此即洪範皇建有極。庶民于汝(極)之意。中乂乃能有成命。文王基命。武王定命。成王(明)周公之道以成命。所以能長荷天休而永命也。

此第三章第一節。述周公詔王作洛圖治之言。

二十一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箋]云。介。上作尒。邁。行。言王所處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 [釋]曰。江氏云。召公既述周公之言。因即陳治民之道。案當時殷民始大和會。且知王將即政。初服尤為觀聽向背所繫。服以德服之也。比。附也。介。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迩。段氏謂偽孔傳凡介皆訓大。此獨訓近。疑本作迩而誤介。迩古文邇。見義雲章汗簡。蓋比邇猶附近也。王治民之道。當先使治之(殷事)臣心悅誠服。附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節和其性。惟日其行之。王其敬為之處所哉。不可不身自敬其德。惟敬其德乃能敬以處事。動不失道而人心服。論(語)語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此其服之之道也。無故無新。惟仁是親。至公無私。區處各當。則合同而化。自相比近為一矣。節性者。節制其性。西伯戡黎云。不虞天性。虞度也。阮氏元合兩文說之云。謂節度之。蓋量度之度。與制度之度。二義引申。人性有仁義禮智之德。亦有味色聲臭之欲。節性者。節度其欲以順

二十二

其理率其德。中庸曰。發而皆中節。又曰。君子而時中。鄭注曰。時節其中。此節性之義。節性在範之以禮。而禮主於敬。中庸上言戒慎恐懼。所謂敬也。惟日其邁。禮節民性。使日遷善而不自知也。王敬作所。盡人之性也。不可不敬德。盡其性也。或曰。王敬作所。言以敬自處。即君子所其無逸之義。不可不敬德。申言之。夫惟敬其所以自止處。而後能敬四海之內。盡其性以盡人之性。其義一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釋曰】承上不可不敬德舉二代所以墜厥命者為戒。江氏云。秝年。多秝年所也。延之言長。不其延。言短也。言不可不監視夏殷以為戒。夏殷秝年修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隊其命。此則所當戒也。案偽傳於此及君奭我不敢知皆說為不敢獨知。疏於此謂王肅亦然。於君奭謂鄭君亦同。則鄭解此文與彼異。蓋此不敢知對王言。怵惕戒懼之辭。言前之多歷年所而後忽不長。其在天者我不敢知。惟知其不敬厥德致墜其命。由人自絕於天以速其亡耳。彼不敢知對召公言殷勤引勸之辭。言殷始以善長孚於天休。終以不善而喪。我不敢謂獨知。亦君所深知。則輔王為善我與君皆不可以有始而無終。義各有當。但推彼文以說此。謂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寓誘勸之意亦可。

二十三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公。

【釋曰】江氏云。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隊以為監。而繼順夏殷先王定國之功也。周禮曰。國功曰功。　此第二節。言治民今休要在敬德乃能成命。敬與不敬。夏殷興亡。昭昭可鑒。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箋云】孟子道性善。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一說。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論衡率性篇蓋引今文舊說

【釋曰】此以下。勉王敬德以永命。慎始而敬終。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君子慎始。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服。治也。言王今乃初將即政為治。嗚呼。若養子然。無不在其初生自與以哲命。哲。智也。仁義禮智信皆天命之性。孩提愛敬。是人心固有之良知。為立命之本。是謂哲命。古者有胎教之法。有師保之學。使太子目見正色。耳聞正言。身行正事。少成若性。習慣自然。一有元良。萬國以貞。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長。蓋天既於生人之初各與以哲命。養子者繼天而教成之。使日進於哲而不入於昏愚。用自立其命而不陷於夭札危亡。故哲命者天貽之。亦自貽之。其本皆在於有生之初。王初服不可不慎也。王充以初生為年十五

二十四

晦。充雖妄合而此說當本書家舊義。可備一解。江
氏江云。免王早自屬于善也。經言自詒哲命。是謂能
自敎屬。十五成僮。書大傳略說曰。十五始入小學。
就學之始。自立之基。善惡之所從起。故以生子為
十五也。孫氏云。生。猶養也。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
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
慾未生。謂年十五時。十五為太子入學之年。若生
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案貽格字。
古多用遺詒字為之。人受命於天。有德命。有祿命。
哲命。德命也。吉凶歷年。祿命也。天命人以哲。而人

二十五

稟氣有清濁。或汩沒其哲而為愚。哲者為善。天命
以吉而多歷年。不哲者為不善。天命以凶而年不
永。雖千百中不無一二之異。而大分常理要自不
爽。故言今天其命哲乎。命吉命凶乎。命歷年多少
乎。我皆不敢知。惟知我王今初服當疾敬德而已。
言哲不言愚。言歷年不言不永。而吉凶則竝言之。
省文互見也。江氏訓知為匹。云。今天制此三命。匹
配。我王之初服而命之。言命雖自天實自詒之也。
亦通。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釋曰】如上所詁。則王初政當疾敬德以至終有成
命。歷年永保民。所謂自遺哲命也。江氏云。祈。求也。今
王居新邑。其疾敬德哉。王惟德用。所以求天長命
也。長命即所謂歷年也。案用字絕句。王氏先謙謂
與梓材肆王惟德用義同。式連下讀。非也。兩言其
惟。皆承敬德而詁。勿。毋也。淫。過。毋常也。江氏
云。亦。亦勿也。敢讀如聘禮非禮也敢之敢。言勿敢。
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戒毋擾民。亦勿敢用殄戮

二十六

以治民。戒毋虐民也。惟順以導之。乃有功效。案勿
以小民淫用非彝。敬德不敢肆也。亦勿敢殄戮用
乂民。任德不任刑也。或以淫用非彝屬民言。謂王
毋以民多為非法而亦敢用殄戮為治民之方。是
尤而效之。含怒而不敬德。非體天之仁。故戒以毋
然。若有功。或連上民字讀。言用德治民。民心順則
有功。王位在德元。江氏云。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
體元居正。位乎天德。故曰王位在德元。易曰。飛龍
在天。乃位乎天德。刑。法也。位在德元。小民法之以
用于天下。于王光顯矣。案刑同型。法也。詩曰。百辟

其刑之。刑用于天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也。故于
王光顯。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箋云】上。謂君也。下。謂臣也。注中庸式。用。替。廢也。說詁潛
夫論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
樂者夫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列正【釋曰】王疾敬德。羣臣輔之。君臣一德憂勞天
下。相期曰我受天命。其大順之能如有夏歷年之
久乎。用子孫勿替如有殷歷年之久乎。皆欲王以小

二十七

民受天永命也。易曰。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
休命。丕若之義。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式勿替
之義。上言祈天永命。敬德以祈之。所謂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也。此言受天永命。祈而得之。所謂於萬
斯年受天之祜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心所在。
即天命所在。故曰以小民受天永命。潛夫論所言。
說此經甚當。孫氏云。勤恤即安民。安民乃命永。案
當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已昭彰。但聖賢德
大而心小。不敢自恃。惟庶幾於夏殷之歷年。此其
所以畏天命畏民碞積德累仁。永命至八百年以
外也。秦以强力取天下。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大爲無道。四海怨畔。不旋踵而亡。傳曰。周過其歷。
秦不及期。後之君人者可不監哉。　此第三節。詳
言敬德治民以永天命之道。　以上第三章。承周
公言懇誠勸王敬德祈天永命。其言忠厚愷惻。憂
深思遠。成王所以能繼文武而奠周家丕基者。周
召二公之教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二十八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
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疏【箋云】
說文曰。讎。猶應也。詁部讎。一作酬。釋文友。一作有。續漢
律厤志曰。莫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釋曰】此節
總結誥辭。歸重於以德祈天永命。拜手稽首者。頭
至手因即至地。盡禮致敬而終言之以深感王也。
曰者。既拜興而言也。稱予小臣者。謙也。江氏云。讎
猶應也。百君子。皆爲王牧民者。故曰讎民。百君子。
案讎亦作酬。酬亦應也。諸侯羣吏當與民相親。日
相酬對。讎民百君子。猶康誥云應保殷民。酒誥云

司民也。越於也。猶與也。友愛也。保安也。末終也。言我敢以王之牧民諸臣與共愛民。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威命德威惟畏也。明德德明惟明也。王明德慎罰。羣臣皆務愛民而安受奉行之。上下勤恤如此。則王終有成命。王亦光顯矣。上言王厥有成命。越王顯。期於始也。此言王末有成命王亦顯。美其終也。友武作有。蓋今文字。王氏先謙謂有者語詞。有民。民也。言我敢與應民諸臣及民安受王威德。我非敢勤者。江氏云。勤讀如詩序杕杜勤歸之勤。勤勞也。幣即太保取以入錫周公者也。言我非敢勞公。

二十九

惟奉此幣將用以共待王能求天長命。孫氏云。周書克殷解王入即位于社。召公奭贊采。供。奉也。言我徒敬供贊采之職。用奉王能祈天永命。重勉之以敬德也。案敬德安民。則能配皇天毖祀于上下。而受多福增歷數。故奉幣以待之。召公奉幣于王。而王以錫周公。猶唐叔得禾獻諸王王使歸周公也。召公終言此。欲王長守周公之訓。疾敬德以有成命也。　此第四章。結誥辭大意。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五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六

曹元弼學

洛誥第二十三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釋曰大傳說。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史公亦云七年歸政作洛誥。與大傳同。惟以作召誥亦在是年為異。詳召誥篇目下。史公又說作洛如武王之意。孫氏云。此經亦云伻來毖殷乃命寧。是武王命周公作洛居九鼎也。周書作雒解云我維顯服。釋詁云顯。代也。是命周公代事也。下云乃今我兄弟相後。又云今用建庶建叔。是武王欲周公作洛并命傳位也。下云旦恐泣涕共手周公不敢承武王之命也。武王既崩。周公乃營洛邑如武王之志。居攝反政不從武王兄弟相及之命。仁之至義之盡也。案殷代多兄終弟及。武王以周公賢聖與己同。欲傳之位使安天下。此親親至情亦憂天下至公之心。周公不受。立成王而相之。又以其年幼未堪多難而攝其政。俟君德已成天下太平而反之。其制禮貴嫡重正。以尊尊統親親。絕骨肉嫌疑兄弟相殘之禍於未萌。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受之。勤勤留公為太師立其後於

一

爲記言記事委曲分明。前後貫串。如弦應矩。後儒考古論世不精。横生臆見。遂謂經文多不可曉處。以此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乃聖人示人治經之大法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箋云復。返也。還也。易復卦鄭注辟。君也。釋詁荀子曰。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屏蔽也及猶繼也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歸其采地反籍於成王。而

二

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謂年二十凡人冠時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絕武主之義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儒效 釋曰 此周公攝政七年於歲將終在鎬京歸政於成王。使王往新邑。於明年正月朔復正位。頒大政於天下。其事至重。盡禮致敬而將之。故拜手稽首而言曰。我反政於子明君。子指成王。荀子所言。本孔子微言七十子大義。與文王世子明堂位大傳史記皆合。不可以王莽之僞而并疑真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箋云胤。嗣也。見奭馬注 釋曰 江氏云。基。始也。始命。命文王者。定命。命武王者。王若弗敢逮及文王武王所受天命。我乃嗣事以保安國家。追説初時居攝之意也。王實年幼不能涖阼。重于斥王不能。故言弗敢。使若謙沖退託者然。東土。洛邑也。基。謀也。大相度洛邑。其為王謀作民明君之治。案文武再受命。文王為基命。武王為定命。周公繼嗣而保安之。故篇末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言王始若謙退不敢繼天如文王基命武王定命。我乃嗣事而保前人受命。於時大相東土。庶其為王中天下定四海長治久安之始基。蓋周公攝政。初本成王訪落求助之意。繼由金縢新逆之請。七年中規畫大猷。皆為王苦心經營。而相宅命諸侯使共知王將於此出政。實為反政前要圖。公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三

天。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至此將使王行之。故特舉以誥。　此第一章第一節。周公反政成王。并言己攝政及相宅之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既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觀召公所卜之處。皆（下當脫又復所卜瀍水東七字）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　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詩王譜疏先卜河　北黎水者。近于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疏引顧氏用鄭說。虎賁云孟康說。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漢書劉向傳注

釋曰　此具述往時相土卜吉之事。洛師。在洛之眾。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當時侯甸男邦伯皆會於洛。故曰洛師。江氏云。春秋傳曰。卜不襲吉。澗東瀍西。召公既得卜。周公无煩更卜。我乃卜者。謂占視召公之卜兆。非重卜也。河朔黎水及瀍水東。乃周公所卜爾。鄭解經兩言惟洛食為服田相食。云皆以該之。案黎水在河北。自鎬至洛。由北而南。疑周公先經黎水。即於其地卜居殷民之所。

四

不吉。乃至洛。觀召公所卜吉在澗東瀍西將營為王城者。占之可長食天祿。作邑既興功。周公又至瀍水東卜居殷民之所。亦吉。占可長食天祿。二邑皆頻洛。故皆曰惟洛食。統言皆得稱成周。析言則澗東瀍西為王城。瀍東為成周也。伻俗字。當作抨。爾雅釋文云。抨又作伻。抨使也。先是召公卜王城吉。使人以地圖及卜兆來獻王所。迨周公卜成周吉。又使人以圖及兆來獻王所。此承兩言洛食而云伻來。蓋兼兩使言之。故下文王云伻來來。謂來而又來也。序云使來告卜。總承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而言。亦括二使為文。周公此時誥王既舉二次卜吉。即言王當祀于新邑云云。故序於告卜下即云作洛誥。新邑。王城也。成周。下都也。聖人計深慮遠。至誠前知。知盛衰無常與時消息。惟德是視。其後宣王中興。會諸侯於東都。而平王徙居王城。敬王又徙成周。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聖人不諱亡。於極盛時預防其衰。故周召二公切切以畏天愛民敬德保命為戒。　此第二節。述告卜為請王居新邑即政發端。　以上第一章。周公歸政之辭。

五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伻來來者。使二人也。疏箋云馬氏曰貞當也。釋文
曰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故亦拜手稽首而言。公不
敢不敬天之美命。蓋公肩保文武受命作洛為王
宅土中治民始基。皆深奉天命而為之。匹。配也。休。
美也。言來洛相宅。其作立周邦以配天之美命。公
既相且卜定所居。使者前後來而復來。示我以卜
之美兆常吉。我二人共當之。公其與我永久敬天
之美命。敢拜手稽首受公之教言。禮。稽首。臣拜君
之拜。王於公行之者。周公親則叔父。尊則太師。王
敬之如父而奉為師。今以所誕保文武受命天下
生民太平治法授王。其事至重。故以非常之禮受
之。重之至。故其言數語中兩言敬天之休。此可見
王受教於公者深。足以承文王敬止武王敬勝之
學。為配天成命之基矣。作者。謂作立周邦。周禮所
謂惟王建國。下云伻從王于周。又云即辟于周。皆
即此新作之周。與西都同為周京也。視。同示。鄭
禮注謂視即今之示字。蓋古通用。今別也。鄭云

六

使二人者。孫氏云。一人為召公至洛得卜所
使。一人則周公卜吉成周乃更遣使也。案共
貞者。王不敢獨當其美。則欲與周公共之。又欲公
輔己以長承天休也。　此第二章。王受公政慎
重答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
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伐紂上疏有是言二字疑此二句係疏分別
鄭與偽孔解肇字異義非注語其下云云乃仍是鄭注耳今界劃別之周公制禮樂
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
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
故告神且用殷禮也。疏位疏明堂箋云今文肇下有
修字。祀下無于字。白虎通曰。王者始起。且用先王
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
祀新邑。禮樂風俗通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為差。書曰。咸秩無文。
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山澤或說諸釁祀無
文籍咸祭之。漢書翟方進傳孟康注釋曰此詔王以始至洛
將即政之有事。江氏文也。云。稱。舉也。咸。徧也。王舉殷禮祀于
新邑。徧以尊卑次秩之。無有文也。殷尚質。用殷禮。

七

故無文。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上言復子明辟。是將致政時。知制禮既成。鄭云欲待明年即位者。篇末云。王在新邑烝。漢書律歷志引其文以為十二月周公已反政。是周公反政在是年年終。則成王即政在明年歲首矣。案此時王以周公反政已將以明年歲初親政。豫告上下神祇。故仍用殷禮。此祀于新邑。召誥所謂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也。下文所言用人行政之要。所謂自時中乂也。皆公誨王親政敬天治民之始基。咸秩無文。江氏以為尚質樸。未即

八

用周禮之文。孟康以為文籍不載者亦次序祀之。孫氏謂咸本古文說。蓋古有功德於民者。雖祀典或隨時舉廢。而懷柔崇報為民祈福不厭推廣。偽傳說或襲鄭義。漢書郊祀志曰。懷柔百神。咸秩無文。意亦相合。又翟方進傳曰。定五時廟祧咸秩無文。風俗通曰。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王氏引之讀此經文字為有條不紊之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殽亂也。翟方進傳亦當作無紊。風俗通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公侯伯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案王說於風俗通語意尤合。疑今文說如此。義並通。　此第三章第一節。公言王至新邑當設祀告神。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箋云禮鄭說。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注中庸即命曰。曰一作日。釋文

釋曰此因王始舉祀禮。而詔以擇賢報功。以感動人心。鼓舞盡神。俾治民今休日進於善。齊謂整齊之。周即上作周之周。謂成周即洛邑也。庶。庶幾也。有事。謂得與於祭祀。酒誥曰。爾尚克

九

羞饋祀。江氏云。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洛邑。我惟勉之曰。庶得與于祭事。案周公所用人固皆賢矣。以王將親政更澄敘之。於助祭尤嚴其識別。宗廟之禮。序爵辨賢。治國之要。即命曰之曰。釋文音越。一音人實反。則古本有作日者。謂王即就天命于周之日。江氏云。記者。書于竹帛以銘識之也。宗。尊也。祭有功臣配食之典。故以功作元祀。般庚告其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惟命者。詔所祀者以詞也。其歿者則祀而命之。

其存者亦豫命以殁後之典也。篤厚。弼輔也。言今
王即命于周之曰。記諸有功而尊異之。以其功作
元祀。惟命之曰。今立女之祀者。以女受命于先王。
厚輔王室故。孫氏云。元大也。釋詁爰曰也。言王即
大命。遠繼功宗。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箋云丕。大也。釋詁視。今之示字。士昏禮注載。載於書。馬注貢
春秋傳曰。載在盟府。教。效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大傳教作
學說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
當其效功也。於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

十

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
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
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
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釋曰
此承上言尚賢崇德則天下歸心。莫不樂事勸功。
子亦當讀為功。江氏云。功載。記功之載書也。既記
功立祀。以功之載書大示于臣工。天下諸侯來助
祭者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
是乃女盡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案江約大傳而申之甚明。汝。汝成王。與下汝永有辭

之汝同。悉有二義。謂諸侯自悉以效功。王又悉其志
而效其功。康誥云。四方民大和會見士于周。召誥
云。庶殷丕作。孝經云。周公郊祀宗祀。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祭。此時王祀于新邑。下云百辟享。則天
下諸侯皆自悉效功可知。王又記功立祀。大示功
載。則好賢之誠。報功之厚。賞賚之公。皆足使人觀
感興起而自悉效功無已。是汝有以悉其志效其
功也。古教學效三字音義通。學訓效明見大傳。
說文學訓覺。惟覺故能效。既知則必行。二義相成。
朱子於論語學而時習之注云。學之為言效也。後

十一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義至精確完備。毛氏奇齡
妄加滋議。陳氏澧據大傳駁之。極是。此丕視功載
悉自效功。亦有覺敬則效之意。是亦感臨教思之
无窮也。因申大傳義而推說之。此第二節。言因
祭而選賢顯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
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疏箋云爰延說。左右者
所以咨德政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
與也。其往上或有慎字。後漢書爰延傳及注燄燄或作炎

矣。左傳莊十四年杜注 式作庸庸。無式曰（作）毋。梅福上疏曰。
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
防之。亦無及矣。漢書本傳 釋曰 上言選賢尊有功。此言
防小人遏禍亂。朋。謂所與周公教成王。選左右
逐去小人勿使得近久矣。今將親政。又丁寧
戒之。王氏先謙云。前後稱王。此言孺子。特詔之。
言年少時朋從之人尤宜慎也。案其往者言自今
以往也。江氏云。說文。燄。火行微燄燄然也。灼。熱也。
戒王自今以往。常防微杜漸。毋使若火然。火始然
雖微。其所延熱。次敘熏及。不可遏絕矣。孫氏云釋

十二

詁敘。緒也。言無使若火初然燄雖微。其所熱端緒
至不可絕。案燄炎聲通。燄庸聲轉。並借字。此言防
小人如防火。與盤庚戒惡之易也如火燎原同義。
梅福所言。正敘弗其絕之意。 此第三節。言防小
人。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
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釋曰 此勉以行政用人。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以成
長治。若順。彝常也。江氏云。以。用也。其順常法及撫
循政事。皆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官。欲成王光政

其政與其臣也。今往新邑。使臣工各向就其官僚。
明為其事乃有功效。斯則厚大以成寬裕。女其長
有聞譽之詞矣。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案若彝。
順先王常法也。撫事如予。如我之治事用常法也。
下云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撫循亦謂順理之。此周。
謂宗周。鎬京也。江讀工字絕句。孫氏則云惟用在
周之官往治新邑。連下三字讀。惇長。裕道也。明緊
與作以各立事功。惇厚廣大。以共成治道。使百僚
師師如此。則汝可無（為）而治。敬德成命。太平各頌聲
不息矣。孫氏讀明為孟。訓勉。讀辭為嗣。謂長有嗣

十三

世之慶。亦通。 此第四節。勉王用人行政當一如
已舊。蓋周公成文武之德。選天下之賢。平天下之
政。萬端俱舉以授成王。循而行之。可大可久。成
王果能服膺其教。是以盛治比隆唐虞也。 以
上第三章。誨王以和神人別賢否。順常道毋紛更。
為初政首務。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釋曰 又書公曰者。語將更端。少息而復言也。後可
例推。已。歎辭。見大誥。王氏先謙云。言汝惟沖子。即
政之始。遇事當思其終。庶幾慎終（敬）於始。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疏【箋云】孟子引惟曰不享無惟字。說曰。為其不成享也。趙氏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釋曰】上言馭羣臣。此言馭諸侯以及萬民。識。記也。百辟。庶邦君也。享。獻也。謂朝聘而貢獻國所有也。役。用也。爽。差也。侮。慢易也。

十四

言汝其王敬以率先諸侯。記識庶邦君之來享。亦記識其中有不享者。不享非謂不屬於王所也。朝享之禮多儀文。有篤於仁義奉上法之志。而後齊莊中正不愆于儀。若享物雖多而致敬之儀不足。則惟曰不享。惟其不用志于享。故禮之所重重其志。王者貴禮而賤財。諸侯不用志于享。則凡民亦惟曰不享。謂下之於上。供賦稅而已。不知君民一體之意義。無尊君親上之心。惟庶事其差忒侮慢。民彝斁即泯亂矣。惟敬可以治之。趙氏訓物為事。大意與鄭同。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成王之初。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蘉勉也。疏【箋云】馬氏云。頒。猶分也。此字從段氏增釋文頒。壁中古文作攽。說文曰。攽。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攽。【釋曰】乃惟。從上轉下之辭。說文引乃惟孺子攽五字。江氏據之讀字攽字絕句。朕不暇聽為句。云。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有所不暇聽。案江說誠通。但僞傳讀頒脫朕不暇為句。釋文正義不

十五

言馬鄭異讀。或鄭讀不必與許同。且恐許君引中古文或攽下字有磨滅。但就見存之字引之。如引虞書勛乃殂之比。亦可許引文不備。不必與今異讀。頒猶分半也。蓋周公攝政時。使成王歷練政事。謙言分己之勞。如踐奄則請王視師。建侯衛則謂王迎侯。明大命則稱成王意。作洛則以諸侯覲王。皆可見。聽朕教汝于棐民棐彝。禮記文王世子所謂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蘉字說文所無。其字蓋从夢瞢省聲。本義不可知。江氏及錢氏大昕皆讀為爾雅孟勉之孟。段氏

謂蘉盂雙聲假借。是也。言乃惟孺子平日分我之不暇。更事已多能知民情。偽。聽我教汝輔翼民之常理。學道有成。識立政本原。勉而行之。若彝撫事可成裕而永有辭。汝若於是而不勉。乃是惟不能永哉。棐。輔。彝。常。永長也。爲敘乃正父。棐民彝正父益父行父。所尊長之本。江氏云。篤敘猶言惇敘也。正。長也。正父益父行所尊長者。若曹叔郕叔康叔聃季以及召㫖畢毛之屬皆是。咎繇謨曰。惇敘九族。惇敘長父而親之。躬行孝弟以化民。即所以輔民常也。案左傳稱文之昭凡十六國。皆於成王為叔父。又大伯虞仲

十六

虢仲虢叔之後。於成王或為從祖、父或為族父。皆當敘其親疏而厚之。康誥言不孝不友民彝大泯亂。故輔民彝在躬行孝弟以化之。下云惠篤敘。即推此道以厚敘人民。以上數語約江義罔不若予者。亦無不如我之親親以睦長幼有序。如此則人識倫常。孝以事君。弟以事長。諸侯同姓異姓庶姓下及凡民。皆和壹奉上。不敢廢乃命。無慮有不享以至爽侮者矣。汝王即政其敬之哉。汝能勉敬德。茲予其可安意歸老以明農哉。周之先公世修農業。七月之詩。無逸之書。皆言稼穡之艱難。故公言歸老無事。又欲明農。明或訓勉。謂監勉農人以力田孝弟。時公年已甚老。宜從容休養。然王初即政。必不敢恝然遠去。言此者。謂己恐不耐久勞。欲王勉疾敬德耳。成王留之。則固當少留輔王。其後王德不懈。公年更老。乃致仕而退。歸其采地。荀子所謂周公歸周也。此云予其明農。與君奭篇非有異意。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江氏云。說文。彼。往有所加也。戾。來也。往施政于新邑。寬裕我民。則民无遠去而皆來矣。案釋詁。戾。來至也。裕亦訓道。敬德裕民。則近悅遠來。百辟其刑。四方其訓矣。　此第四章。勉王敬德棐彝化諸侯萬民以成長治。俾己可歸老無憂。

十七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

箋云。大傳。揚文武烈作揚文武之德烈。荅作對。四方上有萬邦二字。說曰。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五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

自大誥就召誥而咸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釋曰王承周公誨言。懇誠欲留公。其意深重。有如言之不足復長言之者。故史於此特書王若曰。示慎重之意。公明保予沖子。言公秉心光明精白。保安予沖子。易未濟六五君子之光有孚吉。干氏謂周公攝政之爻。制禮作樂。復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誠。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是明保之義。下云誕保。皆尊大之辭。王氏念孫訓明為勉。謂勉勉不已。亦通。稱。舉也。謂舉而行之。丕。大也。與丕顯考

十八

同義。丕顯德。謂大顯明之德。稱丕顯德者。謂顯明其至德如文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揚。宣揚也。亦續也。烈。光也。業也。周公攝政。教導成王使能拚迹於文武。為王平克四國。乂安海內。德洽刑措。制禮作樂。俾王能續文武之業。成至治而大揚其輝光。升中于天。配以父祖。德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皆周公為之。而成王即政後一遵其道。此經所言正周公致太平郊祀宗祀之禮。江氏云。王述周公輔相之功。言公以我小子揚文武之德烈。謂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上以奉答天命。下以和恒萬邦四方之民。恒。久也。和則可久。故曰和恒。又云。鄭注祭法韋注魯語皆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不同者。韋注魯語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孫氏亦云此謂周公以文武配天于明堂也。據江孫據大傳說此經。真七十子大義。蓋周公攝五年以后稷郊。武更與文王並配明堂。一為祖一為宗。至六

十九

年制禮。乃以后稷專配郊。而於明堂祖文宗武。大傳所言正此時事。成王即政遵行之。遂為周家定制。大傳云進受命周公。謂來朝也。云退見文武尸。謂助祭也。傳又云嗟子乎。鄭注以子為成王。時雖公攝其禮。而王必與祭。諸侯皆已悅服公化。繫心於王。故云然。或云。祖文宗武。公雖制此禮。俟王即政始行之。與大傳及韋注國語不合。恐非是。江氏以下居師二字屬四方民讀。云。師。眾也。安處其眾。孫氏訓恒為徧。謂和恒猶徧和。並通。據傳云就召誥而咸於洛誥。則伏意不以二篇為一時作明矣。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釋曰】孫氏云。師。衆也。蓋謂洛師。猶京師也。惇。厚。宗。尊。將。大也。言公之來洛師。厚尊大禮。教予舉秩大祀。徧祀無文也。案。釋此經語意。則咸秩無文。似以徧舉廢祀厚報功德為允。或讀文為紊。亦可。惇宗元祀。亦得括記功宗作元祀在內。　此第五章第一節。王述公居攝之功。及今已居洛邑舉大禮之事。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二十

稱上曰衡。（文選六代論注　廣絕交論注）【箋】云。鄭讀迓為御。（釋文　馬鄭魚據反）旁。導也。（說文上部）穆穆。美也。（釋訓　漢書說）衡。平也。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律歷志）大傳說。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疑當為觀）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釋曰】此極稱功德之盛。揚文武烈。皆公之功。予惟當早夜慎祀而已。蓋荅公頌朕不暇之語。言惟公是賴。為留公發端。江氏云。衡。所以取平也。法度之器。以諭政柄。言公之德光于天地。施于四方。導為穆穆之美化。操御平天下之衡。不有迷錯。又云。我沖子安受其成。无待有為。早夜慎其祭祀而已。案。江孫皆讀旁作穆穆為句。迓衡不迷為句。據大傳此下接云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即經云文武勤教。謂公導為美化。操衡無迷失。一如文王武王之勤勞教訓。不迷可絕句。而與下句實一氣相屬。迓者。訝之俗。或鄭訝（讀）為御。或鄭本作御。　此第二節。極言公德之盛。為留公張本。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二十一

【釋曰】王咸稱公德。有樂道（惡可已若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故少息而復言。記言者隨而書之。故又稱王曰。棐。輔。迪。道。篤。厚。時。是也。江氏云。言公之功轉（輔）道我者厚。我无不順是。荅公罔不若予之言也。孫氏云。言公之功輔道我甚厚。無不如我之是言。謂上所稱公德也。並通。　此第三節。足上意。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釋曰】王呼公而云予小子其退。就君位于成周洛邑。許公復子明辟往新邑之請也。退。退朝也。時公請王臨朝正位。率百官北面拜手稽首歸政。故王

言我今退朝當即就君位于新邑。遂命公後。江氏云。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蓋在此行也。漢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則郟鄏即此經所謂周也。武王有營洛之志。遷鼎遷于其地。其位置此鼎之所。必王城既建而後定。則是成王定之也。蓋于時王城初建。周公欲尊異其城于天下。故請成王正王位于其邑以重顯之。此即辟于周。為有事而特行。即政及定鼎須禮樂。皆其時之大事。事訖卬退似當為還西都。史記周本紀贊云。成王使召公卜邑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也。案定鼎當在五年卜宅營洛既成之後。七年致政之間。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但王意欲留公在朝輔相。故特為公立後。使代就國於魯。下文云。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經文相證甚明。傳記說王為公立後事尤極彰著。後人忽生異說。皮氏云。史記周公在豐病將沒。是公沒於豐。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皆不言公留後治雒。且留後乃唐宋以後官號。三代無此官名。案皮說是也。王一心倚公為重。公亦一心不忍離王。公為天下人心所仰。後雖退老而仍居京師。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一如之。

二十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敉。安也。周禮疏箋云。迪進。亂治也。釋詁說文曰。敉。撫也。从攴。米聲。讀若彌。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攴部釋曰。江氏云。宗禮者。言禮為天下所宗也。周公所制禮于時未頒。故曰未定。敉。撫也。四方雖進于治。猶未定于宗禮。亦未能撫循公功。以言公不可去也。案此宗禮及上計功宗。惇宗。武可皆謂宗祀明堂功臣配食之禮。蓋明堂大禘有功臣配享。與大烝同。故商頌長發大禘。其詩曰。實維阿衡。周禮當同此。時祖文宗武之禮雖定。而功臣配食之禮未定。酬德報功。正待舉行也。王意公功尚未圖報。而公遽求去。己心實不樂。故言此。鄭訓敉為安。許訓撫。義大同。皆謂處得其宜。以性心言曰安。以順理言曰撫。禮記云。康周公。康。尊也。廣也。即此敉公功之意。敉公功與大誥敉寧武圖功語例同。王氏引之以公功屬下讀。非也。

二十三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箋云將。猶扶助也。詩棫樸箋監。領也。釋文六引韓詩士。事也。說文士部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保傅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釋曰江氏云。公當進助其後。監督我執事之衆官。大保安文武所受之民治。為我之四輔。案師衆。工官。誕大也。言大保安文武所受之民以治。為四輔以導我。王氏先謙以亂為二字連讀。謂下云亂為四方新辟句法同。蓋當時有此語。然則亂為猶治為也。保曰誕保。大之也。為曰治為。美之也。

此第四節。言即政當立公後。救公功。請公留為四輔以導我後日。

二十四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箋云定。止。釋詁肅。持事振敬也。說文聿部將。猶奉也。詩我將箋祗。敬也。釋詁哉。當為我。杜欽說。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漢書本傳斁。解也。厭也。說文攴部詩箋說。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通避。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太師。釋曰王懇誠留公。江氏讀已為以。予往以下九字為句。我惟無斁句。其康事公勿替句。刑四方句。云。公其留止。我往。日以公功敬奉之。且敬說之。言當倚公為重。公毋去以困我。我惟无有解倦。其安事公勿替。以公義型于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解。倦也。替。謂衰滅。言常奉事公勿衰滅也。型。法也。以公為四方之儀表。案孫說大同。義固甚通。但鄭讀與偽傳異。同不可考。茲更就今讀通之。言公其留止為輔。我如公命往洛矣。肅同宿。宿猶素也。言公之功我宿素深奉祗敬歡悅。公毋去而困我哉。我惟敬慎無懈其康保民之事。公在則萬邦奉為儀型。勿替四方其世世享公德矣。於義似亦允。哉字蓋晚唐傳寫之誤。當依漢書所引作我。周書祭公解公無困我哉。兼有我哉二字。傳記皆稱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此時王留公蓋

二十五

亦尊為太師。其後太公以年老甚就國。周召二
公以師保相成王為左右。詳君奭篇。　此第四節。
王竭誠留公之辭。　以上第五章。受公誨言許公
往洛即大政。固留公自輔。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詩維天之命疏。烈。成。是文王得稱文祖也。疏雖箋云
弘。大也。釋詁釋曰此章周公許王留輔。更深勉之。拜
手稽首受王命盡敬。純乎臣禮也。王命我來。止我
求去。仍來為輔也。承。奉持也。保。安護也。王者視民
如保。奉持而安護之。與盤庚承保同。文祖本唐虞

二十六

時祀五帝五府之大名。五府者。倉曰靈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南方火精光明。
文章之祖。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故以南方之名統名
五府。猶周之明堂統青陽明堂太室總章玄堂而
名之也。文王之德若日月之明。光于四方。周公祀
之於明堂以配上帝。為周之大祖。故特以文祖稱
之。猶虞書文祖。史記云堯大祖也。又此對成王言。
故云乃文祖。猶康誥對康叔言稱乃文考。此章兩言
文祖。此言乃文祖。謂文王於成王為祖。於周後世
子孫為太祖。且取與天帝五府同號。文王之所以
為文。猶天之所以為天也。下文文祖德。謂大皡等
五帝之德。傳稱殷道衰。文王為之經禮三百威儀
三千。即周公六典所自出。兼包五帝以法度而損益
之者。單文祖德即所以述文王之德。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祭法注云。祀五帝於明堂曰祖宗。此時周
公舉明堂大禮。祀五天帝。配以五人帝。文配以文
王武王。故即以天號尊稱文王也。言王命予承保
乃文德之祖受天命所付之民。至于乃光顯有德
威之考武王者。蓋天下之民。天始以命文王。至武

二十七

王而全受之。故以受命民言。言於文武閒之。康誥云。
天乃大命文王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乃寡兄勖。
此約言之。弘朕恭者。上文公云予乃胥保。是我恭
奉保民之職也。王留公云誕保文武受民。是又欲
恢弘我恭奉保民之職也。此述王意。許王留矣。恭
敬之恭與共奉之共音同而義亦相足。敬恭朝名
乃所以共職也。莊氏寶琛云。朕當作訓。說文。佚。古
文以為訓字。蓋尚書本作佚。後改為朕。孫氏云。大
傳有云。以揚武王之大訓。莊說是。案如莊說。則弘
朕恭當連上讀。謂共奉武王之大訓。然伏生於此

經恐未必如此解。莊說聊備一義。凡以金石文字說經者，奇準此別其得失。注云是文王得稱文祖也。玩語氣似疏家申釋之辭，非注本文，故界畫別之。

此第六章第一節。周公許王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釋曰 此勉王以恭敬率先天下成治功也。惇典，謂厚敘典常。皋陶謨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上文所謂棐民彝也。殷獻民，謂殷之賢人。厚禮之以為民表。所以服殷御事，使有所觀感而節性日邁也。

二十八

字蓋貫典與獻民為義。亂為者，蓋治理盡美盡善之意。作周，謂建國土中以治天下。言孺子既來相宅定，為王居矣。王今初服。其大厚敘典常，厚遇殷之賢聖人。隆禮崇德。治為四方新君。作立周邦，以恭己為四方率先。予惟曰其自是宅中出治。萬邦皆蒙休慶。惟王有成功矣。所謂篤功而天下平也。江氏說典。殷之舊典。孺子其大厚取典于殷之賢民。與康誥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同義。亦通。

此第二節。勉王以敬德為天下先。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詩維天之命疏 箋云 馬氏曰：單，信也。釋文 子，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 烈，業。師，眾。孚，信。考，成。刑，法也。釋詁 單，盡也。詩天保箋 鄭志：周公于洛邑建明堂。詩斯干疏 月令：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黃帝。秋盛德在金，其帝少皞。冬盛德在水，其帝顓頊。詩曰：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鄭箋曰：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

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引此文。

二十九

釋曰 此公自任以孚誠率先百官。輔王成乂民大德也。江氏云：多子，眾卿大夫也。言我以眾卿大夫與治事之臣，厚先王之成業，以答眾庶之望。治作立周邦以孚信為先務。紊，越，與也。王道成於信，以孚誠先百官，所以成王之孚也。作周恭先，使臣以禮，盡君道也。作周孚先，事君以忠，盡臣道也。至誠上孚於君，下孚於民。制立法度以盡性贊化育，則中孚以利貞，應乎天。天棐忱，承孚于休矣。昭，明也。子，謂成王也。昭子刑者，著明以授子之法度。言我以孚信率先，助

王咸我所以著明授子之法度。乃盡明堂古五帝之德。如文王之意。鄭以文祖為明堂。古者天子必立明堂。法天以須五行四時之令。月令云。春盛德在木等者。謂天神青赤黃白黑五色之帝所行春生夏長季夏養秋收冬藏生成萬物之德。云其帝太皞等者。謂古聖帝以五德王天下有大功德於民法度垂於萬世。後王祀之於明堂以配五天帝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五天帝以五人帝配。又以文王配。後又以武王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知單文祖德為制禮六典。

三十

木明堂法度者。王氏云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案合書注詩箋觀之。制禮用明堂法所以順文王之意。於武王所營周居行之。故制禮既成將歸政。先於明堂禋祀告五帝及文武也。馬讀單為亶訓信。謂實行之。此第三節。公自任以孚信率先百官。輔王以成乂民大德。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詩何彼襛矣疏禋芬芳之祭。周禮大宗伯疏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疏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疏箋云史遷說。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雒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釋曰此言制作洛制禮皆成。將致政。告新邑明堂及文武廟也。伻來毖殷乃命寧周。伻使也。謂前人使我來諸

三十一

毖勞來庶殷。即康誥云周公言勤。召誥云用書命侯甸等是也。江氏孫氏皆據周書度邑解及史記謂作洛本武王意。是武王使來。又以命寧為受命於武王。愚謂命。告也。武王纘文王之緒作洛雖武王之志而告成則當兼告文武。言前人使我來毖殷。今乃得復命告成於寧王。且以制禮成告天下皆寧將歸政也。受命安天下曰寧王。故周公以稱文。成王亦以稱武。王氏先謙以此注成王二字為衍。說亦通。敏。予以秬鬯云云。此命寧之事。江氏云秬黑黍也。一稃二米。鬯。釀秬為酒。芬芳條鬯。卣中

尊也。絜祀為禋。宿。經宿也。敬于祀不敢經宿。敬也。
棄秬鬯二卣者。孫氏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
人帝各一卣。異器。敬也。曰。讀為于。詩王于出征。猶
王曰出征。古于曰字通。明。明堂也。據周禮禋為祀
天之名。而文武廟亦曰禋者。江氏云。承上而順言
之。容精意以享亦得通稱也。休。美也。享同饗。謂神
饗之。一宿為宿。再宿為信。言我以秬鬯二卣于新
邑明堂禋祀天五帝。配以古五帝及文武。告法度
成。天下寧。拜手稽首饗神庶幾神嘉美而饗之。予
不敢多經宿。明堂祀畢即絜祀于新邑文王武王

三十二

之廟。告洛邑成。將使王於此頒周禮行大政。此皆
將歸政所有事。明堂既以文武配。又各禋於廟者
重其禮。不敢簡也。不及后稷者。孫氏云大事格於
祖彌。經義皆然。示成先志。或曰。此承上來相宅自
時中乂單文祖德之文。故但言明禋告制禮成。禋
文武廟告洛邑成。不及其他。猶下文封周公後于
文王廟。故祭歲朝享但言文武也。後人或讀乃命
寧予為句。謂成王以秬鬯錫周公而寧之。與上
下文不甚貫。義亦似淺。江孫申明古訓。義據通
深。今約文讚辨。俾辭旨融洽。學者可一覽而悟

矣。　此第四節。言以制禮宅中皆成告天神古帝
先王。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
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箋云]馬氏曰。厭。飫也。釋文惠。順。釋詁遘。遇也。易象傳詩曰。
肆戎疾不殄。鄭箋曰。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
引。長。考。成也。釋詁[釋曰]此言王中乂成續單文祖
德。可萬年子孫永保。言順是法度。厚敘民彝庶事。
以大德化民。尊尊親親。比戶可封。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民人無有遘自相疾害者。則可保世滋大。萬

三十三

年飫和食德。殷民乃相引而成善俗。惟日其邁。王
使殷民乃承順教化各得次敘可至於萬年。其永
觀我子孫所行仁政而懷其德。言大觀無故無新。
下觀而化。可大可久。此祈天永命之實也。　此第
五節。言單文祖德以化民之效。　以上第六章。公
許王留更深勉王以治道。自篇首至此。敘周公在
宗周致政於王。王留公為輔。蓋七年周政十一月
事。王既受政即往新邑矣。

戊辰。王在新邑烝。鄭讀見釋文疏云鄭以烝祭上屬疑祭字衍

[箋云]馬氏以新邑絕句。[釋曰]王既受周公政。即往

新邑未知以何日至至後即稱殷禮偁祀於郊社
以下羣神迨戊辰日在新邑行時祭冬烝禮此攝
政七年十二月事不書年月者以下云祭歲別年
別月可推而知江氏云戊辰十二月日也式以為
晦日則非也冬祭曰烝三統厤云十二月戊辰晦
周公已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云云晏
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
月也十二月于周為冬季冬于夏正為孟冬是首時
知非周之孟月者雜記鄭注云魯之宗廟猶以夏
時之孟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

三十四

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
亟也何休注云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又桓五年左傳云閉蟄而烝是夏正之十月于周
為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正之孟月此
十二月正當烝月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
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乃七年
事劉歆以召誥與此篇為一年內事而據其三月
丙午朏以推此戊辰為十二月晦以聲推之戊辰
蓋十二月之十二日鄭以經文二月既望為一月
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

乃其十二日也案江說甚是劉歆以烝祭歲連
讀似以自此至在十有二月止一事鄭不然者經
書王在新邑言在不言至則王至已久何以至晦則
始烝祭之明日有繹以一祭分屬兩月兩年恐無
此禮且正月上日有朝享之禮豈宜以繹祭錯雜
其閒傳稱閉蟄而烝是年有閏月則閉蟄早矣何
以至晦至始烝若謂古人歸餘於終則十二月晦非
戊辰也此二句本王氏說傳曰散其事則命以始成王封
周公後何等尊重而乃以歲盡月晦日行之恐必
無此理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特著用
周禮易犧牲之事乃不待元日朝正而行於月晦
此皆事之必不然者偽孔知其不可通乃改謂王
以戊辰日到洛明年正月夏之仲冬擇日烝祭疏
引周禮仲冬大閱享烝為證王氏駁之云彼注謂
是月令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致確烝必
在孟冬春秋經傳有明文如鄭讀及江氏所推則
此戊辰烝正四時祭皆在夏正孟月之確據而下
文祭歲云云必不可與此合為一事烝常事不書
此書者以王始有事於新邑宗廟且起下明年祭
歲之文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烝以十二月則此

月內祭事武尚多。至來年歲首乃舉朝享之祭。又特祭告文武命周公後耳。鄭注精當不可妄議。馬讀同劉歆。其說不可詳。要以鄭義為正。　此第七章第一節。特記新邑冬烝。以起下祭歲之文。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為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格（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詩烈文疏（詩經疏引此注文字多異並從孫疏所輯以朝享之後五字益據疏約義）

三十六

〔箋云〕馬氏曰。祭歲大室。廟中之夾室。冊。漢書律曆志作策。

〔釋曰〕祭歲者舉祭於歲首。謂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朝正於廟。行朝享之祭告即政。事畢。更特祭文武告立周公後。二祭皆於歲首一日行之。經文詳述立周公後事。則祭歲二字雖兼包兩祭。而其文主為特告文武而發。故其下即繼以文王騂牛一云云。書祭歲者。見殷（日）歲初朝正而為之。與上文戊辰烝為改歲事。古史年月多不詳。然烝下著祭歲之文。則此祭

在歲初正月。而戊辰烝在歲終十二月。昭然明矣。下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在十二月足七年之數。則戊辰烝在七年之末。而祭歲在成王即政元年之初。又昭然明矣。如此讀之。古史立文如犀分水。何等精妙。皮氏自不能通而詆為拙謬矣。鄭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此專釋歲字。又云以朝享之後（此五字雖疏約之大指如此故據述之）用二特牛云云。此統釋祭歲以下。說者或因此疑鄭讀烝祭絕句。誤矣。江氏云。祭歲者。歲朝（朝）享也。于是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

三十七

徧祭祖廟。告嗣位焉。詩敘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其事也。既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又云。上文烝是冬祭。于烝下言祭歲。明是冬後改歲有事而祭。此時周公既反政。則成王既（即）政。及封（周）公後二事。皆不容緩。必於歲首即行。案在後改歲有事而祭。謂歲首朝享正祭外又有封公後事特祭。故以祭歲起文。歲首及每月朔朝廟而祭。周禮謂之朝享。祭法謂之月祭。春秋論語謂之告朔。天子以特牛各享于祖考及親廟。此時成王既享畢。更祫享文武於文王廟。用二特牛。云騂

牛者。周尚赤異於前稱殷禮之用白牡。大傳謂易犧牲是也。此告命公侯用騂。則朝享先用騂可知矣。王命作冊。王於祭前豫命作告神之冊也。逸祝冊。逸與佚通。史官名。史佚與周公召公太公俱為四輔者。祝冊。謂祭時讀冊文以告文武之神。此冊及下誥魯公之冊。蓋皆史佚作之讀之。此篇當是史佚所記。故自名。惟告周公其後。告文武以周公有大勲勞。宜增封其國。因留為大史故命其子宜為後者。使代就國於魯。初。武王封魯(周)公於魯。地方百里。見孟子。至是增廣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主。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是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諸侯因祭而爵命其臣。天子則特格於廟。此蓋享各廟皆畢。更戒諸侯格文王廟。祫祭文武告立封公後。必祫祭者。欲文武之神皆臨之。祫之言合。不嫌於三年一祫同稱。經云王入大室祼。大室者。明堂大廟大室也。周公制禮。天子宗廟路寢明堂同制。武王克商時。文王廟已為明堂制。此在文王廟固宜入大室祼矣。此告周公其後。告文武之神也。既告神。乃冊命魯公伯禽為周公後。故下繼之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賓殺禋咸格者。江氏云。王賓。諸侯助祭者。易曰。利用賓于王。禋之言煙。周人尚臭。殺牲則取膟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王賓殺禋之時皆至于廟矣。案祭天名禋。而宗廟亦有殺禋之事。但不正名禋耳。上文禋于文武。特因明禋而順言之。以見絜祀之意。僞傳以賓為周公。其說當有所本。蓋公雖主政。純乎臣禮。而王不敢臣尊之為師。禮之如賓。亦通。

三十八

(見上)

三十九

王入大室祼。祼之禮有二。一為尸未入之先灌地降神。一為尸入後始獻尸。降神之灌。猶特牲饋食禮之陰厭祝酌奠也。獻尸之灌(祼)。猶特牲之挼祭尸祭酒啐酒奠觶也。詳余所為王節卿世丈周禮義疏殘稿序 此祼在殺禋之下。王命周公後之上。則為獻尸之祼。江氏說是也。馬以大室為廟中之夾室。豈以為四大廟所夾之中室乎。武字有誤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江氏云。王命封伯禽為周公後。作為冊書。王依前南鄉。周公北面。伯禽後之。亦北面。史佚錄王右執冊誥之。皆降拜登受。

冊。春秋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蓋皆其誥詞也。以上皆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與戊辰烝別年。漢書律歷志引三統厤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冊。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細繹此文。似劉以告文武立周公後為攝政七年十二月晦日事。策命魯公為成王元

四十

年正月己巳朔日事。則讀在十有二月必下屬七年句。不上屬命後二句。故於戊辰上加十二月字以區別之。其說雖誤而未盡誤也。皮氏强改其文。謂成王元年是魯公就國之歲。非己巳為策命魯公之日。又以王命周公後與上告周公其後為一事複舉。非惟謬於經。亦誣劉班矣。又案大宗伯注云。祼。謂始獻尸求神也。求神謂降神。獻尸則以神事尸也。鄭君謂惟宗廟有祼。天地至尊不祼。然則明堂祀上帝不祼。文武配食則有祼。文王廟為明堂制即宗廟。固有祼矣。左傳稱命以伯禽。命以康誥。命以唐誥。今書惟有康誥者。度當時大封諸侯皆有冊誥。而康誥為周公誥康叔極陳文王明德慎罰。足垂示萬世治法。故孔子特錄之。然觀此篇及閟宮詩所云。伯禽之誥大畧可見矣。 此第二節。記成王即政烝祭歲命周公後。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詩文王序疏 【箋云】馬氏曰。惟七年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釋文 【釋曰】江氏云。言在十二月。則周公居攝前七年也。文武受命。所謂基

四十一

命定命。周公前言予乃允保。謂攝政致保是命也。史書公意。故曰誕保文武受命。案上書烝與祭歲以下一在七年末。一在元年初。史已直敘至命後冊誥。故下記周公攝之年特出在十有二月之文。與祭歲二字自相發明。周公攝政之年於是著。所以必攝政之意於是明。文王得赤雀見中候。武王取白魚見泰誓。 此第三節。統記周公攝政之年。見公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立臣道之極。為人倫之至。書多以在字居節首。如在昔殷先哲王。在昔上帝。在今予小子旦皆是。此在十

有二月屬下別為一節。正同此例。以上箋七章。
史官因上語辭而終敘其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六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七

曹元弼學

多士第二十四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　史遷說。成王既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周本紀此下原衍無佚二字　又說。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王病瘳。及王用事。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王發府見公禱書。乃泣反。公反。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此下原衍作多士三字　作無佚。魯世家

釋曰　史公說作多士與鄭義同。其說作無佚參入周公奔楚一事。又兩文各有衍字。故齟齬難通。如周公致政之後。成王猶有信讒之事。則是周公不得為善教。成王不得為明君。洛誥所言明光勤施等語。皆非心悅誠服由衷之言。其誣王與公不已甚乎。蓋秦焚書。諸侯史記猶甚。獨有秦記。此事出蒙恬上書。蓋據秦記有此文。戎狄荒遠。傳聞謬誤。子長多愛。過而存之。伏生親見百篇之書。並無此說。不足據信。或引左傳襄公適楚夢周公祖。以為周公奔楚事確證。不知周公在文王時與治周南江漢之諸侯。在成王初討熊盈之叛。皆嘗之楚之明驗。豈奔楚之謂乎。孟子曰。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

之。而謂有犇楚之事乎。孫氏過於好古。不加別擇。余故辨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商王之衆士以撫安之。疏釋曰江氏云。此篇列洛誥後。則在致政後可知。初時營成周。即有安集殷民之意。至是閱三年矣。王既即政。公得閒暇。則慰諭殷民必不再緩。故知經言三月是成王元年三月也。葢成周既成。即遷殷民。區處條理各得其所。先是作多方公已代王誥曉。至是始更述王

二

命以誥。言初者急辭。見公尊主勤民汲汲不遑之心也。 此第一章第一節。敘事。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箋云馬氏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喪[降]喪故稱旻。

釋文釋曰自成王迎公歸請公攝政。即以居攝布告天下。遇大事則權稱王。使作亂者不集矢於王而注目於公。及四國已誅。請王視師。時大功雖成。而人心猶未甚靖。王事畢即歸宗周。公暫留政府教導。仍權稱王。故多方曰王來自奄至於宗周。下云周公曰王若曰。特冠周公曰三字於王若曰之上。明王仍是周公。非即上文之王。康誥王若曰孟侯亦然。周公欲政令出於吾而己輔之。一循臣職久矣。至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始遂其志。故篇首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事。言始用王命以告。不復權稱。接云王若曰。即所用成王之命也。弔同迅。至也。至猶善也。秋曰旻天。秋氣肅殺。然天地之大德曰生。任德不任刑。肅殺之時即有閔下之意。佑。助也。將。猶奉也。言爾殷遺多士。呼而告之。不善乎旻天大降喪亡之禍于殷。我有周為天所佑命。奉

三

天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救正殷命。終于上帝之事。下云丕靈承帝事。又云告勑于帝。是也。此與大誥君奭皆發端言弗弔。弗弔猶言不祥。大誥言不祥乎天降割于我家。有畏天震懼之意。此及君奭言不祥乎天降喪于殷。有悲天惻怛之意。而此對殷多士特稱旻天以見仁覆閔下之意。聖人體天之仁情見乎辭矣。君奭云天惟純佑命。謂佑命殷也。此云我有周佑命。謂天命去殷而於我周佑命。詩云。保佑命爾。燮伐大商。惟命不于常也。 此第二節。告多士奉天命致王罰。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今本翼作弋鄭作翼見疏馬同見釋文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疏【箋】云。馬氏曰。翼。取也。釋文肆。今也。畀。予也。釋詁罔。誣罔。論語猶也包註今本翼作弋。【釋】曰。承上言今爾多士乎。非我小國敢驅取殷命。惟天不與殷無道而奪之命。輔弼我使恭行天罰。我豈敢自求天位乎。江氏云。鄭云翼猶驅者。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吉日詩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

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誼也。又謂固當作怙。春秋傳曰。毋怙亂。惟天不與信誣罔而怙亂者。案允罔牧誓所謂多罪逋逃是信是使也。怙亂。酒誥所謂祇保越怨不易越殷國滅無罹也。允。信也。江讀固為怙甚是。孫氏則允云。釋言文。允佐也。罔蔽。亂惑也。言惟天所不與者。佞罔蔽惑之人。亦通。馬讀翼為弋。訓帝如亦天也。義取大同。帝亦天也。江氏云。秉。執也。畏。讀曰威。惟天之不與殷。于何驗之。驗之于民而已。惟我下民所秉執所作為。即天之明威也。天道幽微。恐不能諭多士。故指民言之。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案此所謂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　此第三節。言天去殷就周之意。　以上第一章。言周受天命為民除亂。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箋】云。上帝。天也。易豫卦注逸同佚。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降。下。釋言格同假。升也。釋詁馬讀于時絕句。時。是也。釋詁庸。用也。中庸目錄泆。馬作屑。曰。過也。釋文革。改也。易革卦注才德過千人曰俊。皋陶謨注甸。治也。詩信南山傳【釋】曰。天命靡常。去無

道就有道。自古而然。殷革夏命。尤近事大彰明較著者。故多方既詳陳之。今復約舉以申誥多士。上帝引逸。江氏謂周公所述舊聞止此一語。引逸者。引民而至於安逸之道。謂立有聖德者為民父母。使之有政有居。各保其男女飲食之欲。而免於死亡貧苦之患。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樂其樂。利其利。民悅無疆。順帝之則也。周公戒王特作無逸之篇。而此云引逸者。逸。豫也。易豫卦之義。上豫則凶。民豫則吉。夫惟無逸。故能引逸。故詩序云。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先天下之憂而憂。乃能後天

下之樂而樂。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有夏不適逸。夏謂夏桀。適。之也。易曰。順以動豫。所謂適逸也。不適逸。謂不順天道民心而妄動。獨樂其樂以擾民。湯誓所謂率割夏邑。多方所謂有夏誕厥逸。洪舒于民也。豫九四由豫大有得。謂順動以使民逸。是能體天心以引逸也。詩有民勞。謂以虐政勞擾民。是不適逸也。或以逸則二字連讀。則。法也。逸則即孟子所謂佚道。亦通。惟帝降格嚮于時。孫氏云。惟天以禍福升降善惡向於是。冀其省改。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

六

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安全而扶持之。案。嚮猶臨。監也。夏桀不適逸道。則惟上帝降監觀于是。下災異以戒懼之。夏弗克庸帝。謂弗克用天戒。以為天變不足畏。恬惡不悛也。大淫泆。謂縱欲極樂。大游湯無度也。有辭。罪狀著聞也。桀惡如是。天欲保全之而不能。惟是天無復顧念聽聞。其惟廢夏之大命。降致之罰。乃命湯改革夏命。用賢俊之民治四方。湯誥所謂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孟子所謂湯立賢無方也。馬氏泆作屑。孫氏云。多方言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與此文相似。則泆即屑字。聲近異文。說文云。屑。動作切切也。方言云。屑。勞也。又云。迹迹屑屑。不安也。正與引逸之義相反。云過者。仍用逸義為訓。釋言云。逸。過也。案。逸泆通。此引逸與引養引恬引考義同。江氏則云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數。三不適謂之誣。佚則引佚之則也。亦得備一義。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桀弗克庸帝。天

七

命湯代之。為周代殷本天命前事之驗。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箋云】史遷說多士攝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魯世家。禮大學鄭說。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釋曰】江氏云。自湯至帝乙。无不明德以撫恤祭祀。言殷先王皆賢。亦惟天大建立有殷而安治之。殷先王亦无敢失天意。言皆畏天命也。故无不配天享其福澤。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案湯至紂父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間亦有辟王。而武乙射天震死。尤為無道。經云然者。善善從長。故畧其短祚不終者不計。大分言之。固多賢王耳。讀書當以意逆志。不可以辭害志。詳酒誥。恤憂也。多方云。寅念于祀。謂明德以薦馨香。必使祝史誠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史公作率。率循也。猶順也。謂天地宗廟山川等咸秩無不順也。但魯世家此文以為戒成王之言。與周本紀絕異。恐別引書家異說。未及修正畫一者。　此第二節。言殷多賢哲故久享天祿。

八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箋云]馬氏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史記集解史遷說。在今後嗣王紂信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魯世家[釋曰]顯。明也。言紂大無明於天道。謂頑不知道也。或曰。謂大無可章聞於天者。其所作為皆不可對天也。天且不畏。況曰其又能聽念先王勤勞國家之事乎。大淫放其佚樂。無顧念于天之顯道民之所敬從者。馬氏以天顯民三字連讀。謂紂不顧天顯示民之道而敬奉之。無忌憚之甚。史公誕作信。疑其本作亶。言紂實縱淫佚。不顧天及民之所當從也。其下又云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此八字橫亘上下。且民皆可誅不類周公辭氣。非所以語多士。周多士三字更似後人題識之字而又有誤。當從蓋闕。或曲為推說。終不可通。今無取。

九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釋曰]江氏云。惟是天不保右紂。降如此大喪亡之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匪獨殷也。凡四方小大國之喪亡。无非有辭于罰者。言皆有可數之罪致罰之由。明天不枉罰无辜。　此第三節。言紂自絕於天以取喪亡。　以上第二章。言天命不于常。夏桀無道。命湯代之。今紂又自取天罰。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箋云]靈。善也。詩定之方中箋。割。剝也。說文刀部。[釋曰]天降喪于殷。即命有德者改其命。爾殷多士乎。今惟我周王文王武王大善承上帝之事。天有命曰剝絕殷命。武王乃伐罪救民而告正定于帝。江氏云。謂坶野柴

于上帝。即篇首教殷命終于帝之謂。案多方云。惟
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所謂丕
靈承帝事也。又云。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所
謂有命曰割殷也。　此第三章第一節。言武王奉
天命割殷。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箋云。貳。疑也。釋詁 適。讀為敵。禮雜記注義 洪。大。戾。罪。肆。故
也。釋詁 王霸記曰。正。殺之也。周禮鄭說。正者執而治其
罪。大司馬注 釋曰　惟我周恭行天罰。事出至公。既誅暴君。

十

仍立其子為王者後。初不疑殷人以為讎敵。惟爾
王家自與我為敵耳。讀適為敵本江義。訓貳適為
疑敵本孫義。大誥正名武庚為逋播臣。此云王家者
彼討罪之辭。此平常諾語。不妨優假。是聖人德度
之宏。與梓材達王惟邦君同義。江氏又云。洪。大也。
我其曰惟爾武庚大元法度。我本不汝女動也。發難自
女邑。自取滅亡爾。我亦念武庚之叛。是天就于殷
而大拂戾之。非爾多士之由。故不正爾多士。釋所以
不誅而遷之之意。案大戾。謂武庚之叛。天奪之明。使
就大罪。有憐之之意。下文云予惟率肆矜爾。於武
庚且憐之。況多士乎。此聖人之仁。篇首所以稱旻
天也。　此第二節。言今誅武庚。罔罪爾眾。　以上
第三章。言周黜殷之誅武庚。今將與多士更始。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箋云。猷。同道也。釋詁 康。靜。寧。安也。釋詁 無違。漢石經作一
元字。釋曰　猷告。言告導。古道導字同。遷居西爾。言
遷向西以居爾。奉德。猶多方云秉德。奉持秉執同
義。無違。疑當讀如昭德塞違之違。謂回邪也。後

十一

猶怠緩也。言予惟是之故。遷爾居於西洛於紂城
為西南也。此非我執德不安靜。是惟天命使女無
回邪。我不敢又怠緩。急作大邑以安定女。女無以
遷故而我怨。惟爾所素知。殷之典冊具載割夏之
事。應天順人。伐罪救民。古今通義。天命不易。豈可
反覆。徼幸大擾生民乎。無違。謂不使更反側為非。
并改易其舊時惡俗。節性承敘。作新民也。微子說
殷卿士皆有辜罪。小民相為敵讎。漢地理志說殷
民化紂剛彊多豪傑。之徒爾豪暴侵奪薄恩禮好分爭。
遷至新邑乃易革化。今文無違作元。元。始也。謂

與民更始。此天命使然。我不敢不急承天意也。江氏則云。違。去也。女毋違去此遷所。我不敢有後命誅責于女。女毋以遷故怨我。言此者欲與之更始使相安也。亦通。　此第四章第一節。告多士以遷民之意。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疏

箋云 迪。進。釋詁 簡。擇。詩簡兮箋 服。事。僚。同寀 官。釋詁 聽。從也。廣雅釋詁 今文率肆矜作率夷憐。論衡雷虛

十二

釋曰 上解殷士之怨見遷。此又解其怨不見用。王氏先謙云。言殷革夏命時。夏之人有進擇在王庭而大用者。有服事在百官而小用者。舉前事以形周之不用殷士。予一人惟聽用德者。聽。從也。言我周王非不以用人為急。惟有德從而用之。故予亦當敢旁求爾賢士於商邑。非不留意訪察。爾多士惟無德之患。勿以不用為患也。言天邑商者。尊仰之辭。案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聖人無自尊而抑先代之意意。於二王後尊而不臣。故此云天邑商。上云爾王家也。予惟率肆矜爾。王氏引之云。率同聿。詞也。左傳杜注。肆。緩也。言我惟緩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論衡引作夷憐。段氏云。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十二部。矜從今聲讀如鄰。自誤從令聲而古音亡矣。俞氏樾云。行夫注夷發聲。是夷乃語詞。予惟率夷憐爾者。予惟率憐爾也。率者。用也。詩思文帝命率育傳。率。用也。今古文字異義同。肆亦語詞。予惟率肆（拜）矜爾者。予惟率矜爾也。案王俞二說並通。愚又謂夷。傷也。謂哀傷之。予惟用寬宥傷憐爾。為爾王家所詿誤。遷女於新邑以安集女。

十三

非予有擾民不康寧之罪。是惟天命難（其）之為而為。女順天命克敬進德。則自簡在王庭矣。　此第二節。解殷士怨望不用之意。　以上第四章。正說遷民之意。其言誠懇婉篤。如推亦心置人腹中。故殷民化頑為遷。所謂聖人感而（人）心而天下和平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箋云 漢石經多士有（上）告爾二字。奄壁中古文作鄣。說文曰。鄣。周公所誅鄣國。在魯。邑部 四國管蔡商奄。詩破斧傳 移。遐逖同 遷徙也。說文辵部 遐。遠也。釋詁 逖。遠同 順也。說文心部 釋

回此追述初黜殷踐奄時事。江氏云。來自鄗。謂踐鄗歸也。事在周公攝政三年。昔我來自鄗之時。我大下教命于時四國民。我乃明致天罰于四國之君。徙女于洛邑。遠女故土之惡俗。比近臣事我宗周。庶幾適于遜順。多。適也。案移爾遐逖。謂豫告以當還至洛。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是也。既誅無道之君。脅從者皆弗問。惟當移遠之。使去惡向善。近王化多順而已。此篇與多方先後相應。如重規疊矩。多方云。王來自奄。此云昔朕來自奄。謂誅武庚管蔡遂伐淮夷踐奄而來歸也。多方云。告爾

十四

四國多方。我惟大降爾命。又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即此所云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謂作多方之篇。故此下云予惟時命有申。謂申前命也。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即此云移爾遐逖。豫告以當還居與之更始也。兩篇雖云降四國民命。其實皆言周革殷命。猶殷革夏命。皆順天救民。非富天下。以曉諭殷士。其文彼詳而此約。明是彼在前此在後。其伐淮夷踐奄聲罪致討之辭。當別見於成王征將薄姑等篇。孟子所謂周公兼夷狄。其立言必不與多方多士同。蓋多方者。周公既誅四國曉諭殷民之言也。多士者。既遷殷民申告慰諭之言也。成王征者。記伐淮夷踐奄之事也。將薄姑者。周公既踐奄。使召公更立其後於近齊之地。使攝乎大國不能為惡也。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孟子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蓋周公東征。至踐奄而事畢。奄與淮夷相連。舉奄可包淮夷。鄭

十五

據多方經明文及孟子大傳古義。確知伐淮夷踐奄與討武庚三監同時。而編篇乃在君奭後。或別有微旨。或漢初師移其第。疑事毋質。故云未聞。史記承序文撮舉。蓋未及深考。不免如班氏所譏疏畧抵捂。孫氏據之謂黜殷伐管蔡在攝政三年。伐淮夷踐奄則在歸政後。皮氏見其與大傳不合。乃主偽孔之說。謂踐奄有二次。一在攝政時。一在歸政後。書序史記所言皆歸政後事。然歸政後奄與淮夷果再叛再征。則與殷及管蔡無涉。何以多方云四國民。奄君於武庚之叛雖與參惡謀。當時已

討而誅之。其後再叛。不過如三苗之蠢動竊發。但當數其反側猾夏之罪。而多方乃詳論殷周革命之事。無乃方鑿圓枘。方將遷之於蒲姑。而云爾乃自時洛邑。無乃風馬牛之不相及乎。據多方經文如是。則必為攝政三年之書。而成王征將蒲姑從可知矣。遷奄更立之君於蒲姑。猶遷殷頑民於成周。而其地其事則劃然不可混淆。鄭說確當不易。此第五章第一節。言自攝政三年踐奄歸時即告殷士以當遷。猶盤庚中篇云今予將試以汝遷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箋]云申。重也。釋詁 馬氏曰。賓。卻。釋文 漢石經賓或作責。洛皆作雒。惟多作維。幹。事也。廣雅釋詁 [釋曰] 此正言攝政五年營成周遷殷民之事。江氏云。今我惟不忍女殺。恐女陷于罪戾。惟是故有重申之命。賓屬讀為擯。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六國從親以擯秦。擯謂拒卻之。史記蘇秦傳作賓秦。古字賓擯通。今我作大邑于此土中洛汭之地。以待四方。我于四方无所擯卻。豈獨擯外爾多士乎。亦惟爾多士所服從奔走臣事我者適于遜順。則我將安定之。爾乃庶幾有爾土。爾乃庶幾安女之幹事止居矣。案此洛蓋兼王城成周言。我作大邑于洛。惟使四方朝貢道里均。賓至如歸。無所難卻。謂營王城也。亦惟爾多士所服行奔走臣事我宗周多順。當以樂土安集之。謂營成周也。爾自是庶保有爾土。思樂業安居矣。時庶殷以和會丕作。故言此以獎勸之。與盤庚云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同意。洛。漢石經皆作雒。凡河雒之雒皆如是。與詩瞻彼洛矣之洛迥別。幹當作斡。　此第二節。正言五年遷殷民於成周。今更申命慰諭之。猶盤庚下篇云奠厥攸居綏爰有眾也。隸釋引漢石經賓作責。蓋誤。顧氏廣圻據漢隸字原作賓。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箋]云啻。一作翅。徐本釋文引 [釋曰] 此勸戒多士安居新邑。敬承天命無違。以保其身。以與其子孫轉禍為福也。江氏云。啻。但也。女能敬則天與女憐女。女不

能敬。則不但不能安有爾土。我亦將致天罰于女身。僟懼之興。盛也。今女惟是宅居于女邑。繼爾所居之業。女其有安事有長年于此洛邑。則可以長子孫于此。女小子乃興盛矣。是從爾遷基趾也。言此者。又鼓厲之。又云。易文言傳云。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業可言居也。蟋蟀詩云。職思其居。亦謂所為之事為居。案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在克敬與不克敬之間耳。敬以作所。天

十八

子之所以治天下。凡民之所以治身家。一也。晉翅聲同通用。　此第三節。勉多士以各敬爾身。保艾爾後。所謂伻承慶承敘萬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箋】云。或之言有也。論語為政注　【釋】曰。江氏云。此篇文體與多方篇相似。多方篇末云。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乃更云又曰。此篇王曰下當亦別有一二語而後稱又曰。今此則否。蓋有脫文。或之言有。今時我乃有言告女。女其安所居哉。　此第四節。結言以丁寧之。　以上第五章。總敘前後。使不以遷為怨而安之如歸。　偽孔有淮夷及奄再叛再征之說。殊不足信。帝王世紀文云。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此說更大謬。淮夷為周公所兼。奄君早誅。其後遷於薄姑。受制於齊。其何能叛。殷多士既遷於洛。王即歸鎬。必有大臣鎮守。於殷民恩恤雖至。防閑必謹。殷故土餘民皆在康叔統治之內。其餘強宗大族。又分屬魯衛晉。更何能叛。此事理之必無者。此經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若非多方在前。則所降之命安在。下云予惟時命有申。更所申何命也。經文

十九

明白如耳提面命而顧不省耶。多方云。洪惟圖天之命。與大誥洪惟康誥乃洪大誥同。皆訓為代明皆在攝政時。又云臣我監五祀。謂武王未崩三監武庚未有叛志時五年也。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其下歷說黜殷作大誥。伐管蔡。封康叔作康誥。試以伐淮夷踐奄作成王征。作將薄姑。歸自奄告庶邦作多方諸序屬其下。自是一氣銜接。而今編篇隔分異處。當別有說。若謂再叛再征。何以初時黜殷伐管蔡有誥。而伐淮夷踐奄獨無誥。直至再征乃有誥。而所誥之語與事不類乎。是知多

方實攝政三年並諸四國時書也。諸家說多參錯。特明辯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七終

二十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八

曹元弼學

無逸第二十五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 史遷說。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魯世家 今文無逸作毋佚。一作亡逸。漢書梅福傳 漢石經作毋劮。釋曰 周公教誨開導成王使能搟述於文武。君德既成。然後歸政。宜無淫佚之虞。而特作無逸以著深戒者。惟聖罔念作狂。人君敬天法祖修己勤民。百密一疏。則惰慢邪僻之氣從而乘之。而禍亂由此萌。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不可不慎。故召誥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洛誥云汝其敬識百辟

一

享。又云汝往敬哉。而此篇丁寧反復以逸為戒。當時天下太平。無為而治。然以為已治已安而恭己稍怠。則陰陽之時陰滑萌。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君子危之。昔皋陶與禹語帝舜前。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皋陶賡歌之卒章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聖賢君臣相與警戒之意一也。無毋亡三字。古皆通用。劮蓋佚之隸變或體。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疏 釋曰君子，凡有位之稱。但下文戒無淫于逸直稱嗣王，則此君子不指王，在官長明者皆是。有官君子尚不可逸，況天子任天下之重乎。處位為政無自佚豫，則以敬處處自以敬處心，與王敬作所同義。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鄭注大學云，敬其所以自止處是也。嗚呼，今文蓋皆作於戲。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箋云漢石經穡作嗇。釋曰無逸以勤民為本。江氏

二

云稼嗇，民之勞事也。先知其艱難乃後逸豫，則知稼穡為小民之所依賴。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一張一弛之道也。孫氏云，依同衣。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云，衣，依也。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云，勤恤民隱。注云，隱，痛也。案詩七月篇，周公以成王初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前數章極言農事女功之勞，至卒章乃有躋堂稱觥之樂。周禮地官詳言稼穡樹藝之事，至國索鬼神而祭祀，乃屬民飲酒，勞農以休息之，皆先難後逸之意。論衡儒增篇引雜記一張一弛以證先知乃逸之文，蓋書家舊說。江氏取以解經，得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好樂無荒。職司其憂，酒誥所謂自介用逸，多士所謂適逸也。下文淫于觀逸遊田，以庶萬民之正供，酒誥所謂惟逸自速辜，多士所謂誕淫厥泆也。聖狂之界，興亡之故，於是判矣。此第一章第一節，言為政以勤民為本，舉全篇大義。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三、

箋云相，視。釋詁 諺，論語鄭說為吸喭，注疏進誕，誕也。廣雅釋詁 漢石經作乃劮乃憲既延，丕則史還說。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釋曰此舉小人處逸豫忘其先業者為戒，以淺形深，以小見大也。江氏讀諺從憲，否則為不法。云憲猶欣也，詩板傳云憲憲猶欣欣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已創其業，其子安享其成，不知其艱難，乃佚豫乃喜樂，既乃誕妄不法，侮慢其父母曰昔人無所聞知，不知佚樂。案諺當讀為論語由也喭之喭，反喭謂剛強恣睢也。孫

氏謂㑳即諺俗字。否。不也。猶云不爾也。言細民之家。其父母勤勞以有衣食。不孝之子不知其艱難乃惰農逸樂。乃厥㑳諺暱。盡爲誕妄之言以欺父母。不爾。則或與人非議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徒吝嗇自苦。未達事變。無所聞知。蓋商末風俗敗壞。不率教之子惰遊之民已多。今則惡風所在。而是貴賤上下罔合於一。不忍聞矣。漢石經諺作憲。當訓法。誕作延。訓長。否作丕。當訓大。或以爲語詞。王氏先謙云。乃劼二字上屬爲義。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反對成義。乃憲既延者。謂其父母之

四

憲法至延長。否作丕者。丕。詞也。據石經知否丕字同。可爲下文兩否則即丕則之證。晉世家正說此經之義。爲業至長久。即經之乃憲既延也。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即經之丕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今文義也。案下文云時人丕則有愆。王氏以此否則及下兩否則皆當讀同丕。甚有見。蓋丕則猶丕乃。商周閒有此語。言則言乃而先以丕。皆大之之詞。丕則侮厥父母。其意謂則大侮其父母也。時人丕則有愆。意謂是人則大有愆也。此等措語用字若倒。而意則分明。後世立文及今人出辭亦時有之。乃憲既延。謂其家法可久。而子孫大輕視之。或可憲字當如江說。延即誕之省借字。今古文字異大意同。史公云爲業至久。足經勤勞稼穡之義耳。此節舉小人棄亡其家業以諷切王。當念祖修德毋康好逸豫。史公云爲人子可不慎乎。深得經旨。　此第二節。舉小人好逸者爲深戒。

以上第一章。言勤恤民隱以保先王大業。惟在無逸。全篇由此引而申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五

中宗。謂大戊也。詩商頌譜疏恭在貌。敬在心。疏箋云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烈祖疏引五經異義馬氏嚴作儼。釋文又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集解史遷寅作敬。祗作震。肆作故。享皆作饗。漢石經度作亮。治作以。釋曰此章歷舉殷先哲王以無逸而壽。後王以逸而罔或克壽。深切致戒。蓋人道法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元氣鼓盪。發育萬物。終古不變。人能敬勝怠。義勝欲。則清明在躬。剛大之氣。安貞之性。有以基萬善。勝百邪。悠久立命於天地之間。治身與

治天下一也。昔在殷王中宗者。舉近代繼體盛德賢
王為成王法。嚴儼字通。江氏云。儼。矜莊貌。寅。當為夤。
夤敬也。儼恭在貌。夤畏在心。表裏純一也。度。圖度
也。圖度天命。敬畏之實也。祗懼猶夤畏。以訓用。言
用民常敬懼。段氏說。亮音同量。量猶度也。祗震
聲轉。案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君子莊敬日強。中宗
之無逸如是。故其享國七十有五年。并未在位之時
計之。當不下百年矣。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中宗
以無逸而壽。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六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
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據鄭注疑亮陰鄭本作諒闇
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為太
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
故。言知其憂勞也。作。起也。諒諒亮同闇。讀陰為闇轉作梁
闇。又讀諒為梁謂當從大傳轉亮陰為梁闇 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
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詩商
頌譜疏 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小大。
謂萬民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也。王疏 [箋云]

馬氏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
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史記集解 亮。大傳信
也。陰。默也。為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左傳隱元年疏 寧。安
也。史記集解 大傳亮陰作梁闇。說為高宗居凶廬三年
不言。此之謂梁闇。史遷無時字。舊作久。爰暨作為與。
或作有。陰作闇。無其惟不言四字。雍作驩。嘉作謐。
九作五。時舊勞時或作寔。中論夭壽 暨詩譜作洎。論語
亮陰作諒陰。禮記作諒闇。詩譜同。諒或又作涼。漢書五行
志 驩。禮檀弓坊記作讙。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七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
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
復起。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
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五十
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下直接自時厥後。[釋曰] 其
在者。承上而別出之詞。言高宗未即位時。為父小
乙出師征伐。實久勞于外。於時與小人同處。謂與
士卒共甘苦。習見野人之勤勞。時中論作寔。是也。
亦實也。鄭云與小人之故。謂與於民之故。知其隱
同其勞也。易稱高宗伐鬼方。詩稱奮伐荊楚。蓋高

宗夙有將畧能得士心。武為太子時為父所使習練已久。作起也。及其起而即仕也。乃有居喪亮陰盡禮之美。三年之中專心哀戚思慕不言國政。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臣民乃皆和悅。蓋高宗純孝。父在時不辭勞瘁。捍禦外患以紓父憂。因以知天下之故。及父沒。又一誠哀慕。專任冢宰而不以外事紛其心。臣民久望其出政令。間有不得已而言。則言(皆)中道。下皆悅服。此孝治天下以禮化民之本。殷之所由中興。天下之所由歸向。内順治而外無敵皆基於此。其除喪而為政。不敢荒寧。嘉美安靖殷

邦。至於小大臣民無是或怨。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高宗之無逸如是。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作百年。合未即位時計之。則百數十年矣。故漢人云壽何以不若高宗。以高宗為享年最久也。史公舊作久。音近義同。爰暨作為與。王氏先謙云。為小人之事與小人相偕也。亮陰經傳引多異文。據注及詩譜則鄭本當作諒闇。而讀從大傳梁闇。蓋梁正字。諒借字。亮雖不見說文。而經傳多有。或諒之異文。涼則又諒之借。陰者闇之音近借字。禮喪服傳曰。居倚廬。既虞翦屏柱楣。注云。楣謂之

梁。柱楣所謂梁闇。江氏云。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柱楣者。賈公彥喪服疏云。既虞之後。乃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相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夾戶傍之屏也。然則柱楣即于倚廬之處所。故鄭併言居倚廬柱楣也。案倚廬柱楣謂之梁闇。自天子達於庶人所同。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三年不言惟人君則然。以有冢宰代行政也。故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當時罕能行此禮。獨高宗行之。故載之書中以為法。既云三年不言

又云其惟不言言乃雍。故注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順經文為解。段氏據論語喪服四制皆引書云高宗諒陰(四制作闇)三年不言。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謂其惟不言四字乃高宗之訓文。論語四制所引則無逸成文非有節句。然此經高宗二字與亮陰不相接。則其為節引甚明。段說未是。王氏謂坊記以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連引。則言乃讙為三年不言之時偶有所言甚明。僞孔以為三年後言乃讙。非也。雍讙字異義同。讙驩皆歡之借。三年

不言。為思親也。禮也。三年後猶不輕言。為求賢也。智也。史公嘉作謐。嘉。善也。謐。靜也。記云禮廢而復舉。所謂嘉。殷衰而復興。所謂靖。靖。安也。謐則與靖同意。無時或怨。史公作無怨。或據今文。或節字。九作五。或誤字。　此第二節。言高宗以無逸而壽。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卅三十有三年。唐石經三十作卅

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帝上疑當有非字說詳下　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疏

十

箋云　馬氏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史記集解　史遷舊作久。小人下多于外二字。惠作施。庶作小。

釋曰　此經詳言祖甲之賢。與中宗高宗媲美。下文又與文王並稱迪哲。則祖甲是盛德之君。周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則帝甲是無道之主。而鄭以祖甲為帝甲者。孫氏云。帝甲非令主。然或以能讓且知小民之艱難。故見稱於書。古人不求備之道也。陳氏云。殷本紀有帝甲淫亂殷復衰語。蓋本之國語。國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推本殷衰之由。上溯祖甲。如周穆王征犬戎而荒服不至。國語亦以周德之衰自穆王始。然尚書載穆王命司徒作君牙。申誥誡作冏命。修刑辟作甫刑。不害其為令主。祖甲能以國讓。自是賢王。周公稱之。尚書錄之。蓋亦不以一眚掩大德也。案孫陳說近是。然如國語史記所記則非小失。若鄭注以帝甲當祖甲。以國語之亂君當尚書之賢王。而無一剖別之語。當必不然。竊疑帝甲上當脫一非字。考韋注國語云。帝甲。湯五世孫。五上

十一

必脫一十字。據殷本紀及商書鄭注。盤庚為湯十世孫。高宗為盤庚弟小乙之子。則十一世。祖甲為高宗子。則十二世。去十五世之帝甲尚隔二世。史記皆據世本。恐世本於祖甲帝甲之間更有兩王。史公述之。於祖甲下云是為帝祖甲。帝祖甲崩子某立。是為帝某。則十四世。下又云帝某崩子甲立。是為帝甲。乃十五世。史公祖甲與帝甲本不相亂。故本紀言帝甲亂理。而魯世家述無逸其在祖甲云云。與今本同。各不相妨。是傳寫者脫去數語。祖甲立之下不云是為帝祖甲而云是為帝甲。與前後皆不

例。而本紀世家亦自相戾矣。鄭君見及此。故別之曰非帝甲也。下文遂說祖甲讓國事。不及淫亂之帝甲。韋宏嗣深通鄭學。故注國語云帝甲湯十五世孫。不及讓國之祖甲。祖甲自祖甲。帝甲自帝甲。誤本史記始合之。而尚書鄭注辨之。寫鄭注者又脫非字。而上下文義乖隔。書傳相反。賢否相亂。千載蒙混。今特發之。祖甲有兄祖庚賢。賢字上似當依馬注補而祖甲三字。蓋王意欲立賢廢嫡。而祖甲以為不義。此其所以為賢也。王卒不果廢立。是能順成父之義也。此說本馬。馬與校秘書所見

十二

古籍極多。所言必確有依據。讓國而久處民間。及其即位。於是知小人之依。能懷保惠鮮于庶民。不敢輕侮鰥寡。祖甲之無逸如是。故其享國卅有三年。祖甲久勞於外。其即位蓋甚晚。合未即位時計之或亦近百歲矣。漢石經高宗享國百年下直接自時厥後。見隸釋。洪氏曰。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中上。以傳序為次也。段氏謂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為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傳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肊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太宗之廟。實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不則今文家末由倒易其次第也。下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亦當作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條今文實勝古文。陳氏曰。今文古文各有不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亦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辭耳。去聖久遠。不妨

十三

各存其是。不必据今文以駁古文之失。亦不必据古文以正今文之非也。案段氏推度今文異文及次序是也。如其說。則不義惟王。書序所謂太甲既立不明也。舊為小人。伊尹放諸桐三年。使離深宮保護及諂諛長逢之人。而與明師傅居春耕秋斂。使習見野人之勞也。然太甲立時年既幼少。享國三十三年。不過五十餘歲。未為甚壽。若若皇甫謐云百歲。則立時已六十餘。如此長君。恐伊尹亦難放之而使悔過思庸矣。竊意此經其在祖甲一節。周末或間編在中宗上。且字句錯亂。如禮記樂記師乙

章之比。師讀或改祖甲為太甲。又改為太宗。而點
竄昔在殷王及其在字使文句從順。如毛詩小
雅刺厲王四篇既閒篇在節南山下。因改其目為
刺幽王之比。至於古文。則孔子所書。必無舛譌。孔子
國劉子政校書。但以今文讀古文。以古文正今文。
不聞以今文改正古文。總之傳聞異辭。各存其是。
陳氏之言可謂通矣論矣。　此第三節。言祖甲以
無逸而壽。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四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箋云耽。亦樂也。注中庸一作湛。論衡語增之從。一作
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一無自厥後三字。或
一作有。鄭崇諫哀帝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
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
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
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
皆犯陰陽之害也。漢書本傳杜欽說。女德不厭。則壽命
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佚同欲之生害也。本傳
四三或作三四。論衡中夭壽　釋曰此言殷後王以逸而夭。即

非若武乙之慢天震死。紂之虐民焚死。而淫溺惑亂。伐
性害生。天命不永。可為寒心。蓋周公為周家祈天
永命。尤莫切於為王一身祈天永命。忠愛之至也。
自時厥後。謂自祖甲之後。今文家則謂自高宗之後。
立王。謂所立之王。生則逸樂。痛切言之。
故其文重。引者省之。不知農事之艱難。不聞下
民之勞苦。惟耽樂是從。後王之不恤民隱。而宴安耽
毒皆如是。故自是之後。亦無有能壽。多者十年。其
次七八五六。少者僅四三年。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天之生物。傾者覆之。故國運亦自此而衰。可不戒

十五

乎。耽湛同。之是迂音近義同。下自時厥後句。今文者
三字。或有古通用。三四疑引者便文。又聞或作知。
勞下有苦字。恐皆涉筆偶異。　此第四節。言後王
以逸而罔克壽。　以上第二章。述殷事為勸戒。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釋曰江氏云。既稱商王以為法戒。更述祖德以示
足示之範。二王能自謙抑敬畏。則無逸可知。案亦
者亦上所稱殷三王也。將言文王。先本之於太王
王季。以見周家世世勤恤民隱。詩序所謂文王之
興本由太王也。大傳引書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

爵篇云。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段氏云。攷漢人以亡為無。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駁異如此。大傳言書曰皆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即兆基王迹之謂也。孫氏云。兆亦字形相近。惟我周不應是天子爵之誤。顧氏廣圻以為脫天子爵三字。惟我周三字下屬大王王季為句。案如此。則今文當云厥兆天子爵惟我周大王王季。或然。　此第三章第一節。將言文王先稱大王王季之無逸。

十六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箋云。馬氏卑作俾。曰。使也。釋文　釋曰。卑服。疑當謂卑薄衣服。即。就也。康功。安居之功。孫氏云。說文有康字。云。屋康宦也。是康同㝩。為居屋也。案康功。屋內之功。若蠶績之等。田功。田野之功。若稼穡樹藝之等。言卑薄其衣服。巡野省民。知農夫女紅之勤苦。如七月詩所陳。此與禹惡衣服盡力溝洫同義。江氏讀卑服即康為句。云。服事。康安也。文王即安于卑下之事。就功于田功。孟子曰。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又曰。西伯養老。制其田里。是也。亦通。馬氏卑作俾。訓使者。謂四民各事其事。就康功田功。毋惰農自安也。任其蠶織也。

十七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箋云。漢石經恭作共。鮮作于。鰥作矜。昃一作仄。釋文　正一作政。供一作恭。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說云。文王不敢驕。董子對策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本傳　釋曰。此言文王之仁。民勤政。無教逸欲也。徽。和也。江氏云。堯典慎徽五典。史記作慎和。是徽有和義。懿。美也。文王有和柔美恭之德。以懷安小人。加惠于鰥寡。鰥寡。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文王施仁所先。故又特言之。恭共古字通。皮氏云。盧江太守范式碑徽柔懿恭。用此經文。正作恭不作共。不得謂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案徽柔懿恭四字平列。謂和諧溫柔懿美恭敬。說文。懿。專久而美也。詩懿筐訓深筐。然則懿美意之深也。恭。敬心之著也。懷保與惠鮮對文。王氏云。釋詁。鮮。善也。如詩鮮我方將鮮我覯爾之鮮。愚謂懷保猶盤庚之承保也。惠鮮猶盤庚之戚鮮也。昃。說文作𣅀。云。日在西方時側也。或作昊。又作仄。省

文。違俗字。當作皇。亦暇也。皇暇疊字成文。猶艱難也。成。江氏云。徧也。俞氏樾云。同誠。和也。言文王每日自朝至于日中而昃。猶不暇食。以徧和萬民。其視民如傷。恤民不倦如此。惟日不足。懼政之有闕。是以文王不敢盤樂于遊敖田獵。率先所統庶邦。惟正事之恭敬共具。盤樂也。正政恭共古通用。義亦得相兼。共又轉為供。或曰。惟正之供。謂民之常賦。文王不敢縱欲以耗民財。致國用不足而多取於民。與庶邦共守九一常制也。左史倚相所引擬舉經文。刪節非一。不得據之遂謂以庶邦三字為衍文。漢人引或亦無者。容今古文異。如惠鮮作惠于之比耳。

十八

文王以萬民為憂。朝食且不暇。何暇知田遊之樂。此云以庶邦惟正之供。猶康誥云越我一二邦以修也。下云以萬民惟正之供。猶召詔（誥）云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疏【釋曰】文王九十七而崩。據呂氏春秋古樂篇。文王在位五十一年。言五十者舉成數。以此推之。則即位時年四十七歲。三年喪畢。朝天子而受爵命。當四十九或五十歲。故經云中身。注以中年釋之。謂於一身所歷之年為中也。享國五十年。則據即位後言之。此受命與晚年受命七年謂受天命及羑里得出後受賜弓矢專征伐之命皆異。明是受殷王嗣位之命。凡諸侯之適子。或從父朝王而命為太子。見周禮典瑞。或三年喪畢而朝王受命。見詩瞻彼洛矣箋。蓋殷周禮同。文王之無逸如是。故享國五十年而壽將百歲也。 此第二節。言文王以無逸而壽。 以上第三章。言文王繼太王王季德與壽如是。今王當念祖修德。

十九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疏【箋云】嗚呼。一作烏虖。漢書翼奉傳注 無淫于觀二句。今文作其毋淫于酒。毋劮于遊田。維正之共。漢書谷永傳引劮作逸 漢石經有酒無劮于遊田維七字及共字。【釋曰】此教王無逸。以文王法。嗣王。謂成王。言繼自今嗣王。則其毋放恣于觀樂于逸豫于慢遊于田獵。以萬民惟正事之恭敬共具。言康乂民是務。如文王之率先庶邦也。毋放恣。即上不敢之意。觀逸遊田。分列其目。教戒之詳也。今古文章同而字多異。王氏先謙云。谷永傳

引經曰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正與石經合石經雖下共上闕正之二字漢時民間所習章奏所用皆今文也今文無以萬民三字供作共谷永引書而釋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訓共為奉言臣下皆惟正是奉也叢王說本段義而申補之是也經文駁義如此者段氏謂今古文自不同馬鄭本古文固然非由僞孔增竄至確此經今文雖無以萬民三字然谷永云未有身正而臣下邪者則是謂庶邦萬民皆正道是奉無敢逸遊師說所由來正與古文同源也今本作供則謂不敢縱欲以耗民財惟用什一定制也

二十

此第四章第一節勉王無逸守文王法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箋云皇暇也鄭注下文漢石經作毋兄兄同況滋也詩常棣桑柔召旻傳愆同僭過也釋詁劉向說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楚元王傳翼奉說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錄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本傳

釋曰此言逸之不可為當以紂為鑒皇暇也暇同假謂自寬假以暫逸為無傷也言毋自寬假曰今日且耽樂此乃非民之所以為訓非天心之所順是人大則有愆過且人將大以為愆咎王其毋若殷紂之迷惑昏亂況酗于酒以為德哉天下治亂在人君一念之勤一日能敬則莊敬日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二十一

新政治清明永保治安一日自逸則安肆日偷百邪中之羣小乘之天怒民怨亂亡可待周公之戒防微杜漸至矣皇今文作兄況之借字訓滋滋益也言毋不能自克逸欲之心浸淫滋長而曰今日且耽樂兄況古同讀與皇聲通皇訓暇兄訓滋義亦竝通　此第二節言王不可自暇自逸殷鑒不遠

以上第四章正戒王無逸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箋云訓道保安惠順也釋詁說文曰譸訓也从言壽

盤。讀若疇。周書呂無或譸張為幻。言部又曰。幻相詐惑也。从
反予。周書曰。無或譸張為幻。予部譸。一作侜。爾雅。侜張。
誑也。釋訓馬氏作輈。釋文或作舟。大傳或作侏。楊雄國三老箴古本多
無民胥二字。釋曰 此承上耽樂非民攸訓。而戒王
當聽賢臣之訓誨。毋為姦言所惑。縱欲以亂舊章失
民心。江氏云。古之君臣猶相告以正道。有道則相
安順。失道則相曉教。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即此義。案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言君臣以正道
誠心相勗。人君采納忠言。好臣其所受教。則民皆
敬服用情。毋或相誑欺為變幻。使人惑亂者。詳

二十二

君兩稱書用古文。郭氏注爾雅引此經或仍舊注
用今文。皆無民胥二字。諸家疑出後增。然經文至
重。義苟可通。當如其故。譸正字。侜。輈舟侏皆音近
借字。　此第五章第一節。言當開張王聽。進盡忠
言。為民之攸訓。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箋云 刑。法也。釋詁 漢石經聽作聖。訓下無之乃二字。
亂下無先王之三字。釋曰 聽。聽賢臣之訓告也。此
其不聽。遠賢臣則小人乘隙而入。知其逸欲之心
生而不便舊法也。乃以姦言引導之。乃逐變亂先
王之正法。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至於臣民小大
並以為衍。民大則其心違戾怨恨。大則其口詛神
祝禍。如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之類。至可畏也。否。
讀曰丕。丕則蓋古有是語。不直言則而曰丕則。甚
之之詞。詳上。或讀如字。謂不聽善言者。人非詆訣
長。違即違怨詛祝也。石經字較今本為少。今古文
異。聽作聖者。段氏云。聽聖字古音同部。秦泰山碑
躬聽。史記作躬聖。皮氏以此聖字即洪範容作聖
之義。然上云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下云皇自敬德

二十三

不敢含怒。則容義固已具矣。　此第二節。言非民
攸訓其愆如此。　以上第五章。因論無逸而示聽言
之法與戒。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

箋云 迪。作也。釋詁 釋曰 此章又承上民違怨詛祝。而
示以哲王罪己忠善以損怨。愚主罪人作威以叢
怨。為王法戒。以終無逸之義。迪訓作。洪範曰。明作
哲。謂四王敬明其德以成睿智。民情無不周知。又
使臣下各效其忠智。是皆以無逸而作哲王也。段氏

云今文當作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與古文異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皇謂暇言寬暇自敬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疏箋云皇自漢石經作兄曰楊震說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皆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後漢書本傳釋曰四王無逸以作哲勤恤愛民周知其疾苦小大無時或怨矣然賢

二十四

聖之君視民如傷不敢自謂天下匹夫匹婦無一人不被其澤其或告之曰小民有怨汝詈汝者則寬暇其心以自敬其德謂和平心氣反己自修也今文作兄曰兄讀況況滋也益也謂益自勉曰當敬吾德義大同楊伯起治歐陽尚書而云還自敬德蓋參取古文通儒不拘門戶也詈罵也允信時是啻但也厥愆言小民有妄指摘上過者則不自分別其是非惟曰我之過信如是言引咎自省不但不敢含怒而已蓋聖人心量廣大惟求善我政安我民無計較物我之私也鄭注云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此言深得經意孫氏云周語曰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左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是亦欲聞小人之言以考己政得失也　此第六章第一節言先王以無逸作哲聞過則罪己故敬無怠明無蔽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釋曰此厥不聽言不聽忠直之言以自戒也人乃或

二十五

誑欺為變幻之詞曰小人怨汝詈汝上厥或告之偶有所聞而以戒君也此譸張為幻無而為有陷人於罪而使天子結怨於民也闇君昵近小人則不辨其幻而信（即）之孫氏云辟法也綽亦寬也叢聚也言人誑汝以民怨詈汝即信之則如是不長念其法不寬裕其心妄行殺罰民心同怨實叢集于其身也案若時目下四句不永念厥辟變亂先王之正刑而以私怨（怒）加人罪也不寬綽厥心皇自敬德不敢含怒之反也如此褊急暴戾則非惟逸豫而且縱逸矣敬則愛民而自求多福肆則虐民而災

及其身。哲與不哲與亡判矣。此厥不聽。今文亦當為聖。聖猶哲也。　此第二節。言不哲之王信讒而罪人。怨災及其身。　以上第六章。言哲王敬以修德。不哲者肆以濫刑。以終無逸之義。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箋云 漢石經嗚呼作於戲。無其字。釋曰 孫氏云。言當視此致怨之由以為戒。案監。視也。前六章皆一法一戒。故結言此。七章皆以嗚呼發端。陳善閉邪。望深慮遠。語長心重。不覺其歎息之深也。　此第七章。總結全篇。與大誥結語文例同。

二十六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八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九

曹元弼學

君奭第二十六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 馬氏說。召公以周公既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臣位。故不說。以為苟貪寵。此古文說鄭義同 史遷說。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此今文說與馬鄭異 孫寶說。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漢書本傳 釋曰 此篇古文說以為周公致政後事。召公以周公歸政未即退。致小人疑公雖功高德盛。猶有為子孫計未忘榮寵之恒情。故意不甚愜。以己年老求致仕諷勸之。凡事過則為災。帝堯之聖。猶有亢龍之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召公之意固亦甚善。但成王初服。天下引領而觀新政。王固留公。公豈忍遽去。召公亦豈可舍王而去。故作此篇以明己意。且懇留召公共祭寀之令文。其義甚合。詳序下。今文說以為周公攝政時事。又以為武王崩周公即攝政踐阼。然當時周公為太傅。非為太師。而序及史記皆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其不合一也。成王

初遭喪。周公自以冢宰主持國政。無待踐阼。至王免喪即政。自知未堪多難而求助。周公乃本王意而欲攝政以成周道。以周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等詩考之。灼然可見。公攝政為助王。王本坦然無疑。流言起不已。始有感志。周公將避居告二公。正以太公召公皆深知公心。周書稱管蔡流言商奄等叛。周公召公內安父兄外作師旅。是周召同心協力之明文。史記乃云召公疑之。其不合二也。召公果於攝政有疑。但當責其不宜攝。而經云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又云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是謂公宜去。公受武王付託之重。當百官總己以聽之任。萬無可去之理。若召公責公以去。又自求去。時太公年將百歲。國家多難而大臣解體。將委少主於何人。召公之忠且智豈宜出此。其不合三也。召公疑公不當攝政。則公當告以不得不攝之故。而公乃歷言殷先王及文武皆賴賢臣而濟。明己所以不即去及留召公不可去之意。所疑在此。所解在彼。其不合四也。公與召公年皆耆老。召公以為皆可告老去。故公言天壽平格。又以耇造德不降為慮。皆非所語於攝政時。其不合五也。或謂列子六國時人。而楊朱篇云。周公攝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則今文說遠有所本。不知周末異說已多。何如本經明文之可據。傳聞異辭。並存而擇善可也。

周公若曰君奭

箋云 說文曰。奭。盛也。從大從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皕部 釋曰 君。尊稱。古人質。不嫌相名。故曰君奭。尊而親之。君奭蓋文王之從子。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興亡以為戒。疏 箋云 馬氏終作崇。曰。崇。充也。釋文 漢石經終作道。祥作詳。釋曰 弔。善也。弗弔。惻隱怵惕之辭。墜。俗字。當作隊。基。始也。孚。信也。休。慶也。若。順。棐。輔。忱。誠也。終對基言。馬作崇訓充。終崇充三字。聲義皆通。詩崇朝即終朝。禮終幅即充幅。充滿則終竟也。祥。善也。通作詳。言不善乎天降喪于殷。殷既隊失其命矣。我有周既受。當以殷為監。我不敢獨知曰。其始長信合于天之休慶。順天道而天輔其誠以興。我亦不敢獨知曰。

其終出於不善而亡。殷興亡之故。亦君所知也。則君當與我共佐王行善不息以祈天永命。若天與召誥言面稽天若同義。我不敢知據殷興亡言亦與召誥同義。但彼召公主戒王。此周公為引勸召公小異耳。今文終作道。言紂行小人之道出於不善而亡。　此第一章第一節舉殷興亡為戒。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箋云 時。是。釋詁 尤。過也。鄭同 釋言 釋曰 此言周既受天命。嗣王承先王之業。天下雖安而王年尚少。至親大臣當上念天下念民。盡師保之任以相王也。君。謂召公。已。既也。謂既往恒言也。江氏云。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此追述召公舊時之言也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謂必右周。而不長遠念天之明威也。此說已不敢去之意也。越當為曰。聲之誤也。公謂已意竊計曰。我民无有怨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亦言已不可去之意。案當時天下太平。風雨節。寒暑時。嘉祥並臻。小人樂利。頌聲作。囹圄虛。非復如向之天降割。民不靜矣。然天命之固。在寅畏之不懈。民行之善在司牧之得宜。其敢謂已治已安而引身高蹈委而去之乎。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箋云 佚。忽也。說文人部 後嗣或為嗣事。弗或為不。恭或為共。佚或為失。漢書說。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王莽傳此今文說與鄭異 釋曰 江氏云。設使我繼事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遏止佚忽前人之光美。我退老在家則不與知矣。案後嗣子孫。謂成王。後嗣對前人為文。成王於武王為子。於文王為孫也。遏佚前人光。謂治有所淫佚。周公所以作無逸也。成王君德已成。然惟聖罔念作狂。周公慮其萬分之一。故不敢使遽離師保。忠之至。慎之至也。在家與惟人在對。言不在朝而退在家也若以為解居攝之疑。則不居攝仍為冢宰總百官。豈得云在家乎。漢羣臣媚莽之奏本今文說。其論周公當攝政是也。其引此經連下命不易天應棐誠乃其隊命。於此句不知如何釋之。或者謂不攝政。志不在國而惟在家。不知定命不可易。天當輔助至誠。竭誠以保天命。而聽前

光之遏佚。乃其隊命矣。然義殊迂曲。當以江氏所說為正。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箋云】天命不易一無天字。天乃諶一作天㥁棐諶。其作亡。墜作隊。王莽傳諶。同忱信也。詩大明傳【釋曰】承上言天命有不易之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定理也。天不專佑一家。故不可信天命在己而安恃之。若後嗣子孫弗克恭上下。而無人匡救之。乃亡失其命。弗克常久歷年以繼前人恭敬光明之德矣。言可懼之甚。經。常也。歷。歷年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與此天命不易二句文義同。今文作天㥁棐諶。文異而義亦通。即上文若天棐忱之意。但彼據殷言。此據周言耳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釋曰】天命難諶如是。在今予小子旦自攝政以至於歸政輔王。非能自有大德以正天下也。惟導揚前人之光美延于我沖子而已。周公稱予小子者。謙辭。且對前人言。故云小子。金縢亦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不嫌與天子未除喪同稱也。迪。道也。迪惟猶惟道。古人倒文。如丕則猶則丕。倒文倒句。皆當時習用文法。道同導。謂引長之。施讀如詩施于中谷之施。延也。下云我道惟寧王德延。正申此義。寧王即前人。兼指文武。德者光之實。所謂至德之光也。沖子。謂成王。王已成人。而公愛護之猶若幼少。故洛誥曰汝惟沖子。曰乃惟孺子。立政曰孺子王矣。皆親之之辭也。　此第二節。言天命難恃。王初政得失未定我欲使王克嗣前人德故未敢即去。副召公舊日所言之意。明召公亦不可去。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即文王也。疏【箋云】馬氏道作迪。釋文【釋曰】此引人言以證己意。又曰者。對上君已曰為文。謂君舊時已責成我矣。人又曰天命不可信而恃之。在我當惟導揚寧王之德使延長。如此則天不用釋于文王所受之命矣。江氏以又曰為周公又自討曰。亦通。馬氏道作迪。義同。寧王。孔疏云。即文王也。鄭同。是約注文。或可鄭注本云寧王。文王武王也。孔所據本脫武王二字。下文申勸寧王之德集大命于厥躬。亦當

兼指文武。詩譜序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是其證。庸。用也。釋。捨也。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謂非天用意故捨廢之。凡天之所命。苟非大失道。天必不故捨之。我能道文武之德使延長。則天保定爾。必不故捨廢于文王所受之命矣。上言寧王德而下專言文王者。文武德同而受命始自文王也。　此第三節。引人言以申證己意。　以上第一章。言天命去就。人心向背。先王之祚延久與否。惟在於人。故我於嗣王初政。不敢即去。以解召公之不說。為留與共濟張本。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　疏　皇天。北極大帝也。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格作假。無在太甲二句。釋曰　此舉殷代聖賢之君皆得聖賢之臣以配天有歷年。明己所以不敢去而固留召公之意。言成湯既受命。於時則有若伊尹佐之。正天下致太平。功德至於皇天。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幬也。至乎太甲。伊尹以阿衡兼師保之任。教誨太甲使成賢王。天下太平如湯時。實惟保衡之功。伊尹名摯。見國語孫子用間篇。江氏說。尹。正也。治也。言正治天下也。呂氏春秋言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然則伊是水名。本其所生處以為姓也。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是則伊亦有尹治之誼。案春秋繁露說湯有天下。名宰官曰尹。然則伊尹名摯。為湯尹治天下之官。湯命之氏。本其生於伊水。亦取尹正之義。伊尹猶言伊相。其官名則湯特命之曰阿衡。言依倚以取平也。至太甲初立。伊尹為保傅。內以安王身而外以安平天下。故又稱保衡。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商王。湯也。是湯時為阿衡。此經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是至太甲立始稱保衡也。阿衡保衡皆三公官。而特立號以表其德。鄭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鄭又注禮記月令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然則皇天即北辰也。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者也。下又別言格于上帝。

鄭以爲太微五帝者。春秋緯云。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黄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周禮所謂祀五帝。所謂大旅上帝者也。皇天。備言之則曰皇天上帝。乾元統天者也。五帝但稱上帝。不兼稱皇天。四時及中央主氣之神也。其皇天及五帝之號。周禮所謂神號。自古相傳有之。見劉向五經通義。天本無名。由人象其德以爲之號。如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之等。象其氣以爲稱。又若伏羲神農放勲重華。臣下象其德以爲之號也。緯稱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合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於湯稱格于皇天。於太戊稱格于上帝。以示區别。江氏以格於皇天爲因名山升中於天。謂封禪也。亦通。易説卦帝出乎震一節。即太乙行九宮之位。皇天上帝即易所謂帝。緯所謂太乙也。五精之帝。即八卦九宮分屬五行盛德之主宰也。皇天與五帝合爲六帝。猶乾坤與六子合爲八卦。鄭學之徒稱爲六天。名頗不安。然鄭君並無此語。孫氏三禘釋。六天及感生帝辨。陳氏澧東塾讀書記周禮卷。論之詳矣。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伊陟。伊尹之子。詩蕩疏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史記集解巫咸。謂之袁氏鈞云當爲主巫官者。書序疏箋云馬氏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史記集解巫。男巫也。名咸。殷之神巫也。咸乂釋文敘史遷格作假。乂作治。釋曰殷本紀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案伊陟巫咸事具於此。伊陟爲伊尹子。必出世本。其德克肖伊尹。度其生年當在湯時。至太戊時爲老臣矣。江氏云。敘有臣扈篇在湯誓前。則爲湯臣矣。太戊。湯孫太甲之孫也。臣扈猶逮事之與。抑别是一人而同名者與。愚謂伊陟臣扈皆歷湯至太戊。古壽考人百數十歲往往而有。此所舉皆耇老成人。故下文云天壽平格也。上帝。謂太微五帝。説詳上。鄭云太微中其所統也。此句似有脱字。當云太微中五帝舉其所統之稱也。蓋五德之帝隨氣運休王。迭生子孫更王天下。王者各祭所感生之帝於郊。而四時迎氣則分祭當方之帝。明堂大

享則合祭五帝。五帝雖分五德五時五方。而統稱上帝。此云上帝。是其所統同之名也。五帝稱上帝不兼稱皇天。殷代諸王措諸廟立之主皆曰帝。而湯獨稱天乙。殆與此經同意。馬云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者。江氏云。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順其生養收藏之節以出政令。若明堂月令所紀。是為奉天時也。又云。敍有咸乂四篇。蓋說巫咸治王家之績。案咸乂亡。據經云乂王家。度其人聰明精爽特具異稟。能通神明之德。知人事成敗之真。導人率天常順人倫。世本稱巫咸作筮。蓋修伏羲生蓍之法。改過遷善趨吉避凶之教。故能治王家有成。白虎通謂殷代君臣皆得以十干為名。引巫咸祖己為證。王氏引之疑咸字今文有作戊者。故班氏云然。然古今人表仍作巫咸。諸書所稱皆同。單文孤證姑存一說。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箋云 史遷盤作般。釋曰 祖乙。太戊之孫。殷本紀云。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偽傳以賢為咸子蓋本相傳古說出世本者。江氏云。咸為巫官。馬鄭皆有明說。賢為咸子。蒙巫為氏。傳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也。武丁賢臣又有傅說。古今人表甘盤與傅說並列。不言傅說者。甘盤為老臣。故舉以該其餘。猶上言伊尹不言萊朱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後又有祖甲。無逸言其繼體享國最久者。故不言祖乙盤庚。此舉其得賢臣尤著者。故不言盤庚祖甲。意各有所主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釋曰 孫氏云。率同聿。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江氏云。維茲殷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故殷之祀禮升配乎天。歷年長久。禮陟配天。謂禘嚳郊冥祖契宗湯也。多歷年所。謂載祀六百。案此陳字與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同義。孫氏於兩經皆據漢書哀帝紀李斐注訓陳為道。亦通。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殷先哲王皆得賢臣以成治功。尊祖配天。國祚永久。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箋云 純。大也。釋詁 或作醇。樊毅修西嶽廟碑 佑。俗字當作右 助也。易繫辭傳 實。是也。釋詁 百姓。百官族姓也。詩天保傳 乂。同文相

也。釋詁。故一作迪。事一作使。無于字。文選四子講德論 釋曰 純佑命。大佑助殷命也。或作醇。厚也。蓋既命之而又大厚助之使永固。詩曰。保佑命之。與此同義。多士我有周佑命。亦謂為天所佑命。實。如詩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之實。江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小臣。臣之微者。刋。詞也。商之異姓同姓之臣。無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下而小臣。外而為屏藩于侯甸之服者。刋皆奔走服從于王。言天惟厚于商。故商大得人也。乂。讀當為艾。相也。辟。君也。一人。天子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其君。故天子有事於四方。四方奉行之。如卜筮无不是之。无不信之。曲禮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言商得人之效。明己當留輔之意。案殷先王皆得賢臣致太平功至於天。天惟大助其命。廣生嘉材以任庶職。則商家實百官族人皆秉持德心。明於憂患。以及小臣外臣。益皆勤王事。屬于王所。刋。況詞也。況。滋也。刋者。滋益之詞。稱。當也。惟兹小大內外之臣。惟求德稱其位。無以利冒其官者。故一人有事。四國順之。無不是孚信。蓋上之政教信於民故民盡信之如著龜之告猶。所謂王道成於信。此其所以永孚於休也。今文作迪一人使四方。言賢臣導天子功德日甚。使四方無不孚。或讀則商實絕句。謂國得賢人而實。與孟子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相反。或讀天惟純佑句。命則商句。則訓法。言天惟大佑之命天下皆法商。是以百姓王人云云。並通。　此第二節。言殷諸賢臣佐君格天之效。　以上第二章。言殷先王得賢臣以配天孚民。明己所以不去。召公所以當留。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疏案下四字蓋疏約文 釋曰 壽。謂多予之年。使久輔相其君也。江氏云。平。假。同格。謂太平功至于天。即所謂假于皇天假于上帝是也。案上言伊尹相湯格于皇天。伊陟臣扈相太戊格于上帝。而下總言惟兹有陳使殷禮陟配天。則諸賢臣皆平格之人。天所壽者。天壽平格之人使安治有殷。所謂厥基永孚於休也。嗣天。謂繼嗣天位為天子也。滅威。猶滅德。滅通蔑。無也。威又訓則。法也。謂滅棄法則。不畏天威。有殷嗣天滅威。言紂嗣天位而心目中無天威。以取喪亡。所謂其終出於不

祥也。天命不于常。所壽所保者如此。可謂純佑命。而大無道之君不畏天威。則天威立至。今汝長念此。如殷平格之人。則天必壽汝使有貞固之命以久輔周。其治功足光明我新造之邦矣。亂。治也。造成也。時周有天下才二十餘年。故云新造邦。召公欲告老去。故公告之以此。人心堅定純一。則能自立其命。而自天右之吉無不利。壽人所以壽國。天人相與自然定理。故殷諸賢臣皆大年。而召公至康王初猶為相。固命如周公言也。　此第三章。勉召公勿以老求去。　有殷嗣天滅威。謂紂嗣天位滅天威。威字蒙上天字。此古人簡練句法。滅天威亦猶云滅天理耳。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寍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箋云 禮記緇衣引此經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宋本如此）。鄭氏曰。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寍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寍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詩譜序曰。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釋曰 此章言周文武皆俾賢臣以仁覆天下受天命。今王尚幼。王親大臣不可不輔之為治以繼前人。在昔言在往時。猶大誥云若昔。或作昔在。義同。割之言蓋。推本上帝之意。故為謙退不敢質言之詞。蓋為語詞。詳見易傳孝經論語。詩亦有之。周初則假割為之。爾雅釋言。蓋割裂也。蓋割二字同訓裂。以蓋為割之借也。此經義為蓋而字作割。以割為蓋之借也。蓋割一聲之轉。割字或省作害。段氏謂與周字畧相似。故緇衣誤作周。申勸作田觀。皆形近之誤。古文文字與寍相近。寍王之稱本專屬文王。後兼以稱武王。此寍王蓋兼指文武。下分詳之。故記注但言文王。而詩譜序入此文云文武之德。文武世德再受命。故云申勸。今文作厥亂勸。涉上厥亂民而誤。其說亂勸之義當為治勸。與洛誥亂為四輔同義。治勸猶善勸。言天休于寍王之德而申重善勸之。以集大命於其身。字雖失古正而義亦不異也。博士讀。段氏謂博士所讀之本作厥亂勸。讀為二字不可連屬。與他處讀為讀若異。　此第四章第一節。總言文武以德集天命。下乃分言之。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棐尚。庶幾也。康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無逸曰。用咸和萬民。有夏。諸夏之國。謂六州諸侯也。時紂在上。天下被其荼毒。國亂而民怨。文王積德累仁。庶幾能修治而安和之。亦惟諸賢臣是賴。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又云。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書大傳云。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又云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傳記皆稱太公釣於渭濱而遇文王。後人或以太顛與太公為一人。斥漢書古今人表太顛師尚父並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詩緜疏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疏【釋曰】上寔王秉文武。此專言文王得賢臣以共濟。或曰。上寔王即文王。故禮記引作文王。上言文王之德。此言文王得人。江氏云。虢叔。文王之弟。春秋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閎也。散宜也。泰也。南宮也。皆氏。夭生顛括皆名也。惟文王庶幾能修治安和我中夏之國。亦惟此五臣為之輔也。

列為誤。殊可怪駭。文王佐命之臣。太公之功尤大。如商之伊尹。而周公不及之者。王氏先謙謂是時太公尚在。周公所舉者皆已沒之人。說甚有理。而文王所尊。周公不敢以自比。鄭說尤深見周公之心。要之文王賢臣。時鬻子辛甲之徒甚多。特據虢叔至親。及疏附奔走先後禦侮四臣言耳。二虢皆賢。不及虢仲者。白虎通辟雍篇稱周公師虢叔。或舉叔以該仲。如舉伊尹以該萊朱。舉甘盤以該傅說。或其時虢仲尚在也。大傳說太公在四友中。而鄭引詩傳說以此經閎夭等四人。為疏附奔走等四職。蓋傳聞異辭。王氏先謙謂或二人先後居此職。詩傳說不見今毛傳。蓋出齊魯韓詩。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小也。疏【箋云】無。或作亡。漢書朱雲傳【釋曰】往來。謂往復勤行修和之事。文王修和有夏資此五人之力。又恐賢才少不足於用。自慮曰無能往來偏安庶邦萬民。茲。茲五臣也。迪。道。彝。常也。蔑。罔密。易密雲不雨。虞注云。密。小也。蔑德。謂細密之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者。言文王求賢無已。圖治不暇。若望道未見然。茲五臣道民以彝訓。若唐虞五教周禮十

二教之等。以文王細密之德條分縷析降于國人。禮記所謂降德於衆兆民也。傳稱文王爲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實開周公之先。禮達於下。是以國治而民安。中庸曰。小德川流。鄭注云。小德川流浸潤萌牙。此修和之本也。或曰。小德。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者。如孝弟力田之事。室家長幼之節。國人是訓是行。足以率天常厚民俗矣。若大德神化。非國人所及。不可一一家喻而户曉也。江氏以又曰無能往來爲諸臣自視若不足之辭。亦通。或以此節爲反語。訓蔑爲無。則與上節不貫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箋云 馬氏冒作勖。曰。勉也 釋文 釋曰 亦。亦般也。上云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此蒙其文。故云亦惟。五人佐文王修和迪彝降德。天亦惟大佑助文王。迪。進也。道也。諸賢臣秉持德心。進導民知天威。彝教本於天命之性。洪範所謂天陰隲下民彝倫攸敘。詩所謂天生烝民秉彝物則。彝。常也。威。則也。天常。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也。天則。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也。由識人倫而知天道。則人皆畏天命而徙善遠罪以享有天禄矣。乃惟是相文王導揚其德顯見光明覆冒廣遠。中庸云。大德敦化。鄭注云。大德敦化。廣生萬物。由是敷聞在下者昭升於上。聞于上帝。惟是克受有殷命哉。康誥曰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與此同義。昭文王。與胤征逸文云釗我周王。孟子云紹我周王文例同。孫氏云。昭同詔。釋詁云。勴也。又云。相。勴也。言相文王。或讀昭字絶句。非是。詳下。馬氏冒作勖。冒勖懋三字古音同。牧誓迪訓用。孫氏謂相文王用顯懋勉。登聞于天。是也。或以冒聞二字連讀。則與下昭武王惟冒不例矣。　此第二節。言文王得賢臣以受命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疏 箋云 劉。克也。殺也。釋詁 説文作鎦。金部 冒。壁中古文作䀎。説文曰。䀎。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䀎。目部 單。盡也。詩天保箋 釋曰 此言武王因文王賢臣以再受命定天下。虢叔等五人。至武王時一人已先卒。故惟四

人。據逸周書周本紀。武王克殷時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皆在。馬鄭注論語十亂皆歷舉此四人。則先卒者必虢叔。鄭不質言者。以無明文。推之可知也。尚迪有祿者。孫氏云。迪從由。或同猶。言尚猶有祿。案古人以即世為無祿。五人中一人先卒。餘四人猶有天祿。愚又謂此尚亦庶幾也。迪亦進也。有祿。與詩民今之無祿相反。時周民雖樂利。而殷民在紂荼毒之下皆哀籲天呼無祿。武王與四人庶幾德廣所及。進天下之民於有祿。言使皆得享天祿也。暨。與也。武王雖急於救民。而須暇未即伐紂。其後四人乃與武王大奉行天威。克殺其敵。武成曰。咸劉商王紂是也。孫氏云。咸與滅通。廣雅釋詁云。殺。滅也。釋詁云。劉。克也。殺也。說文云。鎦。殺也。劉即鎦字。互詳武臣序下。惟此四人相武王定天下。惟覆冒廣遠。大盡稱其德。言德與位稱。勝任立功。亦如殷賢臣之德稱也。武王時周召太公畢榮皆為元勳。而云惟茲四人者。承文王五臣而言。美四人之成功而惜虢叔之不在耳。說文引經武王惟冒。或節昭字。或傳寫脫之。非必許君異讀。冒者冒之借。許云低目視。釋字之本義。下引周書明段借。蓋古文字偶錯出。孔子國以今文讀正之。故馬鄭本皆作冒。或曰。此冒字。馬亦當作勖。謂相武王惟懋勉　此第三節。言武王亦賴賢臣以定命。時四人亦皆不在。周公盛稱其德。言外有老成凋謝之概。已與召公其可忘文武創業之難而舍王去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耇。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乃曰有能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三國魏志管寧傳注虞云馬氏曰。鳴鳥。謂鳳皇也。釋文釋曰文武之聖皆得賢臣而濟。今王初服。舊臣多逝。公與召公同任輔弼治平之重。義不可去。江氏云。今日之事在我小子旦矣。如泳游大川。我往與女其共濟渡。今小子雖即政。其年猶少。同於未在位時。我豈容斂退乎。女大毋責我收斂也。我將自勉以企及前人。无有勖勉而不及者。蓋公欲追配四人之功也。孫氏云。收者。韋昭注吳語云。還也。言大無責我還國。但無人

自解非真在王位。不知周公攝政。作大事權稱王。非常稱。攝本非在位。初無待解。强辭鑿經。殊謬。江孫釋收字良是。但罔勖不及。當謂無以勖王之不及。與上在家不知同義。耇造德謂召公。言君大毋咎責我之留。我若收斂去而還國。王設有不及。無由勖勉之。汝耇老成德之人又不降志而高蹈。王誰與圖治。恐文武道衰。天休不至。我則鳴鳥且不聞。況曰其有能德至于皇天至于上帝乎。此節正此篇作於歸政後之明驗。時天下太平。致龍鳳之瑞。下文所謂至于今日休也。若武王初喪。小子方勉我以不及前人耳。案周公稱予小子者。對文武言。故謙言小子。與金縢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同義。大誥亦云予惟小子。且小子下自稱名。更不嫌與天子未除喪同稱。大誥云。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當時疏附奔走諸人尚在。今則盡沒。同濟大川。尤惟召公是賴。上文予小子旦下稱沖子。謂成王。則此予小子旦下別稱小子。亦謂成王甚明。公歸政時云予其明農。王曰公無困我。則王自知獨理萬幾勢必不咎而求助於公。故曰同未在位。皮氏以予小子為公攝位自稱。以小子同未在位為公媟媟在疚。國家多難。周公直宜言及此。其不然明矣。

此第四節言己所以聽王之留。且勸召公勿去之意。

以上第四章。言文武皆得賢臣而濟。己與召公當始終輔王以保文武之業。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疏 釋曰 上言己不去為輔王永保文武受命。而無識者或疑其未能忘情祿位。召公恐其為盡善之小疵。故又以此解之。肆。今也。茲謂上所言。江氏云。猷。謀。裕。寬也。君今其監視于此。我周受命固无竟之休美。然亦大惟艱難矣。茲告君者乃欲君謀寬裕。我不以子孫之故而迷于祿位也。又說。敘云召公不說。馬融謂召公以周公不退為茍貪寵。故告以己非為子孫而昏迷。君謀當寬裕。勿以此疑我。蓋古今來固握重權久擘不舍者。无不為子孫計世世弗失也。周公必不如此。召公疑周公。亦必不至疑之若此。惟在周公表白己意。則必言及于此以明本恉。案據此經。則召公不說。不過以周公欲去仍留貽庸俗口實。意有未愜。故公解之如此。若在攝政時疑

公有兄終弟及之意。則公自明己志豈特如此而已乎。後世忠於國家而未免以後人迷者。霍子孟輩則有之矣。若周公則上同伊尹。下開諸葛。正大如天地。光明如日月。而後人之享其祿。亦與王室相終始。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此第五章第一節。明己留輔王無毫髮私意。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箋云】極。中也。詩思文傳 亶。誠也。釋詁 【釋曰】此述武王遺命以深感召公令弗去。江氏云。前人。謂武王也。敷。布。作。使也。周公召公。蓋並受武王顧命輔成王者。故言前人布乃心。乃詳悉命女。使女立民之中。謂曰。女其明勉。偶俱侍王惟在亶誠也。乘此武王大命。惟文王之德是丕承之。任大責重无竟之憂也。孫氏云。偶者。廣雅釋詁云。耦。侑也。偶與耦通。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宋敷乃心。猶傳云敢布腹心。謂武王將終。盡布其心以命女。使汝作立汝民之極。曰。汝明勉侑助王在於至誠。民為王之民而云汝民者。君臣一體。周禮云。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君相一德以立民之中。故曰作汝民極。四輔之職偶俱為王左右。當惟知輔君濟國。不顧其他。是謂偶王在亶。此乘正當讀為承。言承武王之大命。武王承文王之德。我與汝受命於武王。亦惟文王德是丕承。此無疆之憂。王年猶少而可謝其責乎。　此第二節。述武王遺命以固留召公。　以上第五章。解召公意而固留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箋云】允。誠也。釋詁 序曰。召公為保。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以。猶與也。鄉射禮注 劉子政說。否者。閉而亂也。漢書劉向傳 肆。長也。詩崧高傳 【釋曰】此以下總上文之義。勉召公與己同心。念天威。敬天休。成文武之功。使四海之民丕蒙覆冒之德。篤棐不怠。敬終如始。江氏說多已得之。今悉依用。畧加補苴。江氏云。允。誠也。告女以我之誠悃。保。召公官也。稱其官而名之。欲其思所任也。否。讀為易否卦之否。否。阨也。女其能敬哉。與我監于殷之喪亡大阨。長念我所念之天威也。　此第六章第一節。言當念天威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勘。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釋曰】江氏云。二人。已與召公也我不誠而惟若此相詰乎。言以誠告也。我惟曰勤襄王業。我二人之責也。女其有合我意哉。則言曰信在是二人。滋。益也。于時致治升平。故曰天休益至。戡。任也。言天降休祥滋益疊至。惟是我二人不足以任之。其女能敬德。明揚我俊民登之在位。庶幾與共任天休。乃可推讓後人于此大盛之時。以言今則不可退也。又云。說文衣部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然則襄乃勤勞趨事之言。故云勤襄。時有鳳皇至。又有三苗同為一根之瑞皆天降休祥太平之應。釋詁云。戡。勝也。說文力部云。勝。任也。天休之至惟大德足以任之。經言弗戡者。聖賢虛懷自視常若不足。既獲天休。尤加敬畏也。案江說皆是。惟襄亦訓成。見左傳杜注。言我常思曰。當成我偶王丕承之功。汝意其有合哉。人言曰。在是二人致天休益至。惟二人恐弗能堪。戡與堪通。汝當能敬德求賢。有人任尤纏之恤。使天下治更大盛足當天休。則我與汝告老而退。遜讓後賢。在此時矣。江讀在字絕句。並通。

此第二節。言當敬天休。其言與大誥天降割于我家大不俘。非武王初喪時明矣。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魏志武帝紀注【箋云】篤。厚。棐。輔。釋詁式。用也。釋言【釋曰】厚輔王室是我二人之責。我周家用是至於今日之休慶。觀此言。則受武王顧命以來至此久矣。我二人當皆成文王之功于不怠。勿以老耄而自舍用大覆冒天下之民。海隅蒼生日出所照。無不率循可使。大戴記每言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與此經同義。逸書云。使民平平。使民無敖。率俾。言皆循上所使之節度也。或讀冒為勖。言不怠大自勖勉。亦通。

此第三節。言當成文王功大覆冒天下之民。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釋曰】江氏云。惠。讀為智慧之慧。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蘇林云。心不慧。穀梁傳二年傳云。達心則言略。達心即慧也。謙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誥。我惟用悲閔于天于民故也。孫氏云。越與粤通。釋詁云。于也。案篇首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越

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此結言其義。　此第四節。言
所以勤勤告君不憚煩言者。無非迫於畏天恤民
之誠。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
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
以剴切之。疏 [箋云] 祗。詞也。易復卦馬注 [釋曰] 史記言周
公稱湯時有伊尹云云。君奭乃說。周召同德。度公
竭誠相告。召公必有答語許公留輔王。故公又言
此以婉篤風勉之。言惟汝知凡民之德。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惟其終之為責。我之言祗如此而已。汝
自今以往。其敬德用治以終成功于不怠哉。祗。讀
為祇。語詞。鄭云剴切者。謂從傍摩切感動之　此
第五節。勉召公有始有卒。致無窮屬望之意　以
上第六章。總結全篇之義。極言念天威敬天休。不
負武王付託偶王丕承之命。成文王功。保民無疆。
二人當協力同心敬終如始。其後周公雖老且沒。
而召公猶留輔成王以至康王。則其說公言而敬
德不怠至矣。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十九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

曹元弼學

多方第二十七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釋云] 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
踐奄。四年建侯衛。據書序成王政將蒲姑多方三
篇連接。皆言伐淮夷踐奄事。則此三篇皆攝政三
年作。當次康誥前。而退在君奭後者。或別有微旨。
如周官亦攝政三年作。而次在立政前。或壁中簡
冊散亂。今古文家推校不能確定。疑則傳疑。如蔡
仲之命費誓雜廁穆王書中之比。余於多士經及
成王征序論之詳矣。周本紀於多士無逸下云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其下蓋入君奭以下諸序。而文
句有脫。成王政三篇直錄序文。未暇別其先後。史
記此類多有之。魯世家言伯禽作費誓在管蔡反
時。則彼經云淮夷徐戎並興。與此成王伐淮夷為
一時事。蓋王命周公伐淮夷及奄。而徐戎乘機叛
周犯魯。魯公征之也。僞孔有奄與淮夷再叛。周公
初征。成王再征之說。不知孟子明言周公伐奄討
其君。下云滅國。大傳亦說踐奄云殺其身執其家。
蓋周公伐奄滅之。別立其族人。遷至蒲姑。或并其

臣民違之。而奄之故地。成王後以益魯公之封。安得有再征之事。成王即政後天下太平。殷之地皆爲康叔所統。殷之民分屬於周於衛於魯於晉。管蔡所監之地皆屬衛。奄地屬魯。四國皆虛。豈復能叛。此經云大降爾四國民命。則是周公東征。四國并誅而告其臣民。彰彰明矣。王氏先謙謂周遷四國之民於洛。然四國之民。斷非一邑所能容。經傳但言遷殷民於洛。不聞并遷四國之民於洛。若果四國之民皆在洛。而無重兵以鎮之以縱其再叛。有是理乎。王氏又據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謂武王一伐奄。周公再伐。成王三伐。不知孟子此文當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爲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爲句。正謂周公東征三年而踐奄也。趙注未允若武王時已封奄君而滅其國。更何能於管蔡祿父叛乎。此篇所言。皆論黜殷救民大義。以曉告四國多方民被詿誤者。初非爲伐淮夷與奄一端而發。合上二篇。自當與大誥歸禾嘉禾微子之命康誥爲類。故下周官序總之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與大誥序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既黜殷命正相應。如此而謂諸序所言非一時事乎。而謂多方非作於多士前乎。此數序史記述之皆於今序大同。正足證明鄭說與今古文舊義皆合。皮氏等不考此經及周官序明文。禦人口給。反矛盾自陷。無乃過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奄國在淮夷之南。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詩幽譜疏

【釋曰】五月者。周公攝政三年之五月。於夏正爲三月也。是時周公東征管蔡商奄四國大功已成。請成王視師。四國之中當最先攻殷。次管蔡。最後踐奄。出入三年而畢定。故王親師在奄。大誥序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其下歷敘黜殷命伐管蔡伐淮夷踐奄。皆書成王。而此經云王來自奄。序云成王歸自奄。蓋奄既滅征伐事畢。周公乃請王至奄一一告成於王。王既視師受成。即自奄來歸。至于宗周鎬京。詩譜云。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也。鄭云奄在淮夷之旁者。蓋在淮夷北旁近魯之地。淮夷非一。奄爲倡率。故大誥序痛言淮夷而成王政序於伐淮夷下特云踐奄。大傳稱奄君導祿父三監叛。則攝政時亦叛可知。故詩破斧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王親來視師。故云王與周公征之。書至于宗周者。猶

春秋書公至自某地。王者爲天下所宗。故周室東遷亦謂洛邑爲宗周。　此第一章第一節。記事以發端。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箋云　四國。管蔡商奄也。詩破斧傳　釋曰　王視師畢即歸京師。周公尚在東方。鎮撫勞來四國多方。註誤驅胥之民及殷國頑民。區處條理使得其所。而大曉告之。周公攝政作大事則權稱王。大誥書王若曰。王謂周公。此經於王若曰上加周公曰者。以上有王來自奄之文。故此特稱周公以別之。明來自奄之王爲成王。此則周公攝王也。故下云洪惟。與大誥洪惟同。洪皆訓代。代即攝也。康誥之王亦周公。故云洪大誥治。至多士在歸政後。周公傳王命以告。非自出誥。則不復言洪。此書法之大別也。猷道也。猷告猶告導。四國。統舉管蔡商奄。多方謂庶邦從叛者。若熊盈淮夷徐戎及逸周書所稱諸憝國皆是。告。告其士民。下文所謂猷告爾有方多士也。惟與梓材惟邦君之惟同。猶與也。殷侯。武庚也。正名殷侯。明其爲叛臣。猶大誥云逋播臣也。尹。治也

殷侯尹民。武庚所統治之民。下文所謂暨殷多士也。上云四國。殷已在內。又別言之者。武庚爲叛首。其民即紂都遺民。不善者迷頑尤深。善者或有故主之思。故更專呼之。篇中所言。實以曉諭殷民爲主。使庶邦咸聞知之。知周之伐殷初無利天下之心。故篇名多方而發首云告導爾四國多方與爾殷侯所統治之民。見曉告之所尤切。降。下也。命。教令也。言我惟大下爾教命。爾應無不知。　此第二節。呼多方民而告之。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此經所云王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命。下文所謂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箋云　寅。敬也。釋詁　釋曰　洪。代也。惟。思也。周公自言代行政者思王者圖度天命之祐否。當長敬念天道而奉行之。使天享其祭祀。所謂克配上帝也。豈有圖度天命而可不長敬念于祭祀乎。江氏云將備言夏殷之不善圖天命以至滅亡。而先言此以發其端。案明王以孝治天下。祀天以祖配。行政使民。常若惟天惟祖宗臨之在上。惟恐四海兆民之或失其所。負天地祖宗之付託。無以奉郊社宗廟之

礼。是以令順民心。動合天道。此三代之所以長享天祿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箋云】馬氏迪作攸。曰。所也。【釋曰】釋文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信。天之愛民甚矣。順天以保民者興。子孫長享其祿。使民有常君而安。逆天而虐民者亡。更使有德者代之以濟民於危。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是黄帝以來則然。但周公不欲以久遠論。故但舉多方所共聞者論之。江氏云。夏桀之事舊矣。必斥言之者。欲以商之伐夏況周之伐商。明武王與湯同道。于以服多方焉。多士之斥夏亦此意也。慼。憂也。惟帝升降于夏以監其德。有夏大肆佚樂。不肯有憂戚之言加于民。言不卹民也。乃大淫荒昏亂。不能一日勸勉于天之道。乃女所聞知也。案迪道常訓。道又同導。帝降監于夏以災異譴告之。導之改惡為善。而桀不能有終一日之自勸勉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所謂夏弗克庸帝也。迪攸聲相近。馬作攸訓所。所猶處也。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天之所以居民者。如大學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等。王敬作所。君子所其無逸。即帝之所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甲。狎。疏云鄭以甲為狎習為鳥獸之行于内為内亂。疏【箋云】下文曰慎厥麗。又曰開釋無辜。靈善也。詩定之方中箋旅。衆。洪。大也。釋詁舒。古文作荼。考工記工人注義懫。壁中古文作墊。說文曰。墊。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墊。墊讀與摯同。主鄭【釋曰】此承上文而言桀之淫昏不恤民。所以失天命。啟其。其桀也。孫氏云。麗者。麗於獄也。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注。杜子春讀麗為羅。疏云。羅則入羅網。當在刑書。呂刑云。越茲麗刑。又云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是也。崇。終也。言桀圖度帝命。不知天之愛民。不能開釋于民之麗于罪網者。乃大下誅罰。終亂夏邑。案孫釋開字麗字與下文義協。甚當。桀自謂己有天命。矯誣上天布命於下。殄戮用乂。為割剝亂政於夏。釋言云。甲。狎也。以甲為狎之借。正釋此經。狎。習也。言桀習慣於内嬖淫亂。因此益

惑滋甚。不能善順承于衆心。任用羣小。黷貨虐民。周禮大司馬云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内無有異于禽獸。傳記言桀嬖妹喜。蓋亦如紂之婦言是用。多罪逋逃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也。孫氏云。罔。無也。丕通不。進者。史記呂不韋傳云進用不饒。索隱引小顏云。財也。漢書高帝紀云。蕭何主進。注。師古曰。進字本作賮。恭與共通。釋詁云。具也。舒者。考工記注云。荼。古文舒。叨。說文作饕。貪也。重文作叨。欽與廞通。釋詁云。興也。割與害通。言桀貪無不以財進奉共職。大為荼毒于民。亦惟夏民貪戾日興。謂上有好者下必甚也。殘害夏邑。如湯誓所云率割夏邑。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是也。案孫說皆善。舒荼古通用。考工記段荼為舒。此經段舒為荼。懫後出字。當本作墊。大學別本有懫字。江氏訓麗為附。云。天命之去就因乎民心。民所附則附之。所去亦去之。桀圖天之命不能開闢于民之所以附麗。又讀欽如字。云。欽者。思望之意。詩云。憂心欽欽。亦惟夏氏之民貪饕忿戾。日欽欽然思剝割夏國。言民之貪亂欲夏亡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之謂。義竝通。說文引經多一氏字。或壁中本然。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釋曰 此言民心所去即天之所廢。桀洪舒于民。天命乃去夏歸湯。江氏云。天惟是之故求可為民主者。乃大下光顯之美命于成湯。使之誅絕有夏。案天生烝民。無主則亂。天之愛民甚矣。必擇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為之主。養之教之。使民皆相愛相敬相生相養。遂其飲食男女之欲。以行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之義。而免於死亡貧苦爭奪相殺之患。是謂民之主。是故順天以保民者王。逆天而虐民者亡。顯。光明也。休。美也。刑。罰辠也。殄。絕也。　此第三節。言人君荼毒天命。當念天心所享在能保民。桀逆天暴民。故天命去夏歸湯。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箋云 純。大也。釋詁 釋曰 此申言天所以刑殄有夏之意。多士云。天惟純佑命。言天大助之。此云不畀純。

謂大不與之。天意惄桀甚也。或曰。純。專也。言天不專與一家。命不于常也江氏云。義民。猶民義。謂賢者。惟天之不予夏大矣。所以然者。乃惟夏王以爾多方之賢義型于民者黜退之使不能久長多享祿位。言桀不任賢。胥。皆也。惟夏共職之多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之道。乃皆惟虐于民。其所為虐政至于百計。大不能開于民之麗。言桀任用小人。案江說甚明。義。善也。義民即善民。民儀作義民。猶民獻作獻民。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若關龍逢忠諫被殺。伊尹五就卒去。是也。安享于民。謂民所以安享天祿之道。洪範所謂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也。大不克明此道。而肆虐百端。則民怨氣上于天怒矣。大不克開。孫氏謂不能開釋民無罪離法網者。江氏謂不能開通於民心所以附麗者。玆通。立政義民江說亦善。呂刑鴟義。馬鄭謂輕忽劫掠善良。古說或云消義。皆不必破字。王氏念孫讀立政呂刑之義為俄。訓邪。俞氏樾王氏先謙又讀此義民為俄民。說雖可通。然經師相傳無此訓。恐未必然。　此第四節。申言桀失天命之由。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箋云簡。閱也。易繫辭虞注 論語曰。簡在帝心。或曰。簡。擇也。詩簡兮箋 **釋曰**桀為天所棄而天命歸湯。乃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歸德簡在帝心。代夏作民之主。或訓簡為擇。江氏云。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賢者簡擇而任之。用是代夏為民主。慎厥麗。謂慎民之麗於法者。預防其觸罪。平反其冤誣。原宥其過誤。乃所以勸民為善。記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是也。其民之被刑者。皆惡積罪大衆所同惡。亦用以勸民去惡為善。康誥曰。殷罰有倫。義刑義殺。是也。江氏以麗為民心所附麗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民之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勸民。自湯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以至于帝乙。大較論之。罔不明德慎罰守湯之法。亦能用勸民。帝乙說詳酒誥。明德慎罰詳康誥。要囚。謂審覈囚人之要辭。亦詳康誥。王氏先謙云。殄戮罪人。民知無枉。亦能以勸。赦宥無辜。民知無縱。亦能以勸。言刑平也。案此與桀不克開大降罰洪舒于民以致叨懫日興者正絕相反。而識

者乃謂殷人任刑法。或且誤以商鞅之法爲商代之法。其誣謬甚矣。表記所謂殷人先罰而後賞者。謂先除害乃興利。三代先後各因時宜。其以德教爲本而刑罰輔之。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一也。故詩曰不僭不濫。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正此經之義。爾辟。辟君也。謂紂。江氏云。爾君承先王之德澤而不能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可旣也夫。案此經言殷先王之德甚詳。言紂惡甚畧。蓋體殷民不忘先王之心。言累數百年深仁厚澤而紂一旦盡傾覆之。深可憫惜。故結言嗚呼。下文又言天降喪于紂猶有可挽回之望。而紂終自絕於天。天命乃去殷歸周。則紂之不善天亦無如之何。多殷先哲王在天亦無如之何。殷亡初無與於周。而多方當順我周王熙天之命矣。此皆平心實事曲當情理之言。絕無彼我興亡權力之見參乎其間。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此第五節。言湯受天命以寬治民。繼世多哲王。至紂乃蹈桀覆轍以錯天命。　以上第一章。言天惟德是享。桀有昏德天命歸湯。今紂又以無道失之。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釋曰】誥者。上所以告導於下。誥告爾多方。言作誥以告爾多方也。庸。用也。釋。舍也。庸釋。謂用意舍去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命不于常。天無容心。夏殷之失天命。皆其自取。非天有意舍之也。夏之事我則旣言矣。殷之不克享天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縱其欲。自謂有命在天以即喪。江氏云。爾君紂挾有爾多方之衆。大過圖度天命謂不去己。動作切切罪狀有辭。以故滅亡爾。商書曰。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過圖天命也。不言桀者。上以詳言桀惡。于此省爾。孫氏云。淫。過也。屑有辭。多士作泆有辭。馬氏云。屑。過也。玉篇云。屑。碎也。楊倞注荀子云。屑。襍碎衆多之貌。言有罪狀衆多以致滅亡。案馬於多士亦作屑而訓同泆。於此當亦然。謂過惡有一一可數之辭章聞於天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多方其可恃乎。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能責命于天乎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箋云】集。就。詩小旻傳。閒。代也。釋詁。馬氏曰。蠲。明也。烝。升也。

釋文【釋曰】此申言夏殷不善圖天命。所圖之政皆使天不享其祭祀。所謂不寅念于祀也。孫氏云。言惟夏王圖度其政不就于享。天下是喪亡之咎。使有國諸侯代之。蠲絜。烝美也。又惟汝後王紂。過其佚豫。謀其政不絜不美。天惟下是喪亡之咎。馬注蠲明烝升者。言無明德升聞于天。案左傳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非德民不和神不享。不就于享。謂不就于天所以享之道。不蠲烝。誕惟民怨腥聞在上。弗惟德馨香祀也。　此第二章第一節。承上言夏殷失天命皆其自取。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夏（夏字據鄭注改今本作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夏之言假。天覲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詩皇矣疏武疏）【箋云】夏今本作暇。之子孫上或有湯字。（武中疏）論曰。墮其威儀。怳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法象）【釋曰】夏殷之亡皆非天有意廢之。且天心仁愛人君。非至大無道之極。天猶欲扶持而全安之。蓋人性皆有善。惡人亦有可與為善之道。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即念。人心之動。善惡無常。變改甚速。（二語本王氏先謙）發於心。形於貌。達於事。為而聖狂分焉。大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又云。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又云。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案心操則存。舍則亡。能念則心存而倨慢者亦通明有知矣。弗念則心亡。而通明者亦倨慢無度矣。王氏云。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新序刺奢篇言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案此經聖狂二字。括洪範五事休咎始終。狂者肅之反。肅即敬。克念則克敬。敬勝怠則為聖。怠勝敬則為狂。此論其理。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作聖作狂祇在念不念之間。與孔子言上知下愚以聖狂之極言者不同。然上聖至誠無息。無時而不念。所以

必不作狂。克之德曰聰明文思是也。下愚樂其所
以亡。無時而克念。所以必不能作聖。紂之不虞天
性是也。所謂不移。是則聖之所以為聖。狂之所以
為狂。仍在其念不念。與此經之義一也。天惟五年
須夏之子孫。鄭讀夏為假。古假暇字通。謂須待寬
暇也。狂者非無作聖之道。故紂之不善當誅久矣。
天以湯有大功德於民。且文王至德。為臣止敬。三
分服事以祈殷命。故須待寬假終五年之久。冀其
克念改惡為善。以至子孫。延既訖之殷命而仍作
民主。之。至也。誕。當讀為無逸既誕今文之延。詩武
疏引作湯之子孫。或別本有湯字。文義頗明。然鄭
注似無湯字。王氏先謙讀之字絕句。云。太誓鄭注
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
還師不伐。是須待寬假之。雖人事。亦天心也。故云
天惟五年須假之。宲王說亦通。此五年中紂若能
改。則子孫復延湯祚作民主。而紂終不改。且淫虐
愈甚。其所為無可使天念聞者。天無如之何。乃命
周割殷。如湯之革夏矣。聖人之心。天命所視為轉
移。文王為殷祈天永命。而天須暇之。先天而天弗
違也。武王觀兵還師。必待亟須暇五年後乃恭行
天罰。後天而奉天時也。殷之亡。非天庸釋之。非周
敢弋之。多方可曉然共喻矣。文王受命八年至十
三年。中亟五年。不汲汲誅紂。武王亦替天須暇之
心。絕無坐誤事機之慮。所謂非富天下也。餘詳太
誓。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
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顧。由猶同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
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
能堪之。詩譜序疏【釋曰】鄭注語未完備。江氏疑疏家節
引。增成其義云。天以紂无可念聽。惟是求之于爾
多方。下災異之威大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
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王善承于衆。能堪
用德以主神天之祀。孫氏云。典同敟。說文云。敟。主
也。宲求爾多方。求其可作民主者。顧天。謂能顧念
天者。君奭所謂永念天威。太甲所謂顧諟天之明
命也。堪。勝也。靈承于旅。善順民心。以德懷之。民心
即天心。民和則神享。故能主神天之祀。所謂寅念
于祀也。愚又謂典。常也。神。猶引也。說文。神。天神。引
出萬物者也。神有引義。故八引謂之八神。典神天。

謂常引申天意。如天道好生則引之以發政施仁。天敍有典。天秩有禮。則引之以迪彝教天命有德則引之以任賢官人。天討有罪則引之以爲民除害之等。班孟堅頌漢德作典引篇。或取此文而以訓詁字代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釋曰 江氏云。尹。正也。治也。天惟是用教我周以休祥。簡閲付畀我以殷命。使正治爾多方。案式。用也。簡。亦大也。周德克堪顧天。天惟教我用休。大畀我以殷命。使爲多方主。言修德而天命自歸。初非有意求位也。　此第二節。言天須暇紂而紂不顧天。天命乃歸周。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箋云 白虎通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諫諍

釋曰 上詳陳天命去就之由。明夏殷之失天命皆桀紂自取。夏之亡初無與於殷。殷之亡更無與於周。篇首所謂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者。大義已備。故此結言今我何敢煩言多誥。我惟大下爾四國民以教命。使順王以享天之命。毋自速辜而已

江氏云。下文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即此所降四國民之命也。言有不用。則命是教命矣。篇首言我惟大降爾命。同此教命也。案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此所降之命也。故目多士篇曰命有申。白虎通以四國爲管蔡商奄。與詩毛傳同。四國并誅。王法無私。而大誥多方多士皆以祿父爲主。成王征將薄姑自專數奄君之罪。絶無一言指斥管蔡。是爲隱。班氏以四國內有管蔡。而成王即政後管蔡所監之地久矣統屬於衞。則今文說亦以多方爲周公東征時作矣。若云追述前事。則經文明云今。非若多士之云昔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箋云 忱。信。裕。道。詩大明傳 言夾。近。廣雅釋詁 介。善。爻。同爻 相也。釋詁 曷一作害。不一作弗。匡謬正俗引經 說文曰。畋。平田也。从攴田。周書曰。畋尒田。文部 畋。一作田。詩甫田疏引 惠。順。釋言 熙。廣也。晉語

釋曰 我周奉天救民非翼殷命。皆爾所親歷。我言豈不信。爾何不誠信道之于爾多方使無迷誤乎。爾何不遠惡近善相助我周王以享

長治久安之天命乎。武王克殷。從民欲修盤庚之政。故言今爾猶得居爾之居治爾之田。非復紂時不有康食攜婦子哀籲天徂厥亡出執矣。爾既有政有居。何不順王以廣大天之命使天下太平乎。此言其當順天命作周畜民。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箋云】屢。亟也。釋言 數也。詩巧言箋 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釋曰】爾當惠王熙天之命。今爾乃屢導而猶不靜。爾心未愛慕於善道耶。迪。導也。屢俗字。當為婁。言開導亟數而猶不靜。蓋東征時屢有文告曉喻也。康誥作於攝政四年。所言正指此時事。故江氏云此之謂。又云。宅讀當為度。典。法。正。長也。爾不大寸度天命乎。爾乃動作切切播棄天命乎。爾乃自作不法謀取信于長上乎。此歷數責之也。寀正。當謂正人。若伯夷叔齊。傳稱四國作亂時以謀告夷齊。夷齊笑曰。此非我事也。夷齊避紂早矣。小腆蠢動。閒之望望然去惟恐浼耳。作不典而求信于正。正其信之乎。夷齊恥食周粟。而太公謂之義。周公謂之正。周人稱夷齊與稱文武周公同。無毫髮忘諱。此可見聖人心德之公。各行其是。同歸於仁而已矣。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箋云】書舊說。管蔡甚悖。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論衡譴告 至于三二句。或無至于字乃字。漢書文三王傳引 殛。一作極。釋文 殛。誅。釋言 逮。召也。鄉飲酒禮注 【釋曰】此承上迪屢不靜自作不典而戒之。江氏云戰。懼也。要囚。要決所俘囚者之罪也。逸書曰。俘維九邑。我惟是之故其教告之。我惟是之故其戰要囚之。重刑殺。故戰懼。我教告爾已至再至三矣。乃有不用我所下于爾之教命者。我乃大誅罰之。非我周秉執之德不安靜而欲誅罰女。乃惟女不用命自召罪戾。寀聖人無不教而誅。教告之而不用命。乃警懼要囚之。逸周書稱臨衛攻殷。殷大震潰。詩曰。勿士行枚。言無戰鬬銜枚之事。蓋四國作亂。民多脅從。無待力攻。然亦必有黨惡逆命梗頑拒戰者。俘而訊之。要其罪狀之辭分別處置。當時祿父北奔。管叔自經。蔡叔囚。霍叔赦。惟奄君受大戮。餘眾事平後蓋多

開釋。于時申告之至于再。諄復之至于三。其其終用命。論衡言管蔡畔周公告之至再三。明以此篇爲誅管蔡時事。再三屢告教言。與文三王傳引經義合。是今文舊說。正足證明鄭義。皮氏乃不用而用僞孔說。何耶。大罰殛。謂若放流之迸諸四夷。深戒之。殛古多叚作極。無至于字乃字者。蓋今文。此第三節晚告戒勉多方。　此第二章。申言天命去就及殷周之故。使多方心服而用命。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釋曰上編告多方及殷民。此以下兩章。別告殷士大夫之當遷於洛者。上章勉其用命。下章戒其不用命。猷告猶告道。言告導爾有方多士與殷多士。特言殷多士。謂其當遷洛者。逸周書作雒解曰。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即此多士。江氏云。監。謂三叔監于殷者。祀。年也。商曰祀。周曰年。告殷民。故曰祀。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稱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案自初立監時至此十二年。云五祀者。武王克殷立監至崩凡五年。時三監叛志未萌。殷士純乎臣服于周也。皮氏王氏先謙以此監爲康叔中旄父及監于洛者。不知康叔中旄父及監洛之大臣既撫之五年而猶叛。無乃不職之甚。而洛誥所謂殷乃引考伻殷承敘萬年者又何在乎。再叛再立監。皆僞孔謬說。而堅信力申之何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箋云周禮有閭胥州長。內則有州伯。今文伯作賦。正作政。大傳說。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税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税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臬。法也。廣雅釋詁馬氏臬作劓。釋文 **釋曰**周禮鄉遂之官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等。皆親民施政教平賦役者。州長。內則謂之州伯。胥伯者。自閭胥上至州伯也。武王克商。使三監助祿父治民。除紂時虐政貪吏。更選獻民爲親民之官。修盤庚之政。故承上臣我監五祀。而言於時爾多士有爲閭胥上至州伯小大諸正長者。爾無不能守法。以殷獻民行殷先王仁政。治殷水火初出之民。適其俗。修其理。而使周之懿親教導之。在武王可謂仁至義盡矣。今文胥伯作胥賦者。江氏云。胥謂隸役。周禮天官敘官胥

徒。注云。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是胥實為繇役之名。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省繇賦。後漢書第五倫傳云。倫後為鄉嗇夫平繇賦。皆繇賦聯言。此言胥賦。猶彼言繇賦也。克任。臬準也。于維有繇賦小大多政須令于爾。爾无不任繇賦之準額也。棄胥。力役之征。賦。粟米之征。十稅一以田賦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紂時用乂稠斂。召敵讐不怠。至此始復什一之正。吏康平而民安樂矣。馬作剸。叚借字。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釋曰 上言其能治民。此言其能教民。據經言克勤乃事。下又云在乃位。則是有位治事之人。言往時殷民有自作不和者。謂相為敵讐之小民也。爾惟和之哉。室者。巨室。立政曰。乃有室大競。睦。敬和也。爾巨室有不睦者。謂往日師師非度卿士之家也。爾惟和之哉。爾邑。殷邑也。爾能治民教民。俾爾邑能變昏暗為明。爾惟能勤修乃職事矣皆述其臣我監五祀時之善。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箋云 忌。壁中古文作惎。說文曰。惎。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惎于凶德。言部穆穆。敬也。釋訓 釋曰 此言其從叛出於迫脅。非本志。尚。當從古文作上。謂殷侯祿父也。凶德。叛逆也。言爾苟上不畏其于凶德。則亦以穆穆然敬至今在爾位。能見簡閱于爾邑。謀以善進汝于王庭矣。閱。簡也。謀。如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之謀。謂商度其尤賢者而舉之。多士云。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也。謀介。猶求賢。言將擇于汝邑應我求賢今不幸胥從不靜。乃邑既墟。當與汝更始於洛邑也。上言爾邑。此云乃邑。下別云洛邑。與多士先云乃邑。又云天邑商。下別云今朕作大邑于茲洛正同。一為將遷豫告之。一為既遷而申告之。皆由故邑之新邑。其為一事彰彰甚明。若以此篇為遷洛後五年之事。則辭氣大不類。且何以於爾邑乃邑下別云洛邑與多士同乎。此時四國皆以平克。殷士如何處置。當豫告以安其心。上文教告至再至三中遷洛或已言及。故下云爾乃自時洛邑。　此第三章第一節。言殷

獻民本無叛志。起下遷洛與之更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廷。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釋曰 言汝本獻民被脅。今舉汝善地。與汝更始。爾乃自是洛邑。庶幾長久用力畋治爾田。所謂宜稼于田也。天惟與爾憐爾。更受祿于天也。我周惟大善爾賚與爾。進簡爾在王庭。由前侯國鄉邑之吏而進爲王官。尊尚爾事。且有治職在大官。言當尊賢使能。勉其用命日進於善。與多士同義。但彼承殷革夏命言。故述夏迪簡在王庭之言而解之。此因將遷而勗勉之。故直告以此。　此第二節告以將遷洛而勉之。　以上第三章。勉將遷洛殷多士以用命。　又案此時殷士懼罪不暇。故告以原情勿罪。且有簡用之望。多士作於遷後三年。殷士漸有求仕之心。故告以惟聽用德。我本旁求。多士惟德不足是患毋患不用。立賢無方。我亦猶行殷於夏之道也。爾尚不忌三語。諸家說皆未當。故上下文義皆不貫串。無以解庚王之惑。今反覆經文。確得語脈。定其訓義。學者可恍然悟矣。或曰。克閱于乃邑謀介。謂殷侯若不叛。則當循諸侯貢士之常。爾敬恭在位。能簡擇于乃邑謀介紹于王所矣。亦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分離奪汝土也。疏 箋云 上文云。享天之命。頗。衰也。探。取也。廣雅釋詁 逖。遠也。爾雅釋詁 釋曰 此戒遷洛殷多士并及有方多士。毋或不用命。忱。信也。勸忱。謂相勸以信。即上所謂忱裕也。言爾若不能相勸以信我教命。爾亦則惟不能享天之祿命。凡民效之。亦惟曰不能享天命。江氏說以曲禮五官致貢曰享。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故云致功曰享。則謂汝不共王事。凡民亦效汝不共。二語孫氏本亦通。逸。放逸也。遠。猶背棄也。孫氏云言汝乃惟放蕩頗邪。大不近王命。則惟汝多方取天威罰。我則致天討離遠汝土。謂放流之。案爾土謂殷士遷洛後所得之地。與多士云尚有爾土同。其有方多士所居之土亦包在內。用命則永畋爾田以致大介賚。不用命則分離遠竄奪爾今所有之土。非復如遷洛之在樂土矣。　此第二節。戒其不用

命。以上第三章。特告有方多士及殷多士之言遷洛者。明示以勸戒。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釋曰]孫氏云。祗。敬也。言我不徒多誥。我惟敬告汝以天命。又言是惟始不能敬和。故令遷居。則無怨我也。案祗告爾命。結上備陳天命也。不克敬于和。結上忌于凶德從叛被遷也。于。猶與也。無以遷而怨我。與多士云遷居西爾無我怨同義。此第四章。總結全篇。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終

曹元弼學

立政第二十八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史遷說。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釋曰]立政與周官異時作。而其義相類。故編篇相接。史公因合說之。詳周官序下。孫氏云。以便百姓者。便。猶辨也。百姓。百官也。案周官篇官別其宜。此篇詳言官人當用有德以乂民。則民治而說。百姓宜主民言。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箋云]史遷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周本紀又說。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魯世家[釋曰]周公率羣臣各極盡敬禮而告王也。史記所言。正說此經拜手稽首之義。嗣天子。謂繼體之天子。王矣。言已覲王政治天下矣。立政不可不慎也。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箋云]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文選藉田賦注引胡廣侍中箴曰。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

為政首。古文苑伯。壁中古文作𢻱。說文曰。𢻱。迮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常𢻱常任。漢石經準作辟。綴一作贅。揚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 風俗通曰。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十三篇 釋曰 咸。皆也。羣臣用皆戒于王曰。王左右之臣。若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諸官者。言未終。周公遽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云也。經文自休茲至下乂我受民。雖俱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旦受人徽言。則是周公援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于王者。蓋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為可聽。故為此以求深感動之。以上參取江氏王氏說 此聖人善與人同之意。亦周公是時將告老歸。故率羣臣同進戒。欲羣臣能繼其志以輔王。惓惓無窮之意也。常伯常任者。王氏孫氏以下皆歷引漢人說以為王左右近臣。若漢之侍中中常侍。常伯。謂長侍王左右之長。常任。謂常侍左右備任使者。蓋總近臣之稱。非正官名。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正。即常伯之屬也。其屬官即常任之屬也。應劭胡廣等皆以常伯常任當漢之侍中。但漢代侍中多係加官

無定數。且多雜以官者。諸葛孔明出師表云。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則庶乎古之常伯常任矣。準人。王氏先謙云。王左右治獄之官。蓋若 國朝之慎刑司也。與下文準人不同。一作辟人者。石經殘碑作常伯常任辟。下闕孫云。辟。法也。辟人。謂法官也。皮云。王出入必有執法之官。周禮有朝士屬秋官司寇。故辟人與贅衣虎賁同列。綴衣。江氏謂侍帷幄之臣。蓋即康誥所謂服休服采。續漢百官志內者令。主布張諸衣物。疑即此官。虎賁見周禮。守王宮者。凡此五官。職有大小輕重。而皆在王左右最切近者。世之盛也。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各恭爾位。隨事箴諫。是以宮府內外一氣清明。周公所謂休也。及其衰也。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甚至如後世宦官之禍覆亡天下。周公所謂恤也。治遠自近始。故羣臣進戒首及之。而周公深歎之。休。美也。恤。憂也。鮮。少也。王氏先謙云。言此五官皆近臣。最所宜慎。人君美此而知憂此者少矣哉。周初文言。休恤相對成義。召誥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可證。案常伯常任準人。鄭義無考。應仲遠說或本鄭書注。然正義釋文不及

馬鄭異義。或今古文說不同。江氏云。常伯常任準人。即夏商之三宅。文武之三事也。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恤。收。鮮。善也。美哉此諸臣之戒。知收受其言斯善哉。所戒之詞。下文所云皆是也。亦通。準取其平如水。準人。平法之人。故字亦作碎。敀者。伯之借。孔子國以今文讀爲伯。綴贅古通用。此第一章第一節。將言立政之本在用人。此發其端。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疏【箋云】迪。道也。釋詁 有室。大家也。賢卿大夫之家。孟子離婁趙注 競。彊也。釋言 忱誠。說文心部 恂。信也。釋詁 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俊乂在官。宅。居也。釋言 漢石經謀面上有亂字。【釋曰】上言治遠自近始。此以下因備言用人行政之道。先舉夏商之事以明之。乃詳論文武立政任人。三王道同。皆即皋陶謨知人安民之法。江氏云。有夏。謂禹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競。彊也。多賢人。故曰大競。詩云。无競維人。言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之爲天子矣。其臣室多賢。其君招呼其賢俊以諒天功。以尊事上帝。大學曰。知至而後意誠惟道其知。故誠信于德行。言賢俊之臣能道其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教其君曰。敢拜手稽首有告于吾君矣。能居此事牧準三宅之官。此惟君道矣。案有室即孟子所謂巨室。鄭君詩箋云。人君爲政。無彊于得賢人。有室大競。謂大臣皆賢。籲。呼也。籲俊尊上帝。謂俊乂在官天工人其代之。明德馨香爲天所享。故能尊事上帝。下文成湯釐上帝之耿命。克用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三宅三俊。敬事上帝。皆本此道。迪知者。江氏謂道其知。即大學所謂致知。致知故能知至。真知善之爲善。知至而后意誠。知善之爲善。故好善如好好色而誠信于九德之行。孫氏謂以道知人。取人以身。惟善知善。故不惑於似是之非功利之末。而惟人心于德行。蓋古之聖君賢相。其道德學問本原至正。三皇五帝三王其爲道也一。故伊尹相湯以堯舜之道。周公制禮單文祖之德。箕子陳洪範乂用三德。即皋陶謨之九德。而周公作立政。論三宅所用必在九德之行。皋陶曰。亦行

有九德。所以成就天下之賢才。化其氣質之偏而歸之中和。此莫大學問。天下治平之本也。畢氏以田謂經二迪字當訓為適。適辭也。迪惟有夏。猶適惟有夏也。迪知忱恂。猶適知忱恂也。於文義甚協。或然。謀面用丕訓德。謀如皋陶謨之謨。面。猶向也。丕。大也。訓。順也。義民。所謂民獻也。三宅皆當得賢人。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必博謀於眾向用大順于德之人。則乃宅之於位。如此乃慮三宅無義民乎。言知人雖難。而以德行為權衡。則庶幾不失。所謂謨明弼諧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是反覆抑揚之辭。如弗永寅念于祀。謂弗永寅念于祀乎。此等文法甚多。察其文勢即可知。江氏讀丕為不。謂向用者不順于德。則三宅無義民。王氏念孫讀義為俄。俄。傾邪也。謂用大順德則三宅無傾邪之民。孫氏從之。而以謀面為察言觀色。云。既誠信所知之人有九德之行。乃敢拜手稽首以告其君曰。居乃職事之人。居乃作牧之人。居乃平法之人。茲乃在我后矣。察其言。觀其色。用大順德之人。乃以官居人。此乃職事作牧平法之人皆無邪民矣。案江孫說並通。如王孫讀。則多方義民為正字。此義民為借字。孫氏說此事牧準與上常伯常人準人別。江氏則以為即蒙上文。詳下。愚又謂謀面者。同僚合謀而入告於君也。曲禮出必告反必面。注云。告面同耳。此上言告教。下言謀面。告面亦同。禮記引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君于內。即謀面之義。變告言面者。臣事君以忠。毋面從而退有後言。又事君盡禮。毋未見顏色而言。恃直輕躁以債事。忠誠敬禮皆見於面。是以上下相親。規過則攻。進善則納也。以人事君者如此。則能以大順之道進大順德之人。而庶幾乎皋陶周公矣。謀上漢石經有亂字。亂。治也。治謀猶善謀。或謂謀治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釋曰 江氏云。桀所為德。惟乃不為往昔先王之任賢。惟暴德之人是用。故絕世无後。案桀反禹道。王當以禹為法桀為戒。　此第二節。言夏禹用九德之人任治民要職以立政。至桀反之。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箋云 釐。理也。詩臣工箋。耿。光也。杜林說。從光聖省。說文耳部

【釋曰】江氏云。亦者。亦夏先王也。即。就也。亦于成湯。升天子之位。大理上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就其所居之位。言偁職。舉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德。言舉不失實鴻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詩羔裘云。三英粲兮。毛傳云。三英。三德也。鄭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鄭以洪範三德說詩之三英。則此三俊亦是洪範之三德矣。案越與粵同。又與遹通。亦越成湯。蒙上迪惟有夏之文。則畢氏訓迪為遹似得之。陟訓升。與天迪格保之格同義。丕釐猶文王之大釐其政。上帝之耿命。即天之明命。顧諟天之明命。所以自明其明德也。丕釐上帝之耿命。所以明明德於天下。所謂丕式見德也。天命有德。湯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之官能稱其所居之職。其所以能官不失職者。曰舉三有俊德之人。能實其俊德之名。克即宅。皋陶謨所謂無曠庶官也。克即俊。所謂彰厥有常也。三宅即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三俊三德之俊。即上文所顯之俊有九德之行者。九德約之為三德。故曰三俊。詩謂之三英。此虞夏商周相傳知人之要道也。嚴惟丕式。嚴。敬也。離騷曰。湯禹嚴爾祗敬兮。惟。思也。丕式。大法也。即耿命所著之法。由天命之性而敘為典。秩為禮。命有德。討有罪。皆是。湯敬思大法。順帝之則而行之。故官人皆有德以立政。其在商國畿內。用是和協于國內之民。德教加於百姓也。其在天下四方。用是以大發顯見其聖德。形於四海也。天下皆守典由禮徙善遠罪。所謂丕式見德。皆宅俊之效。多士所謂成湯俊民甸四方也。

嗚呼。其在受德敃。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箋云】馬氏曰。受德。受所為德也。（釋文）敃。彊也。（釋詁）壁中古文作忞。說文曰。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旻。（心部）【釋曰】嗚呼者。受即周所代。其無道而失天下。尤切近可懼可戒。故歎而言之。江氏云。紂性彊梁。惟進任刑殺暴德之人。與同于其國。乃惟衆狎習為淫佚之人。與同于其政。同者。同惡相濟也。厥邦厥政互文。案受德與上桀德文例同。故馬云受所為德。皆以不德為德。所謂凶德也。牧誓

云。今商王受。此文稱受正同。不當據逸書以受德二字連讀。自爲紂字。受德敃言受之爲德務在彊梁。詩所謂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也。羞刑。羞進也。謂以言刑名捉受所好自進者。暴德。以暴虐爲德也。庶。眾。習。狎也。庶習。謂眾衆狎無禮無度者。逸德。以淫逸爲德也。受用此等惡人同肆淫虐。自絕于天。故天棄之。欽。孫氏讀爲歆。興也。伻。使也。夏。中國之人也。式。用也。命。大也。甸。治也。言天興罰紂罪。乃使我有中國之人。用受商之大命。大治萬民。案受反湯道。故天命去之而歸周。　此第三節。言湯用夏王宅俊之道以立政。至紂反之。而天命在周矣。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箋云 灼。明也。釋訓灼灼明也 壁中古文作焯。說文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火部 俊。漢石經作會。釋曰 此以下言文武能用三宅三俊。如成湯行夏王顧俊之道以統御眾官內外。立政乂民以承天命。克知三有宅心。謂任官治職能夙知居事牧準三職者之處心。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知之有素。下文所謂則克宅知也。灼見三有俊心。謂求賢審官明見所顧有九德之行分爲三俊者之處心。蓋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之必真。下文所謂克由繹之乃俾乂也。用人以德爲本。德具於心。克知灼見。其心術純正。則德皆實德。生於心發於政皆善政。於以敬事上帝。立之爲民長伯。則所行皆順帝之則。可升中於天。而民無不被其澤矣。灼焯聲近通借。俊作會者。陳氏云。會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爲最是也。案陳說近之。蓋俊最聲轉。最會聲通。展轉相變耳。篇內俊字甚多。今文此處作會。未必諸俊字皆然。說文引經作俊。當以古文爲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箋云 三事。三公。詩雨無正箋義 釋曰 爲政在人。文武立政首在任人。準夫。所謂宅乃準也。牧。所謂宅乃牧也。作三事。謂作三事大夫者。總括夏司徒司馬司空而言。所謂宅乃事也。準夫。下又稱準人。牧。又稱牧夫。作三事又云立事。此據孫氏義。與篇首常伯常任準人不相蒙。彼近臣。此大臣也。江氏則以任人

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夫即前準人。三事總此三者。即三宅也。與詩三事大夫異。任者任事。故上云常任。下云立事。義亦通。要之此爲立政治民要職。庶官皆統焉。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釋曰　任人以三宅爲至重。而其下內外大小諸臣。皆當以善士爲之。職有大小。賢亦有大小。因才器使以屬於三事。則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小臣不得以間大臣。無敢以嬖幸惑君聽亂朝政矣。虎賁綴衣見上。趣馬小尹者。孫氏云趣馬見詩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書疏云。趣馬于周禮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小尹即圉師之類。趣馬即下士。馬一匹有圉師一人也。案趣馬官雖卑。而於乘輿爲近。故詩十月之交及雲漢皆與大官連舉之。小尹或總舉暬御諸卑官之辭。左右攜僕者。江氏云。蓋若周禮太僕射人也。鄭注周禮射人云。射人與僕人俱掌王之朝位。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然則此文左右攜僕正當彼二官之職也。王氏云。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並通。百司庶府者。江氏云。若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是也。周禮則官名言司者尤多。府則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之屬。言百言庶。皆凡括諸官之詞也。百司兩見者。蓋內外之別。表臣百司。表之言外。蓋外百司也。案此言侍王之近臣。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釋曰　大都小伯者。謂大小都邑之長伯。都言大。伯言小。互文。謂若鄉遂之官。與公邑及三等采地之長吏。藝人者。皆以有德行道藝之人爲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表臣百司。言在外臣工之百職。以別於內官之百司也。此言治民之長官。

大史。尹伯。庶常吉士。

釋曰　此敦誨故老。博物君子。副貳公卿。爲王拾遺補闕者。故史佚與周召太公並爲四輔。此經與司徒司馬司空相連爲文。孫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所掌事重。故特言其官名。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

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王氏先謙云。太史有尹有伯。皆長官。若兩漢之太史令太史丞也。案春秋傳崔杼弒君太史直書。為杼所殺。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蓋史官人多。其長為尹伯。餘則所謂庶常吉士也。皋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言九德之行能常行不怠乃為善士。漢世奉常下有博士等官。　國朝翰林院自侍讀侍講學士以至修撰編修檢討。又有庶吉士。為儲才清職。皆近之。太史屬於春官。而所掌六典。與冢宰為貳。　國朝以大學士掌翰林院。蓋周禮遺意。或曰。太史尹伯。謂太史及諸大夫為官長者。如內史及大司樂太師太祝太卜之等。庶常吉士。謂士為官長者。以上列舉衆官而終於庶常吉士。亦見小大衆職皆克用常人。其惟吉士以屬於三事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釋曰】司徒司馬司空。以三公下兼六卿。上文作三事總舉之。此指實其官名。亞旅者。其下中下大夫。詳牧誓。江氏云。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注以為殷制。然則殷時天子五官。文武時為諸侯降于天子。故三官與。案曲禮上文云天子建天官。五官合天官正六官。六官之設尚矣。詳甘誓。文王固止三卿。武王伐紂時則當有六卿。牧誓司徒司馬司空。蓋三公官耳。此文兼據文武時。或以為三卿。或以為三公兼六卿。皆可。以上官名多與周禮不同者。如百司亞旅皆總括之稱。非官正名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三亳者。詩元鳥疏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疏

【箋云】烝。君也。釋詁【釋曰】此荒遠之君長。及權時所設之官。夷。夷地也。微。盧。西南夷之二國。牧誓從武王伐紂者有八國。此舉二以見其餘。或文王時二國先來服。文王懷柔其君也。三亳阪尹者。孫氏云。阪是山陂之名。尹是正長之稱。既分亳為三邑。各為立長。其長稱阪尹。以居峻險處也。地理志成皋故虎牢。或曰制。左傳所云制巖邑也。轘轅見國策。降谷即函谷。降函聲相近。江氏云。鄭以亳北臨大河。於其東西南三面推求。以成皋轘轅函谷當三亳阪險之處。皇甫謐說三亳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

亳。偃師為西亳。不可信也。案亳為紂畿內地。其民不堪紂虐。叛殷而歸周。文王撫綏其民。為立長伯善治之。而納其貢稅於紂。民心屬文。地猶屬紂。然則文王非但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率殷之叛民以事紂。文之末年。三分天下不止有二。伐紂易如反掌。乃不取而服事。夫子所以稱為至德也。此第四節。言文武亦用夏殷先王宅俊之道以立政。因歷舉立政任人所設之官。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箋云 惟克厥宅心。漢石經無克字。宅作度。詩曰。帝度其心。春秋傳曰。心能制義曰度。釋曰 此言文王能官人。武王率而行之以成大業。文王惟克厥宅心。此推言宅俊之本。克厥宅心。猶言克宅厥心。古人文法多有倒字倒句。讀者當以意逆志。宅厥心。居心以德也。詩美文王之德曰。於緝熙敬止。即克宅厥心之謂。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本此。今文作惟厥度心。亦倒字。當依詩度其心為解。言善其心使能制義。古宅度字通。居德能制義理亦一貫。取人以身。文王惟能居心以德。制事以義。乃能立此眾官皆以能俊有德者。茲常事司牧人。總括上諸官而約舉三宅所掌以統之。常事即宅乃事也。司牧即宅乃牧也。不言準者。準主平刑法。三事以三公兼六卿。內有司寇即準人。而牧伯亦有平法之事。故詩甘棠行露皆言召伯聽訟。凡牧民長吏亦皆治獄訟。故三宅約言之曰常事司牧。且下文詳言庶獄庶慎。故此最括其文。文王至仁視民如傷。故康誥上言明德慎罰。而下言慎罰尤詳。此既總舉三宅所掌。又別詳庶獄庶慎。下文戒王兩舉三宅之官。下皆反覆丁寧於勿誤庶獄。前後相例。則此常事司牧人兼包三宅所掌審矣。克俊與詩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文例同。克俊有德。謂能賢有九德之行。乃以為掌常事司牧之人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釋曰 文王所用皆有德之俊。其任之也不自用而務盡人之能。兼。謂以人君之尊自用其聰明才能以兼并羣臣之所長。侵其官使不得盡其才。庶言。眾臣之言。而太史尹伯為言語侍從之臣。書人君言動。且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枋之貳。得據法以補

衮職之闕，宰相之過。昔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則庶言尤其專職。罔攸兼者。以虛受人。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好察邇言，執兩用中也。庶獄庶慎。孫氏云。言諸獄事衆當慎之。下文稱蘇公式敬爾由獄。茲式有慎。知慎即慎獄也。王氏先謙云。衆獄則衆慎之。惟責成有司牧民之人。不更言宅乃準者。以宅準是朝廷專任之一人。如虞廷皋陶作士之比。至於天下刑獄。惟司牧者分任之。而受成於在上之準人。以事至繁重。故非宅準一語所能賅舉也。案準人所掌已包於常事司牧中。此更言治獄之道。當與衆慎之。人君不得兼以己意輕重其閒。惟當於有司之牧民者，是訓其用德與違德。使知法戒耳。用，如克堪用德之用。謂惟德之勤，明于刑之中。違，如我民罔尤違之違。違與德相反。傳曰。昭德塞違。呂刑云。今爾何監。惟伯夷播刑之迪。教其用德也。今爾何懲。惟苗民庶威奪貨以亂無辜。戒其違德也。本文王之遺訓，有司牧夫既盡得其人。又訓以哀矜折獄，與衆共之。惟德之用，無即於違。則由聽訟而可使無訟矣。何用更以己意兼之乎。罔攸兼，統庶言庶獄庶慎為文。惟有司二句，則專承庶獄庶慎而言。故又申之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與知于茲。孫氏云。法者，天下之平。君欲知之。必有承望意旨以為輕重者，康誥云，勿庸以即汝封。亦文王不敢與知之義也。案孫說甚是。如此而有司或有失誤，則庶慎必持之於先。庶言必糾之於後。而準人且詔王廢置矣。以上言文王任人立政之法。

江氏孫氏皆以文王罔攸兼于庶言絕句上屬。云。言謂毀譽之言也。漢書李布傳。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是庶言之不可兼聽也。於經文義似不甚協，而理可通。亦為治者所當知。

又案經兩云有司之牧夫。皆承庶獄而言。則是司獄訟之事。康誥云。司師茲殷罰有倫。呂刑云。司政典獄。司。主也。察也。疑古者主法律察獄訟之官謂之司。上文常事司牧人。司即準人。事也。司也。牧也。即所謂宅乃事宅乃準宅乃牧也。三宅司與牧本不同職。而親民之長吏必兼聽訟。故更云有司之牧夫。謂主法律察獄訟之牧民長官。是兼司與牧之任者。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惟作天牧。與此同義。愚見如此。未敢專己。別著於後。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箋云 記曰。武王率而行之。敉撫也。說文攴部安也。周禮小祝注容寛也。易師象傳虞注漢石經此作茲。基作其。釋曰 文王立政任人之道盡善。武王皆率而行之。江氏云。武王率循文王撫安民庶之功。不敢廢其義德。率循文王之謀。从其寛容之德。用能併受此大大之基也。今文基爲其。基之省也。案義德。謂三宅義民克俊有德者。武王克知灼見其心。與文王同。故不敢廢。所謂不改父之臣也。故文王修和有夏之臣。昭文王迪見冒。後昭武王惟冒。文王博采忠言嘉謀。善與人同。不自用而使羣賢各效其能。有容之德至大。武王從之。惟務主道之知人。而罔攸兼於臣道之知事。不改父之政也。是以繼文之業而集大命於厥身。以上言武王率行文王之道。　此第五節。言文武皆用夏殷先王宅俊之道以立政。詳說之以爲成王法。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箋云 嗚呼。漢石經作於戲。若。善也。釋詁 勿。今文或作物。論衡明雩 釋曰 此以下勉成王法文武之任人以立政。江氏云。言孺子今爲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當效法文武于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我其能明知其善。乃使之治政以助我受民。以和平我庶獄庶慎之事。案時則勿有間之。是也。勿。毋也。間。隔也。言與三宅既灼知其善。於是則毋有或間隔之。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去讒所以勸賢。內外大小所任既無非善人。而人君意誠心正。是非不惑。舉人周。與人壹。讒邪孰得而間之。丕乃與亂爲文法相類。俾。使。亂治也。不但曰乃使治。而曰大乃使治。蓋重大之意見於辭氣間者。江氏以丕爲語詞。然詞者。意乃言外。丕之發聲即有大意。如乃爲難詞之比。蓋殷周間多有此語。盤庚與此文同也。上言立事準人牧夫。繼言庶獄庶慎。下又云一話一言。皆與上節相應。勿作物。此今文異義。王充引經如此。說爲災物間隔其善治。如水氣間堯。旱氣間湯。江氏申之云。時則物有來間而至者。乃无妄之氣。非政治所致也。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無敢變易。我則終惟成德之美士以相我受民而已。案江

以話言為號令。末訓終。理亦可通。但以物為災物。與古文說絕異。於上下文意錯出不類。疑此特書家相傳別說。今文舊義未必盡然。侯氏康說司常雜帛為物。說文勿州里所建旗。是勿即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荅魏朝訪亦訓為無。然則今文物字安必非勿之借。舊說不有與古文同者乎。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箋云話。會合善言也。說文言部詩云。告之話言。順德之行。美士為彥。釋訓乂。同艾相也。釋詁釋曰人君任賢勿貳。求善無厭。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則關其言見其心。樂觀其德之行。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終思此成德之美士。以相我所受之民。末。終也。惟。思也。話。謂羣臣會合之善言。如禹臯陶語於帝前。及此咸戒于王是也。言。一人獨言。如召誥之等是也。大舜樂取與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好善之公且誠如此。夫何所兼又誰能聞。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寔能容之。黎民尚亦有利。蓋得此意。亦上文所謂容德也。

此第六節。勉成王率行文武立政任人之道。

以上第一章。歷陳夏殷先王及文武立政之道務在任賢。周公與羣臣合辭戒王。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箋云徽。善也。釋詁漢石經已受作以前。徽作微。釋曰自古之人迪惟有夏至乂我受民。周公總陳羣臣之戒此以下又以己意申之。江氏云。受人之善言。以上所云是也。周公以所戒託為羣臣之言。故曰予旦既受人之善言皆告孺子王矣。繼自今為前王守文之子孫。承重大之任。其毋誤于庶獄庶慎。惟中正之人是治之也。孫氏云。獄者萬民之命。故周公以立政告王。獨於庶獄庶慎之事。反復致戒。篇中又呼司寇蘇公而告之。仁厚之至也。案今文作以前人之微言者。言以前人精微之言告王。如論語崇爵讖稱仲尼微言之比。然禹湯之事。謂出自前人微言則可。文武之政。身所親歷。不得云前人之言。且羣臣進戒方出一言。周公即乘其言而發大論。繼之云我以前人精微之言盡告王。若使人無可置辭者。無乃兼于庶言乎。惟以己之善言先告羣臣所見皆同。乃總以轉達於王而盡歸美於

人。是謂罔攸兼于庶也。是謂一話一言惟成德之彥。其善與人同如此。羣臣孰不奮勉以繼其志。而納善於王乎。古文字得其正。江王義精當不可易。

此第二章第一節承上戒王之辭而更歸重於庶獄庶慎。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

【箋云】由。用。繹陳也。釋詁今文宅作度。由作猶。漢書藝文志攷

【釋曰】此以下總括上文所陳而丁寧戒之。江氏云。自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其立政也。于立事牧夫準人之官。則能居得其人。能用陳其謀。斯乃使之治事。王氏先謙云。所治之事。能用敷陳之乃使治之。即唐虞詢事考言之道也。愚謂古。蓋謂夏。唐誥云殷先哲王。又云古先哲王。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又云今相有殷。上文云古之人迪惟有夏。故謂夏為古。又禹皋為堯舜之臣。九德之謨陳於舜時。謂夏為古。亦包夏以上也。自古商人。謂自古及商人至於我周文王。其立政之道同。由。繹。由。同抽。謂舉其端。繹謂尋其緒。由其外察其心。聽其言觀其行。循其名考其實。灼知厥若。丕乃俾亂。克宅之之所謂克即宅也。克由繹之乃俾乂。所謂克即俊也。猶通借字。

此第二節。言任賢。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箋云】馬氏曰。憸人。憸利佞人也。釋文漢石經無于字。在作哉。憸。壁中古文作譣。無其字。說文曰。譣。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言部一作㦑。釋文國一作邦。說文曰。勱。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讀若萬。力部

【釋曰】言為國則無有立政而可用憸人者。蓋詖邪利口之佞人。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心違而險。不順於德。賊仁賊義。自以為有奇才可立非常之功光顯一時。而莠言亂政。利口覆邦。是無有能以功德顯於世者。罔顯。與罔顯于天罔顯于民同義。人君無不欲舉忠求賢。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繼自今立政。其克度之克由繹之。勿誤以憸人。其惟有常德之吉士。用勉力相我國家。宋代韓范富歐陽司馬公。二程子。吉士滿朝。一誤用王安石。妄行新法。遂致民怨沸騰。元氣大喪。羣小接踵。外患莫禦。幾至亡國。憸人之禍。今古同根。周公早痛戒之

矣。盤庚憸民。憸之小者也。此憸人。憸之大者也。說文。憸。詖也。憸。疾利口也。義同。撿。假借字。孔君以正字讀爲憸。謬者在之借。　此第三節。言防小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釋曰既詳擇吉士。則當委任專一。治獄尤重。故復特舉之。江氏云。于今守文之子孫乃惟孺子王矣。其毋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民者擇其人而專任之。案上文三言庶獄庶愼。明獄之當愼。此復專舉庶獄之目。以致提撕深戒。上勿誤庶獄庶愼。此勿誤庶獄。皆承文子文孫言。具有深意。獄者。人民生死所繫。即國命短長所繫。天地之大德曰生。祖宗積德累仁以受皇天所命民。子孫能繼志述事視民如傷。任用循吏。久道化成。由政平訟理以至勝殘去殺。則和氣所感享國必過其歷。若罔念先王典刑。自用聰明任喜怒以撓有司之法。甚且亂罰無罪殺無辜。斲喪天地之元氣。耗竭祖宗之德澤。則慶盡殃來。天命不佑。所謂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仁本於孝。孔子孝經首章稱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引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天子章稱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正周公立政之精意。　此第四節。申言愼獄。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箋云誥。謹也。周禮大司寇注義馬氏曰。誥。實也。釋文陟。陞也。釋詁方。同旁溥也。說文上部覲。見。釋詁耿。明。王逸楚詞注烈。業也。釋詁詩齊譜曰。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大傳覲作勤。耿作鮮。烈作訓。洛誥傳漢石經有鮮光字。釋曰立政任人如此。則內順治外無敵矣。然安不忘危。故由刑及兵。大刑用甲兵。宅乃事中司馬主兵。又三公有三年黜陟之法。牧伯有征討不庭之事。誥爾戎兵。立政保民之大用也。誥。謹也。兵凶戰危。自古國家好戰必亡。忘戰亦必亡。聖人治兵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德威惟畏。戰勝愈戒。故曰謹。馬訓實者。左傳每言軍實。詰从吉。吉有實義。蓋足食足兵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之意。孫以實爲責之誤。謂責成於司馬牧伯。又云。言能謹汝戎兵以陞禹之迹。溥行天下。至于海外無不服。以見文王之光明。以揚武王之大業。周之

九服。即禹弼成之五服分為九者。故云禹迹。案德之所施者博。故威之所制者廣。如此則懷柔震疊。守在四夷。天下莫敢有越厥志。四海之民無不樂其生矣。覲作勤。假借字。耿作鮮。字異義同。鮮亦明也。烈作訓。義並通。　此第五節。言慎治兵。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箋云　皋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釋曰　又我受民勸相我國家以至於覲光揚烈。皆得人之效。故又歎言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德之人。即上文所謂吉士也。人德貴有常。孔子曰。君子中庸。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謂德常行也。言常謹也。是謂常人。若無恒之凡民。則不足用。反常之憸人。則更不可用矣。上言孺子王。此言後王者。欲王行此道以為後王法。垂萬世無疆之休也。　此第六節。總結上文。　以上第二章。周公承羣臣進戒之言而以己意諄復申之。惓惓忠愛之忱萬世如見焉。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箋云　式。法。說文工部由。用也。易豫四鄭注易曰。利用獄。列。等比也。禮記服問注春秋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為司寇。釋曰　周公告王既終。又舉慎獄一事呼太史而告之。此太史蓋既史佚。周禮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蓋副貳冢宰。以贊王迎受報政功狀者。六典內有刑典。司寇所建以詰邦國。冢宰統之。太史貳之。故呼太史而告以司寇蘇公之善於其職。足為後世刑官之法。蘇公。武王時司寇。蓋仁人善治獄者。式訓法。即康誥陳臬之臬。爾者。爾蘇公。由獄為蘇公專職。故曰爾由獄。對長我王國之我言。式敬爾由獄。謂用先王良法敬爾治獄之事。惟以慎重惻怛出之。不敢有輕心私意參乎其閒。使獄囚受絲毫法外之苦。吾友梁文忠公鼎芬守武昌勤恤愛民其條教有此語　所謂恫瘝乃身敬明乃罰也。長。謂培殖滋長。哀矜折獄。好生之德。所以培益國本。言蘇公奉法敬治獄事以增長我王國之祚也。茲式。即用獄之式。有讀曰又。列。猶比例也。中罰。得中之罰。所謂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也。奉法既善。而法有常情無定。小大之獄察必以情。或法重而情輕。據法行罰即為失中。必於此法之中又加審慎。推情法意。得其等比而用之。乃為中罰。故

曰以列用中罰。言必猶情與法意相比附乃用之。不可徒執律文以枉罰人也。此嘉蘇公用獄之善。使太史以此道贊王受成也。昔先仲兄文懿公福元觀察河南時。有商家學徒竊其主銀五百兩者於律滿貫當斬。然追贓已得大半以外。昏愚觸死。情殊可憫。而臬司執法不肯末減。兄服念數日。乃豁然曰。律所言者係庫秤。此所竊者。較之庫秤不過四百數十兩。並未滿貫。乃得免死。所謂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者與。或曰。式。用也。式敬爾由獄。用敬爾治獄也。茲式有慎。茲用所有敬慎之法以條列用中罰。中罰。中典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當時天下太平。正當用中典常刑之法。列者布列。如懸刑象及頒條教之類。中典。中也。其或有時而用輕。或誅元惡大憝不得已而偶用重。權也。權而得宜。亦中也。權者。聖人所尤慎。若不幸而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猶近於中乎。　此第三章。呼太史而告以慎獄之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一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二

曹元弼學

顧命第二十九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回首曰顧。疏 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史記集解 [箋云] 馬氏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釋文經不見顧命字馬鄭說疑皆序下注先著於此以明命篇之意 史遷說。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釋曰] 君奭云。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是武王顧命。周公召公受之。成王命召公畢公等相康王。正先王遺法。此時在周公制禮後。於正終正始之事尤備。史錄以為後世法。孫氏云。見於先王廟者。經文有云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南門。廟門。又云諸侯出廟門俟也。云毋多欲者。即經文所云冒貢非幾也。案室有鬼神曰廟。禮經稱殯宮曰廟。此廟當謂殯宮。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此成王二十八年。疏 居攝六年為年端。詩烈文序疏 [箋]

【云】哉。始也。（釋詁）魄。今文作霸。三統曆曰。生霸。望也。（此說不誤）馬氏擇作釋。曰。不釋。疾不解也。（釋文）今文作王有疾不豫。三統厤又曰。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此說非）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釋曰】四月。周四月。建卯之月也。魄者。霸之借。哉生霸者。月光始生。謂三日也。對十五日明滿正稱生霸。故曰始。劉歆云生霸望也。於義可通。余於武成逸文詳論之。而此云庚戌朔至甲子哉生霸。則大誤。霸為月光。十五日月與日望。光盡生。何得云哉生。若依魄為陰神之義。謂月質無明處。則望日光滿。何魄之生。疑歆雜采舊說。更參己意。漫未加詳。致茲舛錯。故悉分別申駁之。其說成王在位之年。亦與鄭不同。王氏云。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自即政之年數至崩年也。又云居攝六年為年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于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阼。稱己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大傳云。居攝五年營洛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洛誥。劉歆并為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年應閏在九月。又不合古厤法。鄭既分為兩年。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為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歆又以十五日為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為舛謬。然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即政元年正月是己巳朔。顧命四月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即是哉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年。一三十年。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年者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制禮樂朝諸侯于明堂。是為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年數起一說也。史記三代但為世表無年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然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鄭所

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案王說甚詳確。此哉生魄。與甲子不知相去幾日。據經云疾大漸病日臻恐不獲誓言嗣。則王疾必已多日。自知不起。故作顧命。如劉歆說甲子即哉生魄之日。則與經文乖戾。且依武成之例。經當書四月甲子哉生魄。不當分為兩文也。哉生魄是病起之日。自是病日臻。故曰不懌。猶金縢言弗豫。馬作不釋。言疾不解。疾不解故不豫說也。段氏云。釋懌同字。如毛詩說懌女美。鄭箋讀為說釋。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讀（二字依段說增）為濯。（下當有文句今不可考）澣衣成事。（三國吳志虞翻傳注）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玄冕。（疏）［箋云］馬氏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釋文）頮。一作沬。（三統麻引）憑。壁中古文作凭。說文曰。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任玉几。讀若馮。（几部）中論曰。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亡之候。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法象）［釋曰］洮頮水者。自潔清也。鄭讀洮為濯者。周禮守祧。古文祧為濯。兆聲翟聲古通。濯即濯髮。與馬義同。頮即沬字。說文云。沬。洒面也。又作頮。云古文沬从頁。漢書禮樂志注。晉灼曰。沬。古頮字。孫氏云。頮靧皆頮別字也。段氏則疑說文古文作頮。以今本作頮為誤字。案鄭云澣衣成事者。此句必相傳古訓。或出緯書。言王之顛沛不亂。澣。謂洮頮水也。衣讀去聲。謂被冕服也。重發顧命。故澣且衣以成其事。此即自治於威儀之本身作則也。虞仲翔不知鄭說有本。且誤讀衣字平聲而輕詆之。殊為非是。互詳述學詩注。被者。以冕服加王身。必平日正王服位之臣。是太僕也。知玄冕者。加於平日視朝皮弁服一等。以在路寢不入廟。故不服袞冕與覲禮異。（此數語用江氏義）凭讀若馮。經傳皆假馮為之。俗又加心作憑。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詩淇澳序疏）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桑柔疏）［箋云］彤一作師。虎一作龍。（漢書古今人表）［釋曰］江氏云。同召羣臣受顧命也太保以下六人蓋六卿也。太保獨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至是時出入百餘歲矣。嫌太保別是一人。故特著名焉。芮彤畢毛。皆畿內諸侯。芮伯。周同姓。史記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彤伯或彤城氏之後。畢。毛。文王庶

子。衛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也師氏中大夫官。掌以媺詔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尹。正也。百尹御事。衆正之官與其治事者。案太保畢公毛公以三公下兼卿職。則太保領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領司空。鄭云以六卿為正次。而詩疏引注云芮伯為宗伯者。蓋孔所據書注傳寫有誤。當改云司徒。召公既為太保。則畢毛二公當一為師一為傅。但三公官不必備。故序次不以公而以卿。太保與畢公為二伯。故下云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冢宰與司徒為六卿之首。故下云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此六卿之次及三公兼職。與周禮大傳及周官逸文及他經皆一一符合。皮氏乃謂殷以上秖有五官。太宰非尊官。果爾。則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孔子荅云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何耶。虎臣即虎賁。官稱。漢書作龍臣。則以為人名。及彤作師。蓋皆出今文。　此第一章。記成王疾將崩。召羣臣聽顧命。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箋云 漸進。易漸彖傳 幾危也。釋詁 病。謂疾益困。論語述而注 臻至。釋詁 彌。終。誓。謹也。釋言 釋曰 馬氏云。漸。進也。大進。深入也。言病日至。已當命終而淹留之際。恐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訓教以命女。案曰誓言曰審訓者。達世遺之法。以輔嗣王安天下莫大重任付託羣臣。慎重之至也。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己疾革。念嗣世之重。顧羣臣而審命之。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箋云 易離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又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鄭氏曰明明相繼而起。大臣重光之象。堯舜禹文武之盛也。六二黃離元吉。鄭氏曰。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慎成其業。僞氏曰。重光。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釋文 肄。習也。說文聿部 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釋曰 昔君猶言先君。康王之誥亦云昔君文武。宣重光者。洪範五行傳云。明王踐阼。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兒寬傳寬奉觴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太平之世日哀重光。謂日

有重日也。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春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聚房。桓譚新論云。二月甲子日。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合之此經馬注。則重光為天象。主日而兼月與星。人君德及於天。則三光宣精。文武時有此瑞。適與德相應。故曰宣重光。大誓云。文王若日若月。光於四方。君奭云。迪惟前人光。下文云。文武之光訓。後漢和帝紀永元二年。詔曰。祖宗迪哲重光。班固典引云。宣二祖之重光。合之鄭易注。皆以重光為聖德繼明。二說實一貫。夫惟有重光之德。是以有重光之瑞。所謂日月光華宏于一人也。奠麗者。奠。定也。麗。相附麗也。謂定重光相附麗之道。慎成其業。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陳教。敷陳德教也。宣重光奠麗陳教。易所謂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象與。肄。習也。重熙累洽以陳德教。則民皆肄習。言則而象之也。習而不違。近者悅則遠者來。用是德教能達於殷。如虞芮質成。三亳之民來歸是也。人歸之則天與之。故能集大命於厥身。或曰。肄。勞也。如詩既詒我肄之肄。言奠麗陳教則既勤勞矣。詩曰。文王既勤止。武王受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皆所謂肄。肄不違。勞而不倦。自強不息也。史公說文王武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正約此經之義。達通集就。皆聲轉義同。王氏先謙訓麗如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謂定民之所附麗。亦通。　此第二節。言文武積德累功以受天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箋云】壁中古文後作后。侗作詷。說文曰。詷。共也。一曰譀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后之詷。言部 又曰。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辵部 馬氏侗亦作詷。曰。詷。共也。釋文 【釋曰】在後之侗。王自謂也。焦氏循以侗為僮之借。言在文武後之僮稚。王年將艾而云侗者。謙辭。猶盤庚自稱幼孫也。莊氏述祖云。說文一曰譀也。玉篇。憨。愚也。說文蓋借譀為憨而訓為愚。然則引經謂在後之愚。亦謙辭。後后古字通。馬訓共者。共同供。謂在後之供事。小徐本作在后之詷。韻會同。大徐本后上有夏字。段氏謂不可通。是衍文。致確。或強為之說。終不辭。迓。當為訝。迎也。敬迓天威。王氏先謙謂猶呂刑云敬逆天命。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曰敬曰天威。正與有殷嗣天滅威

大相反。聖狂與亡於此判。嗣。繼也。繼守文武之大訓。無敢昏亂逾越。言敬天法祖以終身也。史公說務在節儉毋多欲。蓋亦無敢昏逾之意。無逸云。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此文正與相應。　此第三節。言已敬守文武之道。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釋曰 殆危。興起也。悟同寤。詩關雎傳云覺。覺猶蘇醒也。言天降疾甚危。弗復能起。神氣困憊。弗復蘇醒。命將終也。尚。庶幾。時。是也。猶此也。保安。弘大也。釗。康王名。言汝庶幾明曉此我所言。用敬安輔太子釗大濟于艱難。成王幼遭多難。此時太平已久康王又賢。而云然者。王蓋深知為君之難。惟恐守成之忽。周公所謂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也。史公云懼太子釗之不任。正此意。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勖贛于非幾。釋文

箋云 能。恣也。免典注 馬氏曰。贛。陷也。釋文 勖贛。今本作冒貢。釋曰 此言弘濟之道。江氏云。安遠方之國。恣順其近者。以安集勸勉小大衆國。勸。勉也。夫人泛言人也。亂。治也。以。左右之也。勖以冒為聲。讀當為冒。冒。觸也。非幾。不善也。思夫人皆欲自治于威儀。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又云。說文血部。衄从血。丑聲。或作䘐。贛聲則贛丑同聲。故馬云贛陷也。王氏云。贛從竷省聲。竷讀若坎。坎義為陷。故訓贛陷也。凡人為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勖贛也。案江王說甚是。史公云以篤信臨之。忠信篤敬。所謂自亂于威儀。柔遠能邇之本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苟或失之。則觸陷於非幾矣。周公戒成王曰。汝往敬哉。又曰。作周恭先。皆慎之於幾先。而豫絕其非也。王此命與公言意一一相符。蓋服膺公教深矣。孫氏據史記無多欲之文。以冒為貪冒。則當謂無教逸欲以陷於不善。蓋太平則侈心易生。或將淫用非彝。而官邪政亂。民窮財盡由此而起。故戒之。亦一義。　此第四節。命羣臣輔嗣王以道。

以上第二章。發顧命。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周禮幕人疏 箋云 漢石經既作即。翼。一作翌。三統歷引 馬氏王作成王。曰。安民立政曰成。釋文 釋曰 茲既受命還。江氏云。羣臣既受顧命而還退也。今文既為即。字之誤。案下篇云羣公既皆聽命。文例與此同。作既是也。出綴衣于庭。江氏疑鄭注為掾凶事。王氏辨之云。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鄭彼注。尊卑皆同。大斂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掾為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即位為椑。不待六十。天子宜更早。成王崩年四十九。喪具固宜早辦。況疾已危殆。斂衣尤不可緩。故鄭云云也。翼日。發顧命之明日也。孫氏云翼與翌通。說文。昱。明日也。律厤志引此作翌。亦假音字。王崩。馬本作成王崩。與白虎通律厤志周禮司几筵先鄭注引同。成王生有是稱。見酒誥。至崩後將葬。以王安民立政之功正與成義合。因以為謚。成王即政後。一遵周公之法。上承文武。下開康王。太平刑措。比隆唐虞。禮運五帝德篇孔子皆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並稱。觀書詩所言。可謂繼體守文之極則矣。　此第三章第一節。記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箋云 仲。一作中。毛。一作髦。漢書古今人表 俾。使。釋詁 爰。引也。說文𠬪部 史遷說。齊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齊世家 逆。迎。釋言 延。進。恤。憂也。釋詁 翼。一作翌。後漢書袁紹傳注引 宅。一作度。班固傳注引 釋曰 太保奭為冢宰。百官總己以聽。命皆出焉。仲桓南宮毛。孫氏以為當旅賁氏之職。屬於虎賁氏者。爰訓引。齊侯呂伋。太公之子。時太公已薨。嗣為齊侯。呂氏。伋名也。蓋以列侯在王朝兼領虎賁氏之職。命桓毛使之導引。江氏云。桓髦官卑。不可徑迎太子。故使引導齊侯往迎也。虎賁百人。虎士也。桓髦各執干戈為齊侯前引。率虎士百人為嗣王衛。王既崩而世子猶在外。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憂危之際。故以兵迎之于南門外。又云。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元而養。然則成王有疾康王自當在內養疾。何王既崩而猶待逆于南門外乎。自必以成王

未疾之先奉使而出。不及知王疾也。蓋王之寢疾不過旬日閒。始疾時不虞遂篤。故不召太子至甲子王病甚。知不及待太子之歸。故且召羣臣傳命。時太子實不在側。僞孔傳以為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案王崩而太子遂居翼室為喪主。未嘗不尊。何必出之復逆之乃成其尊乎。經所謂南門。非路寢門也。經言逆于南門之外。其逆之遠近無文。蓋世子出使而反。自遠而漸近。逆者自南門出趨之。既接見。遂衛之而入自南門。南門蓋外朝之外門。所謂皋門也。案江說明辨以晰。或以南門為廟門。然史記云見於先王廟。據殯後御王冊命言。與此無涉。翼室者。江氏云。翼室。路寢傍室。宗。猶主也。延子釗入路寢之傍室。憂居為喪主。又云。翼。猶鳥翅翼。是左右兩傍之名。翼室有兩。此蓋東翼室。既殯後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暫居翼室亦在東可知。案太子自外入翼室去飾。遂至王所行喪禮。為憂居主。翼室。夾室也。作翌者借字。宅作度者。今文字。宅度皆訓居。義同。　此第二節。迎太子為喪主。

丁卯。命作冊度。

釋曰命者。亦太保命之。蓋命史作冊書顧命辭。並書受冊禮節法度。先事豫備也。　此第三節。作冊度。　以上第三章。記王崩至殯前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疏釋曰此以下主敘康王受顧命見諸侯之事。以命士須材即在此日。繼王殯後而言。故先記之。江氏云。天子七日而殯。計王以乙丑崩。辛未為七日。壬申為八日。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然則成王以壬申大斂矣。鄭意蓋以大斂與殯同日。天子殯斂以死之明日數也。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是鄭君以天子殯斂數來日。故不數乙丑而以壬申為七日。因以癸酉為大斂之明日。孫氏云。伯相者。召公以西伯入相。初時與周公為二伯。周公既歿。畢公代之。下文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須者。易歸妹虞注云。需也。材者。梓材也。檀弓云。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檀弓

又云。既殯。旬而布材。此則殯之明日即命士須材者。天子七日而殯。與諸侯以下不同。久之欲其乾腊也。案須材者。布梓與明器之材。乾腊以待用。此附於王棺者。至重。故先舉之。　此第四章第一節。

命士須材。

狄設黼扆。綴衣。

箋云 漢石經扆作衣。釋曰 將傳顧命。為新陟王設神坐。亦伯相命之。孫氏云。狄者。祭統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云。狄人設階。狄與翟通。黼扆者。釋器云。戶牖之閒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云。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扆依通字。綴衣。蓋即中庸所云設其裳衣。案戶牖之閒謂之扆。其地也。於此設絳帛屏風以白黑綫繡為斧文。以色言曰黼扆。取其文。以所繡物言曰斧扆。取其威。王覲諸侯負之而立。扆通依。又省借作衣。覲禮天子設黼扆于戶牖之閒。西都宮室猶諸侯制。謂室戶西牖東之閒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則正當太室之戶。在兩牖之閒也。此設黼扆處。蓋與覲禮同在戶牖閒。下云牖閒者。舉牖以該戶耳。綴衣。孫說為最是。設黼扆綴衣。蓋惟牖閒南鄉一坐為然。王正位也。傳顧命當於路寢殯前。不當離殯而之廟。說俱詳下。江氏云。鄭仲師注周禮司几筵及天府職。皆引此篇以設几席及陳寶是癸酉日事。則狄設黼扆與士須材同日受命于伯相矣。顧氏炎武謂自此以下是康王踰年即位之事。案天子七月而葬。葬則有謚。成王以四月崩。踰年則既葬而再閱月矣。何下文猶稱新陟王乎。且先王之顧命。不宜遲之踰年而後傳于嗣王。丁卯命作冊度。必不踰年而始傳顧命矣。周禮天府職有大喪陳寶器之文。典路職有大喪出路之文。則周公之制固然也。愚謂大喪陳寶以華國者。明國家有道。天下諸侯同與榮哀。得備死生之服物采章。所以昭前王之烈。正新王之始。且成王之初。周公以大聖當總己之任。猶遭流言之謡。故特於踰年即位之前起殯前受顧命召諸侯之禮。明正位受重以絕嫌疑。此尊尊防亂之精意也。

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禮器疏　篾。析竹之次青者。華玉。五色玉也。疏　箋云 馬氏曰。篾。纖蒻。釋文　篾。壁中古文作莫。數作布。說文曰。莫。火不明也。从莫火。

莫亦聲。周書曰。布重莫席。莫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首部【釋曰】四坐皆以依神。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於平生有事之處。皆設几席以依之。而牖閒尊處爲王之正坐。王氏云。牖閒。即戶牖之閒。舉牖以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即是窗。所謂窗東戶西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兩旁爲東西夾室。即異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西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西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向爲尊。至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閒南嚮之坐也。案備言之曰戶牖閒。約言之曰牖閒。詩宗室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與此文例同。牖閒南嚮與西序東嚮東序西嚮西夾南嚮立文一例。故省戶字以協句。知非明堂制兩牖閒者。若如明堂制。則當如洛誥云太室前。而其西其東是西室東室。非堂之東西牆。不可稱序。且並無東房西房。江氏永辯之已明。詳下。敷。布也。蔑俗字。當爲篾。篾細小之意。鄭云析竹之次青者。蓋去其最外之青皮而取其次青之皮。細密治之爲席。謂之蔑席。馬云纖蒻。說文。蒻。蒲本。可以爲平席。纖蒻其細者。許馬云蒲。鄭云竹不同。而以蔑爲纖細之義則一。或曰。蔑。即篾之假音字。黼純者。江氏云。白與黑謂之黼。純。緣也。以白黑米繒緣席邊也。鄭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孫氏云。周禮司几筵職云。王位設黼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王生存時牖閒之位設三重席。席皆異物異純。不用蔑席。今則重席惟用蔑席黼純。上下不異。是不用生時席也。舉一反三。下三席可知。華玉者。說文云。璲。玉英華相帶如瑟弦。栗。玉英華羅列秩秩。是也。仍。因也。江氏云。因生時几也。不用生時席。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案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謂朝夕奠不易几。與此仍几義異。要其爲因仍則同。此席爲王覲諸侯之坐。南面而聽天下。故正中南嚮。嚮。古作鄉。篆古文作莫。假音字。許讀與蔑同而解爲纖蒻。謂古文借莫爲蔑也。

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厎。致也。蔑纖致席也。疏【箋云】馬氏曰厎。青蒲也。文釋【釋曰】鄭以此席爲旦夕聽事之坐者。尊者在室居與東嚮。在堂聽事亦如之。既非臨朝南嚮。又非對賓客在阼西嚮。故以爲旦夕聽

事之坐也。底之言致。段氏云。鄭意蒙上文蔑席為言。蔑席之纖致者則謂之底席。致今緻字。底。致也。附字義以立說。宗言篾以見析竹次青之膚。言底以見治之工緻。蓋大同而小異。馬云青蒲。蓋聞傳注所謂蒲平。底同砥。砥平也。綴純。江氏云。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當其績純。司几筵有莞繅次蒲熊五席。又有葦席萑席。凡七席。而純則惟紛畫黼績四者。此經有黼純畫純紛純而無績純。則綴純即績純矣。孫氏云。大戴盛德篇云。赤綴。戶也。盧氏注。綴。飾也。以為畫飾。則與績同。文貝。貝之有文者。爾雅釋魚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此類是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

豐席。刮涷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為緣。疏【釋曰】此燕饗羣臣諸侯之坐。在阼階上。主位西嚮。涷。今本誤作凍。孫氏云。說文。刷。刮也。涷。灡也。廣雅釋詁云。灡。洒也。蓋以竹為席加之洒刷也。段氏云。涷。治也。刮涷亦合下筍為言。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刮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刮治。使浮筠色澤妍容可觀。故曰豐席。畫純者。江氏孫氏皆謂禮畫成物象者則著其物。若但取文采無所象。則惟畫雲氣。如此經畫純。及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喪大記畫荒。皆是。彫玉。玉有彫刻文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禮器疏 以元組為之緣。疏【箋云】馬氏曰。筍。箬箬。釋文【釋曰】西夾者。西序外之夾室也。其南為西堂。東方亦如之。以嗣王恤宅在東。故惟於西夾設神坐。夾室蓋休暇之處。中以南為堂故南嚮。或以為明堂之右个。非也。筍席者。以竹青皮為席。注引禮器竹箭有筠。釋義注引作筍。古从旬从匀之字多通。段氏謂竹胎呼筍。竹青皮亦呼筍。後人分析別作筠。則謂以筍韓編為席。鄭義為長。玄紛純者。司几筵注云。紛如綬。說文云。組綬屬。漆者假借字。說文作桼。云木汁可以髤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此几但髤之無貝玉飾也。　此第二節設神坐。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疏 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大也。天府疏 大璧大琬大琰皆度

尺二寸者。疏[箋云]馬氏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釋文寶。壁中古文作宲。說文曰。宲藏也。采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宀部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鄭司農引書顧命曰。越七日陳寶以下。云此其行事見於經。[釋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道所寓。此經陳寶。易所謂長子主器。中庸所謂陳其宗器也。越玉五重。越。於也。於是陳玉五重。并陳諸寶物如下文所云。五重者。弘璧。一也。琬琰二物為一類。二也。大玉。三也。夷玉。四也。天球。五也。天子諸侯皆以玉為瑞節。重之。故先舉之。馬云越所獻玉。江氏諸家皆謂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越地並不獻玉。馬說非。赤刀。蓋武王誅紂時佩刀。江氏云。逸周書克殷解武王擊紂以輕呂。史記云以輕劍擊之。輕呂。劍名。非刀也。案克殷解所言。多晚周傳聞附益語不足信。愚於述學詩注及釋武成逸文力辯之。赤刀謂當時佩刀。陳之以見天下所由定。不寶誅紂之劍鉞而寶所佩之刀。可見武王並未親自戮紂矣。大訓。謂三皇五帝之書。及典謨以來至於文武遺訓皆是。弘。大也。鄭云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孫氏云。考工記玉人職云。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琬圭琰圭。玉人職皆九寸。彼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或較大也。在西序者。蓋陳於西序神坐之北。此陳寶及輅皆西為上者。以王殯在西階。且喪尚右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未離主位。所以為愛。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正中尊之。所以為敬。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三代禮變。其出於孝思之感發一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疏河圖。圖出于河水。魏志無水字帝王聖者之天府疏無之字所受。天府疏三國魏志管寧傳注[箋云]馬氏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釋文河圖。一作顓頊河圖雒書。文選典引注序。一作杼。褚淵碑文注[釋曰]山海經說。太華山西小華之山。其陽多㻬孚之玉。故鄭云華山之球。球美玉也。江氏云。爾疋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言東北者。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醫無閭實在東北

也。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則鄭說固有自來矣。云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禹貢雍州貢球琳。美玉蓋不一色。固有色如天者。此言天球。自是以色名之也。云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者。決上文曰璧曰琬曰琰。皆是既琢治成器之名。此大玉夷玉天球皆就其質名之。是未見琢治也。蓋東為陽中。物之所生。西為陰中。物之所成。故在西序之玉皆已成器者。在東序之玉皆未琢治也。案馬以球為玉磬。恐非。自伏羲以來至於文王周公。受河圖者甚多。歷世相傳。蓋並陳之。今文作顓頊河圖洛書。專舉顓頊。疑有誤。圖書說詳易箋釋及洪範。此所陳在東序神坐之北。序一作杼者。通借字。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大鼓也。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天府疏 [箋云] 鄭志荅趙商張逸說。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祼。即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則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西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為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所作無復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干所咏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此條依王氏所參合且有引申語取之以使學者尋省其疏所引原文參差譌脫俱見近儒鄭志輯本 [釋曰] 胤疑即胤征之胤。夏時臣名。垂即舜共工。大貝。散宜生所用獻紂以出文王於羑里者。武王伐紂仍得之。以文王所由免禍。故寶之。使子孫無忘憂患。車渠即車輪。以上先儒說大同。西房東房在室之東西。房各有一戶向南。王氏謂房室間有墉。西房陳寶在東墉下。東房陳寶在西墉下。房戶洞開。入門即見。其說甚確。其參合顧命詩斯干禮玉藻疏。所引鄭志亦甚通敏。胡氏培翬及余禮經校釋皆引而申之。顧命仍諸侯路寢制。非明堂制。經文甚明。江氏永云。顧命路寢之制。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

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明堂者。朝諸侯
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門。堂上
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閒有中階。而東西
北堂皆有兩階。為九階。皆不同。案江說至當。詩但
言靈臺辟雍而不言明堂。明堂者王者之堂。文王
未嘗稱王。故不作明堂。武王觀兵尊文考為王。蓋
於豐立文王廟為明堂制。世世不毀。故樂記曰。祀
乎明堂而民知孝。然其他寢廟尚仍舊制。周公制
禮。於洛邑立明堂宗廟路寢。三者同制。備天子禮。
故洛誥云。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
室祼。明宗廟與明堂制同。既以洛邑為正都。則鎬
京舊都自可仍先王舊貫。不重煩勞百姓。故覲禮
言廟制曰戶牖之閒。曰東箱。此經言寢制曰東序
西序曰東房西房曰側階。皆與明堂制異。鄭說各
依經立義。不可易也。明堂之制。詳愚所為周禮學
解紛。

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
路在右塾之前。路今本作輅此依與路制
大路。玉路。綴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
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
玉路相對也。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
門之東。北面。春官典路疏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
副貳之車。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于朝祀而已。
疏箋云馬氏曰。不陳戎路者。兵車非常。故不陳之。
疏綴一作贅。周禮典路大喪出路。鄭司農注引此
經作贅路。路今本作輅。釋曰江氏云。賓階。西階。面。
猶前也。大戴禮朝事義曰。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
流。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職曰。王之五路。一曰
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流。合此二
文。則大路即玉路也。阼階。東階。贅者。附贅也。故訓
為次。案連綴附贅同義。皆屬車之稱。記所謂貳車
也。此陳在兩階前。皆南嚮。不云前而言面者。謂順
階之面耳。非迫近階前致妨升降也。先路。江氏謂
周禮巾車職無先路之名。唯見於此及禮記郊特
牲。鄭于此云象路。據巾車職象路以朝。此經將有
受朝之事。此時出路不得不陳象路。茲凡四路。大
路既是玉路。贅次又皆是副貳之名。故推先路以
為象路。但巾車玉路象路與郊特牲大路先路樊
纓就數不同者。殷周文質異耳。又云。次者。不前也。
對先路是象路而言。故云象路之貳。周禮巾車王

之五路。玉路以祀。象路以朝。此時將祭奠于殯而傳顧命。故陳玉路。又將受諸侯朝。故陳象路。是以鄭君云主于朝祀而已。金路以賓。不陳者。此時喪中權宜受朝。不迎賓。無所用于金路也。案門側內外各有兩堂。謂之塾。外塾向南。內塾向北。出以東為左西為右。入以西為左東為右。故左塾對賓階。先路在其前。右塾對阼階。次路在其前。鄭說至詳明矣。塾俗字。古蓋借孰為之。　此第三節陳寶陳路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騏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騏字從詩疏引鄭本

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疏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詩駉疏戈。即今之句孑戟。疏箋云雀。禮皆作爵。白虎通曰。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不失其質。絲冕禮說。路門一曰畢門。闕人朝士鄭司農注馬氏曰。騏。青黑色。釋文今本騏作綦。釋曰此設兵衛以昭尊嚴。且備豫不虞古之善教。雖天下太平。人心安靜。而禮防不可懈。所以止邪於未形。此侍衛之臣。服弁者皆士。在堂下。服冕者皆大夫。在堂上。說文云。弁。冕屬。冕。大夫以上冠也。雀爵字通。禮本皆作爵。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蓋染布三入赤汁。再入黑汁。外黑內赤也。無繅者。江氏說。周禮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繅旒九就。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注云。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孤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就。再命之大夫繅再就。是冕皆有繅也。爵弁之制。延紐笄紘皆與冕同。惟無繅為異耳。然則冕而無繅即與爵弁無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則似無繅之冕仍與爵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爵弁則無前低後高之制。故不得冕名。是也。惠以下七兵。惟戈制詳考工記。其餘鄭注所說。當時必確有依據。今不可考。且惠瞿皆假借字。其本字亦不可得詳。畢門為路門一名。先鄭說蓋有自來。路門以路寢得名。正在應門之內。此

時爲殯宮門。鬼神所在曰廟。故亦曰廟門。若祖廟之門。則不稱路門。亦不稱畢門矣。騏弁者。江氏說。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驪是黑色。故鄭云青黑曰騏。且引詩以證。謂騏弁之文采如馬之騏文也。詩鳲鳩云。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與鄭此注誼同。而箋乃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此不破騏爲璂者。鄭注周禮弁師以大夫以上之弁皆有璂飾。士之弁則無有。彼詩所稱謂諸侯。故以爲璂飾。此士不得有璂飾故以爲青黑色也。今本作綦者。孫氏云。綦當作綥。說文帛蒼艾色。新修增綦字。即綥別體也。戺者。廣雅釋室云。戺。砌也。江氏云。張衡西京賦設切厓隒。呂向注。厓隒邊也。切即砌字。謂堂廉直下厓也。夾兩階者二人。夾戺者二人。夾階則在兩階之外畔。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前廉厓下相向立。夾戺則在戺之兩耑。夾堂厓而立。一立於東南堂隅之東。一立於西南堂隅之西。當前廉厓下兩耑。蓋皆南向也。上下文立異處者皆別言之。此夾階夾戺各二人。亦應分異。經總言四人者。以其所服所執同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扲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疏

[箋]云說文曰。戣。周書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兵也。从戈。癸聲。戈部 銳。壁中古文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金部 [釋曰]劉字說文無。或鎦之重文。傳寫脫之。劉鉞皆斧類。鑱銳也。東堂西堂者。王氏云。序是東西牆。序外是夾室。則序內皆爲堂。然序內當東夾西夾東者。中堂也。是爲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楹間以及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爲東堂。西夾之前爲西堂。是亦序外之半以前。即東西箱也。覲禮記几俟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西堂注云。西夾室之前。釋宮東西箱。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爲廂也。案東西序之端蓋皆畧有餘地以通東西堂之往來。此立於東西堂者。蓋在東西堂之南廉相向。以夾衛正堂。戣瞿銳皆矛屬。鄭云三鋒矛。即詩之厹矛三隅矛也。其制之別異未聞。垂。邊也。蓋

立於東堂之東廉西堂之西廉。銳字說文作鈗。蔡氏集傳以後皆從之。段氏疑今本說文有誤。據毛氏居正引說文讀若兗。謂當作銳。然銳字經傳恒見。何必如戣字特引周書。且非難識之字。旣從兌聲。何必更云讀若兗。竊疑此字壁中本作鈗。孔君以鈗字不見他書。據今文讀為銳。許君則存其本字而就其諧聲讀之。兩字並存可也。鄭云七兵或施矜或著柄者。劉戣斧屬著柄。惠斜刃宜芟刈。疑亦斧屬當著柄。戣瞿銳皆矛屬宜施矜。攷工記廬人職云。戈柲六尺有六寸。鄭注云。柲。猶柄也。其下文鄭注又云。為戈戟之矜。所圜如叉。則戈柲亦名矜。蓋對文異。散則通。數語本江氏。云側階東下階者。此設兵為衛嗣王。其位皆先東後西。與陳寶陳路異。王氏謂王在東翼室東方兵衛宜盛。故東垂旣有一人。而東下階又有一人。王當自東垂之階進至中庭以就殯所。其說近是。蓋正堂兩階。東西堂各一階。故曰側。此時西堂無事。故惟目東下階為側階。此人立處當在階側。與夾兩階者同。不必泥冕者必在堂上也。或曰。東下階當為東房北階。傳寫誤耳。要之。側。猶特也。亦旁也。東堂西堂北堂皆止一階。且皆在旁。正堂則居中兩階。若明堂則南面三階。東西北各兩階。無側階也。　此第四節。陳兵衛。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布冠也。冠字依御覽服章部三增。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疏

箋云　白虎通曰。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歛之後也。

詩篇釋曰　王將受顧命主天子位朝諸侯。權從吉服。麻冕者。凡吉冠自緇布冠玄冠上至冕。皆績麻三十升成布為之。布八十縷為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成布一幅。是布之極細密者。禮之通例。冠之升數倍於衣。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吉時朝服十五升。冠三十升。王有五冕。皆以麻為質。此麻冕。或以為袞冕。卿士邦君亦各服其上服以重大禮。愚謂此初喪權吉。當上下同服玄冕無文。惟王服黼裳以示區別。故經稱麻冕以見尚質。注特指黼裳為有文。明其餘蟻裳彤裳皆無文也。黼裳蓋用毳冕二章之裳。衣無文而裳有黼。亦以別於正服玄冕也。隮。俗字。當為躋。升也。由賓階隮者。居喪之禮。

升降不由阼階。況當殯前將就受顧命乎。云蟻謂色玄者。蟻。俗字。當為蛾。江氏云。蛾。蚍蜉也。服章無蛾。蛾常。常色如蛾者。孫氏云。夏小正云。十有二月元駒賁。元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玄者色也。案玄端玄裳。冕服纁裳。此變玄言蟻。下變纁言彤。皆別於吉服之辭。卿西面。在中廷之東。諸侯北面。在中廷之南。陪位於下以聽傳顧命。入。入畢門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疏 同。酒杯。三國吳志虞翻傳注 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疏 箋云 介。壁中古文作玠。說文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此玉部引書蓋傳寫涉下文而誤當改云太保承玠圭 馬氏曰。同者。大同天下。今文同或作銅。一說為天子副璽。吳志注 大傳說。古者圭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則覆之。故圭冒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釋曰 太保太史太宗。皆贊王成大禮者。將即神前。故冕而彤裳。即祭服之纁裳而無文。變纁言彤。別於吉事也。江氏云。承。亦奉也。介讀為玠。玠圭。鎮圭也。爾雅曰。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考工記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同。圭瓚也。以祀鬯裸祭者。周禮謂之祼圭。瑁。亦玉也。所以冒諸侯圭。言德能覆冒天下也。攷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太保上宗皆奉天子之重器。故皆升自阼階。又云。周禮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此小宗伯之上一人。與大宗伯同事。蓋同等之中自有長次。必知上宗是二人者。奉自兩手共承之。以兩手奉一物。則同瑁二物必二人奉之。且下文王三詑上宗曰饗。太保授宗人同。明是贊王者大宗伯贊太保者小宗伯也。三國志虞翻傳注載翻別傳云。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顧命康王執瑁。古冃字似同。从誤作同。訓為酒桮。甚違不知蓋闕之誼。案經同瑁聯文。若以同為冃。謂為古瑁字。則此言奉冃瑁。下言受冃瑁。重言冃瑁。成何語乎。且古瑁字作珇。見說文玉部。冃則別是一字。說文別有冃部。以冃為古瑁字非也。據下文王受同以祭。太保以異同酢。則同

非酒器而何。若以為古瑁字。瑁安可以盛酒乎。翻說謬矣。又曰。圭瓚以盛鬯酒。鄭注酒杯。或更有說以申其誼。今不得詳聞。故言圭瓚以增成鄭誼。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彼同是璋瓚矣。丰圭曰璋。璋瓚亞于圭瓚。禮記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此下太保以酢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矣。案江說甚精核。同非尋常酒器。乃享先王之圭瓚。故與介圭及瑁並重。而承奉者升自阼階。明以先王重器授嗣王使為之主。易震卦曰。不喪匕鬯。彖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此數句亦約江義。祭禮薦鬯酒人君所自親。故重其器有圭璋之瓚。若以為瑁。則天子之瑁豈容有異。且於璋何涉乎。此同瑁古今文無異。今文或讀同為銅。而說又各別。陳氏云。白虎通爵篇曰。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訓銅為酒器。亦今文家說。同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為之者。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鄭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為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為勺可知也。飲器以梓為質。飾以金玉。此鬯瓚為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為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為之。金飾其外。可概見矣。案陳說甚通。同為酒器。經文自明。班說貫串前後。必不顯背經文。馬注殘缺不可考。或謂同之言大同。猶瑁之言丕冒。亦未必與經違戾。惟以銅為玉璺之副。則今文家別說。不可從。太史秉書由賓階隮者。江氏云。秉。執也。書。所寫顧命之冊也。御。古訝字。訝之言迎。迎則必向。故鄭云御猶向也。王固自賓階升矣。必知此時立賓階上少東者。以太史隨而升階。將由其西讀冊。自然王少東避之也。禮記曾子問篇。君薨而世子生。三日負子以見于殯。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此云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者。禮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曾子問所云。是北面而告于殯。當在世子之右。故立于殯東南隅。此則以成王之命詔嗣王。當立于殯之右。故東面于殯西南隅也。案此史記所謂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者。為受顧命特見。非朝夕哭常禮也。先王廟。即新陟王殯宮。鬼神所在即曰廟。禮士喪士虞皆謂

殯宮爲廟。是也。若以爲祖廟。則非遷祖非祔而勞神離殯往臨。其閒無私毫禮節。恐不然矣。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箋云】臨君一作君臨。（文選責躬詩注引）【釋曰】曰者。太史旣讀顧命遂承先王意而言也。江氏云。卞。法也。燮。亦龢也。太史言大君道揚臨終之命。命女嗣守茲訓。以君臨周國。率循大法。以協龢天下。以對揚文武之耿光大訓。案皇后憑玉几。言先王力疾憑几發此命也。道揚猶宣揚也。末猶終也。臨君文選注引作君臨。鄭君序周禮廢興云。文武所以君臨天下。於文爲順。卞本弁字。弁者冠也。冠有法制。字从寸。法服之尊者。故弁有法意。卞訓法雖出王肅。當有所本。故江氏從之。孫氏云。鄭注士冠禮云。卞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槃與般通。廣雅釋詁云。般。任也。案上文云。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此先王所以大任天下之艱難也。汝當率循之。述先王意。故稱汝。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箋云】荅一作對。（白虎通爵篇）【釋曰】王再拜。受先王命也。興而荅。荅神也。江氏云。興。起也。眇眇。微也。亂。治也。言我微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謙也。　此第五節。傳先王顧命於嗣王。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吒。上宗曰饗

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吒。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疏）【箋云】同一作銅。白虎通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君也。（爵篇）吒。壁中古文作詫。說文曰。詫。奠爵酒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詫。（宀部）吒字亦作宅。馬氏作詫。（釋文）【釋曰】王既對神。太保當以介圭授王。王受奠於位前不當行處。上宗二人以同瑁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奠瑁於圭旁。云乃受同瑁不云受圭者。此主於受同以祭。連言瑁耳。王三宿三祭三吒者。王氏云。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特牲饋食禮乃宿尸。鄭注並云宿。讀爲肅。釋詁。肅。進也。是行而前也。案王自立處奉同前行。三進至神席前。是謂三宿。三祭者。以同所盛鬯酒灌地歆神。如是者三。是謂三祭。既祭

卻行而退。三退至本位。是謂三咤。王當創巨痛深之時。受任大責重之命。忍哀致敬以答神意。故其禮簡質。與常祭異。咤字古文作託。隸變作咤。馬作詫。亦託之變。許訓奠爵。鄭云卻行。蓋各有所受。許意蓋以一灌祭則一奠爵。故三祭則三奠爵。若有侯於神者然。但此咤字本亦作宅。下文亦云祭嚌宅。疑作託者古文增借字。宅。居也。止也。謂三卻而退止本位也。咤訓卻。或以聲類求之。上宗曰饗者。祭必受嘏。先儒皆謂祝以酒嘏王。上宗勸王嚌酒。王不嚌。故但曰饗而已。若神命之然。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釋曰 上宗勸彊王嚌酒。王初喪哀至深。但以同還授上宗。上宗以授太保。太保受同降階奠于篚。遂盥手。別取一同。執其柄璋瓚升酌鬯為亞祼。遂以自酢。將拜。以同授宗人。乃拜。示受神酢也。王答拜。代先王答也。江氏云。盥。滌手也。半圭曰璋。此同以璋為柄。所謂璋瓚。臣不敢襲君器。故以異同也。太保盥而取異同。升酌執其柄以獻。言酢者既獻則自酢也。周禮時祭閒祀皆有要。諸臣之所酢。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郊特牲云。灌以圭璋。太保亞祼之同為璋瓚。則王之同為圭瓚明矣。段氏謂同字必依鄭解。乃如貫珠。良是。太保受顧命輔王。任天下之重。故亞王祼而受神酢。王答拜者。禮無不答。亦體先王付託之意也。亞獻後乃有酢。經約文。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釋曰 太保受同。宗人授之也。祭者。古人飲食必祭。非亞祼之祭也。嚌者。酒至齒。示受神惠也。宅。居也。酢時稍進。既嚌稍卻行止本位也。授宗人同。將拜也。凡拜必奠爵。此不奠爵而授同。則上宅字非奠爵。而三咤之咤亦非奠爵矣。拜者。酢禮成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釋曰 江氏云。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也。收者。蓋太史收冊書。宗人收同與。諸侯。卿士邦君也。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神之。故謂之廟。俟。待也。待王出視朝也。　此第六節。既受顧命奠祭。　以上第三章。殯後明日嗣王受顧命。此廟門即殯宮門。或以為祖廟。余少時撰禮經校釋從之。今定從江王說。而西都清廟

非明堂制。則王說尤精確不易。諸侯出廟門。出畢門至應門內也。侯。侯王出也。下文西方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右。則本在應門外者。須太保畢公率之乃入也。此句與下節文勢緊接。僞孔分王出以下為康王之誥。大誤。據序及史記所述。明是王若曰以下別為康王之誥。伏生歐陽夏侯本。蓋王若曰上空一字。如盤庚三篇合為一耳。拜述學詩注。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疏箋云正門謂之應門。釋宮鄭駮異義云。顧命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詩干旄疏引今文布乘黃朱作黼黻衣黃朱紱。白虎通紱冕釋曰王出。亦出畢門也。天子五門。自外數之。一曰皋門。其內為外朝。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右社稷左宗廟。四曰應門。其內為治朝。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其內為燕朝。蓋五門而三朝。與諸侯之三門三朝異。禮經校釋辯之綦詳。雖字句引證稍有未確。而大致得之。此在應門內。蓋當宁而立南面。正君位也。王氏謂天子外屏宁在門外屏內。當宁者負屏而立。於宁相直。猶負扆而立謂之當扆。是也。西方東方諸侯。謂來朝而遭國喪因見新王者。與卿士邦君異。初。周公召公分陝為二伯。周公主東。召公主西。周公沒召公以太保兼西伯如故。畢公代周公為太師兼東伯。先西後東者。太保領冢宰尊。故先言之。入以西為左東為右。時諸侯皆在應門外。二公率諸侯各順其方入門而立。北面。定臣位也。布。列也。四馬曰乘。黃朱者。黃馬而朱鬣。此所奉幣以合圭者。陳於庭。更有庭實之馬。亦包見之。白虎通引作黼黻衣黃朱紱。則謂諸侯衣裳有黼黻之章。以黃朱為韍也。此今文異字異義。不如古文為長。賓。諸侯也。稱。舉也。謂舉朝享奠幣之辭。朝用命圭。旣朝。遂以圭馬璧帛等及庭實享。經云布乘黃朱奉圭兼幣。則是六幣之圭以馬。蓋舉上公之享幣以包其餘。又以享圭包朝之命圭。蓋釋辭畢即奠圭拜興。遂奉享圭若璧致享物耳。賓稱奉圭兼幣。言賓舉辭奉圭致幣而言也。釋辭者一人。奉圭則諸侯所同。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

義。故易曰利用賓于王。周禮以賓禮親邦國。謂諸侯來朝者為大賓。奉圭之圭。實括六瑞六幣之圭璧。兼幣之幣。括六幣之馬皮帛錦及庭實為文。一二臣衛者。一二。以少報多之辭。諸侯為天子藩衛之臣。正其名。舉其職也。壤土壤也。江氏云。壤地所生之物。謂庭實也。覲禮云。庭實唯國所有。朝事義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奠。亭俗作停也。謂亭置于地也。皆再拜稽首。明臣禮敬之至也。覲禮載秋見之禮。受覲受享皆於廟。侯氏既覲出。復入享。節文辭命甚多若春朝則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禮文當尤備。此喪事遽。故朝兼享禮務從簡質。但取正名定分而已。王義嗣德答拜。江氏云。言義嗣德者。明王當喪未嗣位。特以繼先王之體。義當嗣先王之德以受諸侯之朝。故答拜。此之謂禮以義起也。又云。春秋文八年秋八月庚戌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是則天子嗣位必待踰年。是時成王崩未踰旬。康王實未嗣位。若直言王答拜。無以異于正即位者。言以義嗣先王之德。則未嗣位之意自明。禮記禮運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引之者。此句今易欲見康王受朝雖在喪中。宜也。蓋嗣王傳統。國家憂危之際。管蔡流言。前車可監。召公身當其難。今成王崩。嗣王之位未定。保無姦人覬伺。及諸侯皆在而詔王受朝。則大位斯定。釋暫時之喪服。奠永久之基業。召公之慮至深遠矣。宗江說甚善。據周禮有大喪陳寶出路之文。與此經盡合。則此禮當自周公所制。而召公行之。後世一遵其法。

上言嗣訓。此言嗣德。明必嗣訓嗣德乃能嗣位。易乾九二為世子之爻。當升坤五。文言傳備言君德學問。有天德而後可居天位。故禮有世子之法。重保傅之教。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先王以孝治天下之大道也。　此第六章第一節。嗣王朝諸侯。所謂尸天子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箋云 馬氏曰。羑道也。釋文 釋曰 二伯率諸侯朝新王禮畢。六卿之長冢宰司徒。乃與羣臣羣后進戒於

王。江氏云。以手通指曰揖。引手相招與俱前也。羑進。若順也。言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進順之。能撫恤西土以開王業。又云。說文羊部云。羑。進善也。又厶部𢓊字。重文作誘。古文作羑。則誘羑同字。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箋云】說苑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政理。敷。隸字變壁中古文作敷。說文曰。敷。岐讀與施同也。从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下當脫休字　攴部

【釋曰】文武受命有天下。至成王而大定。江氏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謚。故稱新陟王。猶後世稱大行也。賞謂封諸侯。罰謂討諸叛國。戡克。敷施也。成王盡和協賞罰。克定文武之功。以施遺于後人光業休美。皇大也。六師。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周禮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今王其敬之哉。張大六軍以紹述前人之功。無毀壞我高祖寡有之命。高祖。謂文王也。寡敬者。文武順天恤民之本。周召二公所以輔成康定周家八百年之丕基者。一在於敬。張皇六師。非耀武也。敬勝怠。理勝欲。自強不息。清明在躬。以率先庶官庶邦無或文恬武嬉以貽隱患。使天下事隳壞於冥昧之中。四方有變必先知之。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無自起。德威遠播而受命永固矣。文王為周太祖德盛功高。故曰高祖。天命至難得。惟大德能受命。故曰寡有之命。與詩寡妻康誥寡兄同義。非若寡人之為謙辭也。傳曰。十八王而康克安之。然或以為已治已安而戒懼稍怠。則陽極陰生。積弱之幾將萌於此。自古國家承平日久累傳後無大失道。而禍亂猝起者有之矣。故召公以為申戒。　此第二節。羣臣進戒。　以上第六章。序所謂召畢二公率諸侯相康王也。馬鄭本顧命終此。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二終

曹元弼學

康王之誥第三十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史遷說。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康下脫王之二字釋曰序云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如序及史記所云。則康王之誥當斷自王若曰以下可知矣。此篇與顧命一事相終始。分篇處今古文蓋皆空一字。馬鄭本乃分別為二。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告。

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詩周頌譜疏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明堂位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詩周頌譜疏釋曰太保芮伯等率諸侯進戒。故王呼庶邦而報誥之以申其意。君臣內外交勉以順天恤民永保文武受命也。六服獨呼侯甸男衛者。王氏云。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年為年端。此成王二十八年。又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年作洛誥。明年成王即政。又洛誥篇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年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然則從居攝六年數起。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即政二十八年崩。上距六年制禮適三十年也。又云再巡狩餘六年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則二十四年再巡狩。今三十年則再巡狩餘六年矣。又云侯甸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年年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年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年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固當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為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疑要服既事遣之。則衛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若衛服來時以王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既事而遣耶。蓋要服遠優恤之。故遣。衛服差近。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西方衛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必泥也。酒誥亦云侯甸

男衛。亦約舉之詞耳。案九服皆據土中王城四面分之。王說甚是。尸天子朝諸侯。故稱予一人。初喪未踰年即位。故自名。　此第一節。呼庶邦發誥。

又案鄭注疏引不備。乃始用之下。當補以制禮之年爲巡狩述職年端一句。衛服前冬來下。當補或稍遲不及助冬烝待助建寅月春祠事畢未及遣歸又二十二字。義乃完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箋云 齊。中也。釋言 馬讀齊字絕句。二或作貳。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釋曰 江氏云。說文。務趣。咎災也。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使不趣于咎災。言爲民除害也。祭法曰。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齊。中也。致行至中。其誠信用能昭明于天下。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此之謂信用昭明于天下。案平。猶安也。周禮曰。和親安平。安平相將。故寧王亦稱平王。言文武至誠濟民。發政施仁。大平富天下之人。使安居樂業。家給人足。不罹於禍災。其行事止於至中。厎。止也。文濬如燬之災。武成救民之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無毫髮富天下之心。故信用昭明於天下。文武君德既如是。則亦有如熊如羆義勇奮力之士忠貞不貳心之臣輔之。安治王家。用正受命于上帝。言正當天心也。保安。乂治。端。正也。皇天用順其道。付與以四方。訓。順也。言天以其道爲順。易所謂順乎天也。

此第二節。言文武以聖主得賢臣。受天命有天下。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箋云 顧。猶念也。乃。或作廼。罔。或作無。漢書谷永傳 釋曰 文武得賢臣以共濟生民。天下已定。乃命建諸侯樹屏藩。以存在我後之人。俾長治久安。謂武王大封功臣兄弟及先聖之後。興滅繼絕。成王增封親賢。更廣大邦國之境也。王氏念孫云。在。謂相顧在。春秋左氏襄廿六年傳云。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吳語云。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即此在字之義也。下文云。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相顧在也。案在我

後之人。非如柳氏宗元所云。私其力於己。私其衛
於子孫也。選賢與能以共任天下之政。普施功德
於民。巡狩述職考績黜陟。羣后皆篤於仁義奉上
法。繼世有國必以象賢命於天子。天子敬天法祖。
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制節謹度。保社稷
和民人。使四海之內有講信修睦之利。無爭奪相
殺之患。人人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相保。則天下
世世太平安樂。此三代之所以長有道也。後世封
建變爲郡縣。而聖人之道。治封建之天下以此。治
郡縣之天下亦必由此。小而至於一鄉一家一人。
皆由此則治。不由則亂。外至絕域殊俗。能久治利
民者。其理亦必隱相符合。說者不察。妄議聖法。謬
矣。禮。天子謂同姓諸侯爲伯父叔父。異姓爲伯舅
叔舅。此云一二伯父。舉同姓尊者以該其餘。尚胥
暨顧。庶幾相與顧在我也。綏者。孫氏云。綏字說文
本作綏。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注云。綏當爲綏。釋
詁云。綏。繼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爲一句。
言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恤者。說文云。收也。
釋詁。若。善也。釋言。鞫。稺也。言爾身在外爾心無不
在王家。以奉收其善。無遺我稺子羞愧也。案此嘉

而勉之。奉恤厥若。謂奉取善道以爲政。助王憂民
而順之。恤憂。若順。義德相兼。　此第三節。勉諸臣
諸侯一心輔王室。行善政順天道民心。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
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
侯爲天子皆斬衰。疏【箋云】白虎通曰。緣始終之義。
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下脫反字喪服。
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
藏銅反喪。下脫服字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爵篇【釋曰】三公
及二王後稱公。餘諸侯亦得通稱公。時朝臣皆在。
則羣公中亦包見之。經主言王反喪服。臣子禮同。
故注補言之。　此第四節。朝諸侯報誥畢反喪服。
自是居倚廬。白虎通言藏銅者。據上篇太保降收
之文也。此篇惟一章。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三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四

曾元弼學

粊誓第三十一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說文曰。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粊誓。米部今文粊作肸。史遷說。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大傳肸作鮮。一作獮。史記集解今本粊作費。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釋曰］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注稱書皆作粊誓。是鄭本作粊。史記集解索隱稱書亦皆作粊。是唐初偽孔本又作粊。

粊本惡米之名。粃即其遺體。魯東郊地以為名。今無可考。索隱以為即李氏之費邑。後人因改為費。孫氏云即今山東費縣。左傳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後為季氏邑。亦即南武城。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蓋費地在曲阜東南。又通沂州府。與淮徐連界。故淮徐之國時為魯難。魯公出師至此作誓也。案如孫說。則魯公於東郊嚴為守備。遂帥師東南行迎擊之。至此作誓。粊蓋費之借。古文作粊。今文作肸。又作鮮作獮。皆音轉字變。是時周公伐淮夷踐奄。徐戎熏惡。乘間將犯魯。據禮記曾子問。時伯禽有母喪甫葬。禮。父在為母雖期而心喪三年。葬卒哭之期。居喪之禮皆與父同。伯禽既葬而即從金革之事。以為王室扞難且為周公分勞。不得已而行權。故曰有為為之。與後世居父母三年之喪而冒利用兵者大異。記意如此。孔疏母喪之說與禮並不相妨。時魯公從周公平克禍亂。至東征歸後。周公踐阼而治。俾成王得專心學道以成君德。命伯禽時至京師與成王居。抗世子法。居攝七年歸政。成王命伯禽歸侯于魯。大啟其宇為周公後。此其先後行事之次也。此篇言行師節制極嚴明。故大傳附論田獵習戰之事。如梓材傳附論觀喬觀梓。索隱謂作鮮作獮。取將戰先行獮田以治兵。且取鮮獸以祭。或一義。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疏［釋曰］江氏云。譁。讙也。淮夷。淮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起為寇者。案淮夷徐戎並興者。淮夷叛而徐戎與之並興。周公征淮夷。魯公征徐戎。故此兼舉夷戎而下專言征徐戎。鄭以人為士衆兼及費地之民者。孔疏謂下云杜擭斂穽。當使軍

旁之民爲之。是也。注賚字當本作𧶘。姑仍之。　此第一節。呼衆發命。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疏 箋云 說文曰。敹。擇也。从攴。寮聲。周書曰。敹乃甲冑。又曰。敿。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敿乃干。讀若矯。攴部 史遷敹作陳。弔作善。釋曰 此戒軍吏士衆以精練戎器也。江氏云。甲冑皆以革爲之。考工記函人職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必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鞄人職云。察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以線縷縫綴之。鄭云穿徹。即縫綴也。寀敹以宷爲聲。段氏云。說文网部。罙从网米聲。或从冂作宷。然則敹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史公敹作陳者。孫氏云。說文訓敹爲擇。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擇也。寀敿者。繫紛綬於楯持之。且以爲飾。弔者。逕之省。逕。至也。弔猶善也。史公作善。與鄭義同。江氏謂至。謂密致也。密致則堅。甲冑也。干也。皆所以禦衛者。故戒毋敢不堅致。是其善。備。具也。鍛者。廣雅釋詁云。椎也。礪。俗字。當爲厲。孫氏云。詩公劉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取厲鍛斤斧之石。可以利器用。鋒者。鏠省字。說文。鏠。兵耑也。春秋傳云。磨厲以須。寀聖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然兵凶戰危。除戎器戒不虞。乃保民之大遏亂之要。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惟聖人無藉乎兵革之利。亦惟聖人能用兵革之利。足食足兵。民信素定。以守則固。以征則克。殺人之器皆用以生人。矢人函人之術。聖人用之。同歸於仁而已矣。　此第二節。治兵器。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牿。此下或脫讀字爲梏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疏 箋云 淫。大也。釋詁 舍。放置也。釋詁郭注 杜。一作斁。穽。一作阱。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擭。鄭氏曰。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粊誓曰。

敿乃擭敜乃阱。時秋也。說文曰。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二字今本脫牿牛馬。牛部又曰。敿。閉也。从攴。度聲。讀若杜。敜。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阱。支部【釋曰】此戒師行所過軍民各守法令。淫舍。大放也。牿牛馬。鄭讀牿為梏。梏之牿。易曰。童牛之牿。牿本施於罪人之手。此施於牛馬之前足。牿牛馬者。謂所牿之牛馬。下云無敢傷牿。謂傷所牿者。江氏云。軍中牛馬或備更迭駕舍。不盡服乘。恐有走佚。故須牿。王氏云。古尚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為尤重。軍行牛以輓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失。故牿之。杜者敿之借。阱穽同字。傷者。牛馬誤入擭穽而傷也。牿之傷。是軍旁之民不奉令杜敜之咎。故有常刑。謂罰責之。鄭云柞鄂者。周禮賈疏以為豎柞於中。向上罟罟然。所以載或當為制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罟。是也。許君以牿為牛馬牢者。牛馬本畜於牿。今自牿而出在軍。因以牿名之。故曰無敢傷牿。蒙因此有感。陷獸之擭阱有時而塞。陷人之擭阱無時而塞。昔人謂名利如錦覆陷阱。人皆死之而甘心。而邪說詖行。又驅而納之使迷醉狂藥。世無聖賢如周公魯公。誰拯其傷。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史記集解博士讀曰襄。爾雅釋詁疏【箋云】左傳服氏說。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僖四年傳注史遷祗作敬。一作振。復。反也。還也。易復卦注逋。亡。越。逾。逐。追也。說文走部【釋曰】風。謂因牝牡相誘而走佚者。臣妾。男女貧賤在軍中給役者。言馬牛放佚。臣妾亡逃。軍士毋敢逾越部伍而追逐之。以致亂行。其民間得之者敬歸其本處。我商度賚予汝。易曰喪馬勿逐。自復。是其義。若乃亡者越逐得者不復。犯軍紀。攘軍物。汝則有常刑。軍行所過士卒無敢强劫人家財物。或因端盜取。又踰人垣牆。竊取其馬牛。誘引其臣妾。大干軍法。汝則有常刑。每曰汝則有者。言自取之。號令嚴明如此。則秋毫無犯。民皆安堵矣。祗作敬者。訓詁字。一作振者。聲轉義近。商。釋文徐音章。江云。章。明也。博士讀曰襄者。謂今文博士所讀之本作襄。襄亦因也。

此第三節。申軍法。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箋云 史遷乃作爾。糗糧一作餱粻。說文曰。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粻。食部 馬氏曰。大刑。死刑。史記集解 釋曰 此戒軍吏士衆具足軍需。甲戌者。豫定至戰地之日。征之為言正也。徐戎黨逆作亂。故用兵正其罪。峙當為峙。釋詁云。峙。具也。糗者。說文云。熬米麥也。孫氏謂熬米雜麥而甘之。故說文引書作餱。云乾食。說文無粻字。粻蓋糧之誤。糗餱聲通義同。逮。及也。不逮。謂糧少不能徧及。則軍士飢無以戰。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古者以田賦出兵。民間每歲賦入。公家積儲有素。臨事則由軍吏發給士衆。必令充足。其或不逮。非疏忽即尅扣。以離衆心而誤大事。故有大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稾。不殺之。疏 箋云 史遷遂作隧。大傳說。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馬氏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史記集解 釋曰 魯公為周公守國。佐周公討叛。容有東方近魯諸侯及附庸合併同征。故特言魯人。且郊遂係魯之郊遂。以周禮考之。王國百里為郊。王城之外。四面相距方二百里。居四同地。四郊之內置六鄉。萬二十五百家為鄉。家出一人得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之數。故鄉出一軍。六鄉則六軍。餘地以為公邑。四郊之外置六遂。遂之家數出軍與鄉同。餘地以為公邑及采地。以達於畿。其以田賦出兵則同。行軍之法。先取諸六鄉。不足則取諸六遂。又不足則取諸公邑采地。或徵師諸侯。諸侯四郊之內。大國置三鄉。鄉出一軍。故三軍。郊外置三遂。出軍同。魯為大國當三鄉三遂。各出三軍。不言三鄉言三郊者。鄉在郊內。故以郊言之。對遂在野也。時徐戎方熾。故郊遂之兵並起。或可三軍之衆分取於郊遂耳。其東郊不闢。自別有兵守之。與鄉遂各三義不相涉。楨榦者。江氏云。凡築牆及城者。以繩束板。置于兩旁。更豎木于其耑首。乃取土實于其中而築之。楨是其耑首之木。故云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板也。宲供。給也。峙乃楨榦者。戒郊遂士衆當儲具為楨為榦之木材。至

甲戌之日。我至所征之地。即用築營壘等。無敢不給。不給亦是乏軍興。汝罪非殺。則有身家盡奴無餘之刑。此係倒句法。言汝非殺則有無餘刑也。上下言大刑是殺。此言無餘刑即甘誓所謂奴戮。戮辱也。古人重廉恥。身家盡奴雖後得免其辱已甚。鄉里或羞與爲伍。故以此威之使不犯。楨榦用少。非若糗糧芻茭人馬之食頃刻不可待。故減死一等。然亦軍中要需。故亦予重罰。餘詳甘誓。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茭乾芻也。疏 箋云 史遷多作及。釋曰 芻茭不多。牛馬不得食。或輜重遲誤或臨戰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以陷於敗。故有大刑。多作及者。形近字變。孫氏謂及字較長。行軍之道。當愛士如子弟。與同甘苦。而號令必嚴。犯法必懲。威愛兼盡。戰乃必克。東山之詩。說以使民。民忘其死。藹乎春陽。何其愛也。費誓之書。三令五申。義正辭嚴。凜乎秋霜。何其威也。非周公偏乎仁而魯公偏乎義也。仁之至必義之盡。詩與誓各見其一耑。越王句踐之言曰。吾愛士。雖吾子不能過也。若其犯法。雖吾子不能赦也。王霸度心雖不同。而其得用兵之道則一也。　此第四節。備軍需。　此篇惟一章。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四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五

曾元衡學

呂刑第三十二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今文呂作甫。大傳說。孔子曰。甫刑可以觀誡。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釋曰]說文。呂。脊骨也。昔四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於呂。國語周語說天胙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呂與夏皆氏也。亦皆國也。四岳炎帝之後。本姜姓。堯封功臣。錫土姓。蓋仍以其本姓命之而封為有呂氏。子孫世有爵土。

至周有申呂齊許等國。穆王時呂侯以仁賢入相。其後不知何時改為甫侯。孔疏云。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案此篇本名呂刑。因後呂改名甫亦稱甫刑。孔子錄書據其本名。而孝經禮記引皆從後改之名。今古文字異實同。互詳孝經鄭氏注箋釋。呂侯受王命為三公。蓋以司空公領司寇。以恤刑言於王。王因命之。故經曰惟呂命。度作刑以詰四方。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謂呂侯受命於王。為王度時省刑也。自周公致太平。刑措四十餘年。昭王之末。周德漸衰。穆王晚歲民或觸罪者多。貪利或以獄貨為寶。故此篇深切告戒。藹然猶見先王視民如傷之仁也。今本呂刑在文侯之命費誓前。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詳字據周禮太宰大司寇注增

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疏[箋云]史箋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耄一作旄。周禮大司寇注引一作眊羣經音辨作秏漢書刑法注馬氏曰。度。法度也。釋文今本脫詳字。[釋曰]呂命猶說命畢命冏命。皆自上命下。蓋呂侯受王命入相。於三公為司空公。於六卿為司寇。將順王任賢恤刑之美意以整官方修刑典言於王。王因命之訓夏贖刑。故以惟呂命三字發端。言呂侯受命而為此也。史公云甫侯言於王。此說經之意。非以言字當命字。段氏孫氏讀惟呂命王為句。於下二句文義不協。失之。王享國百年耄荒者。言王春秋高。自慮耄亂荒忽欲度時宜作詳審之刑法。以禁四方之官邪而謹折獄。命呂侯訓其事。自王曰以下。

皆呂侯為王所作訓辭也。詰者。太宰注云。禁也。大司寇布憲注云。謹也。據春秋內外傳。穆王蓋雄才大略。而經營四方時。不免以萬民惟正之供為觀遊田之用。其後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能以仁義自克其多欲。且巡幸所過。多知官吏積弊民間疾苦。此篇蓋如漢武帝輪臺悔過之詔。其言至誠惻怛。與堯典欽恤康誥恫瘝同意。故夫子錄之。且亟引之。周禮五刑二千五百。此三千。或據其條目多少以為此重彼輕。孔氏以為周禮重刑多輕刑少。此輕刑多重刑少。則是彼重此輕。愚謂條目多少。或一事析為數條。或數事并為一條。難以懸定其孰輕孰重。刑罰世輕世重。各因時宜。要之序云訓夏贖刑。贖刑之法。本為意善功惡疑不能定者設。其罰金以易周禮推之。凡誤殺傷人者當予讐家。犯公法者入官。而貪以敗官者於此最易染指。使恤民良法徒滋弊竇。故篇中訓之尤詳每條必曰疑赦閱實其罪。曰無僭亂辭。曰其審克之。可謂正大深切。而說者乃苟訾穆王。因帑藏空虛創此法以斂財。如此而孔子尚錄之乎。其誣古賢王謬於聖人亦甚矣。互詳堯典。旄耗皆借字。　此第一章。敘作書訓刑緣起。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疏 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秋官司刑疏 箋云 馬氏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輕也。釋文 鴟一作消。潛夫論曰。受命之君承大亂之後。其民乃並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述赦 宄。一作軌。周禮司刑 疏 奪。壁中古文作敓。說文曰。敓。彊取也。从攴。兌聲。周書曰。敓攘矯虔。攴部 矯。一作撟。司刑注 釋曰 此篇訓夏贖刑。蓋皋陶當唐虞夏之際本伯夷所降之典而制刑。殷周皆祖之。康誥言殷彝。此又推而上之。猶康誥言殷先哲王又言古先哲王。立政言古之人迪惟有夏之意也。全篇大義。在訓四方司政典獄以伯夷為法。以苗民為戒。故發首言刑之所由起而述古訓。若。順也。言順稽古有是訓。如下文所云也。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孫氏云。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莫

能伐。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孔子三朝記以蚩尤為庶人者。蓋上古或諸侯相侵伐。惟蚩尤以庶人作亂犯上。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夫云兄弟八十一人。必非天子諸侯。是庶人之作亂者始于蚩尤。民效之以為寇盜。故云延及平民。延。引也。平。齊等也。平民。謂齊民也。史記集解引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傳記或言諸侯。或言霸天下。皆由庶人僭位言之。案蚩尤以莠民聚黨橫行。據有土地。僭竊位號。遂大肆凶虐。造為淫刑以殺人戕敗人。盜賊惡化。漸染齊民。殺人不忌。人如鴟梟。劫奪良善。騷擾天下賴黃帝誅之而大亂平。寇賊者。強聚為寇。殺人為賊。鴟義者。義善也。鴟惡鳥。好鈔掠。故以目惡人鈔掠良善劫奪財物。潛夫論作消義。謂消滅義理。意大同。馬訓鴟為輕。王氏念孫讀義為俄。云鴟者冒沒輕儳。義者。傾衺反側也。說文云。俄。行頃也。詩箋云。俄。頃貌。廣雅釋詁云。俄。衺也。古者俄義同聲。案馬蓋讀鴟如攲。攲俄皆衺僻也。義亦通。撓擾。謂攪撓紛擾。使民不有康食。無所措手足。或曰。矯。如橋邦令之橋。韋昭云。詐稱為矯。強取為虔。亂黨橫行暴民專制之禍如此。非大聖人起而撥亂反正。則生民無噍類矣。蚩尤既為黃帝所誅。其餘黨後為九黎。又為三苗。馬注誤以蚩尤為即九黎。失之。　此第二章第一節。將舉苗民虐刑為戒。推其亂首自蚩尤始。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緇衣疏 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緇衣疏 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緇衣疏 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為。疏 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正月疏 箋云 靈。善也。詩定之方中箋 弗用靈。禮記緇

衣作匪用命。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
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
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
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翟書弗作否。靈作練。制作折。虐作殺。曰。昔者聖
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
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
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以刑。惟作五殺
之刑曰法。尚同淫。大也。釋詁劓刵。或當為刵劓。鄭及注疏義同
刵劓椓黥四字。今文作臏宮劓割頭庶黥七字。堯典
疏椓。壁中古文作斀。說文曰。斀。去陰之刑。从攴。蜀
聲。周書曰。刖段云當為刵劓斀黥。攴部或稱鄭本作剠。堯典
疏【釋曰】蚩尤始作亂。以虐刑殺傷人無數。平民競
為寇賊姦宄。相傷相殺。黃帝既誅蚩尤。蓋即法天
討而制正刑。以禁天下之殺人傷人。而其治民一
以德化。萬不得已而後用刑。至少昊之後世政衰。
諸侯有九黎者。實三苗之祖。據左傳三苗即饕餮。
蓋縉雲氏之不才子。不用黃帝之善道為教命。其
待民一制斷以刑。惟作五種殘虐之刑。謂之曰法。

其刑既特深刻。又不先教戒。不別是非。殺戮無辜。
於是始大為不法之劓刵椓黥。同於蚩尤。異於先
王之政刑。於此附麗於刑者。濫施之。并制其無罪
者。雖有辭辯明。而無所別擇。一皆刑之。不道之甚。
刵劓椓黥與五刑之墨劓剕宮不盡同。而其同者
又加深刻。且濫施無罪。故曰淫為。極見其慘而不
德。少昊之末。九黎為之。高辛之衰。三苗踵其惡。故
曰始淫為。聖人之制刑。務使情罪相當。以止天下
之相殺相傷。苗民之用刑。務為深刻株連。以自快
其好殺好傷。此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更制五兵以
定亂。慎制五刑以禁暴也。余於易噬嗑箋釋論之
綦詳。堯典流宥五刑下又引而申之。劓刵。鄭注及
偽孔傳孔疏皆先刵後劓。說文作刖劓。刖或刵之
誤。今文作臏宮劓割。或疑臏與刖相當。然苗刑豈
必與夏刑及周禮同。許鄭古文亦不必與今文同。
椓者斀之借。剠者斀之別。王氏引之謂今文臏宮
劓割當作臏宮割劓。宮割連讀。引尚書刑德放曰。
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
其勢也。此訓釋甫刑之辭。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
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白虎通義說五

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割宮當為宮割。亦本甫刑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御覽刑法部黥下引淫德放曰。涿鹿者。笮人顙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顙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頭庶剠即涿鹿黥。頭涿古同聲。庶即鹿之譌耳。宷頭獨一聲之轉。馬羈者。謂刻人面。縱横如馬之有羈絡也。據馬羈之文。涿鹿或別有說。非經正文。

且置之。王伯申說宮割是矣。頭庶黥。或當如西莊說。讀庶為煮。與周禮庶氏同。謂煮墨以窒頭顙上瘡孔。及刻面也。如古文。則刵劓椓黥與墨劓剕宮異。刵者截耳。剕者刖足。椓者男女並椓毀其陰。宮者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如今文。則臏宮割劓頭庶黥。即下五刑之四。但笮顙笮面並言。要皆深刻淫濫耳。剠者。黥之異體。弗匪否聲轉義同。靈訓善。同令。令與命通。總謂以道德為善政善教。練者。靈聲轉借字。制折聲轉義同。論語折獄魯讀折為制。虐殺義近。當以虐為正。苗刑視正刑為特刻深。又不

教而殺謂之虐。曰法者。以不法為法也。麗。附也。差。擇也。辭。辯訟直辭也。有附於其法者。即濫施淫刑。并拘制無辜。不分曲直也。緇衣云民有惡德。即下文民興胥漸。遂絕其世。即無世在下也。鄭注皆依國語楚語為說。緇衣注及國語韋注義皆同。云堯末又在朝者。苗雖叛服無常。當時蓋猶來朝貢。或以王官羈縻之。使撫其衆而改為善。終怙惡不悛。乃竄之。舜末禹攝位。又逆命征之。見檀弓及墨子。詳堯典。九黎之後為三苗。世濟其惡。故以苗目黎。貶其諸侯之號而謂之民。猶蚩尤僭霸天下而孔子謂之庶人。民者冥也。在凡民則為愚蒙未有所知。此降而稱民。則為冥頑不知人道。下文稱古帝曰皇帝。皇。大也。君也。此稱苗頑曰苗民。經文分別聖狂。懸絕其尊卑。正名順言。鄭君深得其旨。後人或妄議之。謬。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箋云】大傳說。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泯泯棼棼一作湎湎紛紛。論衡寒溫春秋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戮。一作僇。方。一作旁。上。一

作天帝論衡變動監。視也。釋詁酒誥曰。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腥聞在上。[釋曰]民。下民也。興。起也。胥。相也。漸者。孫氏云。猶詐也。荀子不苟篇云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正論篇云。上幽險則下漸詐矣。莊子胠篋篇云。知詐漸毒。此云民興胥漸。言小民方興相為詐漸。故下文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大傳云犯漸者。亦言興詐以犯上也。案泯泯。昏也。一作湎。昏墊沈湎同意。棼棼。亂也。傳曰。治絲而棼之。紛義同。罔中于信。言約信不由中出。此倒句法。覆。反也。詛。詛祝。盟。盟誓。徵於鬼以為信。信不由中。則必背盟。虐威庶戮。言虐威所加衆被刑戮者。方。猶併也。或作旁。溥也。意同。言皆愬怨於天也。監民之民。謂苗民。罔有馨香德二句。與酒誥同義。此節言苗民以虐刑賊殺下民。民無所措手足。又染其惡化起而相欺詐。泯泯然昏。棼棼然亂。或互相告訐誣陷。嫁禍以求自脫。牽連以致同坐。鬼蜮為心。匿怨而友。信誓旦旦。隨即反覆。民族之惡如此。暴君汙吏並制罔差。虐威之下衆共刑戮。並呼冤告無罪於天。民心之怨如此。上帝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明德。其虐刑惡氣發而上聞者惟腥穢耳。故聖人起奉天討遏絕之。夫民。愚而不可欺。賤而不可犯。民不畏死。以死懼之。則冒死行凶。以詐相避。暴愈甚則亡愈速。後世呂政王莽楊廣朱溫閹獻黨逆等暴君賊民。皆蚩尤苗民之徒。同歸滅亡而已矣。　此第二節。言有苗之先九黎踵蚩尤作五虐之刑。民怨天怒以致滅亡。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箋云]鄭義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遏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疏約鄭義如此非直引注文故不敢采為注然其義則甚是與前注及國語韋注皆合韋亦本鄭也[釋曰]皇。大也。君也。皇帝猶言皇天皇祖皇考皇王。尊大古聖帝而稱之。江氏云。皇帝。顓頊也。報。當罪人也。顓頊哀憐衆被戮者之不以其罪。報彼虐民者以威。遏絕苗民。使無有繼世在于下土。謂誅其身。流其子孫也。又云。當謂稱其罪而斷刑。罪重則重刑。輕則輕刑。適與相當也。案江說是也。荀子云。有道德之威。有暴察之威。有狂妄之威。上云

虐威。狂妄之威也。下云德威。道德之威也。此云報虐以威。明是以德行威。為被虐者報冤。孟子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殺童子。虐也。征之。報以威也。所謂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漢高帝入關告諭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殺人傷盜。虐也。死及抵罪。報以威也。漢書敘傳述酷吏云。報虐以威。殃亦凶終。顏注引書釋之曰。言哀閔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為虐者以威而誅絕也。或說今文皇帝但作帝字。訓為天。義雖不當。然說報虐以威。亦當謂天道好還。如下云報以庶訧。論衡譴告篇乃謂以惡報惡。則庶戮本非不辜。而遏絕仍是用威。顯與經戾矣。此今文異說不可從。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箋云 國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對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韋氏曰。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少昊氏歿。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堯興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楚語降。下也。格。陞也。棐。輔也。釋詁明。明察也。釋訓墨翟書引羣后之逮在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羣上有曰字。逮作肆。棐作不。無蓋作不蓋。尚賢

釋曰 國語說此經甚詳。鄭義悉據之。王氏曰。據此則命重黎絕地天實是顓頊。知此經皇帝哀矜云云指謂顓頊也。其皇帝清問云云即繼以命伯夷禹稷。則是堯事非顓頊矣。鄭據觀射父之言以說此經。確不可易也。且據此則知皇帝遏絕苗民。此苗民實指九黎。非三苗。其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之苗。方是三苗。且據此益知上文苗民弗用靈。鄭以苗民為九黎之君。其說最精。案王說是也。苗民既遏絕。則民無冤誣。無庸詛盟。而愚民習染。不知天人之理。乃命重黎分

主神民。絶在地之民與在天之神相通之邪說。使知天道福善禍淫。苟獲罪於天則無所禱。向之神人雜糅。皆妖巫假淫昏之鬼，以疑衆。初非真與天人相通有蒞詛盟而降格者。屬神。若宗伯掌祭祀之禮。屬民。若司徒掌教養之法。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人事倫則順於鬼神。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矣。若夫經言惟帝降格。則臨下有赫。傳稱國將興明神降之。將亡神又降之。則監其善惡。皆與諂瀆以招淫厲致禍災者絶相反。言各有當。理實一也。重黎羲和互詳堯典。羣后之逮在下。逮。及也。帝既命重黎分司天地屬神民。其餘卿士邦君。各選賢能。其政教之接及下民。皆明德著察。洞悉下情。賞善罰惡。以輔天常。鰥寡之微。無有揜蓋不達其隱者。言民情得所。孫氏訓逮為遏。云謂遏訟。周禮禁殺戮掌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注。鄭司農云。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蓋。蔽也。言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使神民不同位。上下分絶。以禮烝享而通之。祭則受福。無有升降雜糅。于羣后之遏訟在下者。能明揚明哲之人以輔天常。使鰥寡無壅蔽之情也。墨子逮作肆。說詳下。江氏據之移易經文先後。據疏約鄭義謂鄭本與彼同。段氏云。果爾。釋文正義不應無一字道及。正義櫽括鄭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捃摭不同。又不應據子改經也。　此第三節。言顓頊誅有苗。盡解民惑。深恤民隱。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箋云] 馬氏曰。清問。清訊也。釋文 墨翟書無鰥寡字。于作有。畏。一作威。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鄭氏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皇帝今文但作帝。說為天。趙氏孟子注

[釋曰] 此皇帝謂堯亦兼舜。古天子不滅國。而苗民世濟其惡。聖帝誅之者非一代。顓頊既遏絶之於前。堯又平其亂於後。清。猶明也。堯既誅有苗。清明訊問下民之疾苦。鰥寡皆有冤痛之辭于苗。訟其虐民之惡也。堯數大德於天下。德所威誅。為民去虎狼。則天下皆畏服之。謂前平三苗。後并罪四凶也。明。猶尊也。德所尊顯。為民立父母。則天下皆尊仰之。謂前命羲和。後舉舜命三后等也。羲和即修重黎之職。故畧不言。命禹稷皐陶皆在舜臣堯時。後三后等皆為舜臣。則此文皇帝亦兼舜言。故表記引德威二句云。

非虞帝其孰能如此。明舜德同堯。後有作者弗可及也。江氏依墨子所引釋此文。云。肆。陳也。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于下民。皆有辭說訟有苗之罪。且曰羣后之所陳在下。明其辭之有徵也。棐。讀為匪。帝明察匪常。周悉民隱。鰥寡之人無有掩蓋不上達者。案江說亦通。但經文皇帝哀矜至鰥寡無蓋。述顓頊事。皇帝清問至配享在下。述堯舜事。文甚完具。其閒語多相應。如墨子所引。則上節文不完。下節語多複。墨翟引經多異今本。或斷章。或脫誤。不可盡據。疏約鄭義但取經兩言皇帝。

兩言乃命鄭說與偽孔殊。他非所及。尤難臆斷。江氏書學至精。而此等處未免好古之過。段氏正之是也。據國語所說。則皇帝為古帝。墨子引亦有皇字。今文無皇字而以帝為天。不合經語意。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箋云〕命一作名。墨子尚賢典下一有禮字。惟。一作以。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刑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折。一作哲。墨子一作悊。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馬鄭折音悊。馬氏曰。折。智也。釋文折猶作制。陶潛四八目爾雅曰。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釋水大戴記五帝德曰。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殷一作假。墨翟書曰。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故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釋曰〕命。堯命之也。三后。伯夷禹稷也。天子公卿及諸侯皆稱后。后。君也。江氏云。

恤功于民。盡撫恤之功于民也。悊。智也。伯夷下典禮以教民。智其民然後示之以刑。言制禮以止刑也。主名山川。主名山川者。立山川之主。命山川之名也。殖。亦種也。案立山川之主。謂定其次秩尊卑。祀禮所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播種猶播蒔。言稷下教民稼穡。農民盡樹藝五穀也。殷。盛也。假。大也。言有功於民盛大也。堯初平苗亂。誅其君。恤其民。使伯夷降下典禮。開通民智。使知善惡吉凶所在。出乎禮則入乎刑。民皆知禮為天秩天敘人性所固有。反是則天討所在。日徙善遠罪而亂無由生。傳稱伯夷

為堯老臣。世本言伯夷作五刑。蓋堯除苗虐刑。即復古黃帝少昊以來五刑。命伯夷以禮官兼播刑條。使民知刑之所以作而恥不敢犯。至洪水之後。下民其咨。萬國不粒。彝倫攸斁。舜臣堯。舉禹治水。稷教稼。契敷教。皋陶制刑。而教典刑典與禮典各得神聖分職而治。堯典曰。象以典刑。謂皋陶制五常之刑。蓋即本伯夷所以悊民者而加精詳。伯夷在前。皋陶在後。此經主言刑。故敘伯夷在禹稷之前。而三后之下。又特舉皋陶作士。刑出於禮。有禮而後有刑。故下文又云伯夷播刑之迪。聖人道同。虞書皋陶方祗厥敘。旁施象刑惟明。史公以為伯夷特書之。或云皋陶不與三后之列。蓋以刑官而吝之。不知皋陶盛德與禹稷契同。刑官正當以仁人為之。立政特言蘇公。康叔實為司寇。春秋時柳下惠為士師。孔子為魯司寇。刑官能體天德。造福莫大。何吝之有。此說雖出漢人。非經意也。命名聲義同。叚假形近字變義並通。墨翟說蓋總括下文言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箋云　堯典帝曰。皋陶。汝作士。士一作爰。中一作衷。梁統說。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後漢書本傳）

釋曰　士者。皋陶所居官。猶棄稱稷也。孫氏云。言三后成功。而後士師制止百姓于刑之中也。祗。敬也。刑得中則民服教而敬德。案民既離亂虐而知禮義。又為禦災捍患使各安居足食。乃防制之于刑之中正。以教之敬慎其德。使無犯禮而誤入於刑。所以有象刑也。段氏謂此經作士者古文。作爰者今文。據鄭前注言苗刑持深刻異於皋陶之為。正顧此文而言。則鄭本作士。非僞孔所改。段說甚是。今文作爰不及皋陶者。蓋以伯夷在先。且重在以禮止刑。三后於五臣但舉其二。意有所主。如君奭但稱甘盤不及傅說。初非品藻軒輕也。此第四節言堯舜復平苗亂。本禮制刑。大施功德於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箋云　穆穆。美也。灼灼。明也。（釋訓）

釋曰　言堯舜有穆穆之美德君臨於上。三后及士等奉行君德明明于下。昭灼于四方。無不惟德之勤。修己以安人。明德

以愼罰。故乃能明于刑法之中。循之以治于民。輔其常性。率循。乂。治。棐。輔。彝。常也。明明在下。與上羣后之逮在下明明相應。棐彝即上棐常。前鰥寡有辭于苗。與上鰥寡無蓋相應。聖人之治先後一揆也。此云惟德之勤。下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即墨子所謂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上思利民。念茲在茲也。下云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即彼所謂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也。墨翟去古未遠。遠聞書家遺說。愼擇其不謬於聖人者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大命。謂延期長久也。疏 箋云 典。同數主也。說文支部迄。止也。釋詁敬忌下一有而字。身一作躬。表記引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鄭氏曰。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在字依江氏據疏改克。肩也。說文克部 釋曰 堯舜時羣后惟德之勤。乂民棐彝。則禮達而刑措矣。其止獄者非廢止於行威。有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惟止絕於求富。屏遏賄賂。以至廉表率吏民。敬德而忌不善。無有可擇之言在身。己帥而正。孰敢不正。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使無訟之本也。孫氏訓富爲福。云。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言主獄不當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即下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說亦善。又以擇爲殬借字。訓敗。通作斁。夫無敗言則無可擇去。不必改讀。口無擇言。純乎德也。故下云惟克天德。江氏云。克。肩任也。元。大也。肩任天德。建極斂福。則延期長久。永配天命而享天祿于下矣。案天德。太極元氣也。極。終也。元。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以爲己任。則生氣與天合。在臣下則體中蹈和。積善累功。天壽平格而有固命。身其康彊。子孫逢吉。在天子則允執其中用之於民。皇建有極錫福庶民。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而天下同臻仁壽矣。

此第五節。極贊堯舜以德化民本禮制刑致治之盛。

以上第二章。歷陳古訓。一治一亂。爲下法戒張本。古之聖賢天子。務使爲人上者有功於民。湯誥逸文告諸侯。以禹臯陶后稷爲法。以蚩尤爲戒。此篇正其遺意。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五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六

曹元弼學

呂刑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疏〔箋云〕廸。一作不廸。禮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廸。鄭氏曰。播。猶施也。不。衍字耳。廸。道也。言施刑之道。〔釋曰〕上詳陳古訓。此遂訓諸侯以當法當戒。江氏云。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作天牧乎。言爲天牧民也。春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女何所監法乎。非是伯夷施刑之道乎。麗。附也。今女何所懲戒乎。惟是苗民不審察于獄之所附。不選擇善人。使觀于五刑之中正。惟是衆恃威奪貨之人。任之使斷制五刑以亂罰無罪。蠲。絜也。苗民罪重。無辭以解于天罰。乃遂絶其世。此則所當懲也。案江釋此節甚明。司政典獄。謂諸侯下及其卿大夫士掌政刑者。所謂有司之牧夫也。刑罰不可褻。當如伯夷齊之以禮。使民恥惡而不敢犯。則刑以棐彝。德威惟畏。是播刑之道。記文甚明。不爲衍字無疑。王氏先謙讀伯夷絶句。謂非監法伯夷。則施刑失道。說雖可通。語究不安。察于獄之麗。求民情也。觀于五刑之中。知法意也。苗專用凶人同惡相濟。貪酷戾氣。穢聞于天。故天降咎禍而絶其世。鰥寡有辭于苗。寃深辭直。故恤之。苗民無辭于罰。罪重辭窮。故絶之。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可不戒哉。　此第三章。正明法戒。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疏〔釋曰〕此正訓以法伯夷播刑之廸。孫氏云。王呼親戚長幼使聽我言者。深戒之。穆王壽考。孫行甚多。故下文亦呼嗣孫。此云幼子童孫也。格者。方言云。正也。正命。謂不夭折。鄭云格登者。釋詁。格。登陞也。案登命。謂登躋於上壽。上文所謂自作元命也。周道貴親而尚齒。故呼同姓諸侯而順其倫序。以包異姓庶姓。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箋云】由。從也。易豫卦虞注慰。安也。說文心部或之言有也。詩天保箋曰。一作日。釋文【釋曰】江氏云。今女無不從安猶曰勤勞。女無有以不勤為戒者。孫氏云。由。用也。今汝無不用安以為勞。言貪逸以失時。故下文曰俾我一日也。案僞孔傳意亦如是。或讀人實反。如大學日新之義。於文不安。勤即上所謂惟德之勤。太平日久。人習苟安。官邪弊生。故首戒之。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箋云】馬氏俾作矜。曰。齊。中也。矜。哀也。釋文于民。一作乎人。俾一作假。楊賜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後漢書楊震傳【釋曰】此言勤民所以承天立命。言天降中和之性于民。而作君作師以齊一之。使我一日有司牧之責。一日為君。則民之仁壽與鄙夭。能終天命與否皆在我。馬氏俾作矜者。言哀我民一日之命欲使之永年考終。故牧民不可不勤也。楊賜俾作假。意大同。江氏云。假讀為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非考終與。惟考終與實在乎人。言敬德則能徼天之眷而永年也。又云。天假人以命。有修有短。惟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耳。下即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義然矣。孫氏云。上文庶有格命。此終其說。案天齊視乎人。使有一日之命。所謂若孫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而其終之與否。則存乎其人。以言乎身。則仁者必壽。以言乎國。則勤民恤躬昭事上帝。所以祈天永命也。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箋云】逆。迎也。釋言奉。承也。說文廾部漢詔曰雖休勿休。祗事不怠。漢書宣帝紀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釋曰】孫氏云。言汝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戒。雖可畏勿畏之。雖可休勿休之。惟敬慎五刑之中以成此三德之美。漢詔曰祗事不怠。以不怠訓勿休也。外戚傳引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或以祗事不怠為經文。非也。案畏謂獄情轇轕險詐可畏。當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平心

深察。勿畏難草率誤入人罪。休。謂時可休暇。當修政明刑勿苟休息。或留獄廢弛而不斷決開釋以重囚困。皆戒其不勤。或曰。畏。如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之畏。雖權勢可畏。勿枉法畏之。休。謂治理休美。勿自以爲休。康誥所謂盡遜時敘猶曰未有遜事。不以得情自喜而以民陷於罪自咎也。敬者。勤之本。成三德者。當剛而剛。當柔而柔。以歸於正直。敬五刑以成三德。上文所謂德之勤明於刑之中也。洪範曰。乂用三德。皇極之君用三德之臣以治民。所以能斂時五福錫厥庶民。故下繼之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箋云 慶。善也。詩皇矣傳 孝經注曰。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兆。一作萬。大戴禮保傅篇引 釋曰 江氏云。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其利。其安寧之福乃久長矣。案能聽朕言敬天恤民。則爲天子降德於民。斂時五福。天下之民各得其常性以終其命。咸寧永貞。所謂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也。孝經天子章引一人有慶二句。以證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五刑章又稱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降典制刑之大原也。　此第四章。訓諸侯以敬天勤德恤刑以有格命。所謂監伯夷播刑之迪也。　又案雖畏勿畏二句。或統言勤民之道。謂祇事不怠。雖國事多艱可畏而勿畏。雖國家閒暇可休而勿休。惟及時修政無怠此一日。敬于五刑之中以成三德之治。則上下同慶而永安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詳。審察之也。後漢書劉愷傳注 箋云 馬氏吁作于。曰。於也。度。造謀也。釋文 史遷邦作國。爾作汝。詳作祥。非下皆有其字。度作居。及作宜。墨翟書吁作於。詳作訟。爾作而。何擇上有女字。引書曰。女何擇言當作非人。何敬不亦當爲非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尚賢 潛夫論曰。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下當有所以二字致太平而發頌聲也。本政 釋曰 此以下詳言敬五刑之事。吁。歎辭。馬

作于。以為於之借。讀為烏。墨子同。江氏云。有國畿外諸侯。有土。畿內有采地之臣也。案來者。呼使前來。言爾有邦有土作天牧之人。我告爾詳審刑罰之道。在今爾欲安百姓。何所選擇非在人乎。何所敬慎非在刑乎。擇吉人以敬五刑。何所謀度不可及前人乎。言法伯夷之廸。則古帝王之治皆可廸也。墨子多譌字。今順文義正之。潛夫論說與墨子合。此古書家相傳義。江氏據以釋經。至當。而之言女。與爾聲義通。史公多其字。蓋增成經義。讀作居。及作宜。王氏先謙云。言擇人而敬刑。則處事無不得宜也。古度宅通。皆訓居。及宜今古文異字。義亦相近。　此第五章第一節。承上敬五刑之文。正告以詳刑之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箋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鄭氏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具。俱。詩節南山傳 周禮士師。下大夫四人。聽。平治也。小宰注 簡。誠。王制注 孚。信也。釋詁 史遷造一作遭。集解徐廣注 孚作信。釋曰 敬刑之要在得人以聽訟。江氏云。師。士師也。訟者兩至俱備其情實。士師平治其訟辭。言五辭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孫氏以五辭為五聽。云。周禮小司寇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注云。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案孫義亦善。五辭簡孚者。謂既聽得其實。江氏云。五辭誠實。信有罪矣。乃正之于五刑。定其獄。不簡。謂所犯非其誠。無惡意而所為惡也。正于五罰。使出金贖罪。罰之而其情有不服。或于五過之中有所挾持而恃之。故必考正之于五過。其無五過。乃赦之。又云。五過。即下文所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也。此五者皆足以梗法出入人罪。今將罰之而不服。或其人于此五者之中有其一二。因恃之而不任受罰。故必攷正其情。有是五者與否。如無此五者。則是不應罰者也。故云其無五過乃赦之。僞孔傳乃云正于五過從赦免。案下云其罪惟鈞。則五過不赦矣　此第二節。言聽訟之法。又案五過為聽訟者之過。王氏亦云。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

罰。言此則人之欲扶私以倖免于五刑者。亦必正于五過。不言可知矣。說與江氏大同。若是五過則囚之罪當罰者。仍受其罰。而吏之犯過者與之同罰。則民不能行狡詐。吏不敢為貪邪矣。故五過無疑赦。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其審克之。

箋云 疵。病也。釋詁 史遷惟官以下十字作官獄內獄。說其罪惟鈞為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馬氏來作求。曰。求。有求。請賕也。釋文 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史記集解 克。一作核。漢書刑法志元帝詔 釋曰 此歷舉五過之病。江氏云。五過病害于法。故曰疵。官。挾官威勢也。反。報恩怨也。內。女謁也。貨。行賄賂也。孫氏云。反者。孟子云。惡聲至。必反之。內。謂從中制。來。謂謁請。惠氏棟云。漢律有受賕之條。即此經惟貨也。有聽請。即此經惟求也。作來亦通。史公作官獄內獄者。舉其重也。官獄。謂貴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畏高明。或投鼠忌器也。閱實其罪惟鈞其過者。罪實則過與犯者等。虛則赦之。案馬氏來作求。讀為賕。說文云。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孫云。上云貨為勒索貨賄。賕則以財干請也。案以此五者枉法故出入人罪。則壞法亂紀。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罪與犯法者等。克讀為核。當審察核實之有此五過否也。 此第三節。戒聽訟之弊。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疏 箋云 大傳說。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無告。有過必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亦謂老弱者 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此與五過不赦各自為義 故與殺不辜。甯失有罪。王制曰。有旨無簡不聽。鄭氏曰。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史遷孚作信。貌作訊。聽作疑。具作共。貌。壁中古文作緢。說文曰。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糸部 釋曰 此承五罰五過而言疑獄當赦。疑。謂意善功惡。疑於當刑。疑於不當刑。衆不能定其情真罪當者。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降從罰而猶不能使囚心服衆

論皆允。則赦從免。王制云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是也。鄭云五過不赦。引禮記王制者。江氏云。五過之疵。違法亂政。安得赦之。上言其罪惟鈞。固是不赦者也。故引記文以證。孫氏云。執禁齊衆謂有司所以禁民為非。五過之疵。枉法亂政。不可赦之。案今本禮記衆下無者字。此引有之。則是謂執法者自犯過惡。審克發覺。官邪害民。無所謂疑。故不赦。王氏云。王制注云。亦為人將易犯。彼違上罪大殺不以聽者而言。自指姦人欲以營求免罪者而言。愚弱者犯刑。巧猾者免罪。則憸邪得志。人爭效尤。故云亦為人將易犯。偽孔強以兩五過連文異解。孔穎達曲附之。并誤解鄭王制注以彼過為過誤。妄駁書注。皆非也。案如彼注意則是謂憸邪自作不典。怙恃過惡。營求脫罪者。執法者不得赦之。王申彼注與江孫申此注義稍異。而其為過惡不可赦則同。江孫說於此經尤密合。凡過。有過失之過。有過惡之過。堯典云。眚災肆赦。鄭注云。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此無心之過。康誥所謂非終惟眚故易云赦過有罪。論語云赦小過。此經五刑五罰之疑有赦是也。堯典又云。怙終賊刑。此有意之過。

康誥所謂非眚惟終。故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怙其過惡。終不自改。情實無疑。雖輕刑不赦。況執法自犯。過惡尤重。安得有赦。此經云五過之疵其罪惟鈞是也。或曰安必無清白吏被人以五過相誣者乎。曰。此非愚民無知觸罪者比。吏之平日賢否貪廉恕刻。衆所共知。議獄之時。羣臣羣吏萬民皆在。挾私舞弊審核易明。自無疑待赦。故經以其罪惟鈞深警官邪。萬一人情譸張事勢阻礙。不能明者。則傳引夏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隨時權宜。不以疑赦常法論。若被誣辯明。則更當昭雪矣。此言外之意。因鄭注推論及之。又云其審克之者。罪當審核。赦亦當審核也。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者。言治獄當誠信於有衆。其聽之惟於其貌有孜合。有衆即周禮三刺所訊。孫氏云。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蓋欲其誠信有衆。必用三訊之法。與官民共治之也。案惟貌。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與偽孔異義。蓋貌即周禮之五聽。色氣耳目總謂之貌。與辭相參驗。所謂師聽五辭。稽合也。衆論皆孚。五聽皆合。然後當罪者罪。當赦者赦。無簡不聽。與王

制文同。蓋謂有其意無實事者不聽治之。戒令改過而已。所以息事寧人也。春秋書法有誅意者。所以絶惡之本。責備賢者使純乎善。初非以深文入人罪。與此經意同也。具嚴天威。嚴。敬也。畏也。言當敬畏天威。天道好生。刑者天討。必罪無可逭而後加。在上者若輕用天威。甚或借天威以濟其私。必受天罰。古之王者勸賞而畏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是嚴天威之義。史公孚作信者。訓詁字。貌作訊者。訊。問也。蓋訓其意。即謂五聽也。廣雅訓貌爲治。惟貌有稽。言治問之必得情實相合也。說文作緢。聲轉假借字。孔君以今文讀爲貌。江氏孫氏皆就緢字說之。緢本旄牛尾絲之名。引申之爲纖細之義。謂精細考合。所謂審核也。孫又以貌爲藐之省。亦細意。聽作疑者。謂有意無實事者并不在疑獄之列。當勿論。其具義同。

此第四節言疑獄有赦。聽訟當盡心。常懍天威。

起下詳訓贖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鍰。六兩也。釋文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疏云周禮鄭氏說。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司刑注大傳說。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詞者。其刑墨。孝經鄭說。穿窬盜竊者墨。史遷墨作黥。鍰作率。一作選。大傳作饌。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而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疏藏金馬氏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釋文說文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金部

釋曰　此正言疑獄罰金贖罪。及刑罰條目之數。以夏法變通周制。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各因時宜也。辟。罪也。凡犯罪而其情可原或係過失有可以出之之道者。坐之疑。於情法不相當。則赦而從罰。五刑皆同。墨刑最輕。其罰出金百鍰。所謂金作贖刑。金即銅也。鍰即周禮之鋝。皆金之量名。鋝或作率。讀如律。聲轉假借。又音刷。聲轉爲選爲饌。又與鍰從爰

聲相近。鍰鋝之數。今古文說多少不同。馬鄭皆字從古文。說從今文。說文大同。王氏云。馬既不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劒重九鋝為證。攷工記桃氏為劒。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為三斤十二兩。七鋝為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為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為一斤。則鄭意以一鋝為六兩大半兩。攷工記又有治氏戈戟重三鋝。彼注。說文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為一斤四兩。

又引人膠三鋝。彼往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治氏言鋝。鋝與鍰為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為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說文鋝下引周禮。鍰下引周書。兩經一義。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為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意以鍰即是鋝。俱為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說雖脫去大半兩。但云六兩。猶為近之。較古文說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為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亦止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宋王說甚當。閱實其罪者。言必簡閱核實其罪。確非有意作惡乃赦之。所謂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也。若未得其實。亦不遽歸諸疑。孫氏說。史記稱經無簡不疑。為亦不輕出人罪。與此意合。固不可濫以及善人。亦不可縱以寬受害之良民也。皮氏據周禮疏引夏侯歐陽說。謂今文墨辟作墨罰。下諸辟字。皆當作罰。以為夏不殺不刑。但罰金贖罪。疑者赦之并不罰。果爾。則惟五罰之疑有赦。無所謂五刑之疑有赦矣。且殺人傷人既訊實不疑。而僅罰之。其被殺被傷者不已冤乎。而殺人不忌者又何以警乎。恐非經旨。墨辟作罰。疏引字誤耳。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箋云 大傳說。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剕。孝經鄭說。劫賊傷人者剕。史遷惟倍作倍灑。**釋曰** 剕刑重于墨。故其罰惟倍。謂倍百鍰為二百鍰也。史公作倍灑。孫氏云。灑與差聲相近。

謂倍之有差也。集解引徐廣曰。灑一作蓰。五倍曰蓰。蓋引趙注孟子之文。實非也。案灑蓰皆差之借。竊疑史記傳寫有誤。當本劓下作惟倍。臏下作倍灑。與古文倍差同。於義乃協。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箋云】剕。刖也。釋詁 差。次也。廣雅釋詁 今文剕作臏。大傳說。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孝經鄭說。壞人垣牆開人關闔者臏。馬氏曰。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之一也。史記集解 剕一作跸。五篇足部引 【釋曰】以墨劓剕三者差之。蓋墨以治穿窬小竊屢犯不改者。劓以治逞凶傷人者。剕以治聚衆為大盜者。孫氏云。剕當作跸。說文云。跀也。跀斷足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疏引鄭駮異義云。皋陶改臏為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為刖。司刑注亦云。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疏云。臏本苗民虐刑。皋陶改臏作剕。至周改剕為刖。書傳云臏者。舉本名。案髕者。說文云郄耑也。云髕當鑽傷其郄耑之骨。剕及刖蓋斷足趾。同使不能行。而剕輕于髕。戰國時用刑深刻。太史公自序云。孫子臏腳。又復用苗民之刑也。則今文稱臏實即古文之剕也。案皋陶改臏為剕。正當虞夏時。此篇訓夏刑。自當作剕。大傳史記孝經注作臏者。當時或通語不別。要與古文字異義同。剕刑較死刑減二等。當必不如暴秦後斬兩趾者至死也。臏刖。經傳字皆如此。依說文當作髕跀。馬氏以倍差為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江氏說經言倍差承上惟倍之文。是謂如劓罰之倍墨罰而又差出若干。不及兩倍。馬所言毋乃太重。當為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或然。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箋云】大傳說。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孝經鄭說。男女不以禮交者宮割。周禮鄭說。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司刑注 史遷六作五。【釋曰】宮者。施刑於宮中。史記所謂下蠶室也。苗民虐刑。婦人亦椓破其陰。所謂斀也。王者侍民以禮。婦人雖犯淫。自喪其恥。猶不使之裸而受刑。閉之宮中而已。江氏云。男子割勢。則為閽豎之屬。若周禮掌戮職云宮者使守內。是也。女子閉于宮中。蓋若周禮司厲職所云女子入于舂稾與。案史記作五百率。亦有作六者。當以六為正。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箋云 大傳說。降畔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千饌。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饌六兩。孝經鄭說。手殺人者大辟。

釋曰 大辟。死罪也。大傳說降畔賊云云者。大盜凡民罔不憝者當死也。此夏之律法。若死罪有可疑。如過誤殺人。心實無他。則赦而罰千鍰以償被殺之家。其他無心觸大罪者。罰亦然。當入官千饌。鄭大傳注謂出三百七十五斤。但就六兩計之。不及零數大半兩。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千饌罰不及强。此專就禹時言之。蓋禹承堯舜之後。天下太平。苗民逆命。征之即服。故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天下無復不仁之人。間有一人觸罪。亦非自作不典。故赦而罰之。賜出千饌。於饌之本數猶弱。初非殺人不忌之人。而姑息不治也。傳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此制刑之法也。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用刑之權衡也。大傳後說與堯典象刑意同。與前說不相違。不可據以曲解經文。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箋云 漢石經刑作型。

釋曰 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皋。墨皋五百。劓皋五百。宮皋五百。刖皋五百。殺皋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三千者。江氏云。皋之條目歷時輒增。蓋同一皋而犯者之情形事勢各異。則一條輒分數條。故歷久而條目滋多。此時去周公時已百有餘年。宜其增多于周禮也。又云。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差之。輕于周禮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孫氏云。罪之條目必有定數者。恐後世妄加之。故律所無。輒比附以定罪。今例猶云比照某律也。律則古今不易。例則繁輒刪除之。今令甲猶然。案周禮及此經所舉刑罰條目。蓋皆兼律例言。律不能輕改。例則有隨時分析增加者。積久繁雜。且時事變更。亦有刪除。此經輕刑多。或由分析。重刑少。或由刪併。詳略各因時宜。不可定執以爲孰輕孰重。經云之屬。本包舉之辭。周禮云五刑之法。亦謂著於律例之條。非謂犯某罪者。有若干事一事一條也。若論其事。則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大傳孝經注所說已提其要。律所定罪於二千五百及三千之數。當如綱之於目。例則一分爲數。其目如此耳。孝經云。五刑之

屬三千。據後王所定制而言。先儒謂本夏制。蓋大
數同耳。刑罰世輕世重。其條件不能盡與夏合也。
或以為刑與禮相應。禮有三千。刑亦三千。然夏刑
周禮。不相謀。不可强合。刑罰之屬數同。經於罰分
計。於刑總計。互文相明。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箋云]王制曰。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
氏曰。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僭。差也。詩抑傳[釋
曰]孫氏云。上下者。即下文之適輕適重也。周禮大
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
今時決事比也。疏云。邦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
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
言上下之罪。律有成事。及條目所無。比附而行之。
勿增其條于三千之外也。無僭亂辭者。江氏云。漢
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有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
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辠人之辭。以文致其辠
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
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辭。以出入
人辠。皆輕重失實者也。案此酷吏昧良殘民之長
技。穆王已洞燭其奸。勿用不行。惟察惟法者。孫氏
云。不行者。謂蠲除之法。晉書刑法志引春秋保乾
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已蠲法又行之。則刑罰
不信。民無所措手足。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
今時之法也。案舊法有蠲除而不行者。必時異勢
殊。於今不便而然。若復用之。則民莫知所趨避。而
吏得借端舞弊。故戒以勿用。惟當深察獄情。斷以
見刑之法。其詳審核實之。此節先言罰鍰之數。戒
貪冒者毋得濫罰奪貨也。次言刑罰之條。戒深刻
者毋得違越刑章也。次言無僭亂辭。戒奸黠者毋
得舞文弄法顛倒曲直殘賊民命也。重言其審克
之。丁寧反覆。恤刑之仁。與康誥若有疾。若保赤子
之美意。周禮五聽三刺三赦三宥之良法一也。

此第五節。訓詳刑之法及敬刑之義。詳刑之法。變
通周禮。取夏時皋陶制刑之數。所謂訓夏贖刑也。
敬刑之義。所謂伯夷播刑之廸。則古今一也。漢儒
多欲刪定當時律令。如古三千條。以應曲禮三千
之數。此如婚義說六官六宮。以異代之法相當。非
制禮作刑本意。出乎禮則入乎刑。在義不在數也。
然曲禮三十。謂每禮中節文繁多。總有三十條。非

謂禮有三千篇。以此推之。則五刑之屬三千。或二千五百。亦兼律例綱目言之。非每刑一條可知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箋云]適。一作挾。劉愷引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後漢書劉般傳）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鄭氏說。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謂其民未習于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大司寇）又說。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司刑注）荀子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正論）[釋曰]此申上下比罪勿用不行之義。江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宜輕宜重。有權焉。不可執一也。權者。所以審輕重而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也。案適之也。上刑適輕。雖非疑赦。而情或不及罪。則原情而向輕。減等治之。下刑適重。謂其作惡之情。實過於所當得之罪。不嚴懲無以遏惡。則向重。加一等治之。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也。劉愷引書作挾。本今文。其說云。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謂臧吏子孫非身犯罪本輕。而禁錮終身則從重。非上刑挾輕下服之意。玩劉愷言。則似謂上刑而有連坐者罪本輕。是謂上刑挾輕。當有寬宥而從下服。下刑而兼有重罪發覺者。是謂下刑挾重。當專治其一重罪而從上服。挾適音近字變。義亦異。此三句亦刑罰互文。刑罰世輕世重者。夏法與周禮數異。穆王有變周從夏。其間輕重各因時宜。若以三典分論。則立政云列用中罰。周公制禮。時已太平。當用中典。成康刑措。天下無一人之獄。至於穆王。周道稍衰。犯刑者漸多。而暴君汙吏或蹈恃威奪貨之故習。王欲與民更新。寬於待民。而嚴於課吏。以慰天下之望。故從輕典用夏刑。蓋本文王周公慎罰之意而善變通之者。荀子之說於經義有合。惟齊非齊者。江氏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齊其非齊。有倫理。有要會。案要猶綱也。輕重各得其宜。有

倫也。一歸於情理之中正。有要也。　此第六節。申言詳刑之法。　又案古之治獄。務擇吉人。求所以生之。蓋上刑適輕者多。下刑適重者絕少。此經言刑疑則赦從罰。罰疑則赦從免。又言上刑適輕下服。又君所不忍殺有流宥之法。見免典。老耄幼弱等有三赦之法。見周禮。下刑適重則惟此文一見。必其怙惡不悛。國人所同惡。將為世大患者。乃加等治之。我　朝律令。治獄官失出者處分輕。失入者處分重。與先王恤刑之仁同。此云世輕世重。據世言。周禮云新國平國亂國。據國言。當周公之世。齊魯曹晉等皆新國。周西都治平日久。則平國。衛封殷虛。化紂惡俗。且承三監叛後。本亂國。酒誥羣飲一條。為法特重。云予其殺。是大辟之科。細別之。眾酗酒將借端為亂者論殺。或以殺為蔡。蔡叔之蔡。謂分北之。其但湎于酒。非為亂者則弗殺。惟教之。其閒有因享祀而飲酒者。則析其無罪赦之。其教之而不用命者。乃治其罪。一事之中。凡分四條。此用重典之法。重中有輕。權衡悉當。至制禮太平日久。則此類重典亦不復行。穆王初時。或有似祈招之詩所稱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至晚年悔過修德。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意。於是命呂侯。修刑辟。去不行。約繁條。增輕刑。防犯惡萌漸。以敬刑為天下先。得權宜之道。故孔子深取之。　又案經言刑疑者從罰。使出金贖罪。然或犯者貧不能出金。而其罪又不可以徒手。則如之何。曰。此流宥中已包見之。免典云。五流有宅是也。上云五罰之疑有赦。此云輕重諸罰有權。亦可推見其法矣。我　朝律例處置疑獄。深得古律精意。仁厚之至。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箋云 懲謂創乂。表記注人。一作佞。漢書藝文志考引中論曰。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當為恕以德當為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賞罰大傳說。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注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敬一作矜。折一作哲。大傳又說。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

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矜。一作鰥。漢書于定國傳贊大傳鄭說。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釋曰此申言無僭亂辭。簡孚有衆之義。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者。江氏云。刑罰以懲人。即非死刑。人已極于病苦。是故折獄不可不慎也。佞。口才也。口才辯給之人。能使囚窮于辭。則容有辭詘无以自解而枉入刑者。故非佞人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折獄。公正不偏。无不在中也。又云。說文。刑。罰辠也。是刑亦為罰。對文則刑罰有異。若散文則雖單言罰而實該刑。孫氏云。言罰者。謂五刑之

四及罰鍰也。案五刑之四雖不至死。而刻肌膚斷肢體已不勝其痛苦。罰鍰雖貸其死與刑。而空之其仰事俯畜之資。是已極于貧矣。其可以佞人無良者主之乎。今文人作佞者。言佞人與獄妄入人罪。必使極于病也。故擇人治獄當深慎。非佞惟良。則折獄無不得中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者。江氏云。囚證之辭或有參差。聽獄者于其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其情。案差者。差池不齊一。謂囚證之辭彼此不齊。前後不一。于此平心精察。辨其誠偽。非但據其辭以斷。惟由其辭以確得其情。從而斷之。一出于哀矜之意。有可生者必生之。有可出者必出之。所謂惟良折獄也。云察辭于差。則悉其聰明。而不以非刑加囚。以致誣服。云哀矜折獄。則致其忠愛。而不以鉤距為能。得實自負。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經之義。敬矜古字通。或哀為惻怛。敬為謹慎。分兩義。鰥者矜之借。哲者折之借。明啓刑書胥占。江氏云。折獄之事。明開刑書相與占度。皆庶幾中正。其刑其罰。其詳審任之。毋失中正之則。孫氏云。言當明視刑書。相與占度比附之。案明啓刑書。康誥所謂汝陳時臬也。克核也。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江氏云。獄成而信矣。乃輸女信于上。謂讞獄于王也。其刑當備上。有一辠而疑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間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孫氏云輸。廣雅釋言云。寫也。猶達也。上而。猶能也。下而。猶汝也。備。具也。獄成而信。乃輸寫汝信于上。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云。讞之言白也。則成獄當奉白于上也。其刑上備者。具列爰書上之。勿增減其罪狀也。有并兩刑者。鄭注大傳云。呂侯之說刑也。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言

犯二罪以上。上科一罪也。案其刑上備二句。孫說最當。江說亦可備一義。治獄必求其孚。故易中孚象傳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此聖人好生之至誠也。

此第七節。申言敬刑之義。　以上第五章。正訓有邦有土者以詳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箋云 馬氏曰。相。助也。釋文 清。猶明也。易豫卦注 大傳說。獄貨非可寶也。然有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言人君未能行治官邪之法 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嬌其上者也。言受上命而反嬌誣之 覩下以嬌其上者。覩或當為附言附所受貨之家以嬌誣其上所謂附下罔上 未有能其功者也。能下或脫一成字 尤。壁中古文作訧。說文曰。訧。罪也。從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訧。言部 釋曰 此以下皆申言敬刑之義。此節以奪貨為戒。使嚴天威。江氏云。官伯。謂司政典獄也。族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也。偏呼而戒之。言刑罰可畏。我言之且多畏懼。我甚敬于刑也。有德于民。其惟刑乎。蓋德。猶惠也。慎刑則民受其惠。故云然。案慎刑則生全者多。所誅皆惡人。莠民懼。良民安。故有德惟刑。反是則結怨于民。亦莫如刑矣。或曰。有德惟刑。謂有德者乃可使治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者。江氏云。言今天助民。立之君使能配在下地。則承天以治民。聽獄可不中乎。案明者。言其明察無不中。清者。言其清潔無或私。單辭者。一偏之辭。江氏云。明清則不偏聽。猶論語所謂片言可以折獄也。亂。治也。兩辭。兩造之辭也。明清于單辭。則聽兩辭無不中矣。民之所以治。以無不中聽獄之兩辭也。又云。單辭匙不偏聽。且能明清。況合兩辭兼聽。安有不審。必無不中者矣。案心地清明。臨事戒慎。則事來不惑。單辭即可辨其誠偽。如是而兩造具備以審聽之。故能簡孚有衆而民由此治。私家者。江氏云。謂取貨于獄以成私家之富。所謂鬻獄也。府。聚。功。事。訧。辜也。毋或成私家之富于獄之兩辭。以獄取貨。非可寶也。惟聚辜辜之事。將報之以衆辜。言將為天所罰也。孫氏云。私者。說文云。自營謂之厶。私者厶之借 家讀如檀弓君子不家于喪之家。言無或自營而成家于獄也。案

府如怨府之府。謂所聚處。獄貨非可寶。惟聚積罪辜之事。以取天之衆罰。至可畏也。私家于獄。主聽獄之官而言。大傳意似謂贓吏取貨于民。或以財媚上。貪昏之君受其財。則贓吏有所恃。將矯上命反易曲直以附下罔上。敗治民之功。孫氏云。今文讀府爲誣。聲相近。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如孫說則惟府辜功。謂矯誣顛倒。以所作罪惡文飾爲聽斷之功。天不可欺。禍及于君。誣稱辜以爲功。與湯詩斂怨以爲德。板詩爾用憂謔。文意句法同。義或然。永畏惟罰。言長可畏者惟天罰。庶訧之報不可測。非天有所偏憎不中。惟人自速辜在命耳。禍福命于天。實人自取之。典獄訖于富。以至清廉治民。則自求多福在其命。寶獄貨。府辜功。則自速庶訧在其命。所謂非終惟終在人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極言罰之可畏。江氏云。極。中。令。善也。王者承天建中。庶民于焉取中。不中則天罰之。庶民無有善政取法于下矣。洪範曰王建其有極。庶民于女極。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恆陰。厥極弱。案王者天之所子。然不能建中。則天降之罰。庶民無有善政在于天下矣。又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政四方而天下亡矣。如此則天將更有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矣。况有邦有土者可不慎乎。此告諸侯而以王之不極言者。古人不諱危亡。穆王悔過。以自戒者深戒諸侯也。且王建有極。諸侯卿大夫三德之臣實共保之。故周禮云。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作天牧者。皆當屬于五極。以與一人兆民同慶也。義見下。　此第六章。備言刑罰不中恃威奪貨必受天罰。敬懼之至。又案極當訓中。江說最允。王氏先謙訓極爲盡。云天罰不至極。則庶民不知畏懼。罔有善政在於天下矣。有苗民絕世之罰。然後庶民不敢濫刑。有寶貨降訧之罰。然後庶民不敢鬻獄。天罰可畏。惟圖令政以荅天心耳。對天言則在下者以庶民統之。亦得備一義。天道好還。歷觀經傳及史志。貪暴之君斲喪元氣。必速亡。貪酷之吏惡貫滿盈。爲法自斃。其受禍亦至酷。故曰永畏惟罰。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箋云　步騭說。明德慎罰。哲人維刑。書傳所美。平心

專意。務在得情。吳志本傳 釋曰 此承上章天罰不極之戒。而言明清中聽之受天慶。以結全篇之義。稱嗣孫者。王年高。諸侯孫行多。故重舉以言。並為後世繼嗣子孫法也。江氏云。言嗣孫者。蓋詔諸侯永戒其後嗣。自今以往。何所監視乎。非當監視此德于民之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是德。非其性本懸而為姦者。監視于此。庶幾明于聽獄哉。王氏先謙云。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此立德於民之中乎。上云有德惟刑。又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所謂德于民之中也。案伯夷降典。哲民惟刑。典即民所受天地之中也。迪民哲以刑。即立德于民之中也。哲人惟刑。據步騭引此經之意。則哲人為有德之人。江氏云。哲人惟于刑。周詳反覆。有無竟之辭。由其監視民德屬于五常之中。皆中有善者也。彊竟也。五極。五常之中即所謂民之中也。慶。善也。一說。五極。五刑得中也。哲人惟詳刑。無竟之辭。必屬于五刑之中。故皆中而有善。案哲人惟刑。疑當與上文哲民惟刑同義。辭如洛誥汝永有辭之辭。謂辭譽。五極。五福所歸之極。洪範云。五福錫厥庶民。庶民于汝極。慶如上一人有慶之慶。言哲民惟刑。使

民發蒙知恥。徙善遠罪。刑措而頌聲作。有無疆之辭譽。諸侯皆能如此。以屬于五福所歸王建之極。上下皆協于天地之中而有慶矣。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嘉善。師眾也。嘉師猶言良民。言有邦有土者受王良民而治之。當監于此詳審之刑。結上告爾詳刑在今爾安百姓之文。詳或作祥。古字通。刑以哲民棐彝。咸中有慶。則祥矣。監于茲詳刑。即監于伯夷播刑之迪。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即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也。　此第七章。言敬刑聽中則獲天慶。結全篇之義。此篇訓辭至誠惻怛。與堯典欽恤康誥慎罰酒誥無胥戕虐立政勿誤庶獄意理融合一氣。學道愛人之君子。當熟讀深味。由是以及歷代循吏傳唐律疏議。　本朝律例洗冤錄等書。則他日從政。哀矜明清。造福生民大矣。　又案經言哲民惟刑。明啓刑書。虞書言象刑惟明。而左傳叔向以子產鑄刑書為非者。刑之大要自當家喻戶曉。使不誤入罪網。但先王以德化民。以禮教民。而刑以弼之。故曰伯夷降典哲民惟刑。使知出乎禮則入乎刑。無納諸罟擭陷阱而莫知避耳。叔向恐其偏任刑以為治。故有是言。與此經義不相悖

也。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六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七

曾元獮學

文侯之命第三十三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國語曰。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鄭語史遷說。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因作晉文侯命。晉世家下即載此經文【釋曰】晉有文侯。又有文公。名稱不可混。此篇名文侯之命。序及史記並他書所引同。則是文侯仇。非文公重耳。文侯以定平王而錫命為伯。故襄王之難狐偃勸文公勤王。曰。繼文之業。及文公納王。王饗醴命之侑。賜之田。後三年敗楚師獻功。襄王以平王禮文侯之禮禮之。傳曰。鄭伯傅王。用平禮也。遂命王子虎等策命文公為伯。文侯文公先後一轍。而文侯之命在定天子時。文公之命在獻楚俘時。文侯之命即此篇。辭氣悽惻。文公命辭畧見左傳。與此絕不類。蓋平王當父弒國破創鉅痛深之後。故曰閔予小子遭天丕愆。惟祖惟父伊恤朕躬。不勝覆亡悲懼。襄王當叔帶已平有年。攘楚獻功諸侯朝會之際。故

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兩事兩文必不能相蒙。而史公以此篇屬之襄王文公者。蓋晉之後世數典舉近遺遠。故范宣子云。我先君文公受彤弓於襄王。不及文侯。秦焚書。儒者口說流傳。或失其本意。至孔子國始推較尚書及左傳前後文。定此篇為平王書。其說傳至衛賈馬鄭。實為允當。史公雖從孔君問故。當時今文說盛行。或未別裁也。劉子政新序亦用今文。云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稱文公者。子政自為文。與史記舉書題異。馬本序首無平字。蓋寫者涉今文誤脫。其說雖無考。要必與鄭不殊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義。讀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疏 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三國魏志武帝紀注 箋云 馬氏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史記集解 義。一作誼。釋文 史遷克作能。升作登。敷作布。王作武。魏三體石經昭作邵。越作粵。敷一作鋪。典引 釋曰 此言文武以聖德受命。賢臣為輔。故歷世安在天位。父義和者將出命而呼之。江氏云。文侯名仇。故字曰儀。儀仇皆匹也。古者書儀止作義。稱父而字之。尊寵之也。案義和字也。詩曰。公侯好仇。義和猶好仇。言匹耦和好也。義者儀之借。誼又義之借。馬云父以誼和諸侯。江氏謂經文三言父義和。若如馬解。何必亟言之乎。此經三言父義和。猶君奭篇屢呼君奭。文侯蓋合義和二字為表德之字。僞孔說即本鄭義。或以為重耳之字。臆說大謬。丕顯文武以下。述先王之德。江氏云。大明哉文武。能慎明其德。昭升于上天。布聞于下土。惟是上天集其命于文王。不言武王。省文也。左右。助也。猷。道。肆。故。懷。安也。亦惟是先世之臣。能輔助明事其君。于小大謀猷。无不率循从順。故我歷世先祖皆安在位。案昭升于上者。詩所謂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也。敷聞在下者。所謂宣昭義問也。孫氏據班孟堅典引義以上為上世下為今時。與微子底遂陳于上敗厥德于下同。蓋今文說。升登敷布鋪皆聲近義同。詩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周家言受命。或單稱文。或兼言武。義一也。漢谷永曰。經曰。亦惟先正

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推谷永意。則克當訓任。謂先正任左右親臣之職。小大之臣皆精白其心以事君。亦今文說。　此第一章第一節。言先世君聖臣賢之盛。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箋云 詩譜曰。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大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王城譜 閔。悼傷之言也。詩閔予小子箋 嗣。繼。釋詁 愆。過。釋言 殄。絶。純。大也。釋詁 魏石經閔作愍。嗣作祠。戎。一作克。俊一作咎。服。一作躬。漢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成帝紀 史遷續作繼。釋曰 此言己痛遭天禍。無如先正之輔佐。自咎無能。惟屬望於同姓賢侯。言嗚呼悼傷乎予小子嗣位。乃遭天之大禍。謂父被弑國幾亡也。愆訓過。過。猶禍也。孫氏云。造同遭。周本紀兩造。集解引徐廣曰。造一作遭。資者。詩傳云財也。澤者。趙岐注孟子曰。祿也。侵戎猶戎侵。宗絶財祿於下民。謂宗周民人爲寇兵所劫掠。數百年富庶之澤一旦蕩盡也。侵戎我國家純。謂犬戎侵陵我國家爲害甚大也。此與多方惟天不畀純句法同。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御事。治事之臣。謂公卿大夫。耆壽猶耆老。俊。賢才兼人者。服。事也。幽王之時所用皆小人。惟鄭桓公友爲司徒。善於其職。孤掌難憑以殉國死。言國家愆禍如此。即我在朝治事之臣無有老臣俊德在位服職。漢詔作咎在厥躬者。江氏云。即我治事之臣无有耆老宿德之人以弭禍難。今凶咎在其身矣。厥躬。平王自謂當身。猶下文言朕躬也。克。能也。勝也。伊。維也。言遭凶咎。我則无能勝此。竊冀念曰。惟我祖行父行之諸侯。其維收恤我身乎。恤之言收也。績。功也。有功于我一人。我一人其長安在位矣。案孫氏以惟祖惟父爲祖父在天之靈。史公績作繼者。言有能左右我。使繼先祖長安在位者乎。　此第二節。言己遭天禍。孤弱無能。望助於諸侯。以起下文。　孫氏以侵戎爲叔帶帥賊以入。然叔帶所帥者。狄也。非戎也。閔予小子本遭喪之稱。況君父被弑。尤慘痛至極。故流涕嗚

咽而道。若襄王蒙塵。吉難之辭。不過曰不殺不德而已。況錫命文公在據楚朝諸侯之時。辭氣與此有興衰哀樂之殊。斷難混合。此等處皆今文草創未及討論。史公涉獵者博容有疏略。不必為之曲護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箋云 昭。光。肇。敏。刑。法。紹。繼也。釋詁 文人。文德之人。詩江漢傳 周禮曰。戰功曰多。司馬法曰。上多前虜。司勳注 修。長也。詩六月傳 扞。壁中古文作斁。說文曰。斁。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斁我于艱。文部 魏石經汝作女。釋曰 此言文侯之功。又呼之以發端。江氏云。顯祖。蓋謂唐叔虞。乃辟。平王自謂。女能光昭女顯祖之業。女敏于法文武之戡亂。用會諸侯以安王室。以繼女君之王業。是能追孝此字今增于前文德之人。女功甚長矣。斁止我于艱難如此者我所美也。家肇。俗字。正作肈。此肈亦可訓始。謂倡率勤王。追孝前文人。謂繼顯祖昭事厥辟之志。王報功錫命。嘉其忠。本諸孝。此文武明德周公制禮之本。王以為訓辭。此東周所以雖弱而不亡也。其後晉文公請隧。襄王不許。曰。王章也。衛侯與元咺訟。文公請殺衛侯。王曰。父子無獄。君臣無獄。猶有先王之遺則焉。汝多修為句。江讀蓋本說文。愚謂長永同義。汝立功長捍衛我于艱難。即所謂繼于一人永綏在位。七字為句亦可。孫氏以先祖為文侯。於繼文之業有合。然專敘三年前之功。而無一語及當日事。恐非也。

此第三節。嘉文侯勤王之功。　以上第一章。痛言王室顛覆。美文侯功大。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疏

箋云 爾。古文作介。說文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介秬鬯。貝部 魏石經視作眡。盧作旅。旅一作玈。疏 左傳賈侍中說。秬。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彤弓赤。旅弓黑也。史記集解 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鄭氏說。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簡。魏石經作柬。釋曰 上既美其功。此遂錫之命。師。眾也。江氏云。遣令歸國安眾寧邦。賜以秬鬯弓矢乘馬。報其功也。彤。赤色。旅讀為驢。驢黑色也。馬四匹。一乘也。禮

說。九錫。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內懷仁德執誼不頃。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孫氏云。說文云。秬鬯。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或作秬。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當爲條暢）以降神也。盧者。黸省文。說文云。齊謂黑爲黸。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則賜用彤弓。諸侯之制。兼以大夫士盧弓備用也。盧作旅者。假音字。春秋左氏僖廿八年傳云。旅弓矢千。旅字俗从玄作玈。（二字今增）周禮司儀職旅擯。注云。旅。讀爲鴻臚之臚。是旅即盧之假借字也。案玈字不見說文。左傳釋文本及此經孔疏本皆作玈。用後出字。此經云盧矢百。左傳云矢千。平襄錫命不必盡同也。法言五百篇作黸矢。用正字。柔遠能邇。言懷柔遠人。恣順近者。加惠以安小民。毋或荒怠而自安。君人之道。務安民而不可自安。安民則惠。自安則荒也。簡。閱也。江氏云。當簡閱撫恤爾都。以成爾之明德。案簡亦訓大。柬借字。都。謂國都。鄙。謂四境。大恤爾都。則四境俱安。德顯於民矣。　此第二章。錫命而歸之。　又案平王之初。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秦襄公皆賢侯。王若及羣后忠義奮發之時。縞素痛哭以誓六軍。更號召天下勤王之師。殄滅犬戎。獻馘于廟。奠安舊都。勵精圖治。未嘗不可遠追少康近媲宣王。乃此篇辭氣。有泣血掩涕之悲。而無枕戈待旦之志。此周之所以不振也。然訓辭典則猶不失先王之遺。此周禮所以未改。政無大闕而多歷年所也。厥後諸賢侯皆沒。而迹熄詩亡。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作春秋託始魯隱。當平王四十九年。發首書元年春王正月。以王之正正諸侯之即位。憲章文武。舉二百四十年萬事。一以周禮褒貶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周天子守府於當時。而當陽大一統於春秋。所謂素王之法者如此。孔子於詩錄王風。於書錄文侯之命。悲王迹之將熄也。春秋尊天王討亂賊。賞善伐惡。一以周禮爲權衡。存王迹於不熄也。周之東遷。王室而既卑矣。孔子錄平王之書以紀西周之典。春秋尊王之大義著矣。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七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八

曹元弼學

秦誓第三十四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春秋秦伯使遂來聘。公羊傳曰。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文十二年 荀子曰。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其能變也。大略 【釋曰】春秋於殽之役狄秦。以其見利忘義拒諫行險殘民構兵。而於此賢之。以著其能改過。過無大。能改則復於無過。此書錄秦誓之意也。此誓序以為作於敗殽三帥歸後。左傳說蓋同。鄭注大學據之。史公謂作於勝晉後。孫氏云。白虎通號篇以邦之榮懷知秦穆公之霸。是今文說。案壁中書序出孔子手定。必得其實。史記說異者。容今文序敗殽下更有語句說勝晉事。史公雖從孔君問故。仍多用當時學官說也。要當以古序鄭說為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疏 【箋云】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何。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得稱其君為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號篇 首。本也。曾子問注 史遷士作士卒。予作余。【釋曰】五等諸侯國內皆稱公。故某誓及此皆書公曰。嗟者誓之隸變。鄭注以士為羣臣下及萬民者。孫氏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致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敗殽即是國危也。史公士作士卒者。以此時誓于軍中也。案予余古今字。羣言之本。謂下所云改過尊老用賢保民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箋云】訖。止。釋詁 若。順。釋言 盤。樂。俾。使也。釋詁 【釋曰】穆公蓋好學多聞。故答諸大夫歸過於己引古良夫之詩。此誓首引古人之言。民訖自若是多盤者。王氏先謙云。謂民性喜承順惡違忤。以自順其意是為多樂耳。論語孔子引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與此古人之言合。案人情好自順。明於責人而暗於反己。責人是無難。是非未嘗不明。惟受責於人。往往為私意所蔽。忠言扞格。能使聞逆耳之言即舍己之非從人之是。如水之流。是惟難哉。悔己辭蹇叔之言以取敗。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箋云】邁。行。釋言 云。旋也。詩正月傳 云本作員。疏 【釋曰】孫氏

云。適。益也。言我心之所憂。日月益行。如弗旋來。言悔過如不及也。段氏云。正義曰。員。即云也。據正義知經文本作員來。傳以云釋員。作云來。衛包依之改員為云。案段說是也。　此第一章第一節。慨抒悔過之誠。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箋云】忌。憎惡也。說文心部壁中古文作惎。說文曰。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心部尚。庶幾也。詢。謀也。釋詁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詩南山有臺疏引爾雅舍人注愆。過也。釋詁史遷同作無。說為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云一作員。漢書韋賢傳李尋傳注愆一作諐。李尋傳注一作僁。北堂書抄諫諍部【釋曰】此詳道悔過之事。孫氏云。古。故也。始也。姑。且也。言惟始之謀人。則以未肯就予而憎惡之。惟近之謀人。且將以為親附。悔不聽故舊之言也。說文。惎。毒也。來就惎惎。蓋即此文未就予忌。未來形相近。忌惎聲相近。詳其義。或謂來就予而反毒之。衍一惎字脫予字。段氏則曰。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惎惎之上當脫予字。惎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圉下　聖下　莫下三下字皆今增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惎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惎間王室。惎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惎之脫扃。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惎之謀是也。教之訓則惎與諅同。毒之訓則惎與忌略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予惎。惎教也。而脫誤歟。案如段說。則未就予忌。謂未肯從我教。王氏先謙引孟子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證之是也。古从十口識前言。古之謀人。謂識古事重道義以為謀者。如蹇叔云勞師襲遠非所聞。及說殽有二陵。舉古事為言。以戒行險徼幸。今之謀人。謂徇今世貪得忘義見小利不顧大害以為謀者。如杞子導君背盟圖利。犯不韙以伐人。事俱詳左傳。序下備引之。左傳惟言蹇叔。公羊穀梁則兼言蹇叔子與百里子。此經古之謀人及下文良士一介臣。蓋兼指蹇叔百里奚而言。孫氏云。詢俗字。當為恂。愆同諐。言雖則言親今之謀人。庶幾猶謀諸黃耇。則無所過也。案此深悔親信杞子。言自今以後當一心謀於老成。　此第二節。言己深悔

前愆當任老成以圖補救。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箋云 說文曰。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人部 馬氏仡作訖。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釋文 說文又曰。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言部 截一作戔。說文曰。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下當脫諍言戔戔四字巧言。下當脫也字 戈部 馬氏諞作偏。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釋文 戔一作諓。諞一作諍。辭一作怠。皇一作況。公羊傳曰。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文十二年 竫一作靖。潛夫論救邊 一作靜。楚辭九辨注

釋曰 此言伐鄭非己本心。我本親良士。而為巧言所誤。江氏云。番番讀當為皤皤。說文。皤。老貌也。秦本紀說此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番番屬于黃髮。則番番為老人狀貌。旅讀為呂。膂骨也。字或作膂。故省而為旅。膂彊則力壯。故曰膂力。皤皤然之善士。膂力既過矣。言衰老也。孫氏云。尚。猶也。下尚不欲同義。案有字。王氏引之謂親有之也。言良士年雖老而智識周。我本猶親有之。仡仡。勇壯貌。違。失也。離也。孫氏云。言壯勇之夫射御不違失。我尚不欲其如是。江氏云。春秋左氏傳三十三年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此誓追悔伐鄭之事。則勇夫即謂超乘者。馬氏仡作訖。音近義變。謂脫而寡謀。故云無所省錄。截截。說文引一作戔戔。公羊傳作諓。何注云。諓諓。淺薄之貌。則以諓為淺之借。越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韋注云。諓諓巧辯之言。與說文戔下引書戔戔釋為巧言義合。說文無諓。則許意書戔戔即後出諓字。蓋截。古文。戔。今文。截戔聲轉。諓从戔聲。加偏旁以明巧言之意。善。善柔順意也。諞便辨皆聲近。此經與論語義同。今論語諞作便。鄭注云。便辨也。謂佞而辨。諞公羊傳作竫。亦古今文異。何注云。竫猶撰也。鄭注論語讀撰為詮。詮。善也。意亦合。竫又作靖。又作靜。堯典靜言用違。靜言即善言。竫靖靜聲同。截截善諞言。謂小人智識淺而長於口才。截截然善柔順適君意為巧言。馬氏諞作偏亦謂辭約而動聽。君子。謂在上者。易

辭。謂變易教令。如穆公初命成鄭。而反襲鄭。是也。
公羊作易急。皇作況。注云。易急。猶輕惰也。孫氏云。
易。輕也。說文辭从台。籀文。與急聲相近。史記三王
世家齊王策云。義之不圖。俾君子怠。與公羊同。無
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
桑柔倉兄填兮。義作況。則此言淺薄巧言之人。使
君子輕忽惰廢。我況多有之。案此言我本好賢而
不尚力。惟識淺而利口之人。善柔巧言。每足以熒
惑在上者。而況乎我多親有之。能無及敗乎。此
第三節。言當遠佞人。毋蹈覆轍。以上第一章。痛
言悔過

昧昧我思之。
箋云 公羊傳曰惟一介斷斷焉。惟。思也。釋詁 釋曰 江
氏云。昧昧。深思之意。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之
下。即云惟一介斷斷焉。惟之言思。惟一介。謂思一
介臣也。且秦本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
謀。故作此誓。則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
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則此文當爲下
文緣起。蓋穆公追思。而无及。則中心鬱結若昏昧
不明然。故言昧昧。案昧昧我思之言昧昧然我深
沈思之。蓋深思蹇叔百里之善。而又高望乎古之
賢臣也。僞孔說非。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
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
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休休。寬容貌。大學釋文 箋云 馬氏曰。一介。耿介一心端
慤者。釋文 大學引此文如作若。介作个。猗作兮。有容
下有焉字。如自作若自。是皆作寔。以保作以能保。
亦職作尚亦。冒作媢。違作通。鄭氏曰。斷斷。誠一之
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
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
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斷壁中古文作㫁。說文曰斷。截也。从斤𢇍。𢇍。古文
絕。又曰㫁。古文斷从㿝。㿝古文叀字。周書曰㫁㫁
猗無他技。又曰㫁。亦古文。斤部 他。一作它。大學釋文 後漢書
謝弼傳注 公羊傳曰。其心休休能有容。何氏曰。能含容
賢者逆耳之言。釋曰 余昔爲大學通義。詳解此經。

其辭曰。一个臣。此釋文本。孔疏个作介。孫氏云。楚辭彼堯舜之耿介。注云。耿。光也。介。大也。是耿介爲光大。案一介。言一心光明正大也。斷斷意誠也。無異端之技。心正也。誠一而無他技。則其所好之有技。皆禮樂兵農利民之實。而不爲學非而博言偽而辯者所惑矣。鄭注尚書云。休休。寬容也。何氏公羊解詁云。休休。美大貌。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案休休有容。德心廣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語使能也。樂人之有如己之有。故能盡天下之才。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語尊賢也。不啻猶不但。言中心好賢。不但如從其口出者而已。好之甚言不能盡其意也。夫然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寔是也。一个臣於有技彥聖如此。是真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使國家長治久安。衆民亦庶幾有利哉。反是而於有技者媢嫉以惡之。如妾婦之妬然。於彥聖者蔽其賢掣其肘。使功不得通於君。是欲專國而不能容人。以此不能保我子孫。致邦之杌隉。衆民亦並受其禍而危哉。先子孫後黎民者。孝經言諸侯長守富貴乃能和其民人。小人難保。曰尚亦有利。覬幸之辭。亦曰殆哉。恐懼之辭。皆重民之意。宋氏翔鳳云。廣雅。斷斷誠也大臣誠意專壹有斷斷之氣象。其樂人有善休休有容。凡士之有一技皆爲吾有。能合衆技以成其大。如周公之見百士是也。彥一作盤。聲之轉。彥爲美。盤爲大。美且大而爲聖。非一介臣之所易容也。故加以好之之心。有不但如自其口出者。而後知其寔能容之。如周公之於召公是也。子孫長保。黎民有利。皆由於用人。用人由於大臣之推賢讓能。明明穆穆。斯天命集而國家治。是爲得天命得國。媢嫉者。妬賢之人也。違之俾不通。彥聖之人肥遯蔽隱。不使上知而求之。易於否泰明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泰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於否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有小人之隔絕其間。則賢人君子藏山匿藪。不能爲國家用。元首叢脞而萬事隳。政令莫舉。天命遂去。是爲失天命失國。故善用人者。見其忘己之善而稱人之善若將不及者。即其有容之心。可與圖數世之利。見示己之才而不樂道人之善者。即其媢嫉之心。已足生目前之害。於進退大臣之際。而用人之道思過半矣。案人君之事莫大乎

用人。而用人之本在乎有容。相臣輔君。進退百官。利濟萬民。其職亦然。此坤元之配乾元也。洪範今文思曰容。容作聖。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即此能容能保之義。斷斷誠一。休休有容。則本原正而度量宏。求賢若渴而無誤用憸壬之失。勵精圖治而無妄動擾民之害。此秦穆之所以舉人周與人壹修政重施於民而霸西戎也。其言於賢姦處心燭照無遺。故孔子刪書特取之。今案冒疾之人妨賢病國。其極則如元惡大憝李斯·聞淳于越之正論而力排之。且導獨夫政焚書坑儒以愚黔首。妬公子扶蘇蒙恬之蓋愆行善奪己之位而矯詔殺之。秦遂以亡。天下大壞積血暴骨·久乃定於漢。所謂是不能容子孫不保黎民亦殆。穆公之言。豈不昭若著蔡哉。个。介之別體。冒媢之省借。如若違通皆同義。如有容·公羊作能。古如與而通。而與能通。職主也。亦職尚亦文倒。尚·庶幾也。並通。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箋云】說文曰。隉。危也。从𠂤从毀省。班固說。隉·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部𠂤史遷說。卒得孟明之慶。白虎通曰。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公之霸也。篇號【釋曰】杌。俗字。據說文當作阢。與易困九五鄭讀倪伔同。不安也。懷。安也、言邦之危殆。由一人用人之失。邦之榮安。亦主在一人用人之善。尚·主也。亦庶幾也。慶善也。言自今以往。當一心用賢也。今文說以為據既霸後言之。此第二章。深言用人之道。取人以身。悔過修德。任賢保民。邦之榮懷。求諸己而已。餘詳序。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八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九

曹元弼學

書序第三十五　鄭氏注

書序孔子所作。(馬氏同 疏) 逸書。(今補二字) 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當為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虞書大題疏)

箋云。史遷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三代世表) 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孔子世家) 漢書說。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藝文志) 又說。孔子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儒林傳)

釋曰。漢經師皆以序為孔子作。無異辭。蓋孔子刪書詩。取古文所述尚書篇義而考定之。謂之書序。於詩亦取國史所述作詩本事。論其意。以授子夏為之序。書詩皆非序不明也。序本皆在經後。別為一篇。釋文云。鄭馬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段氏說。史公臚舉書序十取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今古文皆有之。故女房女方飢亳牧坶行狩歸嘗之等字時有同異。蓋亦孔子國以今文讀古文字句偶異。亦猶經之駁文耳。史記引或不備。亦猶述經有刪節。即如典謨之序。史記不載。而論衡引昔在帝堯欽明文思。班氏典引有光度之語。即光宅之異文。是今文有此序與古文同。皮氏錫瑞乃謂馬鄭所注古文書序相傳至今者。自史記所引外皆可疑。吹毛求疵。皆非其理。殊為謬妄。傳書源流及古今文并逸書篇數。詳述學詩注。

虞夏書

昔在帝堯。

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疏) 箋云。史遷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堯尊如故。舜攝其事。(疏) 箋云。聰或作欽。(論衡須頌) 宅或作度。(典引) 遜本作孫。(公羊莊元年疏)

作堯典。

舜之美事。在於堯時。(虞書大題疏) 釋曰。江氏云。孔子編

書。以堯爲始。特言昔在。以著明録書之所自始。故鄭君云使若無先之典然。蓋昔在者。孔子尚論之辭。五帝之書皆名典。大學稱帝典。蓋其總名。孔子獨載堯以來。則二典各舉其專名。而以帝堯開元建始。特云昔在。經云欽明。序云聰明者。經詳陳帝德。序約舉經文。變言聰明以見其生知之性。言聰明文思而餘德皆包在其中。猶中庸言天下至聖聰明睿知。其下歷說寬裕溫柔諸德。而後文總言聰明聖知達天德以包之。論衡引此文作欽明。或今古文異。或後文誤。思。今文當作塞。宅。今文當作度。遜。公羊疏引作孫。蓋古文本如此。假借字。聖序說經。提要鈎元。文約義舉。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總包經首至庶績咸熙。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光被四表。即所謂光宅。言光美安居天下之民也。疇咨若時若采。洪水俾乂。則光宅之餘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總包帝曰咨四岳至舜攝位後遜。讓避也。所謂巽朕位。讓于虞舜。謂得舜歷試二十年。遂使嗣位。鄭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蓋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舜格文祖以下。則讓舜之成功也。堯之治民知人。安天下。利後世如此。故史作堯典。以爲萬世爲君者法。鄭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明舜即位後。無爲而治。一循堯道而已。舜初政令。官與堯時相接。史特詳之。以明所用皆堯之臣。所行皆堯之政。直至舜崩皆如是。所謂熙帝之載。故以終堯典之篇。或疑舜格文祖以下皆紀舜事。何以在堯典內。此未達古史之精義。聖序之微恉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使諸難。入麓伐木。虞書題疏 大 【箋云】微。玉篇引作徵。云徵。賤也。人部

作舜典。

舜典已逸。據補疏 【釋曰】側微。即堯典所謂側陋。舜在側微之中。而堯聞之。其德聰明。故舉之。堯舉舜以孝。此云聰明者。所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生知之性。由仁義行。萬物莫之能蔽。其大孝即其大智。蓋純乎乾元之善。天德之明也。三王之治一本唐虞。而舜以天德嗣堯。故二典爲全書百篇之綱。而堯典爲(又)舜典之綱。舜典鄭時爲逸篇。今亡。以各書推約之。發首當如書緯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其下當敘帝德。如序所謂聰明者。次當敘舜側微。堯舉之之事。堯典有鰥在下至嬪於虞。舉其綱

而此篇詳之。孟子萬章篇首三章是其事。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三句及父母使舜完廩至汝其于予治。蓋皆其經文。趙邠卿謂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在舜典及逸篇中。閻百詩亦云。至確。或謂完廩浚井等事皆瑣屑。不當入舜典。不知此正見舜之大孝克諧。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母者定。顧不足為舜典節次敘歷試之事。亦堯典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以下舉其綱。而此篇詳之。孟子滕文公篇當堯之時兩節是其事。放勳曰勞之來之六句。蓋其經文。堯之功於是大成。故特舉尊號稱放勳。舜一歸功於堯也。次敘舜攝位即位。繼事孟子稱堯老舜攝及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云云。又說尊以天下養及封象有庳皆其事。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皆其經文。或疑孟子稱書曰者為書文。不稱書曰者皆出傳記。非書文。則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並不稱書曰。豈亦非書文耶。舜之治一如堯。而後堯為天下得人之功乃無憾。禹之治一如舜。而後舜為天下得人之功乃無憾。堯典終於舜即位後。且總敘舜始末。則舜典當終於禹即位後。而禹傳益益讓啟。或并載於後。孟子據而言之。蓋二典皆虞史伯夷所錄。而夏史成之。又論語堯曰咨爾舜節。命舜嗣位之辭。必以舜典經文。及史記敘舜側微時耕稼陶漁之事。大傳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云云。當亦在舜典中。此其大略可考者。舜典之作。蓋以歷試諸難為主。洪水之災為開闢所未有。堯獨憂之。而舜能盡釋其憂。利濟天下。奠安萬世。以成帝堯巍巍之功。故史記作此篇以為萬世為臣者法。始敘側微時克諧以孝之詳。以著登庸歷試之由。為萬世為子者法。終敘嗣位後事。則一如堯之為君也。嘗論之曰。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易坤文言傳曰。地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舜治天下之宏綱盡在堯典。蓋舜雖代堯踐帝位君天下三十九年。而盛德大功皆以為熙帝之載。代帝以終。始終一臣道而已。故虞史伯夷本其意於堯典篇首曰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後乃

書帝曰。兩篇終總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以明堯之為天下得人真可為萬世法。蓋堯君道之極。舜臣道之極。舜之盡君道。正以盡臣道也。孟子時百篇之書具在。離婁此章及萬章篇論堯舜禹之事。蓋統論堯典舜典之大義。據尚書正經明文。以闢齊東野語。堯治民之事。堯典具矣。舜事親事君之詳。蓋在舜典。觀書序可見。賴孟子述之。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此二典之總贊明乎此。而梅賾分堯典為舜典。璧坊劉逢祿謂二典同篇。魏源妄誣馬鄭古文。皮錫瑞妄謂古文書序不見史記者皆可疑。種種誣謬。離經偏聖。惑世階亂之邪說。皆不待闢而自息。惜不得起亭林東塾兩先生而質之。鄭注云。入麓伐木者。此蓋逸經有詳敘歷試中納麓之事。當是禹治水時隨山刊木。舜往臨視指授方略。鄭引為說。但疏引太略耳。案。

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象往入舜宮以下。史記作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陳氏喬樅謂史公據古文聖典。逸簡斷爛之餘。不如孟子據完全經文字句為確。案此說甚是。竊意古文在牀琴上舜字當磨滅。惟茲臣庶二句。當僅存庶汝其治四字。史公以意屬讀。謂庶乎汝其能以道自治。偶未及檢照孟子。故云然。據此則舜典本文益信矣。

又孟子引書曰。祗載見瞽瞍。史記說之曰。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以載天子旗釋載字。蓋既踐帝位。親以天子車旗迎父瞽瞍至帝宮。以天下養也。此皆舜典經義。附論於此。趙邠卿謂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邠卿書主今文。未見古文逸篇舜典。而云有舜典序。則今文有此序明甚。堯典舜典別篇別序而可統稱帝典。猶咸有一德伊訓太甲等別篇別序而可統稱尹告也。大學與孟子引書名稱豈相妨哉。

帝釐下土方。

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箋云】馬氏曰。釐。賜也。理也。釋文

汩作九共已逸。槀飫亡。疏 【箋云】馬氏曰。共。法也。釋文

【釋曰】此序上承二典。帝字疑兼指堯舜。釐賚聲轉。釐理聲通。故馬訓賜訓理。謂加惠而治理之。下土方絕句。謂下土四方。詩云禹敷下土方。蓋舜臣堯

舉禹平水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於是大加惠治理四方。安民阜財利用厚生。爲任土作貢之本。江氏云居方居民於其方所也。別生。別其方之所生。分類。分其種類。設此居方別生分類之法。若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屬也。易未濟象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未濟六爻皆不正。未能既濟也。聖人爲之贊化育。以期於既濟。定當洪水初平。民猶艱食。天地則位矣。萬物猶未盡育。猶是未濟之世。此言居方與易同。言別生分類。所謂愼辨物贊化育之事也。汩作者。汩當作汨。从曰。江氏云。說文。汨。治水也。汩作取汩治作爲之誼。僞孔作汩。非。九共蓋言九州貢賦之法。大傳云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是也。汩作九共在孔氏逸書。文猶可徵。槀飫亡。其說未聞。僞孔讀槀爲槁。師之槁。似本馬氏。訓饉爲賜之義。蓋洪水後民久枯槁。今皆勞來調澤饜飫之。又諸侯來朝。以享宴飫賜之。所謂萬國作相養之理。義或然。

經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薛季宣書古文訓引大傳稱九共逸文也

釋曰 辯。治也。平平。辯治也。請同洪範王道平平。敖同傲。辯下土。即釐下方土。王制云。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是辯治無教。此設居方別生分類之效。所謂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鄭注尚書三十四篇。加序一篇。其逸篇二十四。絕無師說者。蓋總在後。今皆亡失。孫氏於傳記引書篇名可考者。皆引附序後。今從之。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據益稷疏。馬鄭作棄稷

大禹謨棄稷已逸。疏 劉云 棄今本改作益。法言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孝至

釋曰 矢。陳也。謨。謀也。中。重也。篇題大禹皋陶皆稱謨。而序於皋陶言謨。於禹言功。又篇次大禹謨在皋陶謨前。而序先皋後禹者。凡事必圖謀而後成功。堯典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也。績。功也。禹之謨。禹之所以成功也。皋陶之謨。亦所以成禹之功。中。如易中命行事之中。中言嘉之。此自舜臣堯時至舜禪禹前皆然。竊舜宅百揆時。舉禹平水土。既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皆經營四方在外。不恒居京師。契與伯夷夔龍專主教化禮樂之事。其在

朝與天子宰相規畫天下大政者。蓋皋陶之謀為
多。舜左禹而右皋陶。時蓋禹与皋陶內外相應。以
承舜命而釋堯憂。自古成大功者必集衆思廣忠
益。況禹之好善言與皋陶相知之深。雖其治水之
神出於天性。亦必資謀皋陶可知。傳稱舉八愷使
主后土以揆百事。禹皋並在八愷中。則治水大政。
皋陶自必與謀。論語言舜有天下舉皋陶不仁者
遠。則皋陶西王謀朝政。孟子稱禹聞善言則拜。即經
所謂禹拜昌言。則禹必謀於皋陶以成功。孟子又
稱舜樂取於人以為善。所謂帝舜中之也。序三句

乃三篇之通義。但大禹謨當以禹平地成天之功
為主。而皋陶為之翼贊。經畫以至於粒民作乂。皋
陶謨則以皋陶知人安民之謨為主。而禹與之反
覆討論。以相與迪德贊襄。棄稷則陳棄為后稷之
事。亦與禹皋陶合謀成功。據揚子法言。其中必兼
有稷契之言。閻氏若璩云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
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
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於此知棄稷真篇子
雲得見之矣。段氏云益稷正義曰馬鄭皆序此篇
名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棄作偽者割分皋陶

謨帝曰來禹之下為益稷。因曁益曁稷之文易棄
為益。今案閻段說是。當曁益曁稷仍是禹事。以下
皆帝与禹言。而篇中又言皋陶方祇厥敘。颺言賡
歌。與篇首相應。明祇皋謨一篇。而別有棄稷。劉氏
逢祿乃謂此篇一謨三序。且謂周人以諱事神。孔
子序書不當稱棄稷。皮氏又據司馬相如封禪文
謂皋陶謨中兼有益稷之文。殊不知序言作大禹
皋陶謨棄稷與上作汩作九共九篇稾飫同例。三
篇同序甚明。全經百篇從未有一篇而三名者。曁
益曁稷。具功著在經文甚明。何待作序畢名以表

之。書篇之名皆當時所題。詩書不諱。周人豈容改
之。況諱止四親。禮記有明文。武王之誓。周公之誥。
並不諱棄字。豈有舉千載以上之典策而改之。若
謂三謨止此一篇。則傳記所引夏書如地平天成
成允成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之等。說禹皋之事
不見皋陶謨者甚多。而孟子言禹稷皆三過其門
而不入。苟非別有大禹謨棄稷兩篇。此等文皆何所
出乎。至封禪文引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君明臣良
而言唐堯后稷。以起下文后稷興於唐而為周始
祖。遂以周漢比較優劣。與上文曁益曁稷何涉。豈

足為皋謨益稷合篇之證且言稷不言益轉足證
篇名當稱棄稷耳若注言云謨合皋陶言合稷契
觀其文義顯然確有依據閻說之不可易也　國
朝書學由閻啟之江王段孫而明陳氏壽祺父子搜
采今文遺說亦信多善至劉氏逢祿以後而經義
復亂世變遂滋吁可歎也　據虞書大題疏鄭於
逸篇皆注云已逸於已篇皆注云亡云亡逸者惜
當時未立學官書雖在而已廢為逸篇也　大禹
謨今亡以意推之篇首當有曰若稽古大禹曰文
命句蓋典謨皆以曰若稽古四字建首史記稱二
十二人各成厥功惟禹之功為大大禹二字蓋史
臣記載著於篇首故以名謨要後文對帝言則祇
稱禹不稱大也其下當敍禹德及受帝命治水之
事史記云禹為人敏給克勤至山川之便利一段
蓋約此經逸文及皋陶謨篇并五帝德為說其間
當有治水時禹陳謀帝前及與皋陶謀議之說故
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孟子曰舜以不得禹
皋陶為己憂則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皋陶與謀可
知又其下敍治定功成後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
與語帝前度傳記所引夏書凡帝舜禹皋論政至

言及大戴誥志篇引虞史伯夷之訓皆在此篇及
棄稷篇中當時蓋禹皋陶后稷為三公坐而論道
為群臣倡故以名篇惜今文所無磨滅不可讀故
史記惟述皋謨餘所取甚少耳皋陶四亦行有九
德而立政云古之人迪惟有夏迪之忱恂于九德
之行即皋陶之謨禹用以成功之確證古籍湮沈
姑就序義史文探賾索隱附論於此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　疏〔箋三〕史遷說禹乃行
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漢書說堯遭洪
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
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地理志　濬史遷作
浚漢書溝洫志同貢或作贛釋文〔釋四〕九州之制蓋自黃帝
以來洪水之災分絕為十二禹從其朔而别之隨
山之脈絡順水之性而深通之以達於海水患既
平中國可得而食於是任用土地力勢厚薄之所
能生俾后稷教民稼穡貿遷有無兆民富足乃制
貢賦之法為綱紀天下之用治水之事至作貢而
成故史記作禹貢之篇以述其功序末當有作禹
貢三字江段孫氏皆謂脫文經言厥賦厥貢名篇

獨云貢者。貢賦對文異。散則通。賦即周禮所謂萬民之貢也。此篇作於堯時。故史記述之在皐陶謨前。但史家以代分書。禹為夏之太祖。故以冠夏書首。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釋曰 經但稱王曰。汝知是啟者。孔子異見周室所藏古書。又之杞得夏時。確知其事。且古書每篇本各有序。觀逸周書可見。百篇之序。蓋孔子據舊文考定之。所謂述而不作。可傳信萬世也。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避亂於洛汭。遺蹟大五子之歌已逸。箋云 馬氏曰。須。止也。釋文史遷說。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漢書說太康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人方表令）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蔡邕述行賦云。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釋曰 太康失邦者。墨翟書引武觀篇云。啟子（原誤乃改）依湛滛。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云云。周書嘗麥解曰。其啟（原誤）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

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春秋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蓋啟子五人皆不肖。太康淫溢。失道。諸侯莫能匡正。民心不悅。夷羿乘間突入京師。太康遂失其國。都。周書云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假當為使。正當為政。言五子皆忘大禹之命。使國無政。亂由此興。是太康失邦之事也。兄弟五人。漢書謂之五觀。惠氏江氏段氏諸家皆以為即此五子。墨子作武觀。聲近字變。但段氏以五觀為非五人。則與序及漢書不合。又以歌為觀之聲轉字變。訓之歌為往觀。則未然。皮氏駁之云。尚書篇名。如仲虺之誥。高宗之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諸篇皆以之為助辭。是書序於四字篇名例加之字。無訓之為往者。蔡邕述行賦云。愍五子之歌聲。伯喈用今說文。亦以歌為詩歌。不得謂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也。其說良是。考左氏昭元年傳云。夏有觀扈。國語楚語云。啟有五觀。細繹內外傳上下文意。單言觀者。據叛亂之國言。觀扈連文。與三苗姚邳徐奄一例。兼言五觀者。以不肖之子言。與丹朱商均管蔡一例。蓋觀本五子中一

人所封國因叛而國除啟以父子之恩赦不誅而以歸及太康失邦兄弟五人因觀舊有城郭宮室同避亂於此世謂之五觀夏之賢臣思禹啟之德愍五子之流離作歌以哀之猶箕子作麥秀之歌以哀狡童史因其歌敘其事之始末以為此篇墨翟書引武觀篇啟子淫溢云云此篇敘事之緣起也據周書所云蓋自太康等五人忘禹之命使國內無政文教武衛皆廢於是夷羿之等脅與作亂遂凶厥國始須洛汭歷仲康帝相竟為過澆所滅皇天哀禹實生彭壽使佐少康中興彭壽蓋夏之諸侯率師勤王與靡及虞思同佐少康滅過戈復禹績者故曰思正夏略諸家皆引竹書紀年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此不足據觀本國名而以為人名武觀即五觀之異文亦即五子而以為一人之名武觀叛父征之即歸啟正當陽在上何至夏略不正皇天哀禹乎彭伯壽果即當時之臣征叛使歸其事至易何待天賜此與周書顯然刺謬其偽可知韋注國語以觀為洛汭之地去古未遠必有確據漢東郡有畔觀縣或觀國除後流放於此其後得歸相傳古迹因以名縣耳總之觀止一子所封五觀則五子同聚於觀歌則時人哀之而作皮氏以歌為歌詩得之乃因五子而議啟非賢君則大謬又曲解離騷夏康娛以自縱句謂夏即指啟康娛二字當連讀然上已言啟此又言夏成何文理屈子有是乎騷意謂啟有九辯九歌正樂以辯下土歌九功而太康乃謂淫聲娛樂以自放縱王逸注甚明王氏先謙駁皮說是矣而猶未盡詳下

【經】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勿式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

【釋四】惠氏云乃當為于孫氏云野于當作于野于往也將將上疑有脫文莧當作筦形相近字之譌即管磬也湛與媅通渝與輸通言啟子淫泆安樂往野飲食樂聲鎗鎗銘力于磬管媅樂昏濁于酒委輸其食于野萬舞之盛顯聞于天天弗用之案惠孫說皆是啟子謂太康或亦統五人言啟子淫溢康樂所謂夏康娛以自縱也銘莧磬以力謂太康棄德尚力銘刻其力之能于管磬或可銘當為

嗚。將將嗚管磬絕由以力上有脫文。謂勞困民以力、孟子引晏子說所謂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飲食若流流連荒亡也。此上當先敘帝啟崩乃繼以啟子云云、天用弗式下。乃敘窮羿作亂。太康失邦、兄弟五人同須于洛汭觀地。時人作歌以哀之、其文蓋多佚。不可考。篇名五子之歌。亦稱五觀。轉為武觀。惠氏以下說大同。確不可易。皮氏獨謂乃字不誤。強引非類之文。謂啟實有淫溢之過、王先謙辯之、云楚語言啟有五觀。與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並舉。而曰此五君者皆有元德、士娓言啟有元德。與孟子言啟賢合。是啟非樂道主。特舞樂於野一事。可為議耳。至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論夏衰而牽連及啟。康娛二字雖連文迭見。而此處夏康則當為太康。王逸注不誤、何也、五子流離道路咎在太康淫縱不君。即啟有小過。而太康能敬慎繼承、何至遂有失國之事、今舍太康而專責啟之不顧難圖後、致五子用失家巷。則事理不合、恐離此立言之體也。愚謂王說善矣、而啟舞樂于野為小過可議、猶

還試皮說、考左傳楚椒舉言夏啟有鈞臺之享、亦與湯武成康並稱。是啟實賢聖之君、皮謂孟子稱啟賢為意在立教、則士娓椒舉之言意更安在、何不謀而合乎。吳越春秋云、啟即天子位。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然則九辯者、佚書所謂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也、九歌者、左傳所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皆所以遵禹貢之美、故屈子思古而取其名、及宋玉皆以題篇、豈當與康娛自縱并為一談哉。又呂氏春秋稱征啟有扈不服。曰。是吾德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餇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雖或有後人推說之辭、然可見啟之恭儉、周末時人盡知之。且與太康淫溢相反、而謂有酣歌恆舞之過乎。孔子所謂嘉樂不野合者、據諸侯會遇常禮、以折齊人乘間思逞之謀、若天子巡守、於方岳明堂或為壇國外會群后大合樂、以和同遠人、非常盛典、不在此例、書大傳說禹興九招之樂於大麓之野、不聞或議其失、山海經謂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竹書紀年更其文曰、啟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啟亦猶行禹之

道也舜巡狩每至一岳貢兩伯之樂有歌有舞巡狩固當考禮樂豈得與太康嬉酒輸食于野萬舞娛以自縱並論哉皮說皆謬凡說經論古萬不可矜奇翻案此與學術純駁世運治亂有關一言以為不知消息甚微辯之不可不早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皆降義雖難明似章連及少康時事疑此敘歌後當敘太康既崩仲康帝相及少康事而簡策脫爛已甚史公屬讀未審故史記屬草時未載後亦未及補左傳魏絳伍員所言是以補經亦可據以補史矣　又業子雲言有仍二女五子皆降反覆思之蓋夏與有仍世為昏姻二女非帝啟之后與妃即啟之二女將嫁有仍者於時與五子皆降居洛汭此必佚經之文子雲見之經既言有仍其下當及帝相被篡后緡歸仍至少康復夏以終其事如堯典記堯事而直敘至舜陟方乃死金縢記武王疾周公禱三王請以身代而直敘至成王啟金縢迎歸周公顧命記成王誓言嗣而直敘至畢康王受冊命蓋史家具詳本末體例有然又左傳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六句皆有韻疑歌者懸五子之辭而孔疏云賈逵解為夏桀之時豈此篇之終略夏之末世至於桀時景伯約略言之歟不然則此數語當在商書之初佚篇中以說夏事謂之夏書耳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臣名史記集解　廣書大題疏引胤下衍征字胤征已逸【箋云】史遷說太康崩弟中康立帝中康時羲和湎淫【釋曰】太康失邦避居洛汭時羿雖竊據京師天下諸侯猶尊共主羿恃其射方廣於田不以安危為念尋為寒浞所殺故太康猶得安於洛汭太康崩仲康立仲康在五子中較賢能命胤征無道諸侯使亂賊見王靈稍振斂其逆迹江氏云羲氏和氏世為日官當仲康之世沈湎淫佚廢其舊職胤於是往征討之又云史記錄此敘以為仲康時業孔氏古文有此篇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史記所云蓋據經文為說是業羲和六子在堯時為六卿其子孫在舜時亦居八伯之列蓋堯曆法草創以堯之聖羲和之賢乃能欽若曆象垂萬世法故重其職以大臣統之及曆法已定能謹修而奉行之者即可勝任

夏時羲和非復六卿之職。但以諸侯兼天子日官。如左傳所云日官居卿以底日而已。羲氏和氏逼職聯事。封國相比連。此時蓋皆涵湎廢職。故並征之。敘言征不言戰。史記述甘誓畢云遂滅之。而此不云滅。蓋羲和不敢拒戰。因其服罪赦之。使修職而已。蓋天文曆象專家世家。不可輕廢。故史記又說羲和典曆數。自唐虞至於夏商。是商時猶在也。鄭云胤臣名者。江氏云。周書顧命胤之舞衣。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皆以造此器者之人名目其器。故鄭注彼文云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也。兌和雖不可考。垂則舜時共工之名。則允亦是人名。此敘所稱是矣。偽孔以為國名。謬甚。王氏云。真古文增多篇本有胤征。鄭注為首引其文。鄭親見其書。故知是臣名。古今人表於夏仲康時列允第四格。單名胤不稱胤侯。是也。皮氏云。書疏引鄭曰胤征臣名。誤衍一征字。毛奇齡不知孔疏誤衍。痛詆鄭君。何不一考史記集解。案諸說皆至確。仲康得胤稍能自振。及子帝相微弱。夏統竟中絕。然禹功萬世永賴。當時民心豈能忘。故少康中興。不失舊物。天祚明德。理固然也。禹平水土。草木禽獸之天下。變而為子女玉帛之天下。民生由此日以富庶。而人心之好貨競力亦此日甚。故有扈窮羿皆覬覦神器。以無道諸侯欲干王位。羿浞之亂。歷四十餘年而後少康中興。自是傳子之法遂一定不可變。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三王家天下。非德之衰。勢使然也。故禮時為大。韓昌黎對禹問。論禹雖未當以論啟與少康以後則至言也。詳余所為禮運說。

【經】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胤征

【箋云】昭或作釗。爾雅釋詁注引春秋傳曰。忠信為周。【釋曰】釗。疑壁中古文。孔安國讀為昭。音同義近。蓋皆詔之借。釋詁云。詔導勴也。言羲和見王師來。以篚奉玄黃之幣。迎導我忠信之王。順服求赦罪也。孟子稱周書佚文亦有此語。則謂士女奉篚以迎。蓋史家語言相承。借此經忠信之字為殷周字。昭作紹。音義亦相近。謂承事也。

以上虞夏書二十篇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疏【釋曰】江氏云。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國語周語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

興，八遷者，契始居商，一遷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二遷也，左傳稱相土居商丘，三遷也，與湯遷亳而四。其餘四遷，則未聞，馬業江說略本孔疏，昭明，契子。相土，契孫，自契至湯，其間賢君。如詩稱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祭法稱冥勤其官而水死，魯語稱上甲微能帥契，蓋契數五教，功在萬世，賢君屢作，積德累功，至湯有聖德，遂受天命，撥亂救民而有天下。八遷者，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史記，謂封契於商，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路史後紀十注，契所封乃華陽鄭縣，有欒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世本謂契居蕃，是矣，水經注闞駰云蕃在鄭西，然則今欒城是。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砥石地今無考，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云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傳相土居商丘，世本同。商丘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於商丘。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為子亥，殷之稱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即子亥也，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世本亦云孔甲時復歸於商丘，統箋以此殷侯當湯祖父主壬及主癸，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於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昭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三云，鄴。上甲微居。即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為太甲爾，此八遷之事也，業陳氏考辨甚詳，但竹書係晉人偽撰。不足據，世本所敘商先公屢遷，何以自昭明居砥石外，孔沖遠等皆不知，竊疑詩稱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始封及益地，建都容有遷移，昭明遷砥石復居商，相土居商丘。則自契至相土已五遷，冥及上甲微皆振作大有為之君，容有遷都之事。至湯復從當時所居遷歸於商從先王居。所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後又從商遷偃師，商與偃師通得稱亳，據班志鄭注則亳本偃師地名，後因以為殷都之通稱，析言則商與亳別，故盤根注云湯自商遷亳，統言則商亦得稱亳，故此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盤庚于今五邦，自湯所遷計之，兼數八遷之最後一遷，故班

孟堅說前八遷後五遷，實止十二也。年代邈遠，書缺有間，姑以意推，非敢質言。要惟鄭注商國在華陽，漢志亳在偃師湯所都，及疏所引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丘，為確可據耳。鄭云亳在偃師有湯亭，據漢志有明文者言之，詳下。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詩古駁疏〔箋云〕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以高省，乇聲。高郵〔釋四〕此文直承上自契至湯八遷以後，屢遷，湯始從其而言，則先王宜即指契。言契以故居，則湯所居之亳，雖即契所封之商地，說文以為在京兆者，故史記云湯起於亳，與禹興西羌，周自豐鎬並言。皮氏云：亳非一地，六國表湯起於亳，徐廣注京兆杜陵有亳亭，是湯所起之亳在西方。即契所封之商，鄭以為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商頌稱契為玄王，故云從先王居。湯起亳，得天下，遂以亳為大名，故其後遷都偃師，與景亳皆稱亳。盤庚遷殷亦稱亳殷，紂都朝歌，而國語云紂踣於亳，周時猶有三亳之稱，至帝嚳都偃師之亳，並無明證，何以知湯所居之亳即是嚳之所都乎。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是河北非河南，與偃師之亳相距甚遠。惟括地志分列三亳之名，而以偃師為帝嚳及湯所都，唐初崇信偽傳所致之地，豈足徵信。王氏先謙云：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洛〔于〕沈璧。洛即上洛之洛水也。蓋湯之始大，商地兼有亳名，遷都偃師，偃師遂擅亳稱，而在先之亳反不顯。今案皮王說與史記合，似是。上洛之商與河南之偃師皆得稱亳。鄭注此亳字不以為京兆亳亭，而云在偃師有湯亭者，以說文亳字未質言湯居，而漢志偃師則明云殷湯所都，古事難明，必據有明文者言之，蓋多聞慎言之義。好學深思者自可意推。江氏則以為亳在偃師，視商丘等處為近於契都，故云從先王居，則以說文之亳亭為周時秦所伐之亳，與商地近而非一矣。此云從先王居，下云作帝告，江氏說帝為契所感生之帝，詳下。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蓋亳為杜陵高地，故字从高。漢時於此置亭，故許據言之。偃師之亳，或當如孫氏說，字本作薄，而經傳多借杜陵亭亳字為之。偃師近商，於九州大勢亦近西，詳江氏說。

作帝告釐沃。

帝告釐沃亡。【箋云】史遷告作誥。一作侣。無釐沃二字。【釋曰】江氏云帝嚳帝也。契之所自出也。從先王居。故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故篇名帝告。告或為誥。古今字也。釐理也。沃肥美也。治理亳之土地使之肥美。故以釐沃名篇。皮氏云帝告者。古二王後得郊天。詩生民以歸肇祀傳曰始歸郊祀也。箋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三國志注引虞喜志林云詩曰以歸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郊天。猶魯人郊祀也。稷契皆帝嚳後。同有大功。稷之後得郊天。契之後亦得郊天可知。郊天祭感生帝以祖配之。湯居亳時。未得天下而已得郊祀。蓋告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故篇名帝告。謂告帝以從先王居之事也。案皮引申江說是也。史記作誥。義同。索隱云一作倍者。古今人表帝嚳作帝告。殷氏孫氏以此先王為嚳。亳與帝嚳之都近。故述帝嚳之事。容古書家有此說。為偽孔所本。史無釐沃者。文不具。

【經】施章乃服明上下。

【困學紀聞二】稱大傳殷傳引帝告文。【釋曰】施章乃服。謂施章采於衣服以辨上下使無僭差。皐陶謨云以五采施章於五色作服。汝明。成湯遷都治民以禮。必使衣服有章。皮引考工疏文選注稱殷傳。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乘朱軒有飛軨證之是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征亡。【箋云】史遷始征作始伐。【釋曰】湯為夏方伯。征諸侯之不道者。葛伯放而不祀。湯化之無可化。乃伐之以正其罪。征之為言正也。湯征諸侯自此始。史敘其事作此篇。

【經】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殷本紀

【釋曰】史述此文在作湯征之上。蓋零文斷簡得諸伏孔口傳者。喜而載之。并入序中。予有言以下至勉哉勉哉。蓋湯出征時與伊尹告諸侯之辭。謂我今有言。人鑒於水則知己之形貌。視民之好惡則知治道否。周書曰。人無與水監。當于民監。即此意。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湯征諸侯去其虐民者。故其言云爾。

伊尹贊之曰明哉此言。能聽此言。治道乃進。凡君國子民爲善者皆與之在王官。而治民勉之哉。此蓋湯征篇發首之辭。湯曰汝不能敬命以下。蓋篇末誓衆之辭。與甘誓湯誓篇末一例。史録殘文聯屬之。學者可意推釐析。 又案湯爲方伯征諸侯。而伊尹曰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此可見湯與伊尹初無伐夏之意。故湯薦伊尹於桀。其征諸侯。猶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此云在王官。猶詩汝墳稱王室。采薇出車稱王事王命也。聖人無富天下之心。而嚴於君臣之義。其於暴君苟天命有一日之可祈。人心有一日之可挽。必竭力扶持之。至於理窮數極天人交迫。乃不得已而行權救民。猶自以爲有慚德未盡善。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先儒謂君非桀紂之暴。臣非湯武之聖。而以下犯上。則亂賊而已矣。此名教之大防。古今之通義也。

【經】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篇引

【箋云】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詩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釋曰】葛地不可深考。皇甫謐引地理志。以爲梁國寧陵之葛鄉。即葛伯之國。江氏云。檢漢書地理志梁國無寧陵。謐蓋據晉史之志乎。案江氏此說是也。晉世葛鄉。安必其古之葛國。謐言不足信。據孟子說。葛必與亳接壤。孟子親見百篇之書。所言皆據經傳正文。江氏乃於此小有發疑。不知無可疑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蓋仁人視天下。無不可化之惡人。葛伯不祀。湯不忍遽征之。而使人問之。葛以無犧牲對。則遺之牛羊。以無粢盛對。則使亳衆往爲之耕。皆明知其僞。而欲以仁動之。度當時葛或有小饑荒。而湯得伊尹區田善法。方釐薄土使沃。欲以利亳民者利葛民。所謂使亳衆爲之耕者。初非動大衆而耘人之田。特就與葛接壤之處。遣農夫若而人教之治田善法。庶其豐收而喜。改行爲善。其地至近。故可饋食其人無多。

故易要奪湯之事。葛仁至義盡。而葛伯梗頑不化。竟至興餉為仇。殺小弱之童子。則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其虐衆如是。則暴其民甚可知。然後從而征之。非獨為餉者復讎。亦以拯葛之匹夫匹婦於水火之中也。古者滅國不絶其祀。湯既征葛。而春秋時仍有葛國嬴姓。殆湯既誅葛伯。別為置君。或湯有天下後。葛地在畿内。不合制度。別封之於他處與。仇餉。朱子云興餉者為仇。視趙注為允。江氏從之。葛伯不祀湯征之者。禮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君絀以爵。方伯佐天子正諸侯。其職然也。

[經]湯一征自葛始。孟子滕文公篇

[箋云]孟子曰。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又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一征又作始征。始又作載。滕文公篇[釋曰]孟子於葛伯仇餉湯一征。徯我后皆稱書曰。按其文義。必出湯征。天下信之以下。十一征句。則孟子述古書傳之文。故東面而征數語。又見盡心篇。始征作一征之等。蓋當時傳寫有異本。孟子兼採之。

[經]徯我后后來其蘇。

[箋云]趙氏曰。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釋曰]聖人之征伐以救民也。故民望之如此。後世雖及古。而既克敵之後即子其民。敵民初無所謂亡國奴隸之苦。此中國風氣之善。本聖人天覆地載一視同仁之教也。

[經]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汝鳩汝方亡。[箋云]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氏說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又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大傳亳作薄。史遷去亳作去湯。無乃字。汝作女。方作房。[釋曰]江氏云醜惡也。湯貢伊尹于桀。既而伊尹惡夏無道。復歸于湯。案射義諸侯貢士於天子。大傳亦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得伊尹。不自私而貢諸

桀。冀其能伊尹改過遷善。以永天命以濟生民也。桀不能用而伊尹去。湯復使往至於五。蓋湯與伊尹之望桀為善以急救天下之民。與禹稷三顧其門而不入同。愛君愛民之至聖人至公至仁之心。萬世可見。孟子言五就。序隱括言之曰既醜有夏。據最後一去而言。蓋前此猶未絕望也。既已也。猶終也。桀怙惡不悛。伊尹於是終惡之而去。此最後之去。歸乃遇汝鳩汝方。告以桀不可復輔。史述其事而作此篇。乃字與既字相應。史公略之。江氏以為衍。未必然。孟子說五就。及書大傳夏人歌盍歸於薄等語。蓋皆出此篇。何事非君。此所以湯貢伊尹於桀而尹不辭。治亦進二句。孟子仲說語。天之生斯民以下。伊尹初應湯聘時語。伊尹樂堯舜之道。欲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堯舜之澤。始是隱居求志在此。後之行義達道即在此。湯貢諸桀而五就不倦由此。桀不用賢。怙惡不悛。乃終去之而相湯伐夏救民。亦由此。孟子所言足明孔子此序之意。故引為說。釋文謂帝告至此五篇舊解在夏書。馬鄭以為商書。案汝鳩汝方當是一篇。此四篇所敘皆商事。宜為商書。猶泰誓在殷未亡時而為周書。且序云自契至於成湯。自是序一代之始發端之辭。大傳引帝告文亦在殷傳。史載此諸序皆在殷紀。馬鄭本是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作夏社。疑至。臣扈。

犧牲既成。衣服既潔。祭祀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當為德）以薦（此七字疏引作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十一字）。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當為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周禮大宗伯疏、杜疏引大同）

夏社疑至臣扈亡。【箋】

【五】馬氏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疏。史遷此序在湯誓與寶後。無疑至臣扈四字。【釋四】鄭據孟子為說。蓋古有歲旱毀社稷壇壝之事。示自責。將無以奉神明庇民命。國將亡而社稷從之。歲豐乃修復。此變置之小者。且諸侯之禮。若湯遭七年之旱。幾至萬國不粒。與堯遭九年之水。同為莫大之災。於是議變置社稷配食之神。與湯自為犧牲以禱同為非常之舉。蓋出於至誠憂民。無可如何而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鬼神。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其神在天。容受命於帝職。有更易。故變置之。以冀有當。重民故切責已。

亦不能不有咎於神。此正體暑雨祁寒小民怨咨之至情迫而出之者也。江氏云。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大傳云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漢書鼂錯傳亦云湯有七年之旱。言五年者誤。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子農即烈山氏子柱也。湯時大旱七年。據左傳言自商以來。祭法言夏之衰。正當湯時。明以久旱故遷柱也。此言欲遷社不可。左傳祭法皆不言變社。明柱則遷之。社則以無可代句龍者故不可遷。于是止也。案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以古大有功於土穀者配之。在前莫如句龍。柱。其後莫如禹稷。而禹爲天子。可配郊。不可配社。而此外有功於水土之神。無及句龍者。故社不可遷。惟作夏社。以責己者責神。使同力救民而已。江氏又云。夏社蓋讓責社神之詞。周禮太祝掌六祈。五曰攻。六曰說。注云。祈。有災變。呼號告神以求福。攻說則以詞責之。攻如鳴鼓然。引左氏昭十九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爲證。案臣扈歷湯至大戊猶周之召公畢公歷文王至康王也。變置社稷。事之大者。或遷或否。湯不敢自專。而與二臣議之。疑至臣扈並舉。承夏社之後。其爲二臣名甚明。欲遷社由旱。與革命無涉。禮喪國之社屋之。無所謂遷也。革命自革暴君之命。與社稷神何與。僞孔說謬。史公無疑至臣扈者。史於亡篇之序。累舉數篇者多略不具。或傳寫脫之。江氏又云。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知當然者。湯誓敘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寶敘言夏師敗績。則是既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敘言既勝夏。則是既敗夏師之後。故此三篇宜次典寶。仲虺之誥敘云。湯歸自夏。是既勝夏而歸也。湯誥敘云。復歸於亳。則歸而至國矣。故此三篇之後。當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也。故殷本紀錄此諸篇之敘。先湯誓。次典寶。又次夏社。而無疑至臣扈篇目。次則仲虺之誥。次則湯誥。是順敘文

而為之次也。今以此序列湯誓之前。典寶次咸有
一德之後。失先後之宜。不審何以如此。棠此有三
說。夏社三篇因旱而作。旱之始蓋在伐桀前。故欲
遷社雖在後而序次在前。自湯誓以下皆言伐桀
之事。典寶乃言伐三朡。故最次在後。一也。史公從
孔安國問故。殷本紀所列或壁中元次。膠東庸生
以後歷三百年傳寫或有顛倒。鄭君不敢擅改。二
也。鄭於成王征多方疑編篇之次。而此序無聞或
可。鄭原本與史記同。鄭學之徒傳寫誤耳。孔疏所
據乃其誤本。三也。多聞闕疑。要不當如偽孔以意
改耳。　上古之世。天與民近。相傳神農有禱雨書。
旱則閉諸陽開諸陰。潦則反之。及暴巫等事。後世
不必驗。聖人得通天地。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
且殷人尊鬼。遷社祀棄。蓋其獨知灼見鬼神有遷
壇。故自此以後稷配。遂為千古定制。決非如後世
鹵莽之夫以祈禱不應。忿疾慢神而於民無益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
誓。
鳴條。南夷地名。疏【箋云】史遷說夏桀為虐政淫荒。
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
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桀敗於有娀
之虛。桀犇於鳴條。【釋曰】序言伊尹相湯伐桀。猶孟
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蓋湯武伐暴救民。伊周實
相之。泰誓不言相。而此言相者。周書以泰誓建首。
故序直云武王伐殷。湯誓前有數篇。故序承上文
伊尹醜夏歸湯之語。云相湯伐桀。舊史各自為文。
無關義例。孔氏仍之。以此知帝告以下數篇伏鄭
本在商書首者為正。而鄭原本書序亦當以鳩方
湯誓相次。與史記同也。孟子云伊尹思天下之民
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諸溝中。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正此序之義。升自陑者。陑字
說文所無。難以臆說。江氏以栭字當之。云栭蓋氏
阪之名。未聞所在。蓋自昆吾至夏所經之路也。偽孔
言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夫王者之師。豈掩人不
備哉。哀說不可信。長發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鄭君箋云。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
夏桀則同時伐也。殷本紀云湯伐昆吾。遂伐桀。故
以為自昆吾而來所經之路也。棠江說甚是。蓋伐
韋顧昆吾。猶是方伯征諸侯之常。至由昆吾伐夏。
則應天受命稱王以令諸侯。故於升自陑時作誓。

猶武王師度孟津作泰誓也。升自陑言作誓之地。純非言伐桀之形勢。經曰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則一交綏夏衆即土崩輻分。何待出其不意以求勝。春秋無義戰。然於偏戰猶有所取。豈有王者應天順人之師。而若後世詐戰乎。史言桀敗於有娀之墟。奔於鳴條。備言之。序云戰於鳴條。約言之。鄭云鳴條南夷地。王氏云。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夏桀奔走。淮南子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註。焦。或作巢。以其過故之歷山。觀下文伐三朡。三朡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江南巢縣。然則桀出亡之地。皆東南。故鄭以鳴條為南夷。亙逸周書殷祝解云。湯將放桀於中野。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以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可見桀之出亡皆向南行。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於鳴條以為東夷者。古人言南可言東。正與鄭合。蓋鳴條係東南地。故或言東或言南。孟子言舜東夷之人。對文王畢郢在今陝西。為九州最西之地而言。湯誓伏生所傳與壁中古文同。並無散亡。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云云。鄭以為舜命禹之辭。蓋履非湯名。說詳堯典。蓋此節之語。古帝王相傳而湯用之。集解引孔注以為湯伐桀之辭。稱墨子引湯誓如此。然據兼愛篇稱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云云。呂氏春秋引湯禱雨辭大同。孫氏以為此桑林禱雨之辭。非伐桀誓衆之辭。致確。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云云。稱湯誓者。王氏以為湯誓衆前先告天。猶武王伐紂先上祭於畢。其辭蓋別為一篇。亦稱湯誓。猶泰誓之有三篇。而其文孔子時已不完。似近之。白虎通三軍篇亦以予小子履節為湯伐桀之辭。蓋湯服膺舜禹相傳之訓。以君天下之準。故伐桀告天稱之。禱雨告天又稱之。詳下。史記述湯誓畢。有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蓋本古經傳殘文。而稍失其辭氣。湯必不自矜其武。蓋作誓時始布王號。諸侯尊湯曰吾王甚武。相與號曰武王。古書字句磨滅。史從而載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其事也。又案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故子之所慎戰。然論語所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謂集思廣益謀定而動思患豫防。非陰謀取勝也。易

傳所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非閒道奇兵譎人於險也。是皆以仁義行節制之事。詩書周禮所載用兵之道皆如此。周衰諸侯以力征經營。變詐日起。戰國以後益甚。間有迂疏自是。不度德不量力。而謬用古法。如宋襄陳餘者。適以自取敗亡。然不可因此誣先王。謂兵不厭詐也。兵凶戰危。禮時為大。齊桓晉文尊周攘夷。燕昭王樂毅。齊田單復讎興國。兵略猶近古。秦項以後。則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及我朝列祖皆撥亂救民。同符殷周。漢諸葛武侯唐郭令公宋岳忠武　國朝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討賊平亂。方略足為後世法。統而論之。荀子議兵篇可與道古。張文襄非弭兵篇可與通今。近世殺人利器。曠古所未有。可使人無噍類。然則如之何而救之。曰惟以至誠感發人之善心。消宇宙之患氣於無形而已。

【經】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篇國語引末四句稱湯誓白虎通三軍篇引此節以為湯伐桀告天之辭

【箋云】國語周語稱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釋曰】此節反覆各經傳所引。蓋見於書者當有三。一為舜命禹禪以帝位而告天之辭。其文當見逸書舜典。鄭據之。其本當如俞氏樾說。無履字。或訓履為踐。謂踐行堯道也。蓋舜亦以天之曆數等語命禹。而曰予小子踐行其道。昭告于天如是也。一為湯伐桀祭天之辭。當為湯誓前篇。而其文殘缺。孔子錄書時不得其完篇。故百篇中不錄。而以其殘文傳之門人。今存於論語。故國語引湯誓余一人有罪四句。與此萬方有罪云云大同。白虎通引論語。亦以為伐桀告天之辭。則履為湯名。敢用玄牡者。鄭以為偏告皇天大帝及五帝。故用祭昊天之牲。班以為未變夏禮。仍用夏牲。有罪不敢赦。行天討以誅凶人也。帝臣不蔽。順天命以用善人也。善惡皆簡閱在帝心。已不敢私。朕躬有罪。以下言天下有一人不得其所。皆已之過。此蓋舜禹相傳之訓。而湯用之以告天。此其所以能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堯舜之澤也。一為湯桑林禱雨之辭。見墨子及呂覽。文意與此大同。而又多自責之言。蓋萬方不安。聖人視若己推而內。

諸溝中。故其告天。不嫌於言之重字之覆也。

【經】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引湯誓

【釋曰】此亦告天篇之文。所謂帝臣不蔽者也。論語稱湯擧伊尹。不仁者遠。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觀此序所稱有伊尹汝鳩汝方。疑至臣扈誼伯仲伯仲虺咎單。則衆賢並至可知矣。

附夏社逸文

【經】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萬方。墨子兼愛篇引湯說

【箋云】呂覽引桑林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民順【釋曰】孫氏據墨子本文定為桑林禱雨之辭。或即夏社逸文。蓋與伐桀告天辭大同而責己尤切。桑林禱雨時。克夏已久。正朔服色早改。而云用元牡者。蓋亦總告昊天上帝及五帝。故天用色之牡。有善不敢蔽。即帝臣不蔽也。有罪不敢赦。與論語文同。墨子稱湯說者。說。如周禮攻說之說。謂自陳說也。云湯說。則與湯誓畫然分矣。孫氏疑為夏社文。甚當。以無明文。故連類附著於此。此節逸文各家說多異。惟王氏孫氏陳氏及劉氏恭冕補論語正義說多善。今約取而讚辨之　又案孟子言湯執中。本堯命舜允執其中之訓。而此告天之文。又本舜命禹之辭。蓋湯之聖學聖治。一本堯舜禹相傳之道。故孟子言湯於堯舜聞而知之。又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國語云。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引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為證。後漢書陳蕃傳。禹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明此節之文。傳自舜禹。禹湯同道。故春秋傳曰禹湯罪己。論語又說周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論語明言予小子履。釋文不言鄭本有異。以意逆志。蓋鄭亦以此節為湯語。而其禮其言。皆本於舜命禹時。疏家引鄭注不備耳。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亡。【箋云】史遷此序次寶典夏社後。無自夏二字。大坰作泰卷陶。一無陶字。集解徐廣說　索隱陶字衍　卷一作坰。又作洞。仲虺作中䴞。索隱音壘　荀子作中蘬。【釋曰】江氏云大坰即泰卷。大當讀為泰。坰聲轉為卷。

嚚字說文所無。或嚚字之譌。抑墨字之譌。案坰卷
雙聲。虺嚚疊韻。皆音近而變。仲中古通用。左傳
云。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孟子趙注以為即萊朱。
【經】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左傳襄十四年又襄三十年傳引
【釋曰】傳於兩引下皆有推亡固存四字。蓋申說之
辭。又宣十二年引取亂侮亡四字。約文。亂謂壞法亂
紀。使民無常。故取之而弔其民。亡。如春秋書梁亡。
自亡也。侮謂取之之易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若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則取之。如升虛
邑耳。王者治亂持危存亡繼絕。至亂無可治。亡無
可存。則勢必見取見侮。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經】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
師。墨子非命上中下篇引此文互異。江氏參取義長者如此。今從之。而出其異文于箋。
【箋云】有一作于。或脫布命二字。帝式是增一作帝
式是惡。又作帝伐之惡。用爽一作龔喪。或作用闕
師。【釋曰】江氏云。用無為有。謂之矯。式。用也。增當讀
為憎。憎。惡也。伐之字。誤當从式字。爽當為喪。聲之
誤。師。衆也。表師言失衆。案伐式形近之誤。之是用

龔聲近。厥闕形聲皆近。而誤。言有夏欺天以欺人。
天用惡之而喪其衆。
【經】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
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引
【釋曰】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下賢愈恭。則德愈
盛。若禹聞善言則拜。天下之善皆歸之。王道也。其
次聽賢人陳善納誨。以治其國。善政聞於四鄰。霸
道也。其次有疑則問。不敢自用。善人為之拾遺補
闕。亦可以存。若惟其言而莫予違。與讒諂面諛之
人居。則亡無日矣。豈惟有國者。凡人皆然。古之人
有言曰。非我而是者我師也。是我而是者我友也。
諂諛我者我賊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已逸。【箋云】黜。貶下也。說文黜部史遷無湯字。黜作
絀。復歸於亳作還亳。【釋曰】湯誥者。湯自伐夏遂伐
三𣪠而歸。由大坰還亳。即天子位。而誥諸侯也。咸
有一德明居皆同時作。總為一序。史記於仲虺之
誥前云。伊尹報。於是諸侯畢報。湯乃踐天子位。平
定海內。蓋約仲虺之誥以下四篇而言。大傳曰。湯
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

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
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有
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
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疑湯
誥中有其事或古文簡略而傳者詳之夏在亳之
西史記引此經逸文云王自至於東郊者蓋桀向
東南奔湯從之因伐三朡三朡在濟陰定陶湯自
此歸亳故至東郊也於是諸侯畢會乃即位而作
誥湯言天子之位唯有道者宜居之故伊尹作咸
有一德明天命在德湯言禹皐陶后稷有功於民
民得安居故咎單作明居明王政在安民三篇蓋
相表裏故同序

【經】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
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
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
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
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
之在國女毋我怨殷本紀

【異文】立一作土之一作政集解徐廣說【釋四】三月夏三
月也史於明居後始言湯改正朔則此時未改夏
正此言三月則伐昆吾伐桀伐三朡當在正月二
月爾時農功未興明經所謂舍我穡事者謂夏桀
平日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非如後儒所說湯
違農時而出師也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
勅諸侯以勤民恤功稼穡匪懈其下當有褒美之
辭如所云予有大賚汝者反是而虐民乃予以禍
適予乃大罰殛女上蓋有闕文多吻意推可知禹
為天子云三公者蓋據舜時為三公而言亦見君
臣一德之義湯勉諸侯以舜時三公之事孔子所
謂服禹功而修舜緒於此可見書序稱皐陶矢厥
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意五
臣中禹皐稷三人為三公歟蚩尤作亂暴虐百姓
此文百姓上當脫暴虐二字蚩尤虐民帝乃絶之
其罪有狀可為深戒有狀上亦有脫文先王訓言
不可不勉苟或不道毋令是有土在國之猶是也
命德討罪天實制之女毋我怨史載此文蓋據孔
壁逸書二十四篇外此為特詳然脫誤甚多姑以
意推之如此呂刑以蚩尤苗民為戒以伯夷禹稷
皐陶為法與此意同立一作土者有土謂有國有

天下。之一作政者謂若不由先王之道。無善政在國。則罰殛當加。汝毋我怨。此文雖脫誤已甚。然光明正大之氣象猶可想見。與湯誓湯征逸文。救民水火之意並溢言表。非晚出書可同日語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九字或當在不道毋政在國下。末句汝毋我怨四字重出。當刪。伊陟臣扈曰。

咸有一德已逸。（下闕堯典疏）【釋曰】此及明居序皆不言作意。蓋與湯誥同蒙出夏歸亳之文。三篇同序。當一氣讀之。一德純一之德也。咸有一德。言湯君臣皆有一德。故能受天命正天下。

【經】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記緇衣引作尹吉曰）

【箋云】禮記稱此文作尹吉。鄭氏曰。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亡當為逸）咸。皆也。君臣皆有一德。不貳則無疑惑也。【釋曰】鄭禮注每云古文。一作壹。一壹通用。易曰。恒以一德。又曰。恒。德之固也。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一德者自彊不息。日新又新。如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也。荀子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勌。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信誠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此一德之義）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逸書所謂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孟子所謂伊尹樂堯舜之道。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也。

伊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亦引緇衣尹吉）

【箋云】鄭氏曰。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尊（作）。【釋曰】伊尹當桀時。不及見夏之先王。故知先謂其先祖。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夏。忠信為周德也。有終。一德也。相亦惟終。君臣皆有一德也。桀反其道。故天命殛之。

咎單作明居

明居亡【箋云】馬氏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人之法也。（史記集解）【釋曰】司空度地居民。明居。明居民之法。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以纘禹皋陶后稷之功。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堯典疏）典寶已逸。

【箋云】史遷此序在湯誓後夏社仲虺之誥前。無逸

從之三字。般作嵏誼作義。仲一作中。古今人表今本湯誓後次夏社次典寶次仲虺之誥。〔釋曰〕傳云大崩曰敗績。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鬷亭。鬷嵏鬷字通。定陶今山東縣與泰巷近。俘。取也。孚借字。三鬷。蓋諸侯失道黨桀者。湯師至。獻其琛以降。故俘其寶玉以為禮神瑞節之用。楚語曰。玉足以庇蔭嘉穀則寶之。段氏云。正義舉鄭注書序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百篇之序伊訓之前尚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在明居前也。姑從孔本。業王段孫典寶次序皆仍今本。但鄭舉逸篇之目。則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若序兼亡篇為次。則典寶當在明居後。蓋自明居以上皆言伐桀之事。典寶則言伐三鬷之事。明居與湯誥咸有一德緊相承接。順序文讀之甚明。鄭本必不割分。今定如此。餘詳夏社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史記集解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箋云〕史遷說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子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釋曰〕江氏云。成湯之歿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又云。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歿。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有年所。此推本為言。非謂湯歿後即為太甲元年也。偽孔云湯歿而太甲立。誣前王而紿後學。誕妄甚矣。伊訓是訓戒嗣王。必稱成湯之訓。肆命是陳政教所當為。自是成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固是謂湯也。肆之言陳。命。即政教也。徂。往也。后。君也。以往之君是湯。故知言湯之法度。業江說是也。成湯既歿。外丙仲壬享國不久。蓋皆守文。今主惟伊尹是任。及仲壬崩。太甲立。伊尹見其有不善之端。故作書三篇。以湯之德行政教訓戒之。書序主於序書作意。外丙仲壬間無書。以故太甲元年上繼成湯既歿言之。猶易傳稱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以堯舜承黃帝。為文。不及少昊高陽高辛。古人立言此等處甚

多所責乎心知其意。皮氏巧借偽孔及孔疏訛說以誣此序。誣聖蔑古。謬甚。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歷志三統歷引伊訓）

【箋云】劉歆三統歷說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紼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律歷志）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釋曰】太甲元年。仲壬崩之踰年。太甲即位改元也。十有二月。夏之十一月。冬至祭天之月也。是月朔適冬至。歷家以為歷元。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此方明。謂方明之宮。江氏說。誕。大也。資。讀為咨。十有二牧之咨。蓋太咨明羣牧於方明之宮也。劉班云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云云者。太丁外丙四字誤。當作外丙仲壬。蓋志因太甲元年冬至祭天而兼及外丙仲壬時事。蓋成湯崩踰年外丙即位。其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外丙崩踰年仲壬即位。其年十二月冬至亦然。仲壬崩踰年。太甲即位。其年十二月冬至亦然。皆越紼而行事也。志隱括言之。故後人不解耳。太甲元年十二月冬至朔適值歷元。故志引之。父死子繼。踰年即位改元。古今通義。偽孔謂踰月改元。因大謬。江氏以堯舜禹之事例之。謂三年喪畢乃即位改元。亦非。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劉班無不知之理。江氏未達志意。故譏之。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謂之禘。殷人禘嚳。則此先王當謂嚳。帝王可通稱。湯誥云先王言不可不勉。先王正指黃帝以來諸帝。蓋祀嚳于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禮畢後大咨命羣牧于方明之宮也。志云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似未合。或可殷禮不盡與周同。此經確係孔壁古文逸篇。劉向歆父子述之。班孟堅又述之。萬無可疑。近劉逢祿等妄爭門户。不顧是非。皮氏因此文不易明。遂誣為偽。大背闕疑慎言信而好古之義。且未免曲學阿世以從於邪。經術之謬。世道之憂。吾為此懼。故論之。　此條言祀先王。咨羣牧。宜在篇首。故先列之。

【經】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萬章篇引伊訓）

【箋云】趙氏曰。牧宮。桀宮。朕。我也。載。始也。亳。殷都也。

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宫桀起。自取之也。始謀之於亳。順天而誅也。〔釋曰〕此節引趙注。意天意也。或意上脱天字。桀起二字當倒。起屬上讀絶句。言天意欲誅桀者。其造作當攻討之罪自牧宫起。桀自取之也。朕蓋伊尹自稱。言我始與湯謀伐罪救民之事于亳。以順天意。孟子引此以明聖人順天應人。光明正大。非富天下。斷無汚其身而以利動其君之事　此條言伐夏

征是三䟫。　載孚在亳。見典疏稱鄭注典寶序引伊訓

〔釋曰〕此經上下文不可知。要之征是三䟫即序所謂遂伐三䟫也。載孚在亳。載則也。孚俘之借。言俘以歸于亳。即序所云俘厥寶玉也。玉以禮神。惟有德乃能寶之。猶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孚在亳。正以戒有國者當修德也。此與朕載是亳各不相蒙。劉氏皮氏合而一之。大謬。　此條言征三䟫

從諫不拂。徽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荀子臣道篇引書

〔釋曰〕楊注以書為伊訓。孫氏謂楊時伊訓逸篇已亡。此注或據舊說。素微諫不倦。至誠懇惻。以感動其君也。　此條訓王之辭僅存者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史記集解太甲三篇亡。〔箋云〕史遷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孟子說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釋曰〕史公說太甲既立三年不明。即序所謂太甲既立不明也。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總宰三年。至三年喪終。則總宰當還政於王。仲壬之歿不知何月。太甲既立。蓋據即位改元言。云三年則喪終即政且一年矣。據孟子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云暴虐不遵湯法亂德。則此一年中失德已非細故。伊尹極忠規諫而不聽。古者貴戚

之卿受先君付託之重，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度當時羣臣百姓諸侯皆大不滿於嗣王，懼其為夏桀之續，或有廢立之議，伊尹以太甲係湯適孫正體，又以為王少不更事，學問未成，氣質未化，非必終不足用為善，於是以己任天下之艱大，而使王別居桐宮，不問政事，以息羣怨。專講求學問道德，屏去近習小人。博選天下賢士諭教之，以陶鎔其氣質。啟沃其聰明。朝夕陳善閉邪，俾成君德。太甲見臣民不悅如彼。伊尹不別立賢而勤懇教導己如此，於是心大感悟。翻然改悔，日進於善。至三年之久。伊尹知其彊立不反。必終為賢君。於是迎之歸而授之政。此與周公踐祚抗世子法以善成王同。讀文王世子篇及保傅篇。以周事推殷。可見伊尹周公用心之純。殷周所以有道之長者實由於此。易乾九二當升坤五。文言備言君德學問。說者以為太甲思庸成王將揜迹於文武之時也，此惟聖人立人倫之極，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必不為者能之。孟子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可謂知前聖之心。立萬世名教之防，後世惟諸葛武侯足以語此，彼偽造竹書紀年者，曾何傷於日月哉，合史記孟子觀之，太甲立三年以不明而放於桐，又三年以賢復歸於亳。太甲立三十三年而崩，時伊尹雖久致仕，尚未薨。伊尹初作書以褒太甲。後又尊其廟號為太宗。則反政之後，其盛德可見矣，

[經]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表記引太甲

[箋云]鄭氏曰。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釋曰]江氏云，辟，君也，君四方，謂君臨四方。衆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天生民而立之君。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任賢使能，興養興教，使人類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相保。而不相殺。故君臣之義，人治之大者也。民非君則弱肉強食，爭奪相殺，無能胥以安矣。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苟無民何有君。君失衆則失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民心去，則無以君臨四方矣。君民一體如此。尊君正以保民。世道衰微。棄倫攸斁。無君之說，公然無忌。而暴民相殺無已時矣。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緇衣篇引太甲

[箋云]鄭氏曰，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

顛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栝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釋曰】江氏云：越者隕越，覆者傾覆。機者，發動所繇。易屯六三：君子機不如舍。鄭注亦云：機，弩牙也。案：予之言與也。虞人張機，必視栝與其所擬射者參相得，釋弦發矢乃中。喻為政必深察民情順之，以發號令。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自古未有不恤民怨而不亡者。

顧諟天之明命（大學篇引）

【箋云】鄭氏曰：顧，念也。諟，猶正也。【釋曰】言顧念審正天之明命。立政曰：成湯丕釐上帝之耿命。耿亦明也。餘詳大學通義。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孫丑篇、離婁篇引太甲）

【箋云】趙氏曰：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說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下皆引此經。【釋曰】趙注帝乙當為武乙。天作孽，謂時數當然，若堯湯有水旱之災，卒致地平天成，雲行雨施。自作孽，謂若桀紂秦政胡亥楊廣等自取滅亡。孟子說書至為痛切，萬世之龜鑑也。緇衣引此文，猶可違作可違也，不可活作不可以逭，義大同。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孟子盡心篇引）

【箋云】公孫丑引此。下云：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釋曰】狎，習也。言吾不習見于不順之行。蓋憂迫之辭。放太甲于桐，直接伊尹語下，與此序文同，則所引伊尹語必出此經。民大悅以下，蓋亦約此經為言。太甲賢，序所謂思庸也。庸，常也，即湯之典刑。蓋自太甲悔過以至復政，後慮仁違義，念念不忘，故序以思庸二字隱括前後言之。反而民大悅，則真能服膺伊尹之訓，其所行政能揆迹於成湯矣。周公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阿衡。商頌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伊尹保天子以平天下，向之不

抑不順者。至是而咸有一德與湯時同矣。此條諸
家以為明引太甲。未列為逸文。今補著之。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亡。【箋云】史遷說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
沃丁立。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
訓伊尹事。作沃丁。【釋曰】太甲之末。伊尹蓋早致仕。
朝廷大事。仍咨訪之。太甲崩廟號太宗。蓋伊尹所定
之禮。其後中宗高宗及後世祖有功宗有德。皆方
此為稱。皇甫謐云。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祀以太
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業士安說不知何據。然與事
理有合。蓋沃丁之尊伊尹。猶啟之尊益。成王之尊
周公也。孔疏以晉文請隧襄公不許駁之。然伊尹
相湯。救民於水火之中。教訓太甲。使悔過反善。為
賢聖之君。太甲處桐時。伊尹攝政朝諸侯。以繫天
下之心。實奠商家六百年之丕基。豈徒晉文比哉。
沃丁葬以非常之禮。宜也。士安之書雖多不可信。
然此序特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是天子親臨葬
之。其尊崇之極可知矣。咎單蓋與伊尹相左右。故
陳說伊尹之道德政治以訓沃丁。俾纘湯與太甲
之緒。然則上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文
書相屬明矣。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

兩手搤之曰拱。史記集解 巫咸。巫官。疏 咸乂四篇亡。【箋云】
史記乂作艾。說云帝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
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
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
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
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大戊。殷本紀 又說伊陟贊巫
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封禪書 馬氏曰大戊。大甲子。
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釋文【釋曰】伊陟。伊尹之子。
大戊。據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大庚立。大庚崩。子小
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大戊立。則大戊
是大庚之子。太甲之孫。三代世表則以沃丁至大
戊五王兄弟相及。皆大甲子。馬氏從世表。傳聞異
辭。難以意定。祥桑穀者。祥本吉先見之兆。易曰吉
事有祥是也。反之則凶之先見亦曰祥。易曰天際翔。
孟氏作天降祥。云降下惡祥是也。此祥為凶祥。桑
穀二本皆野物。而俱生于朝。是國家將亡朝將為
野之兆。盈兩手曰拱。一暮而大滿兩手。一暮或作

七日皆其禍甚速之兆。史云共生于朝一暮大拱。鄭據之讀序共為拱。與論語衆星共之訓為拱手同。謂生而遽大如拱也。盈手曰搤。兩手搤之。謂滿兩手之圍也。大戊修德而桑穀即死。呂氏春秋制樂篇。以桑穀之祥為湯時事。湯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書大傳及他傳記又以為高宗時事。雖所說時代不同。而修德除災天人合應則一。陳氏喬樅以為殷代此祥三見皆以修德而轉禍為福。或然。伊陟贊于巫咸。贊。說也。謂與巫咸論說其事。因知其賢而擧之。周公曰。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為勲德之臣。巫咸以巫官而明於天人大道。伊陟見桑穀之祥。勸大戊修德除災。更與巫咸深論吉凶禍福之理。遂擧之以共治王家。巫咸治王家異有成功。故曰巫咸之興自此始。史述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者𢍉之借。治也。史記作艾。古文艾字通。史又云作大戊者。江氏以為今本書序脫其目。蓋作咸乂四篇又作大戊篇。因古書遇重字。祇於字旁作兩畫。序作大戊下。云大戊贊于伊陟。大字戊字旁俱作兩畫。後人不察而刪之。殷氏則以作大戊三字為衍。案作大戊下。集解索隱正義皆無說。容後世傳寫之誤。巫咸由巫官而升為大臣。其子賢。遂以巫為氏。古之巫者聰明精爽不貳。如國語所言。迥非後世假于鬼神妄言黷貨者比。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古書稱巫咸作筮。則其人通於易道。能治王家宜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伊陟亡。原命已逸。〔箋云〕史遷說。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馬氏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史記集解〔釋曰〕伊陟佐大戊中興。年高德盛。大戊稱美其功德。命之于廟。言弗臣。待以殊禮。尊如父師。伊陟謹守臣節謙讓。史述其事。作伊涉篇。於時遂命原于廟。又作原命篇。原蓋當時賢臣。與伊陟相左右。如咎單之於伊尹。贊伊陟命原兩事相連。故同序。史遷無伊陟篇目。蓋脫文。江氏訓原為再。謂伊陟讓。故再命之。然說命畢命等。皆見所命之人。原

命之目不著人名。何以見其為命伊陟乎。且史云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下即云作原命。集解引馬注原臣名云云。若非作字下本有伊陟二字。則作原命三字與上不貫矣。裴引馬注則集解本必有伊陟二字。索隱正義於此無一語辯別。則小司馬及張氏本亦皆有伊陟二字可知。今本無者。蓋後世傳寫脫之耳。段氏云史記伊陟讓作原命。脫作伊陟三字。不得緣誤立說。是也。馬氏承衛賈之學。親見中古文原命逸篇。云禹湯之道我所修。必據逸經正文而言。無逸云中宗嚴恭寅畏天命。是度治民祗懼。楚辭云湯禹嚴而祗敬兮。與此言大戊修禹湯之道正合。其為確有依據甚明。若以意為說。則商書但言修湯之道可矣。何必言禹乎。即此可知馬鄭所傳真孔壁古文。不可妄議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亡。【箋云】史遷囂作隞。無作仲丁句。說為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釋曰】囂。讀如詩車攻薄狩于敖之敖。箋云。敖。鄭地。近滎陽。水經濟水注。濟水又東經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作隞同字。商時多河患。遷囂及下遷相遷耿。或皆因河圮。度當時忽促塞河恐猶泛濫。徙居以避之。遷都必曉諭百姓。故每徙皆作書以告。史記仲丁遷于囂下。直接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無作仲丁作河亶甲作祖乙三句。竊疑今文書序闕此三句。史公知其當有。故特云仲丁書闕不具。蓋序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耿。正謂作仲丁作河亶甲作祖乙而著其事。今但有其事而不言其所作之書。明是序有闕文。故言仲丁書闕。擧仲丁而河亶甲祖乙之書闕可知矣。史公蓋先習歐陽尚書。後又從安國問故。此三句古文序皆有而史云然者。猶鄭後雖箋毛詩。而注鄉飲酒禮。於南陔白華華黍等篇皆云今亡。其義未聞。猶從今文三家舊說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亡。【箋云】史遷無作河亶甲句。說為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釋曰】地理志相縣屬沛郡。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即河亶甲所築都城。案河亶甲時殷雖衰。而誥令必猶有先王遺意。足以為訓。

故孔子刪書取之。如周書録文侯之命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録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正而不徙。

疏 祖乙亡。〔箋云〕馬氏曰圮。毀也。釋史遷圮作遷。耿作邢。無作祖乙句。說為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釋曰〕祖乙初居相。因河決遷耿。後圖都又為河所圮。不復遷。史作遷。據其初而言。此序作圮。據既遷之後而言。耿作邢者。史記邢字本亦作耿。耿邢聲近。說文作郱。云鄭地有郱亭。段氏注謂鄭當作趙。蓋河北地。竊意商道衰。河工失修。屢有水患。祖乙圮于相而遷耿。遷未久而又圮。河流無定。有我能往冦亦能往之勢。於是不復徙而修德以禦之。皮氏譏鄭謂河非修德所能禦。不知所為修德者。非煦煦為仁徒善之謂。乃謂勤行德政。如選精熟河務之人以治水。去淤塞。濬下流。慎固隄防。候水長落。先事設備。發倉廩。振災黎。勞來流亡。俾民安居。皆其事。以此禦河。故雖圮而不為害。耿都歷數世成富庶之業。迨祖乙以後。商政復衰。地本近河。至陽甲時相度情形。水患或將復作。人民有蕩析離居之虞。而世家大族習於奢侈。積重難返。盤庚思患預防。因時制宜。與民更始。故不待河之圮而謀遷於殷。因以丕變風俗。去奢從儉。貴戚不便。胥動浮言。以蕩衆心。故作誥三篇以曉之。祖乙不遷而修德。盤庚遷以便行政。通變宜民。其道一也。皮氏以辭害意。不達治道。而妄詆前儒。失之遠矣。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疏 史記集解

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疏 〔箋云〕史遷說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陽甲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

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釋曰】盤庚當國都五遷之後。因耿地迫近山川。嘗有河患。後雖無事。而歷年既久。中更衰亂。河防失修。且習俗奢靡。貴戚第宅多。民居稠密。設一旦川壅而潰。猝不及備。屋廬人民。將沉溺無數。故謀徙都以便治河。不與水爭地。而治之於未決。為民先事禦災。而因以改其敝俗。於時持治亳之殷地。從先王故都。修先王之法。而當時貴戚大臣無遠識。安土重遷。起浮言以惑衆。謂國已五遷。又無故擾民。民由此相與嗟怨。當陽甲時。盤庚為此謀。衆戚阻撓。盤庚述王命告之。及陽甲崩盤庚立。卒定計遷都。又諭民之弗率。曉以利害。遷既定。乃諭邦伯師長以綏衆之道。當時各發教令。史隨錄之。及盤庚崩。民懷其德。乃集合為盤庚三篇。上篇為陽甲時事。統名盤庚者。以遷都遠謀本出盤庚。經言盤庚斅于民。又言王命衆。則是盤庚佐陽甲明矣。陽甲時殷道雖衰。而能任賢弟。不惑衆論。則轉衰為盛。實於是基之。左傳引此經稱盤庚之誥。則此三篇皆誥也。凡誓辭嚴毅而簡。誥辭懇誠而詳。此明是誥體。而不云誥者。史題篇略。從可知耳。　史言仲丁以後兄弟子姓或爭相代立。比有亂。夫商道親親。兄弟相愛。未嘗不可。但人賢否不同。往往因讓啟爭。故周公制禮。貴適重正。一以尊尊統之。辨上下以定民志。絕覬覦以保骨肉父子兄弟之倫。於是大定。春秋正隱治桓。謂君子大居正。宗之禍。宣公為之。此正道也。　疏引束晳云。孔子壁中書作將始宅殷。以為殷在河北。不知治亳二字。今古文同。賈馬親見中秘書。不聞有異。亳殷在河南偃師。諸家無異說。束晳偽托壁書。為所造竹書紀年佐證。殊不足信。故不列為異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疏 說命三篇亡。

【箋云】馬氏曰。高宗始命為傅氏。疏 史遷說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得古文作㝵。說文彳部 衛宏官書說㝵得二字

同體。書曰高宗夢㝵說。（衆經音義一）說一作兌。（釋文）營古
文作夐。說文曰夐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巖穴也。（旻部）
［釋曰］陳氏云。說文所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
夐求。此據古文也。史記錄尚書作營求。據今文。夐
从旻从人在穴上。謂擧目使人搜索。至於穴中也。
會意字。營求者規畫而求之。夐訓營求。故今文
以詁訓字代之。此與古文高宗夢㝵說今文作得
說一例。元應引書序作㝵。據古文也。諸書所引作
得。據今文也。案㝵得夐營皆聲同義近。蓋古文作
㝵作夐。故許君以㝵為古文得。又引書作夐求。孔
君以今文讀為得為營。故史記及馬鄭古文作得
作營。王氏云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鬐。
楊倞注曰。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之形狀本自
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愚謂古之神聖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卜筮必告。夢寐必
驗。妖祥之見。皆知其所由。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
知也。若心不正意不誠。邪暗閉塞。何足以語此。兌
說之省借字。禮記引皆作兌。但易兌卦之兌。書說
命之說。雖音通義同。而用各異。故鄭禮記注以作
兌為誤。

［經］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書大傳引說命）
［箋云］鄭氏說。闇讀如鵪鵪。謂廬也。傳曰高宗居凶
廬三年不言。史遷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帝小辛
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
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以觀國風。［釋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常禮也。當時人君多不能行。高宗獨行之。故禮記
曰高宗即位而慈良於喪。禮廢而復擧。但喪畢之
後。默而思道。猶未即言。故羣臣患之。高宗乃荅以
求賢自輔之意。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國語）
［箋云］韋氏說。類善也。茲此也。國語曰。昔者武丁能
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
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
是無所稟令也。蓋說命發端之文。國語所敘事皆
約經文為說。

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
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
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箋云〕韋氏說。碣。使磨碣也。天旱自比苗稼。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藥喻忠言。瞑眩。頓瞀。攻己之急也。瘳。愈也。失道比徒跣不視地。必傷。國語曰。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又曰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又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其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釋曰〕此既求得說而使朝夕規諫。乃正命說之辭。以象旁求等語。亦約經文。以武丁之神明也以下。則推說經義也。

念終始典于學。（禮記文王世子及學記引兌命）

〔箋云〕鄭氏說。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于學。學禮義之府。（文王世子注）又說。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學記注）

〔釋曰〕典。常也。經也。義相引申。江氏云。文王世子言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下引此經。故云念事之終始常于學。學禮義之府。府。聚也。言禮義之所聚。學則明於禮義而後可舉事也。學記言人不學不知道。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而下引此經。故云言學之不舍業。望文為義。兩注不同。不知執者得書本恉。案文王世子注。言思事之終始常於所學。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就為政時言。學記注言思終始不舍。惟於經業是學。學而時習。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能。故經明而行修。通經而可致用也。此就為學時言。兩注皆此經論學所包。相兼可也。禮記引兌命五條。皆即說命上三條論學。下二條論政。學而後入政。故尚書發首言若稽古。順考古道。所以同天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成之。高宗於傅說亦然。說命論學。為千古學人準式。故禮記諸篇皆引據之。後之從政者多不學無術。甚至學非所學。而天下之亂不可止矣。

學學半。（學記引）

〔箋云〕鄭氏說。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學記注）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釋曰〕江氏云。鄭注云學人者。學。斆同。斆。教也。謂教人乃益己之半。案說文學為斆之篆文。本一字。此經兩學字本皆作斆。漢人以隸寫經。乃从篆作學。此上學字乃教之借。經師以古斆字識別之。與盤庚斆于民同。下學如字。記教學正釋此學字。相長即半義。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學記引

【箋云】鄭氏說。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釋曰】敬道。尊先聖先師。高山仰止。景行行之也。孫業。安意潛心於所習之經業。篤信好學。務及時敏捷以求之。其所修乃深造自得。左右逢源而來也。大學云致知在格物。鄭注云格。來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敬孫時敏。則知善深而善物之來無窮矣。互詳大學通義。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引

七十六

【箋云】鄭氏說。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釋曰】此言君子不可不慎。惟口起羞言出乎身加乎民。發號施令。必防禍之所由起。甲冑所以除暴禁亂。一或不慎。則兵禍由此起。悔無及也。衣裳在笥。非宴褻之服。宗廟朝廷。當示民軌儀。衣服有章。則民德一也。干戈省厥躬。干戈所以討不義。王者不得已而用之。當內省諸身。推己及人。不貴用武以勝人也。上言起兵。慮患也。此言省躬。尚德也。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緇衣引

【箋云】鄭氏說。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釋曰】禮發爵賜服。必於祭祀之時。以先君臨之。不敢專也。爵無及惡德。罔有立政用憸人也。民立而正。言民將視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戒也。惡德之人。舉事必擾民。故事煩而亂。罔有馨香德。故事神則難。在祭祀為不敬。在政治為非亂矣。用人可不慎乎。以上五節皆說對王命之辭。蓋此篇首敘得說。次敘王作書以命說。終敘說作書以戒王。合之為說命三篇。鄭禮記注。言傅說作書以命高宗。命字誤。據疏當是戒字。

七十七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鼎。三公象也。又作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

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疏高宗之訓亡。

【箋云】史遷說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俗字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飛。漢書五行志作蜚。借字【釋曰】漢書五行志述此事。云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則此事在未得傅說以前。蓋高宗初免小乙之喪。祭成湯。明日肜祭而有此祥也。鄭云鼎三公象者。易鼎卦九家注言鼎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毓百姓。又云鼎三足一體。象三公承天子。九三虞注云。鼎以耳行。六五鼎黃耳金鉉。鉉所以貫鼎兩耳。鄭云。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五行志說。鼎三足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此古書說。鄭云象視不明。義正合。又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言當任三公賢者之謀以為政。容內有脫字。其後高宗果任傅說而中興。則天意昭然矣。如鄭此言。則雊雉之變。所以啟高宗去小人求賢人之獨智。非謂祭祀豐昵而致異。豐昵一語。祖己特因深陳天命而兼及之。王肅說非。後人或因此附合賀循議。歸過盤庚。更誤。詳經下。據史記。肜日篇及訓。皆作在武丁崩後。故以廟號為稱。肜日篇專主雊雉一事。高宗之訓。當因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備敘高宗始末善政。以訓後王。故篇題高宗之訓。

【經】三年其維不言。言乃讙。坊記引高宗云

【箋云】鄭氏說讙。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釋曰】記稱高宗云。不在肜日篇。則是高宗之訓文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

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詩文王疏【箋云】大傳說。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此一說鄭所本史遷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殷本紀又說西伯決虞芮之獄。

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周本紀此又一說。馬氏曰。咎周者。為周所咎。釋文釋曰。殷始咎周。言殷紂始畏惡周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為臣止敬。紂初亦不疑文王。文王以雍州之伯兼牧梁荊。且以天子之命。外禦戎狄內征無道。而紂喜怒無常。見其所至皆克。且聽讒言。乃惡而囚之。四人獻寶。陸朝貢之禮。紂乃喜而釋之。且告以譖由崇侯。更賜之弓矢鈇鉞。命之伐崇。黎蓋與崇同惡者。故先伐之以孤其勢。明年乃大舉稱王命以伐崇。此大傳說。鄭君據之。所謂周人乘黎。諸書引大傳伐黎之年。或有參差。蓋歐陽夏侯傳聞不同。或傳寫有誤。當以鄭說為正。戰國趙策及史記殷本紀。則以羑里之難。謂因鬼鄂牖醢竊歎所致。周本紀亦敘羑里之難在前。虞芮質成諸侯以為受命之君四年伐耆在後。蓋所傳古說不同。或可文有參差義實相備。江氏說韓非子難二云。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事舉而紂惡之。即此敘咎周之謂。大傳以戡黎為戡耆。戡黎之前。有伐孟伐密須伐犬夷三事。與韓子所言。文雖異而事則同。崇戰國策魯仲連言。紂醢鬼侯脯鄂侯。文王聞之歎。紂乃拘于羑里。殷本紀亦云然。然則紂囚文王不為咎周之故。而鄭以為畏惡之拘于羑里。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纍德。諸侯向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則紂囚文王不無畏惡之意。史記二文不同。互相備爾。非異也。據殷本紀言。知文王之歎而告紂者。崇侯虎也。周本紀言。譖西伯者亦崇侯虎。則告與譖是一時之言矣。安知醢鬼侯脯鄂侯不適當文王三伐皆勝之後乎。則鄭君說與戰國策不乖牾也。

案江氏參通二說甚有見。蓋伐崇為文王末年事。文王所以伐崇。由羑里已釋。紂以崇虎之譖告文。且命聲罪致討。故書傳云六年伐崇則稱王。本謂以王命伐之。故詩云是類是禡。若天子親征然。而崇虎之所以得行其譖者。由三伐皆勝。紂始有忌文之心。適有鬼鄂竊歎之事。虎遂乘隙以激紂怒。此事理之灼然可推者。史公序被囚之事與戡黎伐崇不相屬。蓋分碎古書之事。各仍舊文書之。雖有牴牾。不敢以意掠合。俟好學深思者自覩其會通。此述古之善法也。古書敘事。往往偏據一端。如

文王被囚。由三代皆勝。亦由竊歎。而國策史記及大傳各舉一端。左傳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七年當為一年。國策云百日。文王囚而得釋。由諸侯皆為之請而紂懼。亦由四臣獻寶而紂喜。而左傳書大傳各舉一端。此等舊文參差。學者能比類合宜以見指撝如江氏可也。或闕疑載疑。各如其說以通之。如孫氏亦可也。若皮氏偏執國策史記而以大傳為非。則是丹非素。知其一不知其二。恐違失吉正矣。又序云殷始咎周必有實事。鄭以為即羑里之囚。據云周人乘黎。乘黎與咎周事必相近。鄭以為釋而代黎。依據大傳。至為密合。下云祖伊恐奔告于紂。恐者。為乘黎而恐。與咎周無涉。殷本紀云。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則以咎周為祖伊之意。虛詞非實事。且與序文先後顛倒。蓋取序語而自為文。謂祖伊有怪駭周之意。然經文絕無咎周之意。曰天既訖殷殷命。曰民罔弗欲喪。何與於周。曰王淫戲用自絕。曰王其如台。恐之至而欲王自怨自艾。何咎於人。此史公自為文。不可以釋序。周本紀無之。馬謂殷始為周所惡。不如乘黎為征無道且為奉命伐崇前所當有事。初非病殷。文王方為殷祈天永命。所以能須暇五年。豈得以伐黎為惡殷哉。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耳。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疏箋云馬氏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釋文 釋曰 紂受聲相近。周書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是其本名。或省云受。故牧誓云商王受。商代王者以生日甲乙為名。上加字配之。如太甲仲丁之類。天下所同稱。入廟以配帝號。又有子生三月之名。紂名曰辛。生日之名也。號曰受德。三月之名也。受德本美名。當時或以其受婦人之言別為之說。後世傳之。或變其字曰紂。古書稱紂與微子啟同母。生微子時尚未為后。至生紂時則已正位。帝乙欲微子。太史據法而爭。謂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鄭云帝乙愛而立之者。孫氏曰。或因終立之。故云然。案子以母貴。母既為后。則子即為太子。安得云妾之子。太史所據非法也。帝乙從之。蓋本愛紂而欲立之。故號曰受德。太史以非法為法。帝乙以惡德為德。遂致商亡。豈氣運將終。成此謬

舉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詩大明疏〔箋云〕馬氏曰。錯。廢也。釋文〔釋曰〕既。已也。盡也。段氏云。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崇此上篇所謂滔虐自絕天棄之也。父師少師。鄭以為箕子比干。時箕子為太師。於紂及微子為諸父尊之故稱父師。比干亦諸父。而其官為少師。三人同志。懼殷之亡宗廟不祀。故微子告父師少師商去留之義。史記作太師少師。說者謂即以抱樂器奔周之太師疵少師彊。樂官也。容傳聞異辭。詳經下。不言作微子者。言微子作誥。則文義已足。不待贅也。

古書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九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四十

曹元弼學

書序第三十五下此題今增鄭原本或亦如是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詩文王疏〔箋云〕漢書說。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孟津居。史遷說。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箋云〕漢書又說。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十三年也。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史遷說。武王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徧告諸侯。遂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乃作太誓告于衆庶。〔釋曰〕此周書首篇之序。故以惟字發端。十有一年者。據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誓師時追敘之。言自十一年武王始伐殷至孟津之上。未渡而還。閒二年。至此一月戊午。始率師渡孟津誓衆。以卒伐暴救民之事。史因其誓述其始末作太誓三篇。上篇言十一年觀兵之事。中下二篇言十三年

一月誓師克商之事。與盤庚三篇體例同。一月為歲首。凡書歲首之月者。皆别於上年而言。如堯典正月上日。别於上文乃言厎可績三載月正元日。别於上文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書一月。正與同例。其不蒙十有一年可知。古史簡質。若係一年事。則但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師渡孟津作太誓足矣。今特出一月戊午之文。明以别於上文十一年也。古書序例無年月。惟伊訓太誓兩篇有之。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據太甲元年上溯成湯之沒。則其間外丙仲壬二世足以包

一

見之。太誓序云十有一年。下又云一月戊午。則其間還歸二年亦足以包見之。故特出變例。書年月以見義。若讀之不審。以一月戊午屬十一年。不將以太甲元年。為湯崩後明年。而廢闕外丙仲壬二世乎。鄭君分别觀為十一年事。師渡孟津為十三年事。實深悉古史文法。故與逸周書國語禮記乾鑿度諸文。一一符合也。知十一年本文王受命數之者。受命。謂受天命。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虞芮質成。諸侯皆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故武王觀兵。追本文王之年。以此年為受命元年。自此至崩凡七年。大傳史記每年具詳其事。武王即位。依常例明年改元。三年喪畢。至四年周正四月。因紂惡益稔。庶民弗忍。東觀兵以審諦天命人心。欲以救民水火之功。歸美文王。故追本文王受命之年稱十一年。猶體文王三分服事之心。未忍即伐。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亦不得已而去。天怒人怨已極。至武王即位六年。於文王受命為十三年。乃復舉兵渡孟津而北。遂伐殷誅紂。鄭以十一年為戊午部四十歲者。鄭據歷以推校文武間年數使一一符合。江氏發

三

明甚詳。孫氏引以入疏。余已於孫疏校補正其誤字。兹從略。王氏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其年數。十一年觀兵以卜諸侯之心。十三年復伐紂滅之。當時實事本是如此。今文太誓敘述觀兵之事。鄭於彼文下注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方可誅之。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鄭注云。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據此則武王以十三年滅紂。又鄭于金縢篇末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見大戴禮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

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九十三矣。據此則十三年滅紂益信。此序上半截十一年伐殷。指觀兵事。非滅紂事。下半截一月。指十三年一月。非十一年一月。故鄭以十有一年。為本文王受命數之也。偽傳說序與鄭大同。惟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蓋據逸周書文王受命九年之文。不知此謂受為西伯之命。非受天命。又謂武王大祥觀兵。蓋據漢書律歷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再期在大祥而伐紂一條。然武王方從容以須之。何必大祥即興師也。大約紂伐之年。史記周本紀與漢書律歷志二者各有一誤。史記文王七年崩是矣。而九年觀兵十一年殺紂則非。漢志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殺紂是矣。而文王受命九年崩則非。何也。羣書記伐紂之月皆周正。十三年二月初五日殺紂。建丑月也。而其發師。則在十月建亥月二十八日。若十一年二月初五殺紂。則發師已在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矣。文王不知何月崩。就令正月崩而自七年數至十年十二月。九年數至十二年十二月。只四年。無五年。總與須暇五年不合。故必依鄭受命七年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紂。方確也。業王說甚精核。逸周書惟王元祀。此武王即位改元也。其下有二祀三祀而無四祀。蓋武王四年觀兵。當以受命十一年布告諸侯。不得稱四祀。故大誓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至克紂時則為十三年。故洪範序稱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經云惟十有三祀。逸周書三祀下直接十有三祀十有二祀。武王之年。一祀二祀三祀見於逸周書。十一年見於書序。十有二祀見於逸書。十有三祀見於洪範逸書。自四年至十年。經傳絕無文。蓋四年即受命十一年。當時天下皆稱十二年。不稱四年。此合校經傳可推見者。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之崩。武王八十三矣。若又越十一年而伐殷。克殷後又數年而崩。則與禮記九十三而終之數不符。以此知武王追稱文王之年。決非虛語。蓋武王即位。依諸侯繼世常禮踰年改元。至觀兵之役。奉文王木主以東伐。始追本虞芮質成之年數之。今古文說觀兵九年十一年。克紂十一年十三年雖異。然自受命七年數至十一年。五年稍漾。或自八年數至十二年。五年稍亂。皆得五年。故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此周公之

言。確然無疑。觀禮記引大誓。稱惟朕文考無罪。非朕文考有罪。墨子引大誓。文王若日若月。則應天順人歸功於親可知。伯夷叔齊諫武王。父死不葬可謂孝乎。此史記列傳引舊傳之言。必出自周人記載。如伯夷言。則奉木主以伐去文王崩未遠又可知。故淮南子有武王大祥觀兵之說。錢氏塘謂三統歷始誤以武王即位改元為文王受命改元。不知三統歷之誤在不言武王改元。不識受命之年出於觀兵時進本不在以武王之年為文王之年。若書序十一年係武王即位後實年。則多方之文不可通。淮南子史記豈盡妄言乎。且考古者當斷之以義。文王改元稱王。於義不可也。武王追尊紀元於義無不可也。在文王為忠。在武王為孝。羣言淆亂。亦折諸忠孝而已矣。以上因余舊所為文王改元稱王辨而略更定之。須暇五年要以鄭說為再確。伐紂之年必去文王喪終不遠。然云大祥觀兵為不服三年之始則殊非。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若使武王先以大祥觀兵。則孔子何不引之。而稱後之伯禽乎。不待喪終而觀兵。於須暇之義得毋悖。而謂文王為之乎。總之文王得洛書之命。在入戊午部二十九歲。見易緯戊午部者。曆法二十部為一紀。七十六歲為一部。以每部之首一日干支名其部。此部首日直戊午。故名戊午部。入此部二十九歲。又歲戊午。其明年己未。虞芮質成。後以為受命元年。越七年文王崩。歲在乙丑。明年丙寅。武王即位改元。四年己巳。改稱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為入戊午部四十歲。又明年庚午。又明年辛未為受命十三年伐紂。故國語稱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此歲為歲星。鶉火午也。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國語下文。歷說日月星辰所在。以漢志鄭注推較。無一不合。詳江孫說。其餘各家傳聞異辭。兼存以備多識可也。

【經】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記緇衣

【箋云】鄭氏說。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考。文考文王也。無罪。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亡。緇衣注

【釋】曰此善則歸親過則歸己之義。干氏易注云。武王

以文王行。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武。謂除暴禁亂之功。傳所謂武有七德。非尚力也。以至仁伐至不仁。明知其必克。而猶云爾者。聖人德大而心小。臨事而懼也。　此條禮記。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氏襄三十一年昭元年傳國語周語鄭語並引

釋曰 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紂自絕于天。故天棄之。欲亡而得亡也。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引　又成二年傳稱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約此文管子法禁篇引小異亂十人作臣　三千或引是一條

釋曰 億兆夷人。謂中國億兆之衆。兼及四夷。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而滅亡者失其心也。人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所謂獨夫。為人上者可不敬乎。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周語

義云 韋氏說。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祥。福之先見者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周語注 釋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德通神明。故夢卜休祥皆應。若後世不修德而好禨祥。則祥反為妖耳。故赤烏之瑞。周公曰恐恃之。而王動色變。　以上三條左傳國語。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愛下引

釋曰 孫氏曰。乍。古與作通。業言文王之德。光被四表。始自西土。

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毋僇其務。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墨子非命上中天志中三引此文字多異江氏刪合之使文從字順今從之其異文具載江孫疏

釋曰 江氏云。夷居。倨慢也。僇讀為勠。勠力之勠。言己有命。不畏鬼神。毋為勠力于鬼神之務。墨子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棄命之不孝不敬。逆天地誣神明者。皆紂之徒。故其敵于為惡與紂同。天亦必棄之。與紂同。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下引其上有於去發曰四字去發二字不可解以意推之蓋謂凱徒將去殷發行時言也

釋曰 王氏云。大帝當作大商。與上文為韻。業紂之大商。謂天以殷之命授周。而周受之。猶酒誥云。克受殷之命也。此蓋太誓末篇語。既克紂而云然。以

垂萬世戒。詩所謂宜鑑于殷也。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孟子離婁篇引

釋曰 發。發覺也。孫氏曰。此蓋言紂苛政也。即漢見知之法。先王所無。以上四條墨子。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滕文公篇引

箋云 趙氏說。我武王用事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釋曰 此克紂後史臣美武王之辭。宜在篇末。言我武功惟顯揚。侵至商郊。即取其殘。言紂自斃也。殺伐之功用是張著。明除暴取殘。非敵百姓。於湯救民之功並有光。蓋言道同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

箋云 趙氏說。自。從也。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釋曰 夫然。故湯聞衆言。則畏上帝而不敢不正。庶民弗忍。欣戴武王。則知上帝臨女。當無貳爾心也。召誥曰。夫知保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故無道之甚。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別致命于聖王。天之愛民甚矣。豈忍聽惡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不為之立父母哉。

以上兩條孟子。

獨夫紂。荀子議兵篇引

釋曰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此條荀子。以上十一條。皆依孫氏錄之。孫本前有四條。後又有詩蒸民箋引一條。皆漢世太誓所有。今入本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野。紂南郊地名。詩大明疏 箋云 戎。兵也。中庸鄭注 史遷說。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如虎之奔赴也。後漢書順帝紀注 受。一作紂。牧。壁中古文作坶。說文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土部 釋曰 江氏云。賁。奔。音同字通。三百人。當為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官。樂記言虎賁之士者。蓋周公制禮。

用二人為虎賁之官。爵為下大夫。屬之司馬。其次中士十有二人。當文武時。則是守衛之士。非必大夫也。樂記所言。是武王伐紂時事。虎賁故是士也。又周禮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此虎賁得有三千人者。蓋周禮所說。據平時役使者。八百人足矣。若出軍。必更徵發士卒。此虎賁即士卒也。三千人不為多也。且此時未有周禮。不得據以為說。業江說是也。虎賁三千。蓋準出車一乘士十人之數。選尤饒勇者為之。平時以給守衛。出軍以為精兵。其下更有步卒。人數多寡。司馬法所說不同。蓋三代異制。史記又有甲士四萬五千人。序不言者。蓋三千人如後世之親兵。傳謂之王卒。牧野之戰。師尚父以百夫致師。遂以大卒馳紂師。大卒蓋即虎賁。是時紂師即輻分瓦裂。倒戈以開武王。四萬五千人更無所事於戰。故序及孟子但言三千人。明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待用衆也。管子稱周武王之臣三千而一心。蓋即指此虎賁三千人而言。姆。正字。牧。同音假借字。說文稱周書者。古人引經傳或不甚分別。如引說命序謂之商書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疏【箋云】史遷說。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釋曰】獸狩字古通。段氏孫氏引詩搏獸于敖。後漢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諸文證之。甚確。惟歸獸。自偽孔以來皆以樂記散馬華陽散牛桃林當之。皮氏說。獸狩通用。可段狩為獸。亦可段獸為狩。此序所云。是巡狩之狩。非禽獸之獸。古文書序云往伐歸獸。乃段獸為狩字。史記云西歸行狩。正用巡狩本字。西歸行狩即是歸狩。非史公段狩為獸也。所以知史公非段狩為獸者。周本紀以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之文置於營成周於洛邑之後。則史公所據今文說。不以歸馬放牛為罷兵西歸行狩時事。即不得以歸馬放牛之文當歸獸之文矣。古文書序作往伐歸獸。蓋謂往而伐殷。歸而巡狩。其義與今文不異。史記用今文作西歸行狩。則文義尤明。解者誤以古文書序為用本字。則往伐歸獸近於不辭矣。又誤以史記用狩字為段借。試易其文為西歸行獸。尤不可通。良由不知古文是段借今文是本義耳。武王行狩。古有明徵。周頌時邁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左氏傳以為武王克商作頌。是時邁所云巡

狩塲是武王之事。即在作武成之時。樂記引孔子之言曰。武始而北出。再成滅商。序所謂往伐也。三成南。四成而南國是疆。序所謂歸狩也。樂記亦有散馬牛之語。而在濟河而西之後。遠不相屬。作偽古文武成篇者。不知序獸字是段借。乃取史記樂記歸馬牛之文以當之。殊不攷史記樂記上下之文。皆不以歸馬牛為此時事。其謬固不待言。江段諸君亦未得其義。案皮氏此說獨勝諸儒。序云識其政事者。識。記也。謂史臣記錄伐紂至巡狩前後所行政事。如樂記所云。蓋皆史所記之政。當備見於此篇。散馬牛即包在其中。武功至是而成。故名篇曰武成。舊解以識政為記商之善政。亦未確。又或以歸狩為武王田狩。據逸周書為說。然彼文多誇張誕妄。蓋晚周人所為。事蹟虛實參半。且字多脫誤。不足據。

【經】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

【箋云】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霸。康誥馬注 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漢書律歷志引三統歷 霸。古魄字。漢書注 【釋曰】江氏云。一月。斗柄初昏建子之月。殷之十二月。在周為正月也。不言正月者。時未改正朔。故但以數紀言一月也。壬辰。初二日也。旁死霸。月偏體皆暗也。月三日為哉生霸。故二日為旁死霸也。翌日。明日也。周。鎬京也。案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霸魄一聲之轉。魄之言白。謂月始見兆朏。有微光魄然。經傳相承多借魄為霸。月三日或二日微明始見。是為哉生霸。自是明日盛。至十五日而明滿。霸盡生矣。故云生霸。望也。十六日傍之。故云旁生霸。或云既生霸。其明日為既旁生霸。自是明日虧。至月晦而明盡。霸死矣。月有大小。小月末日明猶有未盡。惟合朔之日。月之明全不見。故曰死霸。朔也。二日旁之。故云旁死霸。至三日朏。則霸又始生矣。劉歆說與尚書禮記說文皆無違戾。後人因魄字本訓為陰神。乃以為月質無明之處。斯大誤矣。月質常在。無增損。而光有盈闕。死霸生霸之名。可施於月光。不可施於月質也。

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上同

【釋曰】一月辛卯朔。月小。己未晦。二月庚申朔。至甲子凡五日。則既死霸當指朔日。朔為死霸。而云既者。晦日明盡已是死霸。此從朔數至五日。故云既死

霸粤五日。猶云既朔粤五日。兼朔數之也。粤若來。江氏云。若猶而也。粤若來者。于是而來也。粤若亦順也。言順是而來。中間歷日多。故云然。與召誥同義。劉。說文作鉊。云殺也。孫氏云。咸與戕通。說文。戕。絕也。讀若咸。案孫說甚通。愚又謂咸。皆也。猶共也。荀子云。武王誅紂。斷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誅紂者非周人。乘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蓋殷人倒戈長驅。欲得紂甘心。紂乃自焚。所謂咸劉也。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上同

釋曰 三統歷謂是歲二月後有閏月。二月庚申朔。閏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江氏說準此己丑朔以推。則既旁生霸為十七日乙巳。越六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矣。下推次可知。生霸望也。旁生霸。十六日也。既旁生霸。十七日也。此武王歸周祭天祭廟以俘馘告也。燎于周廟。祀于天位。祭祀而已。與獻馘無涉。二十八日乙卯乃以馘獻于廟而再告祀。逸周書世俘解乃以燎于周廟為獻紂馘。祀馘于周廟為獻庶馘。顯於經外妄增故實。且文義多不可解。殊不足信。愚昔為述學詩註力辯武王斬紂懸首大白之誣。今錄其文於後。顧命鄭注云。赤刀。武王誅紂時刀。謂當時佩刀耳。非逸周書所謂輕呂用以擊紂之劍也。

經 血流浮杵。論衡語

釋曰 趙氏孟子章句浮作漂。經明云。弗禦克奔。以殺奔降為大戒。商人既倒戈易鄉以開周師。武王豈有殺之之理。所謂血流浮杵者。蓋紂用多罪逋逃為大夫卿士。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百姓怨之深入骨髓。此等醜類。實繁有徒。戰時必皆以為軍師師帥旅帥之等。周師至。士卒以為令而後得反之。遂乘勢聚而殲旃。故致血流漂杵。此周師所不及禁也。史家敘紂師奔潰情形。略舉大端。古文簡質。不曲加分別。書家或失其解。戰國時侈言戰陳者或藉口於此。故孟子辯之。非孟子駁經。亦非誤解經文。特以明武王之事必不如當時藉口者之所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猶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耳。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蓋示人提要鉤元舉大義之法。孟子所稱書曰天降下民云

云。綏厥士女云云。王曰無畏寧爾云云。及大傳所稱周公之言。諸子所云武王入殷·朝成湯之廟·復盤庚之政·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歸傾宮之女等事。書皆在二三策中。此武成之大義也。得其大義。則其餘史文雖若有可疑·皆可推而得其意。故決之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豈有鏖戰流血之事。則所謂血流浮杵者。謂紂卒輻分紂車瓦裂時自相敵讎所致。或史家敘述軍威稍有溢辭耳。若泥其文而盡信之。勢必誤解其意而為小人所藉口。則不如無書矣。賓牟賈論武樂聲淫及商。謂有司失其傳。孔子然之。更詳其義。孟子之論書。猶孔子之論樂也。武王之事於是明。武成之意於是得。而讀書之法亦於此可豁然大通矣。

述學詩注錄後

逸周書克殷篇·武王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商辛奔內。登于鹿臺。自燔于火。武王入。適王所。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大白。史記本此　賈誼新書。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紂死。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觀之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　案武王伐紂。迫於天命人心。但求出民水火之中耳。使獨夫不死。亦不過如湯之於桀放之而已。鹿臺火焚。紂既自伏天誅極刑。何必三發用劍用鉞縣諸大白·而後為咸劉厥敵·誅殘賊一夫·以示天下諸侯大戰哉。吾聞聖人言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夏殷之後·封比干墓·釋箕子囚矣。不聞其言未及下車而射紂三發·下車而更擊斬縣旗也。且武王克紂。即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惟紂自焚死而武王初無所加。故仍立其子而無所疑忌。此聖人至[十九]公之心也。若如逸書所言。豈不慮武庚復仇而養虎自貽患乎。逸書出晚周人手。先王訓典與五霸陰謀七雄力征之說雜糅。此篇言武王戮紂之事。正與世俘言馘億同。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古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言。本謂商人自相殺。孟子猶以為未可盡信。而云馘億乎。凡此皆齊東野語。鋪張失實。有同戲劇。蓋習見戰國殺人盈野。誇如火如荼之觀。而不顧其大謬於事大悖於道。書大傳絕無此等語。以此見伏學之純。不惑稗官雜

子貢子新書所說。尤見仁至義盡。說武王事當以此二書為正。抑又有說焉。天下之怨紂極矣。如新書所言。紂雖自焚。猶未足厭百姓之心。人心以為必武王戮之如是而後快。傳說既久。遂以為事實而筆之書。譬如後世呂政胡亥楊廣。使漢祖唐宋生得而戮之。天下必無不稱快。辟則為天下戮。有天下有國者其可不慎乎。雖然。君臣之義。天地之常經也。湯武革命萬不得已而行權也。聖人之弘而猶自以為有慙德。義士猶或非之。若君非桀紂之暴。臣非湯武之聖。而敢以下犯上。反易天常。靡爛生民。則天地所不容之亂賊。終必伏王莽侯景之誅而已矣。　又業紂既自焚。而殷民猶踐踏之不止。則當時衆口傳播。必誇張取殘之烈。侈大殺伐之功。不自知其言之過。浸淫增加。歷世既久。遂至如逸書所言。當時夷齊隱於首陽。或因傳聞之言而興以暴易暴之歎。然以多方多士之文考之。他日殷民為三監煽惑者。絕未聞以三發馘億為辭。則其為誣明矣。即如國初史案。明之遺臣或有異辭。邇來橫議藉肆狂狺。殊不知當時史議牽連擬大辟者不可勝數。賴

二十

我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除確鑿犯案若而人外。一概豁免弗問。拯署獲罪入無算性命而保全之。當時有蒙更生之恩而不知。今遭陽九奇厄。　內府典冊流落人間。或得舊日案卷讀之。乃知天高地厚之恩所保至大。故友黃樹蔚仲深為我言此事。以今況古。則稗官小說矯誣無稽。皆搢紳先生所不道明矣。

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箋云】大傳說。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於上脫即字）十三祀來朝。鄭氏曰。祿父。紂之子也。武庚字。箕子走之朝鮮。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此以陳洪範為在封朝鮮後）史遷說。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周本紀）又說。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宋微子世家　此以陳洪範為在封朝鮮前）【釋曰】牧野之戰。紂自焚死。云武王勝殷殺受者。正天誅之辭。猶武成云咸劉商王紂。孟子云誅一夫紂也。立武庚者。紂若

廿一

不死，不過如湯之放桀于南巢。雖失天下。猶為國君。特不得有為於其國而虐民耳。今紂已死。而殷不可無後。故仍立其子武庚為殷國君。且命管叔蔡叔教之。使行盤庚之政。奉成湯之祀。紂之死由自殺。武王初無所加。故立其子仍居故都。無所疑忌。武王既封微子於宋。猶不廢武庚。以廣存亡繼絶之義。可謂仁至義盡。武王素重三仁。既禮命微子。封比干之墓。同時釋箕子之囚。使視商與治禮樂之賢臣而復其位。因請與俱歸。而尊以為師。問以天道。而作洪範之篇。馬氏說易箕子之明夷云，

廿二

卒以全身為武王師是也序四句一氣直下明一年事。經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此序所言皆十三祀事也。以上就序本文合經釋之。大傳謂箕子走之朝鮮。武王因而封之。故來朝以荅禮。王訪以道。遂陳洪範。江氏申之云。箕子走之朝鮮。已而聞武王立殷後。遂來歸。承武王問而陳鴻範。敘言以箕子歸。當解為已而箕子來歸。蓋序言箕子歸者。敘鴻範所由作也。言立武庚者。推原箕子所由歸也。則箕子之歸。不但為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為其君立後故也。朝鮮在中國之外東北海隅。遠竄海隅。明已不臣于周也。武王封箕子于朝鮮。遠在海外。所以異于中國之諸侯。以示不敢臣之意以全箕子不詘之志。如此則箕子亦可受之矣。既受周之封。不可全不為臣。故于十三祀來朝也。十三祀者。順經而說也。武王伐紂乃十三年事。此言十三祀。則不出一年內也。計武王誅紂以二月五日。其釋箕子之囚應即在此時。箕子得釋而奉當亦不甚後。武王于是遣使即就朝鮮而封之。不過兩三月。爾箕子既受封乃後來朝。容可及秋冬之間。猶是十三年也。業江申大傳甚當。傳云於十三

廿三

祀來朝。此順經之文。非隔年之辭。請序以字為已而之已。亦通。若如字讀。則釋囚時即請與俱歸。受朝鮮封後。又請其傳道覺民。則箕子於義可以來。所謂以箕子歸也。史公則以為十一年克殷。釋箕子之囚。尊以師道。請與俱歸。與論治亂興亡之故。箕子不忍言殷所以亡。而以武王能存亡國。宜告以道。武王覺之。亦恥對其臣論其君之惡。故問以天道。度二年之久。論道蓋已多。至十三祀乃為武王陳洪範。武王傳其道而不敢屈其人。乃封之朝鮮。使得行殷禮。三千年後至我

朝光緒時朝鮮人猶有殷之遺俗箕子之德教遠
矣古今文說不能强合各逆其志以通之皆足以
垂教也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王與箕子論道
時史官即在旁記錄但我聞在昔以下義理至深
文辭廣博當由箕子自加審定以成大典殷曰祀
周曰年此記周年而云祀者尊箕子用殷禮也故
世稱此篇為商書而微子歸周以存宗祀則或稱
為周書然編篇必各從其時方無乖隔陵越之失
今古文同以大傳史記漢石經考之可見漢書儒
林傳以洪範先於微子文偶倒耳　又案王

廿四

氏謂大傳云於十三祀來朝疑其意以來朝與釋
囚非一年蓋伏生亦以克紂在十一年訪洪範在
十三年與史公同惟朝鮮先後異耳鄭於大傳
隨文注之而注經則不用其說蓋鄭學宏通注經必
折衷至當而注傳注緯則可博存異義亦通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史記集解
分器亡箋云史遷作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
器物班一作般文釋釋曰江氏云邦古封字漢書嚴
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

即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
誥敘云邦康叔正義云古字邦封同周禮司尊彝
掌六尊六彝之位然則尊彝異名注云宗彝宗廟
尊者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尊乃其統名也釋器
云彝卣罍器也又云卣中尊也鄭注周禮鬯人云
卣中尊尊者彝為上罍為下是則彝卣罍統名為
尊故鄭注周禮敘官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灋
也言為尊之灋也案諸侯初封皆受命器于王其
物蓋非一而皆班之宗廟尊彝使之致孝於先祖
致敬於山川神祇為治國保民之本數特云班宗

廿五

彝彝盛秬鬯禮秬鬯圭瓚惟上公及有功諸侯乃
得賜王氏謂未必凡諸侯皆得賜彝但以彝統尊
擧其重者言之是也史公云作分殷之器物五字
不類篇名竊意周紀文有脫誤當云分殷之器物
作分器蓋分殷之器物一句乃書家中說序語禮
說則故府彝器自當為周家之用猶禹鑄九鼎後
改步改玉天子建國乃得班宗彝於諸侯殷命既
後遷於商又遷於周也武王初勝殷即封黃帝堯
舜夏商之後分般之尊彝等器物以班賜之故作
分器之篇分器在克殷之初訪範在歸周之後史

敘事故先分器後洪範。書序洪範在前者。自武成以上皆言武王伐殷事。自洪範以下四篇。皆言武王勝殷後事。而洪範陳天道皇極。其事最重。故敘在先。分器以下。皆言懷諸侯柔遠人之事。故類次之。皮氏不達編書微旨。謂古文家更易兩序次第以就勝殷訪範在一年之說。不知兩事先後。初不繫乎訪範之年數。管子云。武王伐紂七年而崩。以書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鄭說按年推之。正密合。前論之詳矣。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疏 旅獒已遠。箋云 獒。馬作豪。曰酋豪也。釋文 釋曰 鄭注易復象傳云。旅。客也。凡遠方絕國。王者政教或不及。其來朝貢。以客禮待之。西方獻獒。獒為豪之借。謂西方遠客有來獻見之酋豪也。太保作旅豪之篇。謂王以客禮待此豪。懷遠以德也。下旅巢命義同。江氏云。此篇孔氏古文有之。馬鄭皆及見。必其經文雖作獒字。而其義實為酋豪。獒豪音同。古叚借字也。故馬鄭皆讀獒為豪。偽孔執泥獒字。以為犬高四尺為獒。非也。

廿七

云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者。呂氏春秋恃君覽云。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高誘注云。西方之戎無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强則分種為酋豪。是西戎無君名其長為酋豪之明證。按江說甚是。旅獒字今古文皆作獒。而師說相承讀為豪。馬本直作豪。鄭則存其本字而正其讀。孫氏謂文必不从犬。獒當為敖。或為勢。陳氏謂今文本作豪。馬氏從之。皆以意推測未可據。說文云。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引傳以證知人心可使之說。無取假獒為豪之義。故不引書也。借獒為豪。猶牧誓借狂為桓耳。太保。馬鄭說無攷。王氏云。史記周書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為太保始。見賈誼新書。史家記事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按武王時惟呂望為太師。不見有太傅太保之官。至武王即位。此三公官名始備。故禮有保傅之篇。而召公為太保。周初太保之官蓋自召公始居之。此作旅獒之太保。其人當即召公。而其官則史家追書。非武王時即為太保也。此篇經內當

書召公序更稱太保。召誥以下經書太保。序稱召公。互相明。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伯爵也。（禮記王制疏）巢伯殷之諸侯。（周禮秋官象胥疏）南方之國。世一見之。（仲虺之誥疏）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周禮象胥疏）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詩桑柔疏）旅巢命亡。釋曰王氏云。魯語桀奔南巢。韋昭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年左傳楚人圍巢。杜預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是巢為南方遠國也。居巢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

廿八

按桀奔南巢。夏時已有巢國。歷商及周。至春秋時猶存。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巢在南商。平時嗣王即位乃來見。此時新王易代。自當來朝受命。又紂播惡四海。如燬之虐。巢亦必及之。而周之德化。先被江漢之域。聞武王撥亂反正。與天下更始。故慕義而來。王旅而命之。芮伯作其命辭。殷爵三等公侯伯。巢在荒服。故其爵伯。猶周時夷狄爵不過子也。孫氏云。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地理志在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箋云　有疾下。馬氏有不豫二字。（釋文）釋曰　克商後二年。武王疾病。周公以四方未大定。慮王崩。紂黨或作亂。危周室害天下。乃作冊告三王。請以身代武王之死。既告。卜之得吉。乃納冊文于金縢匱中。序云周公作金縢。謂作此冊文也。其冊文上下記事之語。則史官所加。以為此冊文而設。故統歸之周公。自王翼日乃瘳以上。金縢本事也。武王既喪以下。則史因他日成王感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覺悟迎周公歸。攝政致太平。而終敘其事。以見聖人至誠格于皇天。定周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丕基。立萬世人臣之極則。猶詩豳風敘周公之詩。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別為一國。以與二南雅頌相配也。凡經記事連類多者。序皆舉最先一事以提其綱。故堯典敘至舜陟方乃死。而序但云帝堯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洛誥敘至王命周公後。而序但云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顧命敘至康王即位見諸侯。而序但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此序云周公作金縢。正同此例。明篇內所敘事皆出于此

廿九

也。周公納冊金縢命諸史弗敢言。此篇之作。必在風雷彰德之後。其文首尾一氣貫串。前後相證。當如古文及鄭注所說無疑。大傳此篇在大誥下。今文家以秋大熟未穫以下為周公薨後事。蓋傳聞之誤。或如鄭君所識。歐陽氏失其本意歟。孫氏割分為二。未敢信。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詩東山疏 北鄁衛譜 疏二年 作一年

三十

【釋曰】江氏云。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故知三監是管蔡霍三人也。居攝二年。邶鄘衛譜引云一年。成王迎周公歸已在秋時。是年即為居攝之一年。三監懼誅而叛。總在是年之冬或次年之春。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克殷即謂誅三監及武庚也。是三監之叛在居攝一二年時也。其前有周公居東二年。則距武王崩時四年矣。敘必追溯武王崩言之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是其叛心之萌自武王初崩時始。案三監叛在居攝一二年間。距武王崩已五六年。作雒解云。周公召公內弭父兄。二年又作師旅。則作二年為是。管叔習見殷代兄終弟及。武王崩時早存覬覦。伺隙而動。孟子曰。管叔以殷叛。左傳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蓋流言及叛。管叔首難。蔡叔與亂。霍叔脅從。故此序總稱三監。而下序但云伐管叔蔡叔。不及霍叔。三監為管蔡霍。作雒解有明文。與金縢云羣弟合。舊說或以武庚與管蔡為三監。傳聞異說不可據。此淮夷內不止一國。而奄為渠魁。故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謂管蔡商奄也。王氏謂淮夷內有奄無徐戎。費誓淮夷徐戎並興無奄。異時異事。不可混。此三監以殷叛。故下云將黜殷。明殷為其所假之名所奉之主也。案淮夷助叛。徐戎乘間犯魯。同時而異事。詳下。

卅一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東山序疏 黜。貶退也。疏 【箋云】誥。一作弄。釋文 【釋曰】此時周公攝政。云相成王者。攝政正輔相之事。

孟子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亦兼歷試及攝位時言。鄭云誅之者周公意者。經云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是主黜殷者周公也。而主相成王者。王迎周公歸蔽己盡解心悅誠服。惟公是從。其出於周公意。與出於成王意同。以此知後必更無信讒疑公之事。奔楚之說。齊東野語不足信也。黜殷下唐石經初刻有命字。段氏謂正義本有命字。下序云成王既黜殷命。與此文正相銜接。有者是也。葬字說文所無。或下从丌。與典同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詩有客疏微子之命亡。箋云史遷說。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周本紀又說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宋微子世家釋曰樂記說武王投殷之後於宋。注云。投。舉徙之辭。禮。謀君之子不立。武王救民水火。其處紂本意。不過如湯之放桀。及紂自燔。憐而仍立其子為王者後。以奉湯祀。蓋命為殷公。而別封微子於宋。以廣存亡繼絕之義。微子殷時本食采畿內。武王徙而增封之於宋。及武庚以叛被黜。乃尊以宋承殷後。爵為上公。周公攝政六年制禮。公地方五百里。故宋在春秋初為大國。此皆周公所為。云成王者。周公初以身當大難之衝。征伐將畢。乃請成王蒞師。歸功於君也。逸周書云。王子祿父北奔。蓋出而走死。曰殺者。正名討罪之辭。武庚為紂子。既命承湯祀。四親廟中當祭其父。微子代為殷後。則紂不得與祭。惟上承契及湯至于帝而已。凡封國皆有命書。其告戒尤詳者則謂之誥。傳稱命以康誥命以唐誥是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二苗同為一穗。史記集解箋云史遷禾作嘉穀。畝作母。大傳說。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穗。抑天下其和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釋曰唐叔成王母弟。名虞。成王封

之於唐。後改為晉。得禾者。此時未封唐。於其所食采地内得異禾也。史公禾作嘉穀。謂黍稷。即今之小米。異畝同穎。史公畝作母。據鄭注及大傳。則畝為母之借。畝母聲轉。母。禾莖也。穎。禾穗也。或二莖或三莖。本異而末相交并合。同為一穗。是保合太和。天下種類別異者皆合同。中國夷狄共戴一君之象。或以異畝為異壟。謂兩壟之和交合而共成一穗。亦通。后稷教民稼穡。功垂萬世。子孫恒有穀瑞。至成王周公時而極盛矣。序云王命歸周公于東。大傳云召周公而問。傳述稍異。或兩時事。

廿四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歸禾亡。[箋云] 史遷東作兵所。歸作餽。[釋曰] 獻諸天子。有嘉瑞必以上聞也。王命歸周公。以此瑞為周公盛德所致也。時周公方東征。兵所即東。據此則東征在王啟金縢感悟後明矣。歸與饋餽字通。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 疏 [箋云] 史遷旅作魯。周本紀一作嘉。魯家世旅。陳也。譯 [釋曰] 周公既得王命書。與所歸之禾。乃陳述王命以告軍中。嘉美其事。作嘉禾之篇。善則歸君也。此時成王周一德一心。天下將太平。其有嘉禾之瑞宜矣。旅。或與旅。豪旅業命之旅同。謂受命後以禮儐唐叔也。旅。古文作岑。與魯同字。故或借作魯。

[經]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漢書王莽傳逸嘉禾篇

[釋曰] 江氏云。陳天子之命。當在廟中。時無廟。當為壇墠宮以象廟。于其中陳之。鬯者。釀秬為酒。芬芳條鬯。故曰鬯。所以禮神。阼階。東階也。延。進之也。後從後詔侑曰延。周公奉鬯立于東階。贊者延之登堂。乃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成王命書發端之語也。假。升。莅。臨也。蓋王以嘉禾之瑞歸美于公言公升王位臨政事。勤勞燮和天下。其下當言致治升平天報休祥之意。今其書亡。餘文不可得聞矣。明堂位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是假王莅政之事也。案嘉禾不在孔氏逸書內。蓋十六篇外零章殘句僅有存者。不可以其引自愉邪而廢之。

廿五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

(詩邶鄘衛譜疏)康為號諡。疏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
也。疏【箋云】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
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
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
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
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
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封一作邦(序疏引)【釋
曰】周公作大誥。惟贊武庚遍播之罪。而於三監則
隱其辭。但王法不可私。故既誅武庚。即撤三監。而
分別其罪之輕重為處置之方。管叔為戎首。蔡叔
同惡。既撤其監。遂除其國。勢不得已。霍叔或係脅
從。但撤其監而霍叔如故。管叔自以罪大恐不免。
未及周公設法保全。先自經死。子孫或逃竄遠方。
蔡叔得盡天年。周公舉其子命之王。仍邦之蔡。說
詳前。管蔡霍。其所封之國邶鄘衛。其所監之地。三
監既撤。乃封康叔於衛。更為邶鄘遺屬之監。鄭云
因其國。謂因管蔡等所監之地也。楊子法言云。書
序有百而酒誥之篇俄空。段氏謂闕其序。非失其
經。近是。然亦恐未確。互詳酒誥經末。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卅六

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
公將自後往也。(詩王城譜疏)【箋云】成王之言曰。惟余一
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
善易得而誅也。(呂氏春秋長利)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
成周于土中。【釋曰】周公以雒邑居天下之中。四方
諸侯朝貢道里均。成王以王都在土中善不善易
彰顯於四方。作洛之義實兼茲二者。成王欲宅洛
邑而云成周者。江氏云。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
皆在雒邑。宅雒實兼王城成周言之。周書云。作大
邑成周于土中。是宅雒邑即為定成周也。業大傳
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正兼王城成周言之。蓋
對文。王城與成周異。散文則通稱成周也。大傳意
蓋以五年作洛作召誥。七年致政成王作洛誥。據
經文召公相宅乃卜。卜吉攻位。位成。王與周公蓋
先後從後至。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命庶殷丕作。王
繼至。召公乃與庶邦冢君取幣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云云。直至篇末皆誥辭。是召誥之作
在作洛初興工時也。洛誥篇首云復子明辟。篇末
云王在新邑烝。是洛誥之作在七年歲終致政時
也。史公於魯世家以召誥洛誥皆在七年作。於周

卅七

本紀又以為七年致政後作。蓋所據記載不同。或別有徵旨。然四年即謀作大邑。必不遲至歸政後。大傳敘周公攝政七年事一一分明。必相傳古訓。互詳經篇目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居攝三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公羊傳宣十六年疏【釋曰】史承上序而舉其略。以二篇經文推之。蓋召公相宅即卜。此經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也。周召一體。故召公卜而周公云我。卜吉。召公遂使告王於鎬京。尋周公至。觀新邑營。行郊社禮。作洛遂興工。周召二公在洛待王至以諸侯見。召公興諸侯取幣以王命錫周公。遂陳誥。王在洛未即歸鎬。周公往營成周。亦至即卜。經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也。卜吉。周公又使告王於洛。故序云使來獻卜。周召告卜凡兩使。而事皆統於周公。故王曰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此皆攝政五年事。至七年歸政復辟作洛誥。周公首述其事。故洛告序特舉之。非洛誥之作即在獻卜後也。王城成周蓋並於五年營就。鄭注云七年者。因經末惟七年成文而統括言之。王氏云

詩維天之命序箋以告太平在居攝五年。清廟序箋以成洛邑亦在居攝五年。然則此注當云五年太平成洛邑。而云七年者。以居攝實終于七年太平之功至此方畢。故鄭統言之。案王說甚是。或曰七當為五字之誤。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此皆士也。周謂之民。民。無知之稱。譏疏王【釋曰】據經文。則此所遷者。皆殷在朝有爵位治事之人。經謂之士。而史家作序以頑民書之。識者謂在殷為義在周為頑。是不盡然。此等人初時實主黃于篚以迎周師。及管蔡奄君煽亂。乃從武庚叛。是其冥頑無知。初非伯夷叔齊之清。箕子商容之賢。故周人以其心不則德義之經而謂之頑民。然聖人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周公呼為多士。且曰爾殷遺多士。蓋作新大邑。使厚被新王之化。而殷勤誥導。又曲諒其有故國之思也。若伯夷叔齊。則太公謂之義。周公謂之正。方見多當小腆紀敘時。拒之曰非吾事也。故周人稱之永久不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正謂夷齊。非此多士。曰或。見非之者甚少。不聞成王定鼎尚有非之者也。殷時

卿士師師非度。草竊姦宄。沈酗于酒。今雖大和會。而舊染未易盡革。故遷近王都。使節性懷德。曰遷善不自知耳。其中亦有賢者。故遂周書又謂之獻民。亦周公云惟聽用德。與人為善之意也。

周公作無逸。

〔箋云〕逸。史遷作佚。〔釋曰〕不言作意者。經文自明。不待言也。段氏云。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兼兩文疑各有衍字。但世家述無逸中又雜以多士成湯至于帝乙一段。或可史公意多士雖以告殷士。亦寓戒王之意。得非自康誥至君奭皆詳論政治。故相連屬。成王征三篇。則聲罪致討曉諭之辭多。而論治之語較少。故退在下乎。然蔡仲之命費誓二篇。何以雜在穆王書中。則今本編次有不能曲為推說者。故鄭君云未聞。其不可盡執以定時事先後明矣。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

疏〔箋云〕馬氏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疏〔釋曰〕三公下兼師氏保氏。及為王傅者。稱太師太傅太保。成王初立時。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及周公歸政後。成王以周公為太師。或其時太公已薨。周公代之。而以畢公為太傅。或師保疑丞之官。不必備。亦不妨重。成王尊周公。與太公並稱太師。而四輔前後左右之職如故。成王作周官篇。據當時三公兼師保傅之職而言。故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若其不兼師保傅之職。則直稱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已。太師等非常職。故周禮惟有師氏保氏。不列此三官。詳徵子父師少師下。召公為太保久矣。周公歸政後始稱太師。以聖兼師。以賢兼保。故序特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左右者。馬以分陝言。春秋傳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謂王官之伯。內輔天子。外統諸侯也。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疏〔箋云〕馬氏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史記燕世

解家集【釋曰】不說。非以周公為不然也。蓋以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復子明辟。天下皆明其道。皆見其誠。洛誥曰。茲予其明農哉。功成不居。盡美盡善矣。乃成王留之。仍為太師。列於臣職。無識之人見王尊禮周公。大封魯國。廣立凡蔣邢茅胙祭。疑公猶有為子孫計之意。身留在朝則王之恩寵將有加無已。此與公澈歷天下之心正相反。本無足重輕。然以公之盛德而致此微嫌。故不說。時成王已能捹迹於文武。在朝百官莫非其人。老臣如太公久已之國。周召亦皆已甚老。故召公以欲致仕諷動公。此

四二

不說。與論語子路不說同。謂心說中偶有未愜。子路聞夫子之言而即悟。召公亦聞周公之言而意即解也。經曰。我不以後人迷。傳稱周公不欲王更加厚賜於魯。致政後三年即老於豐。召公既說周公之言。不復求去。直至成王崩康王立尚在朝。二公萬祟之忱進退之度始終合一也。燕世家以召公不說為在攝政時。然爾時周公為傅。非為師也。詳篇目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奄國在淮夷之北。史記集解踐。讀曰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詩破斧疏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政成王政亡。【箋云】馬氏政作征。曰。征。正也。釋文孟子說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又說周公兼夷狄。大傳說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又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史遷踐作殘。說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為師下恐有脫文詳下【釋曰】大誥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則當時叛者。殷也。三監也。淮夷也。而三監之中管蔡罪

四三

重。淮夷非一。奄為渠魁。故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則管蔡商奄淮夷。皆東征所必誅。前序言成王黜殷殺武庚。伐管叔蔡叔。此伐淮夷踐奄及下二篇。正其時事。而經與序皆割分二處者。孔子編篇必有微旨。或可自康誥至無逸。雖作書所主不同。而皆寓戒王之意。君奭亦聖賢相與戒勉。連類次之。成王政三篇。則專為聲罪致討及曉諭殷民及庶邦之語。故退在後。鄭以先師無明說。且如蔡仲之命費誓等編次前後。必有錯亂失其舊第。故云未聞。伐淮夷特云踐奄者。

淮夷之中奄爲渠魁。故翦而籍之。孟子所謂討其君。大傳所謂殺其身執其家是也。下云遷其君于亳姑者。蓋不絶其祀。別立其族人爲君而遷其國。不使襲佚人之餘惡。亦仁之至義之盡也。此篇所記皆伐淮夷踐奄之事。東征之功至是而成。故名成王征。猶商書之湯征。作政者。同音假借字。江氏云。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但日功皆統歸于君。凡周公所伐。縱使成王不親行。史文自必稱成王伐之。鄭必知此諸叙稱成王伐是成王臨事乃往者。以多方叙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周官叙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酆。是皆説成王親征而返也。素周公征諸叛國既克。乃請成王臨之。已當大難之衝而功歸於君。且使王歷練軍事也。鄭讀踐爲翦。史公踐作殘。皆以音近字正讀。史以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二句冠東伐淮夷上。文似不屬。或此述君奭序有脱句。史公分散數家。或不主一説。周本紀不必與燕世家同。姑存一説備考。

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者。孫氏云。奄在魯南淮北。此言甚當。蓋魯與齊接壤。齊在北屬青州。魯在南屬徐州。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鄭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則淮夷在魯南。奄與淮夷同類。稍在北。亦於魯爲南。周公初封於魯。地方百里。奄在魯境外。故得與管蔡等同叛而見滅。至成王即政加封周公七百里地。則奄地盡在魯邦域之中。復安能叛。何以踐爲。僞孔造爲兩次踐奄之説。皮氏堅持以駁鄭。將何以解此。費誓之作。當亦在伐管蔡黜殷踐奄時。見魯世家。蓋周公封魯。使伯禽代之國。周公伐淮夷踐奄。伯禽征徐戎也。餘詳費誓。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孫氏謂據此似伐奄直至于楚。素此與逸周書征熊盈。及孟子説周公懲荊舒合。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奄既滅矣。其君佚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詩破斧疏將蒲姑亡。箋五 史遷蒲作薄。馬氏同。釋文曰。薄姑。齊地。史記集解 釋曰 奄既滅。君已誅。古者滅國不絶其祀。或立其族人。使爲小侯。但奄君佚人。今雖誅之而別置君。懲其邪説。餘毒猶足惑人。不可使新立之君復居故處。重爲亂階。故自魯南

遷王於近齊之地。舊蒲姑氏之境。蓋使為附庸於齊。不復能為亂。周公告召公使董理其事。作將蒲姑。將行也。謂遷而行之。知所誅之奄君是使人者。大傳說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是祿父之叛。奄君實引誘之。凡大傳所說奄事。蓋皆出成王征及此篇。又有擒誥之目。或即此二篇異名。但大傳以蒲姑為奄君之名。與序及左傳不合。或傳寫誤字。或其名偶與後所遷之地名同。蒲薄一聲之轉。字形又近。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蓋蒲姑氏。殷末諸侯。亡於殷周間。武王封太公於其地。亦為百里。成王周公遷奄於齊近地。在古蒲姑氏境內。周公致太平。成王加封太公五百里。則所遷之奄亦在其邦域中。如顓臾之於魯矣。

四六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釋曰] 東征之功至踐奄而成。周公請王視師畢即歸鎬。故經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序云在宗周。明王已安至京師也。時周公尚有善後諸事未即歸。乃以黜殷應天救民大義。及以後與天下更始一視同仁之意。曉告庶邦。作多方篇。此篇雖兼告庶邦。實皆論殷周事。明是主為黜殷而發。偽孔以為成王即政後淮夷及奄再叛再征。則但當責其反覆無常。何用多論受命割殷事。且其辭較多士尊告殷士者更詳乎。孔疏謂經云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止一次叛而征之。但可云再。不可云三。不知武王伐紂。殷人玄黃簞壺以迎。奄與淮夷皆未加兵。並無戰要囚之之事。則一叛一征。亦不得云再。所謂再三者。周公東征三年。必屢有條教曉諭。恐猶有不用命以自取罰殛無可寬宥者。故為此言耳。餘詳多士。昔朕來自奄節及篇末。

四七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官亡。[箋云] 史遷黜作絀。滅作襲。說曰。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周本紀 又說。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魯世家 鄭以周官在立政前。堯典疏 今本序在後。[釋曰] 成王歸宗周鎬京。周公尚在外撫定四國遺民。作多方。其後周公歸。當自鎬至豐告文王廟。成王已先來歸。自鎬而至豐。是時殷民黜。淮夷滅。天下盡平。於是偃武

修文。正周之官制，作周官。其後作周禮六篇。本此。又其後作立政篇，教王本此意以行政。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此總結東征之事。言黜殷命，則三監在其中矣。言滅淮夷，則奄及諸叛國在其中矣。還歸在豐，承上歸自奄在宗周而言。蓋還歸自奄，既在宗周，又自宗周而至豐。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時時往來。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正與此同。史記此處皆直錄序文，略釋其義，不暇分別先後。據云周之官政未次序。又云度制於是改。正惟四國初平，天下初定，故云然。皮氏等以為在成王即政數年後，則去制禮作樂已多年，豈官政尚未次序，制度尚未改乎。欲借史記以駁鄭，不知適與史公意相刺謬矣。云民和睦，頌聲興者，自是遂致隆平，民大和會也。周禮天官小宰注云：成王作周官，有述天授位之意。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鄭志趙商引周官逸文，則此篇雖亡，而其遺文或見引於古書。鄭氏師弟猶及見之，故知其作在制禮前。而周禮三百六十官取法天象，正本此意。官別其宜，此篇略舉大意。其詳盡在周官也。立政與此篇非一時作，以義類相附。史亦連說之。僞孔以周官次立政後，皮王以周官為與立政同時作，皆謬。

四八

經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鄭志趙商引）

釋曰 此十一字，遺文僅存者。成王之初，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其後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下兼師氏保氏。及為王傅者則有此稱，非常官。故不在周禮三百六十官之內。前已備論之。

周公作立政。

釋曰 與上篇以類相次。不言作意者，經文自明。

成王既伐東夷，息（據鄭本）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四九

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賄肅慎之命亡。

箋云 息，今本作肅。史遷亦作息。俾作賜。馬氏俾作辨。曰：息慎，北夷也。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史記集解）

釋曰 江氏云：東夷，蓋謂淮夷奄也。以上諸敘，承伐淮夷踐奄而秝言既滅後之餘事。此言既伐，又承上為文，則所伐即上敘所云淮夷及奄。皆瀕東海，皆東夷也。案息肅一聲之轉。春秋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而偏於東者。聞東夷滅而貢物來賀。王嘉其慕義而於禮終賄

以送之。使榮伯作賄息慎之命。俾。使也。聘禮曰。賄用束紡。記曰。賄在聘于賄。江氏云。賄。財也。主國贈賓之禮也。案左傳每言自鄭勞至於贈賄。朝聘之禮終於贈賄。或息慎所貢方物多。王賄之厚。故作賄息慎之命。其命辭使榮伯作之。猶武王時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彼亦當王使作之。文不具耳。史記俾作賜。蓋其本作畀。謂王以息慎所貢物分賜榮伯。則當於伯字絕句。馬氏俾作辨。如讀從士虞記以其班祔。古文作辨。則訓為班賜。與史記同。讀從堯典辨秩。馬本作平。則訓為使。皆可通。榮伯蓋即十亂中榮公。或其子。國語有榮夷公。其後也。

五十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亳姑亡。箋云 大傳說。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王。又云。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謂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釋曰 江氏云。三年之後。謂致政三年後也。葬于成周。若為成王終守成周。以見臣于成王之意。案荀子云。周公歸周。蓋歸其采地。在豐者。自其采地至豐。蓋公時時至豐。欲近文王廟也。周公告歸後。去病薨時若干年不可考。度年在百歲左右矣。心不敢遠成王。故不之魯。欲事文武廟。則恒往來豐鎬也。公為成王營洛邑。為王居正位。而更營成周以陪上都。故欲葬於此。示臣於王也。成王言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者。公雖遺言欲葬成周。然生既欲事宗廟。死必願聚骨於畢。與文武近。此成王善推
五一
周公之意也。畢者。文王墓所在。太誓曰。太子發上祭于畢。孟子曰。文王卒于畢郢。武王從文王葬。今又使周公從之。所以體周王至孝之心。且見公為文武之臣。非己所得而臣也。周公事成王。純乎臣道。忠也。成王不敢臣周公。敬周公如尊武王。孝也。告周公者。以不從公遺言而葬公于畢之意告于公殯。又以天子之禮葬公以彰公功德。是時天又有雷雨之變以啟王心。使無疑於尊公之大禮。經中有其事。伏生傳其說。與金縢秋大熟一章劃然兩事。而書家誤合之。余於金縢辨之詳矣。作亳姑

者。舊說謂告周公語中涉及奄君蒲姑事。然此時
去踐奄久矣。無緣涉及。段氏謂奄君名作蒲作薄。
不作亳。是發其蒙。愚謂商書序云。沃丁葬伊尹于
亳。周之於文武。猶伊尹之於湯也。沃丁蓋以非常
隆禮葬伊尹于亳。使從湯墓。成王以天子之禮葬
周公于畢。使從文武墓。其義正同。經中蓋述伊尹
葬亳故事為比。故篇名亳姑。姑者。故之假借字。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君陳疏 近郊半遠郊。禮記郊特
牲疏 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

五二

則然。禮記坊疏 王君陳亡。【箋云】坊記注曰。君陳。蓋周公
之子伯禽弟也。詩周南召南譜曰。周公封魯。死。謚
曰文公。元子世子。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
秋時周公是也。【釋曰】洛邑為王都。其制度官府蓋
與西都同。成周在其東郊。殷民所遷處。必有大臣
鎮守撫綏之。周公以太師在王朝。且為陝東之伯。
統治東方。必時往勞來。周公既沒。使君陳分任正
治王城之東郊成周。作書命之。名曰君陳。

【經】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
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禮坊記引

【箋云】鄭氏曰。嘉。尚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
君之德。【釋曰】坊記引此經以證善則稱君之義。嗚
呼是惟良顯哉。自是美君之德。人臣一一進可嘉尚
之謀與道。而歸諸君。且稱譽之。江氏謂此臣下相
勉效忠歸美之辭。故記引為證。僞孔取此文而增
竄之。且入之成王語中。是據善且導諛矣。豈成王
之賢而若是乎。誣甚矣。

【經】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緇衣引

【箋云】鄭氏曰。克。能也。由。用也。

【經】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緇衣引

五三

【箋云】鄭氏曰。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
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
由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回首曰顧。疏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史記集解 【箋云】馬氏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
公率諸侯輔相之。釋文

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

【箋云】馬本康王上有成王崩三字。釋文 尸。主也。釋文 史
遷康王之誥作康誥。【釋曰】江氏云。主天子之位。即

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內之位也。敘不言即位而言既尸天子。明非踰年即位而誥諸侯。賚即受顧命訖。權主天子位。以朝諸侯而報誥之。馬本有成王崩四文。較備。容鄭本同。史記作康誥。傳寫脫字。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同字衍 與此序相應。非也。疏 畢命亡。【箋云】史遷冊作策。畢下有公字。

【釋曰】據史記則畢下脫公字。分居里成周郊者。洛邑為王都。成周即其東郊。以遷殷頑民所在。故分為下都。使大臣居而正理之。勞來鎮撫。使無反側

五四

而日遷善。周公既沒。命君陳主其事。此時蓋君陳又沒。命畢公統之。分居里成周郊。猶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里讀為理。理。治也。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則是命霍侯。非命畢公。與序不相應。非此序所謂畢公也。注同字衍文。鄭數逸十六篇之目。有冏命無畢命。則命霍侯之書。乃孔壁逸書外別得之者。文不相應。故鄭辯之。漢書所引。亦殘文零句。不知即命霍侯書否。姑錄於下以備考。

【經】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漢書律歷志

【釋曰】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云云。案逸文但云作策豐刑。而志繫之畢命。自必當時以此篇為畢命也。豐刑之義不可得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君牙亡。【箋云】牙一作雅。釋文【釋曰】江氏云。穆王。康王之孫。大司徒。地官卿也。案據春秋傳穆王不無失德。然能任賢用能。哀矜折獄。猶為周家振作有為恤民之主。故天下諸侯不輟事者。

【經】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

五五

【箋云】鄭氏曰。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

【釋曰】夏暑冬寒時育萬物之正。民猶苦而有怨。況人君政教或有所偏乎。是以聖王勤恤民隱養而教之。使得其所。以贊天地之化育。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冏命逸。【箋云】冏本作臩。史遷說。穆王閔文武之道闕。乃命伯臩申誡大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說文曰。

臩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夰䀠。下當有聲字周書曰伯
臩。夰部【釋曰】史公說。蓋本孔安國故。據逸篇為義也。
冏字當在臩命下。復室上。三字為句。江氏云。僕侍
御于尊者之名。太僕正。其長也。周禮太僕。下大夫
二人。政官之屬也。羣侍御之臣於君最親。故周公
作立政。於虎賁綴衣等曰知恤鮮哉。竊意昭王南
征。或侍御者非其人。苟視王舟不審。而聽奸人以
新奇適觀之器進王。遂陷膠舟之禍。天下幾殆。故
穆王慎選適臣。命伯冏為太僕正。使申誡侍從諸
臣所掌之政。左右前後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而國

復室。蓋懲前毖後。猶有先王修身勤政任賢之遺
法焉。冏字大傳亦作臩。蓋今古文皆作臩。人名無
取驚走。且其字難識。故師讀為冏。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亡。【箋云】春秋傳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
王而命之以蔡。定四年左傳【釋曰】周公不及保全管叔
而存其後。蓋深以為痛。猶幸蔡叔及赦而其子又
賢。故未滅叔罪而舉仲。卒復其國。仁人之於昆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周公之心與
大舜一也。成王因周公之請而遂命蔡仲。亦可謂
惠篤敘不施其親矣。直云王命者。善則歸君。周公
之志。史官書法也。堯典疏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
奭。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
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案此及費誓以成王時書
雜穆王書中。顯依簡冊脫亂。漢師仍其舊。慎也。偽
孔始以己意變置。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
矣夫。此之謂也。

【經】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左傳

【釋曰】傳引命書之辭。胡。蔡仲名。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粊誓。依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鄭注引

【箋云】馬氏開作闢。釋今本粊作費。【釋曰】武王封周
公於魯。即都曲阜。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
據後增封七百里言之耳。但周公為冢宰留輔王
室。使元子伯禽代之國。居曲阜數治。故曰魯侯伯
禽宅曲阜。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徐夷並興者。徐戎與淮夷朋比為惡。方周公討淮
夷時。徐戎將攻魯東以掣其肘。故東郊屯兵守禦

關津，不令開闢通行，以防諜賊。魯公帥師出征之，至費地而作誓。閞字蓋本作闢。即古闢字。馬氏作闢訓開。闢與開形近義同。後人遂改為閞。粊字據周禮禮記注，則鄭本作粊，與說文同。據史記集解索隱稱書皆作粊。則唐初偽孔本猶然。後人乃用索隱說改為費耳。堯典疏云，鄭以費誓在呂刑前，第九十七。粊字今文或作肸。或作鮮，書大傳鮮誓亦列甫刑前。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箋云] 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釋曰] 江氏云。呂侯受命于穆王，訓說夏后氏贖刑之法，又曰命由王出，自上詔下之言。故解呂命為呂侯受命。孫氏云。鄭釋經呂命以為呂侯受王命，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亦是受命于寧王也。㝡命，受命也。上言穆王命君牙命伯冏·皆自上命下，文義直捷，此變其文者，蓋穆王命呂侯入相，呂侯以恤刑言於王，王即命之訓夏贖刑以告諸侯，故經發首曰惟呂命，序順經文而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謂呂侯受命於王而修刑也，篇中所言，皆呂侯受王命作訓之辭，或以命為告，謂呂侯告王。讀經惟呂命王

五八

為句，引緇衣鄭注傳說作書以命高宗為例。恐未是，彼注命字。據疏疑誠字之誤。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箋云] 馬本無平字，錫作賜。[釋曰] 江氏云。平王，幽王之子。穆王八世孫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故國語曰·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此之謂也。平王嘉文侯之功。故賜之以鬯圭瓚。案馬本無平字。然釋文正義不言馬與鄭及偽孔有異義。則亦以王為平王。書序稱王者·如武王成王康王穆王皆舉謚。此偶脫耳。史公以王為襄王。文侯為文公重耳。據此篇辭意與左傳策命晉文之辭絕不類。恐沿今文家傳聞之誤。鄭本則據孔子國考定傳授至魏晉諸君之說也。詳篇目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箋云] 崤·春秋作殽。左傳說。僖公三十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與之盟而還。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

五九

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三十三年。晉文公喪未葬。子襄公墨縗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舍之歸。穆公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史遷穆作繆。說爲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中。秦本紀

釋曰　左傳不言作誓。然嚮師而哭。再三引咎自責。悔過深切。與此篇辭氣同。則以誓爲敗殽時作。與序合。史公則以爲王官之役既勝晉而作。蓋今文說。如左傳說。則罪己發憤任賢修政轉敗爲功由此。如史記說。則痛定思痛懲前毖後圖治不急在此。故夫子有取。而大學篇且詳引其文。若論其本末。則秦擅及鄭盟。又背盟而襲之。貪利拒諫以取大敗。晉背殯用師。以怨報德。從此兵連禍結。故春秋皆罪之。但穆公悔過至誠。求賢若渴。則近於道。使周天子能如此。則中興可圖。而他日不見篡於

秦矣。周東遷以後齊晉是賴。而晉霸歷百餘年。屏藩王室。迨晉爲三家所篡。而秦始得肆。秦自穆公以上皆志在勤王。終春秋之世。未嘗侵敗王略。至孝公用大凶德之商鞅。始有窺周室之志。而獨夫呂政遂吞二周。忘諸侯。而秦亦不旋踵亡。書文侯之命秦誓。聖人其有無窮之望無窮之悲夫。繆者穆之借。崤者殽之俗。江氏說。殽在宏農黽池。其語曰。東殽西殽。黽池所高。見風俗通山澤篇。　尚書百篇。首堯典終秦誓。唐虞五臣平地成天。功在萬世生民。堯授舜。舜授禹。稷契子孫爲商周。皆以聖德成有道之長。伯益實皐陶之子。其後爲秦。秦仲襄公穆公。亦皆賢君。後世用商鞅之法。行酷烈之政。爲虎狼之行。是雖有天下而即亡。且呂政本以不韋子干嬴氏之統。又用元惡大憝呂斯焚書坑儒。殘賊天下。以速族滅。五臣之後盡亡。班孟堅之典引曰。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謂漢以堯後撥秦亂繼周而王。雖漢人尊漢之語。而事實固然。易首乾坤。終未濟。而雜卦未濟後繫以夬。夬息則復爲乾。明氣運雖有否泰。而乾坤之元萬古不息也。書首堯典終秦誓。而撥秦亂者爲堯之後。

復舉先王之政。可見天下雖有治亂而堯舜之道萬古不息也。守先王之道以俟後聖。是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之君子。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四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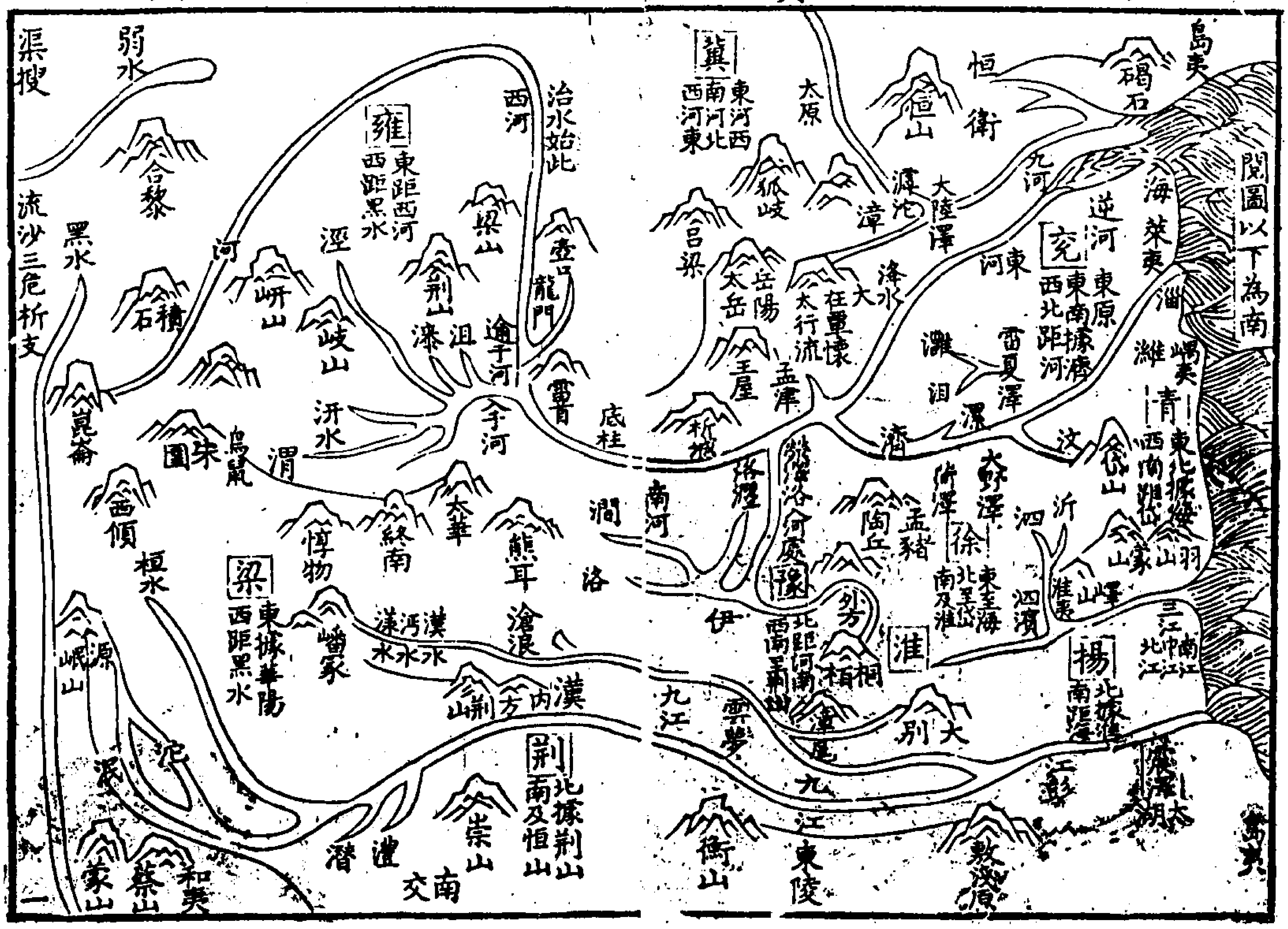
禹貢圖說序

予生九歲讀尚書禹貢即知聖王無外控御寰宇上取下供規制盡善誠萬古不易之典也自雄爭土裂指主迭興建都分藩別道割郡雖河山不改而名號代新舉我吳越之地古屬揚州而今之數疆非昔之境界遙邈九州津壤奚辯志學之季得禹貢圖說今古互証了了凡前俄从少谿伯父流輒兩都江淮南游汶泗北涉固口誦神禹三過之勞而心服圖說十載之勤也然是書之原作之端簡鄭公而鐫之熈臺劉使板木既散印眷不敢自秘且假錄者接踵表兄熈臺劉公學于先君嘗梓之以廣其教今亦散闕原刻予欲重壽之木而竟以多病未遑不無望于後人也

隆慶辛未八月既望鄭履淳記

貞玄道人項德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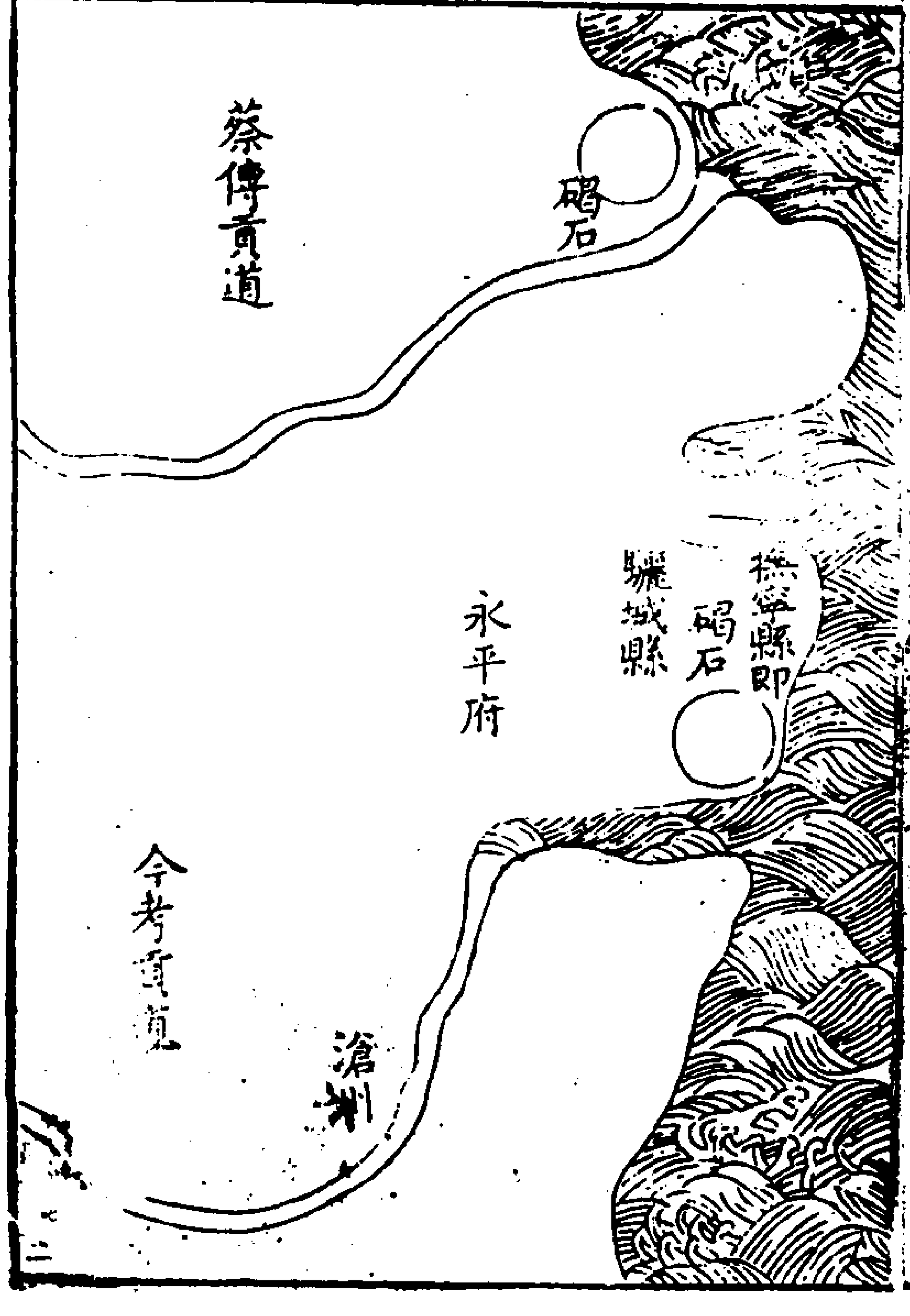
禹貢總圖


閱圖以下為南
冀
東河西
南河北
西河東
雍
東距西河
西距黑水
兗
東南據濟
西北距河
青
東北據海
西南距岱
徐
東至海
北至岱
南及淮
揚
北據淮
南距海
豫
西南至荊山
北距河
荊
北據荊山
南及恒山
梁
東據華陽
西距黑水
島夷
碣石
恒
衛
太原
恒山
九河
逆河
大陸澤
滹沱
漳
海
萊夷
嵎夷
濰
淄
雷夏澤
濟
汶
沂
泗
淮
岱山
羽山
蒙山
大野澤
孟豬
陶丘
桐柏
大別
彭蠡
三江
震澤
東陵
九江
雲夢
衡山
敷淺原
伊
洛
南河
澗
瀍
伊
熊耳
外方
太華
終南
惇物
嶓冢
滄浪
漢
荊山
內方
沱
潛
崇山
南交
和夷
蔡山
蒙山
岷山
桓水
西傾
鳥鼠
朱圉
渭
汧水
岐山
岍山
積石
合黎
弱水
黑水
流沙三危析支
渠搜
崑崙
河
涇
漆
沮
荊山
梁山
壺口
龍門
雷首
底柱
治水始此
西河
狐岐
呂梁
太岳
岳陽
王屋
析城
太行
覃懷
恒衛
孟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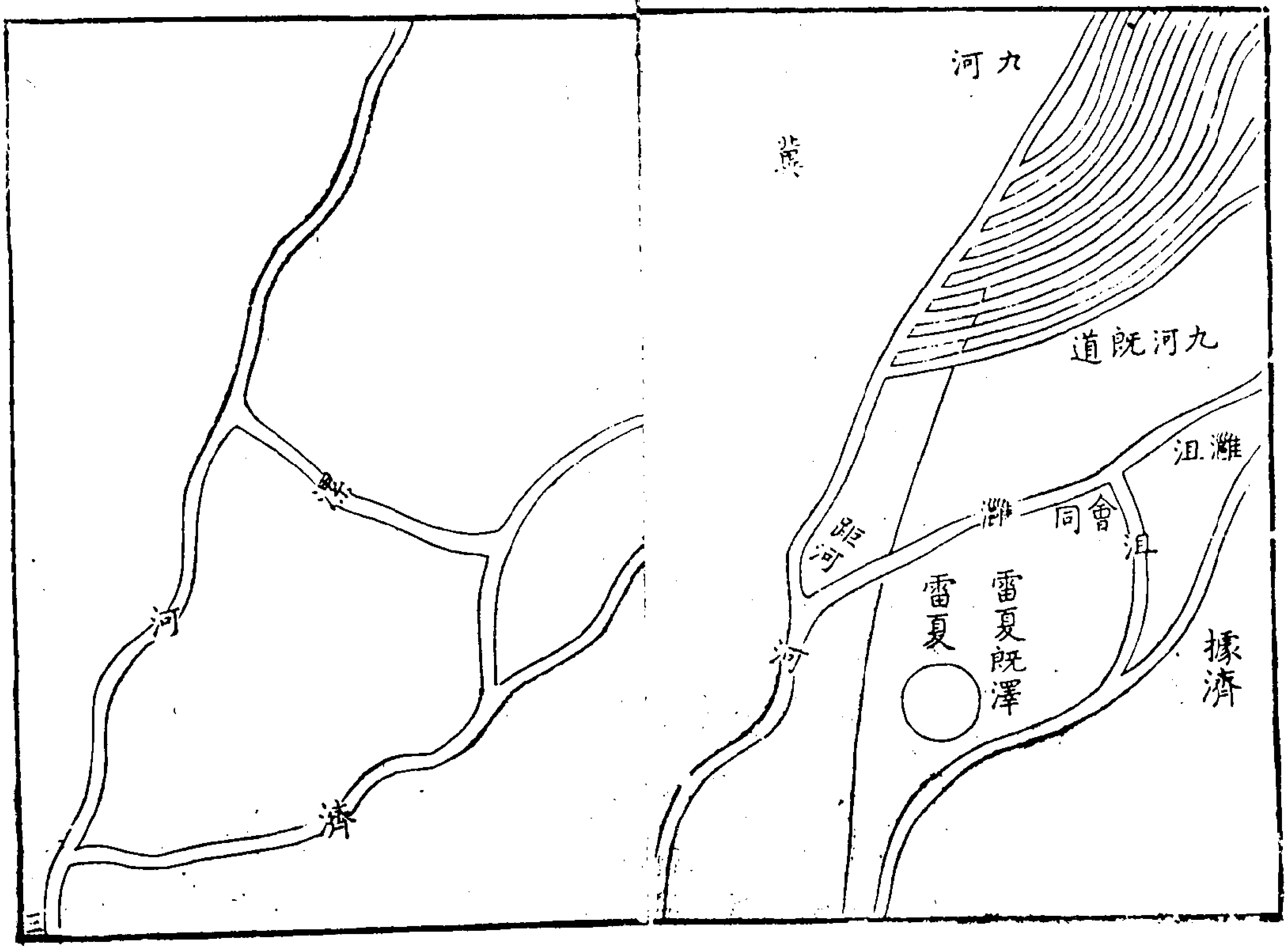
冀州疆界

泒水
恒水
衛水
滹沱河
太原
梁山
岐山
治梁及岐
恒衛既從
大陸
大陸既作
既修太原
大䧟谷
清漳
至于衡漳
至于岳陽
壺口山
既載壺口
太岳
大行
雍河之東
兗河之西
濁漳
鹿谷山
覃懷
覃懷底績
洪
沐
孟津
豫河之北
河未徙時漳衛滹沱順天
入府之水皆東入河今
皆由直沽入海河水不
大又山西北直隸及河
南三府之水皆高而下
奔趨至河河不能受而
溢于兗此兗之患所以
獨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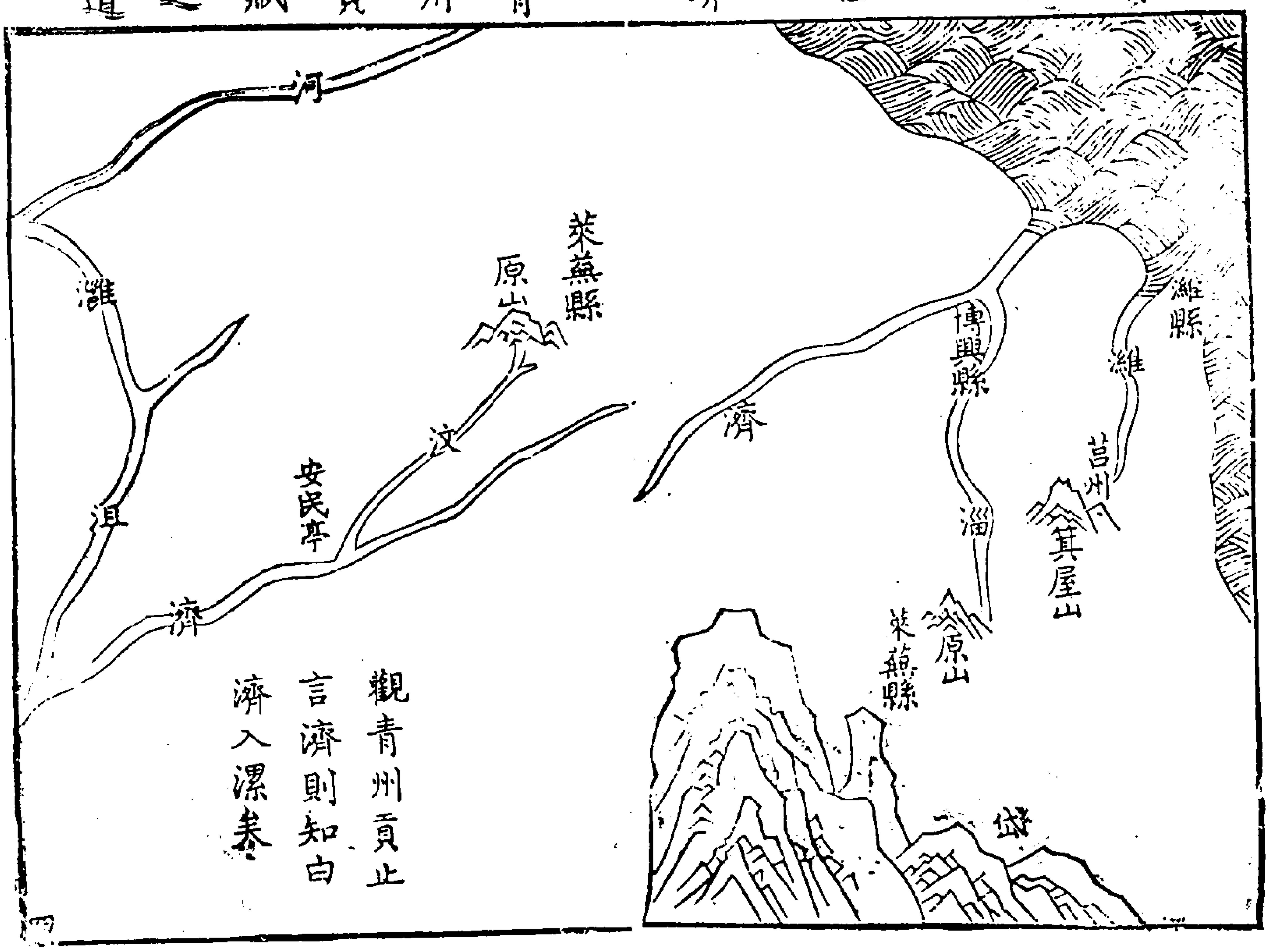
冀州北方貢賦之道


蔡傳貢道
碣石
永平府
撫寧縣即
碣石
驪城縣
今考貢道
滄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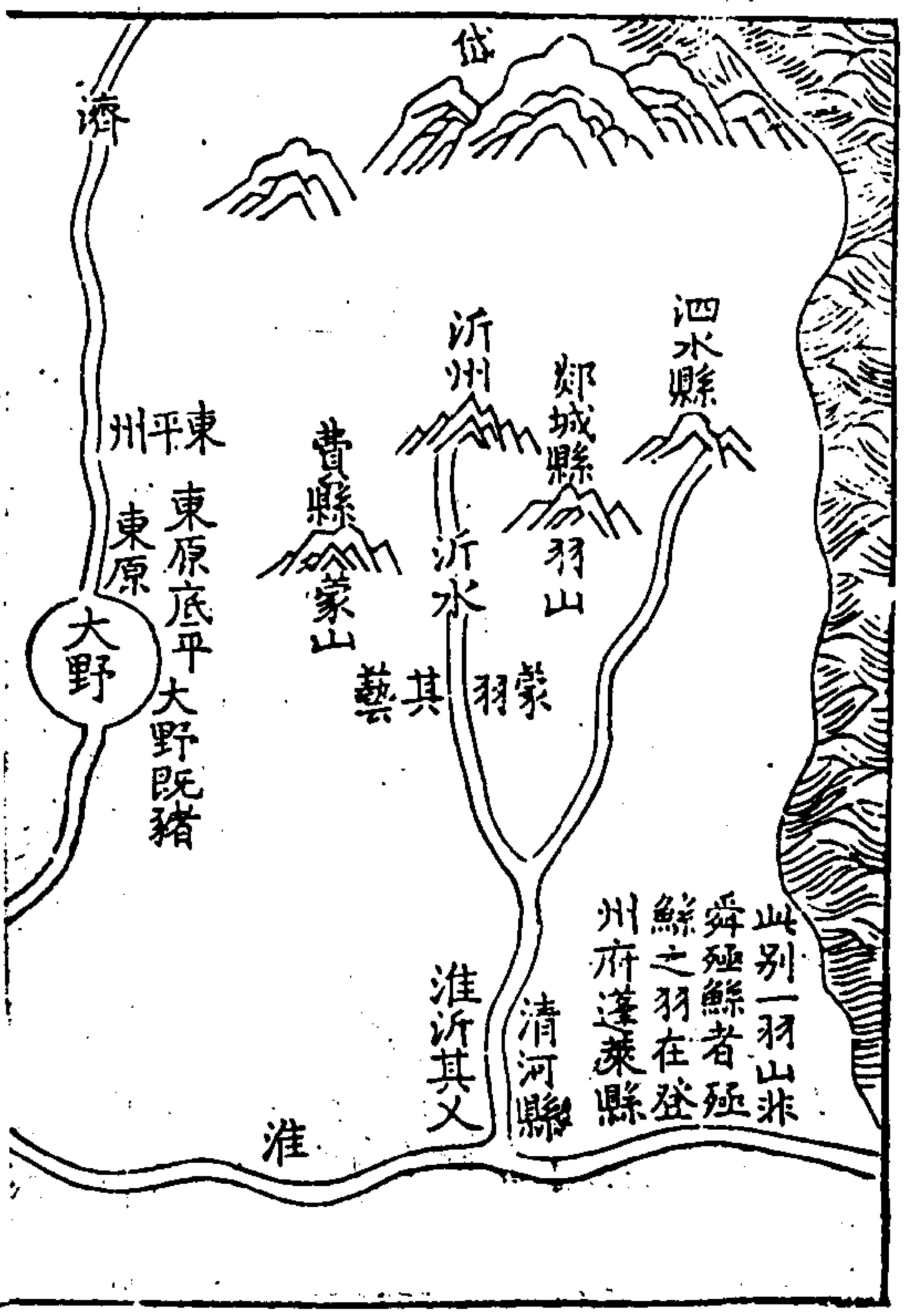
兗州疆界　兗州貢賦之道


九河
兗
九河既道
濰
淄
灉
會同
沮
雷夏
雷夏既澤
漯
濟
河
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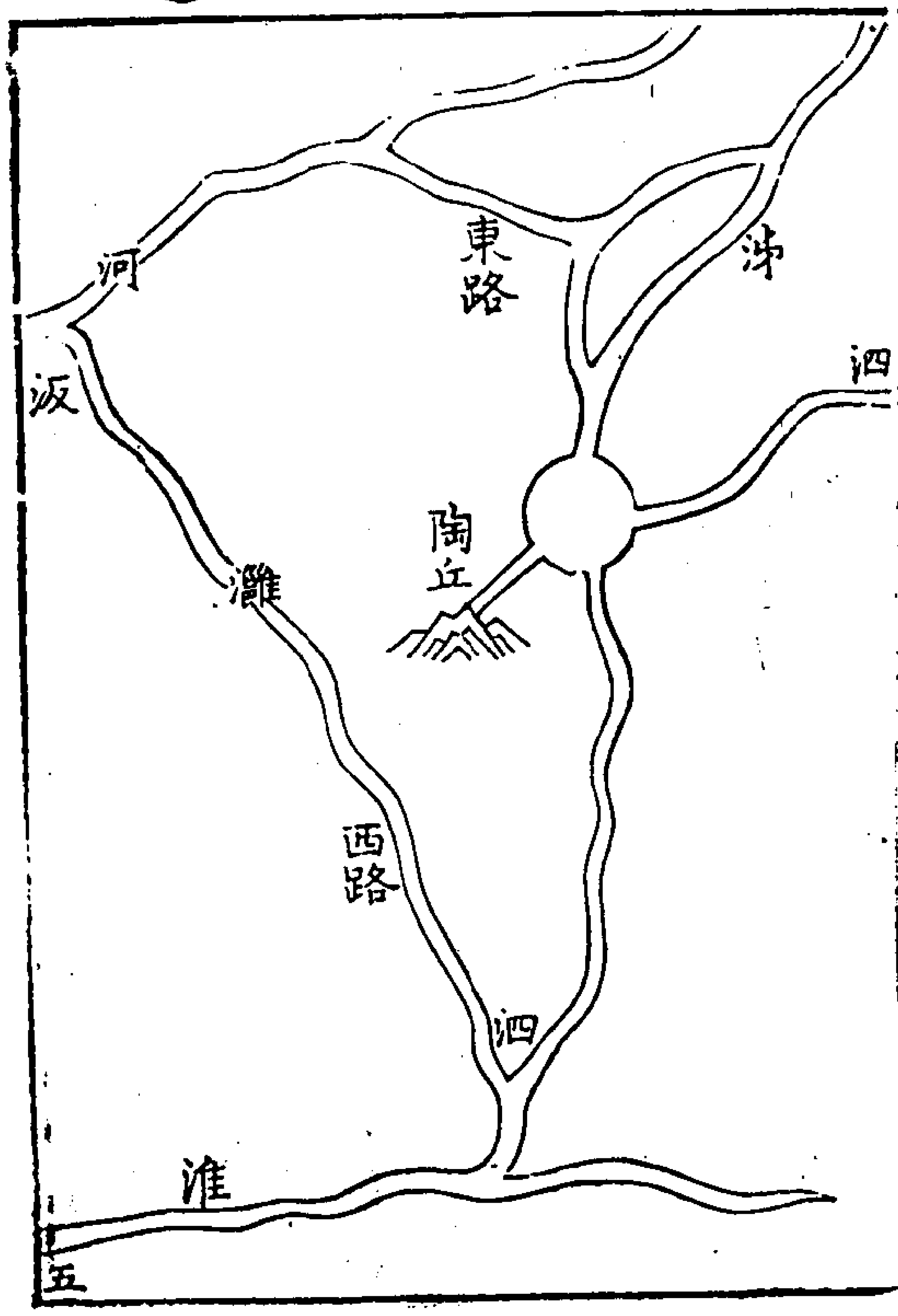
青州疆界　青州貢賦之道


河
濰
沮
濟
安民亭
汶
萊蕪縣
原山
博興縣
濰縣
濰
莒州
淄
其屋山
萊蕪縣
原山
岱
觀青州貢止言濟則知白濟入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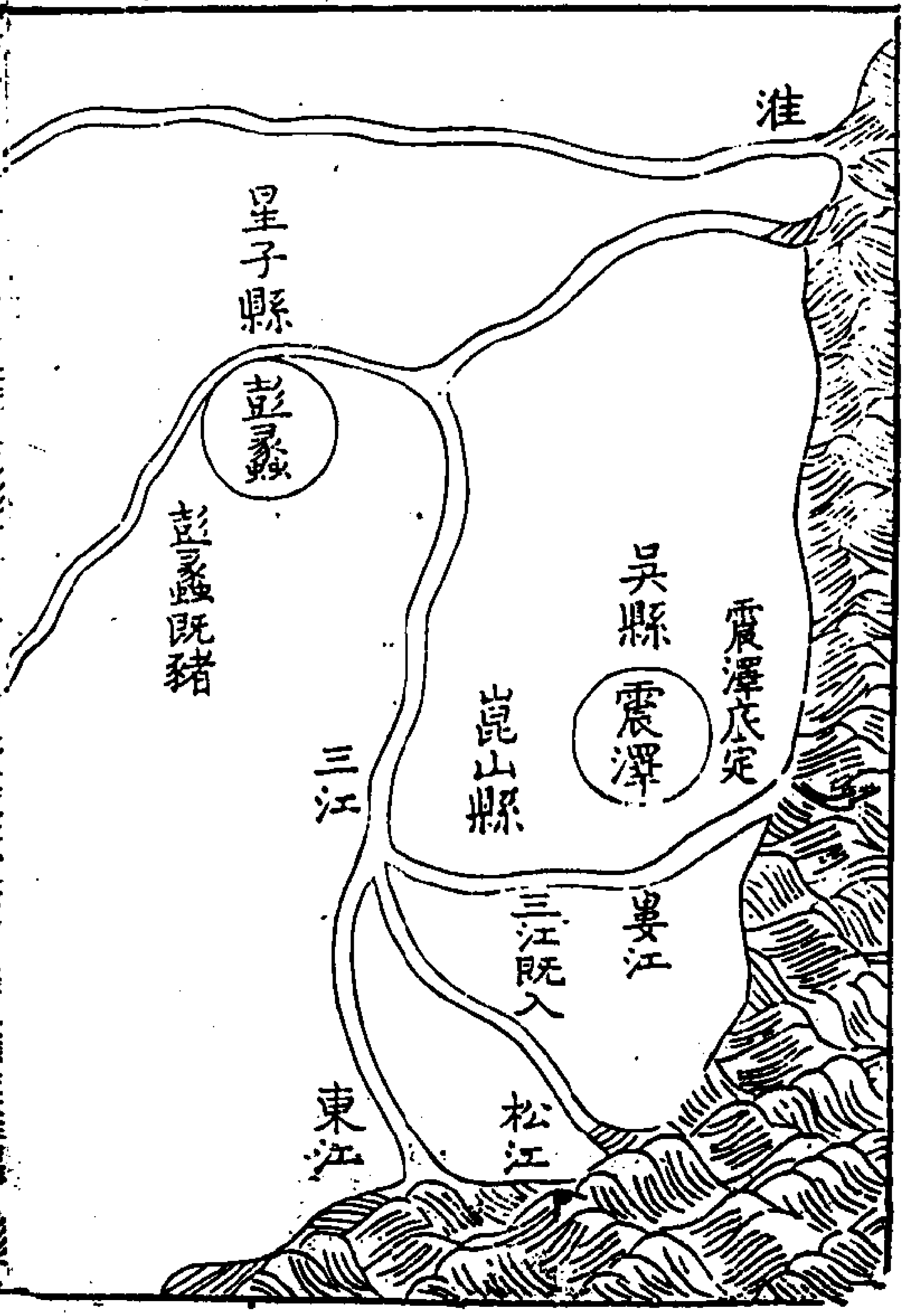
徐州疆界


岱
濟
東平州
東原
東原厎平
大野
大野既豬
費縣
蒙山
沂州
沂水
郯城縣
羽山
泗水縣
蒙羽其藝
淮沂其乂
清河縣
淮
此別一羽山非舜殛鯀者殛鯀之羽在登州府蓬萊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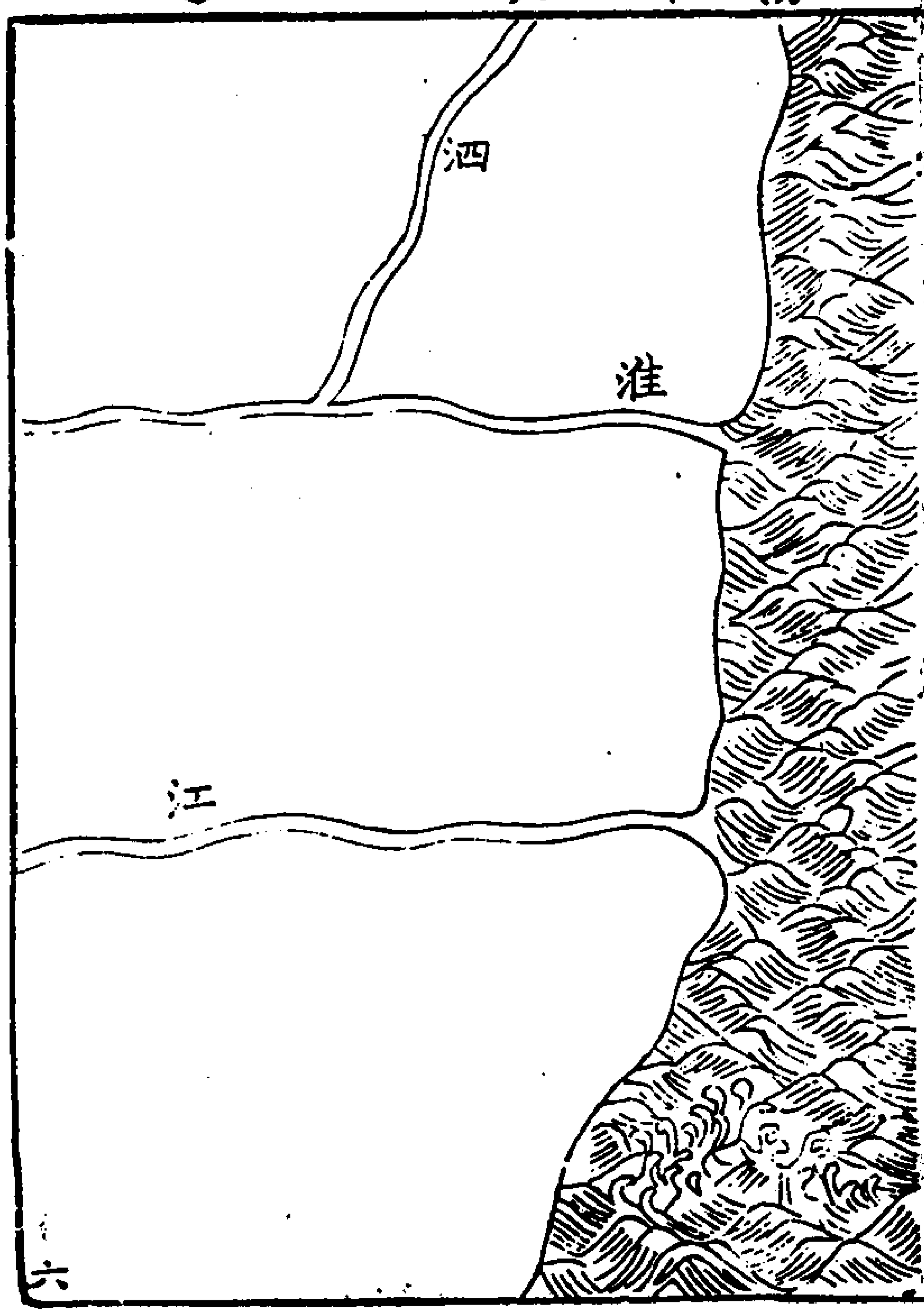
徐州貢賦之道


河
汶
東路
泲
泗
陶丘
濉
西路
泗
淮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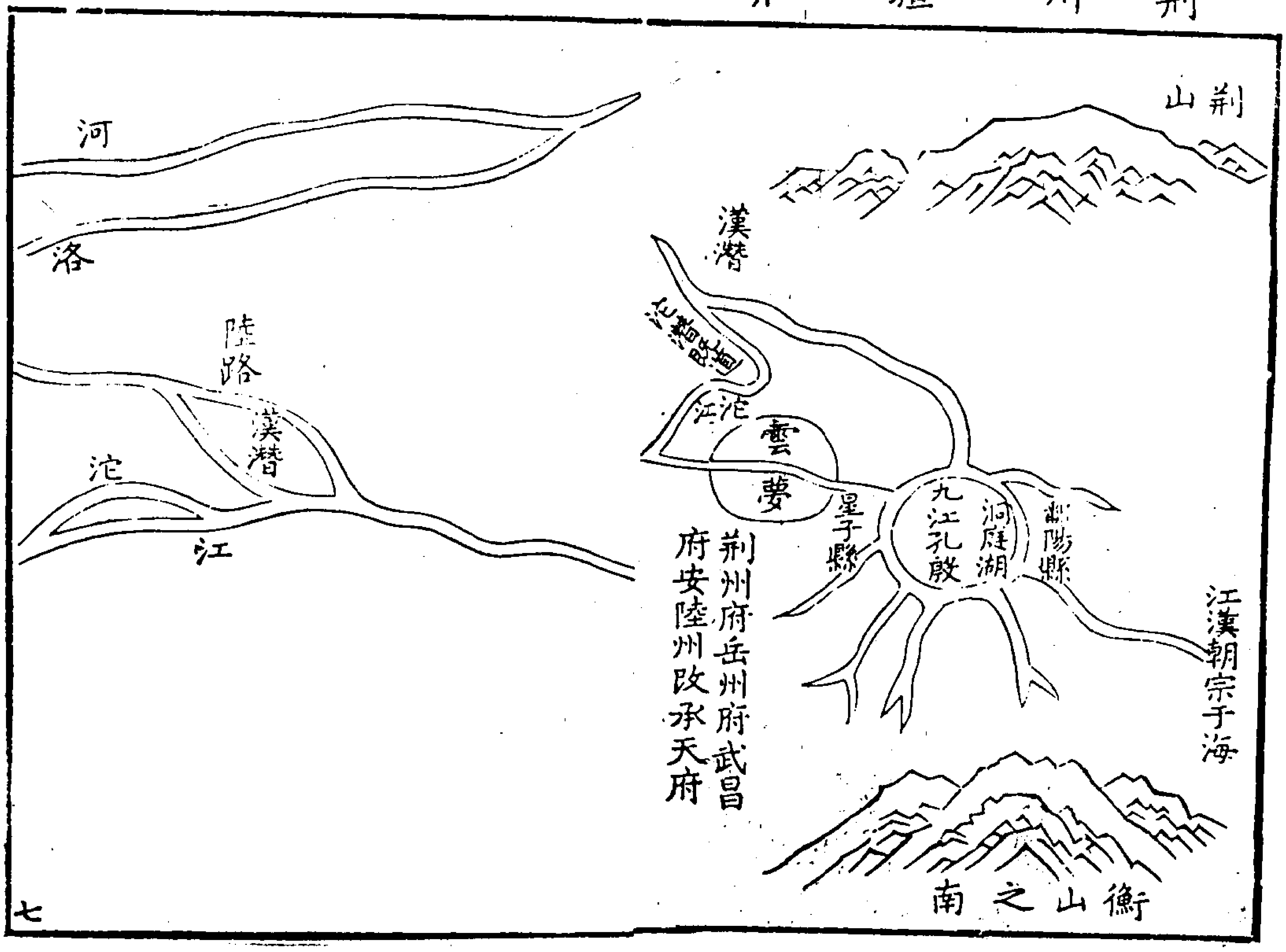
揚州疆界


淮
星子縣
彭蠡
彭蠡既豬
吳縣
震澤
震澤厎定
崑山縣
三江
婁江
三江既入
東江
松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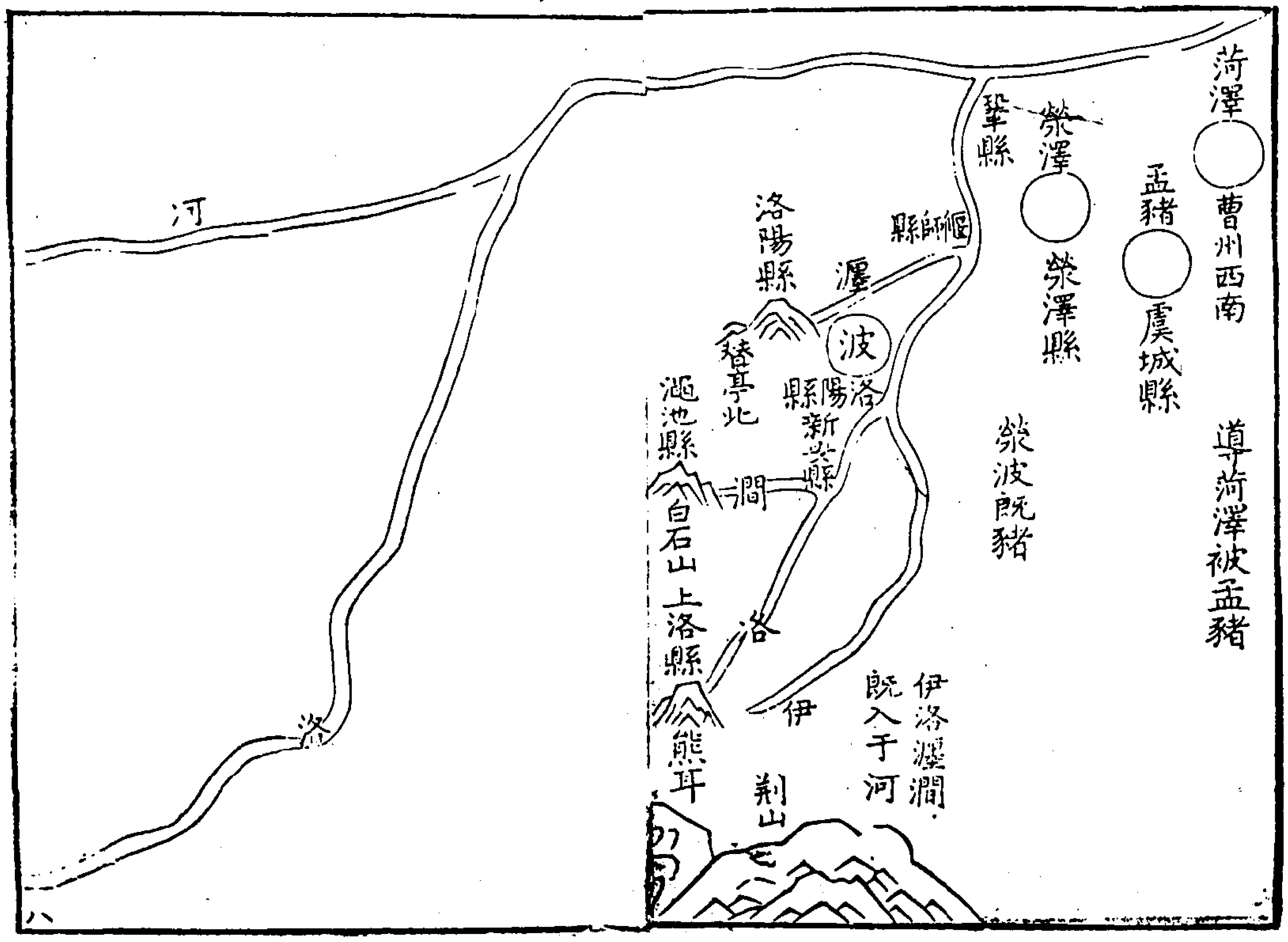
揚州貢賦之道



荊州疆界　荊州貢賦之道


荊山
漢潛
沱潛既道
沱
江
雲夢
星子縣
九江孔殷
洞庭湖
鄱陽縣
江漢朝宗于海
荊州府岳州府武昌府安陸州改承天府
衡山之南
河
洛
陸路
漢潛
沱
江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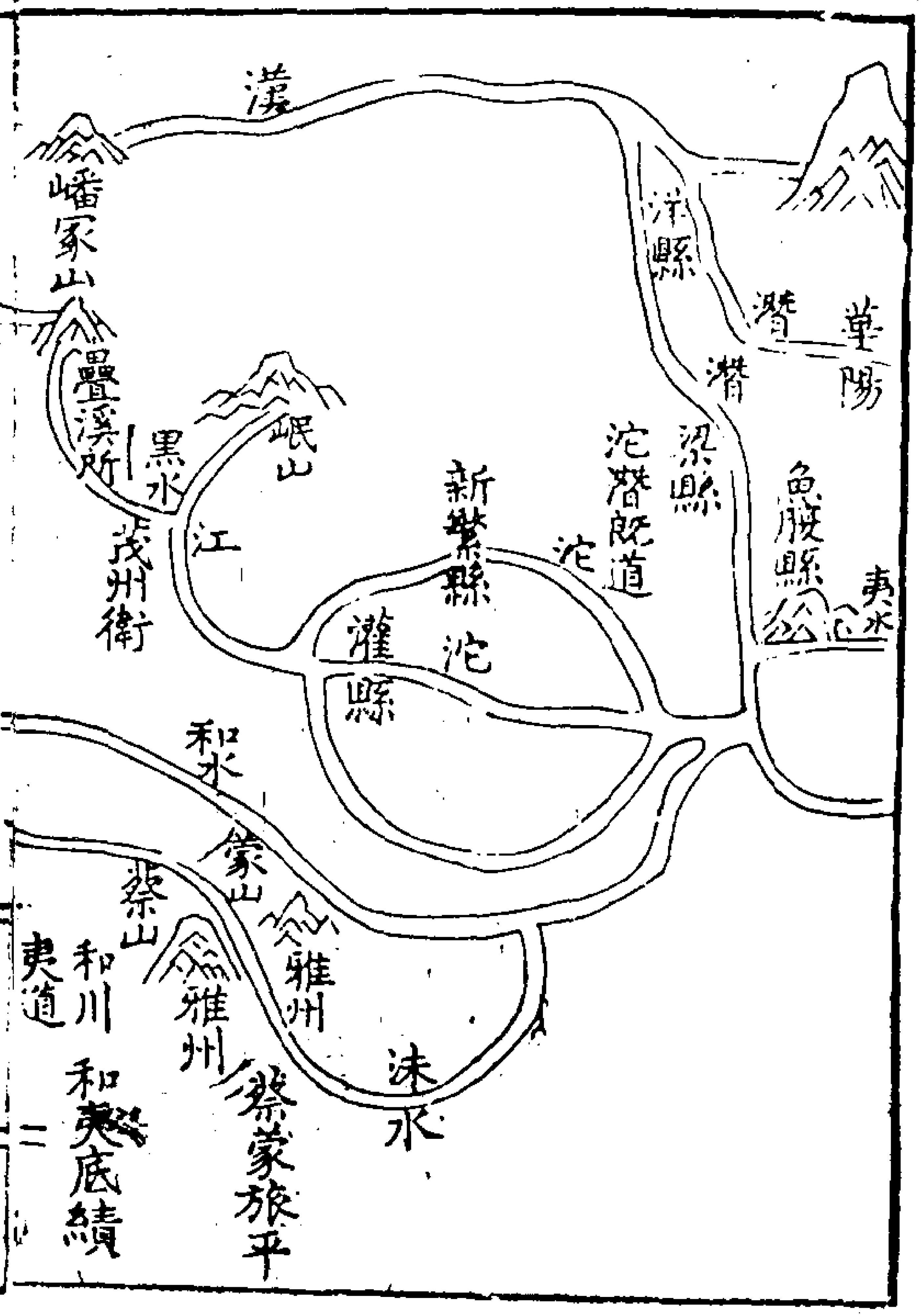
豫州疆界　豫州貢賦之道


菏澤
曹州西南
滎澤
滎澤縣
孟豬
虞城縣
導菏澤被孟豬
滎波既豬
鞏縣
偃師縣
洛陽縣
瀍
波
洛陽新安縣
穀亭北
澠池縣
澗
白石山
上洛縣
洛
熊耳
伊
荊山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河
洛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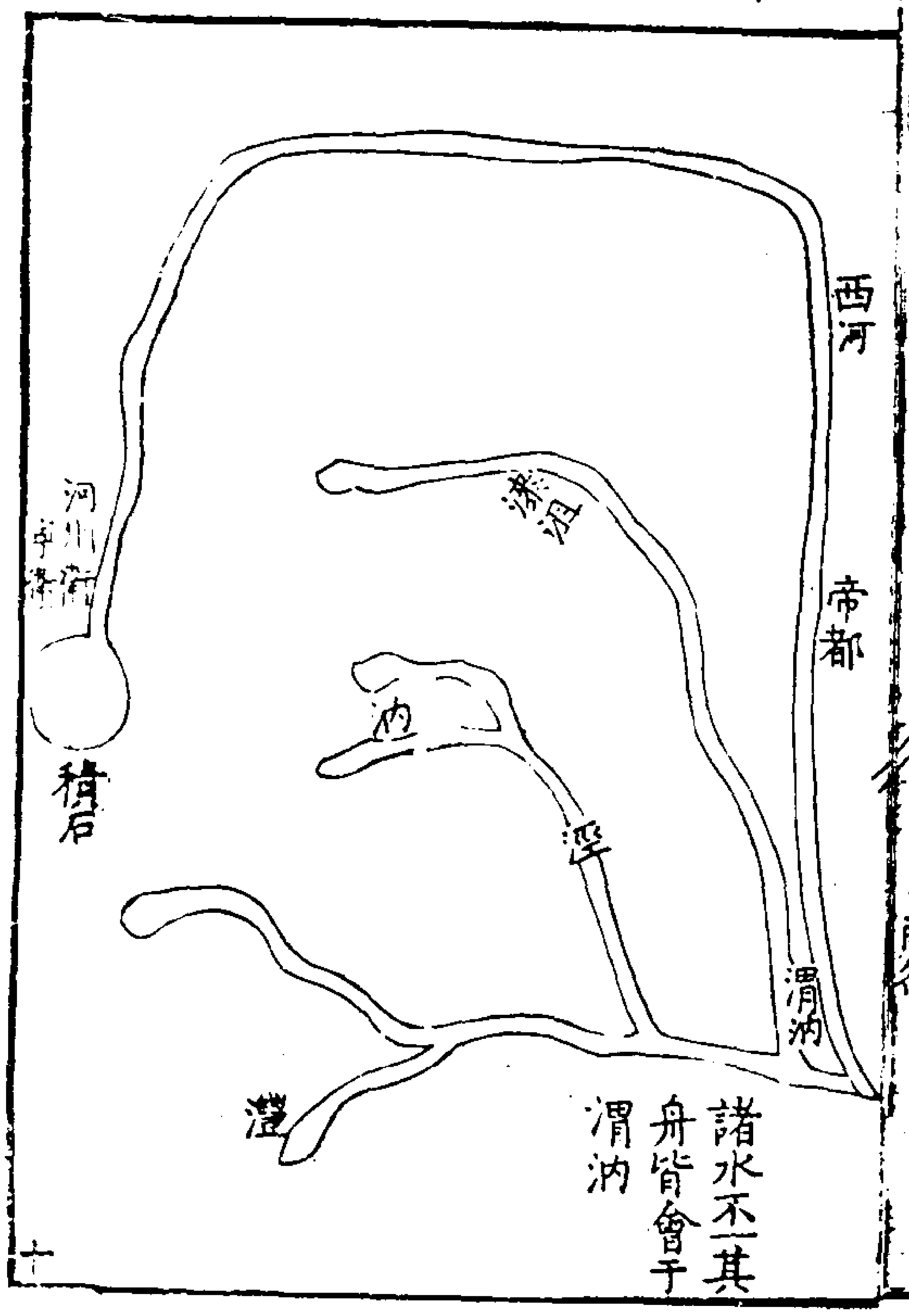
梁州貢賦之道

河
渭
武功縣
郿縣
衙嶺
斜川
陸道
狄道縣
秦州
西傾
嶓冢山
漢沔
晉壽
廣元縣
葭萌
沔縣
褒城縣
褒水
九

梁州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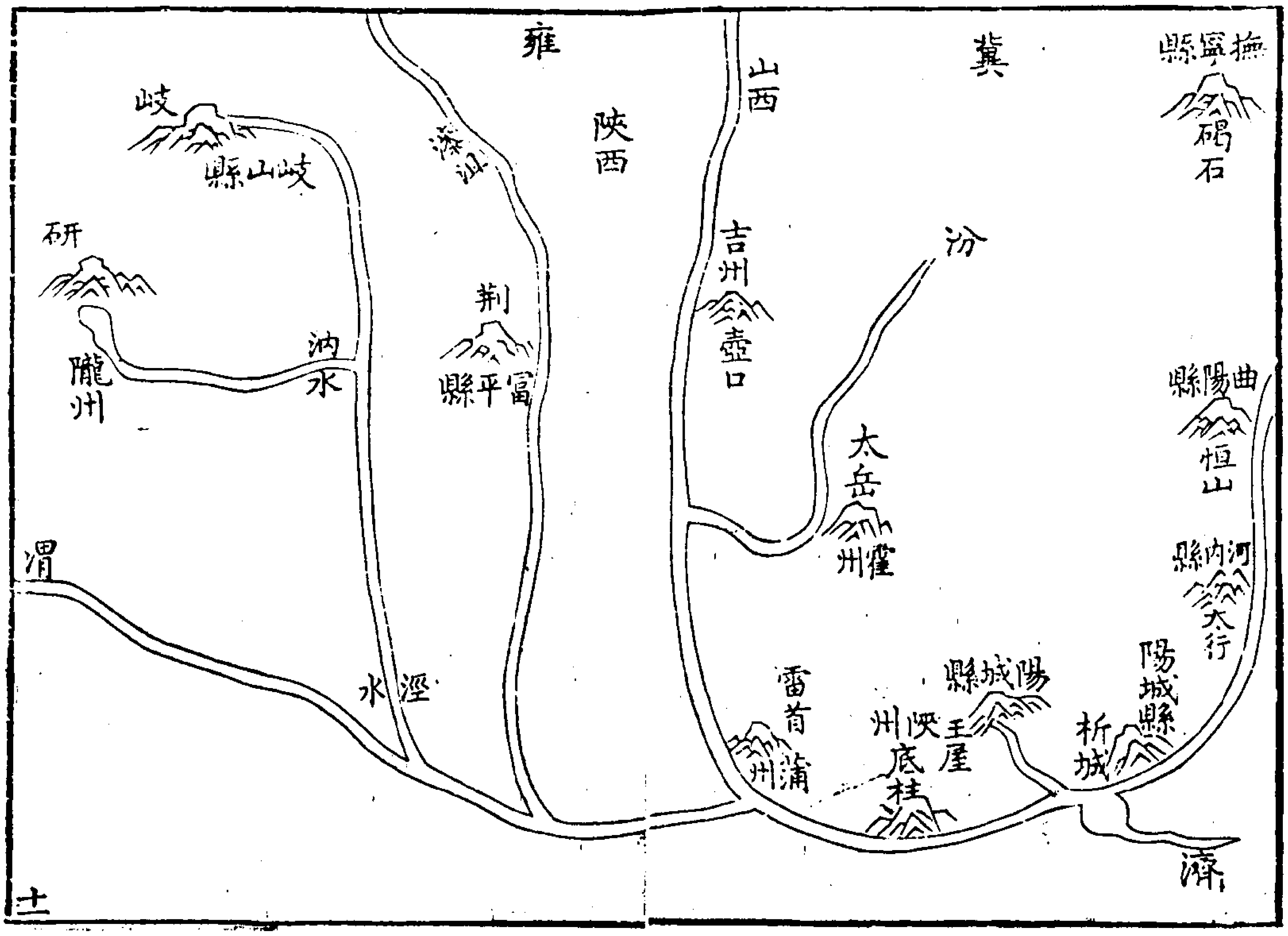

漢
嶓冢山
疊溪所
黑水
岷山
江
茂州衛
新繁縣
沱
灌縣
沱潛既道
潛
華陽
魚腹縣
黎水
蒙山
蔡山
雅州
沫水
和川
夷道
和夷底績
蔡蒙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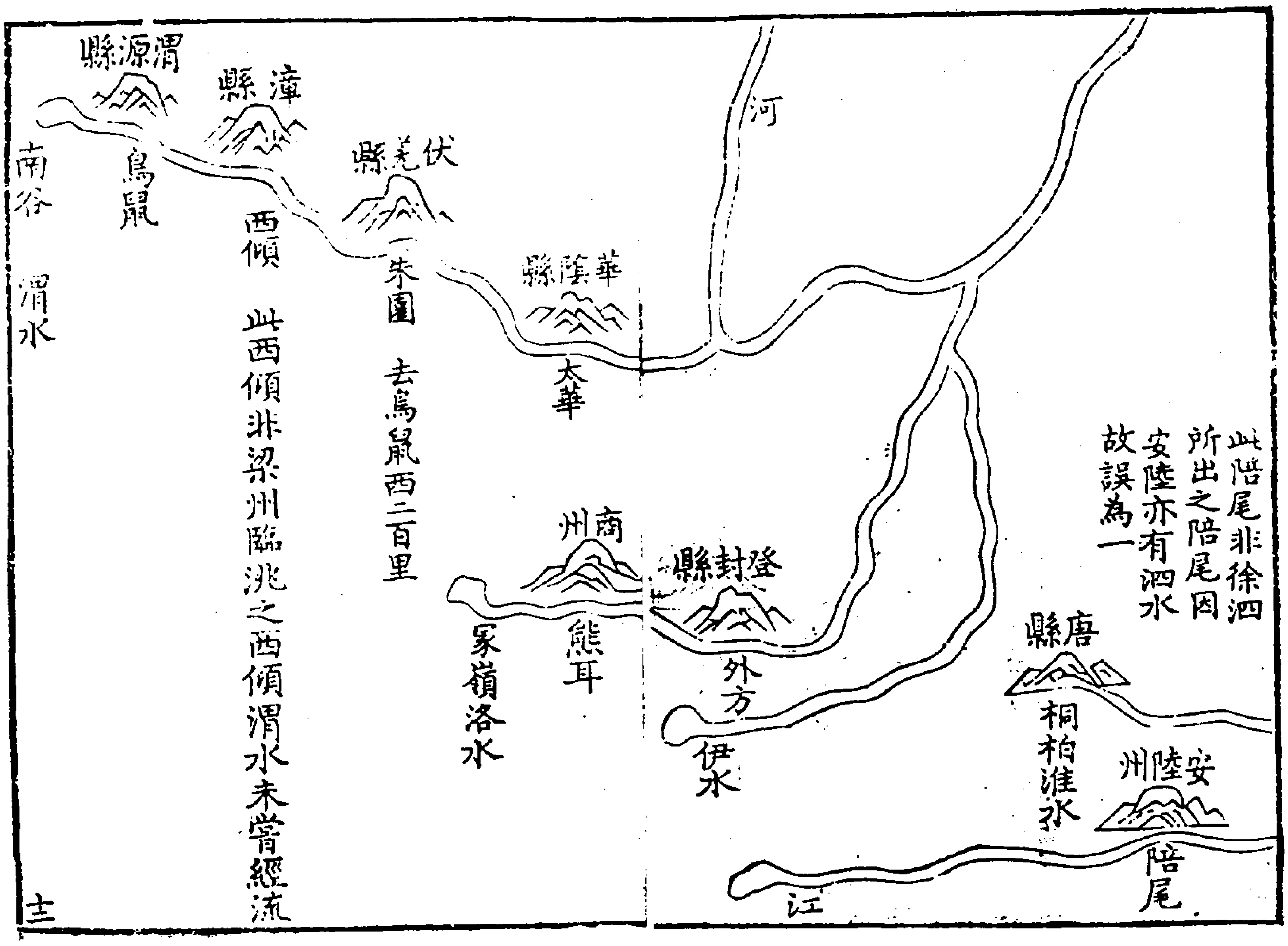
雍州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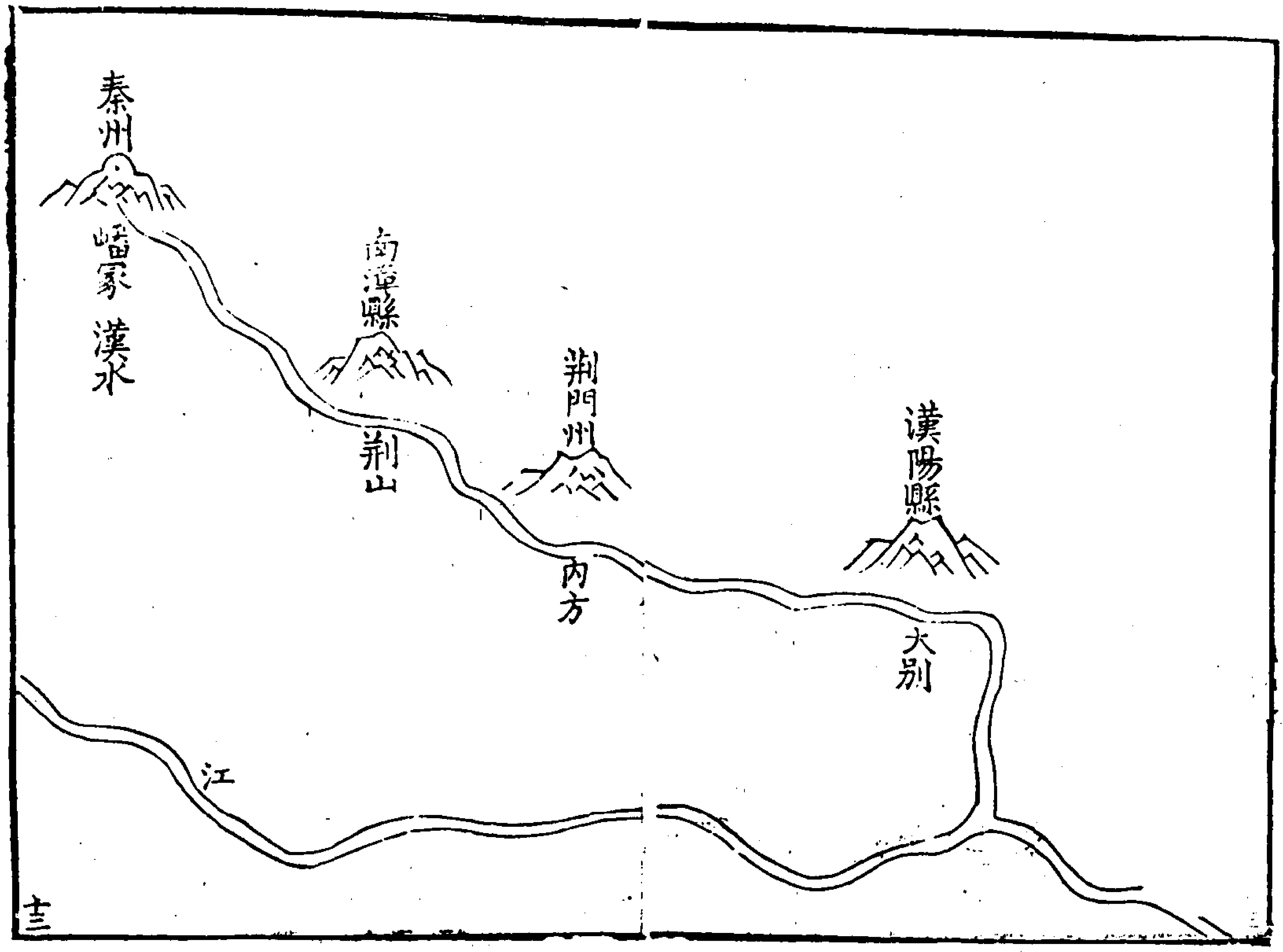

西河
帝都
積石
渭汭
灃
渭汭
諸水不一其
舟皆會于
十

雍州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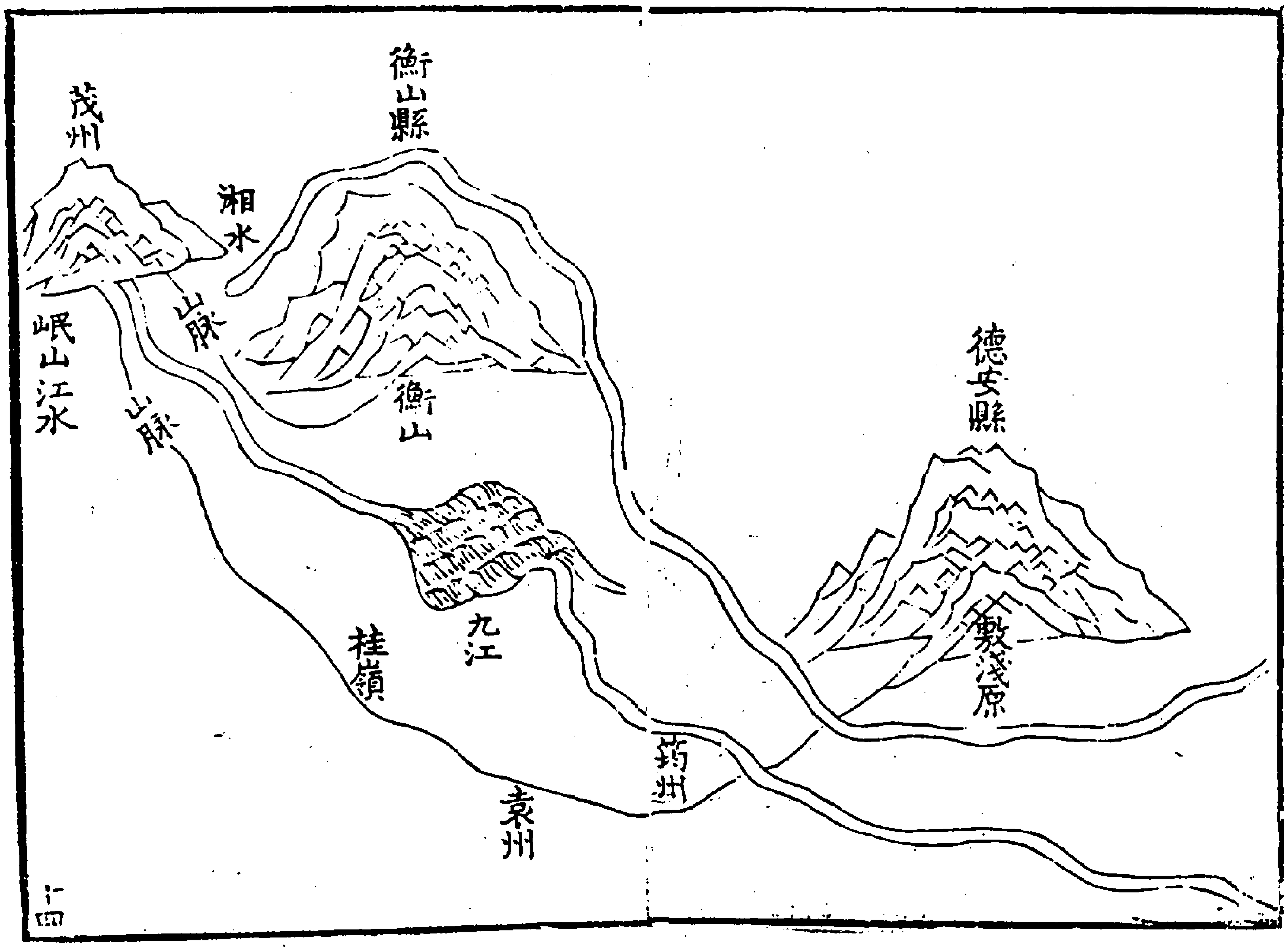
流沙
沙州
弱水
合黎
甘州
肅州
豬野
洛
西河
黑水
三危
三危既宅
渭原縣
渭水
終南
灃水
咸陽縣
涇水
荊山
岐山
洛源縣


雍
陝西
山西
冀
撫寧縣
碣石
岐
岐山縣
漆沮
研
隴州
汭水
荊
富平縣
吉州
壺口
汾
太岳
霍州
曲陽縣
恒山
河內縣
太行
渭
涇水
雷首
蒲州
陝州
底柱
王屋
陽城縣
陽城縣
析城
濟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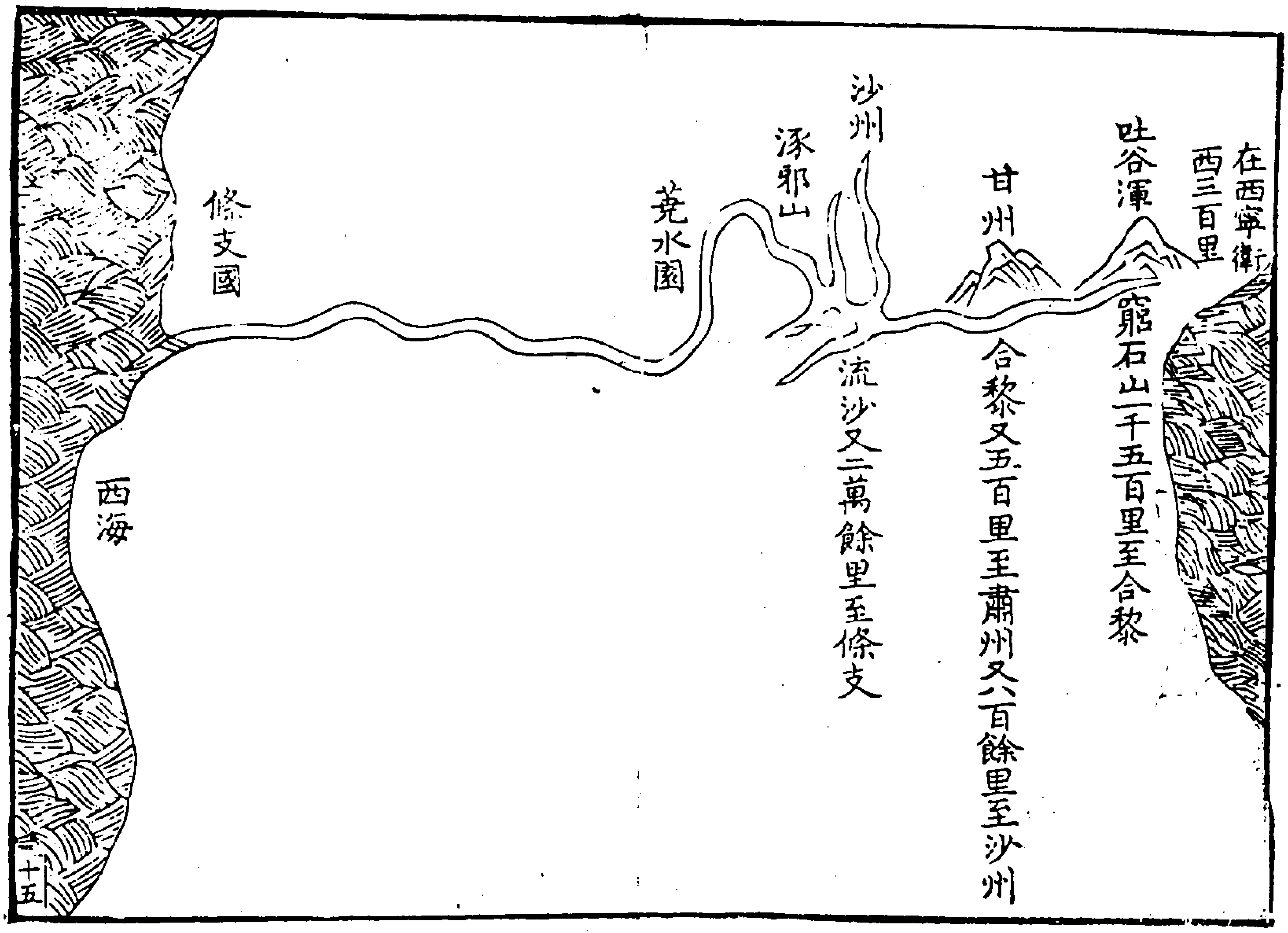

渭源縣
漳縣
伏羌縣
南谷
渭水
鳥鼠
西傾
此西傾非梁州臨洮之西傾渭水未嘗經流
朱圉
去鳥鼠西二百里
華陰縣
河
太華
商州
熊耳
冢嶺洛水
登封縣
外方
伊水
此陪尾非徐泗所出之陪尾因安陸亦有泗水故誤為一
唐縣
桐柏淮水
安陸州
陪尾
江
十二



秦州
嶓冢
漢水
南漳縣
荆山
荆門州
内方
漢陽縣
大别
江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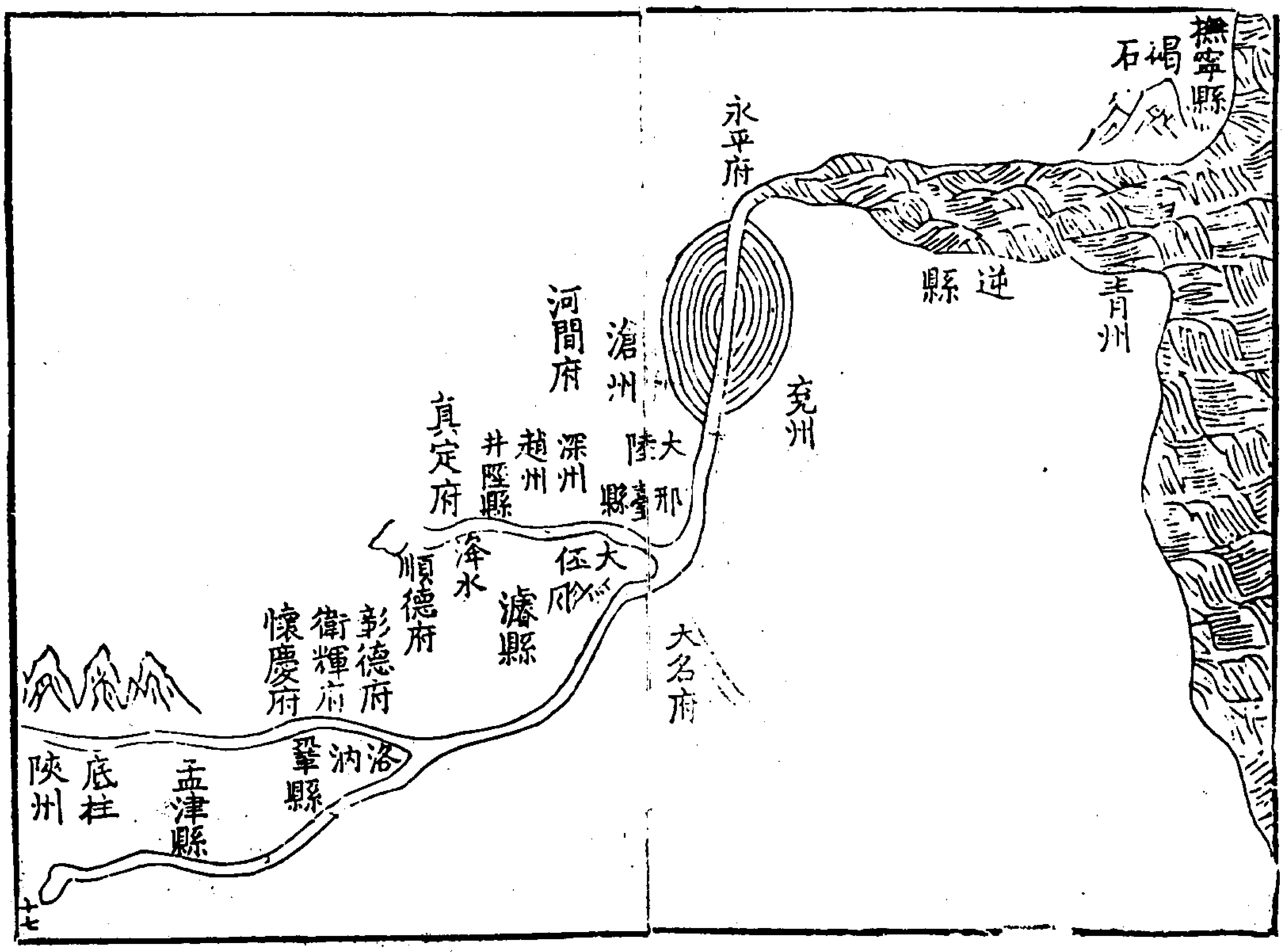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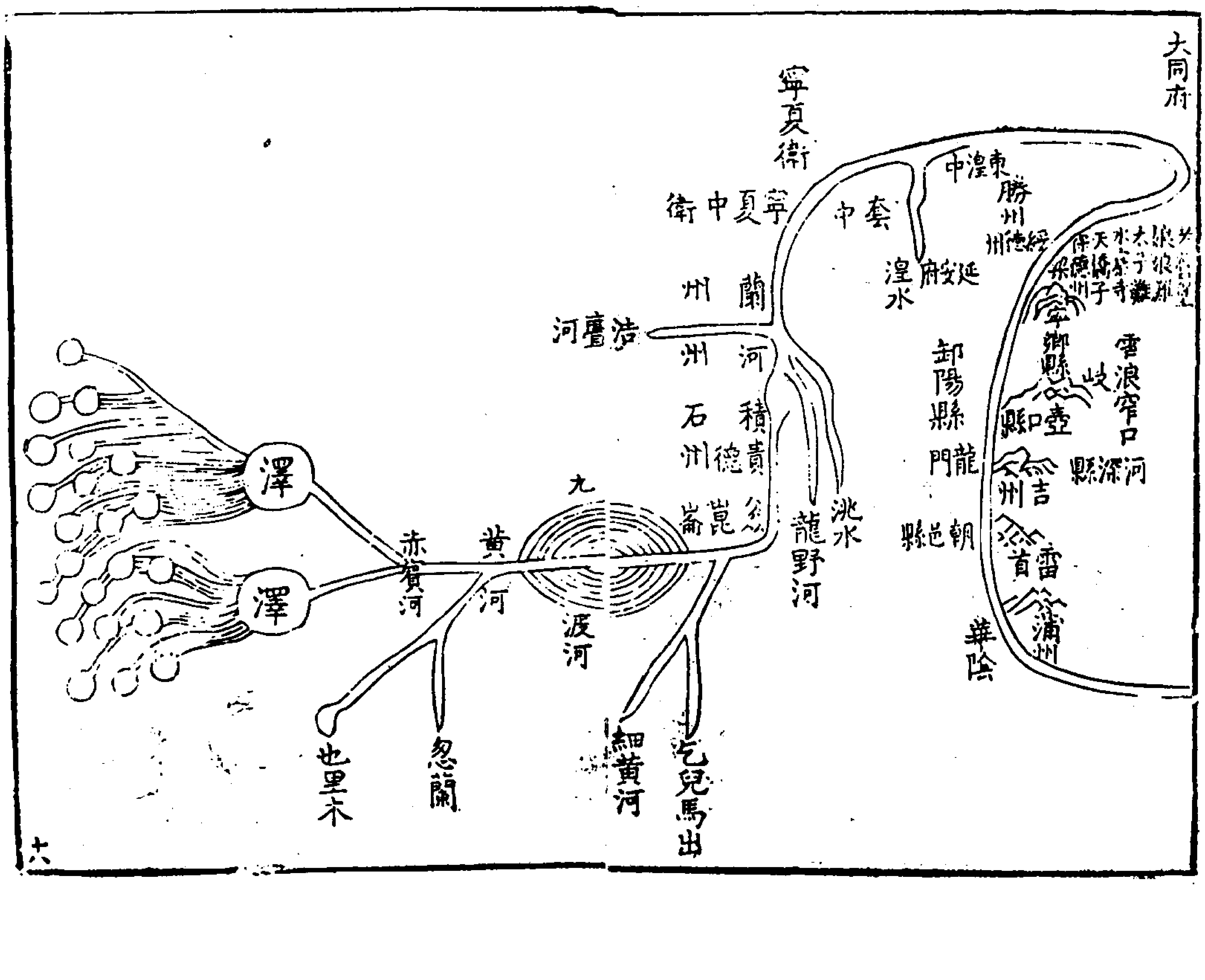
茂州
岷山江水
湘水
山脉
山脉
衡山縣
衡山
九江
桂嶺
袁州
筠州
德安縣
敷淺原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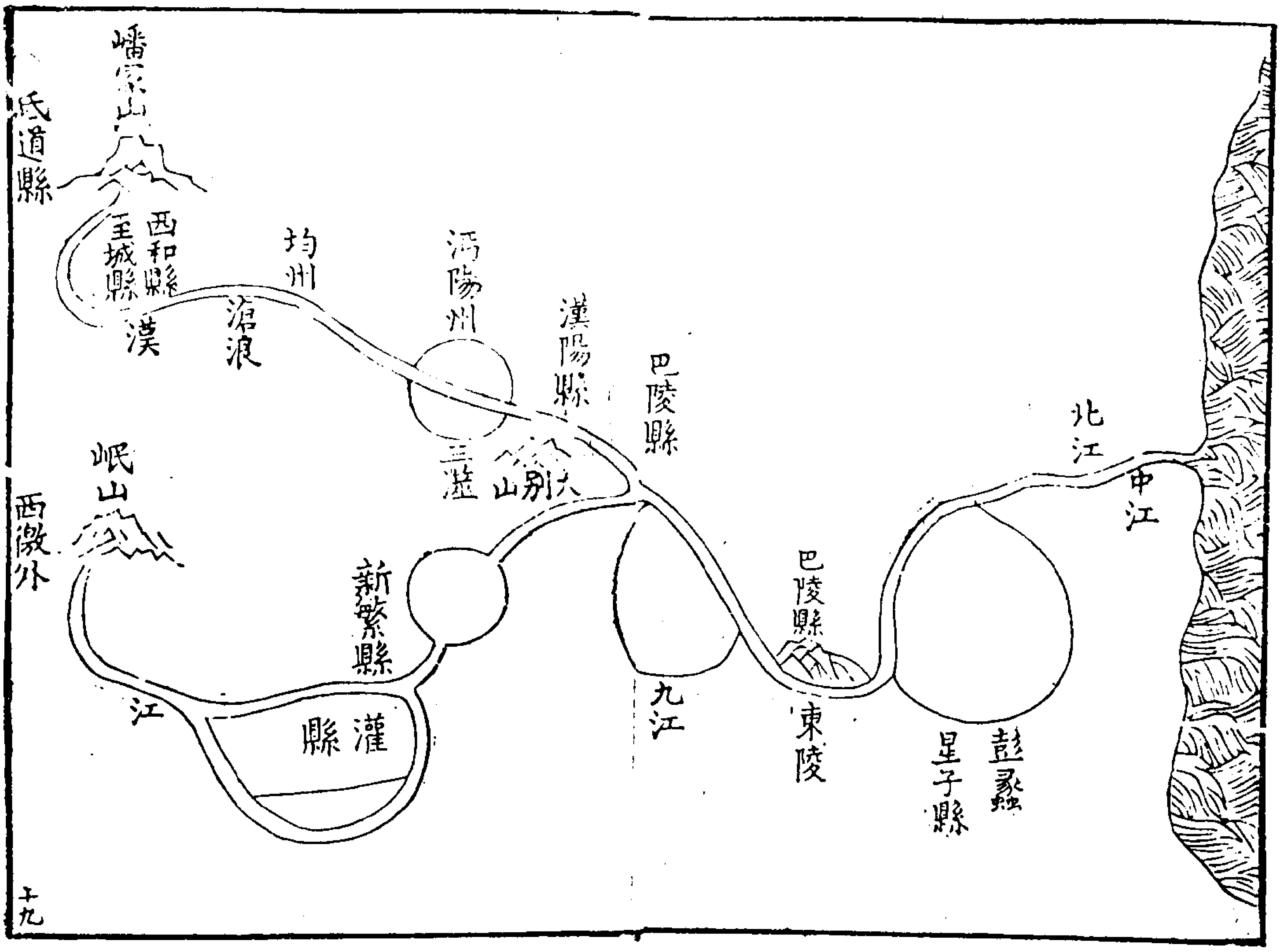

在西寧衛西三百里
吐谷渾
窮石山一千五百里至合黎
甘州
合黎又五百里至肅州又八百餘里至沙州
沙州
涿邪山
流沙又二萬餘里至條支
水國
條支國
西海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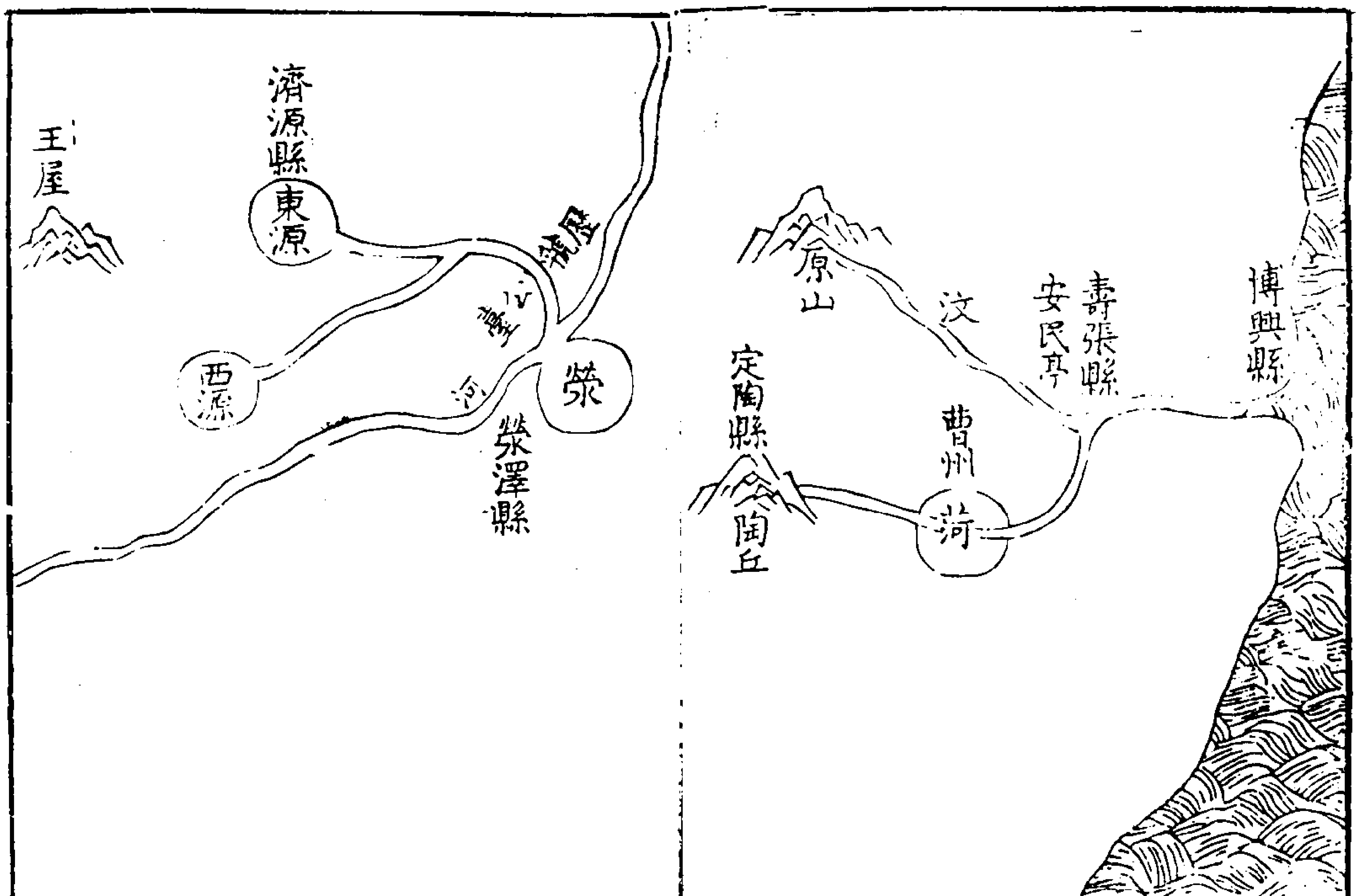
甘州
燉煌
三危
雍
梁
此西皆番地不可考
葉榆
復入中國
南海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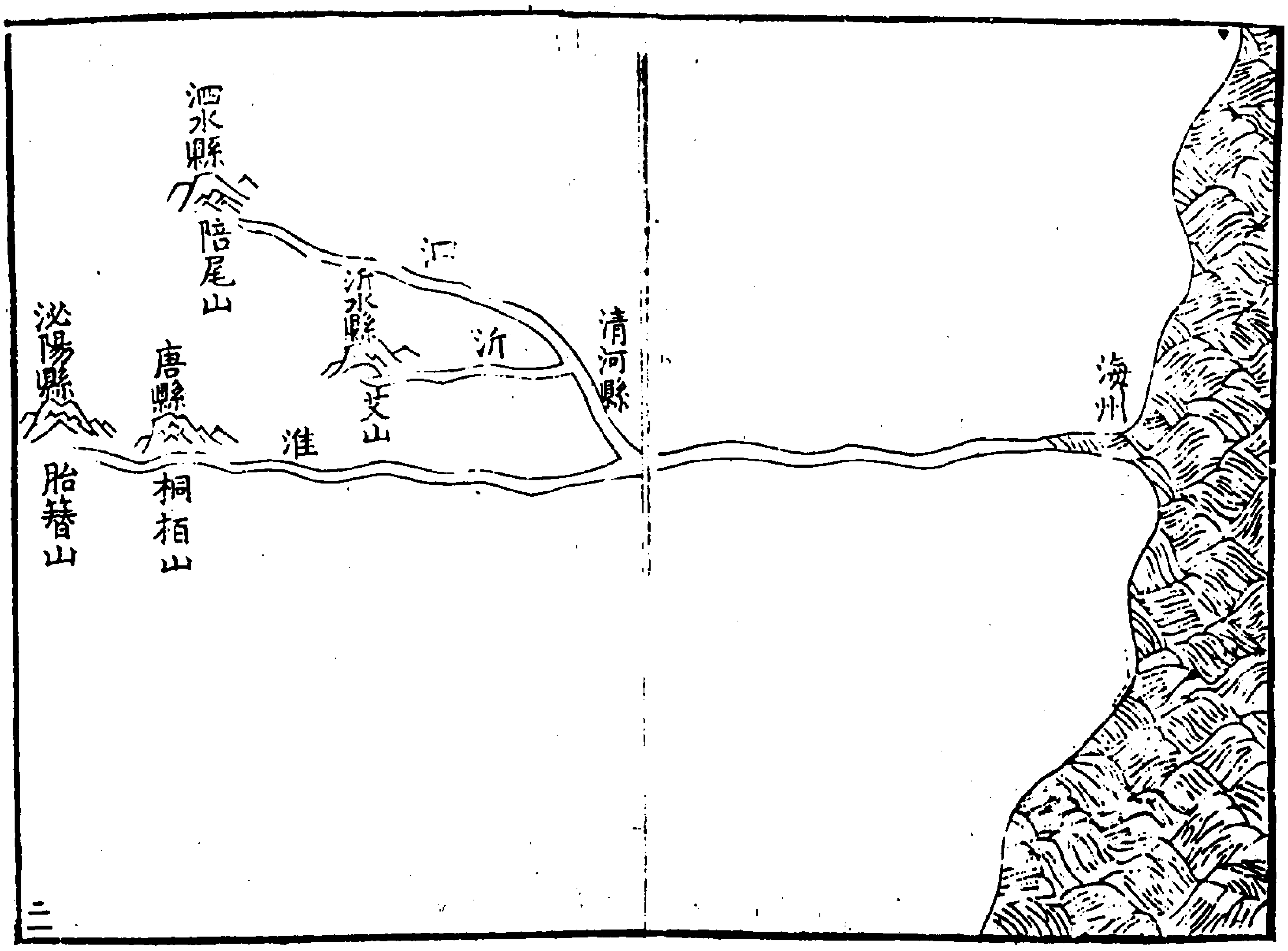
此雖未必然然梁之黑水決非此黑水也或曰黑水一支由陝西鞏昌河州入番界復入四川松潘經茂州威州衛汶川至成都入大江此雍梁之西界也近是黑水止至華陽縣西河止至朝邑縣皆未盡其南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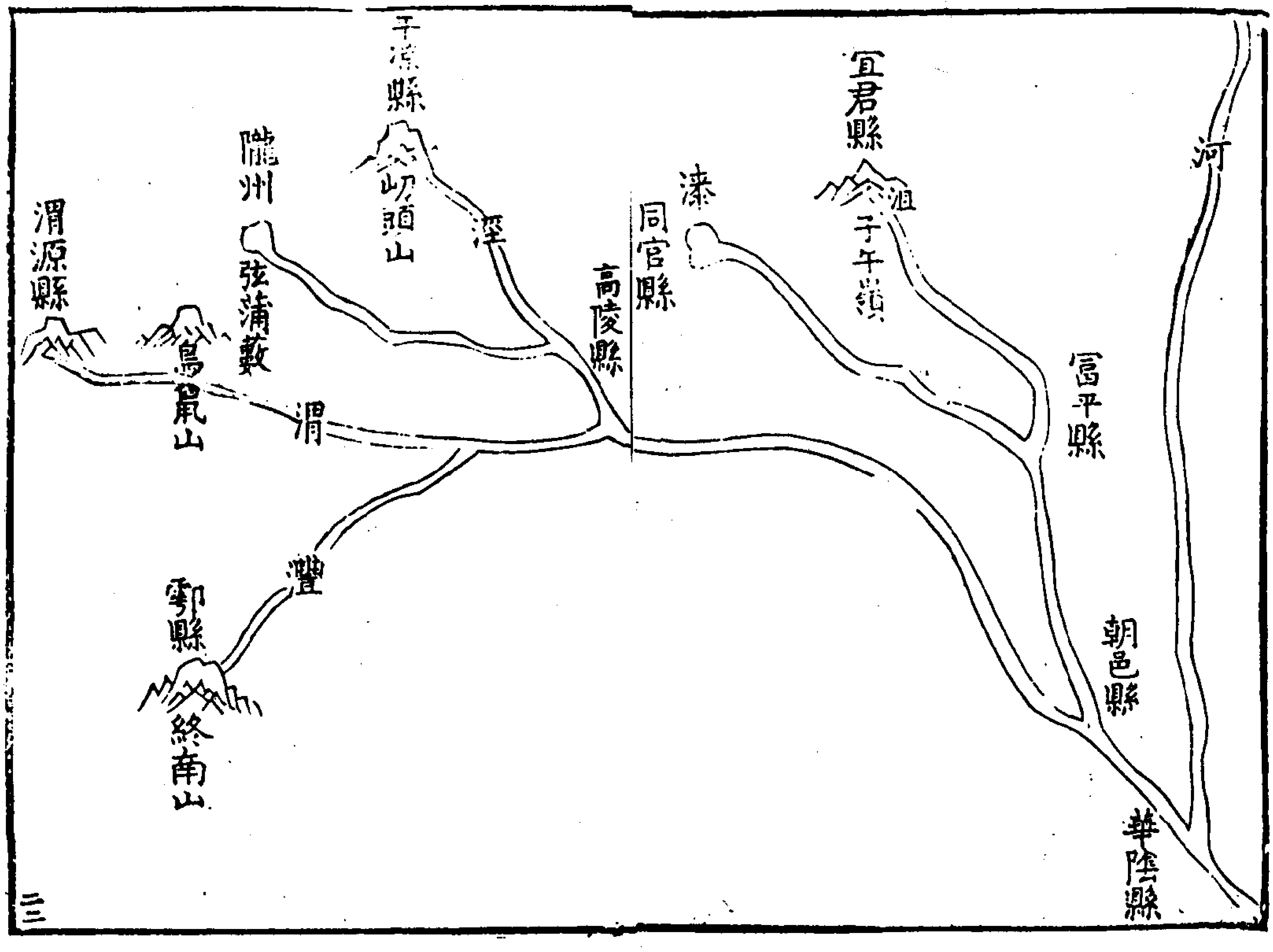

撫寧縣
碣石
永平府
青州
河間府
滄州
兗州
真定府
井陘縣
趙州
深州
順德府
大名府
彰德府
衛輝府
懷慶府
陝州
底柱
孟津縣
鞏縣
洛汭
十七


大同府
寧夏衛
寧夏中衛
套中
東勝州
延安府
湟水
蘭州
河州
積石州
黃河
赤賓河
九渡河
也里木
忽蘭
細黃河
乞兒馬出
龍野河
洮水
澤
澤
龍門
朝邑縣
吉州
華陰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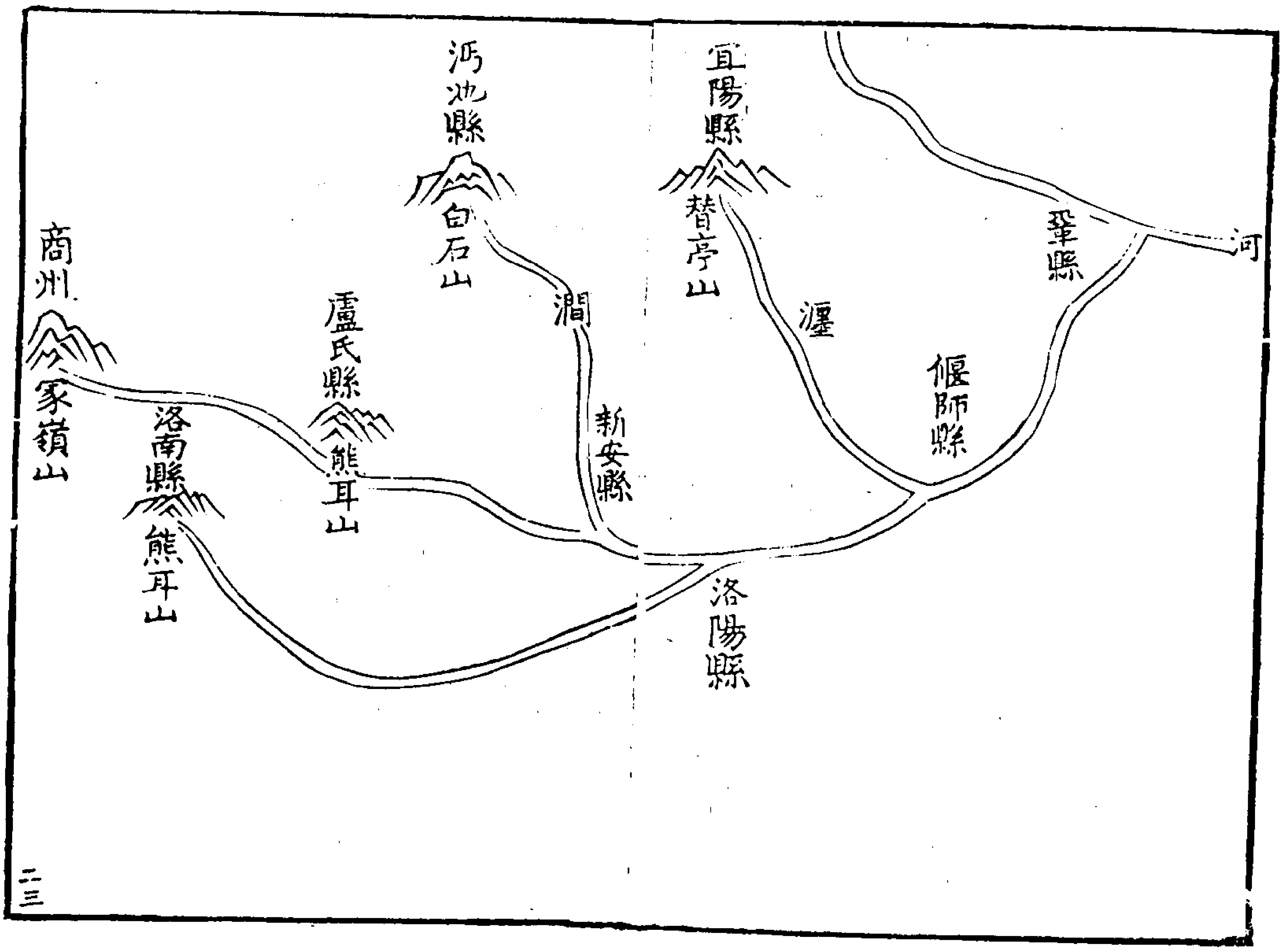

嶓冢山
氐道縣
西和縣
王城縣
漢
均州
滄浪
沔陽州
漢陽縣
巴陵縣
大別山
三澨
岷山
西徼外
新繁縣
灌縣
江
九江
巴陵縣
東陵
彭蠡
星子縣
北江
中江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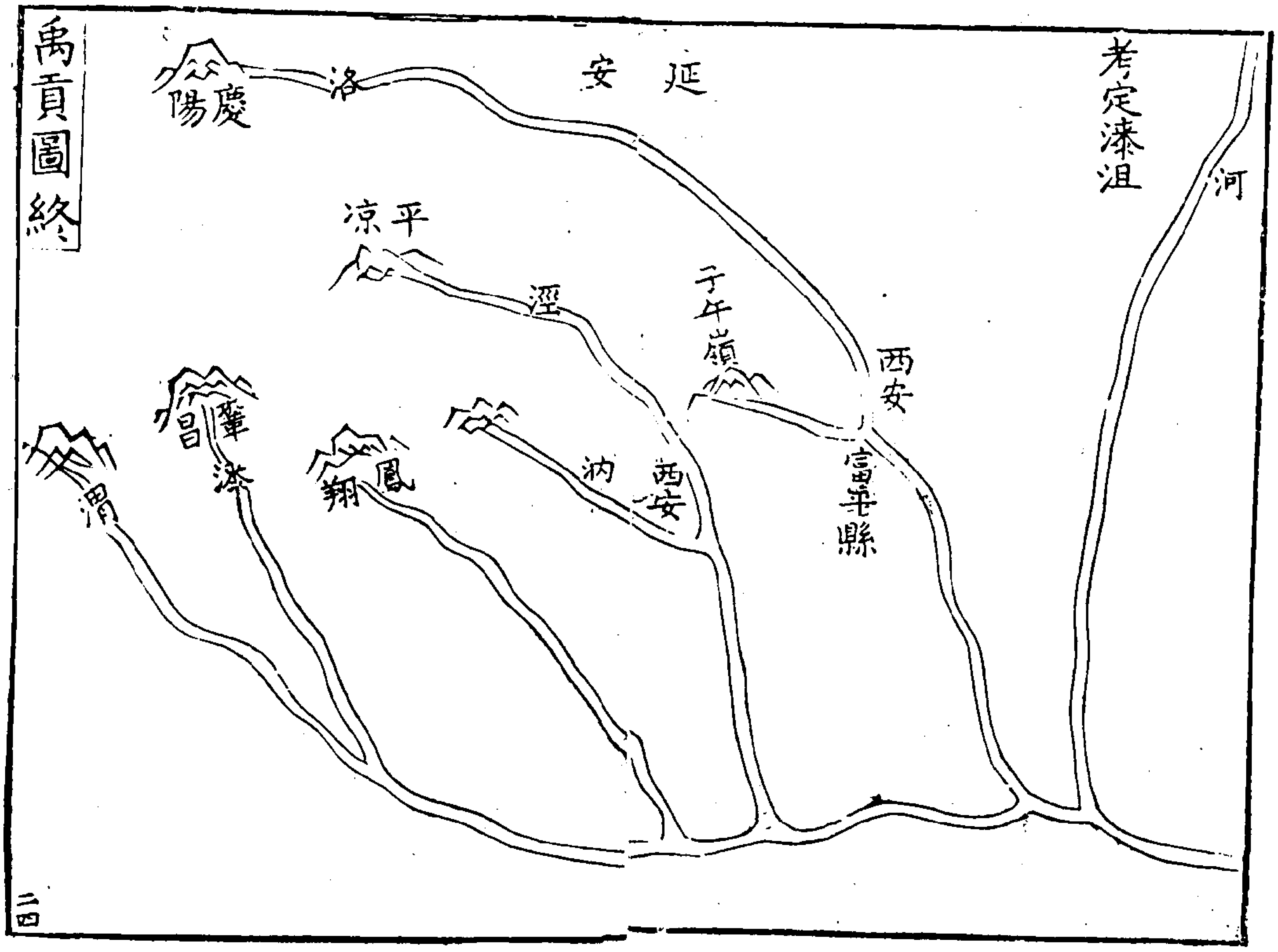

王屋
濟源縣
東源
西源
滎
滎澤縣
原山
汶
安民亭
壽張縣
博興縣
定陶縣
陶丘
曹州
菏
二十


泗水縣
陪尾山
泗
沂水縣
沂
艾山
清河縣
泌陽縣
唐縣
淮
胎簪山
桐栢山
海州
二


平涼縣
崆峒山
隴州
弦蒲藪
渭源縣
鳥鼠山
渭
涇
高陵縣
同官縣
漆
宜君縣
沮
子午嶺
河
富平縣
朝邑縣
華陰縣
灃
鄠縣
終南山
三

禹貢圖說


澠池縣
白石山
宜陽縣
替亭山
鞏縣
河
商州
冢嶺山
盧氏縣
熊耳山
澗
瀍
偃師縣
洛南縣
熊耳山
新安縣
洛陽縣
二三


禹貢圖終
慶陽
洛
延安
考定漆沮
河
平凉
涇
子午嶺
西安
昌華
漆
鳳翔
汭
西安
富平縣
渭
二四

一三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9　板叉外

禹貢說

潛泉鄭曉著　懋功項臯謨校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分疆別野、其來久矣、洪水橫流、不辨區域、至是禹又分之、經之為九州。孰早治當先。孰高治可緩。緯之為五服。孰近治宜詳。孰遠治宜略。言五服者、禹貢中有五服。又即益稷中之弼成五服也。洪水橫流、地之平者、無非水矣、禹則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隨岍岐以至碣石。隨西傾以至陪尾。隨嶓冢以至大

別。隨岷山以至敷淺原。孰為塞水之源而當疏。孰為壅水之流而當導。盖林木阻隔。不惟水勢難達。抑亦人力難通也。九州之境、不可無別。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或取諸岳鎮。或取諸海瀆。或定界于域中。或標望于境外。所謂主名山川以為一州之綱紀也、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于四海、禹敷下土方、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為分別九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為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綱領。即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要。古言

冀州

史臣記禹經理冀州也。禹之治水。先下而後高。冀州非下。而先治者。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也、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言濟河惟兖、則知冀在兖之西。言荊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若書疆界于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今不言之、所以尊京師也。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今不言之、示王者

無外也。冀州帝都、禹受命治水、在所當先。盖人主百官宗廟之所在。自當先治。或曰急君親。或曰三面距河、水患尤劇。皆與註不合。以今輿地考之冀州即今山西之太原平陽大同潞安四府。汾澤沁遼四州所屬。河南之懷慶彰德衛輝三府所屬。北直隷之順天順德真定保定河間永平廣平七府。大名府之滑縣濬縣開州長垣縣宣府及今遼東鎮遼河之西皆是。故冀地最廣也。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禹經始治壺口、以殺河勢。為

開河道計也。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導山嘗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開鑿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導河嘗先積石矣。然特遡其上流耳。疏濬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八年于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蓋壺口在岐梁二山之南。正河流北來南注之處也。凡作禹貢文字可用山川之名。不可用郡縣之名。郡縣之名。古今不同。此時未有郡縣也。

治梁及岐、

岐梁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竦。壅遏為甚。河勢既殺方可施功。故禹治之所以開河道焉。壺口是殺河勢。岐梁是開河道。二句上下相關。蓋壺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施功。而壺口在其下流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故曰殺河勢。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視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太原。濬汾水之源也。修岳陽。導汾水之流也。至字亦當發。蓋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一山非止一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修二地以導汾。既載三條。創新功以治河。因舊功以治汾。創新功者。八年于外之勞自是而始。因舊功者。九載弗成之績于是而終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記覃懷衡漳之成功也。覃懷之地。涞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衡漳之地。清漳流于其北。濁漳流于其南。今禹治之。各底績焉。蓋涞水淇水由其道。則覃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清漳濁漳入于河。則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底績云者。水患去而平治之功成也。河水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是河從而漳橫也。

厥土惟白壤、

水土既平。土宜可辨。彼教民稼穡。因地制貢。皆不可不先于辨土。一辨其色。一辨其性。冀州之土。非青黎。非黑赤。其色則白素。潔而不雜也。冀土之色豈皆白而白者多耳。冀州之土。非塗泥。非墳壚。其性則壤柔軟而無塊也。冀土之性豈皆壤。而壤者

多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及場圃園苑漆林之所出者賦也以九州品序而等列之則為第一等然地力有上下年分有不同雜出則為第二等焉以言其田豫為中上第四等也冀之田視豫為下一等則為中中兗為中下第六等也冀之田視兗為上一等則為第五等焉賦上要見非盡出于田及地廣人工修之意冀州賦無定法田有定品也大抵水既平而後土得辨其宜土

辨其宜而後田賦之品等定餘州倣此錯在上者自下而升一等豫錯上中是也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之貢法亦未嘗不徹也而孟子以為不善者雖間有通融未若商周之登耗與民同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容可已乎恒衛水小而地遠不暇治也今水土悉平于是恒水導之使入泒水衛水導之使入滹沱大陸地平而近河卒難治也今土水皆治而後其地可耕可耘魚鱉之淵變而為桑麻之區也按水小地遠為害不深不暇先治地平近河水勢充斥卒難施功故成功于田賦之後水之小者順其道地之平者與其功

島夷皮服

此記島夷之貢海島獸所產也或熊羆狐狸以其皮造服而進之天府島夷只是冀州之邊人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非外夷也冀無貢此島夷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記其北方貢賦之道帝都之地東西南三面距河餘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達河則達帝都矣其北方貢賦從何而來如上上之賦皮服之貢則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曲之間是夾右碣石入于河也入河則入帝都矣史臣于冀州北方貢賦之道必記其自海入河之處也島夷二條記北夷所貢之物著北方入貢之道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于海碣石遂去岸五

百里。其地今為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蓋須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甚狹。古言

今按冀州。河水盤旋。而繞其三面。羣山拱抱。而析為數支。禹之治水。始于西北壺口岐梁之山。遂至太原而南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于大河之東。與雍州隔境。自此而又東。則有覃懷之地。衡漳之

水。蓋平曠之區。而非山麓之阻。大抵與豫州對境。若乃恒衛大陸。又皆直在帝都之東境。而與兗州接壤矣。

濟河惟兗州

兗州。濟水流其東南。兗則據之。兗之東南。蓋不止于濟也。然而外此無可書者矣。河水經其西北。兗則距之。兗之西北。蓋未至于河也。然而此内無可紀者矣。註言至者。正至其處。據者過其處。距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未盡其境。而境内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

川。正盡其境之地。卻無大山川可表。故雖過與不及。亦表之以為州境。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是東邊南邊。西北倣此。此是二至。非四至也。註云七州皆言二至是也。至據本漢儒之註。宋儒述之耳。今山東東昌府濟南府所屬。齊河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縣泰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蒲臺兗州府所屬。陽穀東阿平陰東平汶上壽張直隷大名府所屬。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内黄開州長垣東明魏縣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

武胙城古黄河故道。雖在開長之南。亦非禹時故道矣。其在山東亦如之

九河既道

此治河也。洪水之患。惟河為甚。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禹則當其北向所經之地。大陸而下。逆河而上。將入海而未入海之處。分之為九。以殺其勢。支派既安行于外。正流亦順道于中矣。此處河流下趨。海潮上壅。勢必激盪。須分為九河。在滄州之北。平州之南。今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

東南之灣與諸家所載碣石狀甚相合以故知九河之地在滄平間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為九派以殺河勢耳

雷夏既澤

此志濟也兗州之水莫大于河其次莫大于濟濟水未治橫流漫決而入于雷夏澤澤不能受則泛濫奔潰不知何為雷夏而澤失其為澤矣禹既疏導而濟水治則雷夏始得為澤此重濟水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豬意議蓋雷夏與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不言既豬而言既澤意自別也

灉沮會同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夫九河既道河之正流治矣灉者河所出也禹既治之于是會同于沮水焉雷夏既澤濟之正流治矣沮者濟所出也禹既治之于是會同于灉焉三句以河濟為說上二句正流下一句支流或云水之分水之止水之合皆得其治亦通濟河四條表河濟以別其境治河濟以除其患也汳音汴非汴水也豫別有汴水許慎曰河灉在宋名汳灉非汴也

○沱潛灉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兗多灉豫多沮梁多沱荆多潛古言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水患既治地土斯平蠶性惡濕向當懷襄之際土雖宜桑豈能既蠶今水既治則樹藝作而蠶桑成絲帛之利興矣民依于土向當滔漫之時民依丘陵豈能宅土今水既治則下丘陵而居平地雞鳴犬吠閭閻相望矣二句兩平不相連帶既蠶重民利興不重物性遂言民利興民居奠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辨兗州之土其色淄黑其性墳起草則繇而茂盛

木則條而長達上宜桑之土下一州之土六條還載到會同為是桑土宅土黑墳繇條皆本于水治來或載到宅土以上為水土平然後土宜辨未安桑土二條地利興而民得其所土宜辨而物遂其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土宜既辨由是以其田而言之中品之下第六等以其賦而言之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兗賦下下為第九等最薄其賦正也然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蓋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水患雖平

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納賦同于他州作治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矣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之聖人雖為足國之計豈忘足民之心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以言其貢兖地宜漆厥木惟條而漆生矣則貢之兖地宜桑桑土既蠶而絲成矣則貢之若夫假杼機勞經緯而有織文則承筐是將焉貢所產之物謹所貢之精也厥賦至此上薄所取而入之緩下獻所有而謹其精也既薄而又緩見愛民之仁既貢而又篚見敬君之義

浮于濟漯達于河

貢賦定矣何自而來漯水通于濟自濟入漯自漯入河舊作二道者非是盖濟自河南滎澤縣伏于地中歷鄭州中牟祥符陳留杞縣歸德北抵山東至定陶方出去河數百里方能達河浮于濟漯正與浮于淮泗同例由二小水而達于一大水也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厥賦至此貢賦之入有常制貢賦之來有常道

今按兖州濟水見其東南河流注其西北地最卑下治之宜急河自大陸而北播為九河九河道則經流支流朝宗于海矣濟自城陽而西匯為雷夏雷夏澤則上流下流蓄洩有方矣河之南濰水出焉濟之北沮水出焉今亦異流而同歸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大海環于東北青之東北則至于海焉岱山峙其西南青之西南則距于岱焉今山東青萊登三府濟南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濟東濟陽及遼東之遼水以東遼陽一路是也

嵎夷既略

嵎夷東表之地可以興樹藝而為之封也可以立溝塗而為之畛也青州之土平矣封是樹藝興畛是溝塗立不可遠以廬舍之類講

濰淄其道

出箕谷者濰水也出原山者淄水也濰水則北入于海淄水則東入于濟青州之水平矣合上句地與新功水循故道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之土其色白其性墳海濱之地廣漠而斥鹵鹹地可煮而為鹽者也上辨一州之土下辨一方

之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其田上品之下第三等也賦中品之上第四等也

田有定則賦有定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

青州之貢有鹽以為食用者有絺以為服用者海物非一種今皆貢之則祭祀賓客之用服食器用有所資矣絲枲鉛松怪石岱谷所出為最美制之為貢絲枲衣服之用鉛松怪石器物之用豈責有

于無哉萊夷以畜牧為生令水患悉平其地可以牧放而遂其生萊夷所產者有山桑之絲最為堅韌則盛之以篚而貢以為琴瑟之弦是豈取盈于寡哉海物非一種不可指出物件講厥貢至怪石上不詳其地下必詳其地也海物至怪石出于水者無定品出于山者有定品也二條田賦獨成于內者定其等土賦兼及于外者定其制也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其品定下之所貢者其品殊三條聖人辨青州之土故有以定田賦而定土賦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貢賦之來則由汶而達于濟焉達于濟則達于河達于河達帝都矣

青州貢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也

今按青州直據東表乃形勝富强之地史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齊即青州也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嵎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為甚易而成功為甚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青州之域海與岱也揚州之域淮與海也徐州之

域東有海東則至于海焉北有岱北則至于岱焉南有淮南則至于淮矣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于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于青也今南直隸徐州所屬淮安府海邳州所屬及桃源沭陽清河安東山東之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成蒙陰兗州府所屬金鄉魚臺城武單縣濟寧州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以淮為界淮北為徐淮南為揚註云止言淮海四句恐未必然蓋既有嫌于淮海岱何不曰淮岱惟徐州乎此史臣書法終不可曉

淮沂其乂

出于胎簪山者淮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乂而入海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也出于艾山者沂也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而入泗則自沭而下凡為浸者可知也上境之嫌于二州者辨之明此水之大于一州者治之先也泉源注于海曰川可為陂障以灌漑者曰浸

蒙羽其藝

由是蒙山徐山之高者也羽山徐山之卑者也淮沂未治何有于其藝今則蒙羽之山載耕載耘而種植之功可施矣王氏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蓋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于淮蒙則畢小耳雖曰相因皆有功夫大抵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

大野既豬

大野之澤濟水之所絶也濟水未治泛濫瀰漫大野不得而豬矣今濟水既治由是上源之來是澤有以受之下流之去是澤有以泄之始得而豬矣

東原底平

由是東原之地地之平者水所趨也大野未豬東原不得而平矣今大野既豬于是東原之地皆底于平無復泛濫之患也二條兩平不相因大野東原所以志濟蓋大野濟之絶東原濟之經向也濟水未治大野不得而豬東原不得而平今濟水既治故大野豬而東原平水之受濟者得其治地之近濟者得其治也四條王氏曰淮沂乂而後蒙羽藝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流水治而地之高者其利興止水治而地之平者其害除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州之土其色赤也其性黏膩而墳起也言其草木進長而不已也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以言其田以他州較之上品之中第二等也以言其賦以餘州比之中品之中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以其貢而言之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

第五六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汳反內

有之故制以為貢、建大社、則用以為壇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四方之中、壘以黃土也。建諸侯、則用以為土封。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苴以白茅。羽山之谷、有五色之雉、其羽可為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其材可為琴瑟之用。泗水之旁、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可琢磨以為磬。夏翟也、孤桐也、浮磬也、皆制以為貢也。然惟取之羽畎嶧陽泗濱耳、蠙珠暨魚、淮夷所產也、則貢之以為服飾之用、祭祀之需。不特珠魚也、有玄焉、以之為衮、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有纖焉、黑經白緯、以為禫服、有縞焉、白經白緯、以為祥服、玄也纖也縞也、則盛之以篚而貢焉。玄纖縞斷指淮夷、觀傳中曰青徐揚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明矣。一節中國隨所產而致其貢、外夷貢所產而謹其精。厥貢五句、徐州之貢、有不詳其地者。有必詳其地者。羽畎四句、徐州中外之貢、必隨其地而貢其良也。隨其地、則不敢責有于無。貢其良、則不徒泛取其有。

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是一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灉是西路。泲是東路。不然、則灉便入泲矣。河之枝流為汳。汳流為灉、灉入泗、泗入淮。貢道逆流而上。由淮入泗、由泗入灉。由灉入汳。由汳則達河矣。又泲水因灉沮而通于河、至大野而合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泲、自泲亦可通河矣。史臣于徐州貢道、必識其所經而及其所入也。

今按徐州在青兖揚豫之中、中原一都會也。言其山川。淮沂經于其前、蒙羽亘于其後、淮沂乂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也。言其原澤。大野匯乎其左、東原據乎其右、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

若乃徐之貢道、蓋汳為灉水而入泗。泲合泗水而入淮、故徐州貢賦之來、既浮于淮而至于泗、自泗而達河、有二道焉、泗之西流、遡灉可以達河、泗之上源、由泲可以達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至于淮、東南至于海、今南直隸江南應天鎮江蘇常松江池徽寧國太平九府。廣德州、江北安慶廬州鳳陽三府、和滁二州、淮安府所屬山陽鹽城、浙江浙東浙西十一府、江西南昌饒州廣信臨江吉安瑞州袁州贛州南安建昌撫州十一府。

及南康九江府北境

彭蠡既豬

彭蠡澤之大者。禹既疏導。由是衆流之來有所鍾。下流之去有所泄。始得而豬也

陽鳥攸居

鴈氷泮北徂。木落南翔。隨陽往來。故曰陽鳥。彭蠡未治。陽鳥安得攸居。今彭蠡既豬。陽鳥飲啄乎州渚之間。濱涯之上也。獨于彭蠡言之者。陽鳥之所宜止。水得其治。動物遂其生也

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為婁江。趨于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今禹濬導。皆入于海焉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謂之江必源泉所注。積為巨川。衍為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為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非古書也。況江漢合流。同滙于彭蠡。既滙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為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為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江為誤。而以今之江流為足據耶。註䟽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三江中。謬甚。古言

震澤底定

震澤之水。多震盪而難定。三江未入。何有于底定。今三江既入。于是陂障益堅。隄防已固。底于定而不震也。震澤即太湖。縱横二百八十三里。三萬六千頃。跨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衆水治矣。由是箭竹曰篠。大竹曰簜。皆布生矣。草則少長木則長高矣

厥土惟塗泥

以其土而言之。地勢卑下。水泉渟濕。土皆塗泥。非如黄白之美色壤墳之美性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以言其田。較之他州下品之下。為第九等。以土性

惡也。以言其賦下品之上。為第七等。雜出則中品之下。為第六等。自下品而入中品。非上錯乎。此由地利廣而人工修。故田有定等。而賦無定品也。田賦三品。上中下三品中又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為上品。中上中中中下為中品。下上下中下下為下品。如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揚賦第七錯為第六。雖𣥂升一等。然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以其貢而言之。有三品之金。可以充國用。有瑤琨石之似玉者。可以為禮器。有篠可以為矢之笴。有簜可以為樂之管。亦可以為符節。象有齒。犀兕有革。可以成車甲。鳥有羽。獸有毛。可以為旌旄。有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皆制之為貢也。島夷所產有葛越木綿之屬。服用也。則制之以為貢。而織為五色之貝文者。則盛之于篚以貢焉。以上常貢之物也。若夫小曰橘。大曰柚。則包之以致其敬。供祭祀燕賓客。則錫命而始貢。非命不得貢。此待命之貢也。厥貢至織貝。器用貢于中國者。異其品。服用貢于外夷者。謹其精。瑤琨至羽毛。中于文事武備者也。厥篚二句。服用致謹者為常貢。食用致謹者非常貢。以厥篚厥包立意。厥包一句。包見下敬君之義。錫見上愛民之仁。土性惡。而田為最下。賦稍高而貢為獨厚。揚以田低而賦高者。人功修也。土惡而貢美者。地利善也。此與底慎財賦四句固合。然終不好。蓋厥土、兼谷土庶土。二節、一則谷土定田賦。一則庶土定土賦也。要見田賦止于中國。而土賦及于四夷。厥賦至錫貢。賦有常則。而亦有非常之則。貢有常制。而亦有非常之制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貢賦之道。必順流而下。斯逆流而上也。江自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皆通于海。故貢道由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于淮泗。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厥賦至此貢賦之物有常變。貢賦之道有順逆也。

今按地勢。山起于西北。澤滙于東南。東南地卑。萬水所湊。揚州是也。彭蠡在揚州西南。合江南江東江西諸水以為澤。彭蠡豬者。上流可受。下流可洩。無復泛溢之患。而隨陽之鳥。因得以遂其性。三江

在揚州東南分東江松江婁江諸水以為名三江入者析流于上順流于下同歸溟渤之區而震澤之水因得以安其所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北有荆山荆則北距荆山雖未至于荆山也此内無可書者矣南有衡山荆則南盡衡山之南雖不止于衡山也此外無可紀者矣今湖廣武昌漢陽荆州岳州四府襄陽宜城南漳房三縣德安黄州辰州永州長沙寶慶衡州常德承天九府靖州郴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施州衛所屬大田軍民千户所散毛宣慰司所屬江西九江南康西境四川夔州府巫山大昌大寧縣

江漢朝宗于海

荆州之水莫大于江漢出于岷山者江也至東陵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至大別而會于江雖曰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壅塞横决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雖未覲王而其心已懸于王也江漢不可分講重合流意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皆所以志江漢也此題只講水略將諸侯朝天子講一二句史臣于荆州合流之水必狀其趨海之勢也

九江孔殷

此江漢所經之水也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水合于洞庭者九江也向也江漢不得其治九江安得其殷乎今江漢既治而九江水道各安其流甚得其正也九江不可分講只是一洞庭孔殷由于江漢朝宗江漢至此惟合流之水勢有所歸則經流之水道得其正九江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非今江西九江府

沱潛既道

此江漢所出之水也江之别流曰沱漢之别流曰潛江漢未治安得既道乎今沱潛之水各順其道亦由于江漢朝宗

雲土夢作乂

此江漢所近之地也江北有雲今江漢既治雲之地卑水落為後雖未可耕治而土已見矣江南有夢夢之地高水落為先已可耕治不特土見而已雲跨江北夢跨江南註云楚子田于江南之夢可見此亦由于江漢朝宗四節雖相因然皆有功夫此條地之卑者其害除地之高者其利與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其土則塗泥其田下品之中為第八等以土性惡也其賦上品之下為第三等以地闊而人工修也

田賦相去五等矣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州之貢有羽毛焉可以為旌旄有齒革焉可以成車甲有金銀銅三品之金焉可以充國用有杶木之弓榦焉可以供武備有栝有柏焉可以備棟

宇器械之用有石之粗者曰礪焉有石之細者曰砥焉可以為磨礲之用有石砮焉可為矢鏃之用有丹砂焉可為彩色之用皆制以為貢也有竹之堅者曰箘簵有木曰楛皆可以為矢也此三邦之所產則令擇其有名者而貢焉菁茅有刺一毛有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乃禮神之物也包而又匭之以供焉致敬也玄纁璣組皆服飾之用則盛之于篚而貢焉致謹也若夫九江所產有大龜者歲滿千齡尺有二寸可以紹天命之吉凶決人事之趨避非所常有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焉杶榦是成榦而貢也此一節在璣組截土產之物為常貢偶得之物非常貢不曰三邦箘簵楛而曰箘簵楛三邦所以別箐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羽毛至砮丹泛指其地而貢者惟箘至厥名專指其地而貢者惟箘二句物之充矢用者必專指其地而貢其良也三邦不責有于無厥名不泛取其有惟箘三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貢賦由江而入沱由沱而入潛由潛而必于漢漢洛不通故必舍舟而陸逾于洛由洛而至于南河

達河則達帝都矣此謂河為南河指冀州而言也荆州至冀州中間還隔豫州史臣記荆州之貢道必兼水陸而後至也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荆州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

今按荆州之境跨湖南北而江漢經于其中蓋江

漢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勢。今禹治之。江過東陵。而北合于漢。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滔滔乎奔趨于海。若諸侯之朝宗于王也。若乃江漢所受有九江焉。江漢所出有沱潛焉。江漢所匯有雲夢之澤焉。無不得其平矣。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荆州峙其西南。豫則西南至于荆山。大河環于其北。豫則北距于大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溝中牟蘭

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南陽汝寧三府湖廣襄陽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山東曹州西南地及定陶縣似當屬豫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水有伊焉。出于熊耳山者也。出于冢嶺山者非洛水乎。有瀍焉。出于替亭山者也。出于白石山者非澗水乎。是四水也。始雖異其派。終則合而一。同入于大河焉。三水入洛而洛水入河。但四水勢均。故云會同而入河。

滎波既豬

有滎焉。濟所出也。濟水未治。滎澤安得而豬。今濟既治。于是濟之來。有以鍾之。濟之去。有以泄之。而滎豬矣。有波焉。洛所出也。洛水未治。波澤安得而豬。洛水既治。于是洛之來。有以受之。洛之去。有以洩之。而波豬矣。合上節流水有所歸。止水復其舊。滎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與上不相蒙。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濟水所經之水也。洪水橫流。菏澤不得為澤矣。今則陂障益堅焉。孟豬蓄而復流之水也。洪水無涯。孟豬不得為豬矣。今則隄防益固焉。澤與豬

不同。澤是水之聚。豬是蓄而復流。導意自是導菏澤導孟豬。非重濟也。曾氏說被字非。合上節史臣記豫州之澤有自其成功而言者。有本其用功而言者。三合四水之流者有所歸。四水之止者得其治。各有所治而不相因。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以其土而言之。其性則柔而無塊也。下土則墳起而疏也。色雜而難定。故不言也。顧氏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此止言土之性。無色顏註添一玄字。是言其色也。不可用此。因其土之不同。辨其性之不

同也伊洛至此四合水之流止者得其治地之高下者辨其性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以其田而言之則中品之上第四等也以其賦而言之上品之中第二等也雜出則第一等錯字在上者高一等在下者低一等觀冀州及此可見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以其貢而言之有漆焉器用也有枲焉有絺焉有紵焉服用也纖為禫服之用纊為服用則藏之于篚而貢焉若夫治磬之錯非所常用之物故不為常貢必待當用之時而錫命使貢豫州之貢有所常入者有非常入者厥貢二句貢所產之物謹所貢之精也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常暫異其制下之所供者常暫異其物厥田至此田有定等而物之出于田者無定制貢有定品而物之非常貢者無定期也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矣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于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必浮于洛而後達于河也

今按豫州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淮然皆不能為患于豫故禹之治豫首于伊洛瀍澗蓋伊水南流而入于洛洛水東流而合于伊瀍澗西北而入于洛洛水東北而合于澗瀍三水各入于洛而四水共入于河也自此而東有滎波焉蓋濟水溢而為滎洛水浸而為波既豬者上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也自此而又東有菏澤孟豬焉蓋濟水經于菏澤菏流衍于孟豬曰導曰被者衆流有所聚餘波有所歸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太華峙其東梁州之東則距于華陽雖曰未至于華陽也此內無可書者矣黑水流其西梁州之西則據乎黑水雖曰不止于黑水也此外無可紀者矣華陽是陝西商洛湖廣襄陽府西屬四川

夔州府所屬。巫山大昌大寧之地。黑水是疊溪黑水。自梁北境至安縣入江。與導黑水之黑水似無干。志者止見黑水流南至西極。今四川成都重慶順慶保寧敘州馬湖六府潼川州眉州嘉定州瀘州雅州夔州府所屬奉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陝西鞏昌府成縣西和秦州漢中府金州所屬。及沔縣𨑳部軍民府龍川宣撫司平茶洞長官司疊後軍民千戶所。湖廣施州軍民指揮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域中者不載。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為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一黑水為是。古言

岷嶓既藝

此志江漢之源也。岷山江水之源也。嶓冢山漢水之源也。向也江漢之源壅遏而不通。湯湯之水。包其四面矣。何有于既藝乎。今禹既加濬導之功。泉源既滌。水去無滯。岷山之地。可耕而可耘也。江之源治矣。嶓冢之地。可芟而可柞也。漢之源治矣。此重江漢。非重岷嶓也。

沱潛既道

此志江漢之流也。沱潛乃江漢之別流。向也泛濫何有于既道乎。今禹功既加。于是沱順其道。北入于江。江之流治矣。潛安其道。南入于漢。漢之流治矣。重江漢。非重沱潛。導沱潛。意亦不可缺。合上節大禹經理江漢也。上源既興其利。下流亦得其平。

蔡蒙旅平

此志沫水也。蔡蒙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脈漂疾。向固泛濫橫流矣。禹功既施。而沫水順其道。于是二山得平而可祭。告成事。報神賜。祈馮休焉。

和夷底績

此志和夷之水也。和夷二地。近和夷之水者也。禹功既加。和夷二水治。由是底績矣。蔡蒙二合高地可告成功。平地已致成功。岷嶓四節各有所志。而非相因。上二節水之源流。下二節地之高下。治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以土言之。其色青而黎。不言性。性不一也。以田言之。下品之上第七等。以賦言之下品之中第八等也。或雜出其上第七等。或雜出其下第九等。三錯者。時錯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下上。時錯第九則升兗于下中。而梁下下。通本等第八為三。故曰

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以其貢而言之有玉磬焉供樂用也有柔鐵焉非供器用乎有白金焉供國用也有剛鐵焉非供器用乎石砮則供矢用者也石磬則供樂用者也皆制以為貢焉梁州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其毳織之可以為罽其皮製之可以為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為貢焉銀砮鮮見前璆即鳴球也璆鐵銀鏤砮磬器用之需也熊羆狐狸織皮服用之需也銀一物國用器用皆賴之以器用統之似未盡厥賦至此取地力而異其等供地利而有其制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賦何自而來乎彼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而入于潛潛出于沔沔水接于褒故貢道于西傾之山因桓水而來由桓而浮于潛由潛而達于沔由沔而達于褒褒不與斜川通故舍舟而陸焉若夫斜之水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故貢道由斜川而達于渭由渭而亂于河焉達河則達帝都矣史臣于梁州之貢道必詳其所自所經所至也熊羆至是來葉氏曰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據此則桓水自臨洮府南流過嶓冢之西入梁州境東流入潛貢道不自西傾自桓而來言西傾志桓水之源耳梁州貢道傳用蘇氏之說謂褒水不通于斜川故陸于郡縣入斜川至武功入渭絕河而渡即蒲州舜都也

○厥貢惟璆至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州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皆是隨處登州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即桓古言

今按梁州山莫大于岷嶓岷嶓藝而江漢之上源治矣水莫衆于沱潛沱潛道而江漢之下流治矣蓋岷峙于南而嶓峙于北沱出于左而潛出于右也蔡蒙山莫險焉和夷地莫遠焉皆僻在梁州之西南矣若乃梁之貢道視他州為遠且難蓋自梁而冀限于雍州自南而北阻于河水西傾在雍之西南而寔跨梁之西北也桓水出于西傾而經于

梁州故曰西傾因桓是來也桓之東有潛水潛與桓相通也故曰浮于潛潛之北有沔水沔與潛相阻也故曰逾于沔沔之北有渭水渭沔不相通故又必歷褒斜之間而後入于渭至渭則可以達河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黑水流其西雍之西境則據之雖不止于黑水此外無可書者矣西河環其東雍之東則距之雖未至于西河此内無可紀者矣東距西河者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及臨河諸縣是也

據蔡傳及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則西安府東境華陰華州當屬豫而臨河諸邑皆當為冀州地一統志俱作雍州豈别有據乎雍州之域陝西西安延安慶陽平凉鳳翔臨洮六府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遠伏羌階州徽州兩當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司所屬甘肅一鎮及岷州洮州二衛文縣千戶所古沙州據岷嶓既藝則鞏昌府大半當屬梁州據西傾因桓是來則臨洮府州縣亦當有屬梁者雍之西境黑水當是鎮夷黑水與經導黑水不同且與註據字合夫雍稱天府所謂秦中自古帝王州也其險四面山迴而東面臨中原險處正在華岳與黃河會處雖在潼關然必南有河之南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夫守河北者當守陝西守陝西者當極力守平陽河南府無陝西則河之南江之南皆不可守五胡以迄宋元皆炯鑑也

弱水既西

弱水水之變者因其勢而導之西也弱水出窮石山在苑園水西涿邪山東至删丹縣過合黎山至沙州入于流沙既西者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故順而導之要講合黎流沙詳見導弱水

涇屬渭汭

岍頭之山涇水出焉出于南谷山者渭水也涇水至陽陵注于渭之北是涇南連渭水矣出于弦蒲藪者汭水也東入于涇是涇西連汭水矣涇水流

其中。南連渭水。西連汭水。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有漆焉。至華原而合于沮。有沮焉。至華原而合于漆。東南而從于渭焉。從者謂大而漆沮小也。

灃水攸同

出于終南山者。灃水也。東北而同于渭焉。同者灃渭相若也。三條皆主渭。詳見導渭水。如伊洛瀍澗入于河。用導洛為文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有荊山焉。有岐山焉。功成而可祭告也。不特荊岐也。自終南惇物以至于鳥鼠。皆可旅焉。涇屬至此衆水致功同。而衆山致祭同。意相因也。荊山漆沮經其下也。岐山涇汭經其旁也。終南灃水所出也。惇物灃水所經也。鳥鼠渭水所經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地勢有高卑。水洛有先後。山既治矣。由是廣平之原底于績焉。原既治矣。由是下濕之隰底于績焉。隰既治矣。由是豬野之澤底于績焉。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弱水至攸同。水之常變得其平也。荊岐至豬野地之高下得其平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以其遠而言之。三危之地。向固上巢而下窟矣。今則降丘宅土。爰居爰處也。于是三苗雖至頑。亦皆大有功叙。革而化矣。三危既宅。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丕叙。人之頑者從其化。有相因意。宅是造廬舍。定疆場。叙是遷善。改革其凶頑。弱水至此。水之得其治也。由外以至于內。地之興其功也。由內以及于外。觀于是宅。則丕叙。止承既宅來。不通承上文。

厥土惟黃壤

以其土而言之。土之色以黃為正也。雍之土其色黃。色之美也。土之性以壤為正也。雍之土其性壤。性之美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以其田而言之。惟其土之黃壤。得其色性之正。是以田為上品之上。第一等也。以其賦而言之。中品之下。第六等也。地狹而人功少也。厥土至上上。惟土為最美。故田為至高。

厥貢惟球琳琅玕

以其貢而言之。有球琳焉。玉之美者也。制之為貢。

以為珪璧璋瑁之用焉有琅玕焉石之美似珠者也制之為貢以為冠冕珮瓀之飾焉曰惟者雍州之內豈皆無服食器用之物蓋必不多有亦未盡善惟球琳琅玕之類至多至美亦惟雍州之所產也然惟金惟木亦有惟字恐不必如此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賦何自而來以其東北境言之河見于積石經流于龍門而為西河故貢賦之來由積石浮河北行東轉南向而至于龍門由龍門而達于西河則遠出雍州之東境而至冀州之西境西境即

西河也至西河則至帝都矣以其西南境言之渭入于河漆沮東注于渭涇水北注于渭灃水南注于渭故貢賦之來或由乎灃涇或由乎漆沮皆會于渭水之北焉至渭北則達河矣此州東北貢賦之道止由于河曰積石曰龍門者皆河中所經之地也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入渭則入河矣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灃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汭字下得甚當今渭水舟楫入蒲州必經渭北岸蒲州即冀州也惟往陜州者由南岸或中流耳厥賦至渭汭雍州貢賦有

定品而所入有異途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獸有皮焉製之為裘可以為風寒之備獸有毛焉織之為罽可以為溫煖之需然孰貢此哉崑崙也析支也渠搜也地雖有異人雖不一均之為西方戎落夷種也即三國之制貢見三國之水土無不平也不然彼方居止不能定何暇于致貢乎此舉三國致貢之同見三國就功之同厥賦至此記一州之貢賦別所入之道異著三國之貢物見所就之功同

荊岐至此水土既平而成功及于遠經理有制而餘功及于遠三危至此遠地與其功而成功也詳遠人致其貢而就功也同三苗至此以二遠對雍州全破史臣記聖人別雍州之境既敘其成功之詳因附其餘功之遠崑崙今在吐番界朶顏衛東北河經其南蔡傳即謂河源所出非也宋以前儒者皆未知河源元人始知之析支亦在吐番界有析支水渠搜在寧夏北

○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古言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
叙當為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為一條西戎即叙猶
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古言
今按雍州土地最廣。周秦漢唐建都于此。史謂金
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其地弱水西流渭水東流而
涇汭漆沮灃水皆入渭而入河也。渭自鳥鼠而東
會于灃故曰同。又東會于涇故曰屬。又東過漆沮
故曰從。蓋渭之上流未合灃涇。故其勢相敵。既并
灃涇。則其流愈大而漆沮小矣。荆岐在雍之北。終
南惇物在雍之南。鳥鼠又在雍之西矣。原隰在豳

岐之間。又西而豬野在甘凉之境。又西而三危則
夷裔之區矣。其貢道有二。東北來者險而遠。西南
來者便而近。
○夾右碣石入于河。今運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
濟。浮于濟漯達于河。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達于泝
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國初海運沿
于江海也。永樂初中欒之運。達于淮泗也。浮于江
沱潛漢。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大勢若此。劒
閣雲棧。通于秦始皇時。故梁州貢道西傾因桓是
來。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

真出淮安者。蓋吳城邗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
通。又須入海遡淮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龍門西
河。今蘭州北折而東為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
陜西之東之河道是也。今言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
欲興利。以故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
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决之患。
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
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欒之運
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圖之。膠河即今所謂南

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
百里耳。今言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以下隨山也。此則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此條
雖云河所經。濟所出。亦漆沮涇汾諸水之所經所
出也。隨此衆山。所以為導此衆水之地。夫洪水降
洞無涯。非隨山何以考其源委脉絡。以為施功之
次第。又有土石林木壅遏。非隨山何以達其阻塞。
岍岐荆三山雍州山。導岍及岐。而東北以至于荆。

禹遂自荆山。由河西而過河東。由雍州而至冀州。壺口至碣石、九山、皆冀州山。于是由壺口而南。東有雷首也。由壺口雷首而東北、以至于太岳焉。自太岳而東南有底柱。底柱而東有析城。由底柱析城稍轉而西北、以至于王屋焉。自王屋而東北有太行。太行而北有恒山。由太行恒山迤邐而東北以至于碣石焉。至碣石而河濟及諸水。皆可濬之而入海矣。遹字指禹。及字至字皆指山。入字指水禹隨山看其緩急。及道路之便。即導此河濟所經之山。導之所以相河濟。而非治河濟也。聖人導河北二州之山、而究其水有趨海之勢者如此。入海者河濟混說不可分配。下倣此。大抵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記其自西而東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記其自北而南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記其自南而東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記其自東而北也。講至字云由岍岐以至于荆。其中豈無山哉。以岐荆二山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耳。餘倣此。不可以遹河入海對。壺口至王屋四山順行。兩山逆行。由壺口而雷首自北而南順行也。由雷首而太岳則向北逆行也。由底柱析城、自西而東順行也。由析城而王屋則向西逆行也。底柱析城王屋三山之名。皆取其形狀相似為名。柱如柱。城如城。屋如屋也。

○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于南河。南河之山、長于西河。

今按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于山。其流未有不經于山者。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在雍冀二州之境。河水之所經。而濟水之所出也。大禹隨山、首于雍州岍岐荆三山。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禹于是而遹河者。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雍之東境。而入冀之西境也。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也。底柱析城王屋、冀州南河之山也。太行恒山碣石、冀州東河之山也。入于海者諸山之水、至此皆入海矣。其自西北而東南者、地勢有高卑。山勢有經緯。水勢有源流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為伊洛淮渭之經。始也。雍州之山、有西傾焉。有朱圉焉。有鳥鼠焉。又有

太華焉。則導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而水之在雍州者、其功可施矣。豫州之山、有熊耳焉。有外方桐柏焉。又有陪尾焉。則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而水之在豫州者、其功可施矣。

今按西傾以下、雍州山也、西傾在雍州之西南、自西傾而東、有朱圉鳥鼠、又轉而南、至于太華、其間非一山也、熊耳以下、豫州山也、熊耳在豫州之東南、自熊耳而東、有外方桐柏、又轉而南、至于陪尾、其間亦非一山也、此八山者、伊洛淮渭諸水、或發源于其地、或經流于其間、諸山既導、則諸水之大者可以距海、而其小者、可以距川矣、

導嶓冢至于荊山内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為漢水之經始也、嶓冢在梁州、漢水出焉、荊山内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皆荊州山也、導嶓冢以至于荊山、導内方以至于大別、而治漢之功可施矣、隨此以相漢水也、

又夫隨江漢北境之山、所以為導漢之經始也、

今按嶓冢漢水所出也、荊山内方、漢水所經也、大別漢水入江之處、所謂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也、嶓冢在梁州、荊山内方大別皆在荊州、盖嶓冢而東至于荊山千里而遠、内方而南至于大別千里而近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為江水之經始也、梁州有岷山。江水所出、荊州有衡山、敷淺原、江水所經、衡山乃岷山所發北一支也。則導岷山之陽、以至于衡山、敷淺原、乃岷山所發南一支也。禹則過九江以至于敷淺原、而導江之功可施矣。岷山曰陽者、江水出于岷山之南也。過九江者、禹過也。導岍四節、如分命羲仲四節格、以兩導字對分南北、不可以導岍對西傾、四仲亦以分命申命對。春夏對秋冬、陽中對隂中、正陽對正隂也、不可以春對夏、導岍四節中至字、俱不止此山言、至以包其餘也、

〇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于江流無甚關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為是、即今長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江南北滙水口、猶導嶓于漢入江、據書至于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古言

今按岷山之陽、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江水所經、岷山在梁州、衡山敷淺原、皆在荊州、自岷山而東、

至衡岳為遠自衡岳而南至敷淺原為近也過者導山之人既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而至敷淺原也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兖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古言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此順弱水之性而導之西蓋隨山之功甫畢濬川之功可施窮石之山有弱水萬水能載而此水獨弱萬水皆東而此水獨西水性之異常者也禹因而導之西其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跡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合岷山一條導山終于東南是中華之山弱水一條導水始于西北是外裔之水先山而後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順黑水之性而導之南汾關之山有黑水焉萬水皆清而此水獨黑且南流水色之異常者禹因而導之南過三危而南入南海三危其所經之山南海其所受之壑也嶓冢至此四條意同岷弱二條弱黑不言山者九州之外略之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北條之水莫大于河中國之水亦莫大于河洪水為患惟河為甚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大禹治河自積石始焉自積石而北流又轉而東行又轉而南流蓋曲折三千里而至龍門三千里間繞雍州西境北境東境三面之地龍門在雍東冀西二州之間河流最險隘處也由是自北而南則至于華陰蓋華山在南而河北來經于其地也自南而折之東則至于底柱蓋底柱在東而河西來經于其間也自此而東向則至于孟津過于洛汭至于大伾皆其所經之地自東而折之北則過于洚水自此而北向則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焉又同為逆河焉皆其所經之地也于是河水入于海矣九河即河也一河而分為九也逆河即河也河下趨而海上逆也聖人導河必自所見而詳其所

經及其所歸如此。導河二句。自其見處而至于險
處也要見河源多伏流荒遠在所畧意華陰至逆
河詳所經之處及所入之處也底柱至九河記其
自南而東詳其東向之所經。記其自東而北詳其
北向之所經也。又北三句分流異其派。合流有所
歸也。九河逆河二句註云所經之地。然實河所為
非河所經經者別山別水之名。為者即本水如漾
之為漢也。上流分而名九下流迎而名逆也。導弱
水至龍門水流于九州之外者。治之既甚略水流
于荒遠之地者治之亦甚略也。弱水至此三條水

出于外者順其性之變入于内者順其性之常。大
禹書法互見導山則叙河東之山如壺口雷首太
岳導河則叙河西之山如龍門華陰是也
今按禹治河歷雍冀豫兖四州之地其為力最久
成功最難蓋河源最遠潜行地中至雍州西南積
石而見自積石北行東轉又折而南至于冀之龍
門自龍門而南至華陰所謂雍河冀之西河也自
華陰而東至大伾所謂豫河冀之南河也自大伾
而北至九河所謂兖河冀之東河也
(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

流徑也。郭璞黄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于淮小
于江然郭時河非禹時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
河流入海處倫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
里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河。往時
河不過兖豫今至徐揚。江不改于禹時也。河亦何
減于江哉古言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此導漢也南條之水漢亦為大漢之上源初名為
漾嶓冢之山漾水出焉禹自嶓冢導之濬其源也

自此而東流為漢焉漢即漾也又東流為滄浪之
水焉滄浪即漢也又東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
山南入于江合流東下有朝宗之勢焉東匯澤為
彭蠡彭蠡即漢也東為北江北江即漢也入于海
焉漢同江水而入海也蓋彭蠡北江未必無岷江
也而自導漢言之因漢水也聖人導漢水必自其
所出詳其所經而及其所歸也東流二句所流異
其名也三澨至北江所經與其處也東至于底柱
至南入于江河水自東而北導之入海漢水自東
而南導之入江也導弱水至此四條四海之水無

不各有所歸也弱水西海黑水南海河水北海漾水東海至導江亦同東流至入于江詳其東向之所經而指其南向之所入也導河二條河自其所見而歷究其所歸漢自其所出而歷究其所歸三澨在京山縣西八十里汉澨漳澨蓬澨也

今按禹治江漢之水皆始于梁中于荆而終于揚也盖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揚漾漢在梁州滄浪至于入江在荆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導江水南條之水莫大于江岷山之陽江水出焉禹自岷山而導之濬其源也東流而別為沱江之支流也又東流而至于澧焉九江荆州之水也則流而過之東陵荆州之地也則流而至之又東迤北會于匯焉即彭蠡而言謂之會于匯也又東為中江焉對北江而言謂之中江也至此而江漢之水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者入于海矣

今按岷沱梁州之境也澧九江東陵荆州之境也會匯中江入海則揚州之境矣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跡其上源為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為沱也河流注兗州早處入海甚湧禹跡其下流為九河所謂播為九河也詁

○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竝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詁

○江初受漢滙于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于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為巢湖者絶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畎澮凡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古言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沇水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禹則導之去其壅塞開其礙狹焉既見而伏出為二源東源稍狹而甚深西源稍闊而甚淺二源相合東流而見為濟焉既見又伏入于河潛行絶河復出于河之南溢而為滎澤焉既見又伏東出于陶丘之

北焉至此見而不伏菏豫州之澤也又東流則至于菏焉汶青州之水也又東北流則會于汶焉又北東則入于海矣聖人之導沇水必詳其注流顯伏而及其所歸也東流至陶丘北聖人于濟水見伏也既即其所流而指所入之處復即其所溢而指所出之地此三伏三見也岷山至此此上南條南境自其所出而究其所歸下北條北境自其所見而究其所歸也王屋山有三處據蔡傳在山西平陽府垣曲縣今一見山西陽城縣一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沇水正發源處則在

濟源西八十里

今按濟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于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丘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淮水淮水雖出胎簪山然自桐栢以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但自桐栢導之泗沂者淮水之所敵也淮則東會之海者百川之所歸也淮則東入之而淮無不治矣桐栢去胎簪不遠

今按淮水發源于豫會泗沂于徐而入海于揚也四瀆惟淮流不甚遠

○四瀆以其獨入于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為大河入海在兖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古言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導渭水渭水雖出南谷山然鳥鼠而上其水尚

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只自鳥鼠同穴而導之渭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東則會于灃焉涇水北注之又東則會于涇焉漆沮東北注之又東則過于漆沮焉于是至華山之北入于河矣東會三句于渭水之所經必隨其勢而異其詞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洛水洛水雖出冢嶺山然熊耳而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只自熊耳而導之洛自熊耳而東北澗瀍北注之東北則會于澗瀍焉伊水

南注之。又東則會于伊焉。于是又東北自洛口而入于河矣。聖人導洛水有所會而有所歸也。導渭至此。上雍州之水。下豫州之水。導沇至此。北條之水。有因其大而導之入海者。有因其小而導之入河者。淮濟乃四瀆。水之大而入海者也。其西有渭。其東有洛。則次乎淮濟而入河者也。導河至導淮五節。導四瀆入于海也。導渭導洛二節。導二川入于河也。

今按四瀆之外。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渭水發源于雍。經流于豫。而入冀之西河。所謂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是也。洛水源流皆在豫州之境。而入冀之南河。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州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文成功也。九州之土。或地或山。高卑不一。而皆平治矣。九州之水。或川或澤。流止不一。而皆平治矣。四隩既宅。不特兖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九山刊旅。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九川滌源。不特青之濰淄其道。徐之淮沂其乂而已。九澤既陂。不特徐之大野既豬。兖之雷夏既澤而已。四海會同。不特江漢會同歸于海。涇渭會同歸于河而已。四隩以下。即九州攸同之實也。九州攸同是破。四海會同是結。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定土賦也。水患既治。地利斯興。由是川澤有潤而水修矣。鑽燧有木而火修矣。金鐵之品用之不竭矣。喬條之木取之不竭矣。厎績厎平。土復其常矣。既作既藝。穀得其成矣。不必相助而無不及也。不必相制而無太過也。六府孔修如此。乃因地而制貢賦。或因土以定貢。或因田以定賦。蓋貢出于

土。而賦出于田。不因田土。何以定貢賦乎。是故九州庶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定貢而不致其謹可乎。禹則于庶土而交相正焉。較其肥者瘠者。與其高下者。于是物必指其所出之地。地必表其所產之良。既不責有于其所無。亦不取美于其所惡。恒得者制之以為常。偶得者重之以為異也。內不苟取于華夏。外不徧索于蠻夷也。惟宜于人情。合于土俗。兢兢焉不敢失之濫而取之盈也。其因土定貢者如此。至若九州谷土。其等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定賦而不則其壤可乎。禹則于

谷土而第相則馬品其上者中者與其下者于是總九州而綱之為三壤就三壤而析之為九等田之優者賦之重田之劣者賦之輕常者為正歲之供錯者為間歲之出也三農之賦不遺于中國什一之供不及于外夷也惟欲上可足國下可足民井井乎有以創宏規而垂永憲也其因田定賦者如此是聖人取民之義愛民之仁于是乎兩得矣

錫土姓

此建諸侯也水土平貢賦定豈可不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錫之土以立國或分為男邦或分為侯邦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講此恐非虞制別族命氏錫之姓以立宗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此是建官分治乃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之事不重賞功然所封亦是有功之臣或同姓之臣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治定功成復何為哉惟敬我之德以先天下夫上者下之師表吾能敬德以為天下先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德當迻講用洪範建極意聖人端天下之大本有以成天下之化九州至此既成治功于天下斯洽治化于天下蓋規模次第雖事乎法度之維持綱領樞機實關乎敬德以成化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即弼成五服也此節分甸服五百里為五等也王畿四面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出賦稅以供天子之用皆田賦之事故曰甸服然其制何如因其地之遠近以為納賦之精粗耳服字總管上納總銍秸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為三等也甸服之外東西南北各五百里也是五百里建邦設都皆諸侯之事故曰侯服其制如何內百里為近則制為采地卿之受地大夫之受地士之受地各有其等不可用視侯等字此周制也二百里在內也無敵國外患之擾故建為男邦各有受地小國在內得以安內附也三百里在外也有敵國外患之擾故建為諸侯亦各有受地大國在外可以禦外侮也不可認做六百里了采地近內頭一百里男邦第二百里也

只是一百里之數侯邦却是自三百里至五百里共三百里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分綏服五百里以為二等也侯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此漸遠王畿其制皆撫安之事故曰綏服其制如何綏服内取王城千里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于内固所以安之也外取荒服千里故以外二百里奮武衛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奮揚于外亦所以安之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于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内三百里為夷皆夷狄之地也外二百里為蔡所以流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内三百里則曰蠻非衣冠禮樂之都也外二百里則曰流乃流放罪人之地也五節聖人彌成五服必隨其地而異其制也祗台至此教化行而無違法制詳而有限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篇終總結一篇之意大禹既致地平天成之功又為經世理人之制教化之及果何如哉彼肇域四方周匝萬里東有海西有流沙自東自西何其遠也今東則漸于海西則被于流沙漸被云者浸漬之既深而覆冒之甚密也北有幽都南有南交自南自北尤為遠也今南固及之北亦及之曰曁及者旁達之有方而洋溢之無間也夫如是則是振舉于此而遠者無不聞焉不曰聲所訖乎執範于此而遠者無不效焉不曰教所訖乎東海聞之效之而其在西海者猶東海也南海聞之效之而其在北海者猶南海也盖漸于此則訖于此被于此則訖于此曁于此則訖于此所謂文命敷于四海者是也此雖治世之化實由治水之功于是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帝錫以圭者重其禮圭以玄者象其事也告成功者總禹貢一篇而言凡導山導水之詳制貢制賦之法九州五服之分四

海一德之化八年于外不敢以為功也述其艱難之故所以仰荅付託之情耳三過其門不敢以為勞也陳其荒度之由所以圖展祇承之意耳聲教訖于四海即是上三句此即三苗丕叙西戎即叙四海五長各迪有功廸朕德也甸服至四海法制因天下之宜教化極天下之遠

○漸深于被被遠于暨朔即朔方南止于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古言

九州土色性歌

冀白雍黃壤性齊　梁邦自古土青黎

豫州色雜墳壚下　青地白墳廣斥低

兖國黑墳徐赤埴　荆揚土淖共塗泥

包篚歌

冀無貢篚帝圻邦　厥貢當知只八方

青兖徐揚荆豫篚　厥包惟是在荆揚

貢道歌

冀夾碣石來北方　兖浮濟漯帰帝鄉

青浮汶水徐淮泗　揚達淮泗須沿江

荆浮江沱潛漢水　豫之浮洛西境長

梁州西傾因桓來　雍由積石西河傷

九州算田法冀兖青徐雍豫梁荆揚

雍	豫	梁
徐	冀	荆
青	兖	揚

以左手自中指中節算起從下左轉至中指上過無名指從上而下

九州算賦法余佳刑象共月易刃兌用州名半字為記算同前

共	月	易
象	余	刃
刑	佳	兌

禹貢說終

禹貢九州總歌

兾州

旣載治梁脩太原
覃懷白壤土皆然
賦上上錯田居五
恒衛島夷夾右連

兖州

兖州九河雷夏澤
灉沮桑土厥土黑
厥田中下貢漆絲
浮濟浮漯河自適

青州

青地嵎夷經略盡
濰泒淄流其道順
土皆白墳田第三
厥貢鹽絺總浮汶

徐州

徐州淮蒙大野東

厥土赤埴田上中
厥貢惟土有五色
浮于淮泗河自通

揚州

揚州彭蠡水茫茫
陽鳥三江震澤洋

篠簜厥田惟下下
貢金三品用沿江

荆州

荆州江漢九江沱
雲夢髙甲别兩途
厥貢塗泥羽毛革
江沱潛漢逾南河

豫州

豫州伊洛滎波次
導菏土壤田第四
厥貢漆枲絺紵來
浮洛達河西境是

梁州

梁地岷嶓沱潛依
蔡蒙旅平及和夷
土色青黎田下上
厥貢璆鐵西傾宜

雍州

雍州弱水涇與漆
灃荆原隰三危宅
土皆黄壤一等田
厥貢球琳浮積石

禹貢要註

華亭張國華題於海上

光緒十年春
古虞朱氏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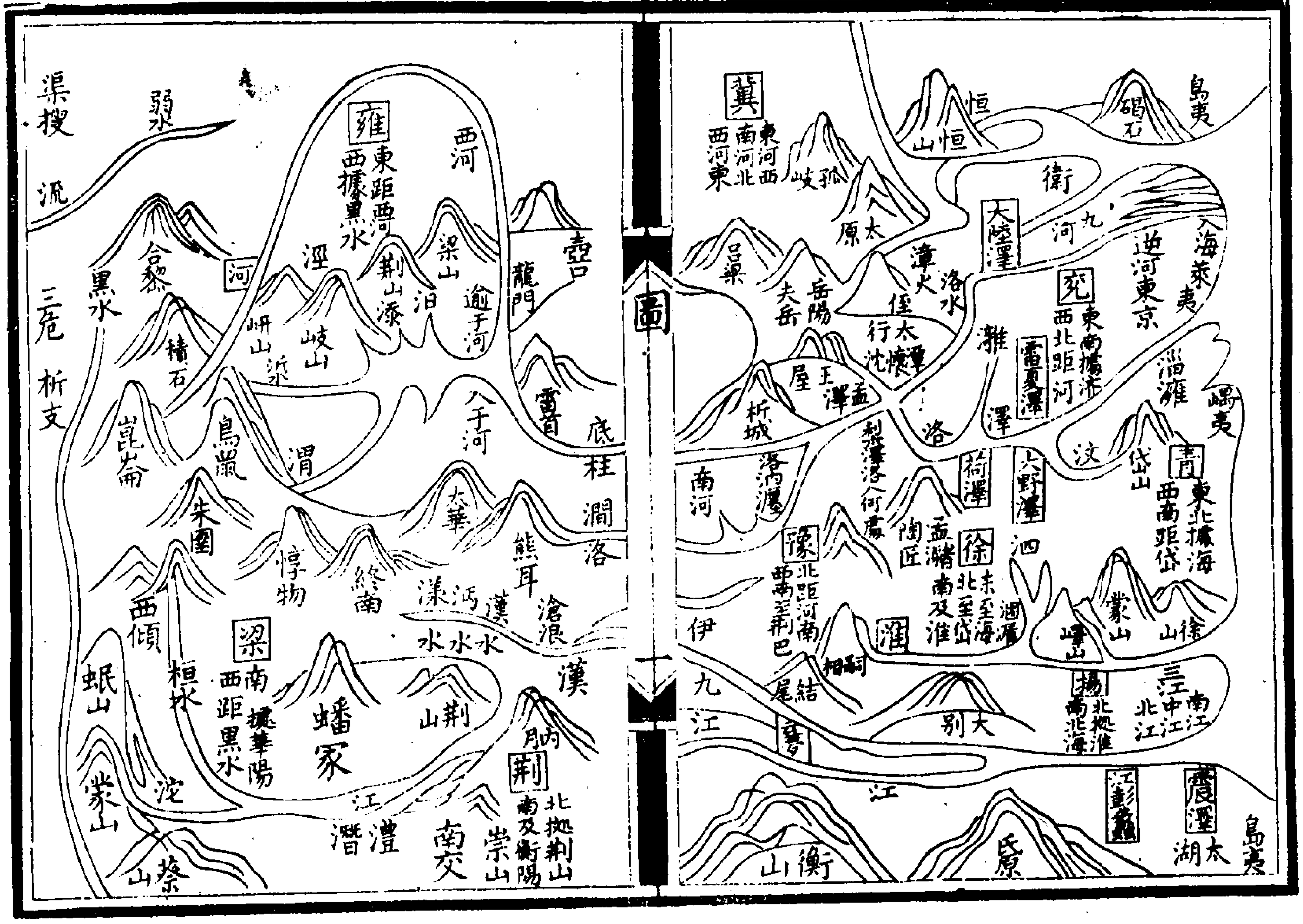
序

禹貢一書蔡傳外[illegible]注者[illegible]時推毛氏指南程氏前後論及山川地理圖傅氏說斷諸書皆足以補蔡氏之疏而糾其繆至

國朝胡氏錐指出則援據精塙直駕諸書而上之稱絕學焉顧其書採摭浩繁足供攷據家之資糧而初學能讀者鮮歲癸未於藏書家得明代鄭澹泉先生要註一册條分縷晰易於循覽葢取宋代諸書而檃括其大旨焉讀禹貢者以是書爲筌蹏也可

光緒甲申年仲春之月敦好居士校梓幷識

禹貢所載隨山濬川之圖


冀
東河西
南河北
西河東
兗
東南據濟
西北距河
青
東北據海
西南距岱
徐
東至海
北至岱
南及淮
揚
北據淮
南距海
豫
北距河
西南至荊
荊
北據荊山
南及衡陽
梁
南據華陽
西距黑水
雍
東距西河
西據黑水
恒山
太原
岳陽
大別
衡山

禹貢要註

明鄭濬泉先生編註　海甯祝達源校　山名作△　水名作▯　地名作‖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總言治水之要也。分九州之地。則水勢之高下可知。隨山而行。相其便宜。斬木通道。則水勢之緩急可知。定其山之高川之大者。以別州境。則水勢之出入可知。

冀州。

此分記九州之成功。皆自下而高也。冀州。帝都之地。又河水所經。故治之獨先。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冀之水。莫大於河。而北曲之壺口山。乃河

水南下之衡也。叙始治之曰載。所以殺河勢也。

治梁及岐。呂梁河流激盪。狐岐河徑險阨。

梁山岐山。河水所經。繼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壺口在下流。梁岐在上流。下流既殺。上流方可施功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太原河東路太原府。岳陽岳陽縣地。

太原岳陽皆地也。廣平曰原。太原汾水所出。山南曰陽。岳陽汾水所經。因鯀之功而修之。修太原以濬其源。至岳陽以導其流。而汾水東入於河矣。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河內之地。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厎績者。水患去而平地致功也。漳水有清有濁。衡者。以其橫流入河也。至於漳旁之地。亦無不平治矣。

厥土惟白壤。

水患既平。土宜可辨。蓋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不可不先辨土也。冀之土。辨其色則白。辨其性則壤。壤者。柔而無塊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者。地力年分之不齊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先賦而後田者。王畿之地。賦非盡出於田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東入滱水。衛水東入滹沱河。各從其正道也。大陸之地。水患既息。皆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治之不甚急。大陸地平而近河。治之爲甚難。成功最遲。故記於田賦之後。

鳥夷皮服。

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蠶內無貢者已征於厥賦之中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皆可達河而至惟在北境者阻山不與河通故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視之如在挾右故曰夾右也入河則入帝都矣

濟河惟兖州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據者跨而過之距者猶未至也

九河既道

河自大陸以北其勢愈大禹乃分為九河以殺其勢既順其所開之道矣

雷夏既澤澤者水之鍾也

灉水橫流入於雷夏而不能受則亦汎溢奔潰今灉水平而雷夏始為澤矣

灉沮會同

水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沮會同者水合而為一也既道既澤河濟之正流得其治灉沮會同濟河之支流得其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水治而土平宜桑之土始可以蠶民利興也依丘之民下居平地民居奠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兖州之土其色黑其性墳起草則繇而茂盛木則條而長達水既平故土色辨而物性遂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人君以薄賦為正也兖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甚水患雖平而生理尚艱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納賦同於他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兖地厥木惟條宜漆也桑土既蠶宜絲也故制以爲貢織而有文錦綺之屬則盛於筐篚而貢焉

浮于濟漯達于河
因水入水曰達濟水經流於河漯水支分於河故貢賦之來各因其便或浮濟或浮漯以達河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嵎夷既略
嵎夷東表之地既略者謂之封可以興樹藝爲之畛可以立溝塗也由遠以觀近而土無不平矣先言地者不係乎水也

濰淄其道
濰水北入海淄水東入濟各循其故道也由小以見大而水無不平矣青非衆流之衝故用功簡易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濵之土廣漠而斥鹵可煑爲鹽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絺以爲服食海物以供燕享錯非一種也此通州貢也絲枲以爲衣服鉛松怪石以備器用出於岱山之谷也萊州之夷因水患既息得以畜牧爲生有山桑之絲可爲琴瑟之絃繒帛之用則盛於筐篚焉此隨地貢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而濟西北入河故貢賦之來浮汶而達於濟自濟而可達於河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兼言三邊者所以別於青揚也

淮沂其乂

淮水出胎簪山沂水出艾山其乂者沂入泗以達淮淮會泗而歸海也淮水發源於豫至徐揚之間始大而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向爲淮沂所包淮沂治而後蒙羽可種藝事之相因者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濟水之所絶也既豬者蓄而復流也

東原厎平

東原地名大野之所環濟水之所經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色赤其性黏膩而憤起也漸進長而不已包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其土厚故也賦第五等成功尚稀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註染夏染五色也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可以建大社封諸侯此一州所貢也羽山之谷有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嶧山之南有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水之濱浮石成

磬可以爲樂器。淮水之夷。所貢蠙珠暨魚。可以爲服飾。而供祭祀。至於入于篚者。則赤黑之幣。曰玄。可爲衮以祭。爲端以齊。爲冠以爲首服。黑經白緯之纖。純白之縞。可爲去凶即吉之服。因其所産而使貢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泗水出陪尾山。淮與泗相連。故自淮入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

泗之西流自灉。則可達河。灉水出於河而入於泗者也。泗之上源自濟。亦可達河。濟水入於河。而合於泗者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

彭蠡既豬。

彭蠡。澤名。既豬者。上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也。揚州西南之水平矣。

陽鳥攸居。

澤水既豬。洲渚自平。隨陽之雁。亦得其棲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

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既入者。入於海也。

震澤底定。

震澤。跨三江之上流。多震而難定。自三江

既入。於是震澤亦有所蓄洩。而至於安定也。揚州東南之水平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既敷者。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高茂曰喬。塗泥。水泉溼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土性惡。故田第九等。人功修。故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金銀銅之三品。可充國用。美石、似玉之瑤琨。可為禮器。篠可為矢之笴。簜可為樂之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成車甲。鳥之羽。獸之毛。可為旌旄。木可備棟宇器械之用。卉服葛越木棉之屬。海島之夷所貢。而織為貝文之精者。則入篚焉。此歲貢之常也。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必待供祭祀燕賓客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笴干上聲

沿于江漢達于淮泗。

揚州東南至海。而江與海通。北至於淮。而淮與泗接。故貢賦之來。順流下江以入海又逆流入淮。以達泗。自泗而由灉由濟皆可達河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江至東陵而合於漢。漢至大別而入於江。合流於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

九江孔殷

九水合流洞庭。故名九江。江水之經也。江漢治故水道甚得其正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此荆州江漢之別流也。江漢治。故沱潛已順其道也。

雲土夢作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

雲之澤跨江之南。其地卑。而水落在後。故但見其土。夢之澤跨江之北。其地高。而水落在先。故可耕治也。此澤旁之地。亦因江漢治而然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杶音春礪砥音利紙

羽毛可爲旌旄。齒革可成車甲。金銀銅三品之金可充國用。杶木可爲弓榦。栝柏可備棟宇器械之用。礪砥可爲利器之用。砮可爲矢鏃之用。丹砂可爲繪畫之用。箘簵勁竹。楛堅木。皆可以爲矢。三邦致貢其有名者。戎事貴精也。菁茅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又匭。祀事尚敬也。元纁璣組供衣裳服飾之用。盛於篚焉。此皆常貢也。大龜產於九江。非可常得。得之則納於上。不爲常貢也。

十四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貢賦之來。由江入沱。由沱入海爲一路。由江入潛。由潛入漢爲一路。漢與洛不通。故必舍舟而陸以達於洛。由洛而至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於熊耳。洛出於冢嶺。瀍出於替亭。澗出於白石。伊瀍澗入洛。而洛則會三水以入河。四水相敵。故統志之也。

滎波既豬。

水自濟出爲滎。洛出爲波。既豬者。滎受濟之溢。波安洛之流也。

導菏澤。被孟豬。菏音哥

菏澤爲孟豬之上流。孟豬爲菏澤之下流。

十五

皆濟水所經被、餘波所及也。導菏澤之餘波以入於孟豬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豫州之土。高者柔而無塊。下者墳起而疏。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漆器用也。枲與絺紵之布。供服用也。入於篚者。黑經白緯之纖。禫服用也。細綿之纊。禦寒用也。錫命而後貢者。治磬之錯。非所常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其西境。則浮於洛。而後至於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十六

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漢水所出。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可種藝。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西入於江。潛水西南入江。各順其正道而無所壅。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沬水經其間。治平而祭告也。因以見諸州之山。皆可旅矣。

和夷底績。

和夷平地之近水者。水患去而致有功績矣。

厥土青黎。

其色青而又黑。不言性者。其性雜也。

十七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第九等也言三錯者見三等適均雜出無偏多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璆玉磬供樂用也鐵柔鐵供器用也銀供國用也鏤剛鐵供鏤刻也石砮供矢用也石磬供樂用也梁州山林爲多熊羆狐貍四獸其毛織之可以爲罽其皮製之可以爲裘供服用也罽音記

十八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賦自西南來者西傾山之南桓水出焉桓與潛通故可由桓而浮於潛潛與沔阻漾枝津不相通焉故必舍舟而陸以接沔沔與渭又不通故必由沔而北入於渭渭與河通則橫截渡河故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州而言也

弱水既西

順其性而導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

涇水出岍頭山東南入渭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東南入涇涇水居中上受西北之汭下入東南之渭有以連屬二水也其實納涇汭者渭也

十九

漆沮既從

漆水出同官沮水出直路合流而西南入渭從者從於渭也

灃水攸同

灃水出終南山而東入渭同者同於渭也灃渭相若故曰同此皆指渭言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爲灃渭所經岐爲涇渭所經終南灃水所出惇物灃水所經鳥鼠渭水所經既旅者已祭告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豬水澤名言無不厎績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西裔之地三危既已可居三苗之竄於此者亦皆革心向化而大有功敘也
厥土惟黄壤
黄者土之正色壤者土之常性非他州所及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土貴而地力厚也賦第六等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可爲圭璋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可爲冠冕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浮舟于積石之河至于龍門而入冀之西河也其西南境則或浮灃涇或浮漆沮皆會於渭水之北以入河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此節宜在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
三國皆供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水源出於山水勢因於山故治水必先隨

山此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以爲濬河濟
之經始也始自雍州導岍及岐而至於荆
及者相去近也至者相去遠也過於河則
自雍而之冀矣壺口雷首以至太岳導冀
州西河之山也砥柱析城以至王屋導冀
州南河之山也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導冀
州東河之山也入於海者河濟之水可入
海而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導以入
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
于陪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以爲濬伊洛淮
渭之經始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
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諸山導
則水之大者可入海小者可入河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爲濬漢之經
始也嶓冢在梁之南漢水所出導之以濬
其源荆山内方大别在荆之北漢水所經
導之以通其流而漢水可入江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爲濬江之經
始也岷山在梁之南江水所出導之以濬
其源衡山敷淺原在荆之南江水所經導
之以通其流而江水可入海矣岷山之脉
其北一支爲衡山在九江西南其南一支
爲敷淺原在九江東北故必過九江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導水也西海之山有弱水凡水皆載
此水獨弱而且西流水之變者也順其性
而導之正派至於合黎之山餘波入於流
沙之地而弱水治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汾關之山有黑水凡水皆清此水獨黑而且南流水之變者也順其性而導之經於三危入於南海而黑水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導北條大河也河源多伏流而積石其見處但從積石以疏其流而至龍門於是自北而南至於華山之北所謂雍之東河也而冀之西河治矣自南而東則至底柱又至孟津過洛汭交流之處至大伾所謂豫之北河也而冀之南河治矣自東而北則爲洚水至大陸又分播爲九河所謂兗之西河也而冀之東河治矣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上分而爲九下合而爲一而歸宿於海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漢水也漾水發源於嶓冢自嶓冢導之以濬其源東爲漢爲滄浪水之經歷隨地得名爲者非他水也過三澨之

水過者大水合小水也至大別之山南入於江入者小水入大水也滙迴也滙澤爲彭蠡以漢而合江也復東出爲北江順流入海而漢治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江水也江水發源於岷山自岷山導之以濬其源沱江之别流也澧與

九江荆州水也東陵荆州地也漢固東爲彭蠡矣江則迤邐東流北爲漢水而同滙爲彭蠡與漢合也漢固東爲北江矣江則東流而爲中江亦與漢合也順流入海而江治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濟水也發源於王屋山曰沇自沇而下則伏矣及其東流爲濟是伏而見也自濟而潛入於河則再伏矣及其溢出爲滎是伏而再見也自滎而下則又伏矣及其東出於陶邱北則常見而不伏矣由是而東至菏澤又東北合於汶又轉而北東入於海而濟治矣不言山者沇多伏流其出非一也

廿六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淮水也出於胎簪山者尚微而經於桐柏者始大故自桐柏導之由是而東則沂入於泗泗入於淮淮會於泗沂東入于海而淮治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雍之大川也出於南谷山經鳥鼠同穴而始大故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是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渭皆與之會也至是則渭愈大而漆沮東北注之渭則過之耳統衆水以入河而渭治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豫之大川也出於冢嶺經熊耳山而始大故自熊耳導之由是而東北會澗瀍又

廿七

東會于伾。合三水以入河。而洛治矣。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文成功。言九州水土。同於平治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土之卑者治矣。九州之山。斬木通道。已可祭告。土之高者治矣。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水之流者治矣。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水之止者治矣。由是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結九州之貢賦也。孔。大也。水患既去。地利可興。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庶土有等。以肥瘠高下。交相參較。由是因土制貢。而致謹其財賦之入。有通州之貢。有隨地之貢。常者爲正貢。暫者爲錫貢。九州穀土。皆品節之。以定上中下三等。由是因田定賦。制爲一成而不可易。田之上者其賦厚。下者其賦薄。正歲者爲常。間歲者爲錫也。

錫土姓

此修封建之制。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欲其屏藩王室。以保平成之績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自言惟敬我德以先天下。則人自不違越我之所行也。此禹治水成功之本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下弼成五服之事。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則制爲甸服。甸。田。服。事也。皆田賦之

事內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爲次近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納也此三百里去王畿爲近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第四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第五百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制爲侯服侯國之服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居內所以安內附也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制爲綏服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也內三百里密邇侯甸治之當用文故揆文教外二百里漸近要荒治之當用武故奮武衛文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武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制爲要服取約束之義特覊縻之而已蔡放也放罪人於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制爲荒服去王畿益遠荒遠在所畧也流與蔡皆所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總治水作貢封建疆理而言祇德之不距如此也漸漬被覆暨及也上言五服之

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矣。禹以此時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於舜。見致治之由。深保治之意也。

禹貢要註終

禹貢匯疏序

禹貢一書乃箝神禹開闢天地經緯六合另出手眼非比尋常尺幅可鑿空揣摩而盡也自司馬子長倣河渠平準二書而班

孟堅之徒兼志地理溝洫食貨竝倣禹貢遺意縱橫結構而渠律簡嚴去古史遠矣漢唐兩孔氏註疏原本山川頗得其槩而三江九江悉屬影響至宋蔡氏

据摭諸家之說深心訂定多出先儒意表然援引證據未能曲暢而學一先生無取博綜閒考蘇端明書傳意解各殊及參以大全諸儒論著問難鋒起因從

誦讀之餘凡關禹貢疑義信手摘錄爰採羣碎彙為全書而益神往禹之明德於今猶在天壤間也鴻水懷襄四海一壑禹不辭胼胝乘載荒度起昏墊登之

袵席亦既斡蠱潴灾功同載造矣而覩畫封疆物土之宜而布之利曾不遺餘力其於衡量貢賦差等亟錙銖晰主名惟恐經制一淆適以起異日無藝之征

而貽黎庶無窮之累故其言曰厎慎財賦聖人逆知後世暴君汚吏必有以財賦藉口磨牙攫食慘毒甚於鴻水而先事曲為之防當禹制貢法如此乎計深

慮遠而末流之濫觴猶令人咨嗟太息曰制地莫不善於貢則理財之無全利亦可思已今海内非有九年之鴻水而瀕河流離穿渠轉漕無寧歲頃者邊鄙

時警戈矛竊發窮鄉方苦加派繼以水旱間作三空四匱每來廟堂蒿目之憂使神禹持籌則壤定賦不知當若何厎慎而尚忍以無名之箕斂重困吾民乎

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粟米之畫習漕渠之歧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念杼軸之空攷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挈要於

叙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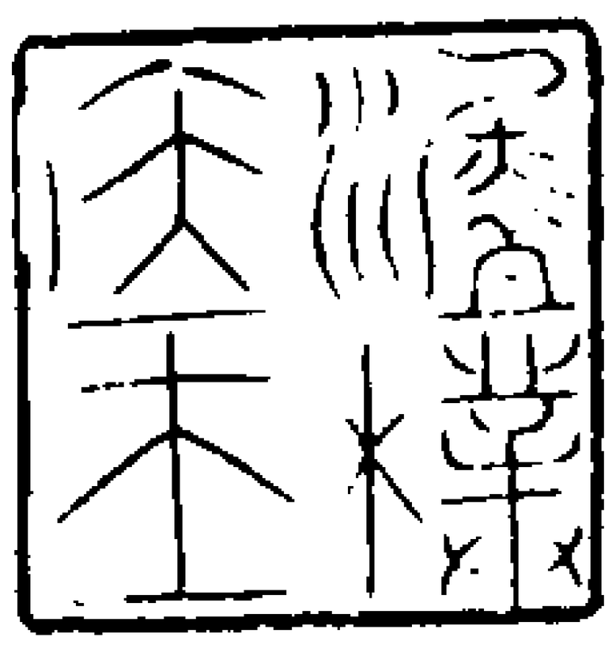
底慎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如必字比句櫛執今圖誌疑古山川索碣石左右之端滋黑水梁雍之辯三條四列地脈臚分兩漢九河源流靡訂

此不離經生之耳食亦何益孔蔡之舊聞曾不若予長孟堅諸篇斐亹詞譜得與禹貢遺經竝垂天壤也

崇禎壬申仲秋吳興潘樸居士

叙六

茅瑞徵題於浣花居



禹貢滙疏序

粵自懷君邦之茂畧者肓達四民之務摛帝籍之媺頌者博綜九土之宜神農以前邈矣氛乎以後忽焉若夫五服變而為九九州易而為職邦國都鄙載之版穀畜藪澤備其數郡縣錯落未開三十六之枝流井田縱衡大暘十有二之界畫禹蹟所留周官為盛矣雖然歟求辨偉冗

先正經三壤既別六府乃以漸而脩中邦既夷五長乃以次而建等田視土而土又或錯於田核賦先田而田亦或後於賦〻而亟貢甸服之包篚不名久乃得同兖野之盈虛有候此皆神禹之惨澹經營而非後王之一二窺測者也迨濟南生投尋蝌蚪櫛沐以新蘭臺令推表山川隈阜可指綴而成圖則羅文恭

爲画史述而成誌則鄭端簡爲
形家莫不因視定體準勢設位
庶土雲屯指掌識曾分之野廣
輪綵錯列眉知舊豕之疆考跡
可云有餘說書猶曰未足蓋或

據麤而遺精亦或拘偏而掩衆
使義之乖終傷乃志單詞之漏
亦昧厥事惟吾
師體蘊三才神周八極畋漁竹
素之墳逸戢縹緗之圃大征有

孜象胥有錄書珍什襲甘托旨
於海上名山義炳重離耻借諷
於子虛云是不出戶而窮章亥
之步一搖筆而發究委之藏漱
液羣言牢籠衆理斥棖寸附若

齊王之食蹠數千縷析絲分如
庖丁之解牛十二坤靈吐其精
華匪資人力昴宿朗其次舍燕
燭天文梯航不改可謝輶軒使
者之采風而長存將待靈威太

人之討賛敢浮於游夏稱則引
夫唐虞曰嗚呼萬世允賴時乃
壬申季夏閩觀察使門下士申
紹芳薰沐謹序

五

凡例

一是集以漢孔氏傳唐孔穎達疏爲主惟刪其繁穢
及舛誤者標題括以傳疏二字
一蘇長公書傳頗多發明別標蘇傳二字餘兼采大
全諸家之說其蔡傳自當孤行于世唯間有訂定
摘錄之
一傳疏大全外諸儒引證論著有超然獨解先獲我
心者並行摘錄
一山海經水經多及禹貢山川然自太史公已稱山
經惟罔不敢深信唯取其近似者此外稗乘瑣言
並行彙輯惟語涉荒誕者置之
一九州沿革大畧以近代正統輿圖爲據在某時爲
某州境參訂同異寧詳無畧　本朝則旁采郡縣
志然以
大明一統志爲准
一九州形勝及歷代都會並考訂于州域之下星野
亦併存其畧
一管窺蠡測偶攄一得別標箋字其　本朝名公論

凡例　二

著亦即附于其後凡有關經濟無嫌博采但須與
經文相涉者方錄
一近時講義充棟率事沿襲間近支離不能槩錄唯
鄭端簡公古今言金壇王心蒓先生日記有裨經
世吾師胡伯玉先生雅言時多獨解並行纂入仍
標某氏以别顓門之學
一解義繁多汰其支複并爲更端以便繙閱或句爲
之節庶讀者開卷了然
一諸家見解互異不妨並存以憑折衷唯文義牽合

必不可從者汰之不敢舉一廢百也
一先儒稱名稱氏稱子並從原文其蘇長公除書傳
外旁引仍稱蘇氏　本朝諸儒唯專門者别稱氏
一鄭端簡公舊有圖經今稍爲訂正增入京都河源
并歷代地圖　本朝漕河總圖爲圖經上下篇
一諸家所述禹跡曼衍難以盡據而上考千古寧過
而存之爰訂爲别錄

禹貢考畧

劉子玄曰夏禹敷土實著山經
屠本畯曰益作禹貢在禹即位之前故但敘其定
賦稅通貢道之事稷作山經在禹鑄鼎之後故悉
錄其山川物產魑魅魍魎之形　按吳越春秋云
禹巡行四瀆所至問山川脉理使益疏而記之名
山海經尚書故實云山海經伯翳著亦曰伯益隨
禹治水取山海經之異成書顏氏家訓曰山海經
夏禹及益所記屠謂益作禹貢稷作山經未審何

所考據也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乃引樂浪人王景問
理水形便帝善之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裴秀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多有變易說者多
强牽引於是甄擿舊文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晉書
秀自序畧曰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
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
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
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

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
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
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凡一百七十卷隋書
賈耽尤悉地理乃圖海內華夷幷譔古今郡國縣道
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
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唐書
田告著禹元經三卷宋史
田徵君告字象宜志在經世東游過濮會大河決

溢推明鯀禹之所治著元經
孟先禹貢治水圖一卷
程大昌禹貢論五卷　禹貢論圖五卷　禹貢後論
一卷並見宋藝文志
齊東埜語云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
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奥地理阜陵頗
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
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
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傅寅著禹貢集解
寅字同叔烏傷人有羣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
喬行簡序畧云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
水弗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同叔此書勒成一家
王綱振曰古今善讀禹貢無如孟子孟子言禹行
水行其所無事掘地注海先疏九河瀹濟漯次決
汝漢排淮泗水由地中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觀其敘治水之後即一言民居
一言民食見禹當時治水無非敷土以爲民居止

衣食若禹不治水則土不敷土不敷則茫茫大地
何以居四民而降丘宅土而四隩可宅何以時地
利而萬邦作乂而成賦中邦迺知禹貢起末紀土
可宅者二州即孟子人得平土而居之旨中間紀
土可作藝者六州即孟子中國可得而食之旨兩
言提出綱領遂于大旨了然惟孟子一眼覷得破
一口道得出

禹貢滙疏目錄

凡例

考畧

圖經

冀州　一卷

兖州　一卷

青州　一卷

徐州　一卷

揚州　一卷

荆州　一卷

豫州　一卷

梁州　一卷

雍州　一卷

導山　一卷

導水　一卷

九州攸同至末　一卷

别録　一卷

圖經上目

禹貢全圖一

九州疆域圖九 附貢道

導北條大河之山圖二

導南條江漢之山圖二

導弱水圖一

導黑水圖一

導河全圖二

導江漢圖一

導沇水圖一

導淮水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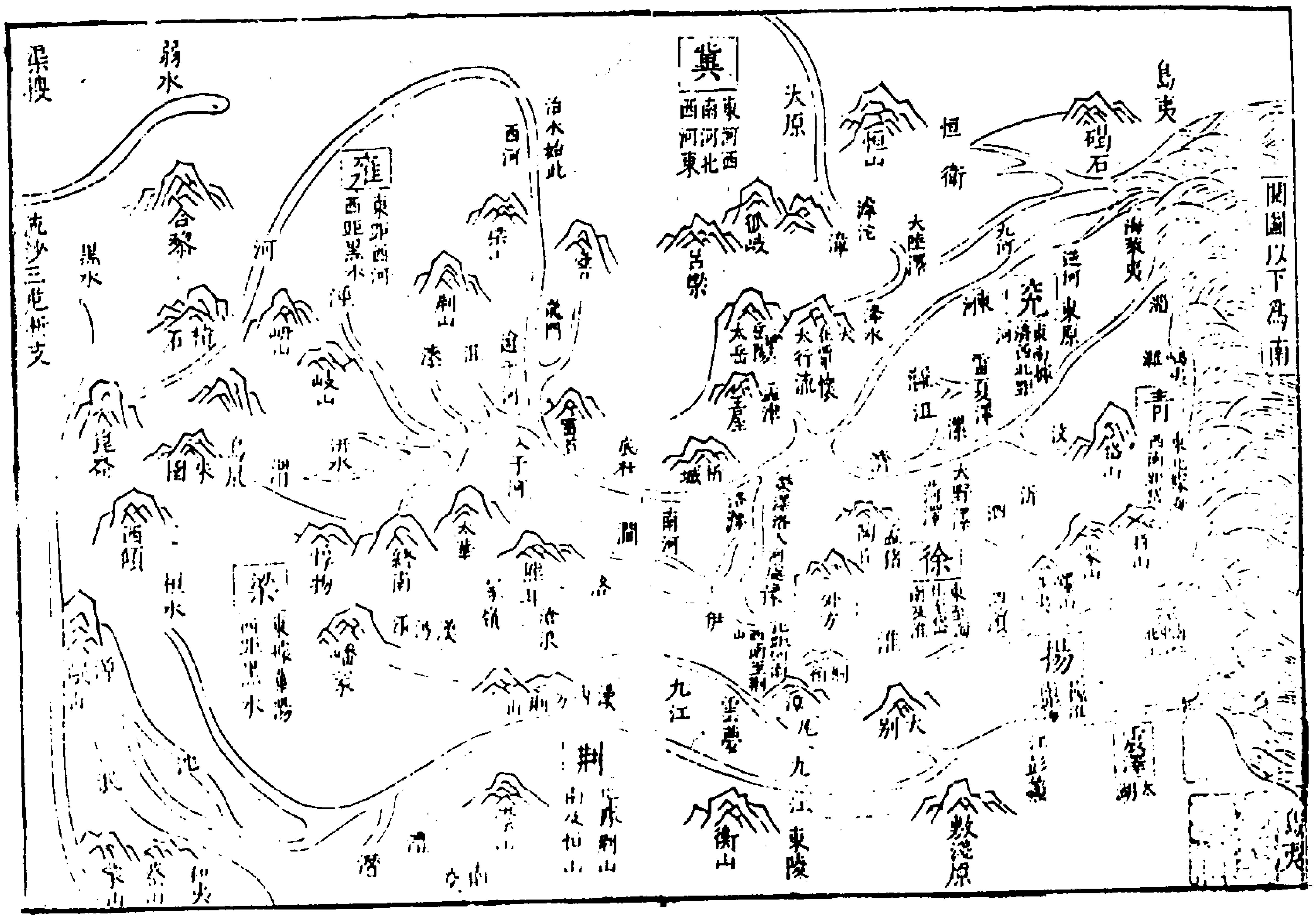
導渭水圖一

導洛水圖一

考定漆沮圖一

以上並按鄭端簡公原圖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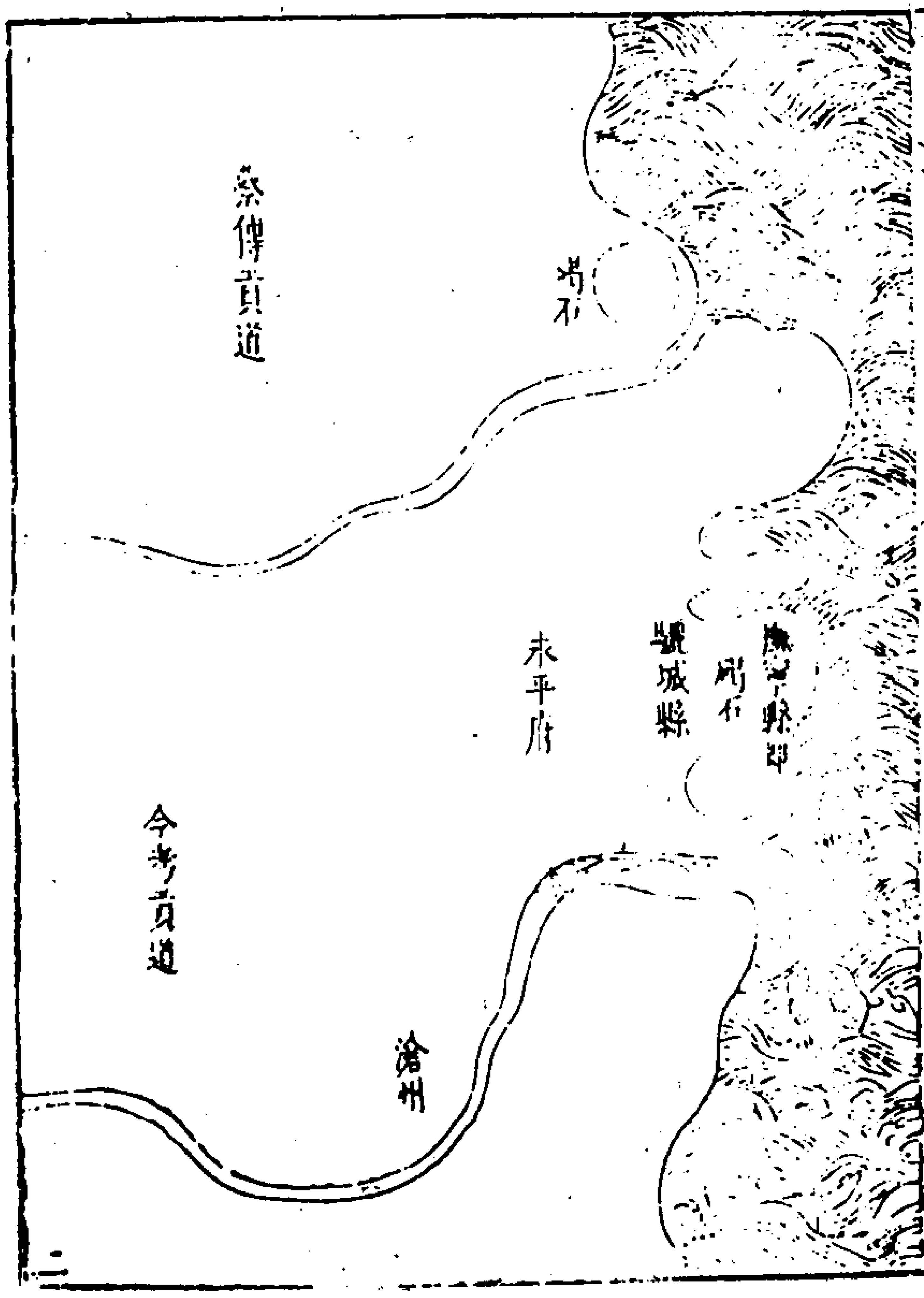
禹貢總圖


冀
東河西
南河北
西河東
雍
東距西河
西距黑水
梁
東據華陽
西距黑水
徐
青
揚
荊
兗
弱水
黑水
合黎
太原
恒山
碣石
島夷
衡山
九江
東陵
敷淺原
閩圖以下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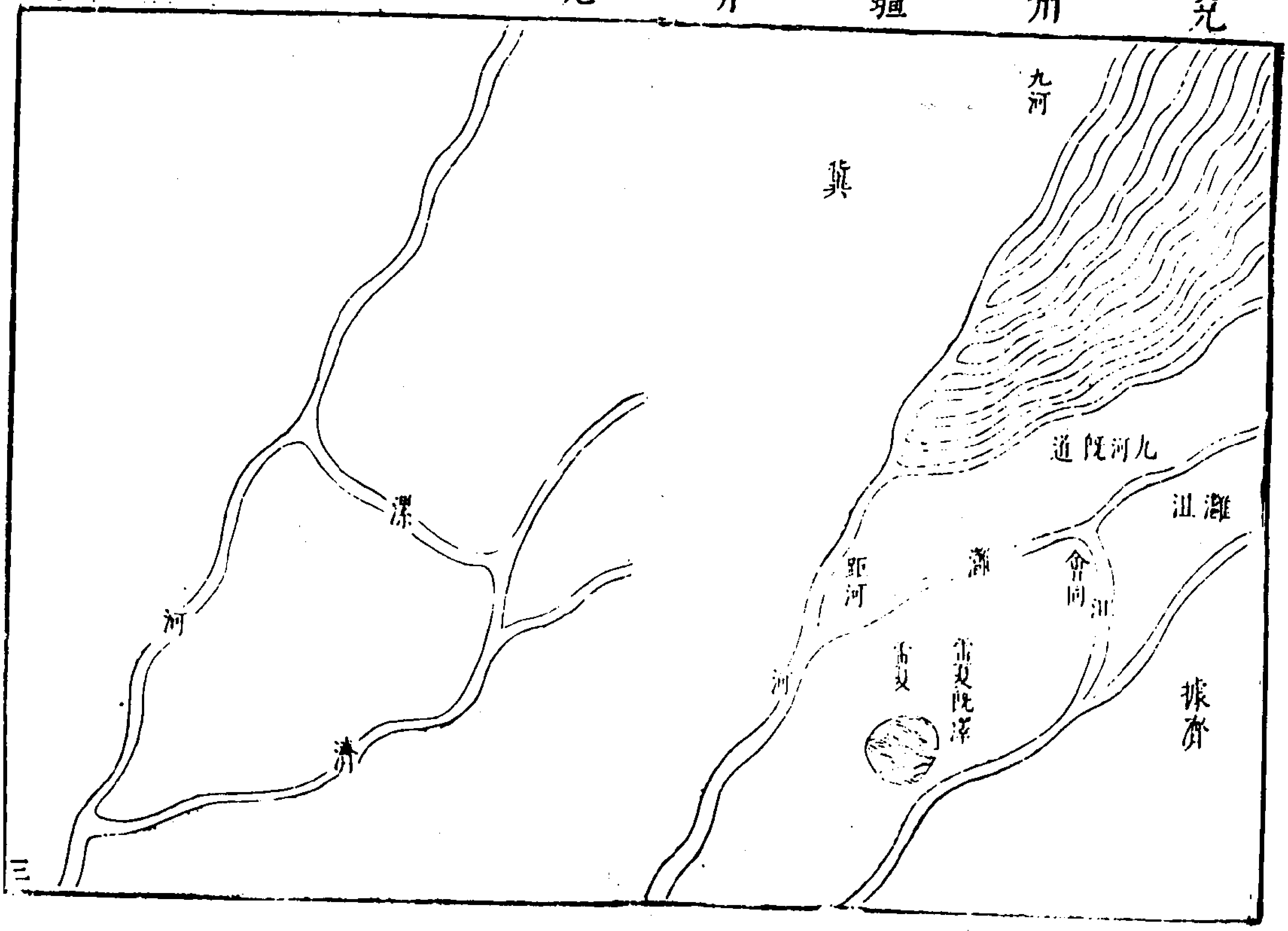
冀州疆界

恒水
衛水
滹沱河
太原
梁山
岐山
壺口山
太岳
大陸
孟津
雍河之東
兗河之西
豫河之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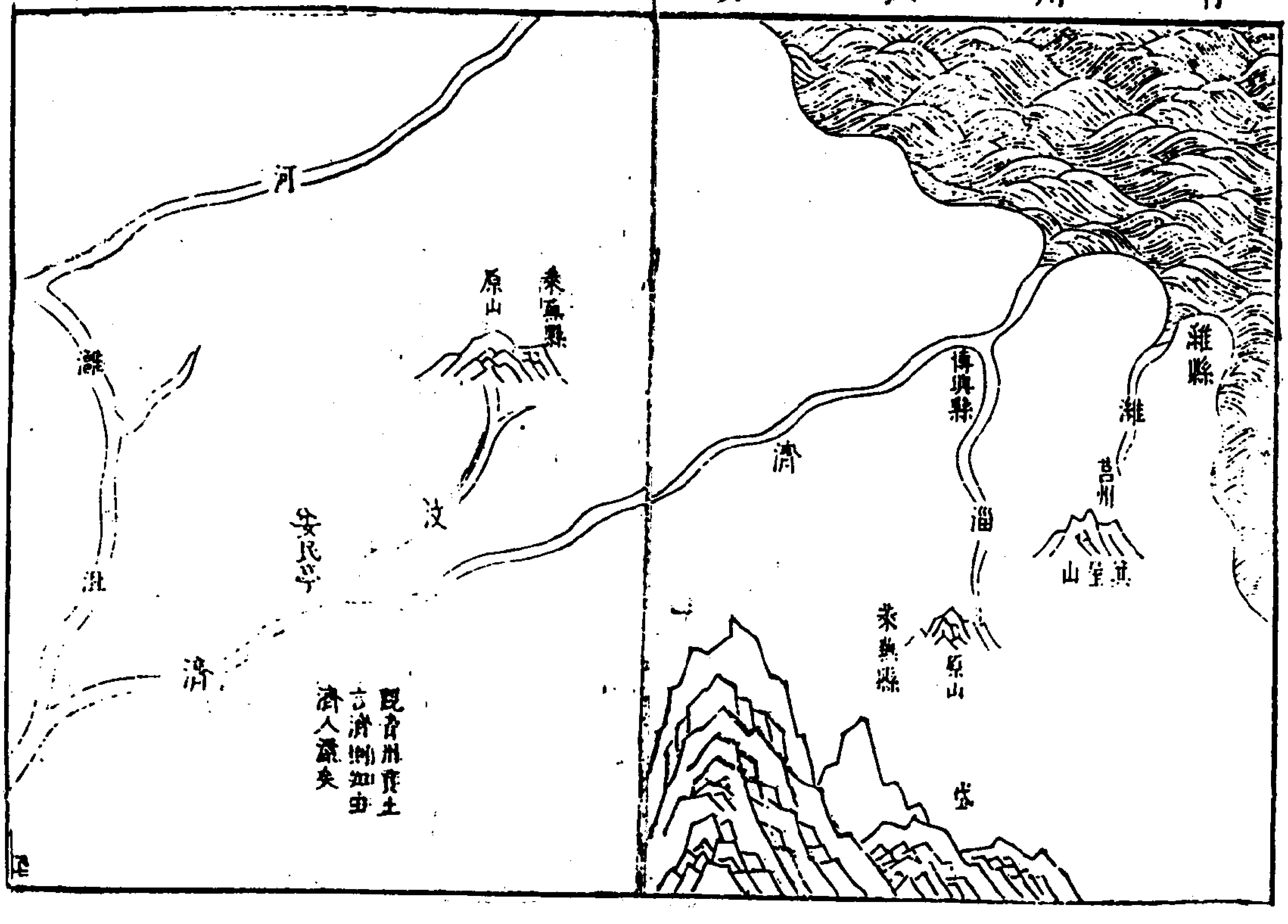
冀州貢道


蔡傳貢道
今考貢道
碣石
永平府
滄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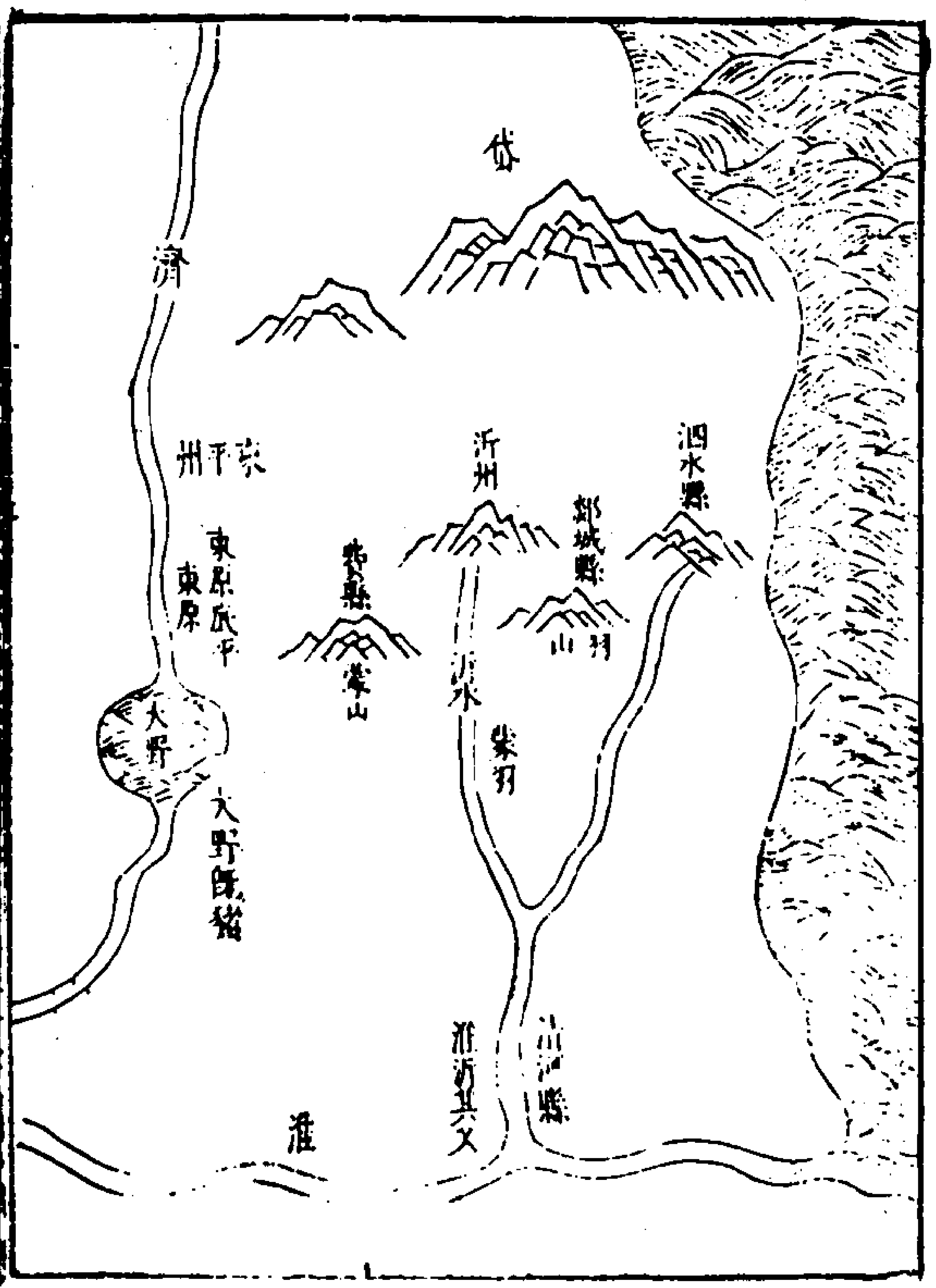
兗州疆界 兗州貢道


九河
冀
九河既道
灉沮
會同
雷夏既澤
河
漯
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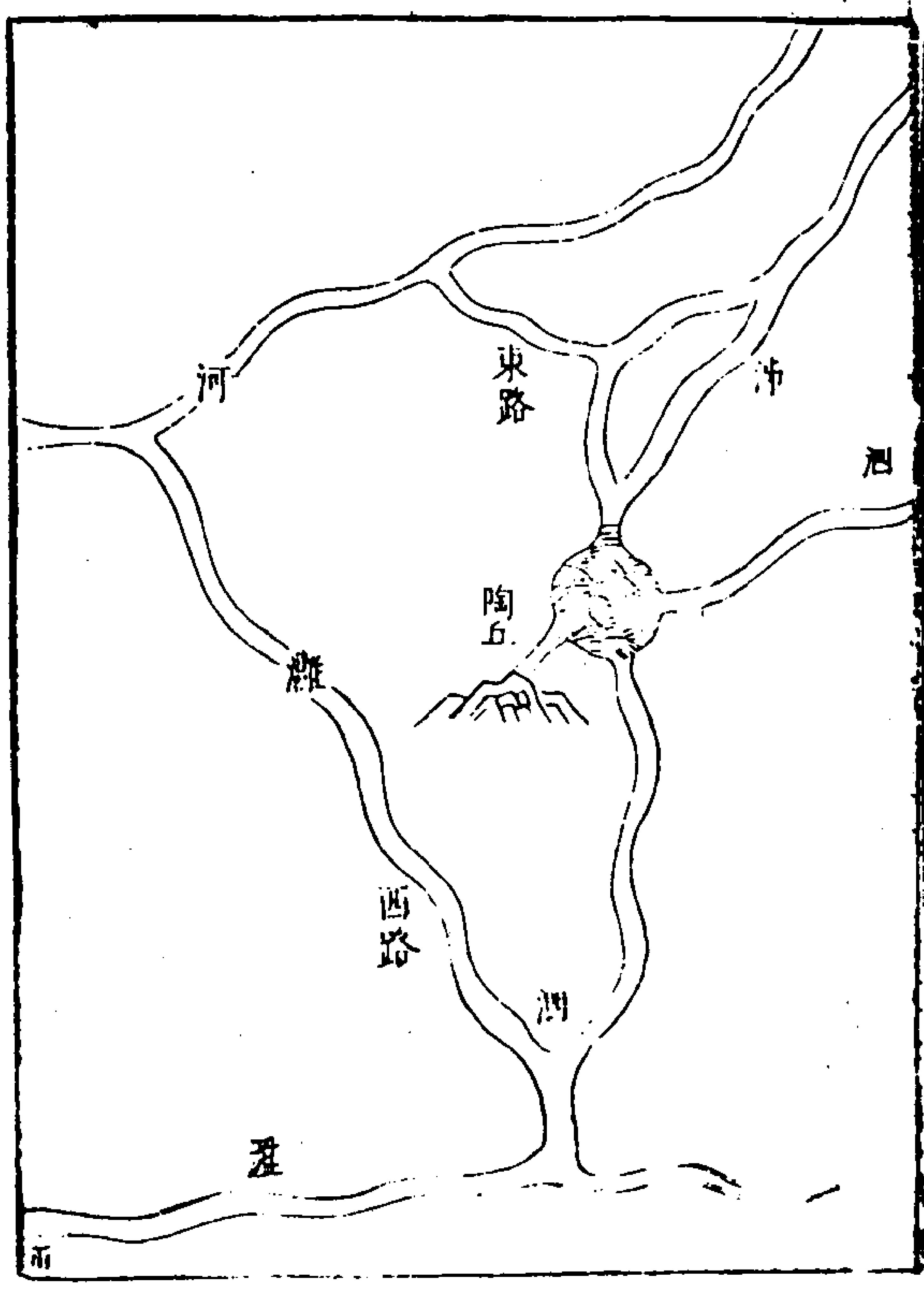
青州疆界 青州貢道


河
灉
沮
濟
汶
萊蕪縣
原山
濟
博興縣
濰縣
濰
淄
莒州
萊蕪縣
原山
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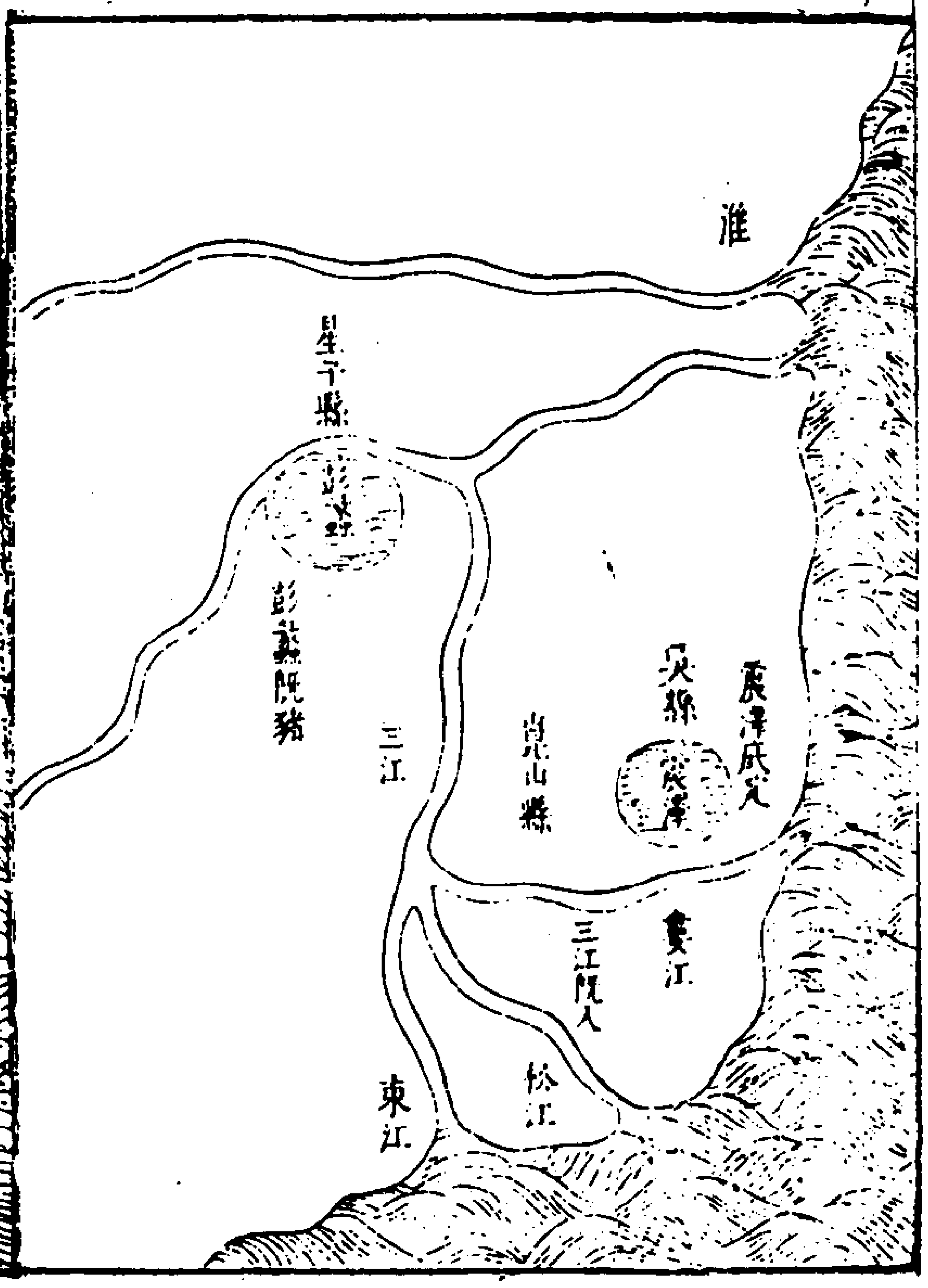
徐州疆界


岱
濟
東原底平
大野
大野既豬
沂州
蒙山
沂水
泗水縣
淮
淮沂其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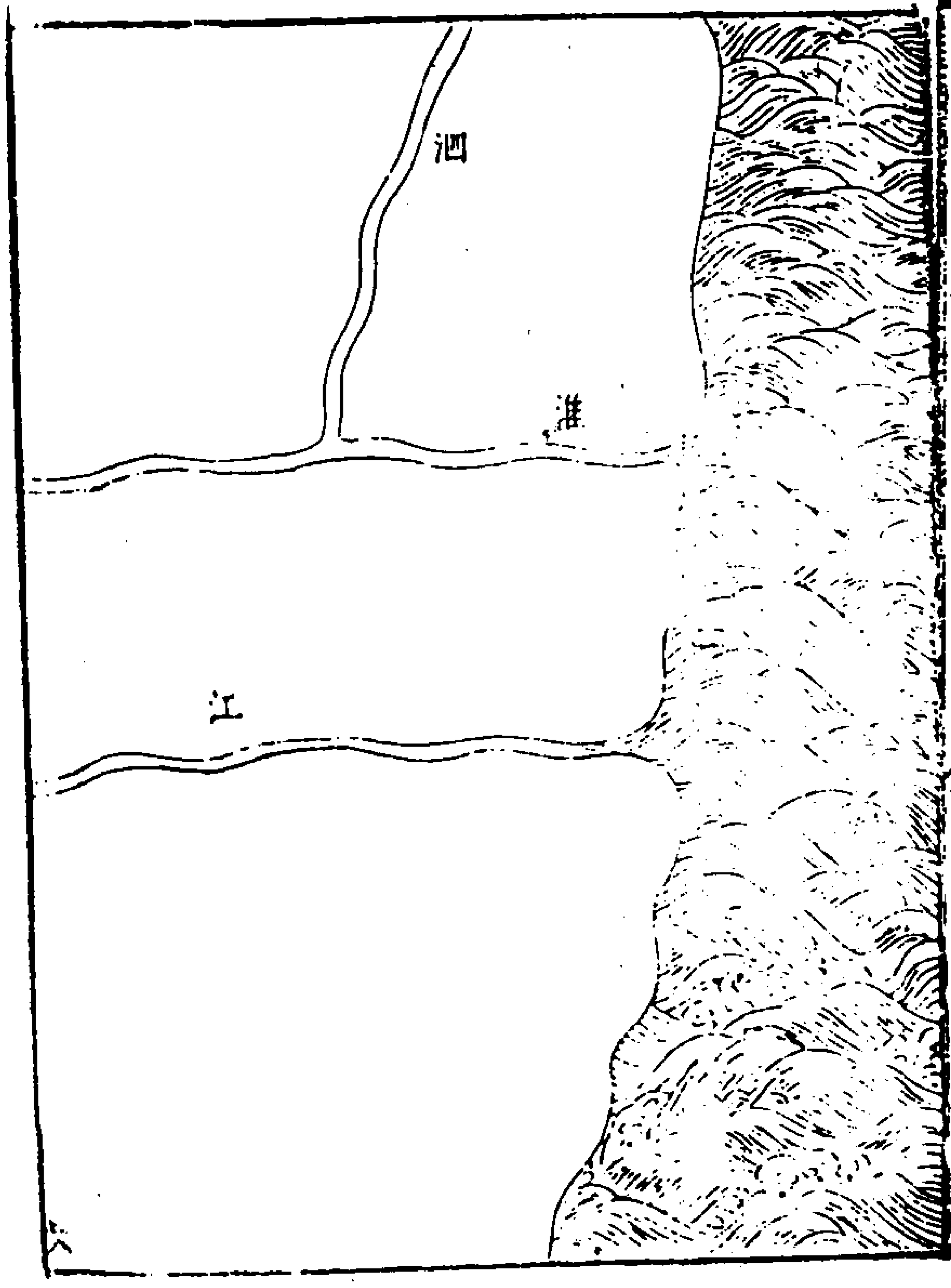
徐州貢道


河
東路
沛
泗
陶丘
西路
泗
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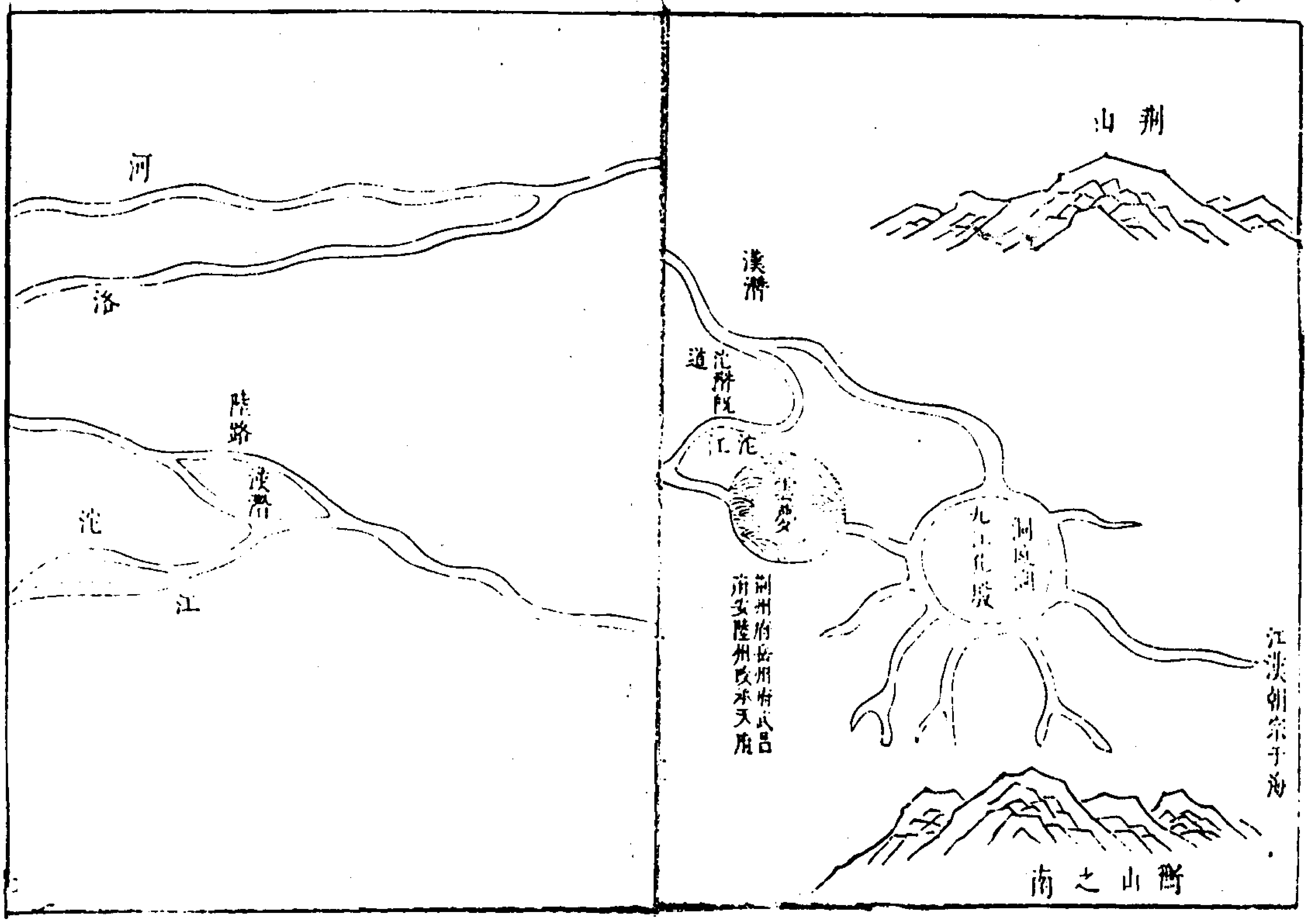
揚州疆界


淮
彭蠡既豬
三江
吳縣
震澤底定
崑山縣
婁江
三江既入
松江
東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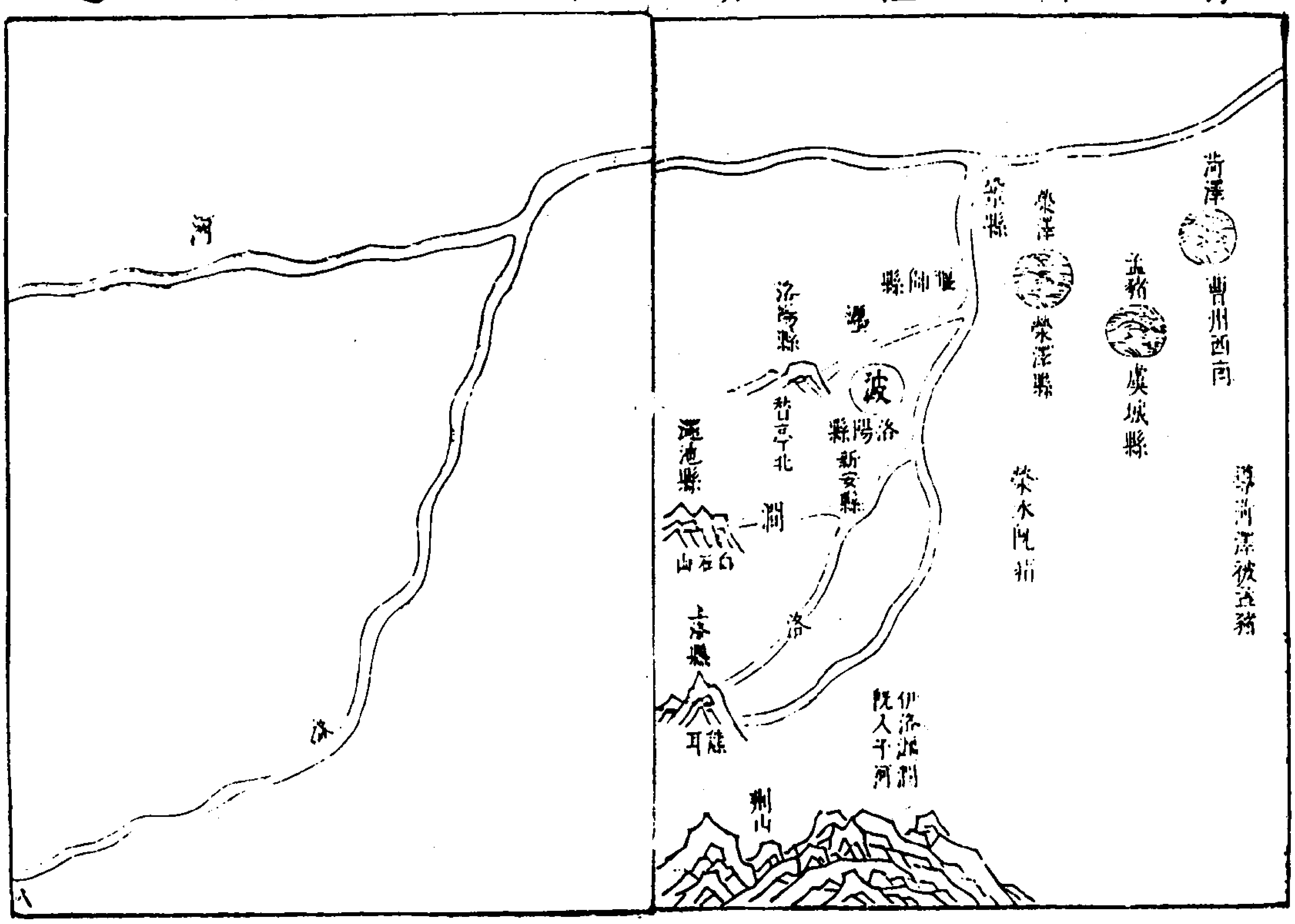
揚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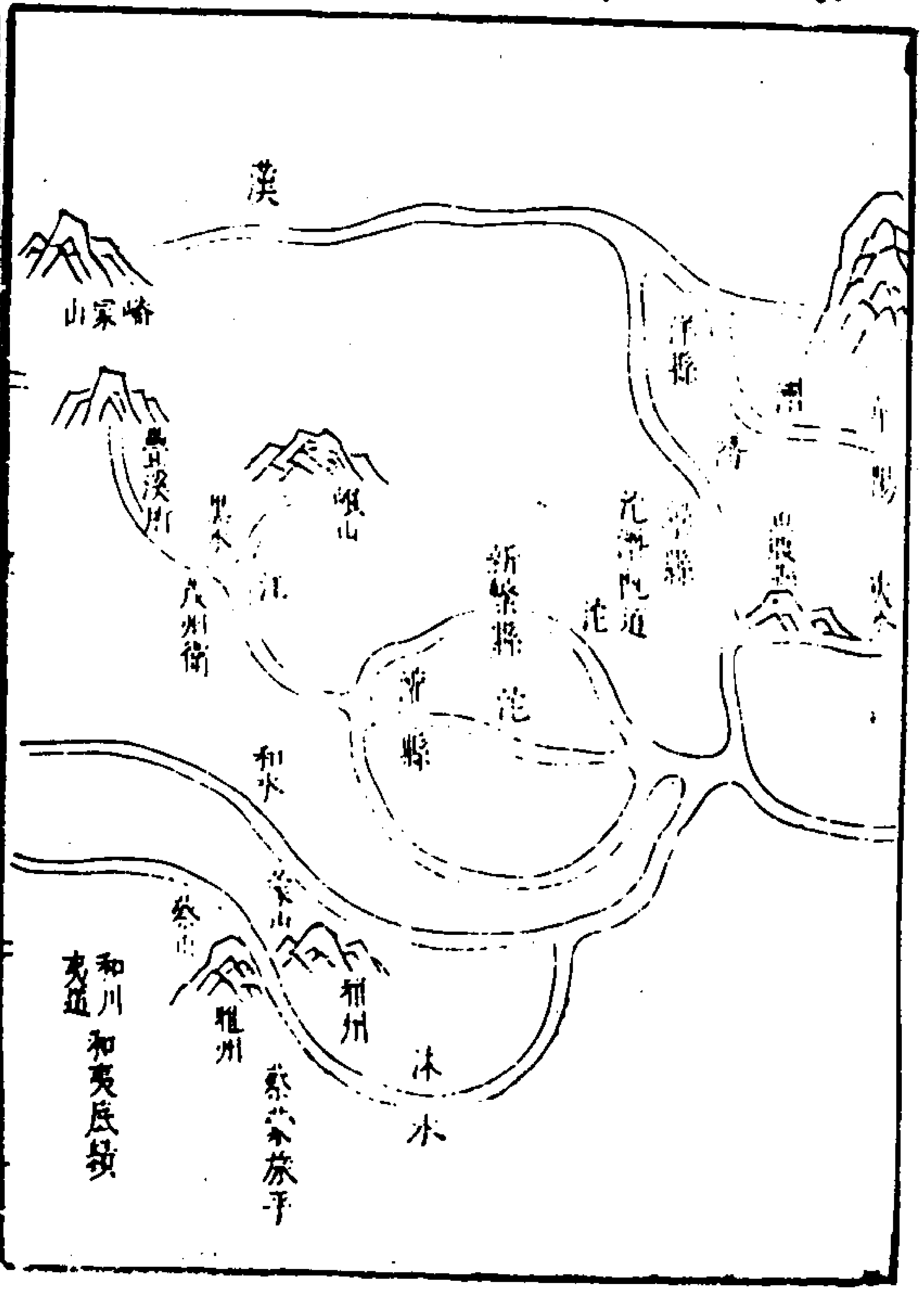
荊州疆界　荊州貢道


荊山
河
洛
陸路
漢
沱
江
漢
江
沱
洞庭湖
九江孔殷
江漢朝宗于海
衡山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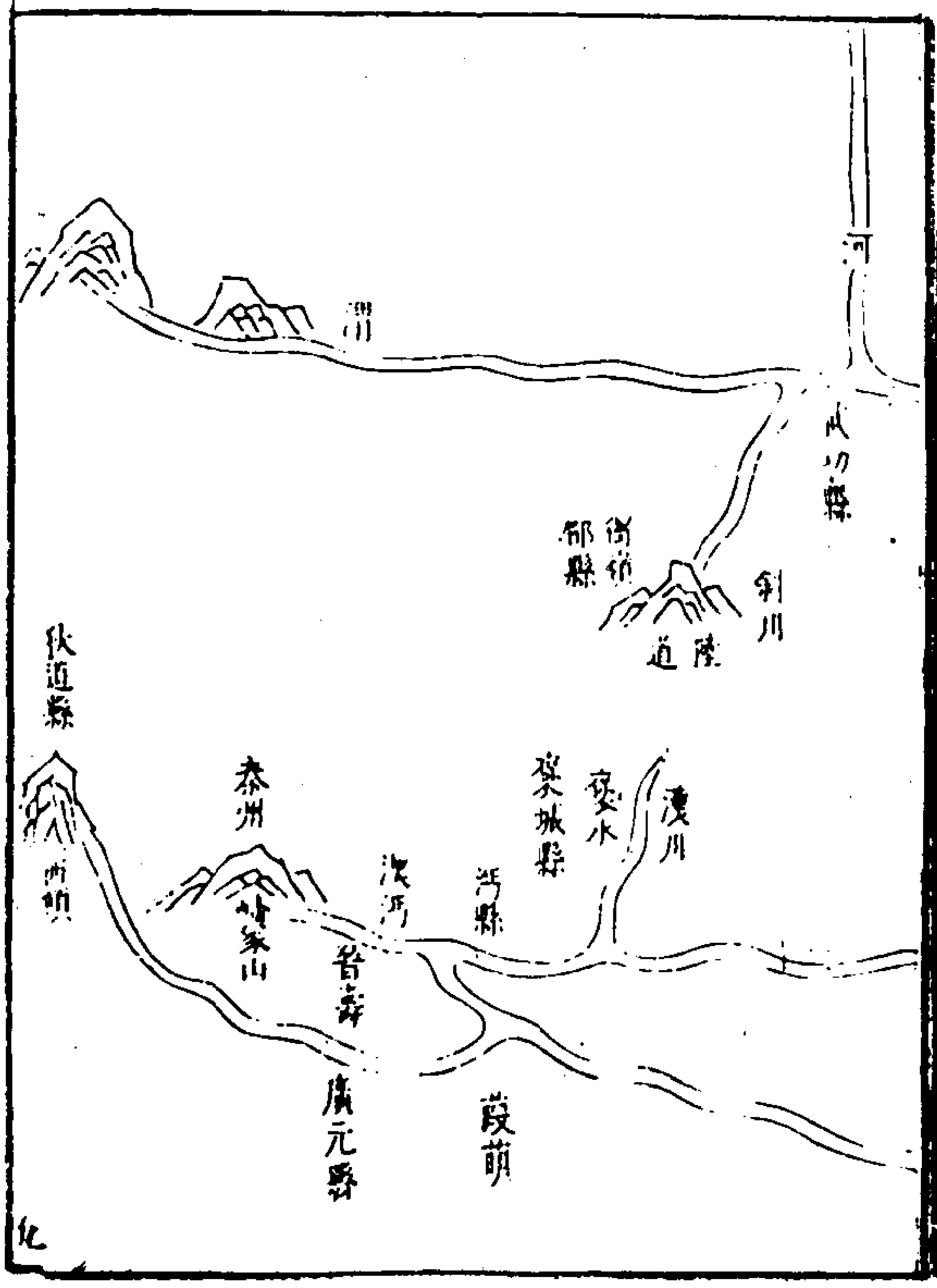
豫州疆界　豫州貢道


河
洛
荷澤
曹州西南
滎澤
滎澤縣
虞城縣
滎水既豬
導菏澤被孟豬
洛陽縣
澗
瀍
洛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荊山

梁州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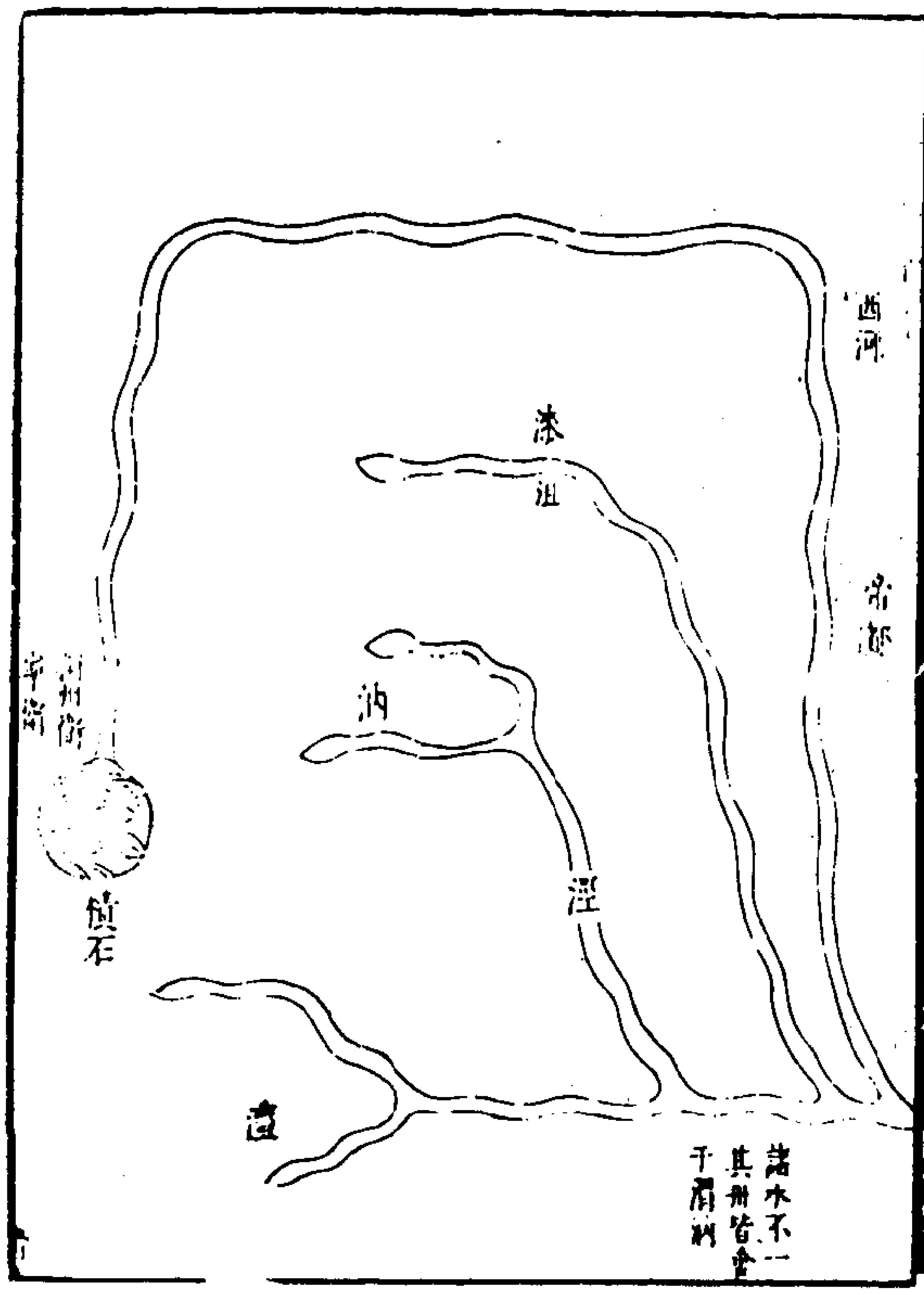
梁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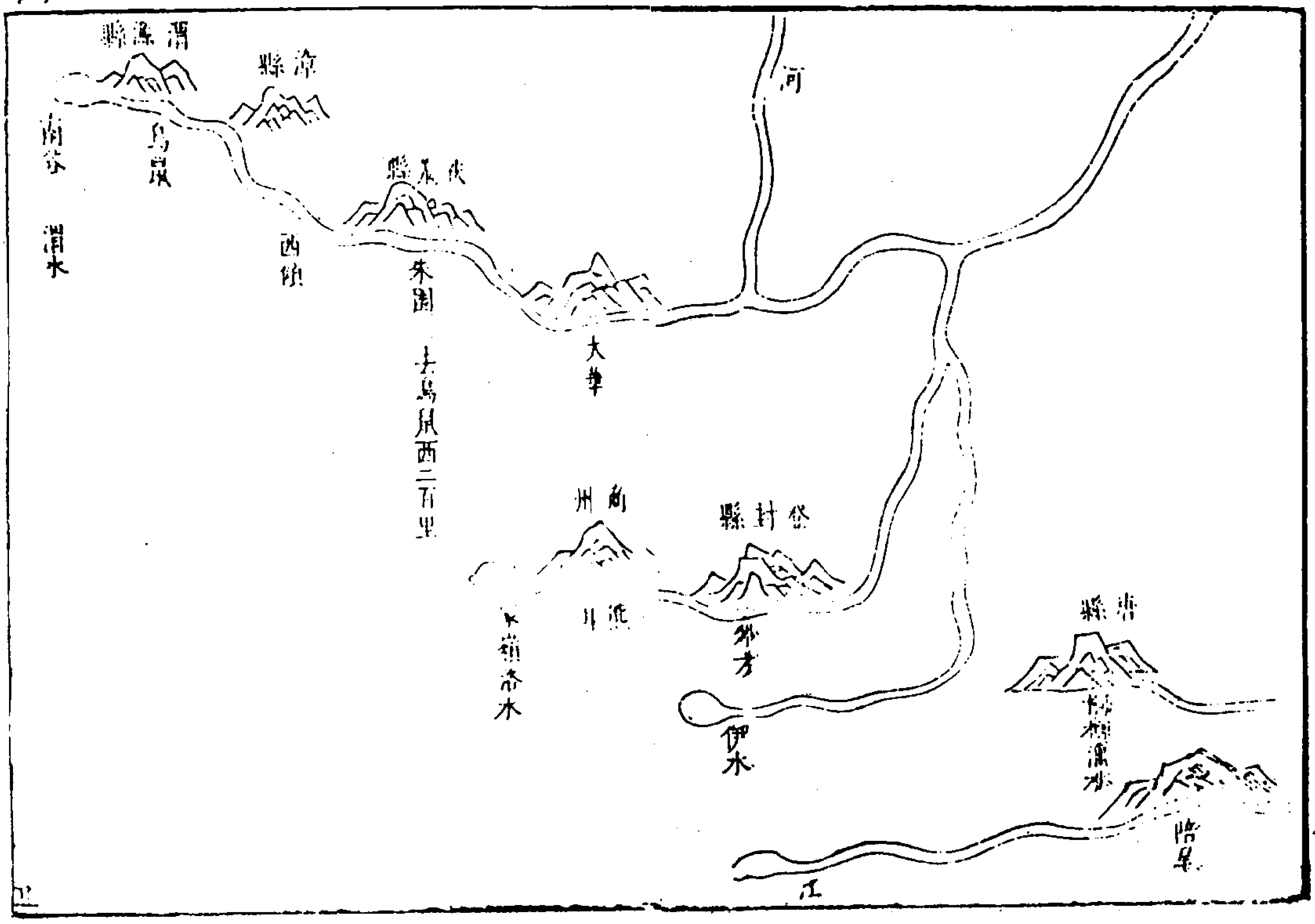
雍州疆界

流沙
既西
弱水
合黎
弱水
豬野
黑水
沙州
渭
涇
洛
南谷
咸陽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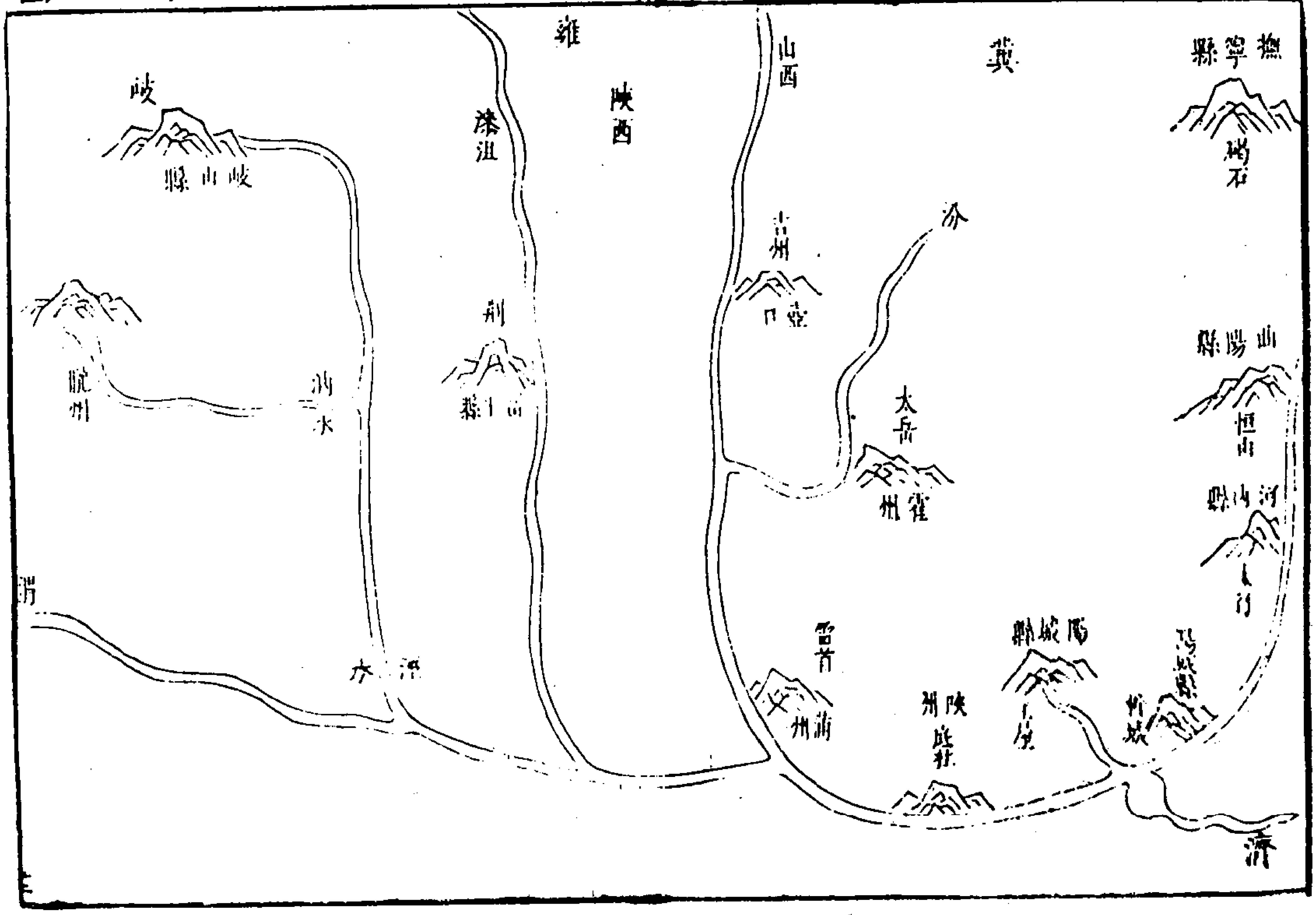
雍州貢道


西河
涇
渭
積石
諸水不一其所皆會于渭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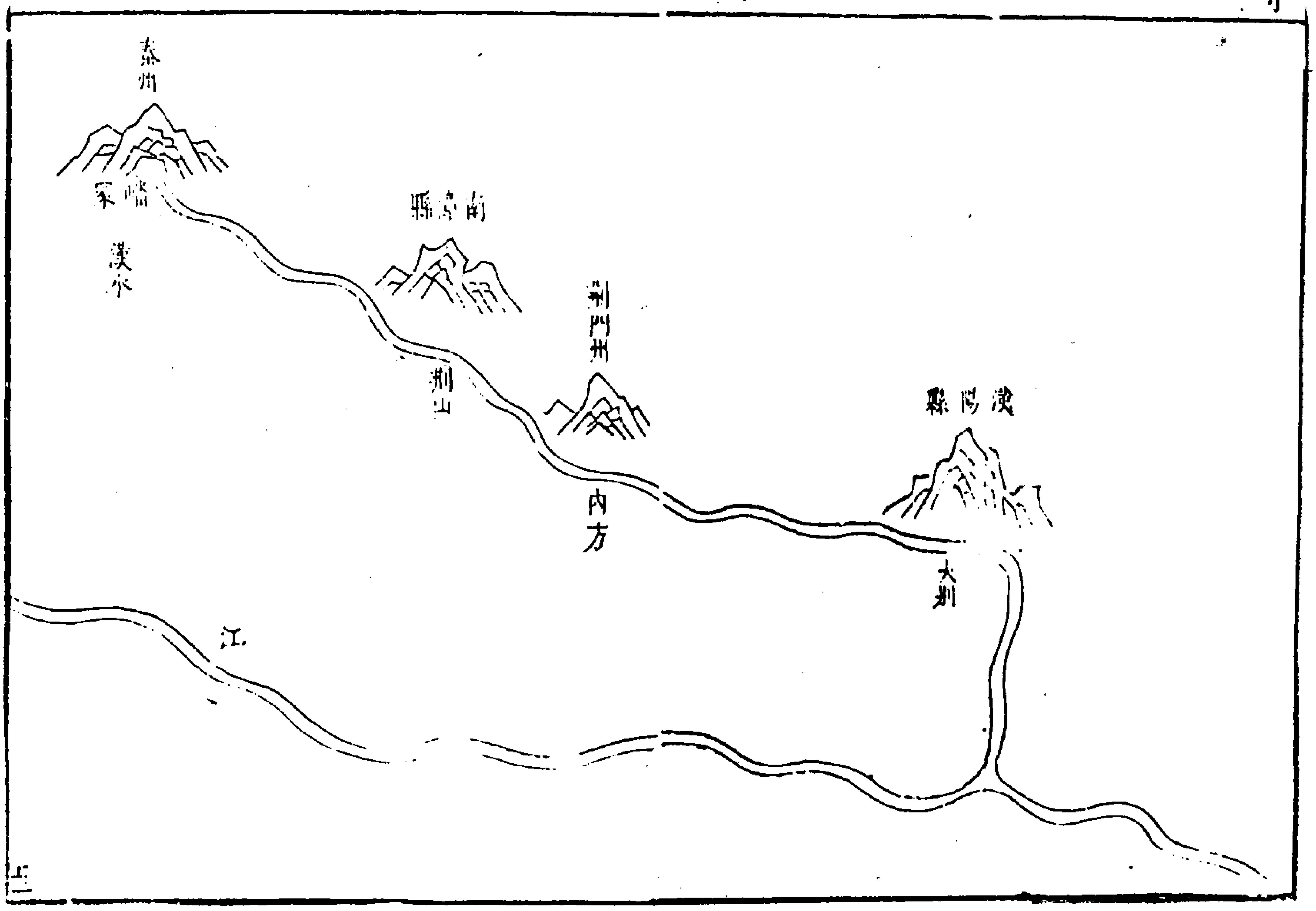
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圖


渭源縣
漳縣
鳥鼠
渭水
西傾
朱圉
伏羌縣
河
大華
去鳥鼠西二百里
登封縣
伊水
唐縣
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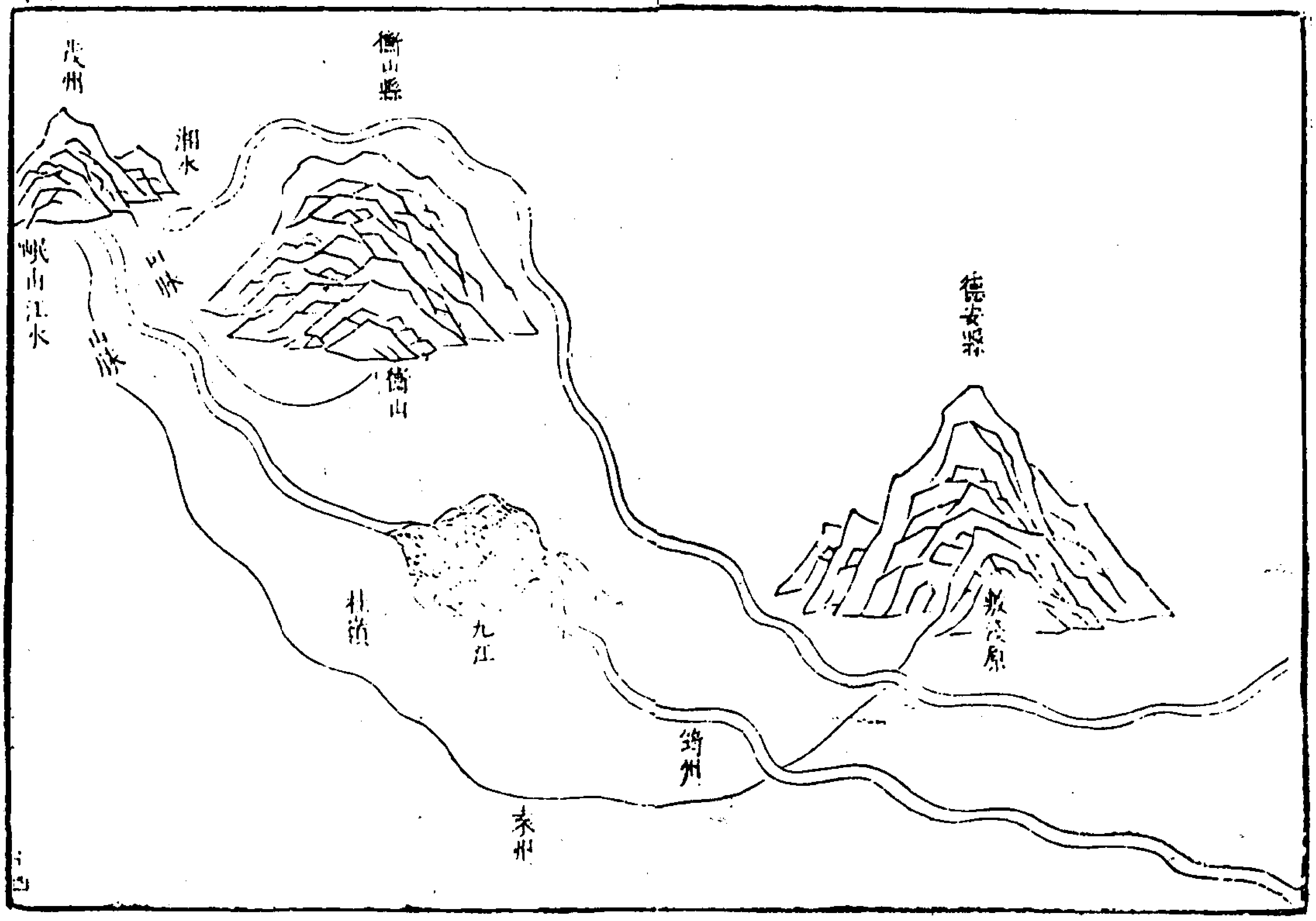
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圖


岐
岐山縣
雒
陝西
漆沮
山西
冀
撫寧縣
碣石
汾
荊山
太岳
霍州
曲陽縣
恒山
河內縣
渭
雷首
蒲州
陝州
底柱
陽城縣
王屋
析城
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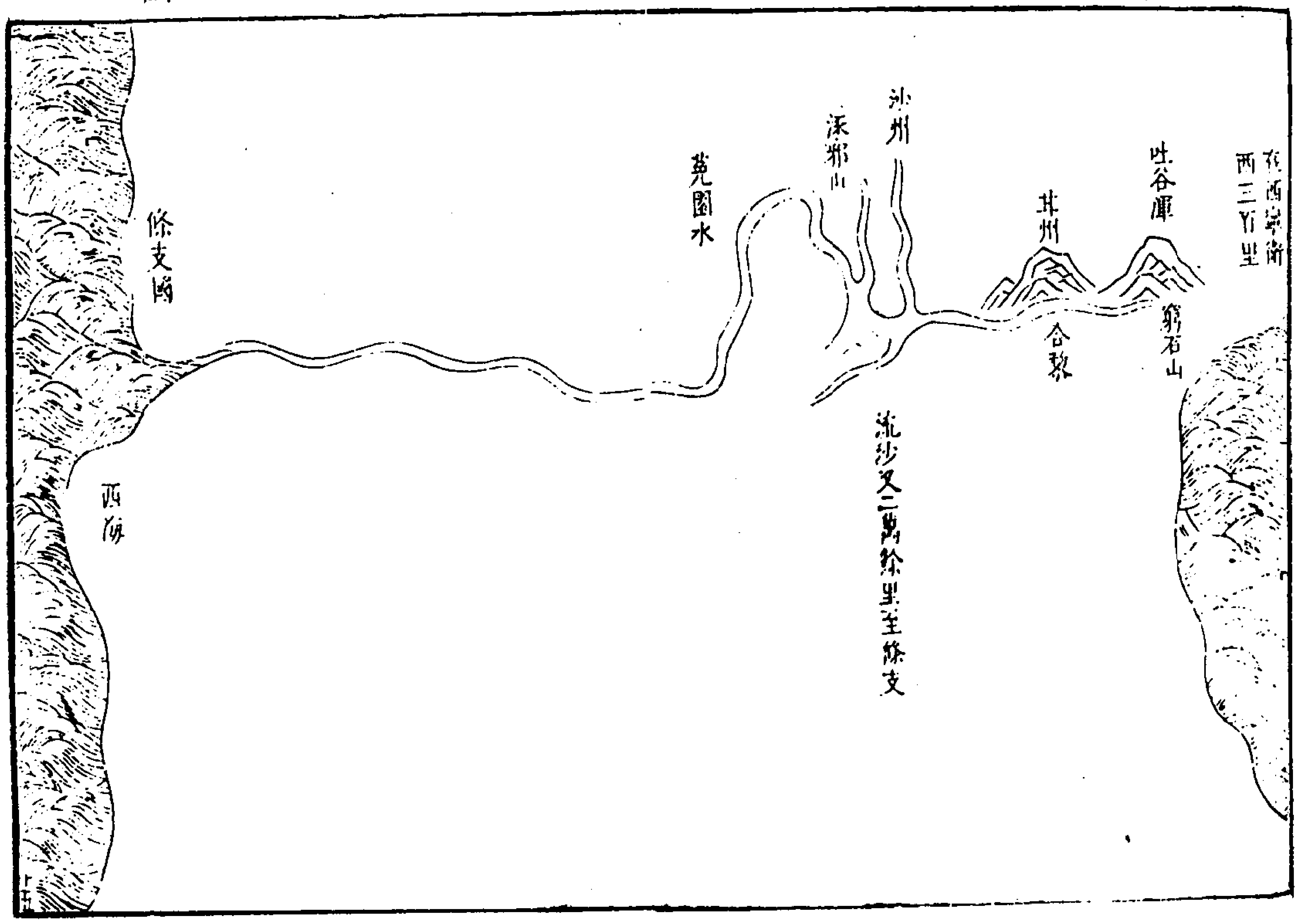
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圖


秦州
嶓冢
漢水
南鄭縣
荆門州
荆山
內方
漢陽縣
大別
江

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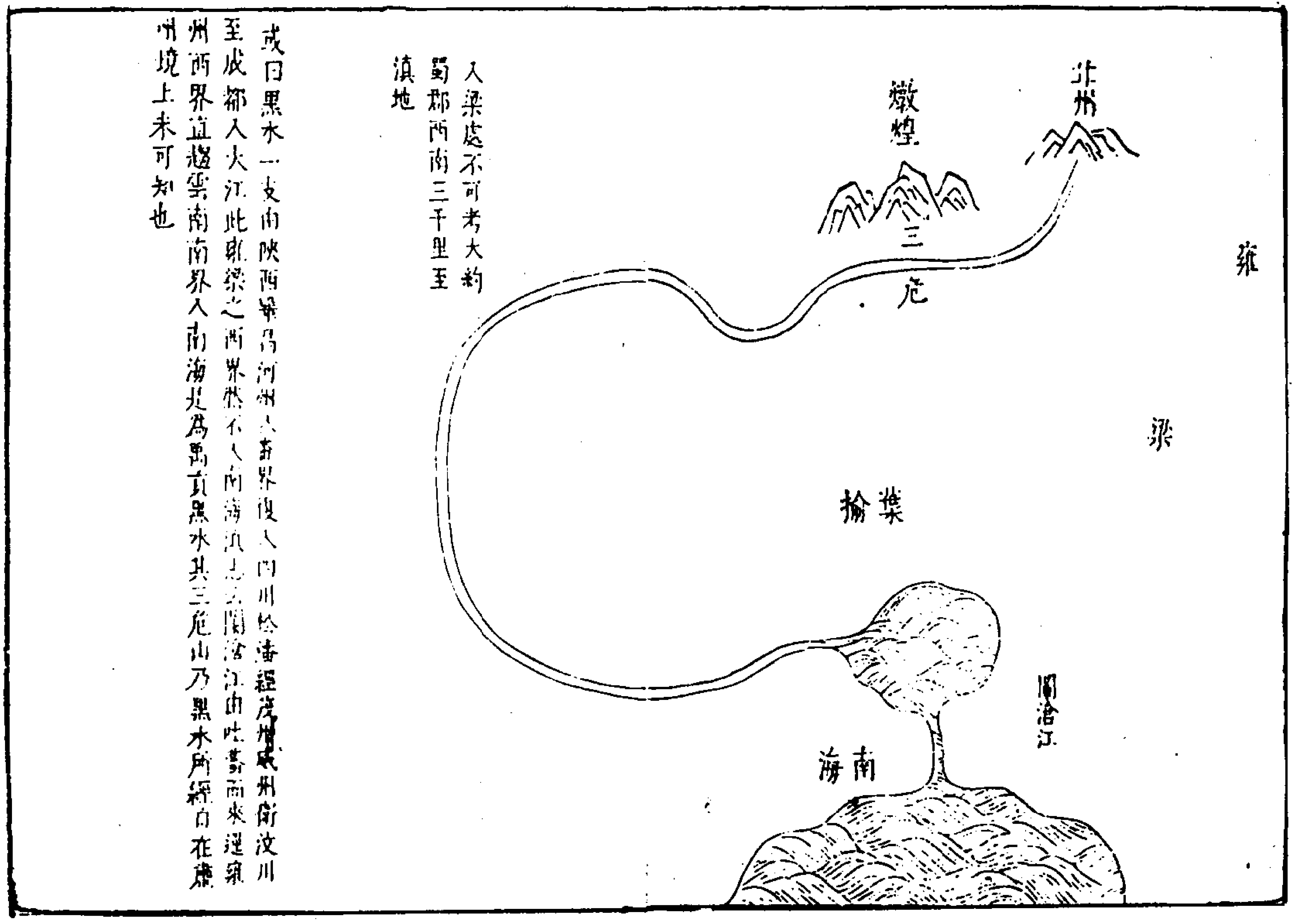

茂州
衡山縣
湘水
岷山江水
山脉
山脉
衡山
德安縣
九江
敷淺原

導弱水圖



條支國
西海
兎圖水
涿邪山
沙州
甘州
吐谷渾
在西寧衛西三百里
合黎
窮石山
流沙又二萬餘里至條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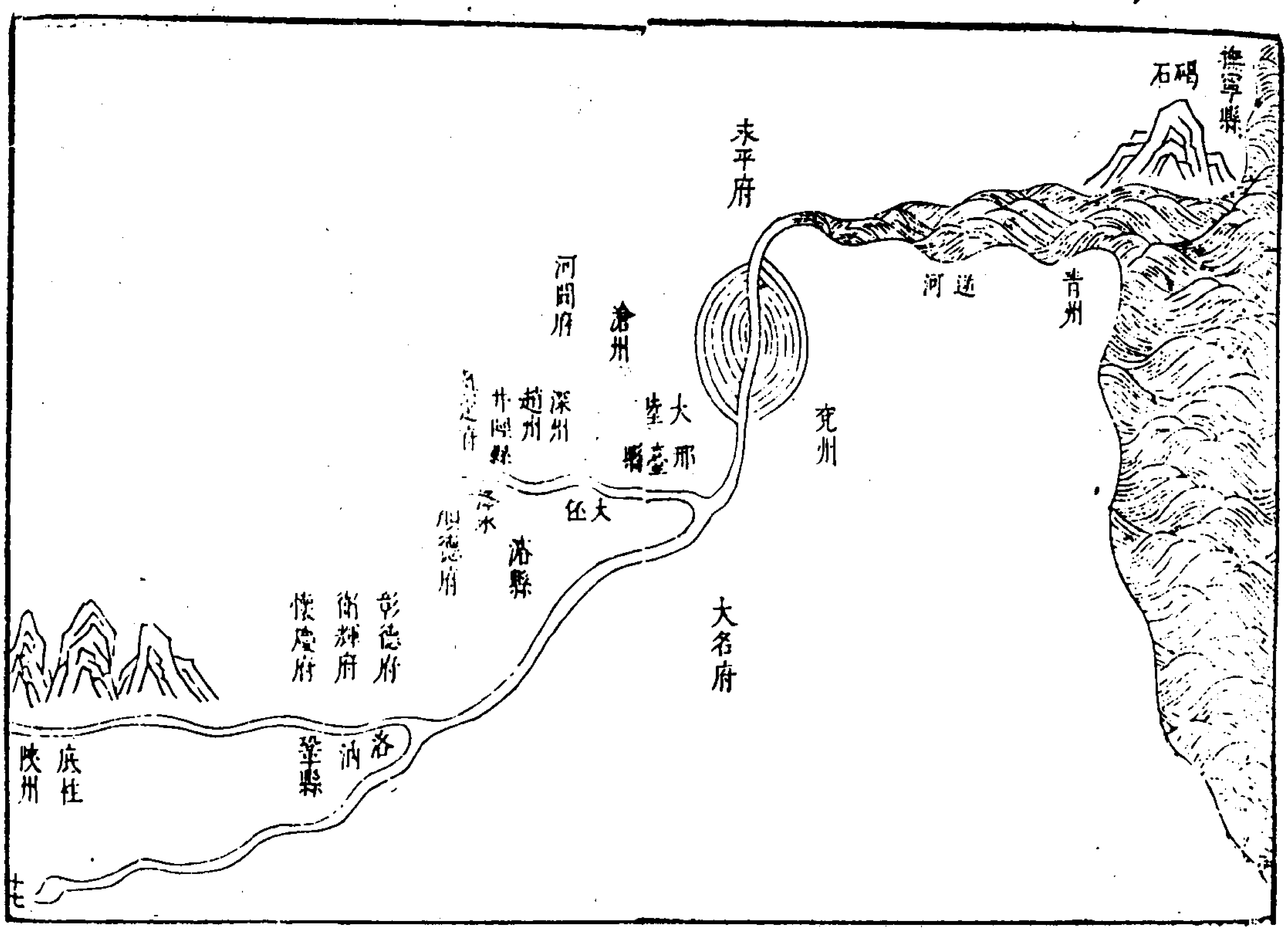
導黑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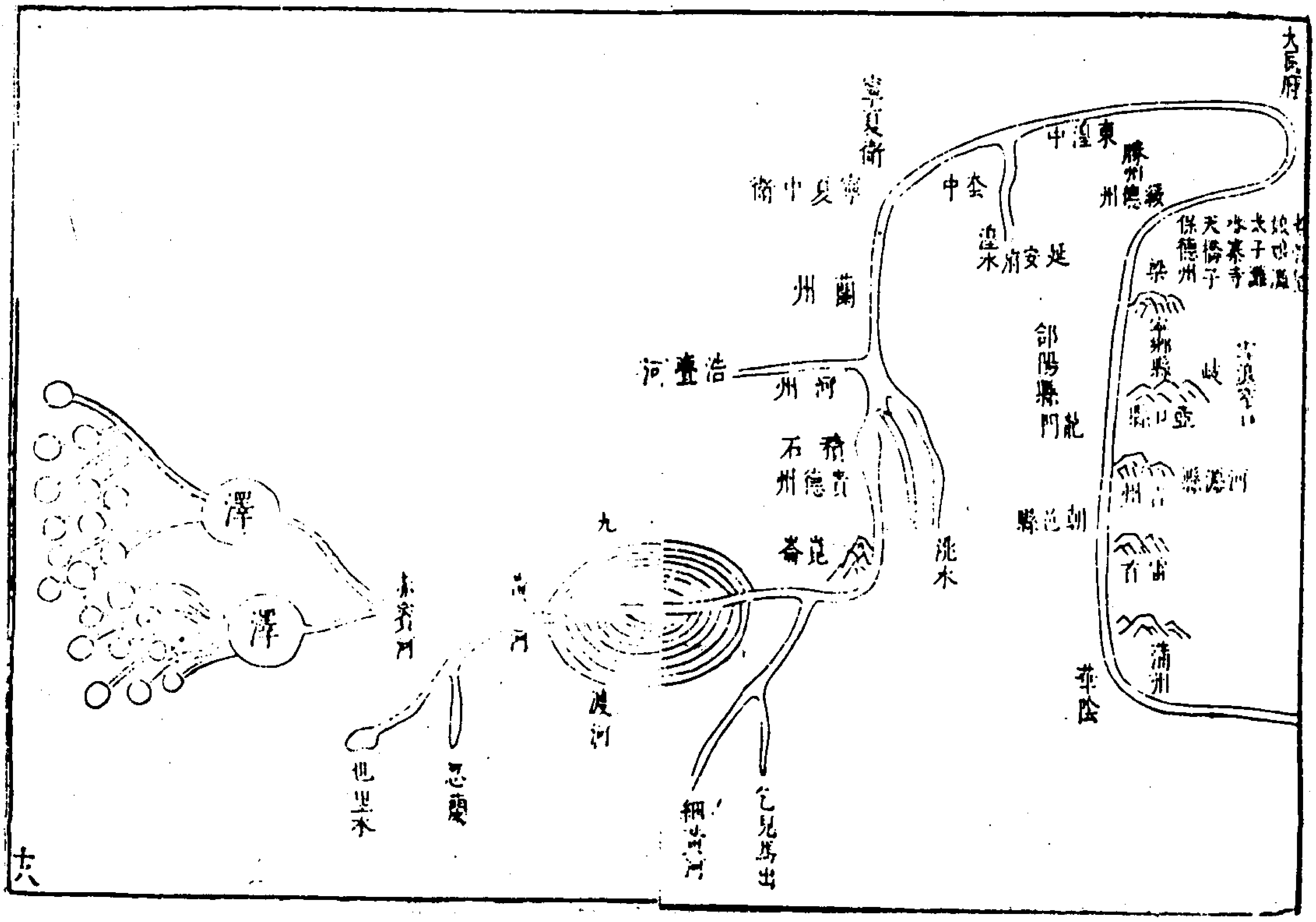
或曰黑水一支由陝西肅州河州入番界復入四川松潘經茂州威州衛汶川至成都入大江此乃梁之西界然不入南海也一云闌滄江由吐蕃而來逕雍州西界直趨雲南南界入南海是爲禹貢黑水其三危山乃黑水所經自在肅州境上未可知也
入梁處不可考大約蜀郡西南三千里至滇地
甘州
敦煌
三危
雍
梁
葉榆
闌滄江
南海

禹貢匯疏　圖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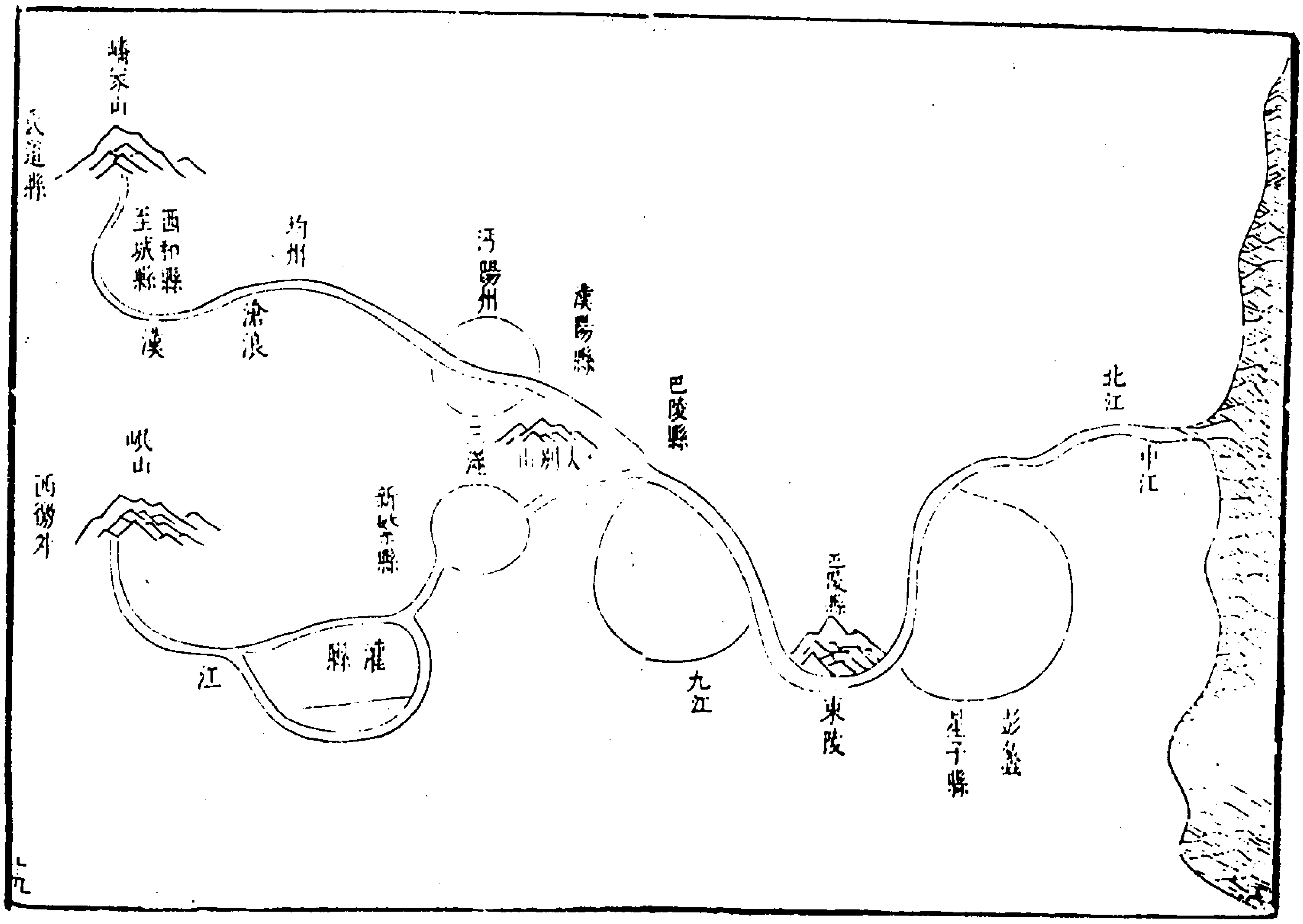
導河圖一


撫寧縣
碣石
永平府
逆河
青州
河間府
滄州
兗州
深州
趙州
大伾
大名府
彰德府
衛輝府
懷慶府
洛汭
鞏縣
底柱
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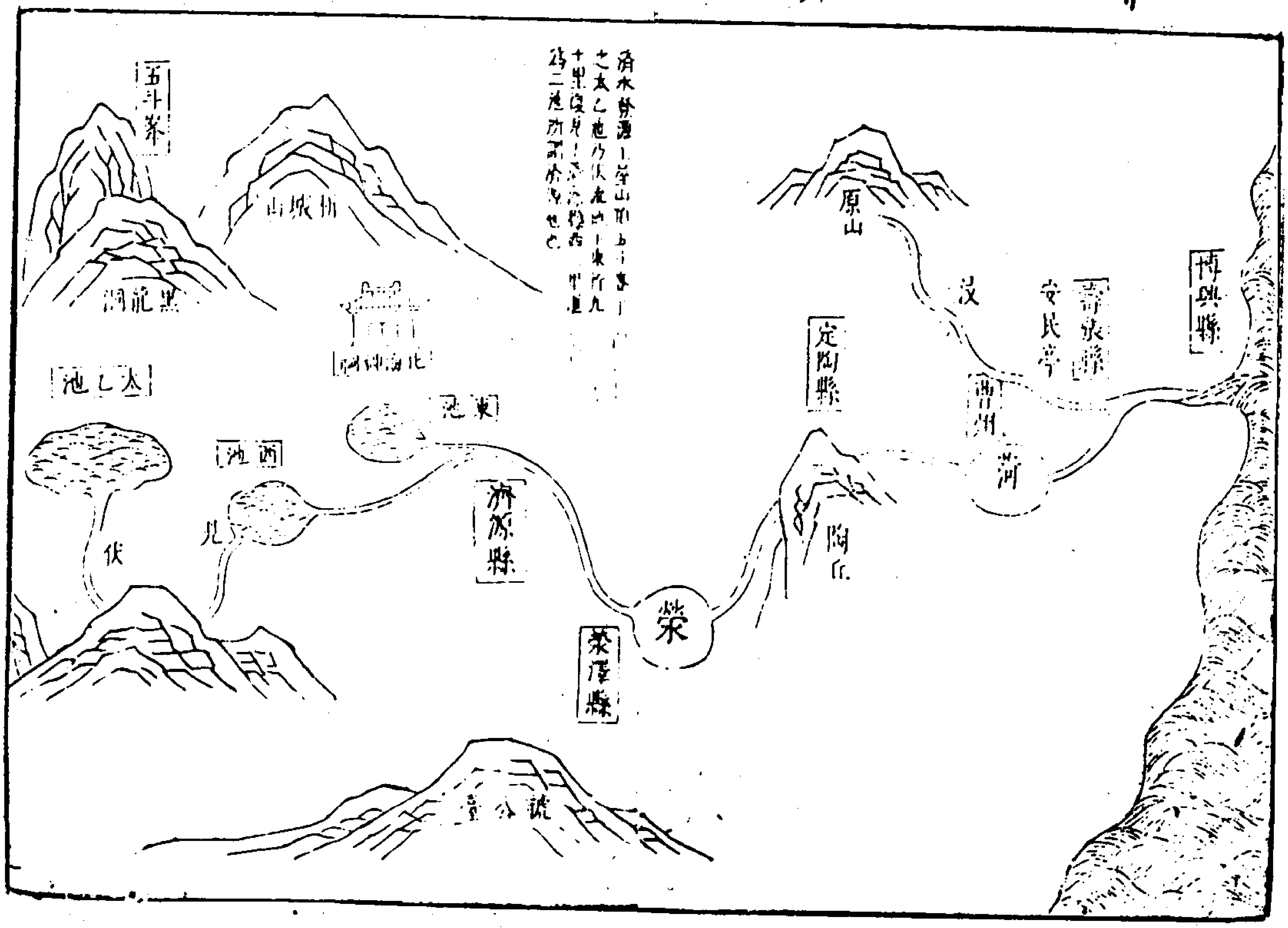
導河圖二


大同府
寧夏衛
寧夏中衛
東勝州
延安府
蘭州
河州
積石
龍門
華陰
九渡河
洮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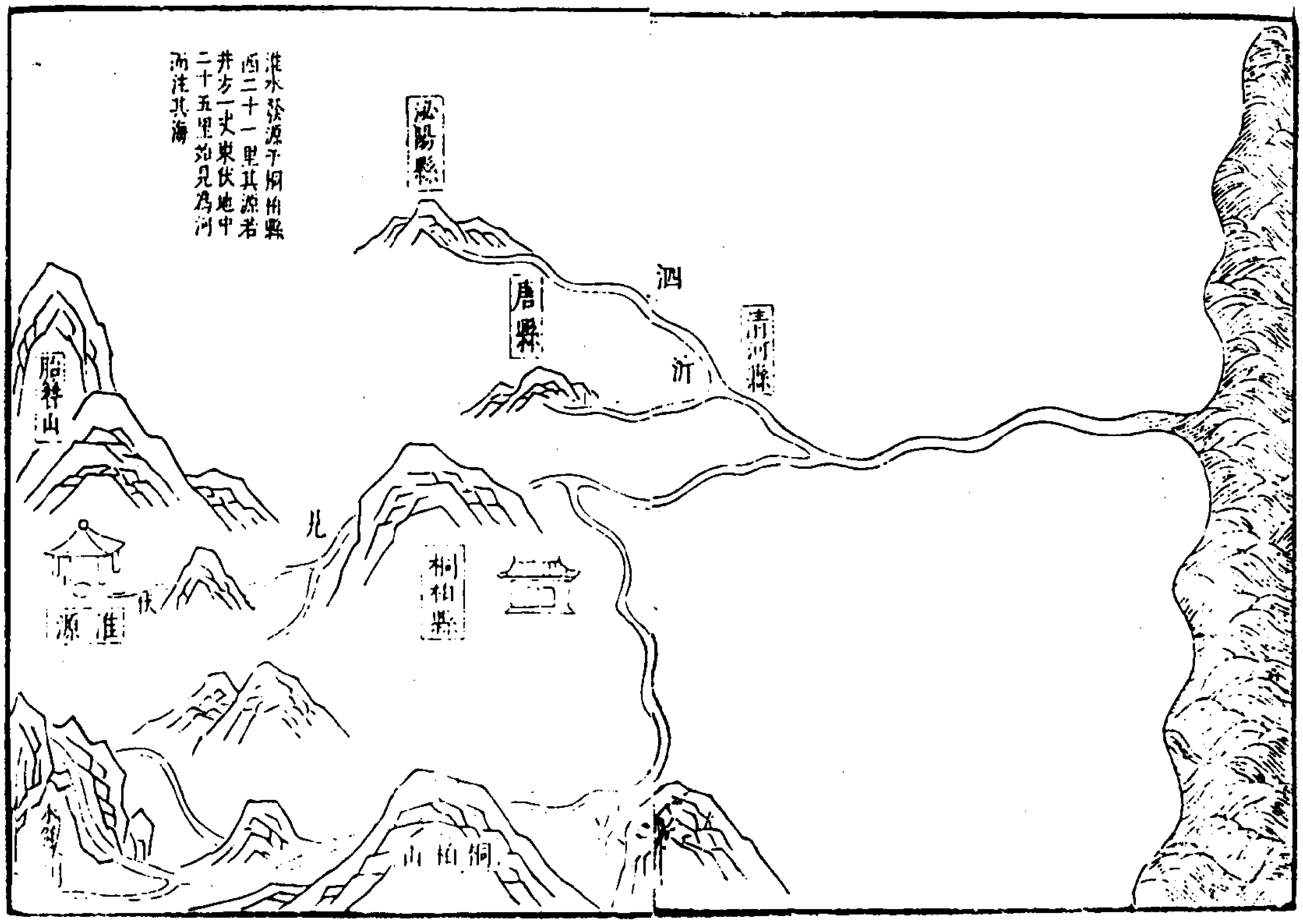
導江漢圖


嶓冢山
漢
滄浪
均州
巴陵縣
岷山
江
九江
東陵
彭蠡
北江
中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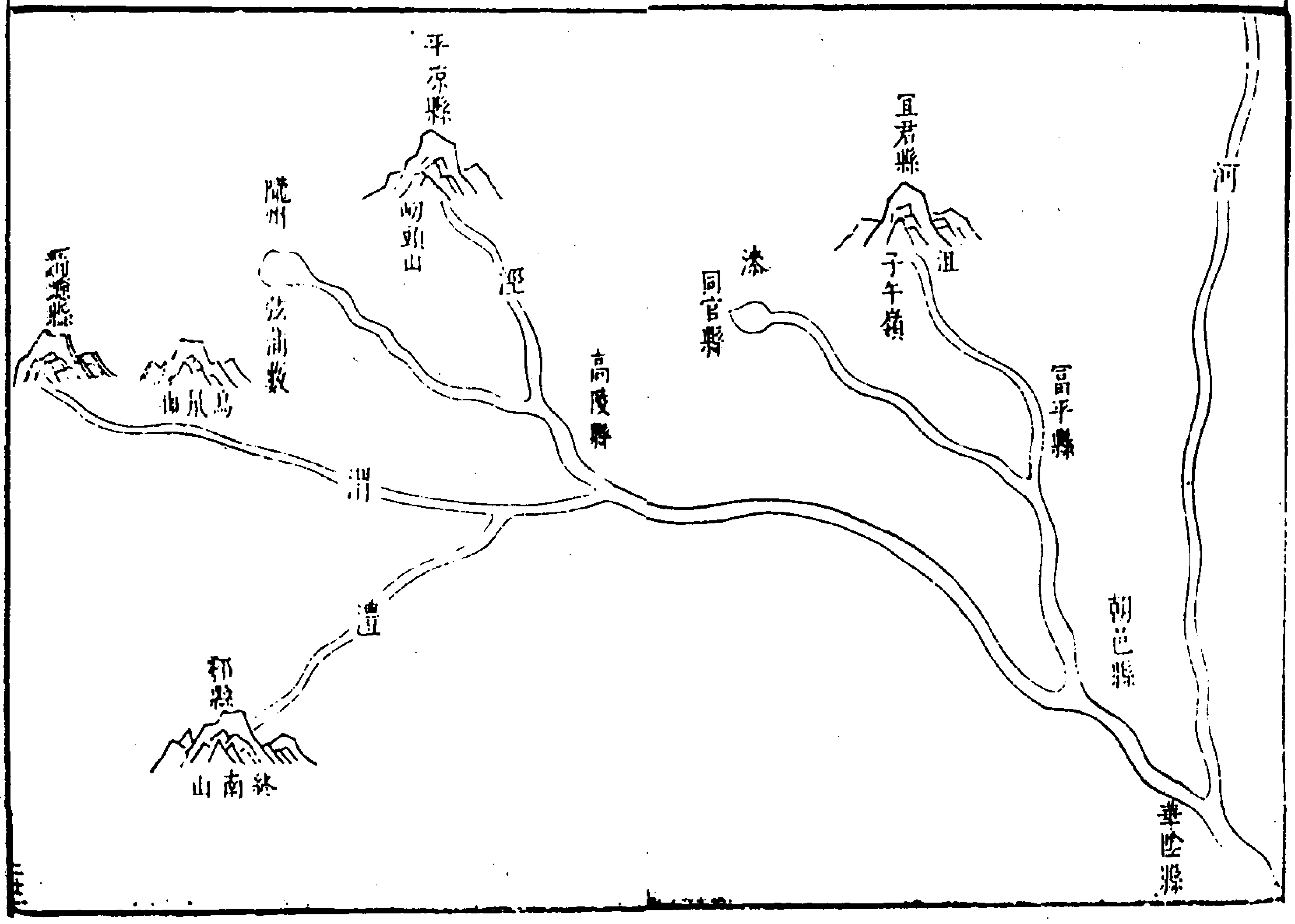
導濟水圖


析城山
太乙池
西池
東池
伏
見
濟源縣
滎
滎澤縣
原山
汶
安民亭
定陶縣
陶丘
河
博興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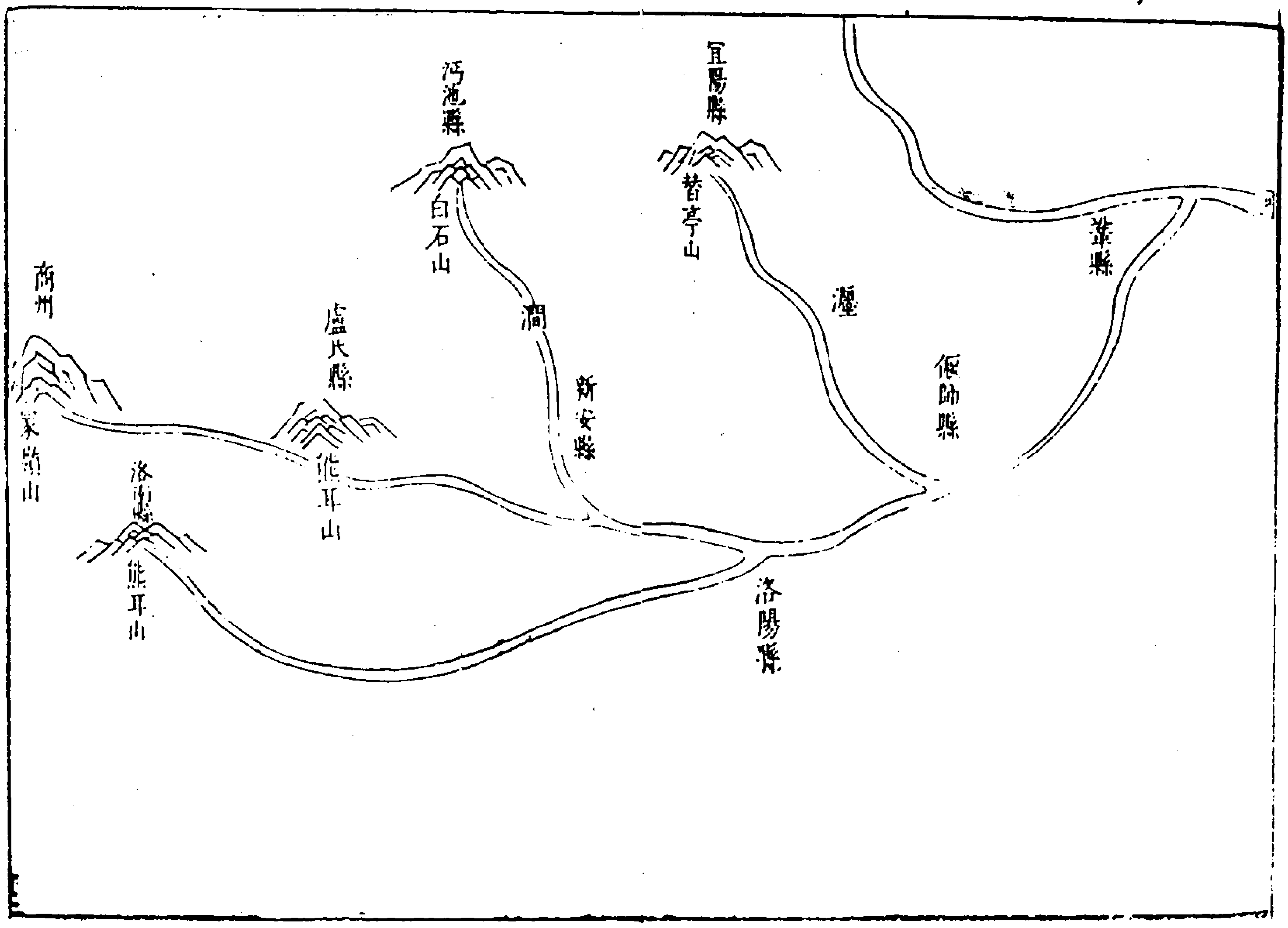
導淮水圖


淮水發源于桐柏縣
西二十一里其源若
井方一丈東伏地中
二十五里始見為河
而注於海
泌陽縣
唐縣
泗
沂
清河縣
淮源
伏
桐柏縣
桐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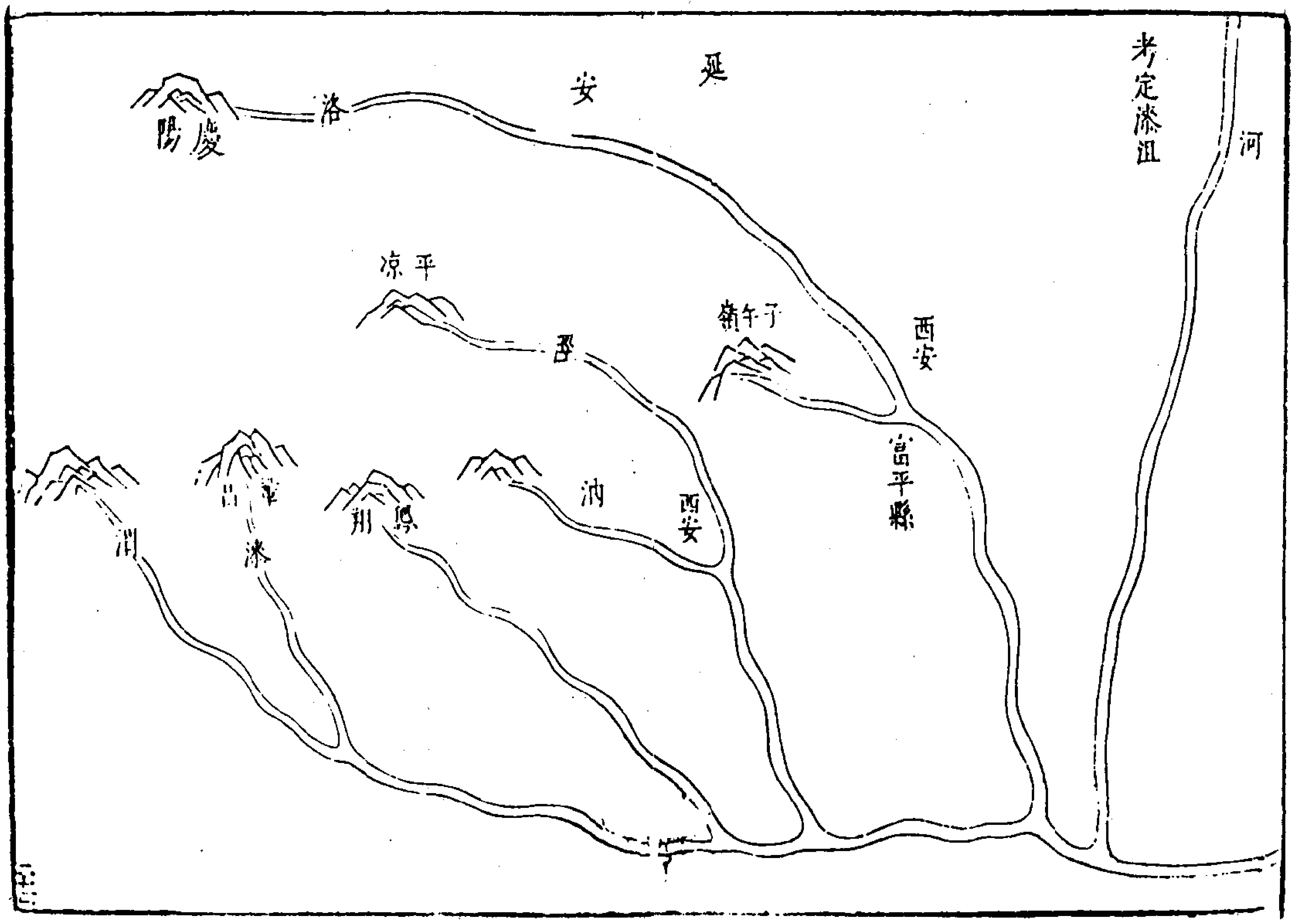
導渭水圖


平原縣
隴州
渭源縣
鳥鼠山
高陵縣
渭
灃
鄠縣
終南山
宜君縣
子午嶺
沮
漆
同官縣
富平縣
朝邑縣
河
華陰縣

導洛水圖


澠池縣
白石山
宜陽縣
澗
瀍
新安縣
偃師縣
鞏縣
商州
盧氏縣
熊耳山
熊耳山
洛陽縣

考定漆沮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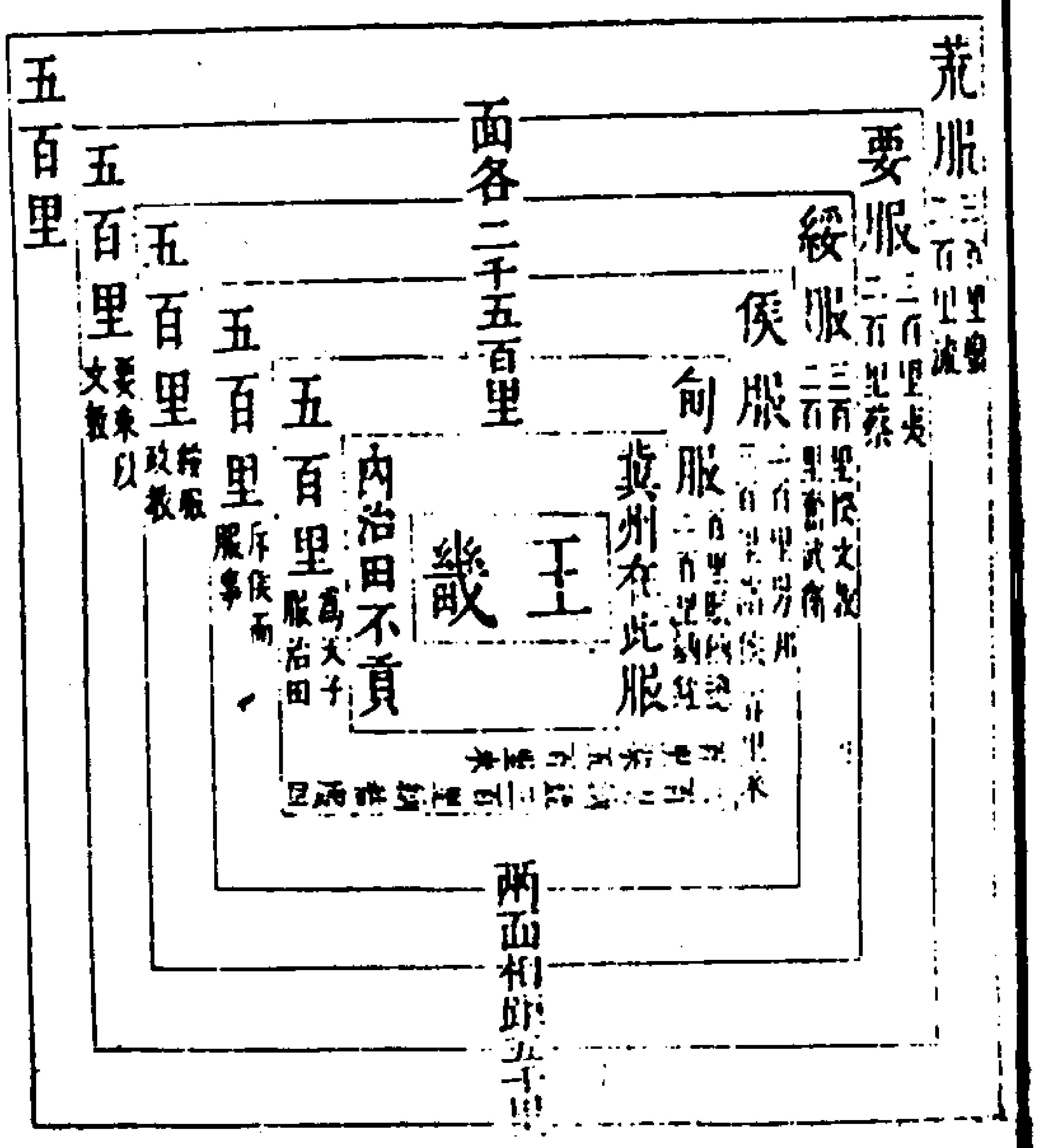

延安
洛
慶陽
平凉
子午嶺
西安
富平縣
考定漆沮
河
渭
漆
汭
西安

圖經下目

堯禹五服圖一
唐虞冀都圖一
周營洛邑圖一
秦都咸陽圖一附分野
九州分野圖一
唐一行山河兩戒圖一
漢郡國圖一
唐十道圖一
宋元豐九域圖一
大明一統全圖一
鎮戍總圖一
河源圖二
漕河圖八
河套圖二
周秦漢唐五漆沮圖一

以上並按諸家叅定

堯制五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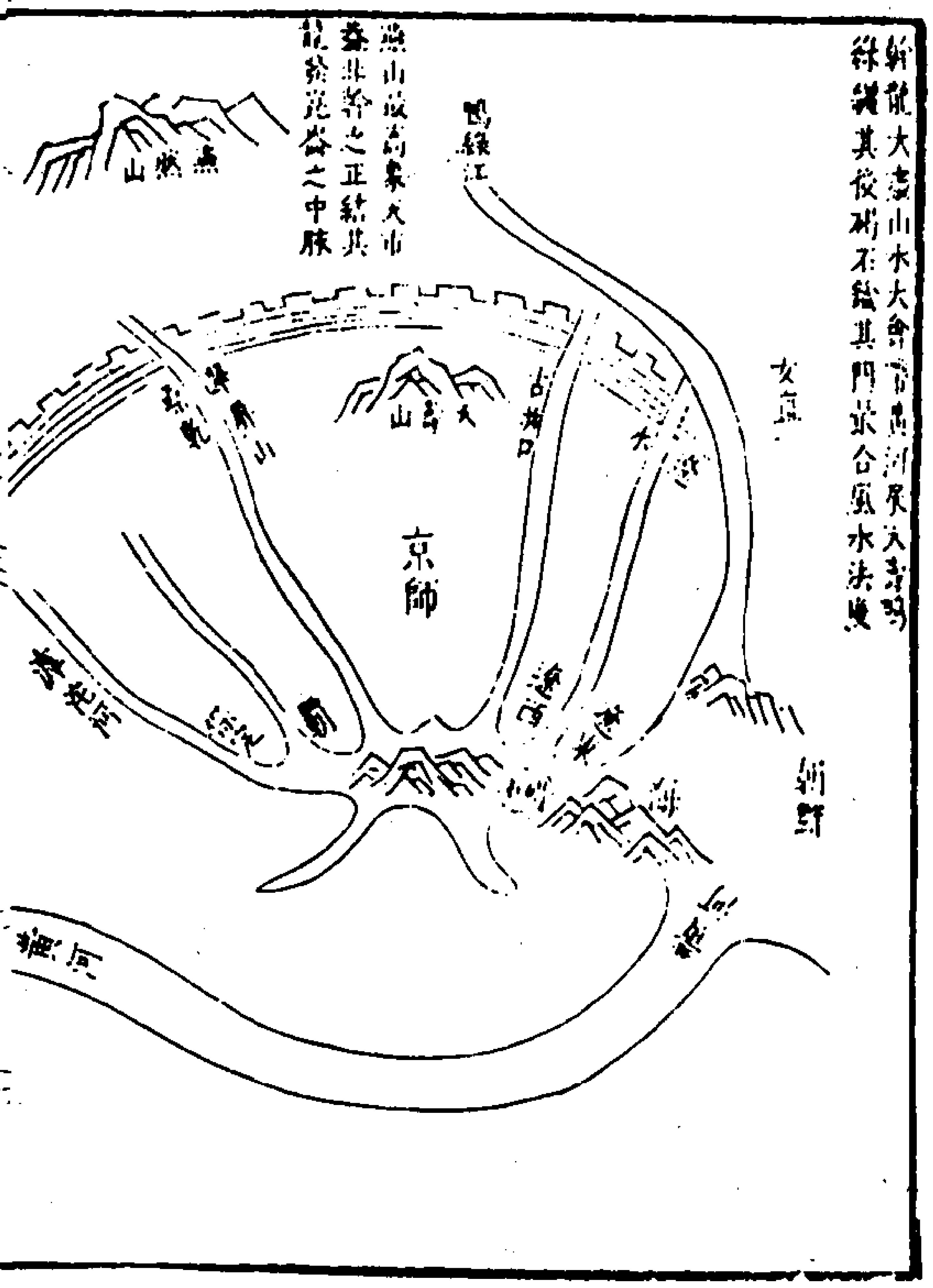


荒服
要服
綏服
侯服
甸服
冀州在此服
王畿
內治田不貢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面各二千五百里
兩面相距五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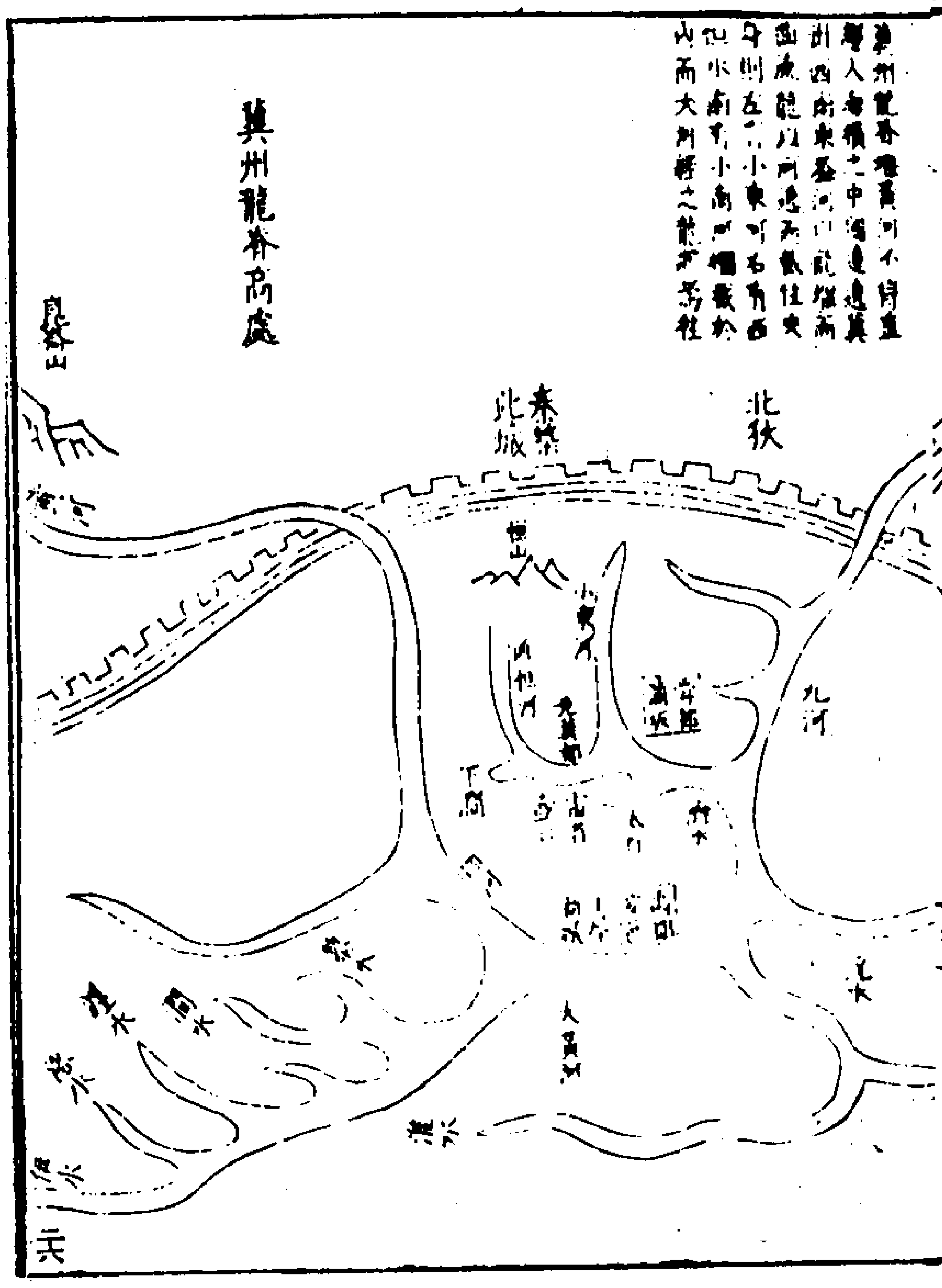
禹弼五服圖

堯制五服各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然則弼服
要服之內爲九州禹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
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
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內
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
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
王城二千五百里其
弼當衛服去王
城三千里
弼荒弼要弼綏弼侯弼甸
王城
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藩
又其外五
百里爲要服與
周要服相當去王城
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
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又云要
服之外五百里曰荒服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其
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去
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其周制則
職方氏言之蓋周分五服爲九以示要服之內七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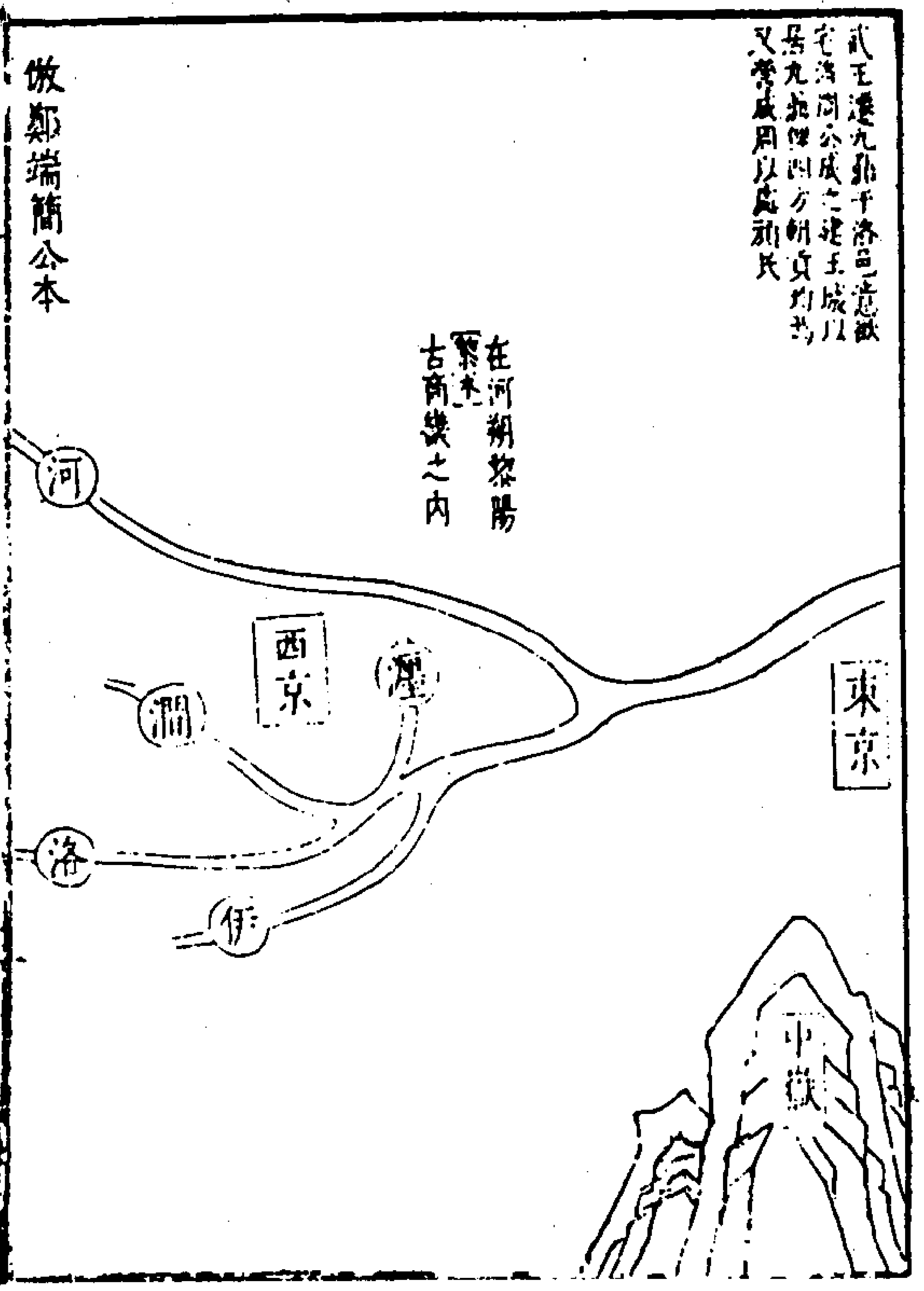
帝京圖


鴨綠江
大壽山
古北口
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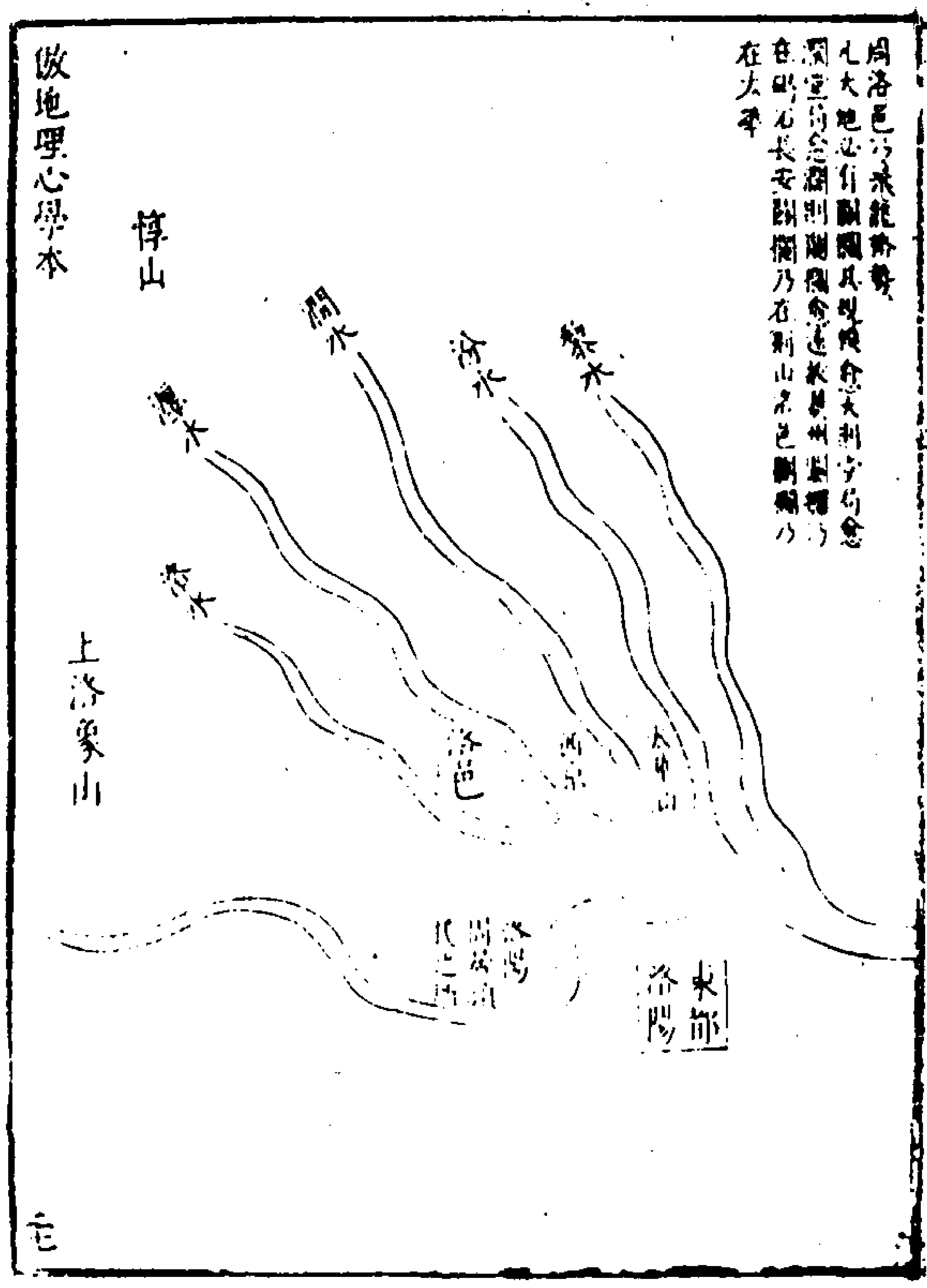
唐虞冀都圖


冀州龍脊高處
北狄
九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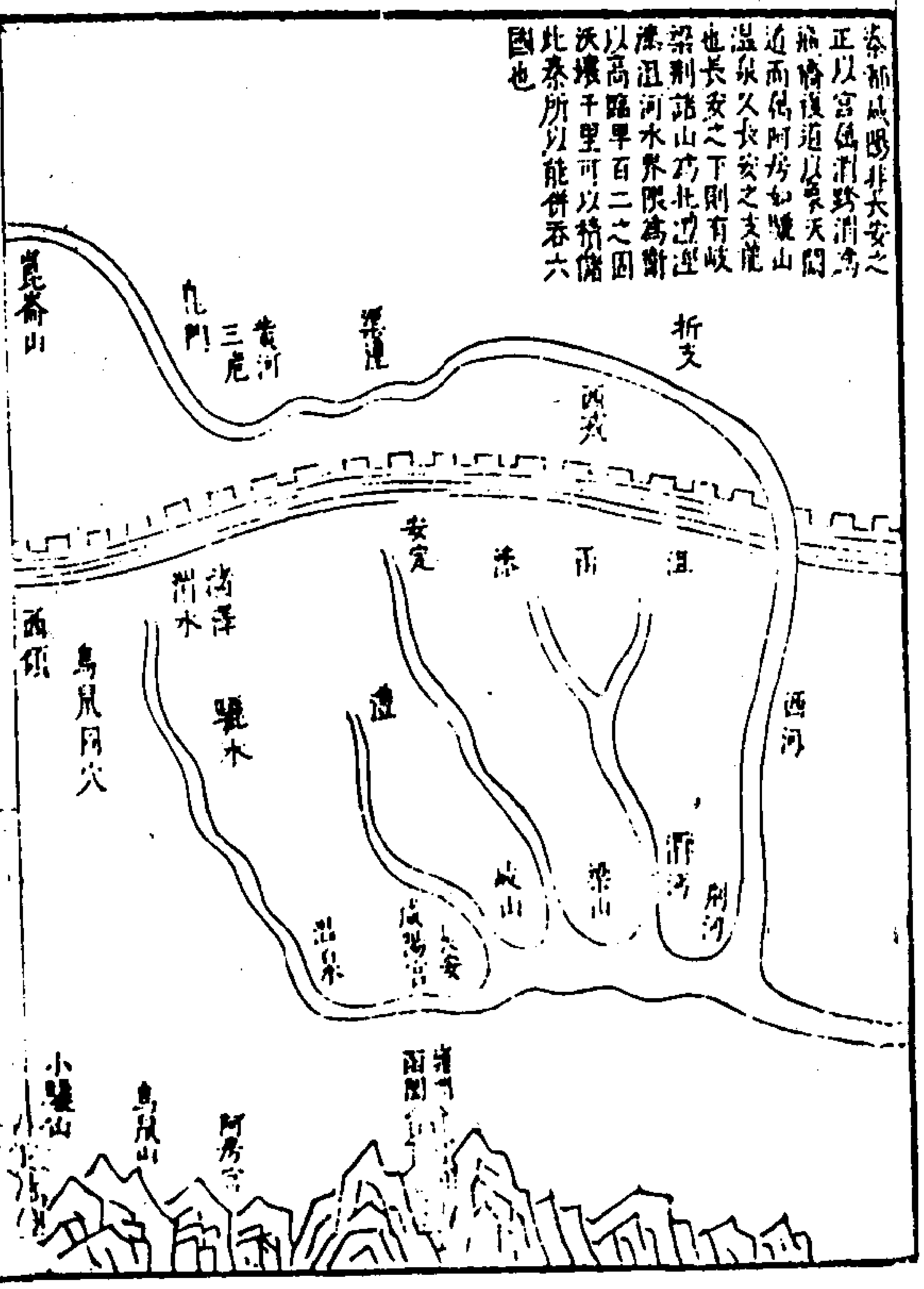
洛邑圖一


倣鄭端簡公本
河
西京
瀍
澗
洛
伊
東京
中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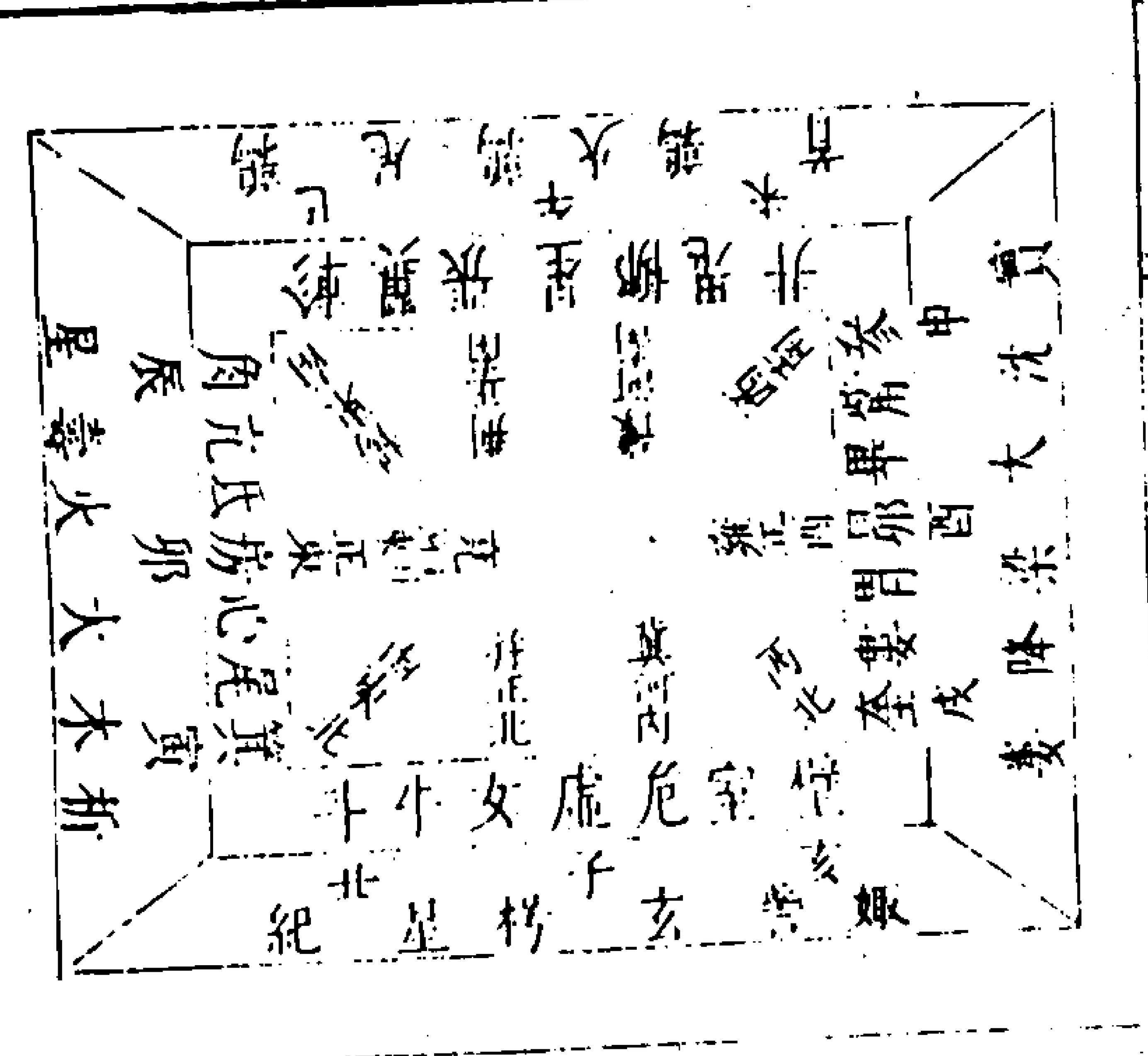
洛邑圖二


倣地理心學本
澗水
洛水
上洛冢山
洛邑
東都洛陽

秦都咸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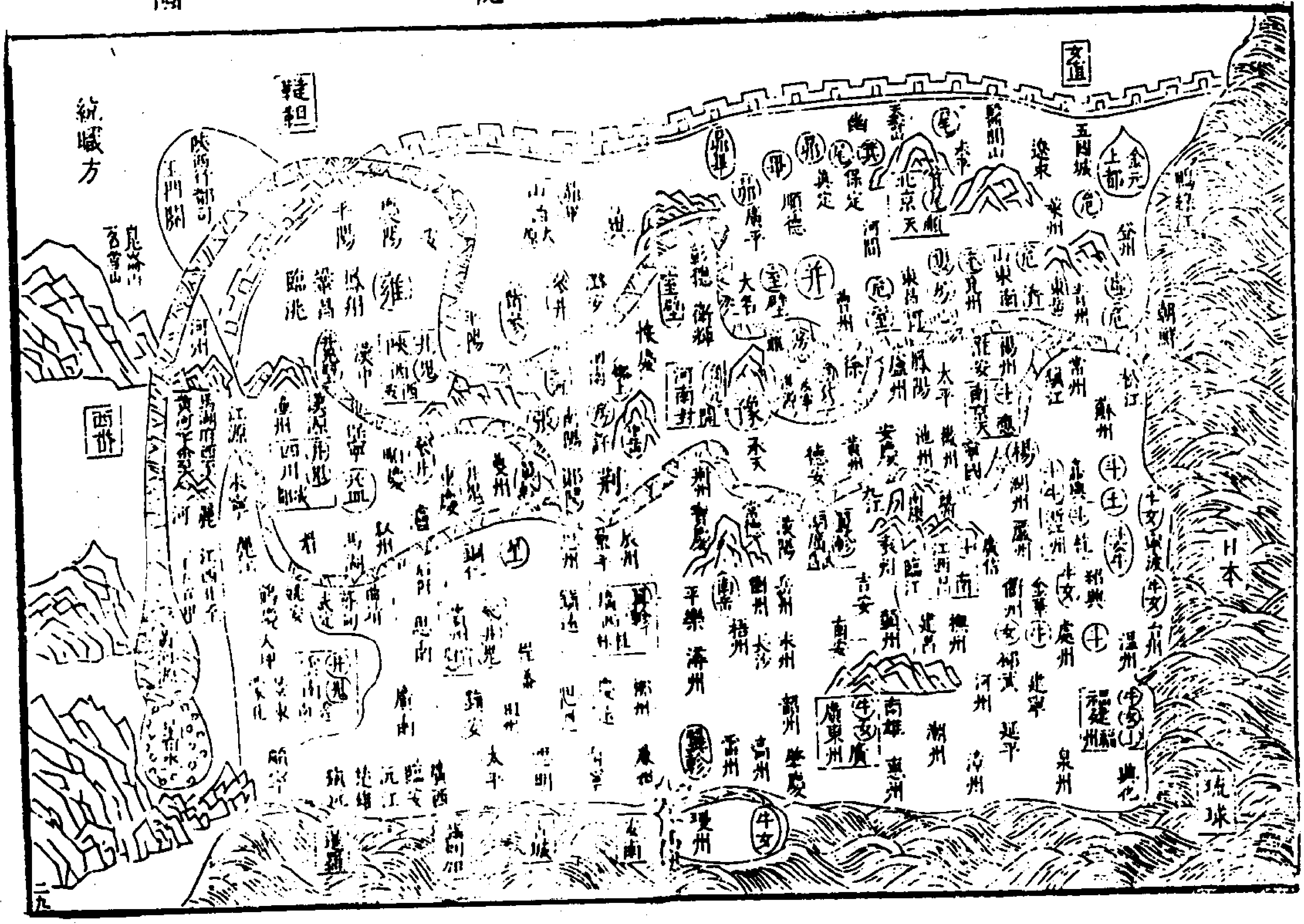

秦都咸陽非長安之正以宮徧渭跨渭為飛橋複道以象天閣道而傍阿房如驪山溫泉久長安之支隴也長安之下則有岐梁荊諸山為北邊塞涇渭河水界限為斷以高臨卑百二之固沃壤千里可以積儲此秦所以能併吞六國也
折支
西戎
西河
安定

九州分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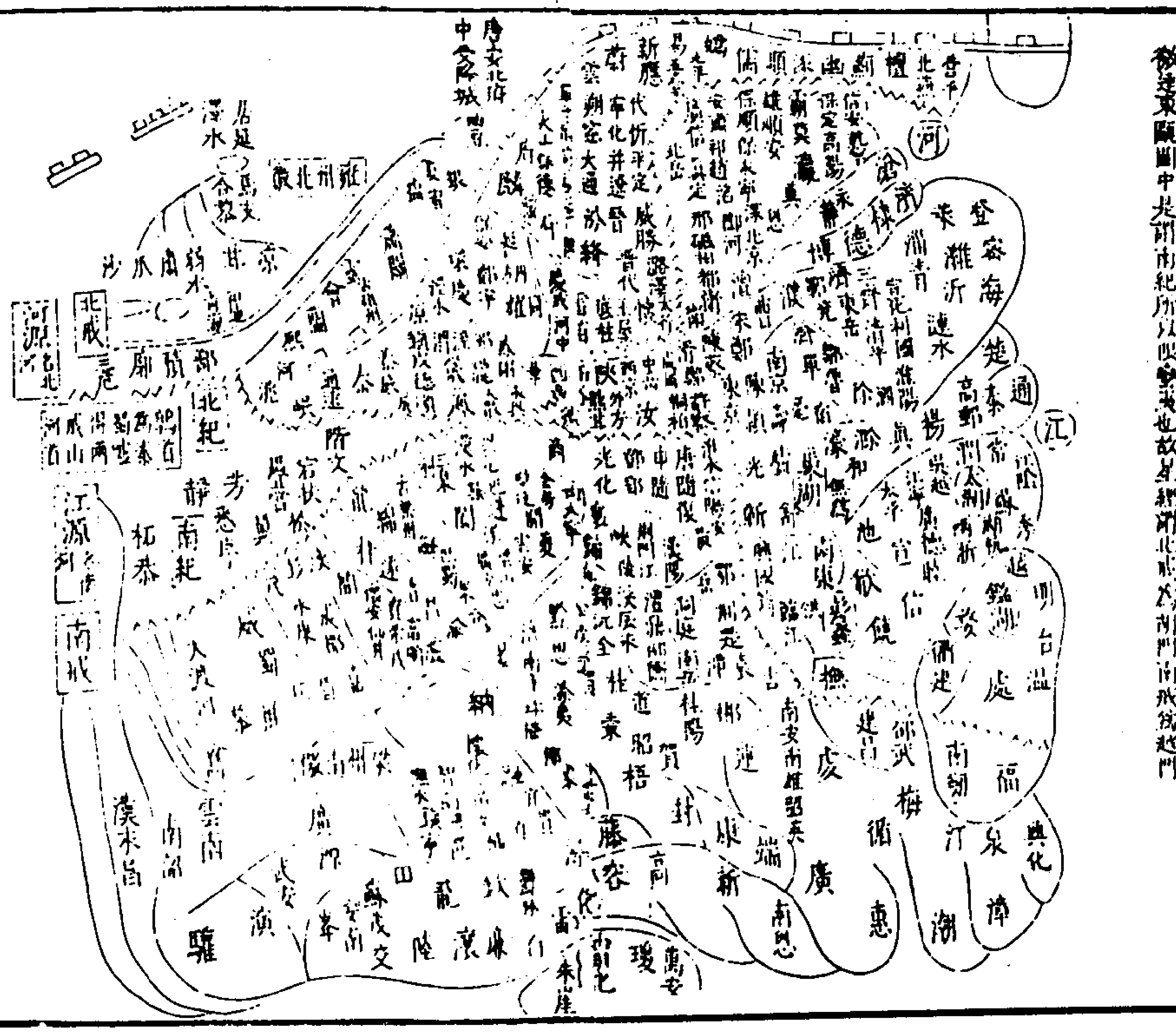
按大司徒只山七宜禪二土不山所禪何次保之只古星上辨九州不言所辨何星又古所非之或皆有分星不言其何分也成康以春秋時十二國分配十二次恐來必然今此圖不指定九州分配某星只按猶方八所言九州東西南北自有定界觀九州地界之所試則星之所辨亦界可觀矣

星野總圖



唐一行山河兩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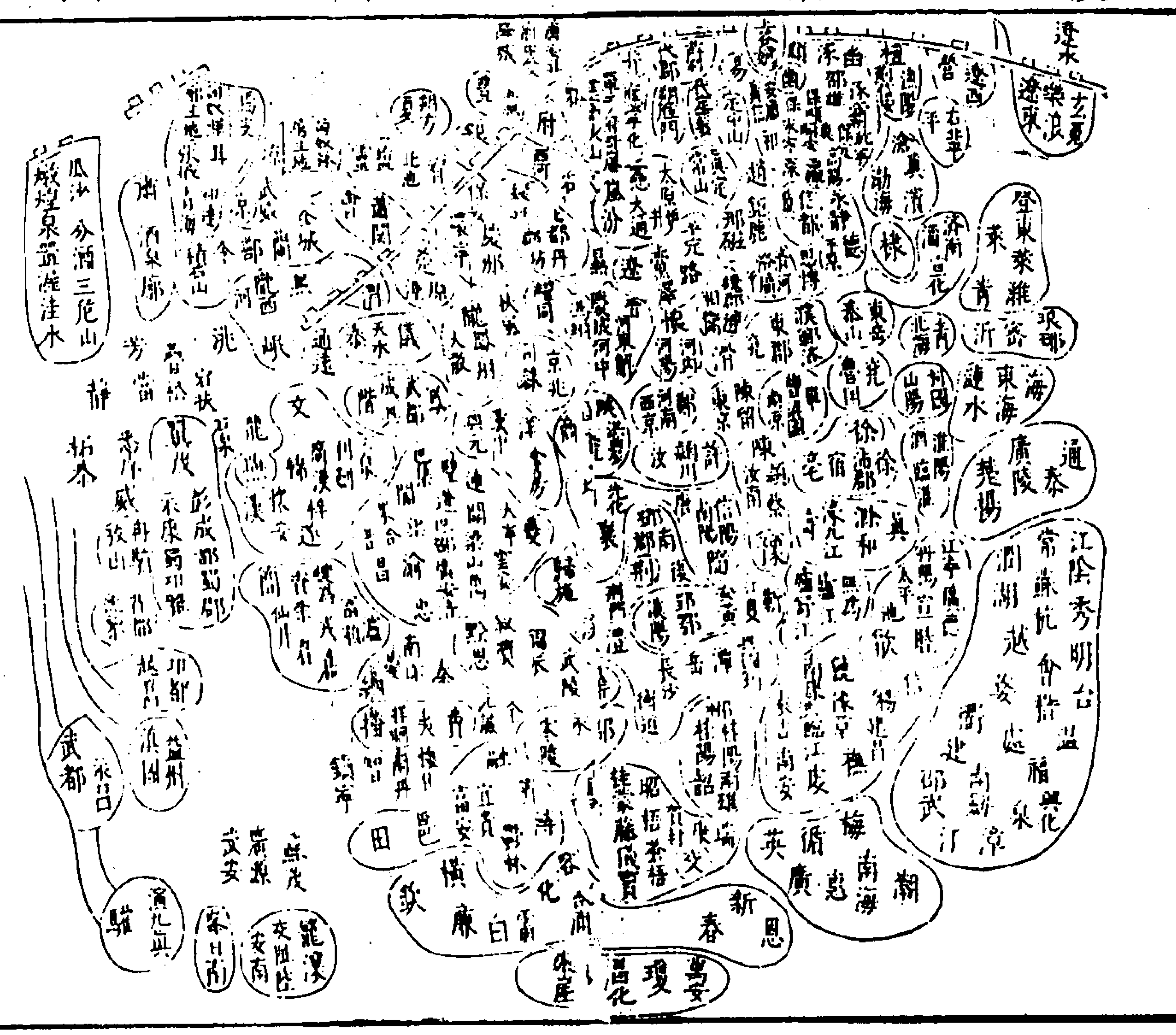
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



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

漢郡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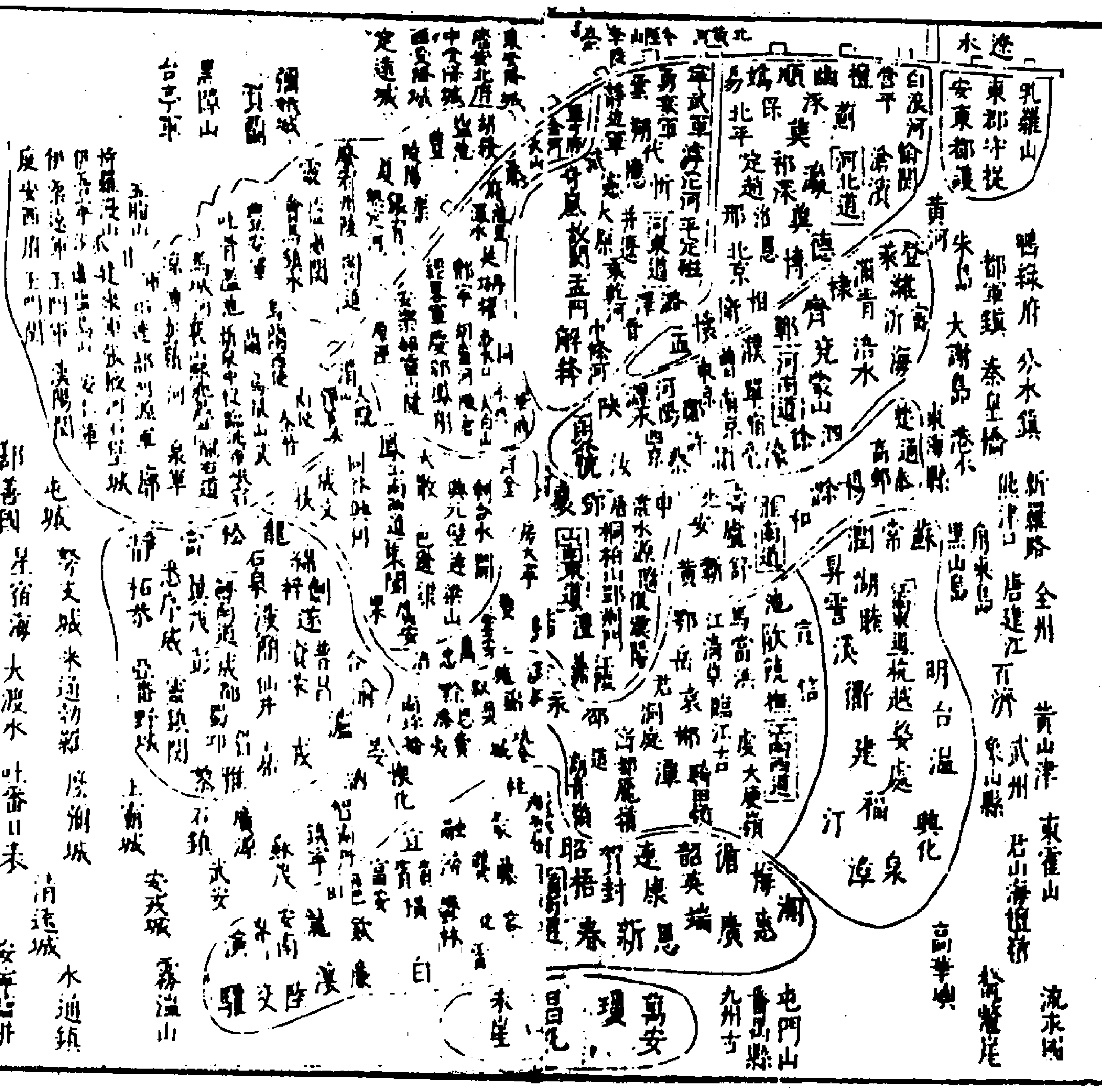
漢興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梁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置交（初為交趾後為交州）北有朔方（後為并州）凡為十三州部刺史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



光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部刺史漸復加置郡國東有樂浪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

唐十道圖

唐興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太宗併省州郡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於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十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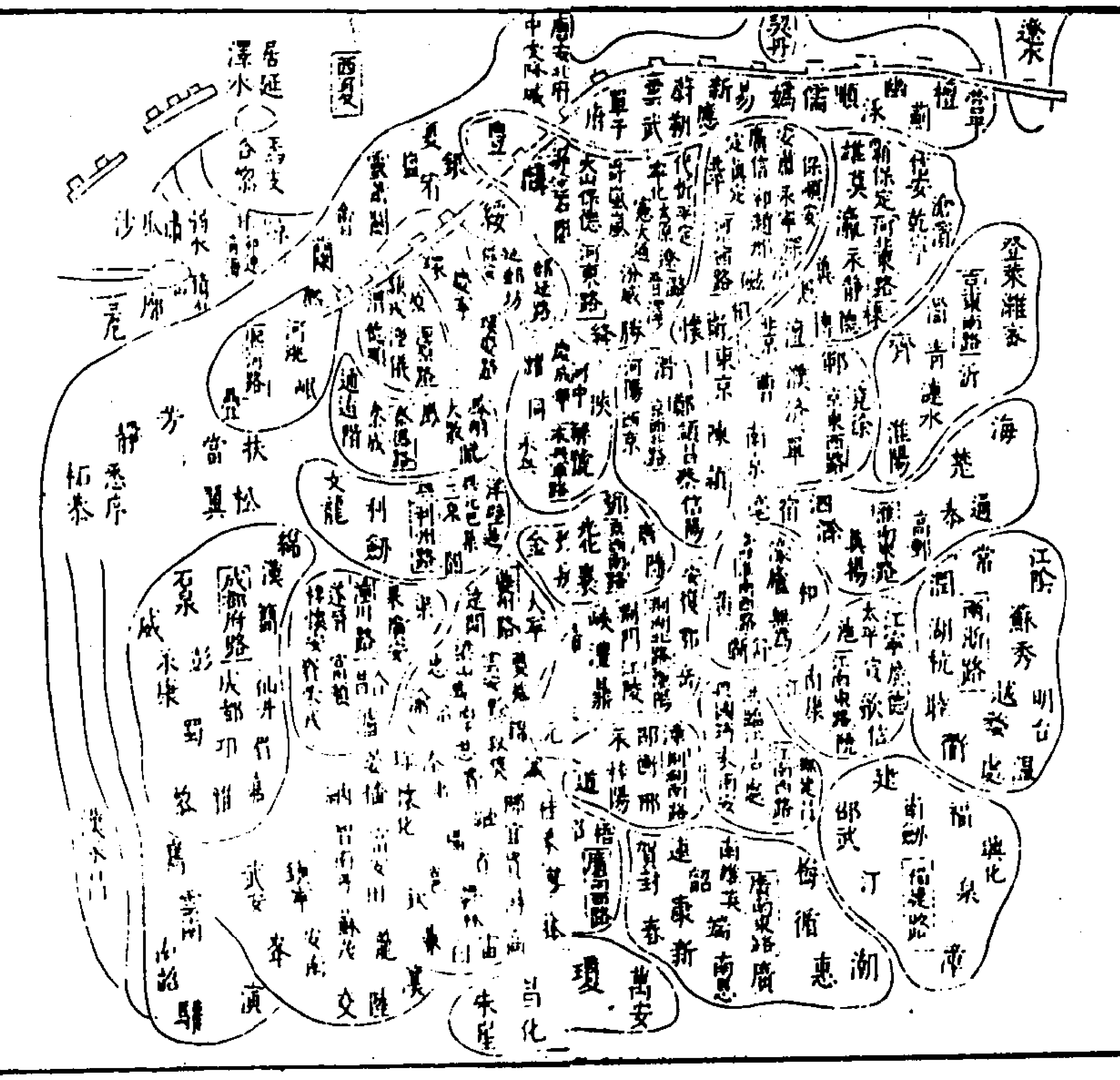


唐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京畿理京西 都畿理洛陽 關內以京官遙領 河南理陳留 河東理河東 河北理魏 隴右理西平 山南東理襄陽 山南西理漢中 劍南理蜀郡 淮南理廣陵 江南東理吳郡 江南西理豫章 黔中理黔中 嶺南理南海

三

宋九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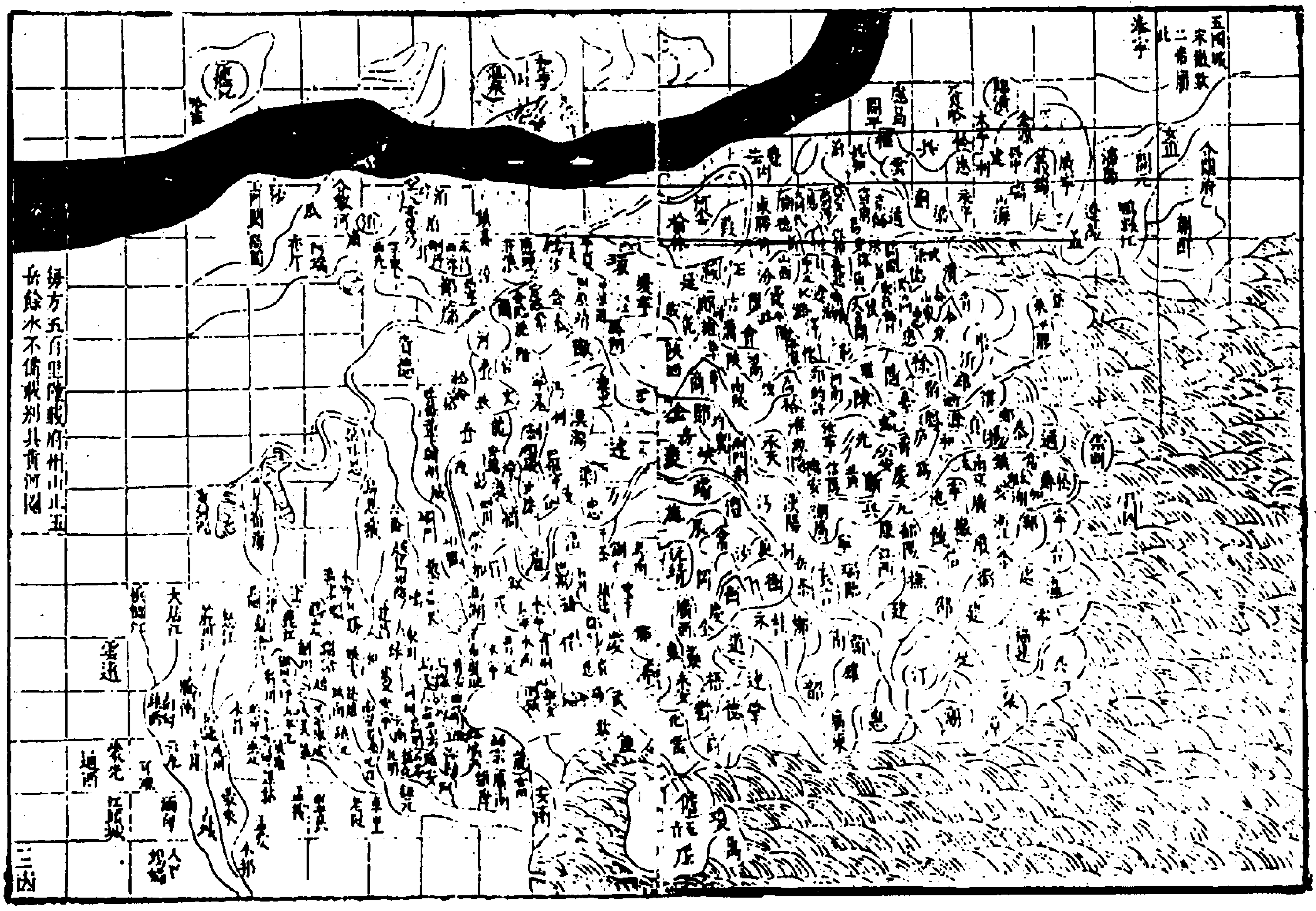
宋太祖受禪建隆四年下荆南得州三縣十五克湖湘得州十四縣五十八六年平蜀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開寶四年收嶺南得州四十一縣六十五八年下江南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表上漳泉二郡錢俶表上吳越十三州四年征太原得州十縣四十一七年併得銀夏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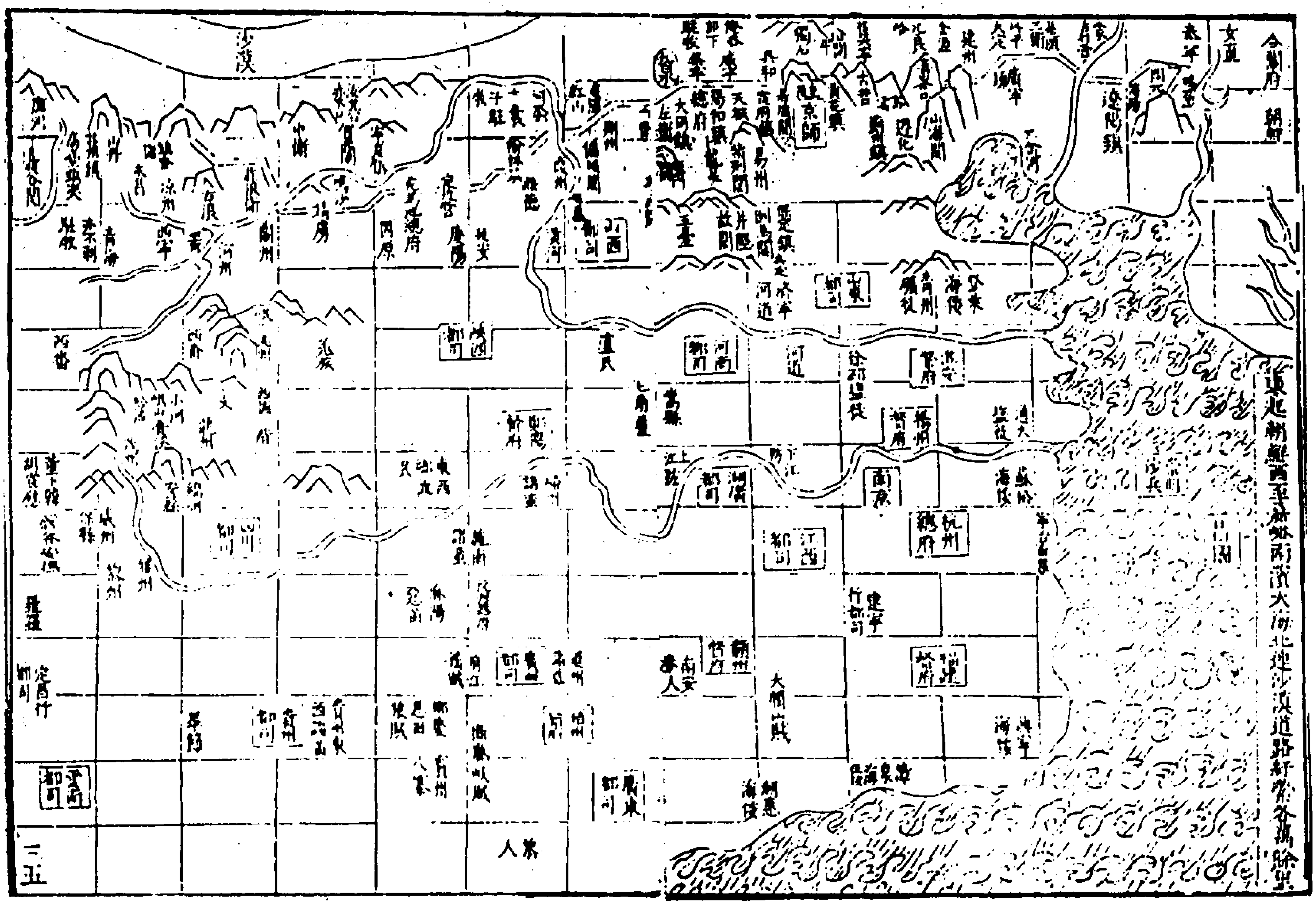
元豐中頒行曾肇王存等所撰九域志總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西路陝西路河東路淮南東西路兩浙路江南東西路荆湖南北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廣南東西路

三

輿地總圖


每方五百里隨載府州山川五岳餘水不備載別具貢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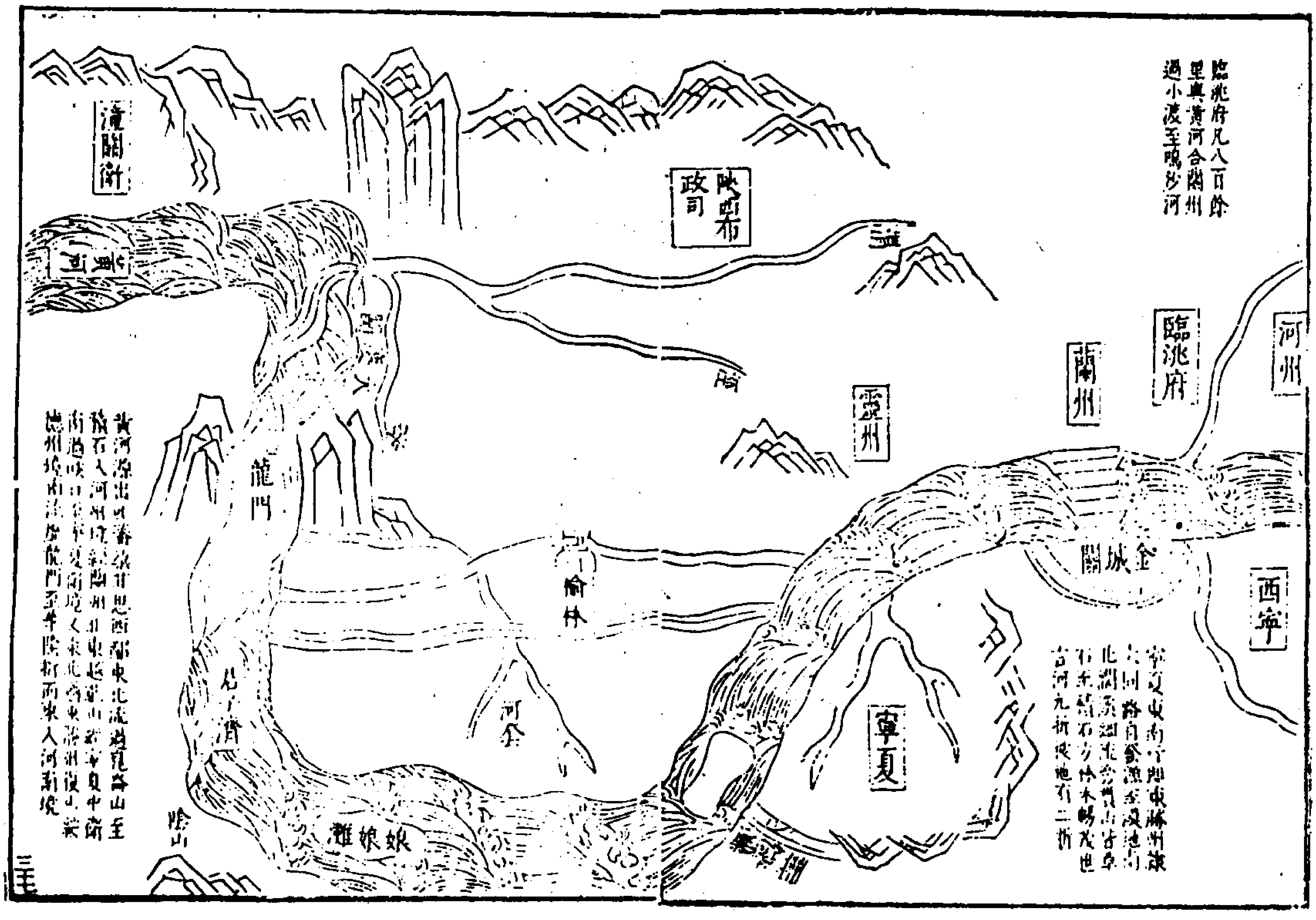
鎮戍總圖


沙漠
東起朝鮮西至嘉峪關濱大海北連沙漠道路紆𢌞各萬餘里

河源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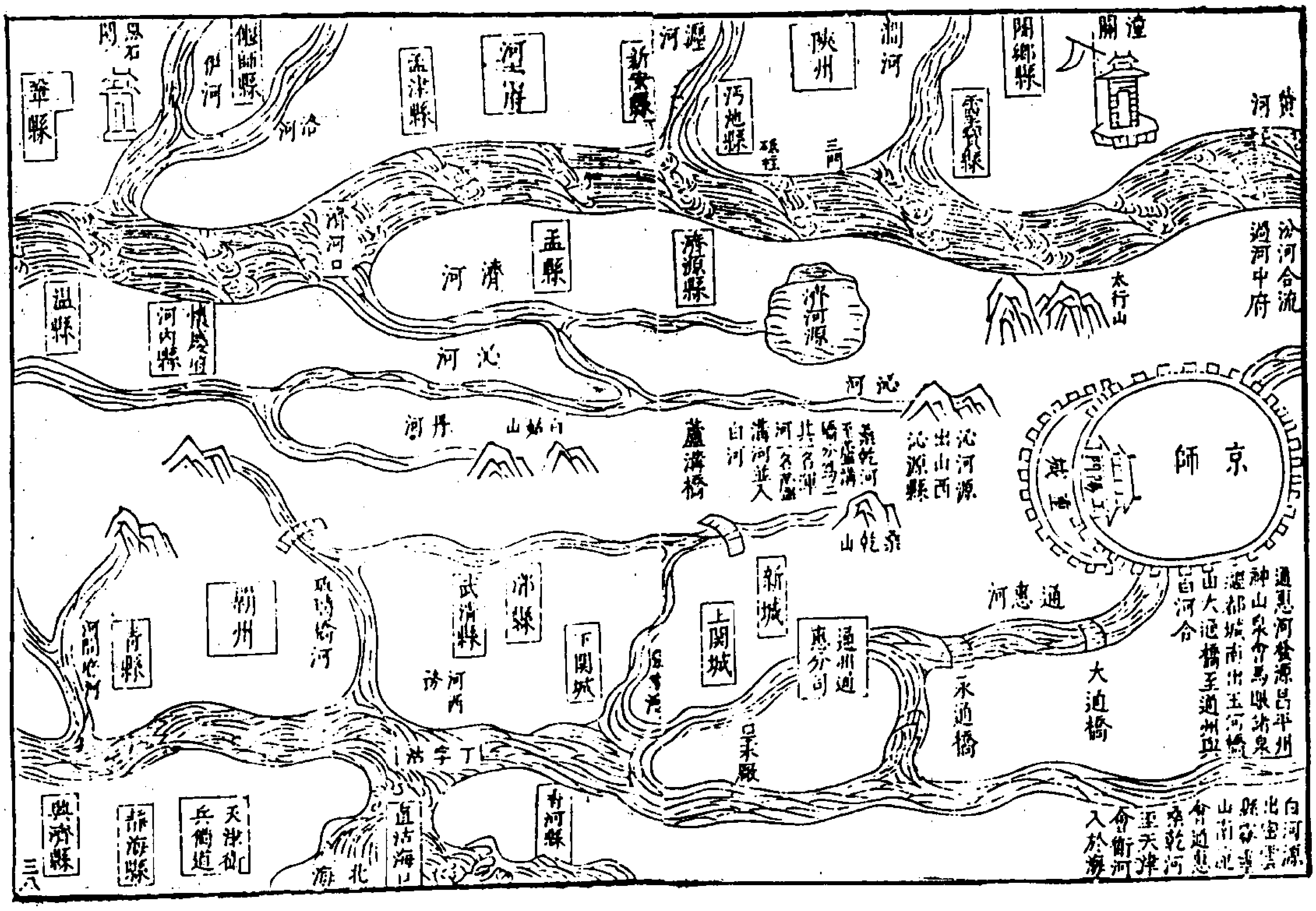
星宿海
忽闌水
九渡
積石山
大夏水
洮河
陝西行都司

河源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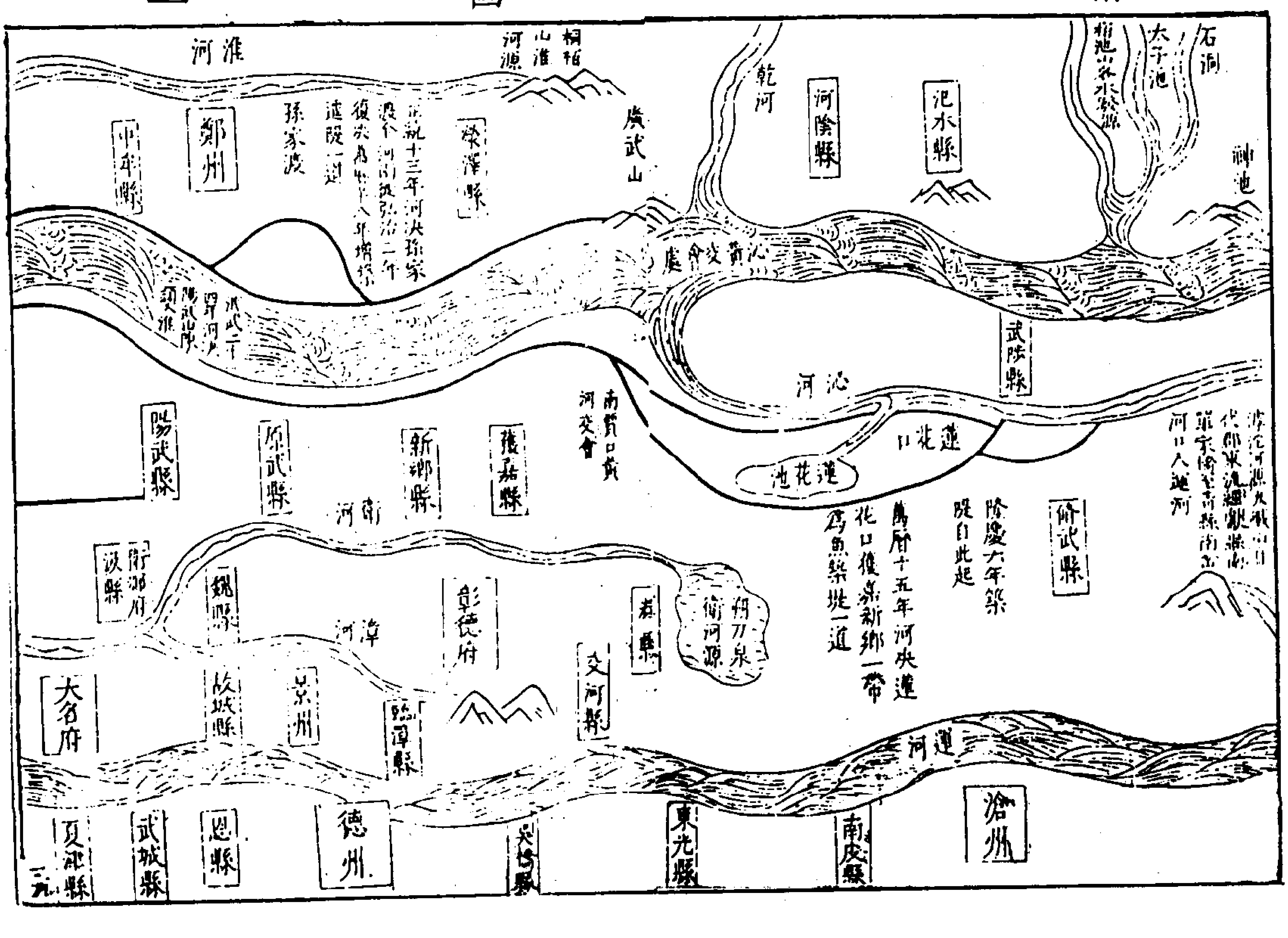
陝西布政司
臨洮府
蘭州
河州
龍門
榆林
金城關
西寧
寧夏
陰山

漕河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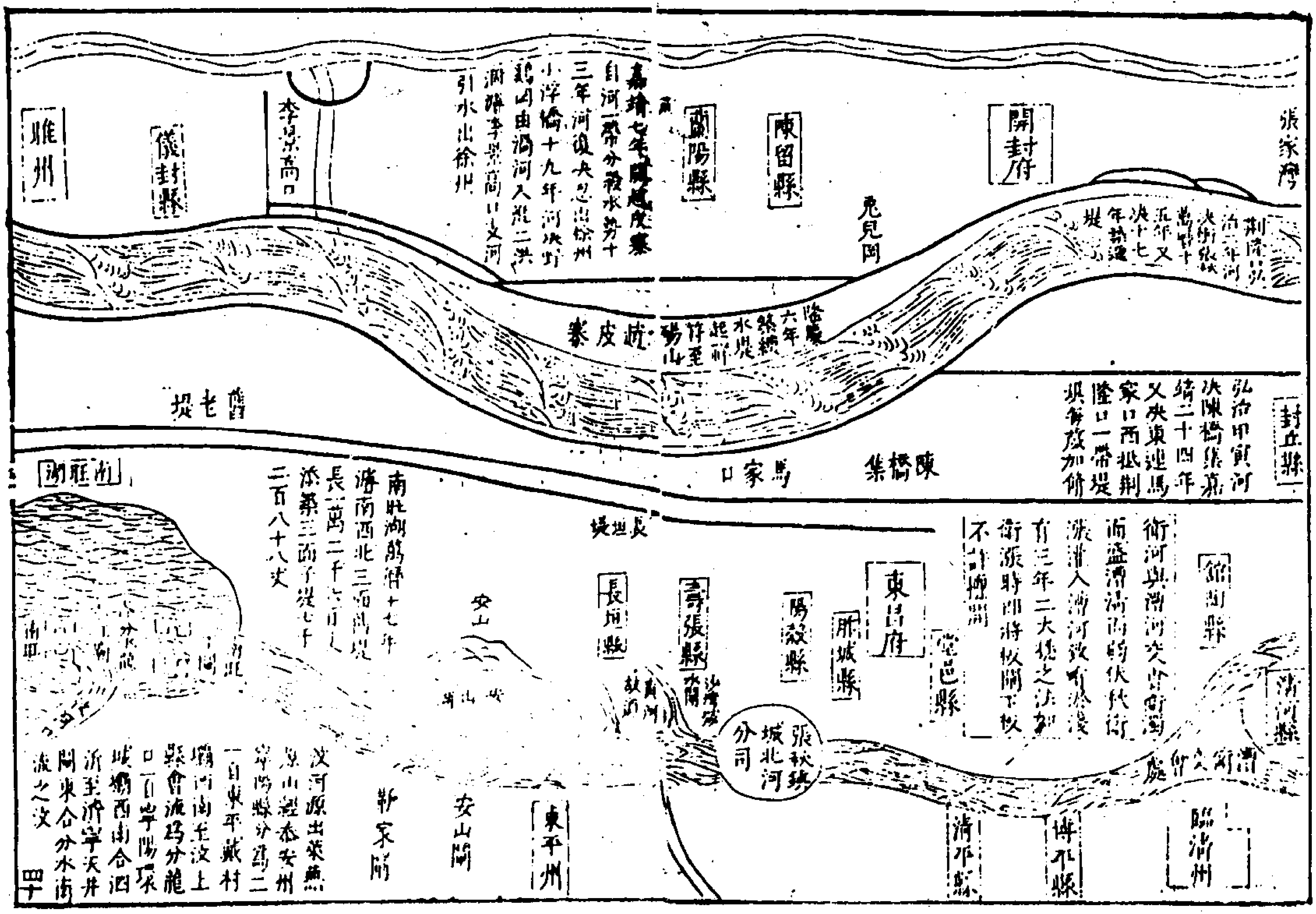
鞏縣
偃師縣
孟津縣
河南府
陝州
閿鄉縣
潼關
溫縣
孟縣
濟源縣
濟河源
太行山
京師
大通橋
永通橋
新城
上關城
武清縣
青縣
興濟縣
靜海縣
天津衛兵備道

漕河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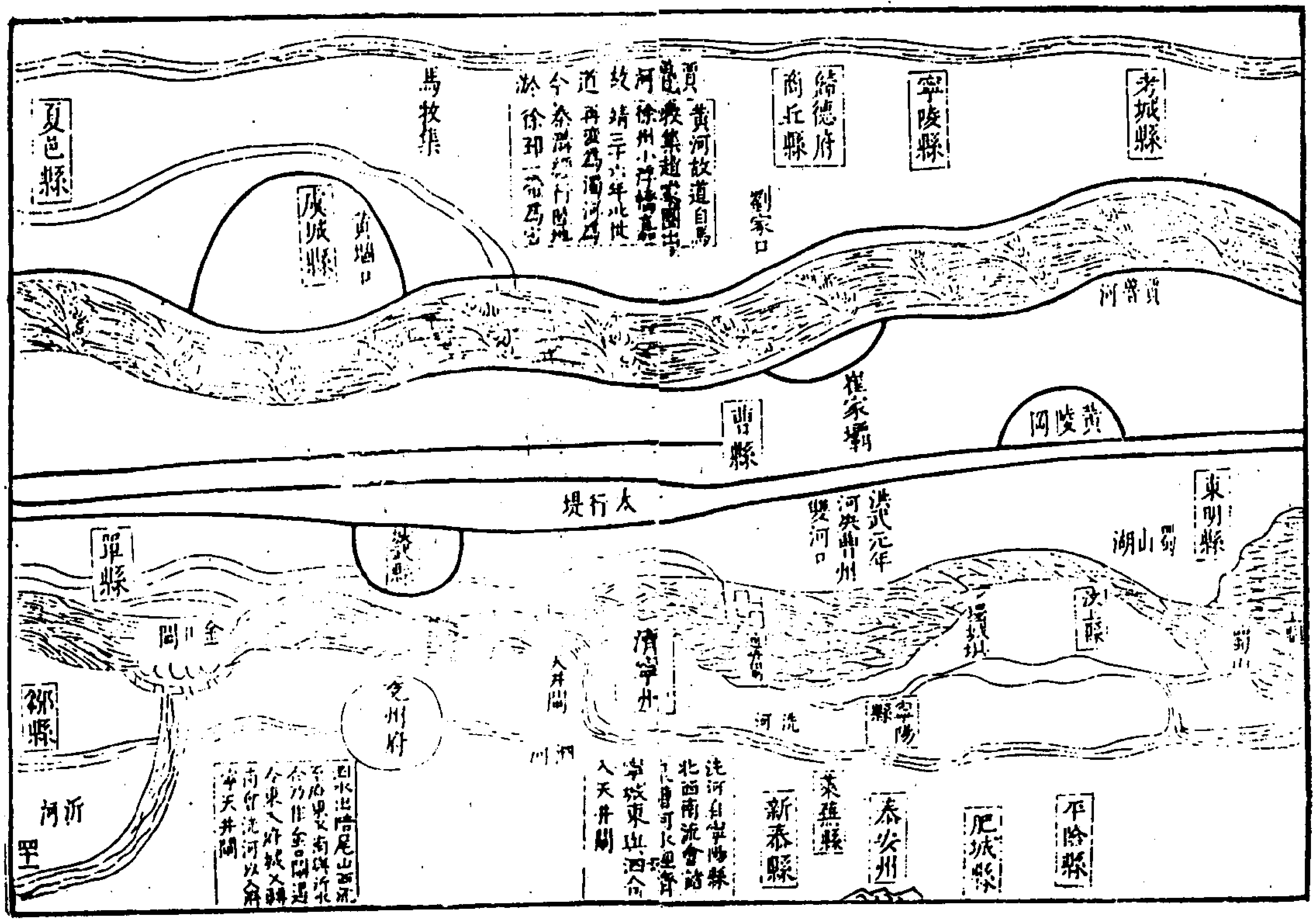


淮河
鄭州
中牟縣
滎澤縣
廣武山
河陰縣
汜水縣
武陟縣
陽武縣
原武縣
新鄉縣
獲嘉縣
修武縣
彰德府
大名府
蓮花池
運河
滄州
德州
恩縣
武城縣
東光縣
南皮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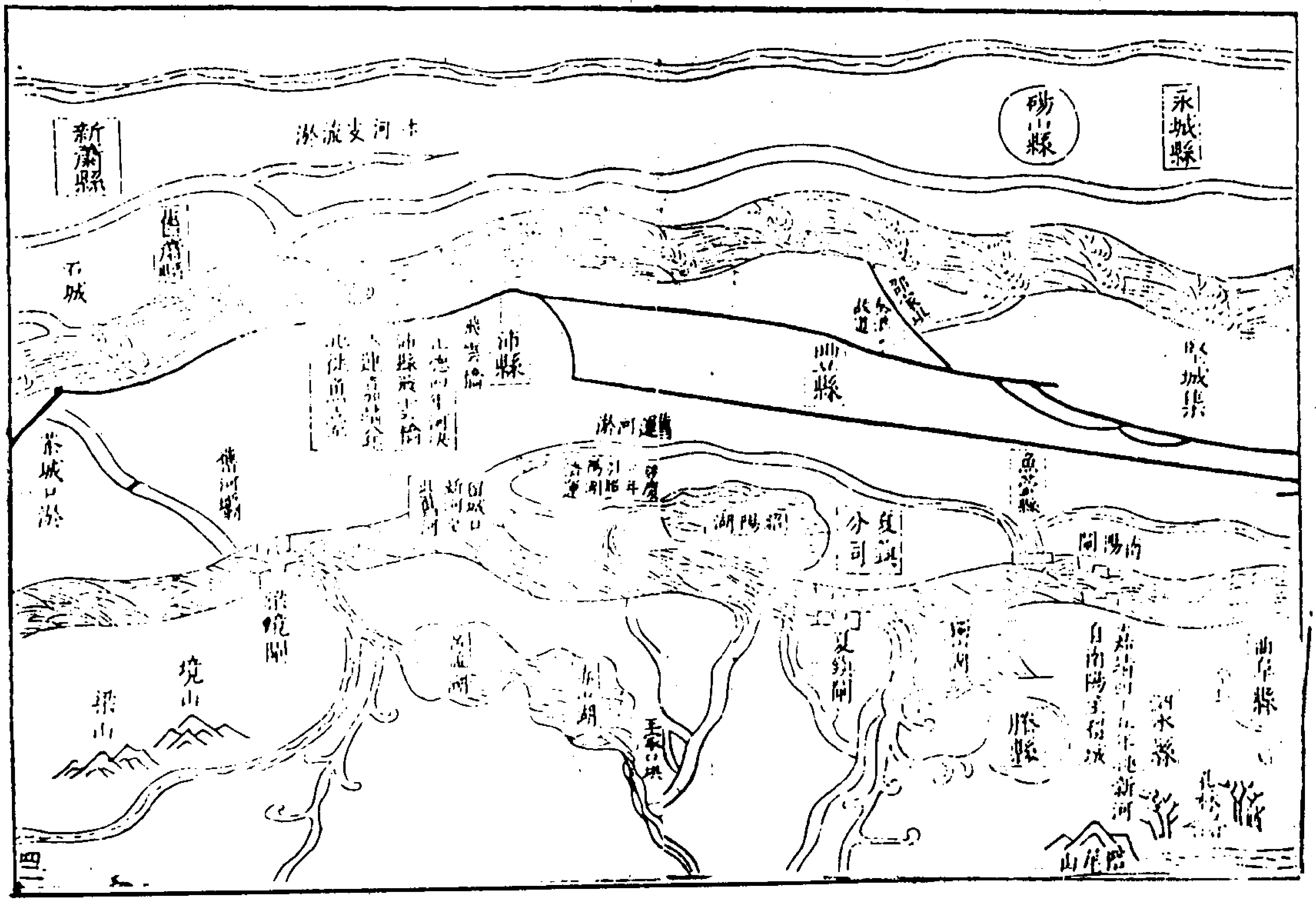
漕河圖三


睢州
儀封縣
李景高口
蘭陽縣
陳留縣
開封府
兎兒岡
張家灣
遮皮寨
舊老堤
陳橋集
馬家口
封丘縣
長垣堤
南旺湖
長垣縣
壽張縣
陽穀縣
聊城縣
東昌府
堂邑縣
館陶縣
清河縣
臨清州
清平縣
博平縣
安山
安山閘
靳家閘
東平州
張秋鎮 城北河 分司
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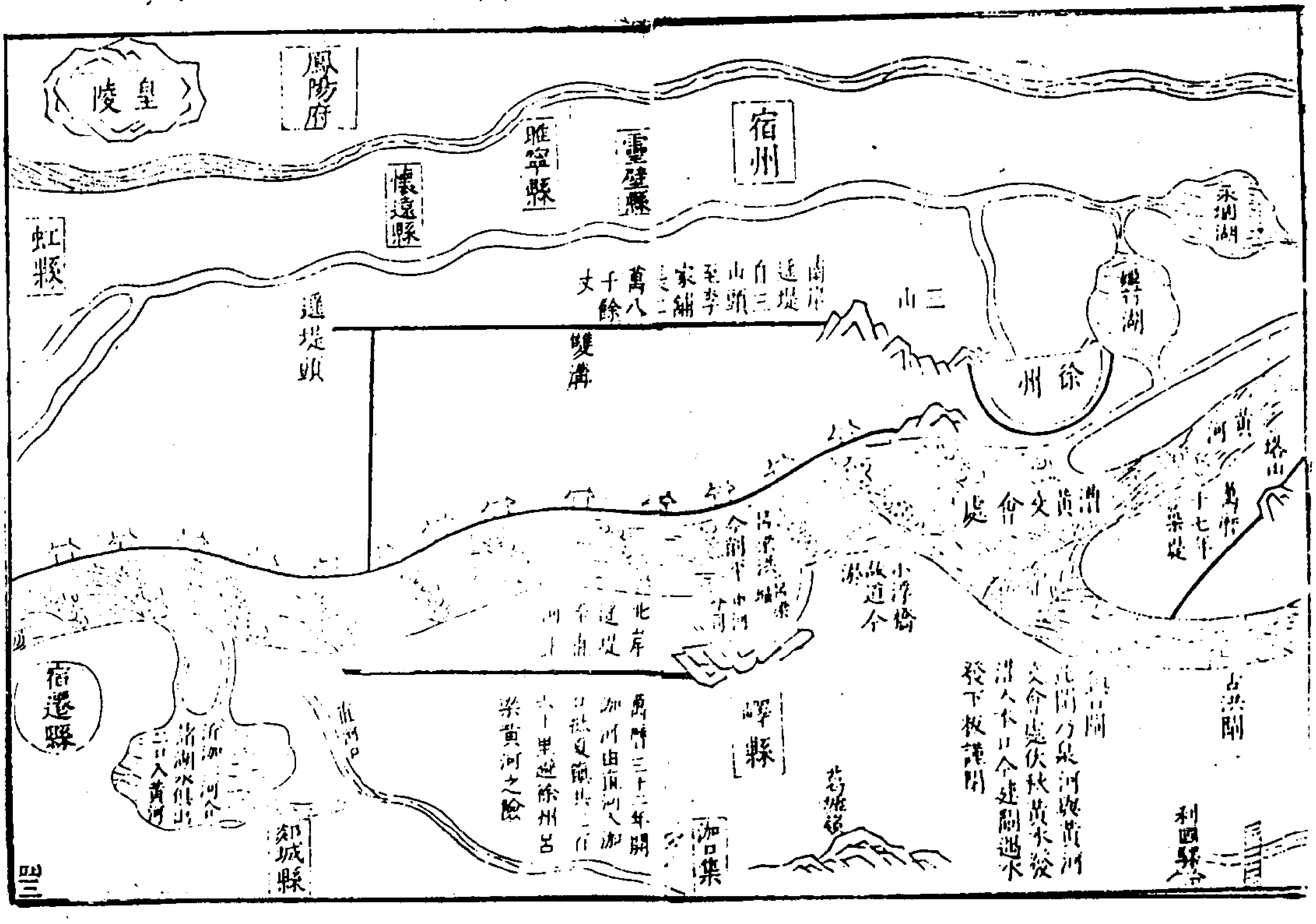
漕河圖四


夏邑縣
馬牧集
虞城縣
歸德府
商丘縣
寧陵縣
考城縣
劉家口
黃河故道
曹縣
崔家壩
黃陵岡
太行堤
東明縣
單縣
金口閘
鄒縣
兗州府
濟寧州
沙河
洸河
寧陽縣
沂河
新泰縣
萊蕪縣
泰安州
肥城縣
平陰縣
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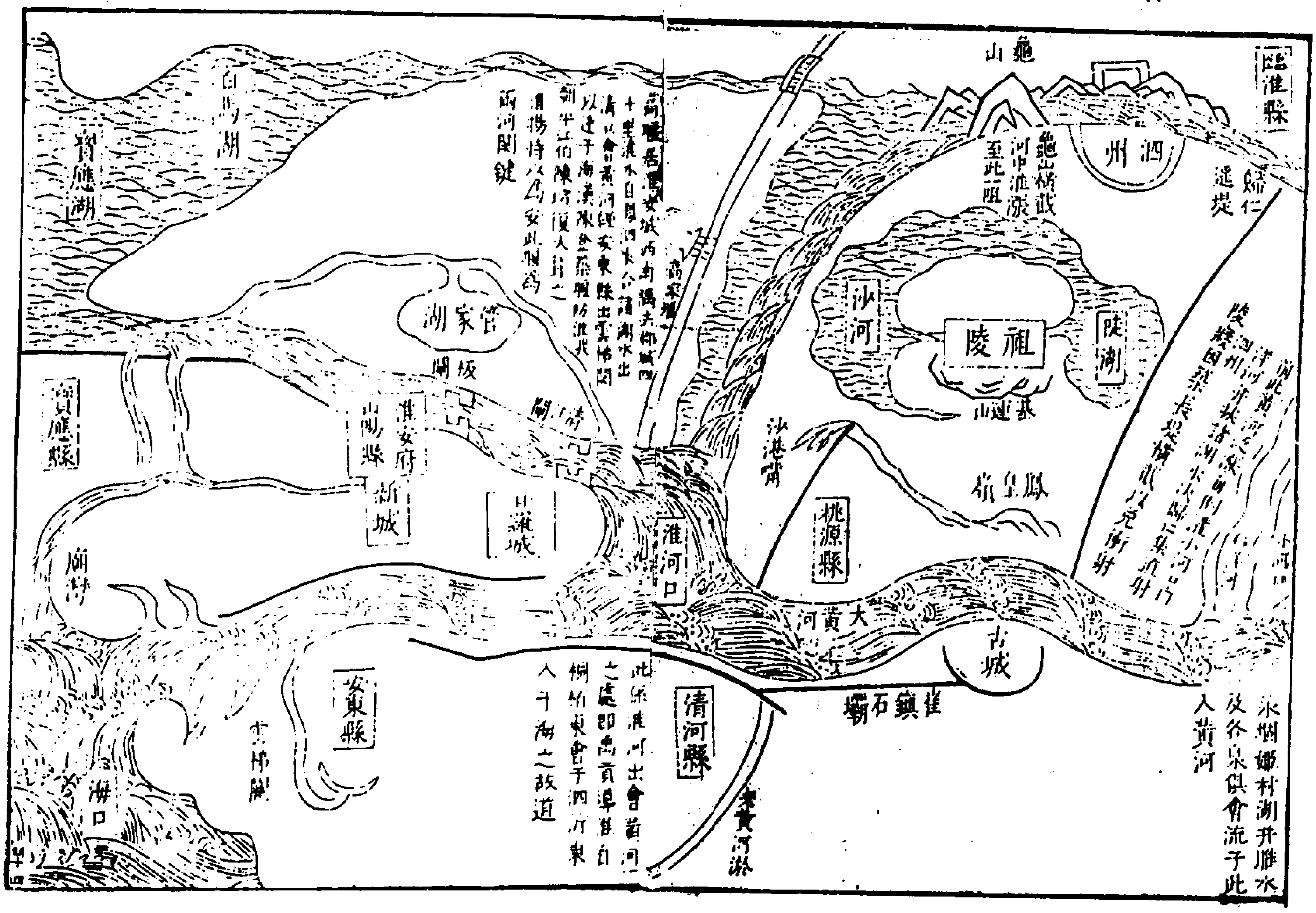
漕河圖五


碭山縣
永城縣
沛縣
魚臺縣
滕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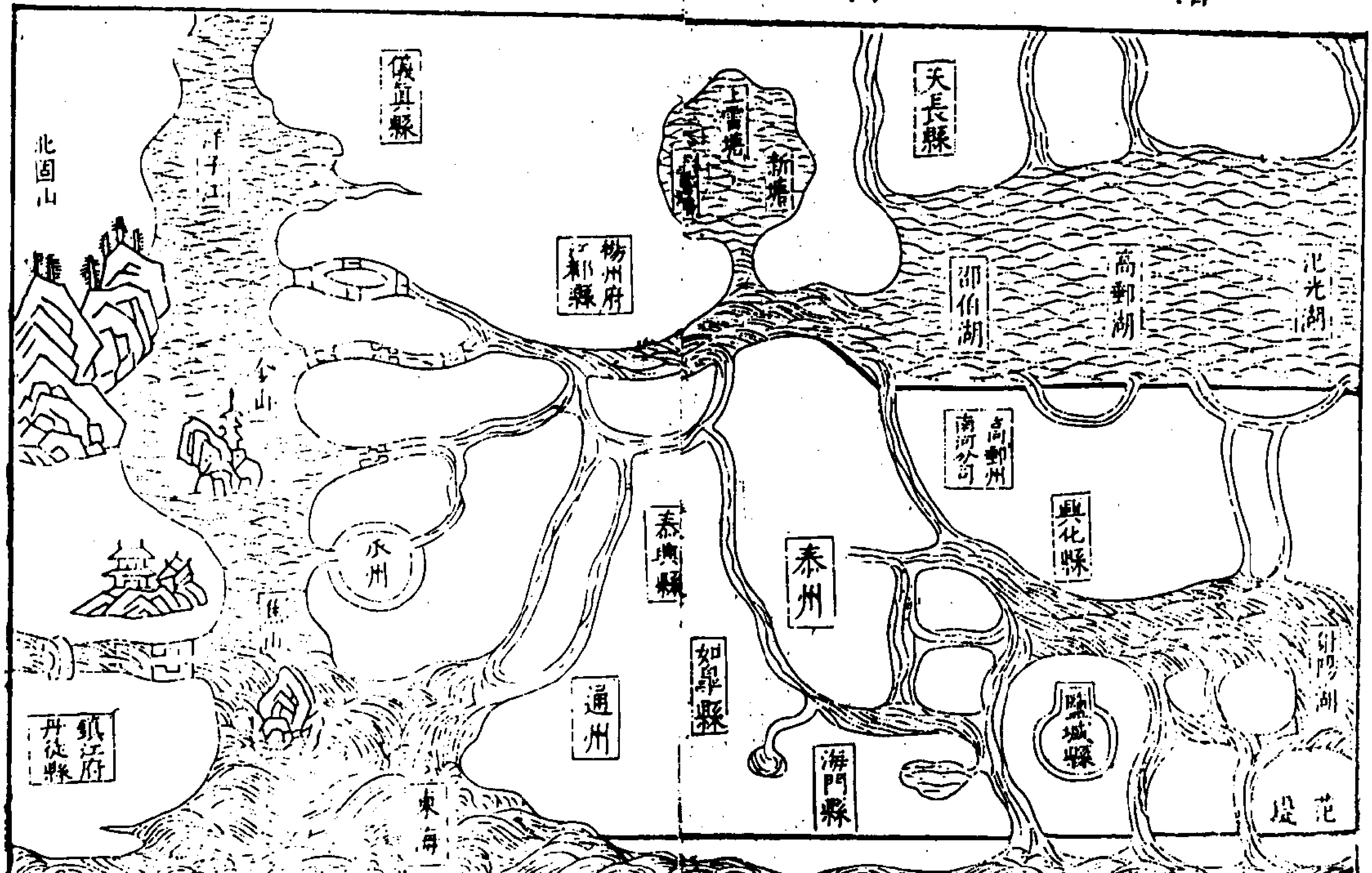
漕河圖六


皇陵
鳳陽府
宿州
睢寧縣
靈璧縣
懷遠縣
虹縣
三山
徐州
雙溝
遥堤頭
邳州
宿遷縣
郯城縣
泇口集
古洪閘
利國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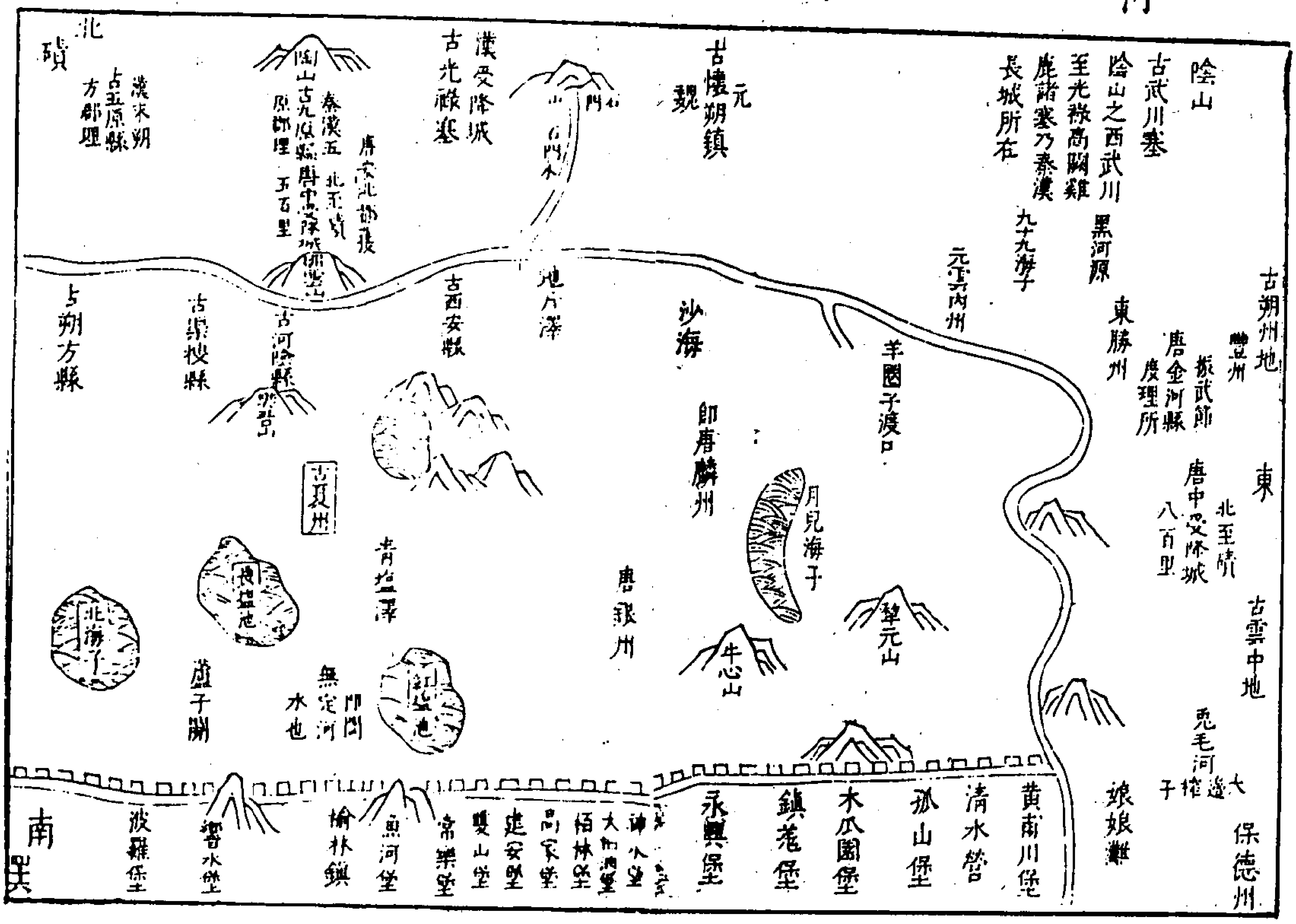
漕河圖七


臨淮縣
泗州
龜山
歸仁堤
祖陵
沙河
陡湖
桃源縣
大黃河
古城
淮河口
清河縣
安東縣
淮安府
山陽縣
新城
寶應縣
寶應湖
白馬湖
管家湖
廟灣
海口
崔鎮石壩
鳳皇嶺
板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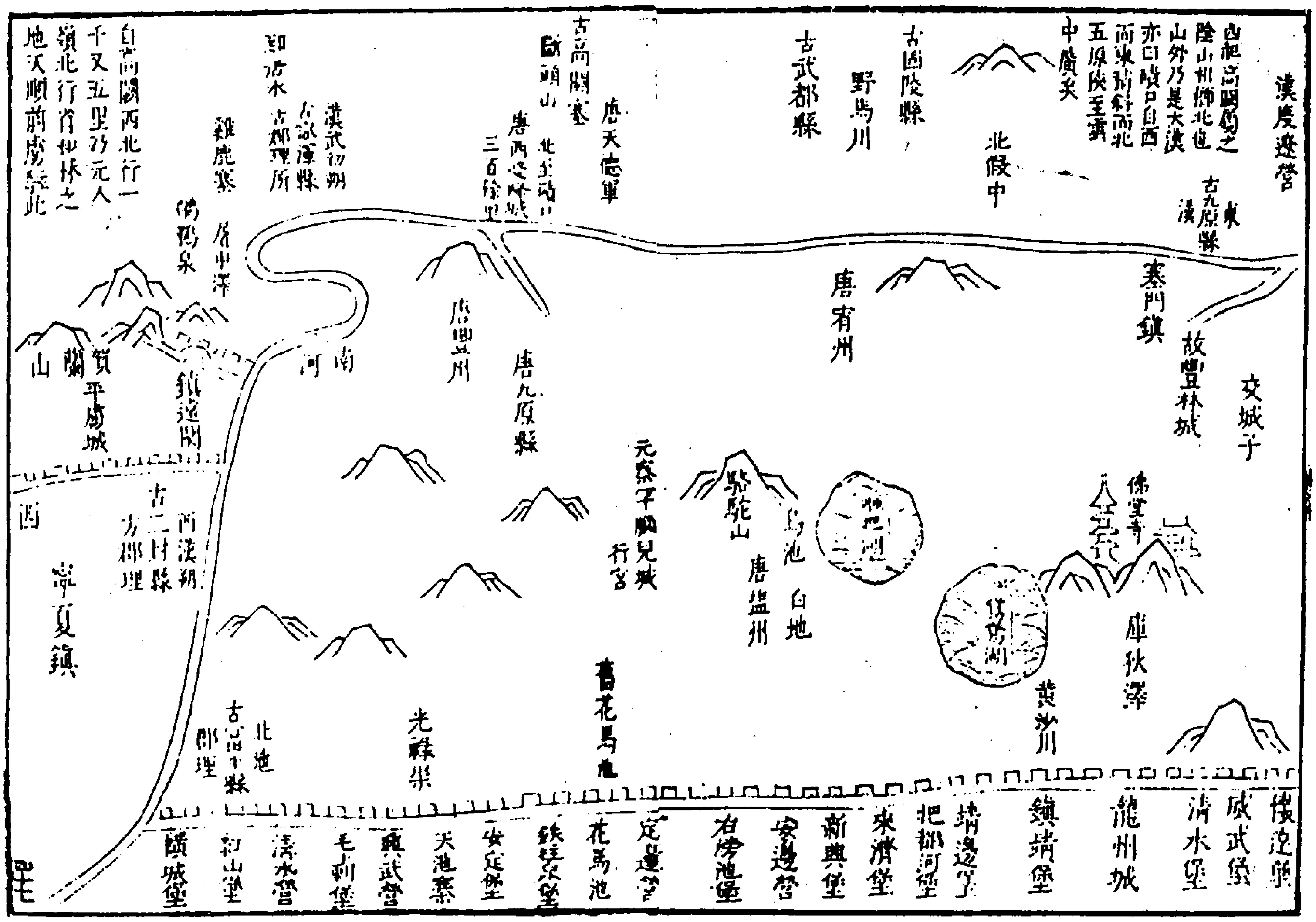
漕河圖八


儀真縣
天長縣
揚州府
江都縣
邵伯湖
高郵湖
泛光湖
高郵州
興化縣
泰州
泰興縣
如皋縣
通州
海門縣
鹽城縣
射陽湖
范堤
東海
鎮江府
丹徒縣
北固山
金山
揚子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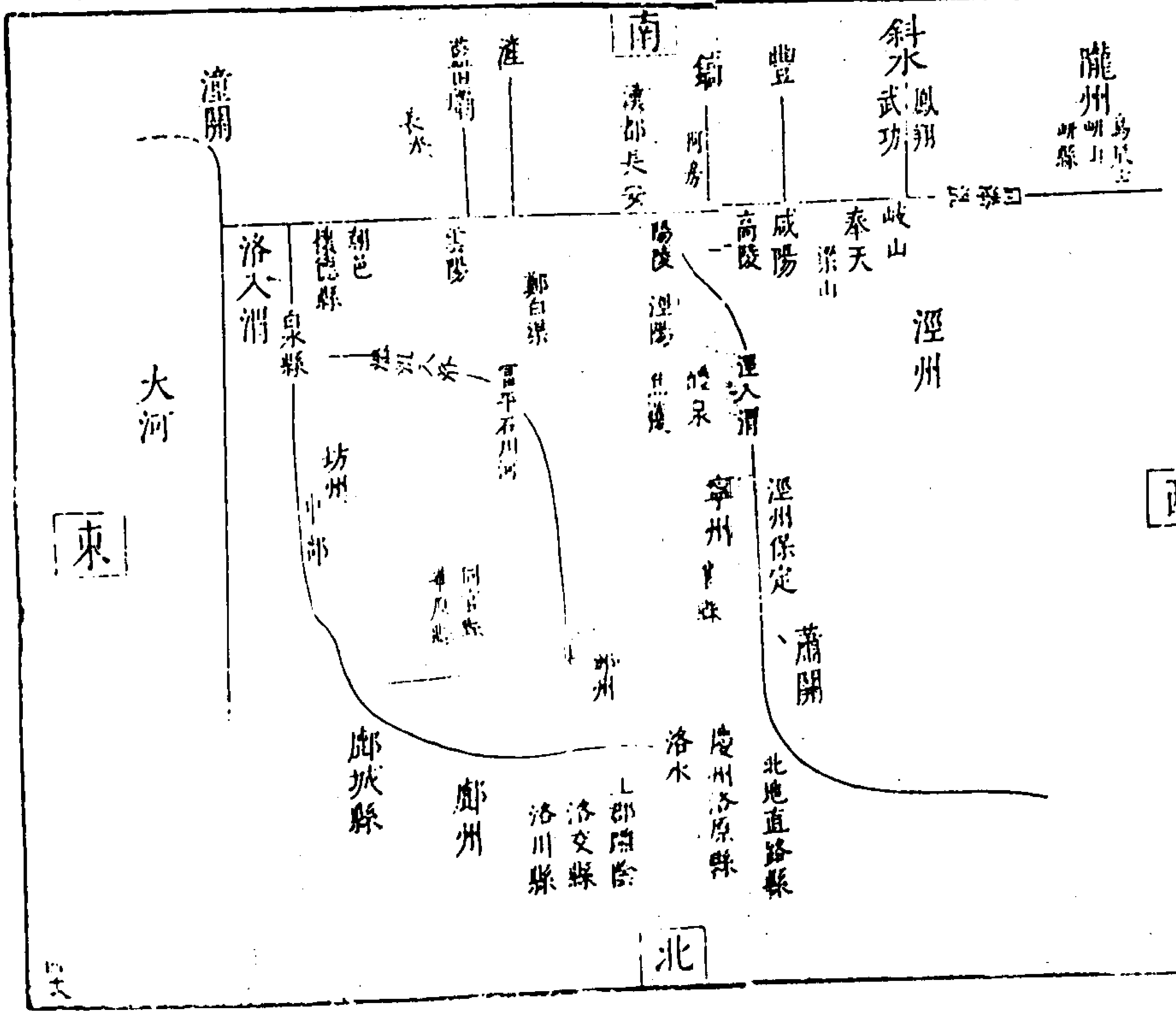
河套圖一


北
磧
陰山
古武川塞
陰山之西武川至光祿高闕雞鹿諸塞乃秦漢長城所在
黑河原
九十九海子
東勝州
古朔州地
豐州
唐金河縣
振武節度理所
東
唐中受降城
北至磧八百里
古雲中地
大邊
娘娘灘
保德州
黃甫川堡
清水營
孤山堡
木瓜園堡
鎮羌堡
永興堡
漢受降城
古光祿塞
元
古懷朔鎮
魏
沙海
羊圈子渡口
即唐麟州
月兒海子
唐銀州
牛心山
望元山
古西安縣
地斤澤
古河陰縣
古朔方縣
古夏州
北海子
青鹽澤
無定河
南
波羅堡
響水堡
榆林鎮
魚河堡
常樂堡
雙山堡
建安堡
高家堡
柏林堡
神木堡

河套圖二


漢度遼營
塞門鎮
故豐林城
交城子
唐宥州
古武都縣
野馬川
北假中
古高闕塞
唐天德軍
唐西受降城
雞鹿塞
賀蘭山
平虜城
鎮遠關
河
南
唐豐州
唐九原縣
元察罕腦兒城行宮
駱駝山
鹽池
白池
唐鹽州
佛堂寺
庫狄澤
黃沙川
西
寧夏鎮
光祿渠
舊花馬池
橫城堡
紅山堡
清水營
興武營
天池寨
安定堡
花馬池
定邊營
安邊營
新興堡
永濟堡
把都河堡
靖邊營
鎮靖堡
龍州城
清水堡
威武堡
懷遠堡

禹周秦漢五沮漆圖


南
北
東
西
渭水
隴州
鳳翔
斜水
武功
豐
鎬
阿房
漢都長安
灃
藍田
潼關
大河
洛入渭
鄭白渠
岐山
奉天
咸陽
高陵
涇州
涇入渭
寧州
涇州保定
蕭關
坊州
中部
鄜城縣
鄜州
洛水
慶州洛源縣
北地直路縣
上郡膚施
洛交縣
洛川縣

程大昌曰漆沮在雍名凡四出今爲之圖以質其從違而其說則明矣緜詩之謂漆沮者豳詩之漆水也大王文王之都在岐而豳詩者岐地故也禹貢之謂漆沮者即富平縣石川河至白水縣入洛而與洛水俱自鄜邑入渭者是也以其派在渭下故也若本邠州雖有漆水而其地在邠邠乃公劉所都不與緜詩岐地相應又無派流與岐水相入則決不爲緜詩之漆沮矣若自二渠自雲陽谷口來入石川河石川河既爲漆沮故世亦誤認二渠以爲漆沮也

禹貢滙疏卷一

吳興茅瑞徵纂幷箋　男龍京　龍武　仝訂

夏書

疏治水是堯末時事禹得王天下以是功故以爲夏書之首　金氏曰禹貢敘水土在唐虞之際禹謨序功謨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箋周語曰禹賜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及有天下遂以爲號夫子序書首繫禹貢於夏蓋大禹之功云

禹貢

傳禹制九州貢法　疏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土地生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此不言賦而云貢者取下供上之義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張九成曰此書所紀衆矣而謂之禹貢

其間言篚賦亦詳矣乃不畧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人子具甘旨溫凊之奉於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玆乎不及賦篚以言名雖曰賦篚亦非强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若貢物然此所以總名之曰貢也　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挈

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林氏曰禹貢實典之體貢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篚皆在其中　劉子玄曰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

(箋)按史記稱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禹於貢賦終始煩經畫矣此篇序禹制貢而於治水爲詳蓋水土平而後貢賦可定府事修治禹功於是稱大宋程珌曰禹貢謂之夏書以夏史官所錄耳　丘氏濬曰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闢者未盡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禹成功後條九州所有以爲定法孔子刪書特載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爲準焉凡外此別爲名目如後世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經常之制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刊漢書作栞

(傳)洪水泛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　(疏)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　周公

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　吳枋曰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　杜佑曰九州本制起於顓頊辨其疆界始於禹貢　周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來久矣洪水湮沒禹治水復分別之舜即位分爲十二州分冀東爲幷東北爲幽分青之東北爲營至商又但言九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其商制歟周

禮職方氏有幽幷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周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幷　吳萊曰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爲九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爲二至禹而後合堯之舊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位還置九州　馬端臨曰堯時禹别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㝡多所統㝡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

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兖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曾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兖州所領離析㩋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㝡不復可考矣　林氏曰記曰鯀障洪水而殛死洪範曰鯀湮洪水失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故鯀執此以爲治水之法共施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若禹治水則不然謂水性潤下惟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矣故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此其所以有成功也

【疏】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蘇傳】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

【傳】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　【疏】禮

定器於地通名爲奠五岳謂嵩岱衡華恒四瀆謂江河淮濟定其祀禮所視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石氏云山川有主名而或自山導或自川導水可得而治矣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　墨子曰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相而䅶雜天下

之川山海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西陽雜俎曰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昆侖爲天地之齊周書曰禹渫七十川　釋名曰川者穿地而流也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　張華博物志曰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　酈道元水經注曰凡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命曰川水也　唐六典云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之大川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是爲中川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爲小川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三　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埶

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陳氏經曰定高山大川爲表識乃疆理大規模　羅萃曰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箋〕禹嘗曰予荒度土功而自敘治水大本領不越隨山刊木及決九川等語此云敷土隨刊即禹平日意中語也奠高山大川葢所謂主名山川者大畧神禹治水只是從高處着眼從低處下手舜肇州封濬亦於此種學問煞有理會　通節順敘不宜分作三項既有分土即有此高山大川爲之襟帶至懷山襄陵震蕩不寧高卑且易位矣得禹相度疏導高高下下而山高水深各還其故即此是奠不必別煩位置也奠山川方結敷土之局其施

功卻從隨刊來　吳敘禹治水先言敷土土分則水自洩亦消長之勢也奠高山大川而山澤定位是爲分土刊木者法金克木而隨山時益烈山澤又以火制水此處便見禹善用五行　胡氏瓚曰此是一部總禹貢洪水方割譬如人身處處腫滿敷土隨山是診脉法急則治標先從下流洩水如所謂決九川注海而後上流漸可施功平土原爲制貢事平之後每州須有冊籍而以成功各冠其前所謂典則也非一州治更治一州而山川纔置

何緣見其脈絡故全舉山川自爲首尾以終奠高山大川之意水者山之液導山也以導川非截然兩事而又總之以九州攸同因以定貢賦而終命篇之意錫土之後繼以祗德歸于本原而又分爲五服總爲四海以終敷土之意 堯授時胸中有一幅全天文禹敷土胸中有一幅全地理 楊愼曰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

者皆可得而考也 問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李夢陽曰自河之入淮也彼滎澤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程珌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史官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主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奏之於堯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删潤以成萬世之信書 朱子曰禹貢一書記地理治水曲折意當時事畢總作此書故自冀州王都始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

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歐陽修曰鯀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 蘇氏軾曰禹之行水庖丁之提

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

冀州

傳堯所都也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疏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兖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二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兖州在其東故曰東河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詩譜唐地堯禹所都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魏地舜禹所都域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左傳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

朱子曰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所都也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又曰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鄭樵曰堯始封于唐今定州唐縣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天地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堯舜禹之都於今皆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幽薊冀都皆爲河南地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李巡云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釋名曰冀州亦取地以爲名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　春秋說題辭曰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風俗通曰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

周禮職方氏河内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廣寧衛西其澤藪曰貕養在長廣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馬牛羊豕其穀宜三種黍稷稻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在介休其川虖池水出鴈門嘔夷今名唐河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馬牛羊犬豕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杜佑曰舜以冀州南北濶大分衛水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尾箕則燕之分野兼得秦魏衛之交秦置郡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及三川郡之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幽州并州後漢魏並因之通考曰以地在兩谷間故爲并州亦曰在衛水常山之間幽州因幽都山以爲名占涿鹿也漢地理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周成王封弟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爕爲晉侯云魏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至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晉至文公始有河内河内本殷舊都周分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衛爲狄所滅更屬于晉後韓魏趙自立是爲三晉趙地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自趙徙都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燕地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上谷至遼東數被胡寇有漁鹽棗栗之饒太康地記云三晉郎并冀二州徐堅曰三家分晉自蒲州界河東至懷州屬魏自澤潞而南至衛州盡太原府已北屬趙後漢郡國志冀州刺史部郡國九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國勃海并州刺史部郡九上黨太原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涿郡廣陽

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玄菟樂浪遼東
屬國爲河內河東二郡爲司隸校尉部　馬端臨
曰冀州漢時爲郡國二十四郡則恒山魏鉅鹿河
內太原涿上黨河東西河鴈門代雲中定襄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國則趙眞定河間廣平中山信
都廣陽　唐地理志河東道古冀州域河中府即蒲州
絳晉慈隰石太原府即并州汾忻潞澤沁遼即儀州爲實
沈分代雲朔蔚武新嵐憲本樓煩監嵐州領之爲大梁分府
二州十九以河東採訪使治蒲州河北道古幽冀

禹貢匯疏卷一　十四

二州境孟以河南府之河陽河清濟源溫租賦入河陽三城使又以汜水益之爲州懷
衛及魏博相之南境爲娵訾分邢洺惠本磁
澶析魏州置
州以相洺析置貝冀深趙鎮即常山郡定及魏博相之北境爲
大梁分滄景析滄州置德爲玄枵分瀛莫幽易涿析幽州置
平嬀檀薊營安東上都護府爲析木津分州二十九都
護府一以河北採訪使治魏州　初學記曰河東道即并冀兩州地西
南距河北盡朔垂內黃營等三州及兗州乩界今並爲河北道南距河東至海北盡幽營　杜
佑曰唐分置十五部河東道領河東蒲絳郡絳州
陽并高平澤上黨潞樂平儀陽城沁太寧隰文城

慈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樓煩嵐雁門代定襄忻
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河北道領河內懷汲
郡衛鄴郡相廣平洺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
恒博陵定河間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
順義順歸德燕嬀川嬀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
城營兼分入都畿河內郡關內道單于　宋史冀州升
爲安武軍節度而古冀州境則河北東路府一河
間州四冀莫雄霸軍三乾寧信安保定河北西路
府四眞定中山本定州信德本邢州慶源本趙州州八相

禹貢匯疏卷一　十五

懷衛洺深磁祁保軍四安肅永寧廣信順安河東
路府三太原隆德本潞州平陽州二絳澤代忻汾遼
憲嵐石隰慈軍八慶祚威勝平定岢嵐寧化火山
本嵐州地保德本嵐州地晉寧陝西路府一河中州一解軍
一慶成及金人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
歸宣和四年增置燕山府路
班固配十二次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
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　費直周易分野起婁十度蔡邕月令章句起胃
一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

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自危十六度至奎
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昴畢趙冀州尾
箕燕幽州營室東壁衛并州　春秋元命苞曰昴
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箕星
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
鎮立爲明山　春秋緯文曜鈎云太行以東至碣
石王屋底柱冀州屬樞星　〔星經〕玉衡第三星主
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渤海丙戌爲
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壬戌爲
恒山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
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
爲廣陽戊寅爲涿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
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
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
盧毓論曰唐虞以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
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
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

武夷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依山爲塞即北狄之
境儼狁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者定都
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都會也
〔箋〕帝都特舉州名不言所至然形勝挾太行之險
三面距河首尾燕晉表裏河山故足領袖諸州而
雄視五服矣　考一統志古冀州域在山西省則
太原（舜分置并州秦置郡治晉陽）平陽（即堯都以在平水之陽故名）大同（虞屬并州唐雲州）潞安（潞子國即商黎國）汾州五府沁澤遼（東抵河南彰德府界）
三州在河南省則彰德（魏鄴都唐相州）衛輝（紂都朝歌地）懷
慶（即覃懷也）三府北直隸則順天（虞爲幽州）保定河間眞定
順德廣平永平（舜分冀州東北爲營州即其地商孤竹國）七府及延慶
保安州（幽州北境）萬全都司（唐武州秦上谷郡地）其大名府（宋天雄軍）
則冀兗二州域（鄭氏曉曰大名府屬滑縣濬縣開州長垣縣足）遼東都司
則冀青二州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地秦以幽州爲遼西郡）
曹學佺曰山西古冀州地禹貢冀州惟西河堯都
平陽河正在西故以河爲西河而地曰河之東也
山西者太行山之西秦晉兼得而言三家分晉以
後秦併吞之則燕秦韓趙魏六國之地皆爲山東

矣　國朝以齊爲山東晉爲山西盖自太行首尻
處目之云　楊愼曰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
而界自見亦所以别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
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
䟽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
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
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
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
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已

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
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
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
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二州
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
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兖　蔚傳
堯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爲多
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
始次于兖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

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揚次
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
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
羅泌曰堯之水河患爲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
次之濁河所被冀兖重而雍輕沛之所被則徐輕
而兖豫重冀兖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
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於是發迹壺口準地之勢
自北而南　洪邁曰禹貢敘治水以冀兖青徐揚
荆豫梁雍爲次攷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兖徐接境

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盖禹順五行而治
之耳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
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
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
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
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　容齋一筆云此
說得之　覣幾道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兖
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幷者
盖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

則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使自下而上故由兗至雍也以遠近言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爲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爲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爲至也始于揚以揚在東南次以荆以荆在正南終於幷以幷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

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箋〕禹貢序九州如今河工告成省直各自分敘一畚勞績以及風土藁爲賦役全書先京師而後郡邑循例編次未必遂爲治水之序也至導水導山又合敘相度本末以畧見施功之次第云

既載壺口

〔疏〕漢書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 慈州春秋晉州之屈邑禹貢壺口山在焉今吉州大寧縣 水經注曰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浸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 考一統志壺口孟門二山並在吉州西七十里　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辭載者如有事也聖人做事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於河南方莫大於江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易攷

〔箋〕韋昭云載事也孔傳既載連冀州讀云先施貢賦役載於書正義曰冀州堯所都治水先從冀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杜佑云載始也禹理水自此而始亦連冀州讀至蔡傳始連壺口讀云經始壺口以殺河勢葢本朱氏之説　山西通志曰鯀治水始於冀州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始冀州者理其脊也且堯都平陽冀州爲急禹亦始於冀州然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

排也　王氏樵曰雍冀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乃受河之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下流之衝此禹冀州于是經始也

治梁及岐

〔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疏〕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鄭云益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蘇傳〕當時河患上及梁岐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地也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郭璞注晉國所望祭）　水經曰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酈道元注曰昔禹導河積石疏决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呂梁洪其巖層岫複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盖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在離石縣西今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　山海經曰狐岐之山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水經注曰汾水南與平陽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者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文水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於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勝水又東合文水東南入于汾水也　陳氏大猷曰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處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闢疑就狹處鑿而廣之　呂氏曰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析砥柱闢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事也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箋〕壺口孟門之東山也梁山龍門之南山也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　梁岐先儒以爲雍州山至蔡傳訂爲冀州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及考山西通志曰呂梁山在石州東北一百里（俗名穀積山）與交城接界狐岐山（一名薛頡山）在汾州孝義縣

西八十里勝水出於其下與蔡傳正合蔡傳梁山在不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汾州介休縣大抵壺口在冀西南為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為河之上流梁岐壅塞河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梁岐二山始可施功治之以開河道焉二節總重治河不重治山水經注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曰呂梁疑今徐州呂梁洪與汾州岐山不相及矣羅泌曰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之龍門云　王氏樵曰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鬪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藝者翦

其蓊鬱與民種藝也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為其川之鎮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為雨者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岳漢書作嶽

〔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　〔疏〕太原即晉陽縣釋地云廣平曰原太岳屬河東郡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永安縣今晉州霍邑　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曰陽今岳陽縣地堯所都揚雄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鄭玄注四鎮云山之重大者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　徐堅曰太原府昔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也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都　詩含神霧云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其民儉而好畜此唐堯之所處　山海經曰管涔之山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　水經曰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

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又南入河東界過永安縣西歷唐城　又南過平陽縣東堯舜並都之　又南過臨汾縣東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鄭樵曰汾陽今太原治陽曲也汾水出忻州歷太原汾晉絳蒲五州入河班云汾水西南行千三百四十里今太原府有汾河晉地記云陽曲本漢縣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故云　曾氏曰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脩記曰禹能修鯀之功餘州以冀例之　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観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

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箋〕河入海汾入河二水原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岳治河卽以治汾但岳陽向爲堯都鯀極意崇防頗有遺蹟可因而壺口梁岐則禹創爲疏鑿耳總之治冀州水以河爲主　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亦大費經營只因不得要領防遏無益至禹相度源委先疏下流以殺河勢便得大頭腦河流既定太原一帶只脩鯀舊蹟自可奏功此神禹化工手段也并鯀蹟不朽矣　既載既脩凡既字皆據成功言工力創造曰治沿緒曰修道里附近曰及總括曰至皆書法也　王氏樵曰河北有鯀隄蓋鯀之治河也障之所以害愈甚而功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非無可因之功故禹因而脩之河漕通考八開州有鯀隄衛州有古伯禹隄博州亦有鯀隄又名禹隄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金隄考括地志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顏師古注在東郡白馬津九域志大名府有金隄又漢順帝陽嘉中自汴河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曰金堤也　直隸名勝志曰汾河其源有二一出天池一出林溪山隋煬帝避暑之地經支鍋石村合流至古褭陽城又至

縣城西南以入樓煩故交城陽曲太原之境經河津榮河諸縣注入黃河水經注云桑乾河水潛承汾陽縣北燕山之天池俗名祁連泊卽管涔山谷也

覃懷底績至於衡漳漢書作章

〔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疏〕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覃懷共爲一地衡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志又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　曾氏曰覃懷平地在孟津之東大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水經注北馬河卽淶水也出代郡廣昌縣淶山淇水出林慮山又山海經沮洳之山濝水出焉東至淇縣南流入河謂之淇水口　金氏曰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曠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古覃懷也今懷慶府　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濁漳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

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水經曰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一云出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武安縣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所謂交漳口又東過鄴縣西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至武安縣入于濁漳鄭樵云東北過磁州武安與濁漳合　沈括曰水以漳名者清濁相蹂爲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色如螮蝀數十里方溷如圭璋之合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體之半也合之則成圭　曾氏曰河自

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馬端臨曰漳水橫流入河在今廣平郡西北肥鄉縣界易氏曰洺州洺水縣本漢斥漳縣地屬廣平國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　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水經曰濁漳水東北過潞縣北注云縣故赤翟潞子國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世亦謂濁漳爲潞水考山西通志濁漳水經屯留至潞城西交漳村與絳水合流名漳水至襄垣西南合沁州所出漳河又至縣東北合武鄉漳河西流經黎城縣西南入河南林縣地界與清漳水合潞水在潞城縣東微子城發源西流合濁漳則漳與潞非一水明矣楊愼曰有東潞西潞東潞今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

〔箋〕單懷衡漳從土說到水上恒衛大陸從水說到土上總見水治而邊水之土無不平治也　底績以平地致功爲難禹貢三言之其功較他處固應倍矣衡漳單說濁漳蒙底績之文蓋指其旁地言鯀以績用弗成致殛禹以所至底績受禪帝世考績黜陟之法并見于此　河南通志曰漳河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發鳩山名濁漳一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少山名清漳俱東至林縣合

流經安陽磁州臨漳館陶界入衛河一統志云衛河在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爲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淸與會通河合流入海隋煬帝征高麗御樓船過此故名御河見館陶縣志

厥土惟白壤

〔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疏〕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說文壤軟土也顏氏曰柔土曰壤　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

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地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之物）九等（即九等之賦）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鄭氏注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壤和緩貌） 釋名曰壤瀼也肥濡意也 博物志曰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鄭玄曰分别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 劉向曰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 淮南子曰東方地宜麥南方地宜稻西方地宜黍北方地宜菽中央地宜禾 管子曰九州之土爲九十物羣土之長是唯五粟粟土之次曰五沃沃土之次曰五位位土之次曰五蘟蘟土之次曰五壤壤土之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 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薙草而灰之以糞其田）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絳色）用羊墳壤用麋渴澤（故水處）用鹿鹹潟用貆尺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檗用蕡（燒麻爲灰）輕爂（浮）用犬（並焚其骨爲灰） 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

箋 九州言厥土而總結以庶土庶土則凡土皆在其中禹貢未嘗有穀土之說也桑土則於兗州特指言之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傳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疏 賦者稅歛之名往者洪水爲災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此時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强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脩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

爲雜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
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
上中此九等計大率所得非上料定也冀州自出
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
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上言敷土此言厥田者鄭
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
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也餘州先田後賦此
州先賦後田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
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
見人功脩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餘
州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　周禮大宰八
則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魏了翁曰賦有分頒之
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
于外左氏悉率敝賦凡三等釆地所出之物與丘
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
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產如土訓之貢土亦
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　朱子曰常出者爲
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

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
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
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
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
羅泌曰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
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
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畝七十
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
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夏
商周之授田其數不同者禹時沉菑未遠九州之
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乂者人功未足以盡地
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沿歷商周
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皇氏
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
民尤稀故百熊氏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
其半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
賈公彦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
爲言謂夏之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旬百畝而

荒百畝則二百畝而稅百畝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畝者萊五十故百五十畝而稅一百畝是七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畝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今夫九州之貢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他時歲儉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惟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雜出他等之時此

其所以爲弊歟

蘇傳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　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　新安陳氏曰場圃等之征載師掌之材木蒲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齒魚卵人牧之卝人掌之他以類推周官九貢致邦國之用用於諸侯王畿則止於九賦斂財賄亦此意也　臨川吳氏曰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爲上上

胡氏曰民力厚薄由田上肥瘠自古當然而禹貢九州所出之賦乃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爲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荆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爲羅綺之鄉荆揚

爲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詩疏　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開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于大禹備于周壞于秦也通典　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漢食貨志　釋名曰田

塡也五稼塡滿其中　觀射父曰天子之田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以食兆民〔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畞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畞什而藉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畞率三十而稅一顧野王云秦孝公以二百三十步爲畞　董仲舒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加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　貢禹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鄭樵志秦孝公十三年初爲賦　林駉曰漢自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口賦者民自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自年十五歲出算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至武帝增口錢之

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爲率是口賦已重於田賦　唐制度田以步其濶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有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觔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其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田畝賣易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唐食貨志　何坦曰租賦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貢其所無今之取民視古什一何啻數倍穀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輸錢焉吏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貢魚鼈川衡不貢材木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

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　蘇轍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

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扺私隱崇告訐

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　鄭介夫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强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乃有豪强兼并之患然猶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爲業耳

迄于漢亡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併而井田永不可復矣

〔箋〕王畿之賦兼貢言故異其文而先于田且不欲示賦額爲諸州殿也然有時而錯亦不盡民力之

意　國家賦額雖定尤以臨期會計爲准如某處災荒量減即於某處派抵此即禹貢所云錯法也

陸樹聲曰禹貢九州言川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爲天子所都餘八州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于王則虞衡澤虞牧人咠人掌之何貢之爲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陸深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董穀曰古以百步爲畝以今弓准之一畝當今四分强耳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播種之區一畝三畎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　丘氏濬曰案馬端臨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此時弊非法弊也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近日亦不免稅外徵求矣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史記作爲

（傳）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甯即脩武今按恒水在眞定縣出恒山北谷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衛水在靈壽縣東北十里俗呼雷溝河見眞定府志大陸即吳澤見水經注考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阿澤一名鉅鹿澤也寰宇記云一名沃洲今俗名葫蘆河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或其訛轉云

水經曰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注于滱水薛氏曰恒水東入滱水至瀛州高陽縣衛水合滹沱河過信安軍並入易水寰宇記云大茂山在真定縣西南界即恒山之別名也禹貢恒水所出俗謂之太白山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山寬中谷南注濡水流合巨馬水爲北易其出代郡廣昌縣即山南會渾波俗謂雹河出北新城東合滱水謂之南易詳水經注　釋名曰高平曰陸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　杜佑曰大陸澤在今鉅鹿趙郡饒陽郡界蔡傳謂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已過信洚漢志冀州信都縣有洚水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此地謂之大陸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考真定府志趙州東南一百里曰隆平即禹貢所云大陸者

〔蘇傳〕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箋〕冀州於田賦後更附此條說者以爲成功獨遲固也乃余於此得帝王經畫畿輔之深意葢當是時京師無漕輓之仰給而坐擁千里以自贍使地利不盡而野多曠土何以佐經費而賦額又最重寧恣厲民以取盈如覃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而洪水初退之餘因之樹藝其收必倍史臣大書特書以見所在之盡地利而重農力穡以爲天下倡亦以實京師而壯根本非如後世之虞口仰食也觀虞書於禹平水土後申命稷以播時百穀而此處於覃懷大陸一則曰底績再則曰既作不嫌重複其詞意可思已乃諸連衡漳恒衛豈冀州水無大此者葢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嚙橫決而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溉灌尤於耕作爲易故連及之耳禹不云乎濬畎澮距川此又紀衡漳恒衛之旨也　按衛水出靈壽入滹沱大學士石瑤滹沱河記曰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出代郡泰戲山下滙爲三泉流稍延受衛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班固敘九河所謂徒駭者太行以東地下河淤旁無涸墊以泄其怒諸流洶湧至敗城郭沒田廬若是則冀州水無大滹沱矣經何以舍旃而稱恒衛也今恒衛二水郡志頗畧而衛河源出輝縣之蘇門山會淇漳諸水逾臨漳分爲二其一北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岱即經所

云衛水與郡志稱滹沱南入寧晉會衛河入海又謂滹沱源發于鴈門繁峙東南至靈壽而與定適當其衝併識以俟考　直隸名勝志曰東鹿縣本禹貢大陸地以滹沱水環之故名西漢曰陸成盖麓陸古字通用脩堤記云東鹿治眞定之東滹沱河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至直沽入海而東鹿間於晉深二州間滹沱之來滋大又曰大陸城在寧晉縣東南十里本漢廣阿縣隋改爲大陸即禹貢地大河所經受滏沛諸水夏潦時漳水滹沱南北

交注其澤東西經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滹漳二水遠徙可以耕種　陶望齡曰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禹之敷土也至於恒衛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　秦繼宗曰經文有兩既字傳云成功於田賦之後非與工獨後也或謂田賦定後治恒衛大陸非矣

島夷皮服島漢書作鳥

〔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馬云島夷北夷國　〔疏〕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海曲有山夷居其上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釋名曰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物所赴如鳥之下也　大戴禮曰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　白虎通曰東方九夷夷者傳狄無禮義後漢書云夷有九種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用皮

南地暖故服用卉此第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因其俗而不革爾　林氏曰衣皮夷性不必水平乃得服諸夷不責其貢欲効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織皮之類

〔箋〕冀東北邊夷如今遼東鄰近朝鮮海西地界島中有夷聚居以皮服來貢因俗以示羈縻亦見王者無外之象

夾右碣石入于河

〔傳〕碣石海畔山　〔疏〕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

縣西南〈蘇傳〉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

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　水經注曰大碣石山在驪城縣西南漢武帝嘗登之以望巨海勒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退不動不没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韋昭以爲碣石舊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　通典云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東截遼水而入高麗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楊慎云卽河赴海處〉則高麗中爲左碣石〈水經注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永平府志云碣石山在昌黎西北二十里〉　朱子曰混同江鈩遼東南流入海其下爲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

〈箋〉按關鎮志碣石在山海關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轉入遼境金復州南岸卽登萊二府界也　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一省錢鈔布花由海道給遼今山海城南泊舟遺址猶存而運道久廢不復講矣　唐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北漲水爲溝以備契丹之入

寇又約舊渠旁海穿漕號平虜渠以避海難　吳寬曰元之漕由海道而來海舟鉅甚至直沽易以小舟始達城下　丘氏濬曰國家都燕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積糧雖多戍卒日少請講元人故道別通海運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

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又曰唐杜牧言禹畫
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沈
鷙多才力能耐音辛苦復産健馬下者日馳百里兵
馬之強在昔然矣且其地瀕大海秦始皇起黃腄
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已通杜甫謂
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
又通東吳之粟于此元盛時漕東南粟于燕歲幾
至四百萬石天生鉅海以爲　國家餉道不假通
渠轉漕者　鄭氏曉曰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

州無貢道止書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鳥
與碣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又曰碣石有二
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
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真天
造也河旁地淪于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
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
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
兖者益須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兖遠矣若
爲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

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兖地甚狹又按禹
之治水始于西北壺口岐梁之山遂至太原而南
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于大河之東與雍州隔
境自此而又東則有覃懷之地衡漳之水益平曠
之區而非山麓之阻大抵與豫州對境若乃恒衛
大陸又皆直在帝都之東境而與兖州接壤矣
考自堯都平陽歷舜禹並在冀方即今山西河東
道所轄　國家定鼎幽燕亦冀州境則近黃帝涿
鹿之阿矣元學士郝經云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

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臨天下誠爲海內
形勝要區乃今日轉漕全仰給東南以會通河爲
咽喉萬一運道中梗危證立見先年併通海運有
遮洋一總遺意尚存似宜及時講究以佐緩亟而
西北水田向議開墾旋行旋罷終鮮實心任事者
若能多方設法耕治彌望田疇不特可漸省轉漕
兼得增脩地險以限戎馬之足罔　帝都萬世永
利也　魏太常校曰大地之脉咸祖昆侖而南北
二絡最大北絡發于崑崙之陰折而東行共背爲

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東夷氣散而弱世爲不侵不叛之臣北狄廣漠萬里龍氣粗頑其性殺伐陰山横亘千餘里固天所以限華夷也控御北垂至爲要害南面爲中國其中結爲冀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祖脈若從天降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之以截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紫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

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從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于漕河則障之使南此 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泗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 帝都論云北龍有燕山即今 京師也以燕然山脈盡於此故曰燕山其能發跡崑崙之中派綿亘數千里至于闐歴瀚海出夷入狗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入

中國爲燕雲（北京爲山前曰燕大同爲山後曰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遶鴨綠後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滦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小水夾身界限分明桂文襄公謂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眞定以北至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鎭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又云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

成祖遷都燕京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于千八百年之後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唐虞之都以河溢爲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大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魯中幹最尊而已鍾孔聖且今河水穿龍皆非建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又不足論矣故惟 京師爲上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 丘氏濬曰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今順天）薊瀛莫（今任丘縣）

涿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七州在山前新（今保安州）嬀（今隆慶州）儒（今永寧縣）武（在今朔州西境）雲（今大同）應寰（今馬邑縣）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嬀丹所自取營（今昌黎）平（今永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關隘而失之宋承其後遂以白溝河為界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太行西來連岡疊嶂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以為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重關列戍以為外藩籬苟得人守禦可保無外患惟昌

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後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京師東北藩籬單薄異時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嘗觀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漢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亦幾千里今　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北狄又恐其反搤我之吭而拊吾之背焉又曰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惟我　朝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建兩京為四方極用東南之財賦統西

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請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

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丘文莊公曰集此策當時不行及其末世海運不至謀國者思集言于是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亦已晚矣嘗聞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攔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今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

于沮洳盡處築為長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貧其利而官亦賴其用矣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餘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於是立分司農司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

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畧倣前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　王氏樵曰宋時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蓋宋失燕薊以內地為邊故恃塘濼以設險亦因以溉田而積穀今塘濼或不必盡如宋時而所謂因水陸之便

建阡陌濬溝洫以興農而制虜者則歷世不刊之長策也今　京師西山稻田皆引泉以溉灌用江南種法北方但地平廣有水泉可引處皆可種稻周官設稻人掌稼下地蓋為此

禹貢滙疏卷一 終

禹貢滙疏卷二

吳興茅瑞徵纂幷箋　男胤京胤武仝訂

濟河惟兗州濟漢書作泲兗史記作沇沇即兗字釋名曰兗州取兗水以爲名

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疏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　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漢書作泰壄其川河泲其浸盧濰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馬牛羊豕犬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　杜佑曰兗之爲言端也信也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野兼得魏宋齊趙之交秦置爲東郡碭郡之東北境齊郡之北境鉅鹿上谷二郡之東境　漢地理志今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爲狄滅徙封楚丘成公徙於帝丘今之濮陽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秦滅濮陽置東郡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後漢郡國志兗州刺史部郡國八陳留東郡東平任城泰山

濟北山陽濟陰　馬端臨曰漢時爲郡國九郡則東魏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國則東平　漢光武併十三州兗治昌邑今金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分十九州兗治廩丘雷澤縣　唐地理志河南道古兗州域濮爲大火分兗爲降婁分齊棣析滄州置爲玄枵分滑爲娵訾分隸河南採訪使　杜佑曰唐分置十五部兗州爲河南道靈昌滑濮城濮濟陽濟東平鄆等郡河北道魏郡魏博平博平原德樂安棣景城滄清河貝等郡　宋京東路則濟南府本濟州分轄京東西路則濮州京西北路則滑州河北東路則大名本魏郡開德澶州二府滄博今東昌府棣德濱恩六州及永靜軍即景州河北西路則濬州本通利軍　馬端臨曰宋時爲州十四滑濮濟魏博鄆德棣濱滄貝即恩州澶景端拱初以滑州黎陽縣建通利軍屬河北路

班固配十二次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費直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兗州　春秋元命苞曰五

星流爲兗州分爲鄭國　春秋緯文耀鉤云兗州青州屬機星　〔星經〕玉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

武夷熊氏曰兗州當河之下流西距河東距濟北瀕海南接徐豫之境　林氏曰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州之疆界所謂奠高山大川也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名州爲萬代地理家成憲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

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于博川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於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遂與漯爲一　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章俊卿曰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卽古兗州之域自周定王時舊道湮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

〔箋〕清濟濁河足以爲固此王公所以設險也然以兩巨浸并一州境水患可望而知已　導山導水各條正所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者林氏專指濟河惟兗州等句爲奠山川未是　按濟古文作泲說文註此兗州之濟卽沇水也其從水從齊者

自出房子縣贊皇山入泜非四瀆之水然水經注云二濟同名則泲之訛爲濟舊矣　考一統志古兗州今山東省東昌府（齊西鄙聊攝境）兗州府則徐兗二州域北直隸大名府則冀兗二州域河南省開封府則兗豫二州域　鄭氏曉曰今山東東昌府濟南府所屬齊河禹城臨邑長淸肥城青城陵縣泰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蒲臺兗州府所屬陽穀東阿平陰東平汶上壽張直隸大名府所屬元城大

名南樂清豐內黃開州長垣東明魏縣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武胙城古黃河故道雖在開長之南亦非禹時故道矣其在山東亦如之考徐州曰東原底平則東平恐應入徐州詩譜曹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則曹縣定陶等地應爲兗豫二州域　曹學佺曰郡沿革志禹貢之兗界在濟河今日界及海岱故其東南郡邑屬徐州域者十之七八西北郡邑屬兗州域者十之一二蓋宅徐之右而受兗之名然府治實春秋及漢之曾國與秦之薛郡

九河既道

【傳】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餘同

【疏】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六枝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

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蓋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蔡傳九河合簡潔爲一而謂其一爲河之經流王氏樵云今南皮縣明有絜河未聞與簡河爲一朱子孟注仍爾雅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新安陳氏曰禹疏九河不過因河之勢自分而疏通之耳　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患

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
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
大抵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
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
以入淮　古河辨曰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
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
於旁近疏鑿以殺其溢也禹後歷三代至齊桓時
千五百餘年矣支流漸絕經流獨行亦理勢如此
非齊桓自曲防之禁故塞九河實九河自爲平陸

可樹藝耳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砱礫漢世漸決
而南元帝永光中決于清河分流入博州後又決
于平原乃東入青齊之境遂由漯川與濟並行入
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
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濁淮泗俱清淮勢大
可以夵伏故下流無淤塞之患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清河都尉馮逡奏言禹非不
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
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可復浚以助大河

泄暴水備非常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
今皆窴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
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
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王莽徵能治河者以百數
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於平原東郡左右
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可勿
以爲官亭民室而巳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
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
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在者天嘗連雨

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
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杜佑曰西
山則大行恒山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
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
補宜郤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
東北入海乃無水災　杜佑曰河自周定王五年
徙流禹之所道漸以湮塞至秦攻魏決河灌其都
則今陳留郡漢武元封三年春河又徙頓丘東南
流入渤海郎今景城郡地其下決於瓠子東南通

于淮瓠子在今濮陽縣西界時丞相田蚡食邑鄃在河北決而南即鄃無水災邑收多入鄃即今平原郡平原縣也有以知自周及秦至漢其河已在今魏郡平原之境九河其徒駭鬲津鉤盤胡蘇並在今景城郡界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界其太史簡潔三河未詳又曰古鉤盤河在樂陵縣東南鬲津河在饒安縣胡蘇河在東光縣並屬滄州　鄭樵曰按圖志瀛州有成平故城又有徒駭河永靜軍有東光縣東連滄州有胡蘇亭蓋因河命名而滄州復有鬲津鉤盤太史河之名鬲縣故城在德州與滄比境鄭氏云九河齊桓公塞之而北瀆至王莽時亦絕故世謂王莽河今在永靜軍然毋疑禹所道無二河按禹貢文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按武帝元封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是爲朝城之漯河降水東北過濮陽縣別出爲漯子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水注鉅野通于淮泗發卒塞之又東北過東武陽今大名朝城也而爲漯河又東北過大名館陶縣別出爲屯氏河又東北過清河靈縣別出爲鳴犢河今皆絕矣舊說禹道

河至頓丘分爲二渠一曰漯川出武陽至千乘入渤海一曰北瀆出貝丘至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海爾禹貢所謂入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瀆者乃禹所道之河其後河奔漯川入于渤海故瀆遂絕九河不復通蓋故瀆在北漯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瀆遂微九河皆絕但王莽河上承北瀆下入逆河爲一河微通奈北勢高故後亦絕但由漯川爾〔蔡〕傳漢以來講求九河皆似是而非至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又以爲齊桓公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惟程氏以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謂今滄州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

明矣　宋太祖下詔曰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其後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畧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

箋此兖州最大之水亦禹最施功處故首及之大畧禹治水先從河起下則疏九河上則治壺口梁

岐皆是最要着數　九河禹所播爲九者道即禹新開之道蓋河只一泒自大伾北折而入兖乘高而來更挾渭洛汾涑而益大兖獨受全河之水而又地平曠無高山崇岡以爲之限尤易潰齧禹故不惜數百里之地播爲新河者八幷河身而九以殺其入海之勢令既順其道所謂禹之治水水之道耳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以兩岸有山爲限故不聞潰決惟河自大伾而下行于平地勢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到此不得不分禹因其勢之自分而相機疏導使有入海之路此所以爲行所無事而稱大智也　潘季馴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疏之而禹仍合之同爲逆河入于海其意可想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脉絡貫通不假人力歲久湮淤至堯時泛溢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湮淤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嘗刱掘一河也　鄭氏曉曰此處河流下趨海潮上壅勢必激

盪須分爲九河在滄州之北平州之南山東通志云九河在濟南者五亦無確據　大明一統志曰禹貢九河今新舊志所載有鬲津枯河自齊河縣經禹城平原德州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入海又有鉤盤枯河自德州經德平東北至陽信縣又有覆鬴枯河自慶雲經海豐縣南入海又濟陽縣東北商河縣有馬頰枯河或云徒駭在滄州發清池縣太史在南皮縣治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西南簡潔在南皮城外鉤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雲又在樂陵西二十里考書多不合又鬲津馬頰河一云亞在德州南及開范縣志馬頰河在縣北三里自直隸清豐縣過觀城迤邐而東云　直隸

名勝志曰寰宇記云大河故瀆在大名縣東南三
里俗名王莽河水經注云故瀆經元城西北至沙
丘昔禹播爲九河自此始也大河故瀆北出爲屯
氏河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河復北決于館陶
分爲屯氏廣深與大河等俗名毛河按卽衛河也
發源河北輝縣百泉山自淇門入濬縣界受淇湯
諸水又經内黃爲漳水所合東北至縣境又東北
注至角漳達臨清下流與滹沱河合至直沽入于
海　韓邦奇曰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西有
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
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甚合
則九河在滄瀛閒無疑九河止將一河分九派以
殺黃河之勢今河身既徙而南則九河平地又何
形跡之可求乎河之故道自鞏縣歷懷衛彰順洺
眞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畧見其迹然亦非禹
時故道也　王氏樵曰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
閒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殊不知
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

則九河漸湮乃必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派
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復求
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
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
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
盈盈則決每決必瀰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
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
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于不徙矣既徙之
後則其丈餘深之故槽風塡沙塞復爲平陸無足
怪者此九河之故迹所以不可復尋也今慶雲縣
尚有古黃河廣可三里許兩岸堤皆高丈餘居人
歷歷能道之慶雲距滄州百四十里距天津三百
餘里九河非海湮其理明甚　楊愼曰恒山之陽
有巨川曰滹沱班固敘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也
至宋蔡沈疑之蓋惑於夾右碣石入於河之說遂
以九河淪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
九河者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爲九乎

雷夏既澤

〔傳〕雷夏澤名　〔疏〕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按括地志在濮州雷澤縣西北杜佑曰在縣東南有雷夏澤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　山海經曰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在曹州東北六十里今濮見山東通志　馬端臨曰舜漁于雷澤即此地本夏澤以其有雷神故名古郕伯國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瓠河左逕雷澤北陳師道云黄河故道今呼爲沙河　鄭氏大司徒註水鍾曰澤釋名曰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　風俗通云

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

〔疏〕濟水經雷夏陂南此濟水所鍾濟治而雷夏始成其爲澤非復前此之横溢也　直隷名勝志曰瓠河左逕雷澤北河以形似而名發源魏郡白馬此其下流也在濮州東南七十里據酈道元以即河水所反入者志云黄河自州治東南三十里合瓠子河東北流入于會通河　王綱振曰雷夏大野菏澤孟豬滎皆沛水也或爲所絶或爲所經或爲所溢然實分二派一派出河入海而會于汶此兗州雷夏豫州菏澤孟豬之濟也一派從淮入海而合于泗此徐州大野之濟也

濉沮會同

〔傳〕濉沮二水　爾雅云水自河出爲濉濟爲濋音楚　水經曰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濉水陰溝即浪蕩渠　睢水出梁郡鄢縣地理志睢水首受陳留浚儀浪蕩水經言出鄢非矣　又東過睢陽縣南　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濉水東入于泗水經

注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音睢歡　則濉水即汳水也濉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其沮水歟　水經注曰陳留風俗傳云浚水又東汳水出焉汳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西征記云雍丘縣界汳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汳水又逕外黄縣南汳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又曰睢水出陳留縣西浪蕩渠東北流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又東分

為兩瀆謂之雙溝東合洛架水口水上受汳水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又東逕寧陵縣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又東逕靈壁又東逕睢陵縣故城北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下相是睢水別名也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　王氏炎曰沮出濮陽灉出曹州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周氏曰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為喻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文　陳氏經曰兖畧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為甚也

【疏】河濟為兖州二大水灉沮其支流也二水并治而兖境無復水患矣孔傳謂灉沮會同于雷澤大誤　鄭氏曉曰沱潛灉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兖多灉豫多沮梁多沱荊多潛　韓邦奇曰今考汳水乃河之別流在豫州者浚儀陰溝在河南祥符縣蒙在陰溝之東汳流至此名為灉即曹縣之黃水東歷徐州境入泗水出兖州府泗水縣陪尾山歷濟寧徐州至邳州宿遷縣入淮古時汳泗皆在河之東南故灉入泗今河徙而南灉在河西泗在河東

灉為河截斷今入河矣睢水一在開封府陳留縣經睢州寧陵縣一在夏邑縣經永城縣至南直隸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水去兖尚遠經所謂灉沮會同灉乃河之別流出于兖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荊或出梁也河既徙而南則灉為平地矣山東濟南府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灉沮也汳音汴非汴水今章丘縣有漯水入小清河亦河之別流與灉異稱者或稱漯或稱灉一水也此其兖之灉沮會同歟兖州府志云雝河在曹州南二十五里　直隸名勝志曰水經云睢水東逕睢陽縣南汴水從北來注之寰宇記云睢水在縣南汴水在縣北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開汴河後汴水始經城南積而為逢洪澤水經注作逢洪波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傳】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疏】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鄭玄云此州寡山而夾於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

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詩譜邶鄘衛
紂畿內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
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孔穎達曰今濮水之上地
有桑間者杜預注帝丘云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
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矣郡縣志濮水在曹州南桑間濮上實惟桑土見
山東通志　禮記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氏註及早
涼採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　爾
雅蟓音象桑繭郭璞註食桑葉作繭者卽今蠶淮南子云
蠶食而不飲　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

皇圖要紀云伏羲化蠶爲絲羅泌路史云黃帝命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　鄭玄曰
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嵇康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
荀卿賦云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有父母
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喜溼而
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
是之謂蠶理　蔡觀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
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荊篚玄纁璣組
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旣蠶獨言
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爲最乎游濟河之間見一

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爲蠶師也　史記
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　王盤農書曰
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
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
勁者皆荊之類也桑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
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
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
宜爲地桑然荊之條桑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
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桑宜飼大蠶

荊桑宜飼小蠶　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
多漢志稱齊人織作冰紈綺繡號爲冠帶衣履天
下其地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
應劭曰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
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
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
形也　爾雅云非人爲之曰丘地自然生天下有名丘
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
曰冢大者謂之丘

〔箋〕聖王之利天下其大農桑二者而已史序成功於冀曰既作於兗曰既蠶當堯之時水土初平率天下耕而食織而衣即冀兗之疆自饒辨之亦寧事東吳之秔稻蘇杭之杼軸哉輓近燕趙齊魯之區率事媮惰不復問農桑爲何業而西北之水田空煩規畫東南之織造動費調停蓋緣民間不講厚生長策而所在地有餘利人有餘閒也余每讀大東之詩爲之太息　孟子論王政曰樹牆下以桑孟鄒人也其於蠶桑固所素習宜每向人津津

道之　桑土二句順文說下二土字畧相關蓋桑土既蠶則土可安居矣是降丘宅土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云就桑蠶也　間考山海經云帝女之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及拾遺記員嶠山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堯以爲黼黻斯益近于誕矣　濮州志曰兗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衣舉至其餘則貿之衛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然歟　王綱振曰九州惟兗雍言宅蓋雍最高兗最下故舉以包餘州兗州水治後歷數其土可桑可蠶可宅可作備言民生衣食居止之利此後有單言作單言宅者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傳〕色黑而墳起馬云有膏肥也繇茂條長也〔疏〕九州惟此州與徐揚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　陳氏大猷

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

〔箋〕兗無高山而平地河患爲甚今且可蠶可居而草木亦因之茂蔚水消而土出害除而利興大河之濱庶幾稱樂土矣而土色獨黑豈以久受水之故耶　田汝成曰墳土之大而高者九州惟兗青徐三州稱墳　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熛以墳其産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

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載馬鄭本作年）

〔傳〕田第六貞正也　〔疏〕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金氏謂貞字乃篆書下下字之誤）　〔蘇傳〕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予作十有三載　〔蔡傳〕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　陳氏雅言曰洪水之害兗州尤甚故田雖在第六而其賦比於八州爲最下賦雖在第九

而兗必至十有三載然後同於他州也蓋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爲至下人工之脩有未齊故賦旣薄而其入尤後　朱子曰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之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爲治河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又曰兗州水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按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歟　王氏炎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較所收而定其賦之下下州界旣狹又有浸灌之患賦所以最少　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名也兗地最卑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史記太歲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箋〕兗接冀境經賦不宜天淵然兗境最狹且迫河患而土壤產薄宜其懸矣歲星十二年一周爲一

紀天道旣變地力漸復故以十有三載爲期　鄭氏曉曰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矣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

胡氏贊曰兗州界旣狹而又有浸灌之患受病最深生理以漸而復故必遲以十有三載之久匹羸之人倍加調攝僅得同于常人起居耳　王氏樵曰史臣敘兗之成功其文異于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篚漢書作棐

傳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　小爾雅云治絲曰織　疏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於女工故以貢篚别之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兖州綾錦美也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鄭玄注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

因古今注曰漆樹以斧斫其皮開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　韓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上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　顏師古曰抽引精繭出緒者曰絲釋文絲蠶所吐也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成繭一繰成絲　鄭氏詩箋云季春始蠶孟夏賣絲　朱子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織文綾羅之屬、九州要記云雎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　水經云雎渙二水出浪宕　述異記云雎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緂麻索縷手經指絓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盎織之始也　伯余皇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顏師古曰錦織綵爲文也繡刺綵爲文也　林氏曰八州之貢兖雍最寡荆揚最多

箋按兖厥木惟條故貢漆桑土既蠶故貢絲而織文又絲所成者篚而入貢以示敬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而球琳不與焉或謂精者入篚非也禹制

貢皆服食器用斯稱惟正之供者乎　記稱舜作漆器諫者十餘人則漆非聖世所尚矣而兖豫並貢漆何爲蓋世漸遠於茅茨而踵美增華宗廟宫室有宜于增飾者即聖人不廢也但不欲過爲繁縟如丹楹刻桷春秋且刺譏矣織文織貝並入篚貢以備服物采章之用山龍華蟲帝以彰采世運曷嘗不日趨于文哉

浮于濟漯達于河

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疏地

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
海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正義
云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　水經曰浮水故瀆東北
入東武陽東入河漯水出焉漯水東北逕清河縣
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
右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水隱
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水
矣漯水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縣又
東逕鄃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　桑欽地理志曰漯水
出高唐今漯河在高唐州西二里即黃河支流見東昌府志羅泌曰漯自濟分至東武陽入河今莘縣北　伏琛曰千乘城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
水即漯水之別名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
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
漯亦是水也　唐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濟漯
今濟與漯絕不相屬何故而然敬宗曰禹導沇水
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
流過河而南出爲滎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
出合而分皆能識之

叐濟入河而南出漯則河之支流也二水皆與河
通兖之貢賦浮濟浮漯各從其便達河即達帝都
矣孟子曰瀹濟漯而注諸海蓋此水歟　鄭氏曉
曰濟自河南滎澤縣伏于地中歷鄭州中牟祥符
陳留杞縣歸德北抵山東至定陶方出去河數百
里方能達河　王氏樵曰漯爲河之枝流史記禹
釃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西漢末河併行漯川其後
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或曰漯即濟水泛溢湍漯
無涯因名曰漯二水東北與汶合流而入于海
大明一統志曰漯河在章丘縣東北七里源出長
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小清河一名濼水即濟之
南源　山東名勝志曰濟河從長清縣東北界分
流入漯水穆天子傳天子東征釣于漯水此也圖
經漯河發源頓丘出東武陽縣經博平至州境
考兖州今爲郡而河濟爲運道所經時苦旁决乃
蠶桑之利不及吳會遠甚而織文不列貢篚亦久
矣唯是民貧賦薄如故撫今追昔爲低回不置云
禹貢滙疏卷二終

禹貢滙疏卷三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紃京紃武仝訂

海岱惟青州

傳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疏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漢末有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卽遼東也　風俗通曰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白虎通曰萬物相代於東方）五經通義云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應劭曰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　司馬遷曰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晉地理志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名

金氏曰青州于中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岱起東方爲中國水口表鎭連延而生諸山北卽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卽蒙艾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卽泗水所出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一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詩譜齊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封呂望於齊都營丘（孫琰曰今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漢書地理志云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成王時齊受上公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齊乘曰武王克商封太公于齊未得薄姑之地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滅之益封太公遂有全齊漢志曰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蓋臨淄有天齊淵以此建國命名耳蘇秦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四塞之國也　元和郡縣志曰舜時以青州越海遼遠分爲營州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今昌樂縣）後爲秦所滅置齊瑯琊二郡漢爲臨淄郡　杜佑曰青州之界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歷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周以徐州

合青州其土蓋大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秦置郡爲齊郡瑯琊之東境遼東項羽以其地爲國曰膠東齊濟北漢武置十三州爲青州後漢晉魏因之〔漢地理志〕齊有淄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後漢郡國志〕青州刺史部郡國六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馬端臨曰漢時爲郡國十二郡則北海濟南齊瑯琊東萊遼東樂浪玄菟國則高密膠東淄川城陽〔唐地理志〕河南道古青州域青淄密登萊齊爲玄枵分河南採訪使領之　杜佑曰古青州唐爲河南道北海青濟南齊淄川淄東萊萊高密密東牟登諸郡河北道則安東府　宋爲京東東路濟南府青淄濰萊登密六州　馬端臨曰宋分青州爲青冀二州青領郡九理臨淄冀領郡九理歷城今濟南郡縣

班固配十二次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

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虛危齊青州　春秋元命苞曰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

武夷熊氏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境其地曠隔故分爲營州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最富强近利

〔箋〕青州枕海據岱自饒鑄山煮海之利而形勝亦最號扼險　國初遼東一鎭原附山東省遼士入試並附籍焉尋以不便改隸　京師然登州海道固相屬也　考一統志古青州爲今山東省濟南青州漢北海郡登州古牟國萊州春秋萊子國齊遷之東曰東萊四府其遼東都司爲冀青二州域舜分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地秦以營州爲遼東郡　鄭氏曉曰今山東青登萊三府濟南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濟東濟陽及遼東之遼水以東遼陽一路是　青州府志曰今青州屬縣諸城東南近海太公四履所謂東至於海是也樂安壽光北岸海則漢書所謂北海也古

稱曰小海本謂之渤海亦謂之渤澥海別枝名也齊乘云太行恒嶽北徼之山循塞東入朝鮮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謂渤海之戶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今沙門島對岸之鐵山正當渤海之戶以是知沙門大海以西皆爲青州北海云　大明一統志曰登州四面皆海惟西南一隅地接萊州府城北去海五里春夏時遥見水面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若交易狀土人謂之海市　陸釴曰山東三面瀕海

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爲界稱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澥故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所謂尾閭也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山東形勢實稱險絕

嵎夷既畧

傳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畧　疏嵎夷即堯典宅嵎夷畧是簡易之義羅泌曰嵎夷在遼西今文旹及帝命驗作禺鐵一作嵎銕

齊乘曰寧海州爲禹貢嵎夷　左傳云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又云封畛土畧杜氏註畧界也魏了翁云畧守從田從各謂王畧封畧有界限分明

箋按嵎夷今登州所轄蔡傳經畧爲之封畛只是水去而其地已畧可整頓封植以正疆界開畛以墾田畝　楊愼曰左傳經畧注聚土爲封曰畧經謂巡行畧謂邊界書云嵎夷既畧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畧之事也孟子曰此其大畧也畧字本騐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　王氏樵曰他

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淄濰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傳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水經注曰淄水出萊蕪縣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　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濰水所出淄州淄川縣東北原山淄水所出俗傳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今淄水流經臨淄益

都壽光界入濟水見山東通志又青州府志云濰水東北逕諸城高密又西北至安丘合汶水北入昌邑入于海漢志濰作淮今俗名一曰淮河　齊乘曰水經云濰水出
琅邪箕縣濰山許慎云箕屋山淮南子云覆舟山
實一山也在莒州莒縣北百里古人堰濰水以溉
田淄水按地志水黑爲淄出今益都縣東南二十
五里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萊蕪地岳陽即原
山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又北漸臨淄東城又東北
逕樂安縣又北入巨淀（今清水泊）又北出注馬車瀆入
海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　林氏曰河濟

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
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
則其功畢矣
〔箋〕青州先土後水與他州異以青受水患最淺地
平不盡由水治也　山東名勝志曰古臨淄城即
齊城也淄水在城南澠水在城北易牙別二水之
味即此　鄭氏曉曰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
之險故嵎夷畧而鄉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
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

視他州施功爲甚易而成功爲甚速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漢書作潟）
〔傳〕濱涯也言復其斥鹵（鄭云斥謂地鹹鹵）　〔疏〕說文云鹵
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潤地皆
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方言云青
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　顏師古曰鹽生
於鹹水者也古者夙沙氏初煑海爲鹽其後又出
河東大鹵臨邛火井焉今則處處有之　王逵曰
水味鹹水性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亢極而反之

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苦然遇土而煎熬爲鹽
則純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遂復本性云（蠡海集）
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
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箋〕州境邊海者三而青土獨別舉海濱以鹽利早
開故特標土產爲貢鹽志其始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歐範廣繹（史記作齒祿）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不煉治者）散鹽（煮水爲之）賓客共其形鹽（形象似虎）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今戎鹽）　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諸侯稱廣焉　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又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地名）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

呂祖謙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自管仲始興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除山澤之禁至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昭帝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弘羊反覆論難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以用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榷與古今相爲終始　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往往出鹽　宋史食貨志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監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力爲畦夫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歲種鹽千席　方勺曰水性以潤下爲鹹其勢不曲折則終不可成鹽安邑鹽池以濁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滄等州爲海水隈奥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唯隩奥多處則鹽多　沈括曰鹽品至多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路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劍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唯陝西路鹽有定課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　段成式曰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鄭公虔云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掖西北按鹽有赤鹽紫鹽黑鹽青鹽黃鹽亦有如虎如印如

鐵如石如水精狀者 【宋史食貨志】唐第五琦爲
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
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
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
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
寧一監三十餘席爲鈔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
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傳】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鄭玄曰海魚種類尤雜 【蘇傳】魚鰕
之類小爾雅曰葛之精者曰絺麄者曰綌 周禮

禹貢 疏三 十二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
【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皆貢之 【疏】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
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去水故言谷枲麻也 有子曰枲無子曰苴
周禮大宰九職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賈
公彥典枲疏云枲謂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
雄麻對苴是麻之有蕡實者 鹽鐵論曰古者庶
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及其後則絲裏枲表 說文鉛青金也錫之類能

殺蟲毒錫銀色而鉛質也古稱鉛爲黑錫 博物
志曰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
火又曰土山多雲鐵山多石 物理論云土精爲
石石者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
也又地以石爲骨
【傳】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蘇傳】春秋夾谷之會萊
人以兵劫魯侯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海水患
除始彌牧也爾雅厭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
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萊夷作牧而後有此

禹貢 疏三 十三

故書篚在牧之後 章俊卿曰上古牧養之盛在
於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今登萊之間
是也 按地理志黃縣有萊山 【傳】檿桑蠶絲中琴瑟弦 【疏】
檿山桑郭璞曰柘屬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
中琴瑟弦也 今萊有檿絲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土人取爲繒帛尤堅韌爾雅注檿
叙桑材中作弓及車轅詩疏檿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 朱
子曰萊夷及揚之島夷間於貢篚之間意時貢土
物以見來王之意歟 孫氏曰檿絲出於萊夷玄
縞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故青揚徐叙厥篚於

三夷之下今按青揚徐序厥篚並與厥貢對指通州言厥絲之貢雖出東萊實附通州貢內非萊夷以此貢也　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麤為敘而
以多寡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他倣此　林
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
出者以此地所出為良也
箋今考青州鹽利不及兩淮海錯不及閩粵絲枲
不及三吳怪石不及徐碭蓋自三代而下利孔日
開所在出奇無窮貢額絕異將山川物產亦多遞
變也　鹽貢始見於青遂開煑海富齊之端鹽斥

地所出古者鹽人掌其政令而已自太公始通魚
鹽而管仲遂用鹽筴霸齊然亦止青齊一隅耳乃
漢世桑弘羊孔僅之徒推其法天下而榷利日盛
至唐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劉晏益增其課於
江淮而沿至今日兩淮鹽引踰七十萬浙次之河
東又次之東省反出其下遠甚閩廣滇蜀無地不
榷鹽鹽亦不必盡出於海歲額幾同正賦自開中
改為納價而常股存積之法並壞餘鹽行而正鹽
壅私鹽熾而官鹽滯邊商內商守支坐困而鹽政

亦日敝矣　余嘗過岱所稱秦松封五大夫者今
非復故種而泰安州東嶽祠漢柏頗離奇偉特當
是千百年物石亦森列左右多異質豈所稱怪石
者與　王者不尚琛怪而怪石入貢豈聊供耳目
清玩乎艮嶽花石固炫奇之濫觴耳　按絲之貢
專言兗州而青州則貢於岱畎又厥絲入篚皆今
山東境內也史稱齊俗侈織作冰紈綺綉純麗之
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而魯地頗有桑麻之業蓋
是時絲利遍於齊魯間今獨湖絲最著而山東以

蠶紬特聞本出山蠶尚存厥絲之遺意云　馬理
曰伏羲氏教佃漁豢養和以池鹽民始獲肉食焉
神農氏教民稼穡和以海鹽民始獲穀食焉陝西通志
丘氏濬曰宋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
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我
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
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
三百觔為袋帶耗五觔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
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例出榜召商中納

聖祖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各商執引
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市
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
存積既興常股遂拋　鄭氏曉曰國初召商中鹽
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
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
色行之既久習以爲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
亦賤計似所入爲有贏利未爲不可近來糧料不
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　王氏樵曰漢

時齊有三服官又稱織作冰紈綺綉冰謂布帛之
細其色鮮潔如冰紈素也禹時貢絺其亦此類也
夫海物有關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故以惟錯總
之今人所謂海錯非怪奇耳目之玩則魚蛤蚌甲
之微非古人之意也然海錯今盛于嶺粤而海岱
則微鹽利今盛于淮淛而海岱亦不逮矣　秦繼
宗曰海物惟錯錯字當與上上錯錯字意同此句
與上一句相關蓋鹽絺常貢也海物不可常得則
錯雜于鹽絺之間而間一貢之耳　胡氏瓚曰泰

山之谷有此五種美于他方故以制貢北土無松
泰封五大夫徂徠之松亦與岱相望則岱畎之産
可知怪石如文登之文石徐州之碭石物産白奇
然亦取爲器用非如宋之花石綱也

浮于汶達于濟

〔疏〕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桑傳淄水出原山之陰東北入海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水經曰汶水出
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又西南
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酈道元注

汶水自桃鄉四分謂之四汶口又西南合爲一
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爲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淮南墬形訓汶出弗其流合于濟注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
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
其說閔子騫曰吾必在汶上矣說者王桑欽義以
爲汶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北如齊也　曾氏
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
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董氏曰出萊蕪者今須城之汶是出朱虛者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齊乘曰入濟之

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
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
清河爲大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又曰大清河古濟今汶水經注濟枯渠注巨野澤澤北
則清水巨野今梁山泊也北出爲清河濟水出陶丘北南濟
被孟豬北濱注巨野至王莽時枯竭所謂濟枯渠注巨野者也其自巨野北出至四瀆津與河合流
者乃齊之清河古自壽張縣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今曰安山合汶水
汶出泰安萊蕪縣原山之陽水經謂之北汶西南
逕徂徠山陰又西逕泰山之陽漢武明堂遺跡臨

水謂之石汶又西逕汶上縣北又西逕東平城南
其西即安山閘閘下河口有古安民亭遺趾清濟
與汶合處今閘清水南導任城則清濟不入汶汶
自行古清河矣汶水又北逕漁水東即瓠子歌之
吾山有安山東有漢隄遺跡自西而東屬之麓山
西曹子建冢山東漢黃河故渠又北逕陽穀縣西
流水合狼水入焉又東北逕東阿縣道元云縣東
北有清亭春秋隱四年遇于清以河得名也又東
北逕平陰縣又北逕巫山齊侯登以望晉師者清

水過此古爲淯湖又東北逕齊河縣南沙溝水出
山茌平縣南來入焉今肥城縣東南有沙溝鎮又北逕上濼橋
北濼水分響河入焉古名聽水又東北逕華不注山陰
又東逕下濼堰濼水舊入濟處堰南即小清河又
北逕臨邑縣又北逕齊東縣又東北逕蒲臺高苑
又北逕利津縣城東又東北入于海　水經注曰
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
曰汶出弗其高誘曰山名或斯阜也牟縣故城在
東北古牟國俗謂是水爲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

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
出分水谿東南流逕太山東右天門下谿水東流
逕龜陰又合環水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漢武帝作
明堂於汶水古引水爲壁雍處基瀆存焉世謂此
水爲石汶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南逕博縣故
城東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又南左會淄水又西
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矣浯水出浯山東北入濰說文言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
蘇傳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

行於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余闕曰北者
河北破金堤踰豐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或者以
爲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
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以爲河北則會通之
漕廢其係甚重余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
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
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書所謂
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
箋間按　國朝轉漕山東一路全倚汶水濟運禹

貢所謂浮汶達濟今日正倣其法而顯用之　胡
氏渭曰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今過
之南接淮泗北通漳衛以濟漕所謂會通河也張
秋北有鹽河通會城是浮汶之故道　王氏樵曰
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惟汶入泲可以達河濰
去汶遠惟淄與汶俱出原山而貢道由汶者入泲
故也　大明一統志曰濟河在汶上縣北一名大
清河禹貢濟水東北會于汶今濟伏流不見惟汶
水由濟河以入海又云泰山之傍有仙臺嶺汶水
發源于此西南流與徂徠山陽小汶水合又西南
流注洸河入濟　徐州洪志曰汶河一出萊蕪縣
原山之陽一出萊蕪縣界寨子村一出泰山之陰
仙臺嶺俱名汶水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
縣分爲二支一支自東平州戴村鎮西南流至汶
上縣會白馬河鵝河凡八十里出分水河口南流
經嘉祥鉅野凡一百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閘東
與泗沂二水合流而南一支自寧陽縣堽城壩西
南流別名洸河經滋陽濟寧之境合泗沂二水凡

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閘東合分水河口
流來汶水又南流經鄒縣魚臺沛縣凡四百十里
至徐州合泗水東南入于淮
宋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
謂之清河今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
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入
洸爲運河　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
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
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濟東南

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水經濟
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
實濟河之故道也汶水泰安州出由故道自寧陽界西南流至汶上縣北泗汶村至東平州南西北流入東阿縣界又東北經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等州縣入海自元時於寧陽縣東築堽城壩遏汶水入洸以通運河　國朝永樂間又於東平州東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入會通河於是入海之道多塞汶水既入運河者又從張秋分流復由故道會諸州縣溝泉之水合小清河東北注海所謂小清河即濼水發源濟南
趵突諸泉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
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淯河又會漯河

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
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
海俗名鹽河海場鹽舟由此南上或云古濼水自華不注山東北
入為大清河僞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為小清河云山東通志　續博物志云濟水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舊水涌若輪齊侯會于濼是也此即小清河矣
東阿縣志曰大清河者故濟瀆也考水經
濟水至乘氏分而為二其東北流者過壽張縣西
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汶水出泰山萊
蕪縣原山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二水合流又北

過須昌縣西又東北過魚山東左會馬頰水馬頰
者濟之支津也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逕穀城縣西
又北逕臨邑縣東臨邑者王莽謂之穀城亭又北
逕平陰盧縣西又東北濼水出焉濼水者濟南趵
突泉也謂之小清河濟水伏流至是出與大清合
皆謂之濟蓋大清為濟正瀆挾汶入海故漢以前
不謂之汶而謂之濟杜佑曰濟水自王莽末渠涸
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
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因舊名稱濟非濟水也至

漢以來汶所由道則自岡城西南流至汶上之北
四汶口又西北流過東阿縣西又東北流五百里
入於海至元二十年開濟州河渠遏汶入洸至任
城會源閘而分會源閘者今濟寧天井閘也會源
閘之水分而北流者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
瀆由東阿之戴家廟西旺湖薛家橋入於大清河
以通海運而其上流出東平界者但言其北流入
海而不著所由當亦入濟故瀆矣其後開會通河
自安民山達於臨清而汶水始會於漳不由濟瀆

入海故元初海運謂之引汶入濟濟者濟故道也其後開會通河謂之引汶絕濟絕者濟爲漕河所過不得東也而大清河自漢以來不謂之濟而謂之汶矣及考今河流其源出東平北蘆山之陽謂之蘆泉合東山諸泉水西南流逕東平城北而坎河水從南來會之坎河者汶之下流也　國初開元故會通河於坎河之南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北流之道使南入於運然每秋水泛溢決戴村壩而西至東平城南又折而西北入於大清河歷邑境

之西南流至魚山南麗家口小鹽河水從西來注之小鹽河者運河所出汶支流也汶水由戴村壩南流逕汶上之北至南旺而分其分而北者由沙灣五空橋洩之而東與黑龍潭水合流至麗家口而入大清河也大清河又北逕魚山西又北逕舊城西龍溪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逕艾山滑口而入平陰境又東北由長清齊河過濟南之北至利津入海也春夏旱暵坎河水西來者少則蘆泉諸水獨行大清之渠以會沙灣諸流故今所謂大清河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蓋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海上諸鬻鹽者至濼口放關由大清河而上泊於魚山又南則由河渠至於東平西則由小鹽河至於張秋故大清河謂之鹽河

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眞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堤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泉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

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

等復濟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山東通志) 于慎行漕渠圖說曰汶水由東平北流合北濟故瀆以入于海泗水由曲阜南流合南濟故瀆以入于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七年濟倅畢輔國始于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斗門一所遏汶南流至任城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衆謂之引汶入濟此堽城壩所由始也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渠達於安山(凡百五十里)爲一牐於奉符(即堽城壩)以導汶水入洸爲一

牐於兗州(即金口壩)以遏泗水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牐南北分流此天井閘所由始也二十六年又用壽張尹韓仲暉言復自安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臨清直屬御漳(凡二百五十里建牐三十有一)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由始也 國初河決原武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等濬其故道(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遏汶水全流南出汶上之西(築壩于東平戴村橫亘五十五里遏汶水入海之路)入於南旺分而爲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漳(入海)四分南流以接沂泗(入淮)此南旺所由分也

(北舊河北徙幾二十里又於戴村北留坎河口溢則決之以入海涸則塞之以濟運由是汶水不復入洸而會通河復矣)然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往往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於北於是徐有貞(由張秋西岸達於作口謂之廣運渠)劉大夏(築黃陵岡隄以治上流旋於張秋兩岸塞決口九十餘丈又于衝決之南爲減水石壩以瀉漕渠之水改名安平鎮)相繼築塞此張秋決河所由平也正德嘉靖以後往往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於南於是盛應期朱衡相繼治之遂於昭

陽湖東岸(夏鎮至留城)開渠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始安此夏鎮新河所由成也總之漕在東省出入郡境十居其七而沂泗汶洸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輸轉以入於運 國家金口之堰脩而泗水盡入於漕戴村之堰脩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可坐而策也 (按汶水西流其勢甚大而元人於濟寧分水遏汶於堽城非其地矣每遇水發西奔坎河洸流盡徹運道或壅故元時會通載漕不過數十萬至 本朝於戴村遏汶南旺分水而汶始)

以全流濟運矣

程敏政曰泗沂洸汶之水畢會于濟寧而分流于南北（汶之支為洸泗之合為沂見兖志）劉夢陽曰汶水發源于泰山諸泉至汶上縣南旺湖之口南北分流為漕河南至徐沛合河沁以入淮北至臨清會衛河以達海泉微流溢故建閘當縮而節用之臨清閘北流之喬尤要焉過此則衛河承之無留行矣（兖州府志曰臨清而北衛水之流盛徐沛而南河水之流盛惟自臨清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賴汶泗沂洸諸泉之水以濟此會通河所由開也）

潘季馴曰山東泉源屬濟兖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為五派以濟運道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最重是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河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于此是為邳州派也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脈　王氏樵曰　國初漕運原不資于黃河有山東諸泉為之命脈然今漕輓之道南自淮陰北抵海口道路三千餘里而山東泉水之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耳當黃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及河之決而入運河也不憂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為運河之利何也蓋黃河未來之時運道命脈

全在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為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為豪強侵占或為砂礫阻塞譬猶人身精神愛養則常盈耗散則隨竭無足怪也

黃承玄曰會通河以汶泗為源今所受者獨一汶耳元人用汶而未能收全汶之用國初全用汶而未能全收汶之利故時引黃濟漕延溢入室沙灣張秋之決貽患幾數十年自黃陵之功成而河水涓滴不入於漕迄今百有餘年一水盈溢若行堂

與則獨資全汶之利也　鹿園萬表論曰漕河本
不用黄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之渡
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黄河决
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
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
疏殺之而黄河始合于漕然黄流尚微至正德六
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黄河未衝
之時自淮達濟一路隄防正恐黄河衝入爲害今
徐洪以下一向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

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
考古青州控引海岱而登萊濟南皆其域也齊通
魚鹽冨饒甲於海内今青州尚號爲雄郡而利權
物産遠不逮古自遼左淪爲左衽而登萊勢切震
鄰兼有防海之師悉索敝賦東土騷然苦煩費矣

禹貢滙疏卷三終

禹貢滙疏卷四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胤京 胤武仝訂

海岱及淮惟徐州

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林氏曰一州之境有
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葢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
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
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疆境始別也　爾雅濟東
曰徐州李巡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
徐徐舒也

詩譜魯少昊摯之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成王封
周公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
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封微子
啓宋公爲商後其封域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
豬之野　李白曰風姓之後國爲任城在禹貢則
南徐之分野境七百里郡有十三縣任城當其衝
東盤瑯琊西控鉅野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徐州
之域春秋時宋滕薛小邾偪陽之地六國時屬楚
秦并天下爲泗水郡　杜佑曰周併徐州屬青州

今分入兗州之域葢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
爲名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兼得宋齊吳之交
秦幷天下置郡此爲泗水瑯琊之西境薛郡漢又
加置東海郡武帝置十三州還以其地爲徐州後
漢因之　史記貨殖傳云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
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漢地理
志魯地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
睢陵僮取慮皆魯分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陽
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濟陰定陶詩

風曹國一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　後
漢郡國志徐州刺史部郡國五東海琅邪彭城廣
陵下邳　馬端臨曰漢時爲東海臨淮山陽魯郡
而瑯琊郡南境是泰山郡南境是沛郡東境是附焉國則
楚泗水　唐地理志河南道古靑州域宋碭山單父徐
宿析徐泗置鄆曹爲大火分兗海沂泗爲降婁分濠鍾離
郡爲星紀分河南採訪使領之　杜佑曰古徐州
唐爲彭城徐臨淮泗魯郡兗東海海瑯琊沂五郡
並屬河南道　宋京東東路則沂州淮揚軍京西

西路則襲慶本兗州東平本鄆州二府徐單二州淮南
東路則宿海泗三州漣水軍
班固配十二次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
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直起奎六度蔡邕起奎八度　陳卓京
房張衡並云奎婁胃魯徐州　春秋元命苞曰天
氐星王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　春秋緯文
耀鉤云徐揚之州屬權星　星經玉衡第五星主
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瑯琊
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

武夷熊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
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
勝也徐卽魯境地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
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驁悍
自負劉項起於豐沛朱全忠亦碭山人淮夷徐戎
皆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愼也　孔平仲曰
楚地博大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
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
湖南兩浙是南楚也文穎曰彭城故東楚項羽都之謂之西楚孟康曰舊名江

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王玄謨曰彭城南屆大淮左
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　後山陳氏曰南守
則畧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於兵家爲守攻之
地　蘇氏軾曰徐州爲南北之襟要其地三面被
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
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眞若屋上建瓴水也
箋按兗青徐壤地相錯商并青於徐周并徐於青
國朝兗青並隸山東省爲郡而徐爲州係南直隸
所轄又考禹時淮北爲徐州淮南爲揚州周淮北

禹貢疏四　四

爲青州春秋時淮北爲曾爲齊爲宋南爲吳後屬
越越後有淮南及楚東侵泗上而淮之南北皆爲
楚矣　晉分淮北爲北徐州南爲南徐州見南畿
志又按晉謝玄旣敗苻堅次彭城平兗州用督護
聞人奭堰呂梁水以利漕運徐州運道自此始也
考一統志古徐州爲今直隸徐州古大彭國堯封籛鏗于此
而兗州府爲徐兗二州域　鄭氏曉曰今南直隸
徐州所屬淮安府海邳州所屬及桃源沭陽清河
安東山東之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

城蒙陰兗州府所屬金鄉魚臺城武單縣濟寧州
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
以淮爲界　曹學佺曰淮安府跨淮南北山陽鹽
城居淮南古揚州域海邳二州及清河桃源等七
縣居淮北古徐青二州域　章潢曰洪水之害淮
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
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華
徐州而東方爲無空也　漢揚雄徐州牧箴曰海
岱伊淮東海是豬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旣豬

禹貢疏四　五

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按寰宇記云沂山
及沂泗淮三水今在青州大野今在兗州一統志
云沂泗大野又俱屬兗州府地而徐裂矣名勝志
于愼行曰余覽古圖經脉地勢所由高下盖北紀
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于屋東踰常山至醫巫
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柏熊耳入於
甌越江淮河濟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獨立海上西
向而揖羣山汶洸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
於海其狀若負扆云往河流燕齊間由岱之北挾

濟入海今徙徐方傾反出岱嶽南挾淮入海斯地
道所變遷也　徐州志曰徐之東沁汴汶泗諸水
合流又河爲運道南北二京之衝而東連海岱西
走開梁蕭碭豐沛附屬于外隱然如玦鈌者此水
也（汴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按一統志汴河源出河南滎陽縣大周山東流至中牟縣入黃河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入黃河又按漕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北徙則與沁合中都志云汴水出滎澤縣廣武山）　丘氏濬曰彭城
乃南北之要衝在今日則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
之地南出數百里則爲　帝鄉　祖宗陵寢所在

請於此處立爲大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一方盜賊亦藉是鎮遏之則宗社安如磐
石矣　唐樞曰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於揚州臨
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
寧爲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爲之
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
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淮沂其乂

傳二水已治（釋詁云乂治也）　疏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
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淮出桐柏山發源
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
得其治故於此記之　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
其浸沂沭（沭音術）周無徐州兼之於青青即徐也　水
經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瑯琊臨沂縣東
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鄭
玄云沂水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
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山（一作泉）
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

故東莞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
城東許愼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俗
謂爲小沂水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
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
泗謂之小沂水也（水經注又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　齊乘曰
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按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
河川小阜下有泉（旋臨樂山）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
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
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沂水過馬頭固南流逕

蓋縣故城又南至沂水縣城西桑泉水西來入焉
通名汶河東注沂沂水又南至沂州城東小沂水
西來入焉小沂出蒙山西東過費縣祊山納祊水
至沂州城北入沂沂水又南分流入三十六穴湖
東通沭水沭東沂西夾山而行山峽間有池俗云禹鑿沂水由三十六穴湖貫此峽口與沭相通又南至沭陽縣入桑墟湖由湖東出入于海沭水至此正名漣水又南逕古郯
城又南至下邳入泗　金氏曰淮水出唐州桐柏
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
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曾城南入泗者曾

點浴沂之沂也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周禮沂沭
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丁邳入
泗者爲最大此禹貢之沂也
〔箋〕治徐州水以淮爲主而沂次之此並舉淮沂勢
若兩大至導淮云東會于泗沂便分主客矣　圖
經淮河四瀆之一在淮安府治西南五里許自泗
州龜山東北流與汴河合東北入于海即長淮也
　中都志曰淮河在懷遠縣東南歷荆塗二山硤
間乃神禹所鑿今名洪頭有巨石橫梗若門限每

冬水淺則見蓋未鑿之前淮水從荆山西麓迂迴
以入于渦麓高水滙爲患故禹疏而導之使出二
山間水乃安流梁武帝嘗於此堰之以灌壽陽又
曰淮水出荆山之左塗山之右二山對峙爲一脉
禹以桐柏之水泛溢爲害鑿爲二以通之今兩崖
間鑿痕猶存　徐州洪志曰徐州洪舊名百步洪
直州城東南二里許不知何人開鑿趙孟頫碑云
徐州之水合於呂梁而入于淮近世乃兼受河之
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爲岡巒

累累不絕水中橫石數百步其縱十倍高出於水
上者象人齒牙水勢少殺則悍急尤甚舟行幾於
登天凡東南貢賦皆道此其曰洪者洪水也有中
洪外洪裏洪　胡氏贊曰沂水其源有二一出曲
阜尼山之麓在東南六十里西流至兗城東與泗
合注濟寧即酈道元所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
雩門者是也一出沂水艾山會沂蒙諸泉與沂山
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即地志所謂水出泰山郡
蓋縣艾山者是也兗州府志曰沂河出蒙陰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艾山水經蓋縣

艾山卽此南流至沂水縣城西濟寧驛曰祁州東南六十里有直河以宣泄蒙沂諸山之水
皇輿考曰淸河泗水下流源出泰安州經徐州至
邳州東爲直河境西爲沙河又南而下至縣西北
三汊河口分大小二淸河達淮淮安府志曰淸河在邳州治西一里
許自山東沂州南流至下邳西南入泗河中都志云沙河卽潁水也

蒙羽其藝

傳二山已可種藝 疏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
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
故藝爲種也後漢郡國志祝其有羽山註柱縣之山博物記云俗謂爲懲父山方輿勝

覽云羽山在贛榆其地有祝其城 詩奄有龜蒙蒙山與龜山相
連其陽爲費縣其陰爲蒙陰縣蒙羽二山淮水所
經也考兗州府志蒙山在費縣西北羽山在郯城縣東北靑州府志蒙山在蒙陰縣東山頂產
雲芝茶 齊乘曰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
里邢昺曰顓史主祭蒙山在東故曰東蒙羽山地
記在朐山縣西北九十里今所屬沂州東南百二
十里殛鯀山也前有羽潭左傳鯀化爲黃能入于
羽淵卽此郭璞云羽山卽殛鯀處鄭氏曉云有登州蓬萊縣方旬云自州岸一潮渡海卽
至島島有五所卽禹貢羽山 蘇傳二水旣治則二山可種

周禮樹藝鄭氏註云藝猶蒔也賈公彥疏樹是植
木藝是黍稷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
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穀生於五木氾勝之曰
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
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
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
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
而獲死也 淮南子曰先王之政昏張中則務種
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

畜積伐薪木

箋山之可種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
岷嶓以例徐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最高蒙羽非
其匹也而爲淮水所經意其壤地沃饒亦畧有同
者與經云徐田上中齊乘稱沂州東南芙蓉山下
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粳鍾畝古稱瑯琊之稻元和
志承縣界有陂十三所今沂嶧二州卬泇承二水
溉田靑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跡則蒙
羽爲沃壤可知今近徐諸山溯皆荒蕪矣 其藝

與既蓺亦別既蓺言巳開墾其蓺則可施功種蓺
也
大野既豬史記作都
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　疏地理志云大野澤
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卽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
焉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　水經曰濟水東
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酈道元
注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　曾氏曰
職方河東曰兖州其澤藪曰大野大野濟水之所

絕禹時蓋在徐之西兖之東也周無徐故專屬兖
周必大曰濟水貫兖與徐居古九州之二其在
四瀆得天地質信寛徐之氣其澤曰大野是爲十
藪之首　孫氏曰既澤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既豬
向巳爲澤今復舊也
箋大野或云西狩獲麟於此澤日記以爲南旺湖
今當以郡志爲確據　兖州府志曰大野澤在鉅
野縣城北濟水故瀆所入也亦曰巨澤南北三百
里東西一百餘里漢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
注鉅野通於淮泗是也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
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五代以
後河水南徙滙於鉅野連南旺蜀山諸湖方數百
里齊乘曰鉅野今梁山泊也北出爲清河南旺湖在運河
西岸卽鉅野澤東畔也蜀山湖在運河東岸卽南
旺東湖河紀云南旺河地特高汶水西南流至此
而分宋時與梁山濼水滙而爲一及
會通河開始畫而爲二漕渠貫之　泉河史曰
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成乃建議設水櫃以濟漕
渠在汶上曰南旺在東平曰安山在濟寧曰馬場
在沛縣曰昭陽名爲四水櫃卽湖也漕河水漲則

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
漕河考云閘漕以汶爲主而諸湖輔之若蜀山
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
微山昭陽呂孟諸河皆輔汶南流者也　潘季馴
曰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當春夏糧運
盛行正汶水微弱之時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
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
閘令汶盡南流以灌茶城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
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以灌臨清當其南也

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泜南北合流即遇旱暵克有濟矣

李化龍曰南旺分水嶺據地之最高其北爲安山湖鉅嘉以北諸水注之而出於張秋其南爲南旺湖鉅嘉以北諸水注之而出於魚臺此天所以限南北也河決自河南之蘭陽以上經東長濮曹濮則橫截張秋爲運道上段之害夫是以先年有黄陵岡之役其策在以河避運河決自單縣以下則橫截穀亭沽頭而入昭陽湖爲運道中段之害

夫是以先年有南陽新河之役其策在以運避黄

南旺論曰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矣

王氏樵曰雷夏小故曰既澤彭蠡大故曰既豬洞庭浩渺方八百里又非他比故特異其文曰孔殷

震澤震動難定故曰底定大野大于雷夏等故亦曰既豬

東原底平

傳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疏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爾雅曰廣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　春秋說題辭曰原端也平而有度也　蔡傳東原漢東平國今鄆州在徐西北而謂之東者在濟東也東平國景帝亦謂濟東國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徐無汴泲之分流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以志泲

箋其又其藝語意相對既豬底平有相因意　今東平爲州屬兗州府與鄆城縣相近鉅野爲縣亦屬兗州府轄云　兗州府志曰東平州唐太平節度所據自宋元來獨爲一路城東地肥饒蘆泉之沃頗宜粳稻其西安山陂澤當汶水下流畜而不能洩輒成巨浸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傳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疏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

封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　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又曰赤赫也太陽之色也王氏樵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于生物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田第二賦第五

箋徐州土美故田第二凡賦甲於田者以壤地狹或人工未脩也　胡氏瓚曰土黃爲上赤次之白

又次之青黑爲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墳膏起也青在壤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遞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暨魚史記自作泉魚索隱曰泉古暨字

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疏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　蔡傳徐州土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

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疏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雉具五色而有文章故謂之夏染者象之謂之染夏夏翟出于羽山之畎山以此名　賈公彥夏采疏云按爾雅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謂之鷂此則夏翟之羽色夏即五色也後世無夏翟故鍾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　師曠禽經曰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張華注雉尾至

夏則先鮮也　左傳杜氏註五雉云西方曰鷷東
方曰鶅南方曰翟北方曰鵗伊洛之南曰翬
傳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疏地理志
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胡氏瓚云嶧是鄒嶧）京相璠
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山
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
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
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登嶧山令李斯以大篆勒
銘　郭景純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
以爲名禹貢作嶧奠其名也曾頌作繹取其義也
一名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陽曾繆公改爲鄒今
其地猶多桐樹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爲桐
林氏曰桐以向日孤生者爲良猶言孤竹之管陸
農師曰桐性宜濕地不生於陽詩傳曰梧桐不生
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
生孤者尤難得也　桓譚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
琴繩絲爲絃　齊民要術曰梧桐山石間生者爲
樂器則鳴

傳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　疏石在水旁水
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
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
張濬巖論石品云靈璧出於泗濱本樂石所用書
云泗濱浮磬是也碩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煙雨
態備之姿思溪近出於太末深在土中堅貞溫潤
文質俱勝扣之如鐘四面皆可觀其姿兹明秀體
氣高妙覓出諸石之上視靈璧猶僧父也　荀卿
曰磬似水則磬以清爲貴傳曰輕清上浮則知石
之浮者其音清也　陳氏大猷曰磬聲清越取輕
浮者良　黃帝使伶倫造磬（通禮義纂）　白虎通曰磬
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
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
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
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有親也此三有行然
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鄭云淮水之夷民）　疏蠙是
蚌之別名此蠙出於淮夷遂以蠙爲珠名（淮出唐州百餘里乃茂而）

多淵有蠙珠淵今其地凡十四淵不復生珠矣無今淮白魚〔蘇傳〕詩有淮夷
知古者淮有夷也淮夷有珠暨魚如萊夷之有檿
絲　說文班夏書從賓從虫宋弘云淮水出班珠
珠之有聲者　淮南子曰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又
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黄金　張
華曰淵生明珠而岸不枯　述異記曰凡珠有龍
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越人諺云種千畝木
奴不如一龍珠越俗以珠爲上寶　南越志曰珠
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

禹貢錐指四　六　二十

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
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磊螺珠磊螺珠之次
爲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葱珠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陳氏雅言曰
貢物不詳其地者一州所出皆可爲貢也獨徐之
貢夏翟而必曰羽畎孤桐而必曰嶧陽浮磬而必
曰泗濱珠魚而必曰淮夷指其物而詳其地者蓋
惟此地所產爲善非徐州之產皆可充此貢也
傳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方言曰繒帛之細者謂之纖　小爾雅曰繒之
精者曰縞　新安胡氏曰玄纖縞三色繒也
〔箋〕厥貢厥篚並指通州言貢物各詳其地不責以
所無乃見聖人底慎意嶧陽爲鄒嶧泗濱爲今泗
水縣自無可疑今桐與磬遺蹟尚存杜綰石譜以
靈璧縣有磬山石產土中叩之有聲云即泗濱浮
磬旣曰產土中不得謂之浮磬矣淮夷徐戎見費
誓不必以詩爲證也　此州制貢大畧並供禮樂
之用　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　徐

禹貢錐指四　大　三

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
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考徐州北二十
五里有赭土山貢上即此　雍大記曰耀州東五里有磬石山
出青石唐天寶中取爲磬其後郊廟樂遂廢泗濱
磬　曹學佺曰浮磬今泗水中無此石其下邳西
南磬石山在泗水南四十里采磬石以供樂府大
小聲皆清越　中都志曰文獻通考磬石山在泗
州玉海註下邳有磬石山古取磬地按靈璧東漢
下邳唐宋以來泗州也磬石山北距泗水五六十

一里禹時洪水横流未必不經此山之下又曰泗州名蠙城蠙珠母也淮泗所産故名　王氏樵曰蠙珠近取淮夷與海錯義同大抵古人不貴遠物畀物任土作貢貢土所有惟服食器用故以金三品瑶琨怪石球琳琅玕蠙珠橘柚之類雖唐虞時亦已有之末流之濫乃有如合浦珠官荔枝驛騎此如作酒爲祭祀而後人至以沉湎喪邦故明王投珠抵璧而示弗貴周公之法羣飲者殺然周公何嘗以商紂而廢酒致美乎黻冕何嘗廢飾也黑經

白緯曰纖玄之用三爲衮以祭爲端以齊爲冠以居所謂玄冠也衣有襦裳曰端所謂玄端也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纖禫除服祭名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作菏云水出山陽湖陵

〔疏〕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　水經注曰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泗水西南逕魯縣北爲洙瀆南　則泗水二水交於魯城東北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　括地志云泗水源在兖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爲名　今考泗水四源並發循城北八里始合爲一西流至曲阜縣經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堰又南流三十里至濟寧州東城下與汶水合入會通河見山東通志　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雝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雝至于泗也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葢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蘇傳〕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

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葢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

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

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羅泌曰帝都中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葢堯舜重於用民故九州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葢繇淮以入汴泝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史謂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今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

張洎云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都謂之鴻溝 程氏曰鴻溝蘇秦嘗言之不待始皇有也 莨若渠自滎陽五池口東注之其鴻溝亦曰莨若渠

〔箋〕淮在徐之南泗自北而南入淮徐州貢賦浮于淮以入泗可一航而至但泗不與河通故或由灉或由泲並逆流以上方能達河以至帝都今運河

亦從淮合泗而接流會通河必經于泲此取道山東路者也蘇子瞻所指汴水葢自宋都河南一路言之豈所謂汳水由灉入泗者歟　王氏樵曰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何也葢灉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遡灉由灉而遡河此一道也泲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泲之合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遡泲由泲而達河此又一道也 鄭氏曉曰灉是西路泲是東路　大學士商輅記畧曰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浮于汶者

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于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而二水悉歸漕渠于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曰會通河　潘季馴曰黃河踰開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蜿蜒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

會淮而東運河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畧也

考古徐州如大野東原嶧陽泗濱並在今兗州府境而南拮淮安所襟帶固已遠矣今頗裂其地爲郡縣僅以一州斗絕自立乃綰轂水陸實爲南北咽喉而山川險阻俗多强悍自昔號爲四戰之國芒碭之雲氣時聚得無驕語而生心者乎頃河水橫嚙比閭惟其魚之慘勞來還定萬目無策雖泇河改運脉絡別有關通而彭城形勝奸雄不無睥睨有土者所宜深慮也

禹貢滙疏卷五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胤京 胤武　仝訂

淮海惟揚州

傳北據淮南距海　洪邁曰揚爲州最古南傳海北揵淮并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鉏析殆且百郡獨廣陵得冐其名故常稱巨鎮　武夷熊氏曰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於西北澤必滙於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至南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於塗山會稽又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荆州之境淮之西當在桐栢荆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其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於江南者金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以自保僅可以偏霸欲以規恢中原奄有四海則古未之有也　爾雅江南曰揚州李巡注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　釋名曰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　太康地記曰揚州漸近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杜佑曰揚州在於天文斗則吳之分野兼得楚及南越之交亦古荒服之國春秋時屬吳越戰國時屬楚秦兼天下置郡此爲九江鄣會稽閩中南海郡之東境漢武帝置十三部此爲揚州後漢因之　漢地理志吳地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漢淮南王都壽春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後漢郡國志揚州刺史部郡六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　順帝永康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郡以西爲吳郡此兩浙分疆之始然猶並屬揚州　通鑑劉宋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浙東五郡爲東揚州浙江之西爲揚州至此遂有二揚州　唐地理志淮南道古揚州域揚楚滁和廬壽舒爲星紀分安黄申光蘄爲鶉尾分州十二以淮南採訪使治揚州江南道古

揚州南境潤昇江寧郡以潤州之江寧縣置常蘇湖杭睦越明
衢處婺溫台福建泉汀漳為星紀分以東道採訪
使治蘇州宣歙新安郡池洪豫章郡江饒虔吉袁信析饒
衢置撫亦星紀分岳鄂潭衡永道郴邵為鶉尾分以
西道採訪使治洪州黔辰錦施敘本巫州亦曰沅州獎龍溪
郡夷播思費南溪溱亦鶉尾分以黔中採訪使治
黔州其嶺南道亦古揚州之南境韶廣康端封梧
藤羅雷崖以東為星紀分桂柳鬱林富昭蒙龔繡
容白羅而西及安南為鶉尾分州七十有一以嶺

南採訪使治廣州初學記曰揚州自江已北為淮南道東偏為江南道南偏為嶺
南道浙江名勝志曰唐明皇分天下為十五道採訪兩浙諸郡並隸江南東道至肅宗乾元元年置
浙西道節度使領昇潤等十州浙東道節度使領睦越等八州而浙東浙西之名始立　馬
端臨曰漢時為郡國七郡曰廬江九江會稽丹陽
豫章國曰廣陵六安又為臨淮南境是江夏東境是南
海郡東境是　杜佑曰唐分置淮南道領郡十廣陵
揚廬江廬蘄春蘄同安舒永陽滁鍾離　壽春壽
淮陰楚歷陽和弋陽光江南道領郡二十丹陽潤
晉陵常吳郡蘇餘杭杭會稽越餘姚明東陽婺新
定睦信安衢吳興湖縉雲處臨海台永嘉溫新安
歙長樂福清源泉建安建臨汀汀漳浦漳潮陽潮
江南西道領郡八宣城宣鄣郡洪鄱陽饒南康虔
臨川撫廬陵吉潯陽江宜春袁又分宣州為池置
秋浦郡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
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産貢賦職方山藪
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
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州
豈有捨荊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

宋淮南東路為揚楚通泰滁真等州軍一高郵淮
南西路為壽即壽春府濠廬舒蘄和光等州軍二六安
無為而揚州大都督府治廣陵兩浙路府二平江
鎮江州十二杭即臨安府越湖婺明常溫台處衢嚴秀
江南東路府一江寧州七宣即寧國府徽江池饒信太
平軍二南康廣德江南西路州六洪即隆興府虔即贛州
吉袁撫筠即瑞州軍三南安臨江建昌南渡後稍復
更置云　馬端臨曰宋時為州五十九兼有建寧
府福泉漳汀南劍州邵武興化軍潮州梅州其廣

南東西路大畧荆揚二州之域
班固配十二次自南斗十一度至須女七度爲星
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天官
書斗江湖　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
立爲揚山　星經玉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
日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己巳爲廬江丁
巳爲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
張華曰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濵長江南至豫章水

戒險阻之國也　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
歎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山謙之丹
陽記曰京師南北並有連嶺而蔣山獨隆崛異
其形象龍實揚都之鎮也　王阮曰臨安蟠幽宅
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
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
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　初
學記曰江寧縣楚之金陵邑也吳晉宋齊梁陳六
代都之　陸游曰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眞控
扼要地今都城徙而南秦淮乃橫貫城中然大江
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
爲固耶說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
鑿淮水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
非人力所能勝也　章俊卿曰自淮而東以楚泗
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
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淮之
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又所以蔽長江也
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蔽又曰

自丹陽而抵廣陵卽廣陵而抵淮陰盱眙此全淮
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歷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蘄
春此全淮之左臂也　林駉曰淮之東根本在廣
陵而以山陽盱眙爲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
以鍾離壽春爲捍蔽　眞氏曰淮東要害在清河
之口淮西要害在渦穎之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
　李綱曰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
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所以爲藩籬盡在淮南故
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跖跋之盛卒不

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府淮南郡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居中統制護衛道見杜牧記）魏了翁曰考自江北以謀南牧聲勢力量無如曹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女眞之逆亮老瞞敗於赤壁佛狸困於瓜步逆亮斃於采石（隋地理志）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餧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

（箋）九州如濟河如淮海如黑水西河並直指兩大川不必並舉名山也青州言海岱徐州言海岱及淮揚州言淮海便見三州接壤有聯絡首尾之勢

彭蠡江右境也三江震澤浙直境也此揚州之見於經者而必旁引閩粵以入四履非其實矣

九州疆境犬錯而冀兗徐豫尤爲接壤難辨如鄆州以爲兗曹單又以爲豫兗州曾郡且入徐州大

徐州曰東原底平則鄆果專屬兗乎岱爲青之鎭山則曾郡果專屬徐乎單爲碭山魚臺之境又果專屬豫乎至黃州本荊也而唐十道圖以爲揚陝虢近雍也而通考以爲豫商州近豫也而通畧通考並以爲梁宋史又以爲雍若大名一府分屬冀兗此誰爲確據乎當禹時閩廣滇黔遠在荒服而揚州自震澤底定外不置一語則兩浙爲吳越之境亦未列王會也今以閩浙附入揚州已爲影響唐十道圖至以鄂潭衡永澧朗辰錦等州並入揚

州南境而嶺南一道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凡七十州亦以揚州南境括之可謂殽雜棼沓靡所適從矣自杜佑於古九州外別分南越一條庶幾近之馬氏通考歷代沿革圖尤爲明晳今考九州準的于此間有與同請質以應　考一統志古揚州爲今南直隸應天鳳陽（古塗山國）蘇州松江常州鎭江揚州（漢廣陵國）淮安廬州（漢廬江國）安慶（春秋皖國）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各府廣德和滁三州浙江省則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越西鄙姑蔑地）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

州各府江西省則南昌（唐洪州吳楚之交）饒州（楚東境）廣信
建昌（吳南境）撫州臨江瑞州袁州贛州南安各府而
南康九江吉安三府爲荆揚二州之域（鄭氏曉曰淮安府所
屬山陽鹽城南康九江府北境是）其福建省福州泉州建寧延平
邵武汀州興化漳州各府漢屬會稽郡並宜入揚
州廣東省則廣州南雄惠州肇慶四府皆揚州南
境潮州府亦古閩越地廣西南寧府爲揚州西南
境　曹學佺曰今中都鳳陽府跨禹貢徐揚豫三
州鳳陽臨淮定遠盱眙天長壽州霍丘爲揚域懷
遠五河虹泗宿二州靈璧蒙城爲徐域潁州潁上
太和亳州爲豫域云　丘氏濬曰自古帝王之都
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
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
一隅惟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
高皇帝閲江樓記曰古稱中原大概偏北今創業金
陵西南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疆五千之
上東南亦如之北際沙漠南與相符猗與盛哉

唐樞曰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壽春合肥之
守堅則南北限而江淮互爲藩蔽故魏得壽春合肥
而吳不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爲犄東晉至陳
彭城盱眙江東廬壽皆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歸
周而陳亡　鄭氏曉曰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
實爲吳楚閩越之交南昌沂江滙湖右江左浙帆
檣所集江南一都會也

彭蠡旣豬

【傳】彭蠡澤名（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按今在九江郡界）【疏】彭蠡是
江漢合處下云東滙爲彭蠡是　劉歆云湖漢等
九水入彭蠡贛水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
其縣南又西流注于贛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
大江其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于彭蠡也班
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即貢水東江也發源汀州府之新樂山）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地
理志曰豫章水（即章水西江也漢志名彭水）出贛縣西南而北
入江盆控引衆流總成一川矣（水經注○通典虔州贛縣有章水貢水合流曰贛又考章水源出南安府聶都山東北至大庾縣經南康而滙袁水是爲豫章水至贛州）

又會貢水是爲贛水　王應麟曰彭蠡在江州潯陽縣六典注一名宮亭湖俗謂之鄱陽湖在南康軍星子縣南江州彭澤縣西郡縣志在都昌縣今屬南康軍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爲界九江記湖心有大孤山　金氏曰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宮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今按江西通志湖在鄱陽縣西四十里即彭蠡也附以鄱陽山相接改今名延袤數百里跨南昌南康饒州三郡　呂覽曰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郡國志云彭蠡湖

周廻四百五十里內有石高數十丈大禹刻石以記功焉　眞德秀曰繇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𡾰靡迤相屬而廬阜爲之最岷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揚瀾左里爲之最　章俊卿曰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

〔箋〕九州惟兗與揚並不及山揚州淮海而外有三江以暢其支而更有彭蠡震澤以爲之瀦此以稱東南澤國也　大明一統志曰彭蠡湖在南康府東南一名宮亭一名揚瀾左里一名鄱陽瀾四十里長三百里巨浸瀰浸中有鴈汊小西河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江圖經入都昌界爲宮亭湖　胡氏瓚曰彭蠡發源章贛匯爲一湖而江過之故敘揚州之功以彭蠡爲大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得名今彭澤縣北彭浪磯與小孤山相對都昌縣西北有左蠡山見江西志　李瑄曰章江發源于贛達郡城西北流入西鄱湖俗名河西是也撫河發源于盱遶郡後東北流入鄱湖即宮亭湖也兩水爲郡之經而鄱湖爲水之聚瑄豐城人

陽鳥攸居漢書作逌居

〔傳〕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張華禽經注云大曰鴻小曰鴈　〔疏〕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蘇傳〕陽鳥避寒就煖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　金氏曰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淩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

以防泛溢其後民頗君作其間常被淹沒以此知大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甚深　埤雅云雁大者曰鴻雁愛陽而惡陰夜泊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雁小者爲雁奴）古今注曰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焉

〔箋〕陽鳥攸居非直卽禽鳥棲息以見洲渚之平禹指彭蠡之濱以備浸淫潰溢之勢而陽鳥亦得

以居之正見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江西名勝志曰鄱陽湖春漲則與鄱江接聯水縮則黃茅白葦曠如平野宋趙抃詩靜唱溪漁樂斜飛渚鴈驚　楊愼曰月令鴻鴈來舊說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之間動計千百飛有先後行則成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於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遰（音逝九月遰鴻雁）謹記之周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焉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三江既入

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韋昭云二江謂吳松江錢塘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曰上江亦曰東

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曰三江口（一說吳松江口白茬江口青龍江口謂之三江口地勢低於震澤三丈潮水來時水高三丈列震澤底定所以謂之平江見華亭縣志）〔蘇傳〕三江之入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滙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

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潴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程珌曰三江東坡說最爲有據葢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章之江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既皆入海則震澤之匯安得不定乎　金氏曰三江之說不一其可

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至揚雖已合爲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滙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猶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則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震澤太湖也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

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大約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太湖所以艱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乎三江克底于定非謂三江既入而震澤自定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爲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爲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太江之江也　新安陳氏曰三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爲中江南江北江郭景

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據所見而言既入入海也　葉夢得曰孔氏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爲三江在荊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爲三在揚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爲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未嘗至吳故其所北江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也又曰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

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為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韋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為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為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于海當如既陂既澤既導既瀦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

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為害若江水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羅泌曰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

西漢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羅泌曰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以江以南中北之名遂與岷漢入匯之文抵齬

黃震曰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為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荊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流而趨內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為塘浦焉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於江塘浦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濶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

以無水災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偏方小國封疆不廣猶農夫之有籬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觀聽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箄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堽門斗門又為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耕墾增闢而擾斥其

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迅之隨去未盡大迅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甫即成久淺矣

箋三江以大勢論蘇子瞻說最爲合脉絡考震澤最關切者無如吳淞江前此屢議疏濬爾支流相接舊有東婁二江今雖湮塞原非畎澮可比若就揚州界上尋其迤派震澤而吞吐灌輸則指松江

東江婁江爲三江似尤近之况玩經文兩旣字皆相因之辭彭蠡震澤實爲東南兩大澤語相首尾意可徵參矣　直隸名勝志曰今三江一自太湖從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爲婁江一自太湖從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一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縣黃浦由黃浦經嘉定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吳松江者爲東江其實皆太湖之委也　松江府志曰松江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亦曰松陵江其原出太湖東注于海即禹貢三江之一今松江自吳江長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又東合崧子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轉東南流與黃浦會而入海其將入海處別名滬瀆又曰黃浦相傳春申君鑿黃其姓也受黃橋斜塘及秀州塘水東流凡南北兩涯之水皆入焉折而北流趨上海縣東西兩涯之水皆入焉東北會吳松江以入于海黃浦上源自三泖來其上爲澱河爲白

蜆江又自松江分派而來至入海處約二百五十餘里此吳松婁江皆淵大論者指此爲東江嘉定縣志曰吳淞江在縣南三十六里其源西出於太湖分爲龐山九里尹山澹臺諸湖滙於獨墅湖流爲江東北至甫里過夏駕浦乃入縣境自顧浦黃渡而東至於江灣又東北至於吳淞所城南凡二百六十餘里而入于海　王氏鏊曰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存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　唐樞曰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爲淤上海之南蹌浦戶即

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卽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爲順今盛流白茅港漸奔於北則長橋所爲害其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定安諸浦間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范家浜間道注蹌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吳勢古水利日盛莫知于何底止也　歸有光曰近世華亭周生欲尋東江古道于嫡厥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

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松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迹滅沒不見無足恠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　楊慎曰禹貢三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今當作潤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水所出也嶓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

震澤底定

〔疏〕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按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則浸藪爲一矣

葉夢得曰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旣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

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山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旣定爲義是以言

震澤而不言具區也　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
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陸廣微曰太湖按漢書志云爾雅十藪曰吳越
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
中有包山周廻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
所不通號為地脉（述異記曰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
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叩之清越所謂神鉦）越絕書曰太湖周廻三
萬六千頃亦曰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之別故
謂之五湖國語曰吳越戰于五湖在笠澤一湖耳

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
里以五湖為名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
庭（吳地記）　廣記震澤中洞庭山有洞穴深百餘尺
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
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谿一通枯桑島東穴　范
仲淹曰姑蘇四郊畧平㕮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
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
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
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

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　蘇氏
軾曰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
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
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無水患
郟僑（崑山人）常論天下之水以十分之自淮而北五
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
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
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原甚大由宣歙而
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

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
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
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
之水不能徑入于海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
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
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
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
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於蘇而
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

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
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
輳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葢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
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効漢唐以來堤塘之法脩
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又曰吳松古
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
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濵海地勢高仰
徒勞無益今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
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于西江潤州治

丹陽練湖相視大崗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
州治宜興隔湖滆子滝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
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
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
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
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
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傭工役以漸闢之
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滙
與諸湖瀼等處尋究卄作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

爲堤岸所在陂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
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
障過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
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
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　熙寧中興脩三
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
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
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
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

之南廢引苕溪之水導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
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淮海集　元祐中
單鍔宜興人著吳中水利書畧曰蘇常湖三州之水
爲患久矣今視其迹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
人之一身也堰闢則首也宜興荆谿則咽喉也百
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
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
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
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桎其手

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腹滿氣絶欲不死
得乎且五堰久廢而三州之田十年尚有五六熟
猶未爲大患也自吳江築岸以後十年之間熟無
一二何者岸界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
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今築此
隄横截江流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
州之田又築岸之前源流東下最爲峻急築岸之
後水勢遲緩無以蕩滌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
茭蘆生則水道狹而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

積其可得乎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
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
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橋洪各濶二丈每十橋可
開水面二十丈千橋共開水面二千丈隨橋洪開
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
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之水必大減矣　紹
興中大理寺丞周環言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
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
泄水惟白茆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决浦故道

俾水勢分派流暢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等言太
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
有所不逮是以昔人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
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
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
民田有淹没之患　元大德八年都水少監任仁
發著水利議荅大畧謂宋蘇軾有言若要吳松江
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濶
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自

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
爲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
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松江日
就淤塞正與蘇軾所見相合大抵治之之法有三
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
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儻人力
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寧有豐年邪　至正中潘
應武言决放湖水畧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
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

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港
浦而入海錢王時置撩淺軍宋理宗朝立水軍無
非爲去水計也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
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五各
闊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六
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閭門
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
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瀆悉皆淺狹潮
水河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

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溢西北風水下
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溢皆因
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如人便溺不通水滿腹
腹所宜開浚以救百姓
箋　山海經所次山水多涉迂怪至云浮玉之山北
望具區苕水出于其陰眞可作一幅吳興圖矣
越語云句踐之地西至于姑篾韋昭註今太湖是
此亦震澤之別名也（路史云今衢之龍游有姑篾城）姑蘇志曰
太湖禹貢謂之震澤周禮謂之具區五湖左氏謂
之笠澤五湖之稱不同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
故名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
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
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湖亦
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爲
菱湖莫釐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爲莫湖南通莫湖
東通胥口爲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長山之西北
連無錫老岸曰貢湖（洞庭錄云禹治水嘗駐于此）別有金鼎湖
（吳王沉舟鼎溺于此）梅梁湖（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沉失梁）東皋里湖其浸

則通謂之太湖按此則五湖爲太湖明矣其大三
萬六千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
百里占蘇湖常三州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
之水南有諸瀆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水東南之澤
無大于此　浙江名勝志曰太湖西北極于宜常
東北極于蘇湖大雷小雷二山皆浮于湖之東方
屬當湖州郡境盖浙西苕霅與臨安廣德諸水散
出凡七十二溪奔海不及則渟蓄于湖道三江以
入海　吳郡志曰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湖

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
湖之西地形高阜兼南北東三處江海之岸亦高
而太湖之四外皆高水積其中常若盤盂之盈滿
非藉江湖深利何以通泄　永樂二年　朝廷以
蘇松水患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遣僉都御
史俞士吉賫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以
聞原吉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
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
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

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江諸浦導其壅滯以
入于海按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
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
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
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
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即開浚
工費浩大灔沙泥淤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
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
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

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
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今
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
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即
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
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
從之役夫凡十餘萬水洩農大利　正德五年吳
中大水給諫吳巖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
太湖綿亘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由

三江以入于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豬而三江
太湖之所洩也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
也若下流淤湮則衆水泛濫矣爲今之計要在相
其源委別其利害以爲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
劉家河此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松江大黃
浦爲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其間各有旁港支渠
引上流之水歸於其中而入於海此所謂源委也
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已二十五六年
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六十有餘年間之

白茅瀚沙壅塞勢若丘阜吳江僅如溝洫舟楫艱行其旁渠支港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曷歸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白茅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濬吳淞江則蘇松東界之水有所歸水各有歸則太湖不溢而向來沮洳浸之土皆出而可耕矣　王氏鏊曰疏宜興湖州諸瀆水歸太湖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江白茅之瀆太湖之水入江海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金藻曰禹貢曰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以靡定無滌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

王氏樵曰今按揚州之境嶺至柳度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金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瀦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谿計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又曰古

者震澤之水其西北上原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而所賴導之以入于海者松江婁江東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于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閘有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簰木往來之阻紿于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廢由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湮塞無以遂其東下

之勢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慶曆以來築長橋于
吳江岸以利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閼昔人欲易
置千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單鍔之遺意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一時財賦仰給東南鑒三吳水患
因宋五堰之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篺往來此
壩一成既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于　南京
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于蕪湖
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是豈徒得五堰之
遺意而已哉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既足以當

五堰之利則上源既殺下流亦減荊溪百瀆疏之
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于運
道存之亦未見大有阻于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在
吳淞江之通利濶深耳　吳江志曰太湖之源由
西天目（天目有二西者分入太湖東者分入鶯脰湖）分而爲二一散入
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荊溪一從獨山
至秋浦納宣歙臨安之水合苕霅梅溪俱入太湖
國朝脩漢故事築五堰於溧陽以節金陵宣歙之
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達大江是殺太湖

承受之太半矣　歸有光曰太湖之廣三萬六千
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
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塡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
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
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濬
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
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
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
松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紵谿爲渠浛直達于

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
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
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有或
及于松江亦不過濬蟠龍白鶴滙未見能曠然修
禹之迹者宜與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
五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
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
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于民
豈爲利哉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松江松江既

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又曰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　王錫爵曰震澤五湖之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於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縈紆怒奔以資綳縕之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宗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翕而散故浸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峯而潤爲脂田腴藪則三州之賦甲天下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傳〕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　〔疏〕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　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註篠也　邢昺疏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或曰今揚州絶少篠簜竹箭中爲矢者臨川會稽爲良見箭譜　〔傳〕少長曰夭喬高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兗徐言草木皆舒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檿絲則可知荆亦不言然貢有杶幹等亦可知矣蓋兗青相同荆揚爲一惟徐漸包爲異耳　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邢昺疏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竦者亦曰喬郭云楸樹性上竦詩南有喬木是也

〔傳〕塗泥地泉濕　釋名曰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說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　淮南子曰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

〔箋〕爾雅簜竹郭璞註引儀禮曰簜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與孔傳大竹解不合　胡氏瓚曰竹亦草本淮南子曰竹生于水而蕩于水以共忘水故另言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疏〕不言錯下上者

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脩也

胡氏曰揚州魚鹽之海出第七等近於太輕故有時而出第六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　秦觀曰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

州之田在九州等最爲下乃今以沃衍稱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今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瀆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　葉適論墾田曰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此當今急務也　蘇氏軾曰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林駉曰兩淮之地沃壤千里淮之右如安豐如合肥淮之左如淮南如瓜步雷唐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耕則淮之右可守屯田之利其可不興乎昔鄧艾於兩淮之南北許五萬人什二番休尚有四萬獨六七年間十萬之

衆有五年之食卽今兩淮之遺跡也　陳傅良曰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盧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逕也

范仲淹曰五代時江南圩田有河渠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通海惟時開導則

潮泥不得而壅雖有堤塘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
壞臣知蘇州詢高年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
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
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歸
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
南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
今浙江米貴十倍民安得不困請每秋敕下諸路
各言農桑利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塘陂塘之數
並委本州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

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數年農利大興下少饑歲
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
課法宜討論古制取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
〔箋〕后稷貽我來麰乃擧百穀之端古人田雜五種
雖經旱乾水潦各有所收揚州之土塗泥其田獨
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然人工頗修厥賦遂
自下品入中品至後世火耕水耨而粒食盡東南
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天下最漕餉並仰給焉夫
禹時天淵矣　陸深曰三吳在古不入賦方其民

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
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
天幸爾　王氏樵曰揚州之域在古爲下下而江
南財賦在今爲上上亦以人功故爾今中原地利
不盡而旱潦無備一遇水旱民便流徙人稀而土
瘠差重而人不樂土益曠矣不能不倚於東南也
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
江浙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于此有以處之其
所濟亦多矣　魏司馬懿伐吳使鄧艾于淮北廣

田積穀丘文莊公曰今天下水田惟揚州最賤陸
田惟頴壽爲輕且地介兩京間相距畧等今天下
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
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請於淮南一帶湖蕩
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遣官循
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
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爲大河濶二三丈者
以通于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于大河又
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于中河使水有所

洩然後于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濬深以爲湖蕩及于原逝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豬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許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恐不減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頴而盡田之矧今盡四海以爲疆此地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昔人所謂揚一之地且去大江僅百里許

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爲之僕隷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鄉閭倘　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使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于頴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税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洪澤屯于壽州置芍陂屯大獲其利此地遺跡可考也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傳三品金銀銅　疏釋器云黄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鏐紫磨金也（續博物志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爲楊邁金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漢書食貨志金有三等黄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貨殖傳豫章出黄金漢靈帝采句曲之金以充武庫見續博物志）　史記平準書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黄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又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歴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　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　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　皮日休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鑄九金以爲鼎（史記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張綱進故事曰金爲天下之至寶而國用所資使衆庶得靡潰於器服之間豈不重可惜哉嘗考蘇秦說趙陳平間楚衛青擊胡有功其所賜黃金或萬鎰或四萬斤或二十萬斤而梁孝王一小國所積至四十萬斤長安之亂省中金以萬斤計者猶六十櫃何其多也自魏晉以降始不聞有此充羨夫金之爲物產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宜後世之多於古然以近史觀之其數未有及于古者豈非後靡耗蠹致然耶且海內產金之地有幾鑿山

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之不易矣一旦聚於都市末作之徒乃併肩列肆競麗爭功鎔之銷之以爲悅目之具以一京師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合天下較之不知幾何近時金少於古無足恠者比年器服之飾過制尤甚銷金之外又有泥金貼金剔金鏤金爲絲爲線之類號名非一不重其罰因循歲月未見其能止也　方勺曰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當時金一兩直錢才六百東坡嘗惟今之黃金不若昔多豈糜之者衆金少價貴也　穆天子傳云天子之寶具璠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

如燭也　王氏宇說曰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亦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揚時曰五金皆爲火所勝非特銅而已　考工記云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材之林北方木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約有無而通萬物也

〔傳〕瑤琨皆美玉　〔疏〕美石似玉者　王肅云瑤琨

美石次玉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琨又瑤之次也　王氏樵云古有瑤琨　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蕩輔之注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節器也是蕩可以爲符節之函

〔傳〕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

〔疏〕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牙齒小別統而明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說文云獸皮治去

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　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左氏正義云有毛爲皮去毛爲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　曾氏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

傳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疏釋草云卉草舍人曰

卉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 羅苹云卉今之黃草 淮南子云於越生葛絺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有邑落又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　漢地理志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蔡傳島夷績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斕斑如貝故亦曰織貝

傳織細紵貝水物　疏織是織而爲之釋魚有玄貝貽貝當言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　臨川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陳襄曰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鵞毳抽其績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

吉耳 文昌雜錄 汪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樹如柞結實如大麥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爾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作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艷巾也　舊唐書云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爲布麄者名古貝細者名曰氎吳錄地理志云交趾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

綿如纖之綿可作布名曰白緤　山海經曰陰山澤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　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殊異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至一尺六七寸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逸周書曰且甌文蜃若人玄貝注且甌在越文蜃蛤也若人吳越之蠻玄貝照貝也　沈括云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

貝如車渠以獻紂海物有車渠蛤屬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鄭康成爲謬解曰渠車罔也葢不識車渠耳　顧命有大貝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鄭玄云閎夭之徒求盈箱之貝以賂紂琴操曰太顛得大貝淮南子云大貝百朋高誘注五貝爲一朋　范成大曰貝子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　桂海虞衡志　朱仲相貝經曰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　王脈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

〔傳〕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　〔疏〕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　鄭云有錫則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蔡傳〕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　爾雅柚似橙實酢生江南　本草

注云柚皮厚味甘不如橘　考工記云橘踰淮而北爲枳續博物志曰橘柚彫於北徙又云柚似橙而大於橘　葉夢得曰橘性極畏寒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幾於用篩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爲層級次第使受日　陳襄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　呂覽云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自漢武帝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

橘柚黃武中交阯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蔕以為瑞異草木狀

林駉曰夏書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諸州其貢則齒革而不言絲紵又周禮職方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且漢會稽一郡今之兩浙路也而獨海鹽有鹽官廬江九江二郡今淮甸間也獨皖城有鐵官無鹽官則知漢鹽鐵官之置多見於西北而不見於東南矣唐自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歲所倚辦止於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東南財賦至唐而盛國朝視唐尤倍漕運之數東南至三百萬而淮鹽最資國用　王應麟曰漢鹽官在東南者會稽纔一廣陵無之遺利猶在民也唐天下有鹽之縣一百五江南十二淮南二宋紹興末兩浙有場四十二淮東有場二十視古益密矣　寶祐志云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第一而蜀次之

【箋】記云貢金九牧疑九州並有金貢也而獨著于荊揚且揚之貢又獨首金蓋維揚自禹來為金穴矣或謂荊揚貢品獨繁以償田賦之輕乃今日朱提之貢額不減而轉漕飛輓全仰東南至蘇松嘉湖四府加有白糧上供登金粟兩生利藪果偏在一隅哉古大臣謀國曰稚利至矣再曰東南民力竭矣此今日經賦者所宜深思也　宋洪邁有減貢金劄子云紹興間饒州每歲遇聖節貢金一千兩而麩金十兩額同他州則揚州貢金之例至宋不廢　篠簜既敷故貢篠簜厥木惟喬故貢木簜曰大竹而又以為材中樂管似涉矛盾　禹貢書島夷者二冀州則皮服揚州則卉服同此海島之中各舉其近界者言之南北異地寒暑異製而夷俗亦畧可想矣　厥木惟木以上及厥篚厥包並指通州言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貢也　丘氏濬曰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黃者然

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爲二止用黃金并以赤金爲錢耳　格古要論曰金出南番雲南西番高麗等處沙中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爲足色金　陸深曰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復者天地所産有限甚可慮也　王氏樵曰卉服蔡氏兼以木綿爲言丘文莊公亦以爲唐虞時島夷時或以充貢而已中國未有也故嬪婦之治止于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閩廣通商舶關陝接西域故也然吉貝之名昉見于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織貝爲卉服之精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疏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陳氏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　王氏炎曰兗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互見也　臨川吳氏曰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其謂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横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今瓜儀淮安猶是　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至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　呂祖謙曰吳子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之道也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寒氷舟不得入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　鄭樵曰邗溝水一名韓江吳將伐齊霸中國故於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江

於淮以便糧道　唐李翱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及沂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夢溪筆談○朱子云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跡　地理志云泗州盱眙有直河唐太極元年敕使魏景倩引淮水至黄土崗以通揚州　東萊呂氏曰漢至武宣以後東南漕運始詳尚未論江淮唐自肅代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稅不領於度支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漕運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轉相般運自劉晏整頓江淮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江淮之粟會於京口京口是咽喉處　陳傅良曰六朝都建業運道不由京口蒜山破崗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崗之東下荊溪道今蘇湖二州間所謂下埭者可以徑度又曰禹貢州末繫河先儒固曰運道其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荊止於南河雍止於西河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　元史食貨志元初糧運仰給江南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于京後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無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顔以海運可行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至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嶴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未知其利二十年海運米至于是罷開新河頗事海運至大德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舡舡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

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益至是博矣宋初季有海盜朱清亡命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遣送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輿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在平度東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曰膠萊益元時所濟可避遶東海道數千里之險　初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水程自上海至揚村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揚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三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視前二道爲最便云

箋九州貢道凡言浮者水運也以舟行水順流直達最爲省便言逾者陸運也轉輓煩費水窮則以陸濟之若江海運則最險故揚州言沿必謹傍岸岸而後可航于險益觀貢法而貢道之難易可思也　鄭氏曉曰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灤之運達于淮泗也其後並罷專由邗溝入淮泝河以達會通河　李贄曰海運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而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蓮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漂卒溺永樂九年工部尚書宋禮始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三年遂罷海運平江伯陳瑄又治邗溝通汴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灤之運云或曰元人海運損壞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往來而無窟宅　唐樞曰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拖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新河自膠抵萊元時海運故道入海處尚有海倉遺跡詳萊州府志　邵寶曰禹貢以水紀諸州貢道

葢後世漕運之爲然曰逾沔入渭則取諸陸曰沿
海入淮則取諸海其直達帝都者幾三之二若漢
以下都關都洛都汴間有直達之漕而爲力甚難
爲費甚鉅元都幽燕海陸並運國初循因之
文皇帝肇建兩都始以平江伯陳瑄及尚書宋禮等
建白濬渠萬舟億卒倉支道兌葢有得於轉輸之
意　揚州府志曰江自黃天蕩西牛步沙與建康
爲界由瓜步下小帆山逕儀眞境南東下與鎮江
汾界北趨江都逕通泰入海所謂揚子江也海南

歷浙江福建通裹粵交趾北歷山東登萊通遼海
朝鮮谷通州狼山有黃泥山有兩石門相對即元
張瑄朱清海運故道由此以達于直沽者也又曰
吳夫差於邗江築城穿溝其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末口江淮之通自此始是後吳王濞開邗溝自
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皐蟠谿濞以諸侯專
煑海爲利鑿河通道運海鹽而已隋煬帝幸江都
乃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
揚子江徑三百餘里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

陽瀆入淮矣　淮安河防志曰淮之運河元故道
由揚州直北經郡東入淮雖達海有遮洋之險達
徐有淸口之險然兩運並行各有利害　國朝海
運寖廢專力漕渠平江伯遂改經郡西堤管家湖
西湖鑿通淸河縣南之淮河設河口壩建新莊閘
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祭酒吳節記云初淮波險惡難於遡流計工開淸江浦五十餘里自管家湖鴨陳口通淮湖築隄置移風淸江閘以達于湖而淮道通矣）又自淮
安至寶應以南作涵洞數十餘處以時啓閉乾不
病餉潦不妨農一時稱便然黃河勢高南趨益順
而東流之勢潰發郡後大河北岸淤澱游徙南偏

春夏水盛不惟郡西之南入運河者勢不可支其
遡大河而東者緣北岸勢高障之使南南岸勢低
舊堤柵塌更無攔阻郡城迤東浸焉南侵故大河
之委流益障入海之故道益微郡之東西南三境
歲有水患郡西有管家湖西湖滿而易溢郡南東
有射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亦入海別徑也然
射陂雖大淤斥已多土人障之截回西流水小溢
則不能滿其量大溢則不能容不滿量則不接廟

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漲溢而其下流又爲范公捍海堤所扞故水無問大小至淮南而止聽其自落勢使然也　宋熙寧十年夏五月河决滎澤秋七月復溢衞州自王供埽至汲縣懷州等處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濟河入海丘文莊濬以爲黃河入淮之始　黃承玄曰淮與黃初皆獨入於海故稱瀆焉自隋大業間引河由汴泗達淮周顯德間濬汴口導河達淮皆上流也

宋與國間河由彭城汎淮熙寧間由南清河入淮則支派爾金元季由渦河入淮亦上流也　國初河决原武由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則正派又上流矣嗣後或由孫家渡或由趙皮寨皆從陳潁亳壽懷遠等處入淮皆上流正派其由小浮橋經徐邳自清河縣北合淮者此雖下流亦支派爾至嘉靖中塞渦河口截野雞岡則正派皆歸孫繼口歷徐邳桃清入淮而涓滴不及於上流矣已而從清河縣南合淮下流且奪淮入海之路矣　王氏樵

曰上古海路不甚通揚州雖有沿海之文然所沿者由江至淮之海面而已上古海利亦不甚通鹽與海錯取諸青州今訓瘠海不啻足矣閩廣兩浙之路莫之通也聖人先見之明防患之遠不貴遠物異物以生外釁亦豈有賈市招誘之事哉近世倭人之禍則海路海利日通而莫之爲禁之咎也漢書言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雖漢世已通中國然止樂浪海中一路則其他道路固猶未之通也自元人與之交兵彼始

得我之情有窺我之漸　國初沿海備禦蓋亦甚嚴承平禁弛乃生前代未有之患當事者繹禹貢之旨則得所以治之之要矣　唐順之曰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江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賊何從入

考古揚州之域彭蠡震澤爲今江右蘇松等府接壤浙西是時吳越尚稱荒服閩海固未通中夏也今揚州分野且包舉浙閩是號東南財賦之藪而

維揚自別爲雄郡鹽筴之利甲于九牧又爲禹時
貢金所未及寧論厥賦上錯哉然民夸俗侈逐末
倍於力田而水旱相仍竭民力不足沃焦釜頃歲
江淮告困轉漕無策恐不免煩司農之仰屋矣

禹貢滙疏卷六

吳興茅瑞徵纂幷箋　男胤京、胤武仝訂

荆及衡陽惟荆州

傳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疏其境過衡山

蘇傳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爲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　曾氏曰有兩荆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此荆山其南爲荆州其北爲豫州漢志此荆山在南郡今襄陽府臨沮縣衡山在長沙今潭州湘南縣後漢郡國志臨沮侯國有荆山荆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處今南漳縣西北八十里有荆山三面險絕惟西南一徑通人行相傳周卞和得玉於上見襄陽府志

爾雅漢南曰荆州李巡註其氣燥剛禀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　釋名曰荆州取名於荆山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强常警備之也

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鎭曰衡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

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漢地理志楚地
翼軫之分埜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
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鬻熊之
曾孫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後寖廣大楚有江漢川
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
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
而忘積聚江陵故郢都南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亦一都會也 江陵記曰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於郢今州北城南是宋忠曰丹陽郡在
枝江縣沈括曰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今郢州謂之北郢路史云

今宜城 杜佑曰楚地分野兼得韓秦之交秦并天
下置郡此爲南郡黔中長沙南陽之東境漢武置
十三州此爲荆州其五溪中地歸漢以後歷代開
拓後漢並因之 後漢郡國志荆州刺史部郡七
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 馬端臨曰漢又爲牂牁郡
之東北境 晉地理志魏武盡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
北立襄陽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後屬吳吳後遂
與蜀分荆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夏
桂陽長沙三郡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而

荆州之名南北雙立 唐地理志山南道古荆州
域江陵府本南郡峽歸夔雲安東郡本澧朗復郢襄房房陵郡
爲鶉尾分鄧隋泌即淮安郡治棗陽均爲鶉火分以東道
採訪使治襄州 杜佑曰唐分置山南東道領江
陵荆竟陵復富水郢夷陵峽巴東歸武陵朗澧陽
澧郡江南西道領長沙潭零陵永桂陽郴江夏鄂
齊安黃漢陽沔江華道衡陽衡巴陵岳邵陽邵郡
黔中道領黔中黔盧溪辰盧陽錦寧夷思清江施
潭陽巫龍標業義泉夷靈溪溪涪川費溱溪秦播
州播夜郎珍郡兼分入淮南道爲安陸安義陽申
郡今嶺南道連山連郡 初學記曰荆州之南界屬江南道東界入淮南道

宋爲荆湖南北路北路府二江陵德安州十鄂
復郢即常德府澧峽岳歸辰沅靖軍二荆門漢陽南路
州七潭衡道永邵即寶慶府郴全軍一武岡監一桂陽
而郢州入京西南路黃州入淮南西路興國軍入
江南西路南渡後更定不常其地東界鄂渚西接
溪洞南抵五嶺北連襄漢又兼黔施珍思播五州
入夔州路而廣南東西路亦爲荆揚二州域 文獻通考

以信陽軍入荆州域似入豫州爲是

班固配十二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陳卓京房張衡並云翼軫楚荆州　春秋元命苞曰軫星散爲荆州分爲楚國　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九江荆州屬衡星　唐書曰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　星經玉衡第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丁卯爲武陵巳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　宋天文志三台下星主荆州天市西垣第二星曰楚五車中央星曰司空主鎮星楚又曰北斗第二星曰璇亦分爲楚

張華曰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嶷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武夷熊氏曰荆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卽越之南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巳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揚州之境自兩浙爲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建都於江南者當以南陽爲正其北接連中原東通吳西接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爲用武之國英雄之所必爭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可以有爲也　劉甲謂荆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蓋保江陵之要害

薛氏曰武昌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泥右連襄漢南北二塗有如繩直胡人南牧嘗出此以襲豫章　章俊卿曰自武昌而至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之險然以荆湖爲重鎭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又曰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江水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陜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　陳亮曰襄漢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　魏了翁曰襄陽據漢水上流與江陵爲唇齒襄陽之唇亡則卽復荆門漢陽皆齒也齊安鄂渚爲受兵之

衡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 權德輿曰黔中爲楚
西南徼道在漢爲武陵莊蹻循江以畧地唐蒙浮
船以制越地近荊楚侯如巴蜀五溪襟束蠻蜑聚
落陰雨多晦草木少凋者也
〔箋〕考一統志古荊州爲今湖廣省武昌楚始名鄂漢陽
承天德安鄖子國黃州荊州楚郢都岳州古三苗地長沙楚黔
中地寶慶常德衡州荊州南境永州楚南境各府沔陽州唐復州
靖郴三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其襄陽府爲荊豫
二州域鄭氏曉云襄陽府所屬宜城南漳房三縣及辰州府考郡志宜城當屬豫州一統志
辰州府古蠻夷地江西省南康九江吉安三府爲荊揚二
州域章貢云吉安府屬龍泉縣永寧縣屬建昌地袁州府屬萍鄉縣皆是四川省夔
州府并施州衛平茶司爲荊梁二州域鄭氏曉云夔州府屬
巫山大昌大寧縣大田軍民千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是貴州宣慰司則荊梁
二州之南境鎮遠銅仁二府荊州南裔黎平思南
二府並荊州荒裔也廣西思州府楚黔中地桂林
府亦楚粵之交云 蘇秦說楚威王詡楚地西有
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蒼梧則粵地固應入荊楚矣
唐樞曰湖廣省南滙交廣滇貴諸水於洞庭而

受之於前北引漢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
諸水而折而過焉東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爲大
回釣臺橫之而爲小回水法縈洄而山奔不欲故
有不可居終之說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
濡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
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險要不如襄陽路
要不如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傳〕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
宗尊也 〔疏〕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
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以
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鄭
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
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
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
禮 朱子曰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
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 易氏曰江
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四百餘里漢自

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
荊州之地江漢分流於其間至是合流　王氏炎
曰漢水入江處在漢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荊州之
域
〔箋〕荊州之水以江漢爲主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此正記其合流處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
故以朝宗狀其勢勢一決自不可禦禹治荊州之
水於江漢得勢九江沱潛雲夢如破竹矣　王氏
樵曰江水至東陵而北會于漢漢水至大別而南

入于江于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
宗于海一言而盡水勢殆傳水之神也二水在梁
揚二州自是無可得而書既言朝宗於海則入海
不俟言故知三江既入不指大江也　鄭氏曉曰
江漢發源于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
荊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
下有所洩

九江孔殷史記作甚中

〔傳〕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九江潯陽地記
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
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
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九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
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州太康
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疏〕地理志九江在今廬
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
多言治之難也〔蔡傳〕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
也蘇云殷當也得水所當行　朱子嘗考定九江源委一曰瀟
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合　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
縣陽山東北名鏵背東北至潭州入洞庭　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
合于湘以其水氣持盛故名爲蒸　四曰資江出武岡軍至益陽西北入洞庭　五曰

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酉江合　六曰漸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　七曰
序江出辰州漵浦縣鄜梁山西流與沅合　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南蠻界中東流與酉
合　九曰西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庭　此九
江也今按蔡傳九水有元水澧水而無瀟蒸與朱小異及考水經止有沅澧湘資酉五水在有
漸水而漸江水直謂之漸江葉夢得謂漸字即潮
字桑欽誤分爲二名酈元汪引地理志潮江出丹
陽黟縣南蠻中者是已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
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
曾氏曰沅漸元辰敘酉湘資醴水皆合洞庭中東
入于江是爲九江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今之
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

羅泌曰十道四番志云江自荆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卽爲揚州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志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爲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下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爲洞庭審矣　新安陳氏曰江漢朝宗于海卽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

水可見孔氏所謂江於此分爲九道者其非明矣證以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潯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凡水皆呼爲江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代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而闕之亦可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　水經曰江

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波　又曰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卽陽朔山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又北過醴陵縣西又北至臨湘縣西又北至下雋縣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沅水出牂柯且蘭縣又東北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沅水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名辰溪口又東逕臨沅縣南又東入龍陽縣有澹水出關驅以爲與水所出東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沅水又東下注洞庭湖方會于江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邵陵縣又

東北過益陽縣又東南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于江湖卽洞庭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酉水源出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逕酉陽故縣又東逕沅陵縣北又南注沅水　酈道元曰湘灕同源分爲二南爲灕水北則湘川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

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石矣湘水又北汨水注之又西逕汨羅戍而北對青草湖　岳陽風土記曰按澧與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滙爲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則微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爲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爲五水注爲洞庭北會爲大江名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渚楚辭帝子降兮北

渚皆其地也（寰宇記云洞庭洞府之庭）　趙彥衛曰洞庭有山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產柑橘香味勝絕楚之洞庭乃大湖連亘數州遶湖亦產甘橘襄陽記李叔卒敕子曰龍陽洲有千頭木奴龍陽洲在洞庭側也

【箋】殷字有訓正者堯典以殷仲春是也有訓盛者洛誥稱殷禮是也孔殷二字終屬費解九江自宋胡氏以爲洞庭似無可疑乃註疏並指潯陽而以洞庭爲彭蠡誤矣　余嘗秋汎洞庭風日晴美波澄若鏡倍覺日月開朗今震澤亦號曰洞庭或謂地脈潛接余未敢深信也及考拾遺記云洞庭山浮於水上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其然豈其然乎　王氏樵曰九江洞庭湖也其源有九水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曰洞庭焉所謂荆湖南北路者自是而分導江云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澧當在九江數外　夏清渠陽考曰九

水四出湖南（瀟湘蒸資）五出湖北（沅敘漸辰酉）而沅敘資三水並發源于靖州資江出武岡軍唐糾山在今綏寧縣界改隸于靖郎謂資出湖北亦可也　岳州府志曰昔軒轅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江湖皆溢乃鑿五湖貯水今洞庭一也　大明一統志曰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沅漸元辰敘西澧資湘九水皆合于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爲五渚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

清流爲之改色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連洞庭南
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
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　湖廣總志曰今辰
常衡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
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已沅
發自牂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
之北湘發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爲二
派一爲灕水一爲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
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古充縣東流過武水口

合焦溪茹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
而漸元辰叙酉資共合流而滙爲洞庭以爲之壑
長沙府志曰湘江分爲二派曰灕水流而南曰
湘水流而北由靈渠與瀟水會湘猶相也言有所
合灕猶離也言達湘南流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
曰瀟湘至衡陽與烝水合曰烝湘至沅州與沅水
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通洞庭　衡州府志曰湘川
東北流過零陵五里與營水合逵於衡陽烝水入
焉會流於石皷之下羅君章所記十五水無瀟畚

營水在唐名曰瀟耳考永州府志道州水
五而營瀟居其二
沱潛既道潛一作灊史記作涔
傳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疏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鄭云今
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華容有夏水首出
江尾入沔葢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此解荊州之
沱潛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
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
尾入江漢耳江源有鄗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

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葢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
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
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至蜀郡都水縣揃山
與江別而更流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
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㟍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
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此解梁州沱潛與鄭異然
地理志及鄭答以荊梁二州各有沱潛孔梁州注
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爲[illegible]
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

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畧爲發源梁州耳　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涔卽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鄐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今潛江在縣東一里經縣界東南入大江見荆州府志又水經注曰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

大明一統志曰沱江在當陽縣治南至枝江縣界

入大江　承天府志曰沱水分自大江逕當陽枝江交界會于潛禹貢東别爲沱卽此漢水自鍾祥北三十里分流爲蘆洑河逕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爾雅云水自漢出爲潛者是也又逕安縣西南九十里紫蓋山上有丹井沱水逕其西　湖廣名勝志曰長夏河卽夏水在沔陽州南四十里卽江之沱也州西北曰襄河漢之潛也輿地廣記夏水入沔謂之堵口冬竭夏流故曰夏水水經注堵口爲中夏水是

雲土夢作乂石經倒土夢字太宗時得古本始改正見沈括筆談

【傳】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疏】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間葢兼上下今二澤在雲夢縣南　朱子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羅泌曰雲夢楚之巨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爲巴丘湖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鄖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中卽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乂者雲在前爲水所浸至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葢夢地差高而雲下　洪邁曰漢志有雲

夢官左傳邳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職方氏以夢爲藪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本此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南郡華容今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　沈括曰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據左傳吳人入郢楚王涉雎濟江入于夢中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雲中遂奔郢都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等縣江北則長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　蘇傳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王孫圉曰楚之所寶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箋此只言雲夢之水治而土平耳不必分別高下總由江漢二水治相因而致荆之功以江漢朝宗爲主九江經流沱潛其別流也雲土夢作乂而荆州水土無不平治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田第八賦第三人功脩荆州塗泥與揚同其地稍高故田加一等

楊氏時曰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豬爲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爲九河以疏瀹之者而後水之爲患消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既習久安乃始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　史記貨殖傳云楚越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疏揚州先齒革此先羽毛盖以善者爲先　荀子曰楚人鮫鮫魚皮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　蔡傳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所産

不無優劣　魯頌大賂南金鄭氏箋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管子曰金起於汝漢　韓子曰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

傳榦柘也栢葉松身曰栝　疏榦爲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陸璣詩疏云杶榑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榑漆也杶栝栢皆木名柘木惟用爲弓榦故舉其用也　考爾雅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豈栝亦檜之類與澠水燕談載亳州法相禪院殘檜一郡珍玩目其寺曰殘栝似栝檜一也乃洛陽名園記云松栢樅杉檜栝皆美木

傳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　疏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幷溪洞老鴉井所出尤佳　蘇子瞻石砮記曰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庭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愼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子瞻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其質石以爲卽楛矢石砮云　今女直卽肅愼地尚產石砮出黑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人鐵異物志云夷州土無銅鐵取磨礪青石以作弓矢此亦石砮楛矢之類

傳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楛馬云木名可以爲箭　疏鄭云箘簵簵風也是兩種竹　竹譜云箘簵二竹亦皆中矢呂氏春秋云駱越之箘然則南越亦產不但荆也　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笴今幽以北皆用之　陸璣疏云楛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調曰問

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　蘇傳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栢礪砥砮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傳匭匣也菁以爲葅茅以縮酒　茅有毛刺曰菁茅　疏周禮醢人有菁葅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

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或云茅有三脊按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為藉鄭玄以菁茅為一物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丘光庭曰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見兼明書）　管子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晉語曰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晉地理志泉溪有香茅云古貢之以縮酒）　溪蠻叢笑云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茅揚雄曰璚茅

皆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萸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徑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銜草（今辰常並出麻陽縣有苞茅山在縣東九十里見辰州府志又晉書地理志曰零陵縣有香茅）朱子謂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　陸璣疏云詩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　魏了翁曰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鄭臆說也（靖州見有菁茅甚多）

（傳）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璣說文云珠不圜也字書云小珠）（疏）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　沈括云古人謂幣為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為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

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竀竀赬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為玄纁非也　汪氏云冕則上玄而下纁服則玄衣而纁裳　呂覽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蒼璧小璣　顏師古曰圓者曰珠不圓者曰璣皆蚌之陰精也　桂海蟲魚志曰珠出合浦池中有珠池蛋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杜光庭曰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為大珠徑尺餘時出海上光照數百里）（今名其地為珠池亦有珠崖見錄異記）　博物志曰南海外有鮫人

水居如魚不廢絨績其眡能泣珠　玉藻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鄭註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　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璲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傳〕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疏〕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　杜佑曰廣濟蔡山出大龜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即此雖沙日大龜納錫故曰蔡并以名其國今考岳州府志云出巴陵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　干寶曰千歲龜黿能與人語述異記云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　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鄭氏註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　說苑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脛左

睛象日右睛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管子曰龜生于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　〔蘇傳〕寶龜不可常得有則納之若以下錫上者然不在常貢之例　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王孫圉曰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

〔箋〕荊揚貢金並云三品今黃金唯滇中定有貢額頗為地方之累荊揚貢皆白金然額最廣近日加派日煩楚中兼供黔賦不免襟促肘露而所在開局鑄錢荊為銅冶所聚頃議專官督鑄尋復報罷至大木上供浮江而下雖間取之川蜀而荊關實縮轂之區尤稱煩累云　荊州自古為用武之地故制貢於弓矢獨詳杶栝而外箘簵並竹之堅勁

者與楛皆堪為矢而三邦所出獨勝入貢謹志其地尤必取其有名益弧矢之利聖人以威不恪必精且良不欲以濫惡充數致誤戎備也荆俗尚鬼併以菁茅大龜入貢而包匭以示珍納錫以表異皆有慎重意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荆州制貢備見之　禹貢珠璣止見於徐荆二州淮夷蠙珠即今所謂蚌珠如史所稱隨侯明月之屬皆出江漢乃合浦還珠事見漢史述異記云合浦有珠市今東粤以珠池特聞矣　王氏樵曰周衰荆揚之貢

金不入而周王求之于魯春秋譏之漢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之言固先王之意也又曰古荆揚有木貢有則貢之棟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共也後代有營繕則工師求大木至于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懸崖弔橋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嗚呼林麓盡矣帝省共山則何辭以對是故禹卑宮室而作訓以峻宇彫墻為戒豈非人君之所當守哉　丘氏濬曰按魯語肅慎之矢以楛木為笴以石為鏃則木亦可為笴不獨竹石亦可為鏃不但鐵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蔡傳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洛自洛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王氏曰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

也

箋按是時荆州貢道兼用陸運今楚地若轉輸從陸必經中州境上其漕艘亦從江入淮以達會通河較之維揚止多長江之險耳　鄭氏曉曰荆州至冀州中間還隔豫州貢道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

也　王氏樵曰荆州曰浮于江沱潛漢梁州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則明有沱潛爲轉輸之道考荆州分野今爲全楚之區而又別以其州名郡雄視南服江漢之間亦一都會也自禹制貢揚荆獨繁而二州田土並列下等豈賦固不盡繫于田乎然異日者揚荆田土日闢富饒遂甲於天下楚地沃野彌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吳會並虛口仰給而財賦亦最號豐腴頃歲黔蜀震鄰困於供饟而又繼以采木分藩徵兵括稅誅求無藝饑饉薦臻竭澤焚林何以能久荆楚剽悍喜亂其來自古天下有事常推楚以爲鋒所望梏矢東來而朝宗之誼不廢斯善矣

禹貢滙疏卷七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胤京 胤武 仝訂

荆河惟豫州

〔傳〕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州界西南至荆山之南即荆州北距河水即冀州益豫在荆之東北冀州之南而以荆河爲界）　史記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帝王世紀曰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　鄭氏詩箋云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亳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　〔詩譜〕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王城即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後武公滅虢鄶之地居之爲漢新鄭縣見地理志）　李巡爾雅注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釋名曰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由鎮曰華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漢地理志周地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宋後爲齊楚魏參分魏得其梁陳留魏地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崈高陽城皆鄭分右雒左泲食溱洧焉陳國今淮陽地本太昊之虛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兖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　杜佑曰荊河州在天官柳七星張則周分野房心則宋之分野觜觿參則魏之分野角亢氏則韓之分野兼得秦楚之交

秦分天下置郡爲三川碭潁川南陽郡之東北境南郡之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爲荊河州後漢郡國志豫州刺史部郡國六潁川汝南梁國沛國陳國魯國而弘農河南二郡爲司隸校尉部東漢都洛陽置司隸校尉又別置豫州于譙郡　馬端臨曰漢時爲郡國八郡曰潁川河南陳留汝南沛南陽國曰梁淮陽又爲漢中北境是弘農郡東境是唐地理志河南道古豫州域洛陝負河而北爲實沈分負河而南虢汝許及新鄭之地爲鶉火分鄭汴陳蔡潁爲壽星分宋亳爲大火分東都河南府即洛州汝以都畿採訪使治都城內餘以河南採訪使治汴州　杜佑曰唐分置十五部此爲都畿河南府洛陝郡陝臨汝汝滎陽鄭郡河南道爲陳留汴睢陽宋濟陰曹譙郡亳潁川許淮陽陳汝陰潁汝南荊河郡兼分入山南東道爲淮安唐南陽鄧襄陽襄漢東隨武當均郡河東道爲弘農虢郡初學記曰襄州禹貢荊豫二州之界　宋東京汴之開封也西京河南府大中祥符七年建應天府即歸德軍爲南京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爲北京先是改

開封府爲京畿路崇寧四年又于京畿四面置四輔郡潁昌府爲南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建拱州於開封襄邑縣爲東輔並屬京畿其後沿革不一開封府屬京畿路應天興仁 即曹州 二府拱州 本襄邑縣 廣濟軍 漢定陶縣 屬京東西路襄陽府鄧隨均唐四州光化軍屬京西南路河南潁昌 即許州 淮寧 即陳州 順昌 即潁州 四府鄭孟蔡汝四州信陽軍屬京西北路亳州屬淮南東路　馬端臨曰宋豫州之境俱爲京師輔郡置京東路府則開封應天州則曹

單拱軍則廣濟京西路府則河南襄陽州則汝鄭許鄧均陳潁蔡唐隋軍則棗陽光化兼得陝西路之陝虢淮東路之亳州 考單州地爲單父碭山魚臺成武應屬徐州 班固配十二次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 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氐八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 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房心宋豫州柳七星張周三輔　春秋元命苞曰鉤鈐星別爲豫州　春秋緯文耀鉤云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　星經 玉衡第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州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夏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

也　武夷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亳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是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荊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虢郟鄭汝陳蔡唐鄧汴宋等州之地　晁氏曰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郟鄏厥後召公相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

遷逮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於敖山[illegible]
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
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矣　陳子昂
曰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
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
寶　劉寬夫曰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
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　唐末博士朱朴獻
遷都議曰古之帝王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
時制事關中周隋所都或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

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京闕高祖
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
則漢輿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
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
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
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
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
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
以都河北因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愎狼戾未即可

服襄鄧旣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
爲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疏奏在廷無是其
說者　章俊卿曰鄭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
爲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秦漢以還訖南北朝
天下有變常爲戰場王霸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自
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振
南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李唐屹爲重鎮宋朝混
一因都大梁大抵長安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
在隴右洛陽以關東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

梁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　秦觀曰長
安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
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
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
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
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
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
轂舳艫銜尾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
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

阻成皐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
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
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形勢無過此三
者也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覇據一方之具而
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　呂祖謙曰關中是形
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
政令須都洛　范仲淹曰西洛帝王之宅表裏山
河接應東京連屬關陝而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
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曰洛陽險固而汴爲

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　李綱
曰今未能趨關中莫若適襄鄧鄧者古之南陽光
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
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
趙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
始欲幸蜀當自襄陽始　胡氏曰襄陽上流門戶
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吳越欲退守
江左則襄陽不如建業欲進圖中原則建業不如
襄陽欲禦寇則建業襄陽乃左右臂也

箋河患兖爲甚豫次之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國家河防亦唯山東河南爲最急　考一統志古
豫州爲今河南省河南（魏司州）南陽（秦取韓地置郡）汝寧三
府其開封（魏都大梁晉陳留國）歸德（古商丘漢睢陽）二府則兖豫二
州域湖廣襄陽府則荊豫二州域　鄭氏曉曰今
河南開封府所屬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
川鄢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湖廣襄陽府
所屬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山東曹
州西南地及定陶縣似當屬豫（考河南歸德府寧陵夏邑柘城商丘

並應屬豫州湖廣德安府隨州倂屬豫州襄陽府志稱穀城屬荊宜城屬豫章潢云直隸東明當亦屬豫文獻通考竹山屬房州應入梁州）　曹學佺曰河南者大河以
南也衛輝彰德懷慶三府實兼河北而有之　丘
氏濬曰三代以前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概之
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其所謂中蓋在荊襄之間朱
子曰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
海濱處然以爲中朱子蓋以聲名文物通論天下
非論地勢也　魏太常校曰長安洛陽大發於周
而其機啓自神禹龍門鑿而涇渭漆沮會于渭汭

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瀍澗會於洛
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傳〕伊出陸渾山熊耳山在陸渾縣西洛出上洛山冢嶺山在上洛縣境
內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
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疏〕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
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
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
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伊瀍澗二

水入洛合流而入河　水經曰洛水出京兆上洛
縣讙舉山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逕熊耳山北
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過洛
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
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又曰伊水出南陽縣西
蔓渠山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
入于洛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
中東與千金渠合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又東過洛陽
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出新安縣

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　山海經曰讙舉之山洛
水出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杜預
註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　魏畧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
水而加隹魏為土德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
得水而柔除隹加水　水經注曰世人謂伊水為
鸞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
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陸機云洛
有四闕斯其一焉隋煬帝觀伊闕曰得非龍門耶遂議都詔楊素營之其宮室北
據邙山南直伊闕以洛水貫都有天漢之象遂造天津橋以架水用大纜維舟鐵鎖鈎連之詳河南

名勝志　蔡襄導伊水記曰伊水出伊陽縣西方山
北流至闕塞折東會于洛自闕塞治渠醴水行
十八里以貫郡城伊瀕大山屬連數百里其生植
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泭以載
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城中人用賴焉　山海
經曰婁涿山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于
其陰西北流注于穀水水經曰穀水出弘農黽池
縣南嶓塚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
南縣北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澗水出黽池山者

也今考洛河在河南府城南三里源出陝西洛南縣冢嶺山至鞏縣北十里入黃河伊河在府城南源出盧氏縣悶頓嶺流經嵩縣洛陽界會于洛瀍河在府城東出穀城山南流入于洛澗河在府城西其源有二一出澠池縣白石山一出盧氏縣香爐山俱流至洛陽縣會于洛見河南通志

宋河渠志李仲建言西京鞏縣河縣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在京城之上患且不測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

壅溢之患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匱清水以備淺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逹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脩狹河身丈尺深淺脩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脩濬通放洛水從之　李格非曰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

箋按豫州雖距河却已自兗入海此外水惟伊洛瀍澗而洛為最大故禹治豫水先于此自此而東

滎波自此而又東則菏澤孟豬而已　四水以洛為主澗瀍先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為先後導水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入于伊則以相入之先後言耳・書所載有入于海者若三江既入江漢朝宗是也有入于河者伊洛瀍澗是也入于海則徑趨于海入于河則因河以至于海也　王氏樵曰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涇灃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

漢同文又曰北水以河為宗豫水以洛為宗　王綱振曰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為豫患濟大而洛小乃洛為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澤大野豬濟水之治已散見於兗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此所以與雍州之渭同一發例以經四州之河濟終後於一州之洛亦賓主之辨也　曹學佺曰三川河洛伊也其形若鼎

滎波既豬滎波今文作滎播

疏沇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動成

波浪此時波水已壅遏而爲豬畜水成澤不濫溢
也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
其縣東春秋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杜預云當在
河北　索隱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
可以灌大梁　水經曰河水東過滎陽縣蒗蕩渠
出焉注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
蕩渠也漢明帝議治汴渠乃引樂浪人王景作堤
發卒數十萬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
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

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渠流東注浚
儀復謂之浚儀渠蔡傳云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元和郡縣志汴渠在河陰縣南亦名狼蕩渠隋更名通濟渠　爾雅云水
自洛出爲波水經曰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　山海
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陂水出于其陰
而北流注于穀水郭璞注陂水世謂之百答水
水經注曰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
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蠻城下又南分三州
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溵水溵水自下兼波水之通

稱也故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馬端臨曰汝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在今臨汝郡魯山縣西北　水經濟水又東合滎
瀆注云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蓋故
滎播所道自此始　曾鞏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
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
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漢
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也
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
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

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流而出濟
水至此乃絕隋大業初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
開之起滎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曰通濟渠唐開
元中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泝鴻溝轉相
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
石　陳亮曰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
而通淮泗蓋其派脈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
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
而受河之患爲尤劇及末平開河流既塞始築汴

渠而又脩浚儀渠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碍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于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考索云宋定都于汴是時漕運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路最重惟是汴河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

〔箋〕滎波二水一濟一洛參雜言之亦變例也　王綱振曰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滎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滎故蒙洛入河之文見滎能受濟之溢波能安洛之流耳

導菏澤被孟豬左傳爾雅皆作孟諸宋藪澤也周禮作望諸漢書作盟豬史記作明都

〔傳〕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疏〕地理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括地志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縣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考曹州東南三十里有菏水亦名菏澤濟水會此入海今涸見山東通志又兗州府志云菏水在定陶縣北二十里　玉海曰濟陰縣南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　水經曰濟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菏水又東過湖陵縣南東入于泗水　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

矣　金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沛陰縣孟豬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菏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菏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併行睢水矣　〔宋史河渠志〕廣濟河導菏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

〔箋〕兗豫接壤滎與菏澤皆以志濟也導沇水溢爲滎又東至于菏可與此處參看　滎波在豫西北菏孟在豫東北澤與豬不同豬是蓄而復流澤是

水之聚　此處却逗出一導字下文導山導水皆
從此導字發脉要見禹治水全以疏導爲事耳
王氏樵曰按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
多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
菏澤又導孟豬故言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
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傳）高者壤下者墳壚（壚說文黑剛土也）　釋名曰土黑曰
盧盧然解散也　王氏炎曰壤則沃墳壚則爲瘠

呂覽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后枯
（箋）豫土止言壤其色雜也從厥土中又別以下土
言之與青州再指海濱同義　王氏樵曰周禮草
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土化
之法謂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糞種鄭注謂煑
取汁今人不知其法按博物志麋聚草澤而食其
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今
人糞田法也草人土化之法有用麋用鹿恐亦是
之類也墳壤潤解也渴澤故水處也即此經所云
墳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臨川吳氏曰冀
賦第一或時數少於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
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於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
爲上中也
（箋）大畧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爲上下其雜出
之等高于正額故先言錯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又周官載師漆林之
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者葢周時豫州
在畿内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制貢禹時豫在畿
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意矣（今考河南土產漆出南召淅川葛出信陽及光山固始見通志）　陸璣曰紵亦麻也科生
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
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川此麻（草木蟲魚疏）　杜
預曰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傳）纊細綿　（疏）纊是新綿纖是細　孔鮒曰纊綿

也絮之細者曰纊　顔師古曰漬繭擘之精者爲綿麤者爲絮今則謂新者爲綿故者爲絮古亦謂綿爲纊或作絖

傳治玉石曰錯　疏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臨川吳氏曰凡錫者非常貢故於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

箋豫州職貢亦畧與兖相似盖二州皆近冀冀京師甸服也專供粟米兖豫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服食而後器用以及珍幣則次第泒及乞州耳　唐國史補稱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襄州近豫州域　青貢絲枲徐貢玄纖縞揚貢織貝荆貢玄纁皆所謂布縷之征也惟不及雍梁二州　錫貢如今常額之外臨期加泒若納錫則不入貢額有則聽其自行交納一從民便不責所無以厲民也

浮于洛達于河

箋豫州之水以洛爲宗滙衆流以入河而卽資之以爲運道轉漕帝都最爲直捷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不必言矣　丘氏濬曰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河爲運道達于河卽達于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于河道者　大明一統志曰汴河舊自榮陽縣東注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河名莨若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决其蔡河湮没無跡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考豫州今爲河南之域中州接壤幾輔四通五達實號奥區洛陽固自古建都地物華土產名在海內而賦額去上中較遠至紵纊之貢亦不必盡如古抑語云視河洛而思禹功乃禹貢志導洛頗畧而功與河並豈虛哉

禹貢滙疏卷七　終

禹貢滙疏卷八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徵京 徵武 仝訂

華陽黑水惟梁州

〔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疏〕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九域圖載疏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西北曰雍以華山十字分之四隅乃四州也　曾氏曰華山即西嶽在梁雍之東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　杜佑曰漢中郡城固即犍為縣有黑水又南溪郡戎州南溪縣黑水自北南流經於此同昌郡有黑水東南流入白水

水經注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俱險極難行禹貢黑水註云出南寧州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僰道縣入江一名皂水矣

〔晉地理志〕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周禮職方氏以梁并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為益州春秋元命苞云參伐流為益州益之為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啓犍為牂牁越巂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凡水經注）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逾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之名因此

杜佑曰梁州當夏殷間為蠻夷國所謂巴賓彭濮之人也周末秦伐蜀有其地於天文兼參之宿亦秦之分野又得楚之交秦并天下置郡為漢中巴蜀及隴西郡內史之南境自漢以後歷代開拓氐羌戎夷之地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益州魏分置梁益二州晉初因之　〔漢地理志〕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宜屬焉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牁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風俗不改見隋志）　〔後漢郡國志〕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牂牁越巂益州永昌廣漢屬國蜀郡屬國犍為屬國　馬端臨曰漢時為郡九曰漢中廣漢蜀巴益州武都牂牁越巂犍為

又爲弘農郡之南境　唐地理志古梁州域山南道興元(府漢中郡)洋鳳興成文扶利集壁巴蓬通開閬果渠爲鶉首分以西道採訪使治梁州金忠涪萬亦鶉首分以東道採訪使治襄州隴右道岷(和政郡)階疊宋亦鶉首分以隴右採訪使治鄯州劒南道漢蜀郡廣漢犍爲越嶲益州牂牁巴郡之地總爲鶉首分府一(成都蜀郡)都護府一(保寧)州二十八以劒南採訪使治益州　杜佑曰唐分置山南西道爲漢中(梁)通川(通)巴川(合)清化(巴)洋川(洋)順政(興)河池

(鳳)益昌(利)咸安(蓬)盛山(開)始寧(壁)南平(渝)符陽(集)璘山(渠)郡山南東道爲房陵(房)南賓(忠)南浦(萬)雲安(夔)郡劒南道爲蜀郡(益)唐安(蜀)濛陽(彭)德陽(漢)通義(眉)梓潼(梓)巴西(綿)普安(劒)閬中(閬)資陽(資)臨卭(卭)通化(茂)交川(松)越嶲(嶲)南溪(戎)遂寧(遂)仁壽(陵)犍爲(嘉)盧山(雅)瀘川(瀘)陽安(簡)安岳(普)江源(當)陰平(文)同昌(扶)油江(龍)臨翼(翼)歸誠(悉)洪源(黎)靜川(靜)恭化(恭)維川(維)和義(榮)雲山(奉)蓬山(拓)雲南(姚)南充(果)郡兼分入京畿爲上洛(商)安康(金)郡隴

右道爲同谷(成)武都(武即階州)懷道(宕)合川(疊)郡及黔中道涪陵(涪)南川(南)郡　唐十道圖古梁州爲山南西道領梁洋集通開壁巴蓬渠涪渝合鳳興利閬果十七州劒南道領益蜀彭漢綿劒梓遂普資簡陵卭眉雅嘉榮瀘戎黎茂龍扶文當松靜拓翼悉維嶲姚凡三十有三州兼及隴右道成武疊宕等州(初學記云梁州自劒閣而南分爲益州是爲劒南道其北垂又入隴右道)宋爲川峽四路成都府路府一成都州十二眉蜀彭綿漢嘉卭簡黎雅茂威軍二永康石泉監一仙井潼

川府路府三潼川遂寧州九果資普昌叙瀘合榮渠軍二懷安廣安監一富順利州路府一興元州九利洋閬劒(即隆慶府)文興蓬政(本龍州)巴軍一大安夔州路州七夔忠萬開達涪恭(即重慶府)軍三雲安梁山南平監一大寧南渡後頗更置云　馬端臨曰宋平孟蜀盡得梁州之地分爲益州利州梓州夔州四路爲州五十八成都興元潼州遂寧等府洋商金房達渠渝涪瀘巴壁蓬集合忠萬閬果普開夔嘉簡陵眉榮資叙鳳階成興文龍利劒綿漢彭蜀

邛雅茂威黎等州
班固配十二次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
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觜觿起畢九度參邑起畢六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觜參魏益州　天文占候曰
太白主畢觜張星主井五車卿星狐弧星俱主益
州　淮南子曰西南方曰朱方其星觜觿參爲益
州分野　春秋緯文耀鉤云荆山西南至岷山北
距鳥鼠梁州屬開星　星經玉衡第二星主益州
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巳亥

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
張華曰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筰北阻襃斜
西卽隴坻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考
索曰巴蜀自昔號爲富饒漢高東向爭天下獨命
蕭何收巴蜀以給軍足以巴蜀之資取天下也
殷仲堪曰劍閣之險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
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而統屬梁州　章
俊卿曰自涪陵極於成都　地險塞沃野千里控
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巴蜀之險然以巴蜀爲

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漢
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
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　牟子才曰漢中前
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
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
喉西嶽三塗皆不及也益昌之南陸走劍而外東
西川在焉氷走閬果而去適夔峽西則趣文龍二
州東則會集壁諸郡而烏龍桔栢又在其前歐陽
詹以爲九州之險司馬光以爲秦蜀之衝又曰重

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鎮西之根本夔門爲蔽
吳之根本　林駉曰蜀之根本在成都而漢中爲
唇齒漢中爲保蜀之藩籬而以陝隴爲遮援守南
鄭則長安可窺守武興則隴西可取　武夷熊氏
曰梁州卽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州夔州
等路五十四州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
道劚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岷嶓沱潛蔡蒙
和夷禹之故迹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
秦隴接境實爲天下要脊世治則服從世亂則割

據牧守不可不愼
【箋】考一統志古梁州爲今四川省成都(古蜀國)保寧
順慶叙州(古僰國)重慶(周巴子國)馬湖(梁州東境)龍安各府瀘
川(蜀漢梓潼郡)嘉定眉邛瀘雅各州而雲南(滇國)大理(唐南
詔)臨安(漢牂牁地)楚雄(漢益州地)澂江(古西南夷)廣西(古滇國東南境)介
府曲靖(漢益州地)武定(古滇國地)麗江(漢越嶲益州地)三軍民府並
屬梁州界永寧宣撫司天全六番招討司則梁州
南境黎州安撫司則梁州西境金齒軍民指揮司
(古哀牢國)則梁州西南徼外地貴州普安州(古夜郎地)亦梁

州界陝西漢中府則梁雍二州域四川夔州府湖
廣施州衛則荆梁二州域貴州宣慰司則荆梁二
州之南境平茶洞長官司亦荆梁二州界也　鄭
氏曉曰華陽是陝西商洛湖廣襄陽府西屬四川
夔州府所屬巫山大昌大寧之地黑水是體溪黑
水自梁北境至安縣入江與導黑水之黑水似無
干志者止見黑水流南至西極今四川成都重慶
順慶保寧叙川馬湖六府潼川州眉州嘉定州瀘
州雅州夔州府所屬奉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

寧梁山建始陝西鞏昌府所屬成縣西和秦州漢
中所屬金州所屬及沔縣芒部軍民府龍川宣撫
司平茶洞長官司疊溪軍民千戶所湖廣施州軍
民指揮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域中者不載
(考地志湖廣鄖陽府屬梁州陝西西和縣屬雍州漢中府爲梁雍荆三州域金州荆梁之交謂秦頭楚尾今興安州)曹學佺曰秦始皇置三十六郡漢中其
一也按梁州山在郡東南百八十里四面皆大山
其中三十里甚平曠相傳以爲古梁州　四川名
勝志曰黑水出故漳臘潘州界今屬夷地是爲岷

江之始水自汶山下過猶河水之遠崑崙也又一
派入滇而出金沙江流入馬湖江會與汶水合今
之叙瀘界瀘卽黑也諸葛亮五月渡瀘以征西南
所必經也說文川者穿也水穿地中故曰川岷江
一水也瀘一水也雒一水也渝一水也雒中水也
先主入蜀至江陽遡雒至涪城而取劉璋今之綿
州是也雒水發金堂出內江與外水合外水卽汶
水也渝巴水也源出巴山流遶巴州曲折如巴字
亦名字水由遂合以至渝州共委耳巴縣設焉古

巴于都也蜀江之水非一而岷瀘雒巴爲四大川也四川之名所由昉與宋南渡後始分益梓利夔四路即今之四川矣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利梓俱在川北而川南似闕蓋古者以犍爲屬廣漢乃又置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川三府嘉定則川南也重慶則上川東與川南接壤潼川即梓州又川西北之門戶也　四川總志曰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察舉蜀巴廣漢犍爲牂牁越嶲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雒即今漢州唐

貞觀中於此置劒南道開元中置劒南并山南東西道採訪處置使而劒南治蜀宋爲西川路後分西川爲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楊愼曰四川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或云成都爲西川潼關爲東川利州爲北川夔州爲南川　唐樞曰四川天下絶險龍州松潘鎮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唐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閉可守一當百又曰川之形勢北有劒門不足恃而慮在松潘松潘以孤城介生番之域乃待食於龍川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穽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岷嶓既藝

〔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疏〕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

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　杜佑曰岷山在通化郡蔡傳茂州汶山縣嶓山在漢中郡金牛縣蔡傳云地志隴西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益嶓冢一山跨兩縣云又考通典金牛漢犍爲縣地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後魏置嶓冢縣隋爲西縣司馬彪表松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之嶓冢山　水經注曰江水逕汶山道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又曰岷山東北百四十里崍山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崍山邛崍山也在漢嘉嚴道縣山南有九折坂王子陽按轡處也郭景純江賦曰流

二江於崌崍又東百五十里曰崌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崌山江水出焉　王羲之與謝安書云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雹校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　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福地記中國名山以青城峨眉爲西嶽佐理　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　華陽國志曰李冰

爲蜀守能知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及至湔道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乃壅江作堋穿郫江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也　宋史河渠志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爲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爲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衝決可畏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得矣

箋按史記貨殖傳云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汶山漢書作崏山蓋即岷山也則岷山之宜樹藝舊矣岷說文作𡶒省作崏漢人隸書作汶蓋古字通用

沱潛既道

傳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元費著序成都志曰

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間有江沱詠於二南之先然漢統於江以朝宗沱附於江以起興江首四瀆歷代祠其神於成都故成都爲江之源而荊揚之江特其委爾　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又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杜佑曰沱水在蒙陽郡唐昌縣　水經曰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酈道元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宕渠水亦名潛水又名渝水俗謂之渠江　鄭

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通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卽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寰宇記曰渠江水源自蔚須池分來經巴達渠廣安等界至合州東北與嘉陵江合卽西漢水蔡松年南北史補云墊江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而入于江）史記正義曰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也　臨川吳氏曰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箋沱潛既道兩著于經此其源也既舉岷嶓再舉沱潛而江漢之源流已備見于梁矣　王氏樵曰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葢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傳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鬵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鄲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𨚗江出江又反入此皆沱也（疏謂郫之沱安陽之潛尾入江漢爾首不出江漢也郫江眞沱蔡邦未載宕渠之潛是從漢出）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也　陸深曰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羗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羗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葢皆得名於漢水云

蔡蒙旅平

傳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　疏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順帝改漢嘉縣）水經曰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沫水出廣柔徼外水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酈道元注云漢嘉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東逕其縣與沫水會於越巂郡之靈關道（靈道縣一名靈關道）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縣南流衝一高山山上

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卽蒙山也廣柔縣有石紐鄉相傳禹所生古今集記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蘇傳〕蒙山今曰蒙頂水患平始祭也　九州記云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山有五頂最高者名上清峯有甘露井水極清洌四時不涸圖經云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獨烈

金氏曰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頂其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中出爲溷崖水沫水卽大渡河也蜀守李氷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

今考蔡山在雅州東五里蒙山在名山縣治西五里名山縣屬雅州本漢蜀郡嚴道青衣二縣地見四川總志楊愼以蒙山爲雲南蒙樂山非是　續博物志曰沫水自蒙山至南安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守李氷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氷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溷崖秦繼宗曰鑿平溷崖指蒙山説時説蔡蒙二山都是志沫水似誤　馬端臨曰旅陳也旅平言以平理而陳祭也　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事乎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葢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葢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刋旅總結之

大明一統志曰今雅州城東十里地名旅平相傳夏禹治水功成旅祭于此俗呼爲落平　四川名勝志曰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

和夷底績

〔傳〕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蘇傳〕和夷西南夷名四川總志云和夷今黎雅等處又雅州有和夷垻　曾氏曰嚴道有和川

夷人居之漢制縣有蠻夷曰道金氏謂和川即青衣水夷人所居本爲羈縻州　寰宇記云和川路在縣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羗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卽所謂和夷底績也本志東北有和夷堋是　〔蔡傳〕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嵒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音恒山縣南又東過夷

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經言底績者三單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不可知也　水經注曰和讀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又曰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箋〕梁州治水亦以江漢爲主蔡蒙和夷總見水治而地之險且遠者無不奏効耳和夷一以爲地一以爲水及考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則和亦有以山名矣

厥土青黎史記作驪

〔傳〕色青黑而沃壤馬云黎小疏也〔疏〕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釋名曰土青曰黎似黎草色臨川吳氏曰梁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箋〕考經文厥土未有言色不言質及兩言色者金氏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成都土疏難以築城焉說殆近之　胡氏謂曰上不言惟者非一種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　臨川吳氏曰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降揚於下中而梁爲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兗於下中而梁爲下下通本等第八爲三　胡氏曰梁州夷狄比境變故不常而定出入等似若太優故無事則錯出第七等有事則錯出第九等也

王氏樵曰邵文莊公曰賦錯出者他州無與焉升降之說非是蔡氏曰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與按周官有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爲上田有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爲中田有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爲下田蔡氏之意謂田遇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然豈偏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歲耕者邪盖冀州地大物繁

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脩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此其調劑可謂密矣舉此四州爲法而餘州可見雍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人功脩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其餘相較

不多者從此可知也徐田上中而其賦中中青田上下而其賦中上兗田中下而其賦下下賦皆降于田而相較不等兗當河流之衝作十有三載乃同經已明著其義矣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人事未至聖人固不能預進之也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　秦繼宗曰田有三等故定三等之賦然不以第七爲定賦而以第八爲定賦間歲乃出第七而又間出第九以寬之仁之至矣揚豫正賦皆下于間賦一等亦此意也至冀則宜出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無非法中之仁而已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傳〕璆玉名鏤剛鐵（郭璞云鏤即紫磨金）〔疏〕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美玉之别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蔡傳〕璆玉磬鐵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

蜀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徐廣曰臨邛出鐵）　華陽國志曰臨邛有古石山出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漢文帝以銅鐵賜宦者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匠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　管子曰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於漢　李石曰竈脂得火可以燃鐵（左思蜀都賦我食鐵之獸劉逵註貊獸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臾便數十觔出建寧郡）　鄒氏曰漢志犍爲郡

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摠爲郡正梁州之境是梁州之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爲貢　沈括曰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金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僞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覩煉鐵方識眞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麪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觔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　寰宇記云定筰縣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爲劒戟極剛利名勝志云鹽井衛古定筰縣也今山在衛西北七十里亦近臺登矣

傳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疏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與死云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　陸璣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麁理不如熊白美也　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猳羆　西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直百金　蘇傳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王氏炎曰按蜀西胡毳布織毛爲之若氍毹氍毲之類字當作罽作罽非罽魚網也

箋按貢鐵始於此自漢以後桑孔之徒榷利遂與鹽並昭帝議罷有鹽鐵論至唐理財之官遂號爲鹽鐵使自乾元初第五琦始也　砮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徐貢浮磬此貢玉石磬豫州貢磬錯則樂器磬最爲重亦可知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傳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　疏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

縣西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
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雍大記曰
桓水在臨洮府城西三里源出西傾山吐谷渾界書西傾因桓疏引地志云在隴西郡臨潭縣今桉
臨潭城去洮州衛七十里實此水之源也書本作桓水經臨洮謂之洮水又謂之桓水晉
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底黑水東限扞關
朱子曰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取
道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酈道元曰鄭玄注西傾雍
州山也雍人有事京師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恐乖因桓之
義非浮潛入渭之文

【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絕流曰亂
【疏】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
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
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横渡也【蘇傳】漢始出
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在梁州山
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
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
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
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

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
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
也雍大記曰郡縣志漢水經南鄭縣沔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師古曰漢上曰沔太史公曰褒斜
綰轂其口即漢中地酈道元曰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
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
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
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
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川支灌于斜川屆于武
功而北達于渭水褒水西北出衙嶺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又東南歷褒

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又南逕褒縣故城又南流入于漢見水經注又雍大記曰褒谷在漢
中府褒城縣東北十里出連雲棧直抵鳳縣斜谷七百里郡縣志曰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
十里同爲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又曰褒水即黑龍江水也源發太白山雍
錄曰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稍東則受秦水
秦水者天水郡水也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及至
武功縣則受斜水矣褒斜二水介衙嶺而分南北
此斜水即二水之分派也斜逕武功而東入于渭
也
【箋】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運道須水陸

並用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之北有沔阻漾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而陸南歷岡北逾遲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又阻褒斜褒水南通沔而斜水北通渭其間絕水百餘里又必逾褒而歷衙嶺從斜川屆武功以入于渭焉至渭則絕河而渡即達帝都矣河即冀州之西河渭水自西而東舟自渭入河從河西邊徑往東岸橫

絕而渡不由河中行也　九州貢道梁爲最艱不惟水陸兼行抑亦轉輸絕險而所挾來貢又皆沉重難致之貨將梁之土産惟此可充天府而往來亦止此有路可通聖人只得另設一運法耳　看來貢道以水運爲主而陸運以濟其窮故言浮言達其常也惟荆梁間曰逾然必先言浮而歸于達河未有全用陸者即此可思貢道之勞逸矣　鄭氏曉曰西傾因桓是來當合上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陜西漢中金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但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即桓　王氏樵曰西傾在今臨洮府西南一百五十里一名强臺山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或云洮即桓水張湯謂以車轉從斜下渭則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中通貢職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

入渭之道無復講矣　何景明曰余從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考梁州今爲全蜀之域劒閣巫峽實扼地險而財賦亦向稱沃饒然自宋云巴蜀之粟遠不可漕而頃歲反側殘破之餘更仰餉于楚華陽黑水之區眷眷多事而浮潛逾沔之供亦大異昔全盛時矣

禹貢滙疏卷九

吳興茅瑞徵纂箋　男 胤京 胤武 仝訂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疏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得其實也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　雍錄曰雍州之境西南則包黑水而東距冀河也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爲固也　李巡曰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塞也　晉太康地志曰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　晉地理志漢改周之雍州爲凉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凉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凉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爲雍州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吳嶽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

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　杜佑曰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周自武王都於鄷鎬則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雒邑以岐鄷地賜秦襄公至孝公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謂之秦川亦曰關中地（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　其在天文東井輿鬼則秦之分野兼得魏趙之交始皇置四十郡此爲内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及雲中之西南境項籍分秦地爲三國曰雍塞翟謂之三秦漢武帝置十三州以其地西偏爲凉州又置司隸（領三輔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　詩譜秦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周東遷以岐豐地賜之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漢地理志秦地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於禹貢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絶南羌匈奴　後漢郡國志凉州刺史部郡國十二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張掖屬國張掖居延屬國而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司隸校尉所部也　馬端臨曰漢時爲郡十六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外有弘農安定北地上郡朔方五原天水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凡十三郡而西河雲中二郡之西南境亦隸焉　唐地理志關内道古雍州域京兆府（本雍州）華同鳳翔（府本岐州）邠隴涇原渭（以原州平凉縣置）武（以原州蕭關置）寧慶鄜坊丹延靈威（以安樂州）雄會鹽綏宥爲鶉首汾麟豐勝銀夏單于安北爲實沈分爲鶉火分其京兆華同鳳翔邠商以京畿採訪使治京城餘關内採訪使以京官領之隴右道古雍梁二州域漢天水武都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總爲鶉首分自祿山之亂歿于吐蕃至貞元間隴

右州縣盡矣 杜佑曰唐分置京畿爲京兆府班
華陰華 馮翊同 扶風岐 新平邠 郡關內道須安定涇
彭原寧 汧陽隴 中部坊 洛交鄜 安化慶 靈武靈
榆林勝 延安延 上郡綏 咸寧丹 銀川銀 平涼原 九
原豐 會寧會 寧朔宥 五原鹽 新秦麟 朔方夏 等郡
安北府隴右道領隴西渭 武威涼 天水秦 北庭庭
交河西 晉昌瓜 西平鄯 燉煌沙 酒泉肅 金城蘭 安
昌河 寧塞廓 臨洮洮 和政岷 張掖甘 伊吾伊 等郡
安西府 唐十道圖古雍州爲關內道京兆華同

岐鳳翔府 邠隴涇原寧慶鄜坊丹延鹽會靈夏豐勝
綏銀凡二十有二州隴右道秦渭洮岷河蘭鄯廓
涼甘肅瓜沙等州 初學記曰關內道東自同華
界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隴右道自隴
而西盡其地也 雍州自岐隴已北爲關內道自隴而南幷得禹貢梁州之北地爲隴右道
宋爲陝西路慶曆初分陝西沿邊爲秦鳳涇
原環慶鄜延四路熙寧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遠
軍爲一路置都總管經畧安撫使又以熙河等五
州軍爲一路通舊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軍後

分永興保安軍河中陝府商解同華耀虢鄜延延則
安府丹坊環慶慶陽府邠寧州爲永興軍等路鳳翔府
秦階隴鳳成涇原渭熙河洮岷州鎭戎德順通遠
軍爲秦鳳等路仍以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
河分六路各置經畧安撫司而麟府二州屬河東
路 馬端臨曰宋爲陝西路及河東路麟府二郡內夏
銀綏宥靜靈鹽諸郡爲西夏所據甘涼瓜沙肅西
伊安北安西北庭亦沒於西夏及諸蕃熙寧五年
以陝西五路三十四州軍分爲兩路永興軍等路

爲京兆河中府陝延同華耀邠鄜解環慶虢商寧
丹坊等州保安軍秦鳳等路爲鳳翔府秦鳳涇渭
河隴階成熙原蘭岷等州鎭戎德順通遠軍紹興
初置川陝等處宣撫處置使富平之敗五路俱陷
僅守鳳翔之和尚原和議成歸陝西地尋背盟再
取止餘階成岷鳳四州屬四川之利州路云
班固配十二次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
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 費直起井十二度 蔡邕起井十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東井輿鬼秦雍州 張衡云

漢津者金之氣也其本曰水按陝西乃金水之位而河漢之源並在于此

春秋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
國東距殽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
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　春秋緯文耀鉤曰華岐
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
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也　班固賦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
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
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
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
地之隩區焉　武夷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
鎬京漢之三輔皆此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合天下形勢言之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
游當天下之脊四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
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爲界

而又西接弱水流沙則土地之廣可知大抵關中
形勢可以爲都但地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
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
爲塞乃可爾　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
自河北入爲正道項羽漢光武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爲間道
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一自蜀入爲險道漢高祖關中由小道入巴蜀爲漢王
巴而又從此路出定關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　朱子曰前代所以都關
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也近東
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爲險又關中

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本
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爲西夏所有據高以臨我是
以不可都也又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
以善導之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其強
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
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
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
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
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

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又曰黃河曲折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正在斗間　李綱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　歐陽脩曰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

（箋）按雍州以四面積高得名山最高而不言止言黑水西河者以不勝紀也（鳳翔府有雍山雍水所出州名亦以此）考一統志古雍州域今陝西省西安（秦內史漢京兆）鳳翔平凉鞏昌臨洮慶陽（義渠戎國）延安各府寧夏洮州岷州河州靖虜各衛寧夏中衛（唐靈州地）陝西行都司所屬而漢中府（即漢南鄭）則梁雍二州域其文縣千戶所周雍州地近梁　鄭氏曉曰雍州之域陝西西安延安慶陽平凉鳳翔臨洮六府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遠伏羌階州徽州兩當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畧陽陝西行都司所屬甘肅一鎮及岷州洮州二衛文縣千戶所古沙州據岷嶓既藝則鞏昌府大半當屬梁州據西傾因桓是來則臨洮府州縣亦當有屬梁者雍之西境黑水當是鎮夷黑水與經導黑水不同且與註據字合夫雍稱天府所謂秦中自古帝王州也其險四面山迴而東面臨中原險處正在華嶽與黃河會處雖在潼關然必南有河之南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

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夫守河北者當守陝西守陝西者當極力守平陽河南府無陝西則河之南江之南皆不可守五胡以逮宋元皆烱鑑也又曰東距西河者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及臨河諸縣是也據蔡傳及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則西安府東境華陰華州當屬豫而臨河諸邑皆當爲冀州地一統志俱作雍州豈別

有據乎（考寧夏靖虜衛靈州千戶所並爲雍州漢中府僞鳳縣梁雍之交興安州荊梁之交延安府多上郡地爲雍州域及肅州西境）陝西志曰陝西古雍州地然兼有梁荊豫冀四州宋陝西（路）又南得成都府路之興元府城固褒城廉水三縣及洋文沔金房階西和鳳七州大安一軍東得冀州河東路之麟府二州及石州之葭蘆吳堡二砦地　舊陝志曰柳星及張雖豫州星野而雍之分野亦得柳之七度至張十七度寖及鶉火之次焉故唐志曰柳在鬼東接于漢源當商洛之陽又曰雍之分野通曰

井鬼而其實亦有九州之星　雍大記曰黑水在城固縣西北源自太山南流入漢水水經漢水又東黑水注之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

丘氏濬曰周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都雍王畿不可不廣梁多險阻故合雍梁爲一時碣石淪于海徐地狹故靑兼之堯舜都冀壤啟潤今京師山西外包虜境故此分幽并又曰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豳涇寧間卽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凉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苑馬寺一以司蕃牧而苑馬所轄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百年于茲馬之蕃盛不及唐之一二

弱水既西

傳導之西流至於合黎　疏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注其水不勝鴻毛唐書婆夷河弱水也）于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

絶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音陡）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音耶）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弱水周廻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一云蓬萊隔弱水三千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　漢書西域傳云條支臨西海

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舊唐書云東女國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　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　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自然非行所無事矣

〔箋〕弱水去雍州甚遠而混流泛濫欲治主水先治客水惟因其性而導之西使不復出没于雍乃禹治水之法也　考弱水在甘州衛西又西寧衛西有西海方數百里有魚無鱗皆負黑點俗呼青海

河圖曰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又十洲記曰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此皆誕妄難信　陳禹謨曰世謂弱水不能負芥漢武帝時有人乘毛車以度弱水來獻香者毛車即輕矣豈尤輕于芥乎不能負芥而能負車此說之不可兩存者乘毛車事見博物志

屬渭汭

〔傳〕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疏〕屬謂相連屬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淮南子云涇出薄洛之山高誘註薄洛一名开頭山括地志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涼縣西百里涇水所出雍大記曰笄頭山在平涼郡西四十里其形如婦人笄頭之狀史記黃帝西至於崆峒登笄頭山今在靈州東南　山海經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郡縣志涇水源出百泉縣西南涇谷案三秦記及山海經注涇水出安定朝那縣开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　杜佑曰涇水入于渭經秦川而入河也在今新平郡宜祿縣水經云汭經宜祿川俗曰宜祿　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澧鎬爲關中八水

三秦記曰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　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朱氏曰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　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

空入河水經注　新安陳氏曰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蔡傳〕涇渭汭三水名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韓聞秦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

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陸務觀曰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為源白渠灌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灌尤廣表數倍於白渠涇水乃絕深不能復入渠口

〔箋〕按注疏以渭汭為一水汭言水北耳涇水南入渭乃名渭汭蔡氏始以涇渭汭為三水謂涇居渭汭之間仰承俯受連如貫珠然導渭不言汭而洛汭嬀汭並以水北為義本州貢道亦云會于渭汭

則渭汭之為一水明矣　鄒季友尚書音釋云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卽有渭汭字不可異說當從孔傳水北曰汭黃東發日抄云古注謂水內為汭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

按蔡氏解堯典嬀汭云水北又解東過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爲職方氏所誤而未覩易氏之解耳況導渭下止言灃涇漆沮絕不及汭　雍大記曰涇水自平凉府城西南自岩發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涇陽縣界由涇陽東流至高陵縣會于渭考陝西志汭水在隴州南七十里出汧縣西北　王氏樵曰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

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

漆沮既從

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　疏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葢東入渭時已與漆合

山海經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葢自北而南矣孔安國曰漆沮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　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酈道元曰沮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矣水經注　寰宇記云漆水自同官縣界來逕州北沮水自邠州入州至白渠澤泉南合漆水俱入富平之石川河　蔡傳漆水耀州

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豳之漆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今岐山普潤縣地亦漢漆縣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陂氏曰詩漆沮入於渭之上流自土漆沮言於岐周之間書漆沮入於渭之下流言於東會於灃又東會于涇之下　雍錄曰雍地四漆沮而

貢三派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皆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禹貢叙載渭水首末有叙可考也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則自渭原以至入河所謂沮漆者僅常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灃涇之下則自灃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沮漆者皆非禹貢之所嘗名也今以漢唐郡言之豐之入渭在盩厔縣境縣蓋咸陽西南也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又在咸陽之東矣漆沮入渭（即石川河）在漢馮翊懷德縣即

禹貢疏九 十八

唐同州之朝邑縣也朝邑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也故予謂石川之沮漆可應禹貢者爲其派序入渭在豐涇之東全與經應也周漆沮（漢漆縣漆水唐普潤縣漆水新平縣漆水）緜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普潤之漆水也邠州雖有漆水不與經詩相應）自遷岐爲始漢志扶風漆縣嘗有漆水此漆縣疆境甚濶唐鳳翔之普潤暨邠州之新平其地本皆屬漆今從唐郡縣以求古地則公劉之邠自在邠州新平而太王之岐則在鳳翔之普潤故岐之與邠皆同隸漢世漆縣矣秦漢以後

皆言洛即漆沮所謂洛水者地理志曰源出北歸縣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乃始入渭孔安國輩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者是也漢懷德唐同州衙縣也（亦朝邑縣）所謂沮水者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新平縣在邠州邠有涇水向陽陵入渭者在邠之南面而此沮水之名石川河者亦在邠州境內乃在東北面不與涇水同派也）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

禹貢疏九 十九

也此三水分合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巳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爲洛水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若鄭白渠亦分沮漆之名誤矣

蘇傳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大明一統志云漆河源出扶風古漆縣西沮河自

延安宜君縣西北俱至舊富平縣界合流入同州
朝邑縣東南注于渭曹學佺曰沮水即洛水同流入渭故西魏以之名州矣
雍大記曰沮河西自高陵縣界來入臨潼縣界
流入下邽石川河亦曰沮河在臨潼縣東三十里
自華原富平兩縣來入縣界合渭水漆水在武功
縣東門外康子武功志曰漆水今謬爲武水者也
自豳岐之間來縣北受洛水南受漳水入渭鄭漁
仲信漆由富平入渭之説葢括地志未審豳岐涇
渭脉絡所出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

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又曰同官川即
禹貢沮水也慈馬諸川遂爲沮水自耀州同安縣
東北界來經縣北子午嶺出谷號子午水下合榆
谷流入華源縣界合漆水此其源也同川即禹貢
漆水也　韓邦奇曰漆水出鳳翔府隴州東入渭
漢志右扶風有漆在正西指此沮水出鞏昌府階
州角弩谷東南入渭二水入渭源派甚明但其地
在灃水入渭之上惟考有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
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芋泉縣即古雕陰縣也經

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
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
邑縣東南入渭沿河人皆呼爲洛河顏師古曰洛
水即漆沮也此後世指洛爲漆沮之由豈洛亦名
漆歟沮水出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歷中部
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即洛也
子午嶺乃子午山一支其山歷延安慶陽西安三
府綿亘八百里蔡傳合榆谷川非也窋至同官縣
見一大潭水湧出三面皆青石山如壁立水流出

東塹周其居人曰漆潭正所謂自同官縣界來者
然至富平不百里即入洛豈洛自洛漆沮二水皆
入洛歟但其水甚小禹何故舍洛而取漆豈無施
勞者雖大亦畧歟或者漆沮實鳳鞏之水詩人詠
之亦名川也而經文有錯簡漆沮既從當在灃水
攸同之前歟　陝西名勝志曰漆水既自華原入
沮又自白水縣入洛洛漆沮至白水始混爲一又
自朝邑入渭故漢書謂洛即漆沮也華原今省入
耀州漆沮下流爲石川屬富平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沮水入焉故洛

水亦名漆沮水其境東南多白土因曰白水　王世懋曰出耀州城郎
從大川中行見漆沮二水流吾兩腋間盇沮水自
州城後折而東經五臺下南流而漆水忽自城右
至按圖經當從扶風武功來者
澧水攸同
【疏】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此言漆
沮既從巳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
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
入渭黄圖出鄠南山豐谷　【蘇傳】澧渭相若故言同　程大

昌曰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澧水亦遂
東行也　鄭氏詩箋曰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
豐水之東
【箋】弱水西流是治水之變者渭水東注是治水之
常者叙水自西而東遡其流也叙山自東而西尋
其源也　雍大記曰澧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里
終南山澧谷其源闊十五步下濶六十步水深三
尺自鄠縣界來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老子云
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

矣今考豐水在鎬京西二十五里源出秦嶺西北經子午谷西入豐谷北流諸谷水入焉爲西交
河又北則東交河水入焉北經周豐邑故臺漢昆明池又北至短陰山入渭見陝西志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傳】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
【疏】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地理志云禹貢
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山下有荆渠即夏后鑄九鼎處　河
圖曰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
爲地乳上爲天糜星　郡縣志荆山在京兆府富
平縣西南三十五里在岐山東岐山亦名天柱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考陝西志在西北　說文曰
岐山在長安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　釋
名曰道二達曰岐物兩爲岐也周地在岐山之南
其山西周也　【詩譜】周自太王居岐之陽地形險
阻而原田肥美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
趾郡國志岐山南有周原
【傳】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秦記又名地肺　【疏】
二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
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

古文以爲厚物皆在縣東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雍錄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厚物也不當別有一山自名厚物武功縣有太一山漢志引古文而曰太一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不知何所本而云然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關中記曰終南南山之總山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吉甫在元和

間核關中終南山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鄠郿武功以至長安萬年每縣皆著終南且日在縣之某方某方之幾里則南山之在關中者常相聯接其不謬矣　柳宗元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水經注曰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中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

雨至　雍錄云古圖志無言太白即爲太一者　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地絡陰陽之中即所謂中條山而在都城之南者也其南山深處高而長大無與名者曰秦嶺　三秦記曰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綿亘千里蓋南山之脊江河之水所由分處故嶺南之水皆謂之江嶺北之水皆謂之河　嶺水北流入渭號八百秦川又耀州五臺山名北五臺在終南者曰南五臺見陝西志

馬理曰三原縣嵯峨山古名荆山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舉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矣史

載黃帝鑄鼎于荆山今山陽有鼎州宋敏求雲陽志山嵯峨一名巀嶭山又名慈峨山四夾郡縣圖記曰山頂有雲氣即雨人以爲候昔黃帝鑄鼎于此山則此爲荆山其證甚明舊志謂富平縣城南掘陵原此唐之獻陵非山也　蔡傳云荆山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

何景明曰太華終南太白實一山延亘不絕太華在華陰終南在咸長太白在郿各望其地與號命爾其山首枕嵩芒尾貫荒蜀表裏秦關谷邦域人紀云　雍大記曰終南在西安府南五十里東自藍田縣界西入咸寧縣界有鱉谷以谷水出與

長安咸寧二縣分界東西四十里左氏傳曰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又考終南山連亘藍田咸寧長安鄠盩厔五縣之境見陝西志　舊陝志曰秦嶺南爲地絡之陽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梁北爲地絡之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州則爲雍星野亦於此分焉是地之脊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傳〕下濕曰隰〔疏〕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

豬野之澤也　郡縣志邠州新平縣有五龍原永壽縣有永壽原宜祿縣有淺水原幽今邠州　水經注曰都野澤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姑臧縣故城西東北流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置武威縣武威郡王莽更名張掖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爲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箋〕案陝志今豬野澤在涼州衛東北魏太武伐涼謂姑臧無燥地澤草茂盛水土乃爾可想禹所爲厎績也　王氏樵曰施工自下而上成功自高而下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傳〕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疏〕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即古瓜州也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瓜州地名州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於月氏者也漢武帝後元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水經注　呂覽曰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西方金氣所積之

武夷熊氏曰首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

杜佑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今長沙衡陽間是徙
居於此分而爲三　周景式云柴桑彭澤之間古
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
境而南海亦有三苗國記云禹伐有苗其餘裔叛以入南海　馬端
臨曰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其後子孫爲羌戎代有
其地謂之瓜州地多生若瓜至今猶出大瓜長者
狐入其中首尾不出黄氏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羌
地　朱子曰須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猺畧有四種
曰獠曰犵曰狑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

禹貢　疏九　二八

掠爲邊患豈三苗氏之遺民乎詹元善說苗民之
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
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
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爲寇人不得而近
之矣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
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
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絶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箋〕按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
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其國
近南岳及舜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至
漢武帝西逐諸羌初開河西列置酒泉武威張掖
燉煌四郡陝西舊志三危山三峯聳出雲表故曰三危雍大記曰三危山在行都司沙州衛東南俗名昇雨山　丘氏濬曰夷狄之見於經始於三苗
帝舜授禪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者
既丕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
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
嶺雲貴數千里溪峒山菁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
曰猺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

禹貢　疏九　二九

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猫依
山以居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　國
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
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
司長官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
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爲治
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
貢丕叙之意也　王綱振曰舉三危重黑水治導
黑水至于三危故也首節志弱水治

厥土惟黃壤
新安陳氏曰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　董仲舒曰五行莫貴於土五色莫盛於黃　淮南子曰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村土其主也　金氏曰黃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灃滻之區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逼于戎狄故禹于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

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至戰國秦漢富庶甲天下唐不如宋滋不如西有夏北有契丹雍冀悉非古矣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疏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物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　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田上上可知
箋考輿地記勝鞏昌郡有耕天村其田之良者曰雲下田今文縣所轄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
疏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　禮記笏天子以球玉鄭氏註球美玉也　拾遺記曰崑崙山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　唐代宗時楚州獻定國寶十二

有琅玕珠二枚徑一寸三分見酉陽雜俎　杜綰石譜云明州昌國縣沿海近㳂岸水底生琅玕狀如珊瑚或高三二尺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
總山海經曰峚音密山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　漢書曰藍田縣出美玉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三秦記曰縣出美玉故名藍田括地志曰驪山之陽多美玉　張世南

曰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于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

至河濱大抵今世所貴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玉一筴也又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　林駉曰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不幾如漢人酎金之誅乎荊之大龜梁之熊皮不幾如漢人天馬之求乎青之海錯揚之橘柚不幾如唐人貢荔之病乎曰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服食之外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寶玉玩好又次之故貢金琳琅大龜熊皮海錯橘柚之屬皆

爲土貢之物也皆償田賦之輕也聖人初何心過求哉

（箋）聞之舜禹之世捐珠抵璧乃九州制貢旁采金玉以及珠璣固有經費胡可缺也唐玄宗初政焚珠玉於殿前識者因已窺其好名鮮終矣　國家珠玉不以入賦唯遇有典禮諭旨采辦粵中有珠池蛋人守之而玉則必鬻之西域天方等國　世廟中嘗以郊祀懸購黃玉亦復不易得須歲民間珠價幾倍於玉此眞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靡俗

䌲紛然珍貴空爲耳目之玩抑獨何與 李維禎
曰琅玕見禹貢爾雅山海經蓋珠也或云樹之子
似珠或曰流離之類有五色符瑞圖則云玉有光
景者而後人以名竹 丘氏濬曰漢時關中之藍
田幽州之玉田皆出玉其時西域未通也今中國
所用之玉皆來自于闐有白玄綠三種皆出于河
亦與古異抑土石之精其生有限而取之有盡古
人比德于玉用爲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
在古多而爲用夥今世小民有不識玉者由是推

之漢之金以斤計每以萬言唐漸少宋與今益少
無乃數千歲之後中國之金將與玉同邪不可不
爲之限節也又曰考古今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
國之寶珠玉金貝而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
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瑟瑟之類 王氏樵曰
貢物除冀州外雍梁二州無篚餘六州皆有篚篚
皆殯貢衣服之用言錫者三揚橘柚荆大龜豫磬
錯言包者二揚橘柚荆菁茅言織皮者二荆州梁
州織皮製之爲裘織之爲罽與單言皮服不同

胡氏瓚曰九州之貢雍最寡而揚荆最多已啓後
世文物之漸矣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
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疏〕
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千里一曲一直龍門山在馮翊
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 李氏濬
水集云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

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
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
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硤間千數
百里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
雷 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
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 王應
麟曰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
州汾州合河之上是爲出龍門口 愼子曰河之
下龍門流駛如竹箭駟馬不能及 三秦記曰龍

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龍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埤雅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　武夷熊氏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春以西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于西河以至帝都也

傳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蘇傳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漢初轉漕巴蜀租賦以給關中天下既定國用寖

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六百萬石大抵多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上　唐都關中號稱沃野土地狹不足給京師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後歲益增多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置東西倉以避三門水險自河陰西至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二十九年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然水益湍怒舟不能入天寶三載韋堅爲陝郡太守兼水陸運使以代之始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通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絕灞滻並渭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永豐倉下在渭水入黃河處漢之船司空也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　東萊呂氏曰漢都長安唐亦都長安至唐方以漕運爲大事大率漕運多是江淮之粟到關中極迢遞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自洛入黃河自黃河入渭方至關中每一番發江自二月起程至五月方到汴河七八月間方到入黃河十止

八九況用吳人般運在所不便裴耀卿措置轉運隨處交納更番雖可稍停民力當時民丁約四百萬使丁出錢一百爲漕運費又益半爲營窖亦大擾民矣　歐陽脩曰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跡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

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宜浚治汴渠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

（箋）導河始于積石亦卽以爲貢道治河因以治漕蓋不獨今日爲然也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華陰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蓋穿渭渠轉漕入河其從來固已久矣　王氏樵曰按蔡氏云雍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于積石也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厓斷山絶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汭此又一道也蔡氏所以知其爲兩道者以龍門非可越而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漕莫徑焉使內地之漕則當徑達西河更無用經涉龍門以此知其爲西北一道西南一道也　鄭氏曉曰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澧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汭字下得甚當今渭水舟楫入蒲州必經渭北岸蒲州卽冀州也惟往陝州者由南岸或中流耳　吳寬曰禹貢曰浮曰沿皆指舟行水而言若夫車轉之法未著至漢都關中始穿渠引渭以漕關東之粟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後通褒斜道自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　于愼行曰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

流碣石以入于海兗浮濟漯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於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於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於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河也　天順三年戶部尚書楊鼎上言阿羅出住牧河套數入寇掠費用浩繁惟黃河乃漢唐漕運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折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

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遡流償運歷幾軍餉可足民力亦蘇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陜就令教習山西陜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廻運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矣詔從之後阻不行　王氏樵曰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以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聲教暨于朔南冀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此其所以

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卽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强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于經多所不合然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

明若指掌觀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後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曰導曰至非河通流至于龍門之驗邪曰浮曰至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邪李復所奏一則恐出吏民之托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不特此爾北河之外陰山橫亘華夷大限嘗以此分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蹤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

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昔漢武帝驅虜于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漠南即陰山之南黃河之北虜所利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奈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爲巢窟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叙明禹之功及戎狄也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疏】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皆是戎狄末以西戎總之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鄭併渠搜爲一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 博物志曰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雍大記曰崑崙山在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與甘州山連共嶺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 武夷熊氏曰崑崙唐書以爲吐蕃界析支即今陰山河南等處 後漢西羌傳曰河關之西南羌地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隋唐書曰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今考寧夏東北河

水過山折爲二枝處有析枝城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 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析支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 漢書西域論曰孝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氐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異物志曰古渠搜國當大宛北界 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 逸周書曰渠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金氏曰雍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于後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

大戴禮曰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 白虎通曰西方爲六戎戎者強惡也

逸周書曰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

䧢題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　後漢西羌傳秦襄公
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
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音丸邽冀之戎
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
伊洛閒有揚拒泉皐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尹洙曰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
當晉氐羌唐禿髮歷代侵軼爲國劇患　宋哲宗
時陳并上論云凡言禦西戎多以斷西北交結之
勢漢武命衛霍空其穴列爲張掖酒泉武威燉煌

等郡魏晉以來赫連等互據西河凉州奄有靈夏
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
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爲西平王太祖經界蕃
興襲領節鉞至四世繼遷叛盡據夏宥銀綏之地
矣　蘇轍西戎論曰北狄强則中國不得不厚西
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於中國然而西戎
非有强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
蘇傳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
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西戎即敘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
而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
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
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
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
箋雍州逼近戎狄都關中者每防戎患嘗考周自
文王攘郤西戎岐豐以寧及其亡也犬戎侵軼而
周以東遷則西戎即敘其關係雍州可睹矣　鄭
氏曉曰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　王綱振
曰三危遠在中國三苗頑甚而廸功與十二師五
長同故云丕敘西戎去中國更遠非我族類而即
工與三苗同故云即敘敘即府事脩和之敘又曰
特識西戎于雍州貢道之後此非脫簡蓋雍乃秦
地即周豐鎬漢三輔皆嘗建都于此觀周有犬戎
漢有匈奴當在虞夏不有先見其微者乎時即不
近帝都亦且列在要荒聖人經理五服不以遠遺
故又發此例與三苗並識見夷蔡蠻流無不就治

耳亦因下敘導山故此先結以雍州境外之山起下雍州境內之山然終不可與境內諸山混紀特附分州之末以見皆禹所導也　胡氏瓚曰織皮言于三國之上者亦荆州三邦之例以此而知其就功也九州已終故發例于此以明成賦止于中邦而底貢多及于外夷兖州地狹青徐又包其外豫州中土秦晉方遷陸渾之戎于伊川無夷可知荆本荆蠻又非他州比也　鞏昌府志云隴以西相傳緊云戎羌所居夫戎居北海羌居西海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史記秦穆公西征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䝠之戎各散居谿谷循雜邑之雜戎徐州之徐戎也范曄後漢書云王莽時以西末附遣中郎將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內屬羌豪良願等獻西海鹽池平地自居險阻為藩離然則隴以西春秋時戎始入錯居西漢末羌始入錯居也

大明一統志曰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娑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之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嘝斯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　本朝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官賜印因俗為治　陝西志曰河套舊名析支渠搜又名新秦中又名朔方郡地其周廻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虜難入寇而我易防守今失之使虜巢其中嘗門庭之內容狐鼠焉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門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氷堅故胡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陝西舊志　周樞曰宋种世衡城清澗　本朝成化九年余子俊城榆林去清

潤外二百餘里是為大鎮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三百里横絶河套之口内復塹山堙谷以為夾道地利亦多　丘氏濬曰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固當守河矣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説者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最腴宜焉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内地

鄭氏曉曰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河流南折横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抵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閡北狄過此山後砂磧無水草名為大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武帝遣衛青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為我有虜騎馳突者在大磧之外三受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出没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强而中國困矣

考今關陝為古雍州河山百二自昔王者遹居龍驤虎視形勝最於海内　國朝邊戍自遼海以迄玉門稱重鎮者九關陝實居其四羌虜交訌亦大煩戎索矣唯是榆林向屯勁兵土著並能當虜而關中物力饒裕素能自給中外恬然倚為扞蔽乃頃歲彊事幾同塵飯流寇飇發所在束手而西戎款關天末秖為賈胡生端漁利耳自漢祖轉餉關中卒定天下而鄭白之渠荷鍤成雲並引涇渭以廣溉田然則厥田上上禹規畫具在可按也而虛口糜餉空拳當敵欲以坐制羌虜佞言織皮之貢其能久乎

禹貢滙疏卷十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衡京、亂武仝訂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岍又作汧一名吳岳）　朱子曰每州各言竟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　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脉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如止於相其山勢何導之有山之有脉絡條列固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不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既隨山通道相其脉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　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葢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葢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傳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疏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沲漊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荆山之陽（路史）

傳逾于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疏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蔡傳西自荆山而過上河）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三山在冀州（郡縣志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里關驛十三州志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或曰首陽山即雷首之南阜）

傳底柱析城王屋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底柱

山名在河水中〔疏〕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　水經注曰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川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今考底柱在平陸東界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至平陸東流五十里至底柱遶于垣曲柱高不逾數尋圍不及百丈巋然中流撑柱地軸見山西通志〔漢書溝洫志〕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從其言焉

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

析城括地志云在澤州西南水經注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二水東濁西清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考通志析城山在陽城縣西南七十里太行支山下有神池其深莫測世說與濟瀆相通

張舜民曰砥柱析城至王屋峽府三門是也絕河流若巖牆然鑿為三門河經其中東洋如小城狀即析城也　續博物志曰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或曰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名考河南通志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其絕頂曰天壇蓋濟水發源之處也

〔疏〕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傳〕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　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廻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為能持滿高誘注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水經注云王烈得石髓處　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

州凡有八陘括地志云有羊腸坂　朱子曰太行自崑崙北支入中國西南行歷并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又曰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　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因名焉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　恒山北岳漢避文帝諱改為常續博物志曰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長久故北山曰常山今考通志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也水經謂之玄嶽吾地

道記恒多山坂名飛狐口 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殁于勃碣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

箋此節說導山却以河海作眼目蓋天下大水河海爲宗導山正爲導水張本原非截然兩項故於此帶言之先儒因導山止此節有入于海一語不

禹貢疏十 二十五

勝異說未免支離矣 雍大記曰岍山在隴州西四十里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岐即此吳嶽五峯山古屬汧陽縣今屬陝州在州南則岍山與吳嶽非一山也 王氏樵曰導岍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吳山縣一名吳嶽蓋虞周之世疑以此爲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又東至于荊而渭之入河灃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決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于雷首雷首在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脩蓋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底柱在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在澤州陽城縣山峯四而如城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泲水出焉從底柱至王

禹貢疏十 二十六

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沇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在懷州之地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峯爾恒山北嶽在雲中者爲是歷代以上曲陽縣之山爲北嶽非古之恒山也碣石一在平州南一在高麗界中史臣歷敘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泲蔡傳元無河泲所經等語 秦繼宗曰

逾河訓作山脉過河固謬然作禹過亦恐未安逾字與及至入一類導岍山與岐山自岐至于荆山雍州之山盡矣而問以西河自荆山過西河去禹所導則是壺口等山也禹至荆不免過河然經文逾河却是史家述其地勢非言禹之過河也　鄭氏曉曰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也底柱析城王屋冀州南河之山也太行恒山碣石冀州東河之山也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遥又東河之山長于南河南河之山長于西河　都穆曰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黄河之中以其形如柱故名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濫禹遂鑿之爲三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州傳上有唐太宗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

唐樞曰太行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亘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潞垣中原自是西奔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在托祖故曰太行又曰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爲北嶽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復以山西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嶽　關鎮志曰太行山即恒山北抵幽燕達居庸古北喜峯亘千里諸峯蜿蜒止于山海　按山西通志云太行山亘三省隨地異名析城王屋即其支也

疏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蘇傳孔子叙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

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觸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朱子曰太行自西北發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

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　蔡傳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表識諸山以見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若今塋法所言也若以山脉言之尤見其謬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

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王鄭三條四列之名皆未當今據導字分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中又分爲二焉（蔡傳原本朱子）　王氏樵曰蔡說更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

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即所謂南戒北戒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視王鄭始益精密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傳〕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相首尾而東〔疏〕地理志

云朱圉在天水冀縣南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　王應麟曰西傾後名西強在吐谷渾界朱圉在西和州大潭縣俗呼為白巖山雍大記云西傾山在洮州臨潭縣西北九十里洮水所出入于河今臨洮府是漢書西傾在狄道縣西朱圉山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里漢書云山在冀縣梧中聚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有蛇焉名曰肥𧔥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陝志云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十里即西嶽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太華

〔傳〕熊耳以下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疏〕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釋山云嵩高為中岳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釋名云嵩字或為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嶽獨加高字者居四方之中極高故曰嵩高山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史記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

氏曰陪尾徐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泗水所出舊說拘于地脉故謂即橫尾又舊以嵩高為外方者非是嵩高世所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為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葢古外方云在伊闕　曾氏曰岍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也岷嶓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嶓冢也

〔箋〕按陪尾在安陸者原名橫尾山而兗州卞縣之陪尾寔泗水所出經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則陪尾之非安陸明矣　王氏樵曰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嶽綿亘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涇渭灃漆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之所以治也　郝穆曰五嶽惟西嶽

華山爲最高其去地凡五千仞　黃省曾曰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荊岐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傳〉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疏〉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　薛氏曰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甑山蔡傳云嶓冢即梁州之嶓

禹貢　疏十　十三

大別乃漢水入江處今漢川縣西五十里有內方山南十里小別山形如甑又名甑山漢陽縣東北漢江右有大別山見湖廣志又名[illegible]志云一名翼際山相傳禹植栢于大別山其根蟠竝井底爲栢泉山　水經曰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鄀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內方山至于大別者也

〈箋〉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以爲濟漾水之經始導山只說嶓冢岷山不說江漢至導水始說出嶓冢導漾岷山導江來　湖廣名勝志曰章山在安陸縣城東四十里古內方山左傳吳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以爲此豫章當在江水北淮水南酈經云豫章即今之章山　楊士奇曰山黃鵠山之西越江爲漢陽郡大別山在郡之北與黃鵠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漢書岷作崏

〈傳〉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出在荊州〈疏〉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今在衡山縣西北周職方荊州鎮曰衡山盤繞八百里軒䇲九千餘丈上列七十二峯祝融最高見湖廣總志〈疏〉衡即橫也東西長　廣雅云峋嶁謂之衡山一云山承玉衡

禹貢　疏十　十四

分野得名　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　鄭氏周禮五嶽注云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　韓愈曰五岳于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　續博物志一[illegible]山九嶽之南嶽也黃帝以潛霍爲山之副[illegible]爲南嶽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廬江潛[illegible]山一作灊或曰潛山即霍山　洞天記云黃帝畫野分州乃封五岳唯南岳衡山最遠以灊霍副之漢武帝改織緯皆以霍山爲

南岳故祭其神于此至隋開皇九年始定衡山爲南岳　元結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令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岳之輩聽逸者占爲山林封居表作苑囿耳　徐靈期南嶽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

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記之因夢遇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湘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逕望衡山如陣雲　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案黃帝中經曆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在會稽東南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顧謂禹

曰欲得神書齋于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得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傳〕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疏〕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蔡傳云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以爲應地志然鄱陽漢舊縣不應又爲歷陵江州德安近之）朱子曰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

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袁筠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庚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又荅程泰之書云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德安縣敷陽山在廬山之西南或謂之

敷陽非以其地即爲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

金氏曰岷山之陽東出一支爲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爲嶺包瀟湘之源而又一支北向以至敷淺

原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

蔡傳云過經過也岷山之脉二支其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爲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非是

羅泌曰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爲傅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音爲敷陽誤爲博爾水經注云敷淺泉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穎以爲山者異矣按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驛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爲敷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傅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傅陽川爲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潯陽志謂博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敷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

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非博陽山

箋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爲濟江水之經始江流至洞庭而勢已中斷衡山相去在望然非江所經也敷淺原諸家據朱子說並以廬阜當之

潘恩曰蜀地在海內爲峻岷山爲江水發源其地在蜀爲　峻世所稱雪山者是今松潘衛西即其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爲食五月猶墜雪雪四時積不消風土視諸郡特異　鄭氏曉曰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于江流無甚關

槩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卽今長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江南北滙水口猶導嶓于漢入江據書至于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王氏樵曰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蒙其舊名江州潯陽縣蒲唐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傅陽山敷古文作傅傅陽者傅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然則敷淺原爲廬阜本名審矣　一統志云廬山古南嶂山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于此故名山之南爲南康山之陰爲九江有紫霄峰石室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好事者縋而下摹得百餘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漾予乃擀六字可識云

新安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

羅泌曰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汧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北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

程泌曰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已而兗青徐不記焉蓋三州之山絶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　鄭氏曉曰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

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
至大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
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
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
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
分陜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陜而西爲秦
凉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
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陜而東爲成周宋鄭陳蔡
邱衛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

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
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南河下流爲鄒曾吳越皆
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
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　朱
子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黄河曰長江曰鴨綠江
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盡于東
南海黄河與長江夾中條幹龍盡于東海黄河與
鴨綠江夾北條幹龍盡于遼海　問天下之山西
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

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
至楊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
乎兩浙閩廣　魏太常校曰南絡發于崑崙之東
委虵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
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脉
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别爲中絡與大
河分爲兩戒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
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
于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

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于海北絡傳大河放于海
惟中絡止于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
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
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兹其大龍之腹乎宋都大
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備其勢必宿重
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能耳祖
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近則嵩高爲左障
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
雖爲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

然後黙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而興無德而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南絡盤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爲帝王都矣　劉伯温曰中國地脉俱從昆侖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須從通州泛海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黟浙

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　邵武府志曰天下山川皆祖崑崙岷峨爲崑崙西支巨冢山行隨水江北之山隨黄河北盡燕臺東盡泰岱江南之山隨江岷峨之南爲雲貴東折爲兩廣八閩　建康南盡閩浙抱江浸海其大都也故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多東南流是江南五嶺爲冀州第四案　陸深曰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於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

禹貢滙疏卷十一

吳興茅瑞徵纂幷箋　男胤京 胤武仝訂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傳】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疏】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鄭玄亦以爲山名地志張掖郡删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考張掖今甘州酒泉今肅州删丹縣今山丹衛居延海在甘州衛西北見陝西舊志

史記正義曰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按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 雍大記曰合黎山在甘州行都司城北四十里張掖河水出其谷張掖河俗名黑河北入一集乃海子即古居延海　武經言合黎水在甘州漢結烏孫絕隔諸羌裂匈奴右臂自張其掖名張掖郡居延海祈連山及路博德所置遮虜障皆在焉隋作浮橋浩亹河以幸之　山海經曰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崙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郭璞注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　郭璞槖駝贊曰駝唯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案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人不能識駝知水脉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晉書曰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西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　沈括曰余在鄜延閱兵馬藉有稱過范河損失問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沙也　方勺曰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歷無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　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

其餘則入于流沙　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箋〕導山導水並從雍州說起弱黑二水乃水之絶異者有出中國四瀆之外故首言之　唐樞曰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于南海禹導弱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爲續耳　陝西舊志曰弱水在甘州衛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莎界禹貢弱水即此西域傳弱水條支自長安西行萬二千里又百餘日方至其地疑別有所謂弱水也（秦嶺西連大秦國大秦西爲弱水流沙去長安四萬里）　雍大記曰鳴沙山在河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峰崿危峻沙如乾糗天氣清朗時沙鳴聞于城內一云在瓜州南十里即禹貢流沙

〔疏〕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

〔蘇傳〕自此以下皆濬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絶異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　林氏曰禹惟先決山陵之積水然後可施濬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岍岐至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至大別導岷至敷淺原然後導漢與江之功可施所以先言導山而後及導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傳〕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疏〕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

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
黑水祠案鄯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
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
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
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杜佑曰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又鄯道元注水經鋭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燉煌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　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
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郭璞注黑水出崑崙山　河圖
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

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
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絶三危山在
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史記正義云黑水源在伊州　雍錄
曰黑水遠矣在唐爲小勃律以及交廣皆是若流
沙則又出葱嶺之西也
蔡傳黑水地志出揵爲郡南廣縣汾關山唐樊綽
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
珥河曰麗水曰瀰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
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
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
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
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
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程氏曰樊
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所稱西珥
河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
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
地武帝初開滇巂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
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

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
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
危之地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也○李
元陽黑水辨曰黑水辨論紛紛皆出臆度愚所據
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
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
闌滄江潞江二水皆出土蕃西北來岔與雍州相
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
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

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闌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唯闌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北勝）濮人（順寧）以今考之皆在闌滄江內則闌滄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闌滄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闌滄江之

為黑水益章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為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洞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

三足播然黑水之源正在播頭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

金氏曰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為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崑崙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青衣岡脊以西諸水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　沈括曰余奉使慶州嘗宿大幕

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　武夷熊氏曰考古今地志雍州之地即無黑水所謂導黑水至于三危者三危山或云在燉煌郡則今瓜州也曷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于南海哉若以河源崑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跡所未到其東中一支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為

斷匈奴右臂者以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錯
羅泌曰滇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
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臨河懸度之設乎
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
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瘠黝黑）泄流沙于西陲決弱水于北滅（出陽關至于劍路經臨河伐檉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沉）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
又曰禹至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
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
患者也今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
使不爲吾民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
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
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
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
海禹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于梁州之民
此天地之爲大也
〔筊〕按黑水證據互異然自孔疏引滇池之說而滇
志謂闌滄江由吐蕃而來逕雍州西界直趨雲南

與怒江龍川二水合流而入南海實爲禹貢黑水
雲南分野爲梁州域以二大江爲界東北曰金沙
西南曰闌滄二江之源皆出吐蕃流逕雍州而入
雲南金沙自雲南北界入東海闌滄自雲南南界
入南海金沙在漢書爲若水闌滄在禹貢爲黑水
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可數也其言殆
信而有徵矣　楊愼曰按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
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
流而東號曰漾濞水（俗作樣備）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
焉瀘水即黑水也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又曰瀘水
乃今之金沙江水色黑故以瀘名之　雲南通志
曰西洱河水經一名葉榆水通典一名昆瀰池出
浪穹縣罷谷山下數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
流別派也自太和縣西北來滙於縣東爲巨津形
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闌滄江
而入南海又曰闌滄江在雲龍州東二里即黑水
也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滄江後訛爲
闌滄今又訛爲浪滄自麗江經州東南流入永昌

蒙化順寧景東交趾乃入南海漢書傳南津卽此又州西五里有三崇山頂有三峰或云卽三危也韓邦奇曰黑水爲梁雍二州之西界據其文勢當自雍之北境直抵梁之南境乃一大水橫過二州西界今四川止叠溪千戶所有黑水合汶江入成都府經茂州而安縣亦有黑水安縣本汶江縣地菴黑水合汶江入茂州安縣入于羅江漢地志云黑水出揵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符卽今叙州府慶符縣以志山符二字故縣以慶符名今慶符有黑水然蔡傳少一符字而其水乃

自西夷中來北流入江漢志亦謂黑水至僰道入江且安縣黑水在都北而叙州在成都南一入羅江一入大江於經文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不合雍之黑水五亦各異源與經文志傳皆不合獨肅州衛城西十五里黑水所出與漢志顏師古註相近而水經引之云南過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西卽其地也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遂入于梁梁全無考豈梁雍西界各自有黑水爲界不同與導黑水之黑水不相涉歟程氏又謂葉榆澤爲黑水之

源葉榆卽西珥海出今雲南大理府鄧川州點蒼山滙爲巨湖周三百里去雍之三危南北數千里又不經流梁境又不出於張掖顏師古亦謂滇池西北有黑水祠豈黑水旣入西域故人莫得而知又南至西珥海復入中國又流入于南海歟然不可考矣若牽合以爲相屬則燉煌在陜西肅州衛西今屬虜是極北境葉榆在雲南大理府是極南境梁境黑水是疊溪黑水斷非導黑水之黑水也至謂水黑爲榆葉之積梁雍爲黑水者凡七漢中

亦有黑水未聞皆有榆葉落其下也鄭氏曉曰韓苑洛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爲是顧起元曰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夷著爲蠻書以載其所親見山川曰蠻水之南入于南海者凡

四匯江西珥河麗水瀰渃水皆羅絡西南諸夷西南入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但緯所紊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于西北其所稱麗江程氏以爲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徘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之爲何如乃程又不取其所稱麗水而指其所稱西珥河謂與漢志楡葉澤相貫楡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黑水乃成都汝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也至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瀘

禹貢　蔵十二

水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不知的在何處而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尤不足信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傳施功發于積石　疏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河出崑崙虛色白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數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出崑崙山海經曰積石之山河水所入郭璞

禹貢　蔵十三

注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葱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于此山而爲中國河遂注海也今積石山在河州西北二百二十里禹山卽州黃河中流見陝西志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初學記曰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　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曰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　桓譚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其流激迅故爲平地災害

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

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出五色雲氣五
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崑崙山氣上通天下有八
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神異經曰崑崙
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
削銅柱下有迴屋焉辟方百丈圖讚云崑崙三層
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靈府按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
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河圖曰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
桑欽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冐以西南
流河水又南入葱嶺山酈道元注河水重源有二非爲二也一源西出身毒
之國葱嶺之上在燉煌西凉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貢所云崑崙
者焉又西逕罽賓國北月氏國南其一源出于闐國
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鄭樵曰河
自西域來大原有三正原出崑崙山東北陬而東
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
嶺河合而東入于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
嶺河兩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

闐而没其正原也三河合而東至積石山下有石
門河水冐以西南流是爲中國河積石山屬鄯州
禹之所道自此始故其詳得聞焉　歐陽氏與地
廣記云唐長慶中薛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
由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北
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
所謂崑崙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
源其間流澄涘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
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劒

南之西元鼎所經大畧如此　元世祖至元十七
年命學士都實宋史作蒲察篤實始抵河源云河源在吐
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散渙可七八十里旁
山下聯綴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自西徂東迤邐成
川號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术二河流寖大始名黄
河然水清可涉又裂八九股譯言九渡通廣六七
里馬可度四五日程水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
繼是兩峽深巨測炙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最

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旣又四五日程至地名澗卽及潤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喇譯言細黄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約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隷河州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東北行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城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見潘昂霄志臨川朱思本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以華文譯之與昂霄志互有詳略云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水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　初學記曰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廻入塞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

大　禹貢疏十二　七

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往東于此入河河東卽龍門所在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廻過砥柱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臯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臯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鉅鹿今邢州大陸所在之北遂分爲九河又合爲一河而入海　朱子曰河從積石行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于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兖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爲四瀆宗其發源西北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爲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　程大昌曰黄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比河西

八　禹貢疏十三　十八

岸即爲凉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過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止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徑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又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　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河州有積石山即禹貢浮於積石至龍門者然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崑崙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即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闖河水九曲其長九千里入渤海　王應麟曰積石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禹貢導河始此河州枹罕縣積石山一名唐述山在縣西北七十里今人目龍支縣山爲大積石山此名小積石山

朱子曰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衮入關陝一派東衮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亦不甚爲患　禹功記云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　晉天文志云大禹觀濁河而受緑字

傳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山海經曰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郭璞注即西嶽華陰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時含神霧云 華陰華山之北梁州東據華山之陽則華陰爲雍州境矣

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 雍大記曰華陰縣在華山正北山北曰陰通典曰潼關本名衝關言黃河南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關西有潼水因以名關 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 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云本一山巨靈所開今睹手跡于華嶽而腳跡在首陽山下唐王涯仙掌辨曰華嶽首峯有五崖北聳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

白

虎通曰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又山名蓮華峯形如蓮瓣疑山所出名或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因名華山風俗通云華變也萬物成變由于西方

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賈讓奏言昔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世傳底柱壅河中流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

疏孟是地名津是渡處杜預云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爲津武王渡之近世呼爲武濟水經注八百諸侯咸同此盟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

傳洛汭洛入河處　疏河南鞏縣東　程氏曰洛水至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河南通志云洛水至鞏縣北入黃河禹治水神龜負書出于此名洛汭又名什谷清濁異流張儀說秦塞什路之口是也

疏大伾黎陽縣山臨河隋圖經曰大伾又名青壇山　水經曰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注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鄭康成曰地喉也流出伾際矣然則

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大伾即是山矣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在衛州黎陽南考大名府志云浮丘之東二里曰大伾周五里有奇盤礴大行之左麓也

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史記正義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今考一統志降水在冀州治北俗名枯漳渠金史南宮下有漳水枯瀆即此　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其一則漯川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漳水至于大陸　張洎曰禹以大河流泛中流爲害最甚乃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　左

傳疏云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卽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爲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

宋史河渠志曰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旣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又曰河入中國北

績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濫復禹蹟矣一時建議必欲囘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

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　疏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　蘇傳旣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逆八而入于海卽渤海也　紹聖元年轉運使趙偁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　司馬君實說據禹貢河自大伾大陸又北爲九河則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包今之河朔處勢高地又堅故少水患又漢兗州

界在今河陽非禹貢舊境也江隣幾雜志　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後山談叢云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　羅苹曰九河始元城今大名縣西三里故瀆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間聖人於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旣至則不槩民舍　程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　蘇氏軾曰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隄防激而作之其勢

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隄防省而水患衰　物理論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一直一曲九曲以達于海　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絶者崑崙之輸也又曰河以逶迤故能遠　黄庭堅曰河出崑崙墟雖其本源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于四海

徐積復河說曰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

崙經於中國注于渤海是其勢所從來者高矣顧其勢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上則是逆水之性張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從而爲隄防捍之　計則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激之怒爾故禹導河必於山足高地或鑿山或穿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爲之勢因大地以爲之防因渤海以爲之壑又曰嘗自陝以西登高東望左丘陵右岡阜河乃行於其中所以自古以來河未嘗決於陝同之間也行而至

於河北京東之界則地形益下而悉平原山足復軟不足以爲之固所以釃爲二渠又爲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河所以趨于海而三代之時無水害盖有禹之遺迹也今之河身既狹又地軟無丘陵岡阜爲之固又無二渠復無九河以分洩其怒勢獨行乎一道以孟子言之乃掘地而注之海今則以人所築堤爲之杆乃水行乎地上則安得不決也莫若畧依古法分爲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寬爲河身縱其游衍而不壅塞則河患庶乎少矣　余闕曰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

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其遠而其注中國也爲甚下又若建瓴於峻宇之上則其難治也固宜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横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二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之所分患可平也余嘗以爲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

第 七 册 續修四庫全書

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卽穿西山踵趾
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然河天下之濁水也凡
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
所被比其去卽穿若大水盡没地中漫不見踪跡
河之行於地中也數十年而河徙千乘自漢而後
千數百年而河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故
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
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　谷永以爲河中
國之經瀆聖人興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　程子
曰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　歐陽脩曰
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淤高
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
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
蘇轍曰河之爲害自漢以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
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
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河水重濁所
至輒淤淤塡既高必就下而決又曰黄河之性急
則通流緩則淤澱　任伯雨曰禹之治水未嘗不

禹貢　疏十一　二七

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
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也正宜因其所向寬
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
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爲長策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
塞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
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别
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
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
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
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
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
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
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刱築修築補築
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
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
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
鐵用草用木用絏用絙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

禹貢　疏十一　二八

有龍口鈌口者巳成川谿口者舊嘗爲水所谿水
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
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淥也此外不能悉書賈魯嘗
言水工之功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
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
之効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
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縴索之功實多　桓譚新論
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
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

禁民勿復引河　淮南子曰河水中濁宜菽
漢書溝洫志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
郡大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於淮泗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
甚上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築宮其
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
之地復寧無水災自塞宣房河復北決於館陶分
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館陶
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

水憂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
河絶成帝時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
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
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後二歲
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哀帝初博求能浚川疏
河者待詔賈讓奏治河有上中下三策今徙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
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此

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多穿漕渠於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敗術也今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
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
國安民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
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明帝永
平十有三年詔脩汴渠隄有爲樂浪王景詔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汴渠隄
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　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
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至宋熙寧而河遂

南隋煬帝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與沁合流入於泗初學記曰煬帝於衛縣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河〔宋史〕
河渠志開寶初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太祖下詔
有素習河渠之書許附驛條奏時東魯逸人田告
纂禹元經十二篇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未幾
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韓村
泛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眞宗
天禧三年滑州河溢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
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始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

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
頓丘之暴衝則濫兖泛齊流患中土請自汲郡東
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
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
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
衡漳直北下出邢洺於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
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
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
獲利矣至是又疏河利害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

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
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逕牧馬波
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為二渠一過
大伾南足決古堤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遍通
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
東五里開南北大堤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
渠合朝議以煩擾罷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自立
春後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
一尺頗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常

以孟秋預調塞治物料用丁夫百千人擁置畢薄
之處謂之埽岸遇河橫決復增之以補其缺仁宗
天聖六年河決澶州之王楚埽遣使行視遥隄慶
曆八年河決商胡埽皇祐二年復決大名館陶河
渠司李仲昌議穿六塔河使歸橫隴故道紓一時
之急令兩制臺諫詳定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請罷
役時宰相富弼主仲昌議嘉祐元年四月詔發三
十萬丁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大決死
者數千萬人仲昌流英州仲昌垂子也由是久不

復論河事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議者多不同神宗熙寧四年河溢澶州又溢衛州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衛爲一帝憂之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塞第五埽五年功成又謀鑿直河命范子淵領其事自開直河水勢增漲十年河復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

二泒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又決鄭州滎澤元豐元年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巳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㟁地止入海宜自北京至瀛洲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糜費巨萬功用不成哲宗即位又決小名之小張口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驟動半天下復爲分水以軟堰爲名扳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力主東流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

元史成宗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武宗至大二年河決歸德又決封丘廉

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不足爲患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鹵又失導洩之方崩潰決溢可翹足而待每歲巡河徙庭故事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深知水利之人專任巡視謹其防護泰定帝泰定二年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家順帝至正四年黃河暴溢北決並河郡邑以至曹州遣工部尚書賈魯發丁夫十五萬挽河東行使復故道由淮入海　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

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淸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箋河流千里一曲自南而東而北各從其曲折處言之江漢以下諸水則大約皆東流矣水萬折而流必東亦自然之性也　考舊河在河南開封府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鎭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復疏故道築堤道河經二洪南入淮通漕因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衛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而汴城在河之北矣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六年復決黃陵岡命都御史劉大夏等役丁夫十二萬濬孫家渡口始塞張秋自是河南

歲討河夫正德四年河決曹縣奔流直抵豐沛并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等縣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穀亭十三年又決趙皮寨入淮是年河忽自河南夏邑縣衝向東北流經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二洪大涸侍郎王以旂乃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閱二年復淤三十七年河趨東北段家口析六股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析五小股從小浮橋入洪河勢分流所在多淤四十四年全河南遶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泛濫入運河尚書朱衡請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隆慶四年河決睢寧縣而高家堰大潰淮水東趨桃清河塞運道梗阻者數年萬曆六年都御史潘季馴築高家堰歸仁集等堤故道盡復其後河決不常時加疏濬十六年茶城口淤稍徙而南二十九年大開李吉口而河復南徙三十六年侍郎李化龍始開泇口以避徐呂之險而徐淮更頻歲受

河患至齧城郭蕩廬舍矣　河水多泥緩則易淤播之爲九勢有所分而上流迅波則不淤矣而又同爲逆河者海潮逆入其泥易積合之爲一其勢猛急而潮不能壅則又不淤逆河只爲河萬里而瀉氣甚鋭來甚猛即海一時吞納不及耳　何景明曰江淮河漢其流著矣然岷山爲江源稍遠嶓冢爲漢源次之桐柏爲淮源最近惟河源不可窮或曰元人始窮河源其源爲星宿海其精上爲天漢故大河爲宗　楊慎曰漢武帝按古圖書名河

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張騫未嘗見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悶磨黎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吐蕃自言崑崙在其西南然皆非耳目之實元命都實求河源自河州四閲月始抵其處大槩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河地凡二千五百餘里譬諸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庶幾見全體矣　陜西志云河經積石至河州又東

北受九水至臨洮按水經河至此東北流有北濟川乃北谷烏頭川臨津白土川西川大夏洮灘諸水注之又東受湟水至蘭州又北受高平水又北過靈州西寧夏東又東過新秦中北今河套受五水至闇陽縣今葭州又南受十三水出龍門今郃陽縣又南受七水至華陰大抵自河源至華陰通計九千餘里而東入河南境　魏太常校曰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閶闔爲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衇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　宋濂治河議曰神禹導河之後無水患

者七百七十餘年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横也逮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

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可睹已　黃
承玄曰河源出域外昆侖禹導之自積石始又越
三千里至龍門其逕始詳焉今考近志河自積石
至河州逕蘭縣寧夏出塞外東北至古東勝廢武
州復南入中國西則爲陝西界凡歷延安西安二
府起府谷神木吳堡清澗延川宜川韓城郃陽朝
邑以至華陰潼關東則爲山西界凡歷大同太原
平陽三府起河曲保德興臨寧鄉石樓永和大寧
吉和津榮河蒲州南望華陰是爲西河而龍門之

險在韓城之東北境與河津值呂梁之險在石州
西境與郃陽值壺口之險在吉州西境雷首之險
在蒲州東南傳所稱孟門之險卽在龍門以上亦
吉州西界又自蒲而東逕芮城平陸垣曲入河南
懷慶之濟源孟溫武涉曰河內自華陰而東入河
南開封二府逕閿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
津鞏縣偃師河陰滎澤原武延津西北望大伾曰
河外是爲南河而底柱之險在陝州之東界析城
王屋之險在澤州陽城濟源傳所稱三門卽底柱

也七澤在其下由此過鞏之洛汭濬之大伾此禹
貢所載今郡縣可指而名者也其東河則滹水而
大陸而九河而逆河而碣石入海雖亦禹貢所載
而今郡縣並不可指名焉如以地形揆測則當在
今大名眞定河間及古北平營遼之間又按禹治
河龍門至大伾皆緣山爲阻隘東河流及大陸而
下則澤壤曠衷水勢奔放乃不惜數百里地委之
九河以殺其怒而初無隄防以迫阨之故自夏迄
周千有餘年其間衝決遷改雖自不常然要不越

瀛冀之域而已周秦以降河始不行於大伾之北
而出於相魏之南一徙而屯氏再徙而漯川川流
所導已非禹迹然亦猶兗之境也迄宋元以後河
益南徙由豫入徐而自滎陽以東盡非禹舊至於
今而又異矣卽先朝以來一再北決勢若建瓴第
以濟運之故障之使南而又左虞泗漕右虞　陵
寢僃僅留中一線居水東行雍艳自其宜耳夫禹
時道河北入碣石之海道濟東入千乘之海迫淮
南入揚州之海三瀆分流猶虞羨溢今以一淮兼

三瀆之任益以渭洛汶沁泗沂諸川之流而無他瀆以洩之河所以爲難之難也然則必道河北流復禹舊迹然後可乎曰河不可復而可分不必徇禹之迹而當師禹之意此今日之宜講求者　王氏樵曰兖地最狹而承河之委爲禹故所施工處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三句内有多少工夫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入海之路狹也　邵寳曰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

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河南山東郡縣碁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益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　丘氏濬曰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江河淮濟皆名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益合二瀆而爲一也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　京師

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　鄭氏曉曰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出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

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東水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又曰我　朝黃河之役比漢唐以後不同逆河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灤運又罷專由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益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從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于淮乘淮

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
狹不能容勢必横溢而决决而東南有山限閡爲
禍不大决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
秋潰决運道不通爲禍不小况今之防河自底柱
而下行於平地既防决臨清又防决濟寧又防决
徐州又防决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
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
潘季馴曰宋任伯雨云河止宜寛立隄防約攔
水勢使不大段漫流此即遥隄之意也故治河者

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縷堤即
近河濱束手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遥隄離河
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
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
則隄自易保也或問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應
之曰黄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
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迅溜
必至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
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

固可鑒也　李維楨曰河何嘗不治吾以爲治之
過也宜以不治治之其説在賈讓不與水爭尺寸
之利也水性就下十里百里内外地形高下已難
一律齊况千里内外有能悉其高下尺寸不謬者
乎鯀禹父子世治水習水今之治水者非習水者
也治水率尊官能乘四載乎歷九載八年乎不過
委之小吏耳决此則塞此决彼則塞彼或别爲一
河以居之即有遥堤縷堤淵數十里而止能捐一
二百里之地以予河乎能捐一二百里之地爲河

河何不治之有防河築堤歲費百萬金以此金畀
居民使遷聽河勢自成豈不便計而誰則任之
嘉靖中都御史吴鵬等言黄河西來萬餘里滙納
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支今自河南以下
全派經徐出清河滙淮以趨于海而無所分其流
益壯其勢益决徐邳一帶頻年衝潰湮淤之患皆
上源少分殺之故也宜于徐州上流相度舊道擇
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以分殺水勢爲永利
隆慶三年工科嚴用和言黄河爲患自周漢至今

未有久而不決之術要在因勢利導而已至欲多
開故道以殺河勢夫漢武力能于瓠子宋人禍基
于回河即如嘉靖中開濬孫家渡等處費出不貲
旋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約束者也　李
化龍開泇議曰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
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
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
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
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

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
此三路者近代河所遞行之道也南路雖近　陵
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
隄護其下於　陵無害第北扼於山南近於淮儻
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
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
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
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
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第

下流往往潰隄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緯路壞
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
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　陵亦濟於運有利無
害前合三省以興役而狂瀾已迴下流復溢故挑
濁河議所不敢出此守行隄開泇河無容再計矣
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
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
三百三十里之黃河當不憚勞費治之令估直以
二十萬事半而功倍運不借河河復不近　陵此

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隋隄中間蕭碭豐沛所在
各高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於其中所省不
貲已　隆慶五年都御史翁大立請開泇河萃報罷萬曆三十六年侍郎李化龍卒主其議
兗州府志曰泇水有二一曰東泇河源出費縣還
沂水西北箕山南流過卞莊東分一支入芙蓉湖
一曰西泇河出沂州西南抱犢峯下東南流與東
泇河合貫四湖又南合嶧縣滄浪淵同爲武河謂
之泇口南流至邳州境會於沂水入於河近有議
開泇河以避徐方之險者考齊乘云武河一名小

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十里
使武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徑達新濟盖元
時已有此議也　于愼行曰泇河出嶧費諸山左
合沂武南入於淮元時嘗於利國監鑿運鐵之
渠近殺亭河徙議者數請開泇口通運因避二洪
之險皆以葛墟嶺爲梗謂嶺高於渠六丈不可鑿
且計從呂孟諸湖南至落馬湖口隄其中以漕長
幾五百里度用四百萬遂止　萬曆癸巳尚書舒應龍避葛墟嶺稍西而
南得韓莊議開支渠導呂孟諸河注泇河東會沂沭由周柳諸河出邳宿河口費不及四萬

鄧元錫曰宋都汴藉河以限虜　國家都燕藉河
以利漕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史記作瀁

傳　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
爲漢水　疏　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
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　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
河圖曰嶓冢山上爲狼星　漢中記曰嶓冢
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
爲分水嶺　釋名曰山頂曰冢　闞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
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　山海
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　郭璞
注至江夏安陸縣江即沔水　應劭漢書注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
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注漢曰沮口　注云所謂
沔漢者也山海經謂漢出鮒嵎山東北流得獻水
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

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
漢水爲沔水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又曰
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羡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
之江水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
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　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見湖廣志　鄭樵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
嶓冢山爲漾水東流爲沔水故地曰沔陽又東至
南鄭爲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
興元故漢中郡也　華陽國志曰漢有二源東源

出武都氏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按沔水即漢水自夏水入沔之後兼流至漢陽名爲沔見一統志）覩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江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經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

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黃氏曰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今重慶）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水經注地理志並言漢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杜佑曰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上邽今廢入清水　金牛今廢入襄城）程大昌曰漢書誤以嘉陵江爲西漢余詳辨之矣嘉陵既不爲漢則秦雅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誤也水經以漢中之漾源出武都東狼谷山予嘗詢經其地者曰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又狹按地書褒水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爲衙嶺又遠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則其源流亦既甚長矣水經凡敘狠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衙嶺發源悉從北而南行直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名漢水則與經謂導漾東流爲漢者其方嚮正合也　淮南子云

漢水重安宜竹

蘇傳嶓冢山在梁州南出荆州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　鄭樵曰漢水東過南漳荆山而爲滄浪之水或云在襄陽即爲滄浪之水

酈道元水經注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禹貢言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葢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一統志滄浪水在均

州北四十里及考常德府龍陽縣有滄山浪山二
山相連下有水相合出江謂之滄浪水即屈原遇
漁父處禹貢滄浪則沔陽州也見府志　葉夢得曰滄浪地名非水
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
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
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
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
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傳〕三澨水名入漢　水經注尚書曰導漢水過三
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

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
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
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勾澨以代諸庸宣公四
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
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
左傳作薳澨　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
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
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
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

在竟陵縣界
〔傳〕滙廻也水東廻為彭蠡大澤　朱子曰彭蠡之
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
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彌漫數十百
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
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
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西岸漸迫山
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
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

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為是彌漫數十百
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
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于江漢而
眾流之積日遏日高勢已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
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
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
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滙之後又復衍次
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
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

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横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别乎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得之　水經曰沔水東至石城縣（宜城郡）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毘陵縣（舊丹徒）北爲北江（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别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所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荆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益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因爲江漢亦爲江也故

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漢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箋）凡大水多重源河源有三沵源有二漢亦有東西二源而與江合爲一瀆故先以漢入江言之

韓邦奇曰漢水之源論者不一或以爲出於鞏昌漢志曰東漢受氏道水或以爲出於漢中大抵鞏昌爲是蓋嶓冢山在可證也漢中無嶓冢山沔水源出金牛山人既誤以爲漢水遂以金牛山爲嶓冢（通典嶓冢山二一在天水郡上邽一在漢中府金牛在天水者漢水所出也雍人記曰西漢水在西和縣西南源出嶓冢山又曰漢江在漢中府南三里東流入金州又東流歷洋漢陰紫陽而入襄陽界）　又曰武都漢時爲郡所治甚遠西北自陝西鞏昌府成縣東南至漢中府沔縣千八百餘里沔

縣有天池故曰都此武渝之得名也武當今湖廣均縣三澨在京山縣西八十里汊澨漳澨蘧澨（湖廣通志曰漢水源發陝西嶓冢山東至漢中爲漢東流至武當縣爲滄浪水過潛江縣爲沔水）李夢陽曰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瀦爲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湖廣志曰今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澨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今郢州長壽鄉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界來又汊

水即三澨之一也（湖廣名勝志曰唐武德初析漢陽置汊川縣以縣南汊水爲名即左傳澨水也）承天府志曰三澨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參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澨俱無的據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爲澨蓋源出仙女洞發爲司馬河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揚家洚合長灘舊水注小河此一澨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爲澨蓋馬溪河發源趙橫寺黑龍洞廻而東流南逕馬頭山又東南爲官橋河又東爲馬溪河此一澨也據沔陽志則石家河爲澨蓋石家河發源空山洞如意寺毋家冲爲雙河口爲雷公潭逕白土兆又東南爲石家河此又一澨也

鄭氏曉曰江初受漢滙于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于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畝澮凡兩港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王氏樵曰漢水入江江獨達于海此古今之迹所同亘天地不改者也若曰禹時江漢滙爲彭蠡之後又分爲北中兩江入于海則漢水即當列四

瀆矣何以自古四瀆無漢水邪若曰漢嘗入江而不列于瀆則泲亦嘗入河而又南出以入海正與北江同何以獨取泲而舍漢邪朱子有辯甚詳其要不過兩言曰彭蠡有源（非江漢之所滙）兩江不分（北江中江只一大江）孔氏謂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鄭玄曰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此易明者惟江分爲三之說世儒惑泥堅不能破則以經有北江中江之文爾嶓冢之江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此以經文質之則

合以水道考之則決不可通也地志云南江從會
稽吳縣南東入海此恐指吳淞江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
東至陽羨縣東入海此指大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
東入海未詳所在古今水道變遷或上古入海之處江
分二道不可知但為北為中孰為漢之所分則難
以意言爾　韓邦奇曰南直通州等處至今土人
猶有上江下江之稱漢言北江則江為南江可知
此因漢以見江江言中江則漢亦為中江可知此
因江以見漢互言之也曰東滙曰東為者謂漢自

西東流而滙為彭蠡又東流而為北江并謂漢之
東遷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迆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傳江東南流沱東行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
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書曰岷山導江泉
源深遠盛為四瀆之首　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
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
所公共也　陸游曰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

西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
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谺谺
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
遠難知而漢起三澨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
于海故江為四瀆之首而楚大別亦以為望　李
氏曰四瀆惟江最大江發於岷逕夔荊達揚而入
於海此江之源也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
于綿之神泉曰緜水出于什邡之章洛山曰洛水
分流於永康之湔堰者湔水三水皆合於雒自雒

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總曰內水發源
於江油之清川逕緜潼遂東至于合曰涪水發源
於沔之青泥嶺逕大安利閬果至合於涪水會曰
嘉陵水發源于小巴嶺逕巴蓬之伏虞西南以至
於渠曰巴水出萬頃池逕明通至渠與巴水合曰
渠水巴渠二水既合逕廣安新明至合於嘉陵涪
水會以達於渝而江始大此七水與江別合之大
略也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于江者有三曰
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出來山徑嚴道洪雅夾

江而下羊山出鐵豹嶺逕漢源出嘉定之南與青
衣水合入于江馬湖自夷都流至敘亦入于江又
有出郡邑之山澤者則自岷峨而下泝流以至于
夔不勝其衆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趨
襄至江夏大別山始與江合此蜀衆水接連荆楚
源流之大畧也
范成大曰江源正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
會於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
吳船錄　易氏曰考元和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

遠在西徼在松州之境外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
出焉東北流注于海郭璞注岷山今在汶山郡廣
陽縣西大江所出　淮南子曰　水肥仁宜稻
水經曰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江水自天
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又有湔水入焉江
水又東別為沱鄢道元注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
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王應麟曰岷山在茂州汶山縣俗謂之鐵
豹嶺禹導江始于此沱水在彭州唐昌縣　呂大防合江亭記云沱江
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堋以揵水而闢

溝以釃之大溉蜀郡廣都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
二水此江沱支流來自西北而滙于府之東南乃
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西南自溫江縣來郫江一名永
平江西北自新繁縣來昔李冰穿二江城中皆可行舟合于城之東南岸曲有合江亭　金
氏曰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旣盛遂分為沱東
至眘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
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注于
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
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討不施功故畧之也至于東

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滙當作會于漢蓋
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
〔傳〕澧水名　〔疏〕今長沙郡有澧陵縣今澧水在澧州南二里源
自慈利縣歷山流至石門會漊水又流至澧州城下合涔澹二水入洞庭見湖廣志　水經
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零陽縣之北又
東過作唐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鄢道元注澧水東逕臨澧零陽二縣又東茹水注
之又東逕澧陽縣右會漊水又入孱陵縣左合涔
水澧水又東澹水出焉謂之澹口流注于洞庭湖

谿謂澧江口也〔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注云洞庭湖之澧口江〕又曰江
水東過下雋縣北刋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道元
注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
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巴陵
本吳之巴丘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巴陵西
對長洲其洲南廖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亦或
謂之三江口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
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

流至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
岳人謂之翻流水〔岳陽風土記〕　朱子荅程泰之書云
頃在南康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
而考其山川形勢殊不相應疑晁氏九江東陵之
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
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
江州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
後東迤北會于滙也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
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

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
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
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
岍岐荆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　羅泌曰東
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為東西以夷陵曰西
陵則巴陵為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為
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許叔重
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
邪行入于彭蠡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

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
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洚水洚洛之水入
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渭過漆沮亦猶是也
自江分為九道則經當云播為九江不云過矣
歐陽脩曰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
折回直悍怒鬭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
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
潰漂沒不見蹤跡其為險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
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

平夷應劭曰夷陵以有夷山在西北故名岳陽風土記曰巴陵本下雋縣之丘江記言羿屠巴蛇於洞庭積其骨爲陵淮南子曰斬蛇於洞庭

傳 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 疏 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 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迆邐相屬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 劉爚易解曰天地之間水爲最多然坎爲水而兌止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

吳幼清曰江與彭蠡合流之後凡千四百里入海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江漢共爲一瀆漢分江之半爲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然循南江面岸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爲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也 曾氏曰考於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 葉氏曰漢至大別南入于江爲南江與中江并江爲三

鄭樵曰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亦甚微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兩山相對水徑其間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又南過嘉州犍爲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又東南至巴

郡江州縣有羌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庾仲雍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内水左則巴内水是也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又東過魚復逕永安宮及諸葛亮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東過巫峽巫漢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夷陵宜都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從西來入焉次有沅水從西南水入焉次有湘水從南來入焉共而東出由武昌出與漢水合

而爲大江東過九江有九江水合而爲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又東有過江寧有州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黃氏曰通州海門縣入海　范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雅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

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亦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魏了翁曰江出汶山合西南衆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

〔箋〕按江漢異源同流合兩大水而爲一在荆巳記其合而此處則各敘其首尾以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也　東迤北會畧斷與上南入于江句對爲滙與東滙澤爲彭蠡句對自漢視江若漢小江大故言入自江視漢江固大漢亦不小故言

會　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鵞村一名鴻濛即朧山之南首故稱朧蜀入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過大雪開渙俯見成都初李冰旣鑿離堆又開二渠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又名錦江又水利志曰蜀中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鵝村所謂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

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
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
即禹所導岷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
灌城東注北折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為南江經離
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為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
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為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
斗口而東北注者為內江蓋北江折為二江并南
江而三其北行入五斗口一支在南北二江之上
故以內江別之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

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下過府城北
南會府城前江以趨於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於
瀘州合錦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經於重慶硐
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西南入大渡河者會
于敘州遠近溉田不可勝計然各塘堰皆民間自
脩官課其成而已獨李冰所鑿離堆山設都江堰
在岷江中流時歲工費鉅萬　江源志曰岷江發
源于臨洮之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丼松嶺八
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逕鎮乃薄達松潘于下

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
入深溝經茂州南至于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
綿虒巖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為玉輪江
至汶為皂江至灌為沫江一云兆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為臨洮府南入川為大江之祖　韓邦奇曰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
山發源西南至威州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
金口至新津縣合皂江水入敘州府宜賓縣與馬
湖江合東北入瀘州合江縣至瀘州東北入重慶
府巴縣經涪州合州黔江忠州入夔州府萬縣雲

安奉節經瞿塘峽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　大
明一統志曰瞿塘峽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
乃三峽之門西崖相對中貫一江灧澦堆當其口
與巫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自
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或云夷陵州境之明月峽黃牛峽與西陵峽為三者峽程記三峽者明月峽仙山峽廣澤峽也其瞿塘灧澦之類不預　張邦奇曰蜀
之水自岷山而下東西峽間若蛟騰鯨駭怒厲決
驟而詰屈盤廻方洲而瀦欲去而留不知幾于百
折極諸變態而後大放於荊揚之間　楊慎曰蜀

之三江外水泯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州是)中水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內水沱江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一云內水涪江中水沱江沉約宋書資江爲中水涪江爲內水)　鄭氏曉曰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　湖廣總志曰沱江在當陽縣南百六十里至枝江縣界入大江禹貢東別爲沱即此其水與沮水漳水合入江水大則衝泛濱河者苦之(四川總志曰沱江一在新繁治西北十五里源出岷江一在灌縣南十五里)　湖廣名勝志曰澧水發源慈利縣西之歷山(慈利本漢充縣地)東過武口湯泉水注之又東流逕茹溪團巖水注之又東會于漊水北過慈利舊城其流始大　袁中道澧遊記曰澧水出充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漊澧至石門與渫水會稱渫澧至澧州與涔水會稱涔澧過此至安鄉縣與澹水會稱澹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澹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泒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至于澧一語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瀹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注水經於江陵枝廻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　岳州府志曰巴陵縣即禹貢東陵也江記巴蛇積骨爲陵恐未必然豈地與巴峽東西相望故名之與(湖廣志曰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其地至今猶爲大巢)　承天府志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自杜預鑿開陽口其水達巴陵而沮漳合流是爲新步通南江至荆南爲沙津汚之湖大者數百里其東太白爲大諸湖皆逶迤入太白故汚衆水之滙也太白汚水之滙也　王氏樵曰江水源發岷山東

出巫峽則分流爲沱凡出沔南者是也正流東至澧乃荆之南境今沿江築圩而田獨華容縣章華臺下仍通川水過九江卽洞庭湖所受澧江黔江沅江益陽江安鄉江湘江耒江瀏陽江平江九水漲則瀰漫港汊所謂孔殷也至于東陵卽岳陽城陵之境又東一帶迤北皆爲前沱水會爲滙澤故沔南之湖澤最廣今江水衝直城陵磯而臨江驛至岳陽湖口六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江塞隘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　沔陽志曰漢最濁每與江湖水合其滓必澄故常滇淤而沮澤因成沃野惟江清不易淤然荆州記江陵初有九十九洲後其洲滿百則江亦有時而淤　邵寶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益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

禹貢 疏十一　七二

江可知巳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集傳謂經誤者非是　張吉曰貢於嶓冢導漾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於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彭蠡乃江西諸水所瀦固無仰於江漢之所滙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孰是以疑經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而以經文証之乃知經文無誤也夫滙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廻旋渟藩瀦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滿爲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滙爲澤益如此雖無仰于江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以故湖水壅閼汎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倘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滙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此東滙澤

禹貢 疏十一　七三

爲彭蠡東匯北會爲滙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入已第江水瀹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特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爲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爲二江也此東爲北江東

爲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朱子九峯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奧其言南入於江東滙爲澤益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逶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經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滙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滙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

截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爲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故有東滙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爲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爲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二句宜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

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不言中河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爲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崑崙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夫江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掙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爲滙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謂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荆州則曰江漢朝宗

於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貢之立義精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傳】泉源爲沇流去爲濟　疏地理志云濟水出河
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山海
經曰王屋之山𤅊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郭
景純曰𤅊沇聲相近卽沇水也 𤅊音輦史記兗州作沇州沇讀如兗
故聲相近 潛行地不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孔安國曰
泉源爲沇流去爲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

贊皇山濟齊其度量也二濟同名所出不同斯乃
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
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謂濟源城其水南流與
西源合而源出原城西濟水于溫縣西南歷虢公
臺南流注于河 蔡傳沇水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
　羅泌曰兗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
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
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沇出王屋入河始
釐爲二濟 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

【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　【疏】濟水既入于河與河
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
知也　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
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爲滎澤
水經注 郭緣生述征記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
濟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混合滲漉入地洑行
而溢爲滎爾　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
濟堤矣爲北濟也 水經注 新安陳氏曰濟水性下

固能伏流然其性勁實能勁絕大河中而出爲滎
也　唐玄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黑龍命
弧矢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按旃然卽濟
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濟于旃然是也
滎澤在鄭州滎澤縣西北四里 水經曰濟水又東合滎澤又東
逕滎陽縣北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
又東過封丘縣北濟也又東過平丘縣南又東過
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寃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
南南濟也濟水又東北菏水東出焉又東北逕定

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南濟也濟水又東
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東北入于鉅野
初學記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
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
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
淮述征記曰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
傳陶丘丘再成　疏釋丘丘再成爲陶丘李巡曰
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
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帝王世紀舜陶于河濱即陶丘

也釋名云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雜
說定陶帝堯所都堯先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氏
漢景帝置濟陰郡於定陶宣帝更爲定陶國今
考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有陶山見東昌州志
陳師道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
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瀦障而東之也周
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沸則河南無濟
矣
傳菏澤之水　郡縣志云兗州魚臺縣本方與菏
水即濟水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流入去
縣卅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流
入經縣東與菏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　水
經曰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過壽張縣
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酈道元注濟
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
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
齊語注京相璠曰今濟非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
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至于
清濟謂之馬頰口清濟即此水也　沈括曰古說
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

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
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
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
王曾云國初仰給京西東數路河漕最急京東自
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
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
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
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水經注。青州府志
云今從小清河道入于海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

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
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細獨而尊　初
學記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
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
入河與河並流過成皐（今汜水縣兼包鞏縣之界）溢出爲滎水
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兖朐縣南至定
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
爲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
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

郡而入海也　後漢郡國志王莽末旱此渠枯涸
清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樂史云古者濟水出河北截河南流而爲滎澤自王莽末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南澤已枯但存其名耳）　杜佑曰今
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
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葢因舊名非本濟
水也
箋濟發源爲沇亦猶漢發源爲漾也濟字從水從
齊將無以是水盤旋齊地因玆得名而贊皇之派
頗與王屋不合是在遡流窮源者耳　河南通志

曰濟水發源于王屋山頂五斗峯下之太乙池乃
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濟源縣西三里滙
爲二池所謂濟源池也（李濂曰東池即東源周僅百余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深溢三四尺耳）　鄭氏曉曰王屋山有三處據蔡
傳在山西平陽府垣曲縣今一見山西陽城縣一
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沇水正發
源處則在濟源西八十里　秦繼宗曰入于河出
于陶丘北出入二字相呼應葢濟水自河北潛入
于河底地中橫絶過去至河南陶丘北復出而見

于地上也溢爲滎者這濟水已經過河後在地中
者勢甚洶湧則溢出于外爲一支流此是滎澤則
滎澤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出陶丘北
者滎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彼入
河者也又東北會于汶當于東字一讀又北東入
于海當于北字一讀　李夢陽曰濟之性勁源于
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
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　表中道曰
邢臺有泉名百泉皆珠串上沸其水可灌數縣田

或曰濟水伏流而見于此濟水出王屋去此不遠
黃承玄曰自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濟爲
河所淫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後漢永平中脩汴渠
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都實濟故瀆以行後河從
益南津渠勢改卽枯瀆亦沓不可尋今惟東平以
下汶水支流時溢入故道從利津入海世謂之清
河而實非濟也　兗州府志曰北濟入于鉅澤不
詳所出矣南濟分而爲二一爲濟瀆則承鉅澤之
洪水一爲菏水則承鉅澤之黃水是二濟之流皆

由鉅野分也今濟瀆之入海惟大清河存其故道
菏水之入淮者湮滅無存而鉅野之遺墟南北巨
滙幾數百里如故也然濟之正瀆則枯竭已久不
可指尋矣　王氏樵曰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
至于菏東北會汶以入海此古泲水之道也至王
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泲瀆滎自受河爲浚儀
渠然泲未嘗不伏流地中也今阿井煑膠其性鎭
墜能清濁水歷下發水皆泉皆泲所過也又大小
清河七十二泉皆泲水也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

以溉田泲之陰功及水甚溥有益于國甚大　鄭
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
多涸竭今觀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
其本性非眞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發地皆泉
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又見爲山東諸泉水而
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
竭耶劉向說死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
出雲雨山東通志　王綱振曰濟水無三伏三見其云
斷續伏見蓋因一濟而前爲沇後爲滎既入河又

出河既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直故云斷續伏
見耳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滎爲見則漾東流爲
漢滙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
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爲伏乎況經文明言浮
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漯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
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
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爲之曲解非本注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疏地理志云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

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沂水南至下邳入泗泗水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泗處去淮巳近故連言之　釋名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　河圖括地象曰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　說文曰淮水出桐柏山其源初則涌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鶩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又東過新息縣南與汝水合風俗通云淮廟在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鷘而踰流至揚徐間始大　鄭樵曰淮

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義陽今信陽也又東過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安豐下蔡壽春鍾離盱眙有沛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至山陽通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海州東入海又曰泗水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睢水入焉又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山陽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一統志云大清河小清河俱泗水之末流其源出于山東泗水縣界經徐沛至清河縣西北三叉口分爲二大者自治東北小者由治西南俱入于淮演斷露曰泗即今謂南清河也　水經曰淮水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酈道元注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謂泗口也禹貢廣記曰今盱眙軍相對即泗口也自清河口而上者呂梁自渦口而上者譙梁自潁口而上者蔡河　黃庭堅曰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　古嶽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　唐國史補曰楚州

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鏁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鏁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鏁於軍山之下其名曰巫支祈一作無支奇○異說云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釣於龜山之下其釣爲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索繞一獸形如青猿若昏醉醒機不可近　臧榮緒晉書曰永嘉三月淮濮水竭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率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于鍾離而淮流湍駛漂流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

東西冶鐵器數千萬觔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頻入公山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死者數十萬人　玄覽曰長淮界南北而別江河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川莫大於江河　朱子曰天下大川有二止河與江如淮亦小只是中間起虜中混同江却是大川

〔箋〕導河以下五節並結以入于海海爲百川之滙此禹測原知委不窮水所入不止也故曰禹之治水以海爲壑　大明一統志曰桐柏山在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其山東南接隨州界西接棗陽界峯巒奇秀淮水出其下今桐柏支阜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縣東流會沂泗入于海中都志云大復山今屬泌陽其地有分水處東流爲淮水西流爲泌水　河南通志曰淮水發源于桐柏縣西二十五里其源若井方一丈東伏地中二十五里復見入河注海又云南陽府有桐柏山在桐柏縣東一里

上有玉女蓮花諸峯其下淮水出焉胎簪山在桐柏縣西三十里禹貢謂淮水發源即此又名大復山　淮南府志曰淮源西自桐柏東經鳳陽泗州稍北經清河縣南又稍北趨郯後經安東縣入海者其本體也其北自徐邳經清河縣北稍東而南趨于淮則山東泗沂諸水合流南行淮所受支河也本皆清流黃河則西源崑崙東經天津衛入海汴河則西源河南滎陽東經千乘今青州樂安縣入海固河汴之本體也後山西沁河南衛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潰南經留城趨徐邳亂洸沂直下其勢奔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入于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與淮敘體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身亦皆黃流而支河反爲主矣或謂宿遷而下河流汎溜益黃河上流往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形高卑不甚相遠雖泛濫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碭直下徐邳地高勢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滚爲深淵下埽植樁百計難塞率爾堤就雖能束水在堤

其實水行地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
或謂消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故道也治河者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塞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桃宿以上不憂停淤此一說也（萬曆中嘗勘議老黃河無從入手遂疏寢）　潘季馴曰泗沂卽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于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乃今有避黃之說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葢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為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里許而淮水盛發輙及堰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至隆慶四年大決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瀉流西沂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二年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又曰淮水發源於河南桐柏山挾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故至泗則湧譬咽喉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抗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卽黃漲於河南徐邳也毎歲伏秋皆然兩水發有先後各有消長耳
黃承玄曰考古淮河自桐柏而東逕信陽新息壽春臨淮泗州盡攬南條諸山迤北之水至淮陰而與泗水合泗水自陪尾而西逕曲阜滋陽魚臺入彭城至下邳合沂水又南至宿遷東南入淮二水合流東入於海則今雲梯海口卽大禹以來泗淮入海之故道也　兗州府志曰泗水既從濟寧入漕而沂水挾泇武祊浚諸水至邳州入於河水益卽故泗水南流道矣
湯還亳作誥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東為江北為

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旣修民乃有居　劉向說
死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
能通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爲德其美故視
諸侯也　鄭氏曉曰四瀆惟淮流不甚遠海受百
川在中國只四水爲大河入海在兖州淮在徐州
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
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
其流竟莫可考　屠隆曰大地之形西北高東南
卑故百川東之然亦就其通於東海者而言崑崙

天下之中山形絕頂最高處東南西北皆下崑崙
東面江淮河濟諸水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
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北即沙漠直北地勢又
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盈
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處轉輸復從西而東故
云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竭也　馬理曰禹
之治水以雍土爲首爲源以四海爲尾爲委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

〔傳〕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
出焉　〔疏〕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音途）鼠爲鼵
（音突）郭璞曰鼵如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
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
鳥鼠同穴山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
爲牝牡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渭
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山海經曰渭水出鳥鼠同穴東注河入華陰北郭璞注渭水東經南大小扶風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　河圖括地
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

其中　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
鼠山注云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
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
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
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
鼠者也宅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
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考陝西志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與南谷山相連以爲二山者誤）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宜黍
〔疏〕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

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漆沮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沮則未聞　新安陳氏曰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　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豐源發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書曰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豐水攸同非漆沮先已入渭而豐水始與之同也皆要其首末而槩爲若言也雍錄

蘇傳此言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散言境內諸水非西東之次也

蔡河漢以下凡七水其五入海而漢水合江以達于海故止稱四瀆其二入河渭洛是也入河則同入海矣濟亦入河而其性能孤行直達故與河江淮並列焉　雍大記曰渭水在渭原縣西二十五里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卽渭河之源也逕西安府咸陽臨潼渭南朝邑等縣而入黃河　岳正曰鳥鼠同穴予戌井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卽匿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俱脣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睥睨有類雌雄者　甘肅志云凉州之地有兀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今在上洛縣南　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郭璞注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

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沈括曰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　括地志云洛水自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洛所經　蔡傳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考陝西志讙舉卽冢嶺山　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壁附耳星　開山圖云熊耳山有金賷石室夏禹藏書之所　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

禹貢　疏十二　九二

焉　淮南子曰雒水輕利宜禾

箋按熊耳郭璞云在上洛縣南蔡傳因言地志伊水出盧氏之熊耳非是於前兩處熊耳並註上洛於此條方云盧氏之熊耳然盧氏上洛地志並屬弘農郡計相去不甚遠將同一熊耳隨地得名抑別有兩熊耳乎姑存以俟考河南通志云熊耳山有三一在宜陽縣西一百二十里漢光武破赤眉積甲宜陽城與熊耳山齊是也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峯相並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一在陝州東一百五十里乃達磨葬處

疏九水立文不同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其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　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故以是終焉　羅泌曰兗水之害盛者莫過于河濟而短者極于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兗雍而濟之害在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于豫渭止于雍是故渭洛則附於河而不待致力益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也

箋今按四瀆之水以海為宗渭洛之水又並以河為宗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河不擇細流而以海為壑源委則有間矣　胡氏瓚曰凡導山水皆自西而東自北而南河伏不識其源故不言自且為四瀆之宗故不言會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況水不言山者流伏不可據也黑弱亦不言者地遠不必志也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甸京 凱武 仝訂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疏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絶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内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　說文云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爲高土故曰九州孔氏曰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居民之外皆有水也（天地之勢四邊有水）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四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有九道地有九州　孔安國書序云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　說苑曰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　章俊卿曰禹别四海爲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校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里荆河（豫州）千里而嬴海岱（青州）千里而縮荆山衡陽（荆州）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揚州）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黄河燉煌之黒水（雍州）相去踰四千里至華陽黒水（梁州）窮數千里而未知所徑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别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别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歟而荆河淮濟之間（徐兗豫三州境）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豋耶竊嘗討之九州之别蓋倣井田之法（井田始於黄帝）方里而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爲王圻八州建國以藩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别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隔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嘗考西漢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記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

五百五十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濶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淮南子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疏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上文諸州言山川澤皆擧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　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爲大九山爲高大者既尊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叙於九州之後也　史記索隱曰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弱黑河瀁江沇淮渭雒爲九川　淮南子曰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九藪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一名具圃）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今太原鄔）

疏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瀦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　周語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韋昭云畜水爲陂）　風俗通云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　歐陽詹曰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　杜預曰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

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其舊陂
舊堨皆當脩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決瀝之又曰
水去之後濵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
穀必豊晉書

傳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疏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林氏
曰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貫利蓋必先辨
之於其始然後可以同之於其終禹貢所載自冀
州既載壺口以下列叙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

與夫田賦之貢篚所入之多寡所輸之遠近其所
以辨之者纖悉盡矣自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
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
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
雜亂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
歸而不見其為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
箋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恰相應看本節文勢仍須
將四隩既宅句另說而九山九川九澤總結以四
海會同以應九州攸同之意史叙其分則曰禹敷

土叙其合則曰攸同會同　史記於導山上加九
山字導水上加九川字蓋謂即此九山九川也然
經文各山不止於九似依疏解為當　四隩蘇氏
云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爾雅厓內為隩李
巡云涯內近水為隩　刋旅獨兼二義并結首節
隨刋　潘季馴曰考禹貢云九澤既陂傳曰九州
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
陂哉　王氏樵曰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於
四海百川以四海為歸是無不會同也九州言水

之治其文不同而此則總之曰九州滌源滌源二
字理最深微聖人萬事無不從其本而治之也要
之鑿龍門疏九河有治其上流有治其下流是其
功非一處而惟總之曰滌源則皆舉之矣　章潢
曰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
井畝疏為溝洫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
畎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
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水火金木土穀甚脩治　疏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　董氏曰九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治　展禽曰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淮南子曰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陸贄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産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

疏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　蘇傳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　帝王世紀曰禹平水土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疏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謹愼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　皇甫湜曰任土之貢生産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姦

疏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脩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　賦纂要云上中下謂之三壤　陳祥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黄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壚塗泥雖殊而墳壚塗泥

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　史記平準書曰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　蘇傳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能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夏也　鹽鐵論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　程珌曰賦出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底謹財賦此賦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溉之利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　陳氏大猷曰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

箋此節照蔡註單提六府孔脩下分庶土穀土謂庶土二句說貢咸則二句說賦重愼字成字愼卽惟服食器用成卽以萬民惟正之供然詳本文有

兩賦字庶愼句何以云專指貢也且三壤正應庶土經文原無穀土字面似應照本文開說通節重底愼財賦句葢水土既平財賦隨定易生心于廣大以三壤爲則無偏輕重矣賦止中邦無勤遠畧矣且賦曰成則一成不變并無加賦之累矣咸則二句取於民有制是乃所以爲底愼也　有土斯有財而歛財以賦經制稍一濫觴將流毒民生國計何所底止總繇一念不愼胎禍耳底愼二字乃千古理財之長慮其要只在物土之宜而交正之

高下不爽其衡而已咸則三壤正所謂交正也因壤定賦一成而不變是謂成賦賦無成額而加派橫索之端紛紜而起用民日新而取之如竭覺豈禹當日底愼之意哉　六府孔脩卽禹所稱水火金木土穀惟脩也庶土交正結前敷土及各州厥土句成賦中邦結各州厥賦句　王綱振曰六府孔脩不單是治水其實六府皆有所事如言敷土而土可宅可藝可作又未嘗不脩土也如言刊木而木漸包而惟條惟喬未嘗不脩木也及土可作

藝而或賦總或賦銍秸或賦粟米非脩穀何以有此若金不脩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脩則雍青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脩者也　秦繼宗曰庶字從九州生來土字從上文厥土等字生來這土字兼高下之土言田亦在內交正者以其白壤之類彼此相質而知其美惡是我辨正之也底愼財賦恐其多取而病民此句虛下二句實之獨言賦者天子畿內原有賦而無貢外八州諸侯則賦于民而無貢之可言其貢于天子者亦是從賦

得來故舉賦可以該貢也

錫土姓

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疏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有土有社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　庾信曰昔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　羅泌曰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民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未平諸侯固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必九州攸同而復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至是而後得以錫之徧爾又曰封建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于後而其制始備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始人以是龜其必亡可不戒哉

鄭樵曰黄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周公侯伯子男五等　馬端臨曰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故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

也易曰利建侯此因所利故立之　葉適曰井田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絶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　李涪刊誤曰近者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國竊以蕭何封酇侯蕭之得姓不在於酇曹參封平陽侯曹之得姓不在平陽其誤始於幸蜀之年中書主者不閑舊制故也

唐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張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

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　晉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　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以名達于上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以功事賜姓若司馬太史之屬黃帝定氏族氏定而繫之姓庶姓別于上而戚殫于下路史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孔穎達曰姓者生

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　趙彥衛曰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按史記帝紀注引春秋注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

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巳於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巳於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巳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巳於邑則韓魏趙是巳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爲其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父及以字爲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邢晉應韓之分又春秋

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雲莊漫抄 鄭康成曰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 林駉曰古者姓氏之權出於上故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下故難考呂祖謙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 王符志氏姓曰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因是以爲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

白馬所謂志也

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

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之類是也所以爲婦人之
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　柳芳
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
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
大夫名號繼統司馬遷父子廼約世本脩史記因
周譜明世家廼知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既絕
後嗣蒙福猶爲强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
以賢詔爵以功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
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

而錄之蓋七相五公所由興魏氏立九品置中正
尊世胄卑寒士晉宋因之始尚姓已于時有司選
舉必稽譜籍賈氏王氏譜學出焉過江則爲僑姓
東南則爲吳姓山東則爲郡姓關中亦號郡姓代
北則爲虜姓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
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
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
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
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

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
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周建德氏族
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
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
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
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夫文
之獘至于尚官尚官之獘至于尚姓尚姓之獘至
于尚詐隋承其獘廼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於是
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

僭矣　陳隨隱曰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
謚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
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
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
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
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
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
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周邑而得氏
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

沂相爲氏周有井邑因井平公爲王卿士而以井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傳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塚者則爲橋氏彤氏因彤班食於彤門額氏因考叔爲額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司爲桐門氏隱於南里綺里者爲南里氏綺里氏六

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嬴濱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莒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

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

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

爲氏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生
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認丞相田千秋乘小
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
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
亦莫不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
白虎通曰人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
別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
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
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
轉而相雜五十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
仲山父曰古者司商協名姓韋昭註司商掌賜族
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
名　呂才曰近世有五姓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
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
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然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
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
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本異叵
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

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
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
又王者建萬國以親諸侯有土非一人之私也能
敷之而分疆裂地見聖人經天下之遠畧能錫之
而建侯樹屏見聖人公天下之大端古之帝王必
封建以各有其土所從來遠矣水土既平之後邦
家再造特指言之　楊愼曰封建起於黃帝至秦
而廢　胡氏瓚曰封建之來因洪水之患則限制
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當賞故曰封建與
井田相表裏也姓始于黃帝正姓爲姓庶姓爲氏
　王氏樵曰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得專
而實一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朱子謂因
生以賜姓如舜居嬀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于
陳賜姓爲嬀諸侯以字爲謚謚當作氏孫以王父
之字爲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爲展氏展喜展禽是
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爲姓而姓氏遂無
辨唐時姓與而所出同者禁不得爲婚姻　王氏鏊曰姓與氏不分
久矣今人多以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

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盖別姓則有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

人惟昌黎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爲近 鄭氏曉曰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沓書姓某氏相襲誤耳又曰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嬀曰姒曰嬴曰姞曰姚曰妘 陸深曰自秦毀典籍聖賢之世系湮沒而姓氏遂不辨後世婦人一例稱氏何所本歟傳曰別生分類盖姓之爲言生也氏之爲言類也此

姓氏之說漢去古未遠淩煙圖畫題曰大將軍博陸侯霍氏以氏代名盖男子之美稱爾豈有姓有氏男女通稱歟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義各有取難以混稱也若堯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大禹姒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稱有商氏呂東萊云氏數世而一變恐亦難以自分而隨變也按姜姓爲呂氏至于今不變若國氏爲子國之後駟氏爲子駟之後所謂以字爲氏者也又有以郡以謚以官以爵以居又以所有事爲

氏皆不容變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疏〕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

王氏炎曰台朕皆禹自言 〔左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展禽曰禹能以德脩鯀之功

〔箋〕此禹因水土平治之後而採本言之要見此時天下大勢已定不比懷襄昏墊之時人情惶惑亦

惟謹視上所率先而已若上之人敬我德以為天
下先則而象之自然奉行恐後有風行草偃之勢
諒無復梗我王化者此敬德不可後也台朕不必
專有所指只據理泛說以見此時德之流行有操
縱如意之妙　禹荒度土功宥矣而廣土衆民貢
有以柔其心以就我約束本原之地全在台德而
秉德以為天下先其要曰祗我先而人自不敢後
大學曰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土而有財有用
正與此互相發　王氏樵曰一篇皆記禹經理之

事此二句禹經理之要也無此以為之本雖胼手
胝足勞其身以為天下能使人之丕應徯志而轉
移氣化也哉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
城面五百里　〔疏〕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
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
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
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
税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
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
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
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
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税也賦令自送入官故
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
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
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　陳氏大猷曰禹

之甸法達於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
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
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
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
穀也　周語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
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
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釋名曰四
丘為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也　鄭玄詩箋云六

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孔穎達曰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而井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孫毓云井邑丘甸出於周法　韋昭曰自商以前并畿內爲五服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國語註　孔氏曰殷周稱畿唐

八　禹貢　疏十二　二七

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漢志周因井內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蔡邕獨斷曰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地上之衆者莫過于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又曰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　張氏曰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

傳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疏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傳銍刈謂禾穗　疏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　傳秸稾也　疏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內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　碧梧馬氏曰

八　禹貢　疏十二　二八

先儒多以服字就秸字解若去禾中之粟米而納空稾惟使之服輸將之事是其賦輕於四百里五百里矣若存禾中之粟米而又納稾又服輸將之事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蔡傳摘出服字以爲總前二者言之

金氏曰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纖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

輕重爾又曰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于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稾而不粟視他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爾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萬世之所當行也　管子曰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强兵强者戰勝

戰勝者地廣先王知衆民强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又曰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商子曰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强　鼂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神農之教曰有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匯〕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朱子曰近麤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也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又曰里者道塗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　鄭氏曰禹貢九州貢篚雖非四夷之獻亦以服食器用爲要而冀州獨不言貢篚蓋畿甸之內賦其總銍秸粟米也總銍秸粟米者倉廩之儲糇糧之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蠶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

要也自服食外器用次之器用外不過寶玉玩好而已帝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豊不可以爲國也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産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皆以冀爲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於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

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　呂東萊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所貢入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蓋如禹貢所載入于渭浮于江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漕運未甚講論到春秋戰國爭事攻戰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秦并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

石者　蘇轍曰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以舟楫州郡之卒斃於道路月廪歲給之卒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矣

【箋】按禹制甸服獨詳於田賦天子取畿内以自贍重本力穡既風天下以務農而京坻之積不煩仰給外藩亦足以壯根本而消窺伺聖人防漸之意微矣自漢都關中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漕穀至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所在騷動唐全倚辦江淮然太宗以前運粟關中不過二十萬石是時府兵之制未壞也至玄宗時韋堅歲漕粟四百萬石大盜繼起而漕事亦復濫觴宋開寶初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寖假而汴河歲漕至六百萬石蓋並不講於甸服之義而集游惰於京師虛口坐食以致王畿之重全倚漕運爲咽喉如人一日食不下咽其就斃可跂而待　國朝定鼎燕薊即古冀州之墟先年有議興

西北水利者開墾卒鮮實効而沿唐宋前轍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以爲常然西山一帶多有水田遺址而頃歲天津增墾彌望禾黍是開墾未嘗無利也似宜專置勸農之官多方設法開渠履畝以廣積貯一則可省飛輓之勞一則可限戎馬之足而根本重地不至全仰給東南以釀意外之變所裨益豈淺哉蘇秦說燕亦云粟支二年且謂民雖不田作而棗栗之實足食於民今神京實古燕地而樹藝鹵莽緩急百無一備曷不講先王甸服遺

制云　九州之內別爲五服此皆禹敷土事　丘
氏濬曰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內所謂五百
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于米粟近地
則并其本稾取焉蒭米以食人稾以飼馬無非以
爲國用也然其取之因地遠近各有輕重之等精
麤之異非若後世槩無分別焉又曰漢唐都長安
宋都汴梁皆去邊遠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
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
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

其舊而加以番守之事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
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
西也以易州爲輔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
則以臨清爲輔坐鎮㢸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
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
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
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
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調發則國家省轉輸之勞
邊方足備禦之具矣　王氏樵曰古者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不如是不足以待諸侯然而粟米之輸
近取諸甸而已足而無仰于外後世轉輸外郡而
京師習于坐食元人爲歲漕不至始經營京東海
田城門一不開貴人無所得食抱珠玉而死可爲
明監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傳甸服外之五百里斥侯而服事　蘇傳此五百
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蔡邕曰侯者侯也侯逆
順也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　孔穎達曰人君

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　運曰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
爲采地　何休公羊註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
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
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周官任土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稍　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所謂
家削之賦小都卿之采地邦縣之賦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
所食邑也邦都之賦顏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

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　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此所謂幣餘之賦也又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　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　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世襲爵長是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

韓嬰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

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詩傳

〔傳〕男任也任王者事　〔疏〕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　朱子曰第二之百里爲男爵之國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　〔蘇傳〕男邦小國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陳傳良曰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禹貢侯服正此說也　楊簡曰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過千里餘皆侯國後世人主德不逮禹湯文武而統理四海之內宜其治不及古　白虎通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陰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

〔箋〕記稱殷因夏爵三等公侯伯也周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今此曰男邦則夏時固有男爵矣禮記疏云案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　王氏樵曰采案孔氏曰供王事正義曰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今蔡氏以采爲卿大夫采地然周制家削邦縣俱在畿內夏制雖不可考要之采地恐不及畿外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傳〕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

疏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
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
也釋詁訓揆爲度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
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内文
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奮者在國習學
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　陳氏大猷曰綏服内安
中國外安邊疆也内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
爲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爲主文教以
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又曰武以衛言

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脩之　林之奇
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
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
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箋此節揆字奮字俱下得妙揆者揆度時宜之謂
文教曰揆則無窒碍之患武教曰奮則無廢弛之
虞　王者之施政教總以安靖爲主文武並用一
張一弛正安民之務也　丘氏濬曰禹貢五服之
制内而甸侯二服爲華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爲

夷狄之區而綏服居乎其中則介華夷之間也就
此一服而言文治内武治外辨之於微防之於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傳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周語蠻夷要
服韋昭解云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傳夷者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
里而差簡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　蘇傳夷
雜夷俗也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
叔

箋要荒二服列於武衛之外皆邊地也王者不治
夷狄曰夷曰蠻不以中國之治治之流蔡所謂迸
諸四夷　王氏樵曰要服一說如裳之有要所以
綱統四裔　胡氏瓚曰春秋淮夷會申杞自降爲
子用夷禮夷亦國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畧　疏王肅云政
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
縻其人耳蠻之言緡也以繩束物之名王肅云蠻

慢也禮儀簡慢　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
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疏〕流如水流其俗流移
無常政教隨其俗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箋〕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
以人情測度矣　胡氏瑣曰春秋執蠻畀楚而楚
爲荆蠻亦閩也流即所謂流共工于幽洲也
馬氏曰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巳爲夷狄聖人之治
詳内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議
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畧治以不治也觀

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
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可見矣
〔傳〕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疏〕凡五服之別各
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
爲方五千里也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
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
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
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
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

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
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異者尚書
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
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　鄭氏詩
箋云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
曰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
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
爲殘數居其間令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

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
職方千里曰國畿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
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
左傳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
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
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
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
事上也　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
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

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而相距則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於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朔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其地未嘗增也　吳萊曰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黃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而計者則爲萬里漢地理志乃紀山川與禹貢不異而里數縣絶或曰尚書據虛空鳥路漢志著人跡屈曲或曰禹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又有區畫者存非若周漢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故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夫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皋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邇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　章俊卿曰先儒鳥道之說竊以爲不然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

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今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求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羸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爲五千里者舉朔方

日南而言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烏道之云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遙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蕃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也　曾氏曰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介於其中即綏服之奮武衛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蕃服即禹之荒服也　羅泌曰虞夏之前四正疆理東止瑯邪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而嬴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縱并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有所謂萬區百里國哉蓋古嘗有萬國之制而非皆百里也故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以大運小要使皆使指者而孔子亦曰安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者然則古之萬國從可知矣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正矣五千里者古今衰盛山川萊蕪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蕃畿爲方萬里斯亦末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周之西都今之關中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循不能以千里今古不變而禮王畿四方相距爲二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

里所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有匪圓通上世必有陰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箋〕謹按禹貢九州以今天下地圖參之兩直隸暨冀揚徐之域此外爲山西山東江西湖廣河南四川陝西七省地耳震澤稍鄰浙西而閩廣雲貴並未入版圖則　國家拓地固已侈於禹服矣乃文法日煩而武衛寖弛飛輓之轉輸欲竭東南久苦不支而要荒之界限漸殺西北更虞多事明先王五服之制而申畫郊圻安內攘外尚得泄泄以來

噬臍之悔哉　王氏樵曰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各方五百里要服蠻服也此以上爲九州之內又有夷服鎮服蕃服在九州之外內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與禹服不同考周地幅圓蓋不廣于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爲極爾蓋禹時四方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故五服止于五千周則盡禹迹所至而疆畫之是以不同爾　胡氏瓚曰合五節見詳內畧外意甸服天子畿內之地故什一使自賦而八州以錫土又必定其則以爲之式恐如後世有稅畝丘甲者所謂經界正而穀祿平也若貢皆達于天子諸侯歲貢士亦謂之貢周衰求車求金而包茅不入致勤召陵之師則齒革之事三命之金菁茅之縮酒貢非一日矣又封契于商封稷于邰商在亳邰後遷周則雍豫沃壤天子已不自有而公天下之大端太本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傳〕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疏〕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名曰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鄭氏詩箋

云言去中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　博物志云天
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
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
近於海也四海之外復有海云　淮南子曰有聲
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　賈捐之曰
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　湯
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
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
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
復猶豳也朕是以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列子　北邊備對曰四海邊中國者在山東爲東海
在廣南爲南海人人聞見若禹迹所及西境流沙
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
于經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
之西有海焉允漢使命嘗及之而入史矣後漢班
超又嘗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至於西海之西又
有大秦即波斯者焉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
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

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
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
所稱四海者環夷夏而四之若夫西北二虜有西
海柏海青海蒲類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
海皆背並海立稱其實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
蠡之類借海名之非眞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
曰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
確矣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緣北邊地長
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
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洪邁曰海一
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
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
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
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
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
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吳澂曰禹貢敘事至
訖於四海而止訖者地之盡處也海之環於東南
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

高或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盖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句股稽之水之所浸倍於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羡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盖不知其幾也〔元史〕地理志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

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盖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見地理志

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盖百粤未盡開也惟河衆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秦以上西北衆而東南蹙自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夷狄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傳〕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珪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禹功既成天出玄珪以錫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蔡傳〕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方勺曰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色黑如磬徑五尺厚寸餘而好焉信上下郡將掌封鑰

遁甲開山圖云禹至會稽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　禮緯稽命徵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蘇傳〕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盖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

于經者也　羅泌曰黄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螾黄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黄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以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

【箋】聲教訖于四海即禹謨文命敷于四海也四海會同之餘聲教遠播而比屋向風承德此之謂不

距朕行　地平天成禹功可謂成矣帝曰成允成功世稱神禹功與天地並有以也而祗台德先實為成功之根抵故曰禹之明德遠矣　按秦本紀曰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皁游大費拜受是為柏翳葢謂玄圭為帝錫禹論衡曰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幽冥並附會之詞不足據也　丘氏濬曰

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為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為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漬底于海者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亦惟止于海而已然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國經野以內治

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界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之義哉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

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
祠就海而祭爲宜況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
山既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
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
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
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
也宜于雲南望祀之　王氏樵曰禹時五服止于
五千則五嶺之南當在荒服之外此記聲教所及
云朔南暨朔朔方南交趾也則聖人制五服雖止

于五千而威德所被已方制萬里矣　鄭氏曉曰
天地華夷之界眞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
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來南
境漸闢西北境漸蹙東如故又曰朔南暨句斷漸
深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也朔卽
朔方南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廣
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胡氏瓚曰禹貢四海止就
禹迹所及言之河濟入北海江淮入東海黑水入
南海弱水當入西海　楊愼曰東海之別有渤海

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
瀚海猶五嶽之外有五鎭也又曰今滇西百夷之
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卽西海無疑矣　李贄曰
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
知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教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
見在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卽
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眞有東西
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覩者哉又據見
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天下之西

南陝西則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
不見有海也由陝西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宜
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無海也唯今薊遼鄰山東
始有海從此則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
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正東之海東臨至福
建則古閩越地也稍可稱東南海矣廣東卽南越
地今其治爲南海郡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
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觀之正西無
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

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海耳又豈但不知西海所在邪且今天下之水皆從西出西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沱來者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有從西和徼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謂正西是也水又莫大于黃河黃河經過崑崙崑崙乃西番地是亦西也雖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爲西南然雲南之水盡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于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受

之則海決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陝等去海甚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陝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川流而西徃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盡向東南行邪則知以四川爲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勢槩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澗機大布道自海上來者此布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旋遶而東又與福建同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地尚未載之輿圖況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歷之地勢而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于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于京之東北楊升菴欲祀西海于滇之西南皆無義矣　王可大曰中國地形南濱於海則吳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之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

所可至者惟木蘭皮耳自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　曹昭曰禹玄圭象水色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格古要論　王氏樵曰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者何也蓋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舉舜而曰師錫蓋爲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也又曰首曰禹敷土終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只起結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文之妙也

陳氏大猷曰自禹敷土而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

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
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
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
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
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于告成功
而終焉　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治水之成功而併
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
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
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

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
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
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二州
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
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荊豫梁不言原隰者諸
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
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瀰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
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兖徐雍二者皆
有者兖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

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
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泲之東而稍
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
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惟出獸皮
而所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兖荊豫不言夷者凡地
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荊雖
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兖雖在東北而其東
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兖徐揚
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

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
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
之矣　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
條理亦各有脈絡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
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
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
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
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
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

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爲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嶽析城王屋皆其犁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滹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

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卽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峯漆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卽西傾而下諸峯亘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卽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滇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山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

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以爲巽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闢之功此其大約也

禹貢滙疏卷十二終

神禹別錄

禹跡猶存山川不改緬言千載懷古彌深旁搜夏華之談不廢齊諧之志庶神遊於河洛亦義協乎圖書豈曰愛奇聊當碎錄云爾吳興茅瑞徵述

帝禹夏后氏姒姓名禹一曰伯禹是爲文命(路史)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按禹廟謚議云或曰禹桀皆易名周人華民視聽故以行爲謚追夏始祖與末王而加之夏商之世諱忌未行臣子呼君父名無嫌猶朕尊卑得共稱之　羅噂老云禹之功至水平而後大故於禹成厥功之後始稱大禹

蜀郡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水經注)

帝王紀云鯀妻脩巳(一作脩紀)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折而生禹(蜀本紀云禹母吞珠孕之折副而生)

路史云鯀納有莘氏曰志是爲脩巳孕歲有二月以六月六日屠　而生於僰道之石紐鄉所謂刳兒坪者(董仲舒繁露云禹生發於背)　郡國志云石紐山在石泉縣南帝王世紀以鯀納有莘氏胸臆折而生禹於石紐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重脩祼享歲以爲常　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華陽國志云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按廣柔隋改曰汶川)　開山圖注云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鷄子吞之遂孕十四月生禹(堯帝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　淮南子曰禹生於石高誘注禹母脩巳感石而生禹(隋巢子謂禹生崑石)　史記索隱曰按系本鯀娶有莘氏謂之女志(吳越春秋作女嬉)　是生高密(宋衷曰高密禹所封國)　舊陝志曰鯀娶有莘氏女(今郃陽縣)生禹出于夏水(在今臨洮)長于西羌禹國號夏蓋因所出夏水以爲號也　張邦奇曰今按石紐鄉在汶川縣境禹廟在茂州東門內蓋蜀國傳自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封其支庶於蜀斯禹所自生也

禹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斷齒鳥喙耳三屚戴成鈐褱玉斗玉骿履巳(路史)

世紀云禹長九尺二寸續博物志云長九尺九寸　列子曰夏
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淮南子曰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姚氏云禹胸有惡如北斗　荀子非相
篇曰禹跳湯偏　楊朱曰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
體偏枯
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
路史注云按舜攝時縣殛既久而禹用攝時叠年
十四
禹娶塗山生啓夏本紀

史記索隱曰按系本塗山氏女名女媧連山易曰名攸女路
史云禹年三十取於塗山氏三邁是爲攸女攸焚陽城　呂氏春秋曰禹巡
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
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　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
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
寰宇記云古當塗國在濠州西一百十七里漢
爲縣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在壽春東北輿地記
謂即禹所娶塗山氏國也世紀云塗山氏合昏于台桑之野鍾離西七十
里即當塗縣　華陽國志曰禹娶於塗山今江州塗山

帝禹之廟銘存焉山有禹王及塗后祠陶弘景水
仙賦云塗山石帳天后翠幰夏禹所以集羣臣也
按倦游錄三門禹廟神儀侍衛極肅後殿一龜裘
像侍衛皆胡人云是禹婦翁今不復存寰宇記云塗山在巴
縣東南八里　水經注曰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
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
余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　元貫元碑曰
華陽志云渝郡塗山禹后家也東漢郡志云塗山
在巴郡江州乃今重慶巴縣至今洞曰塗洞村曰

塗村灘曰遮夫后曰啓母復考禹生汶川生于蜀
娶于蜀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先是帝嚳大父昌意
爲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帝之娶蜀有自
來矣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
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
爲嫁娶日　吳越春秋曰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
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
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
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

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　路史云后趣生啓及均塗山於是獨明教詔而致其化乃立庶子之官嗟乎天下之命懸太子若塗山可謂知所本矣
河南通志曰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轘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

而生啓盖此石此好事者承訛附會耳聞登封又有所謂啓母墓漢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爲啓母此墓何爲者耶
考宋景濂遊塗山記云入禹會村有夏皇祖廟從廟西循石坡下巨石危立如人遙望之儼然一姬也呼爲啓母石則沿襲承訛又不止嵩山矣楊炯少姨廟記云漢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其神爲婦人像故老相傳啓母塗山之妹更可爲千古笑端
禹學於西王國（荀子○楊倞註西羌之賢人也）

呂氏春秋曰禹師大成贄又曰禹染於皐陶伯益
　路史曰禹師於大成摯（新序作執）暨墨如子高（百成子高）學於西王悝（西王悝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

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耰遂不顧（呂覽）
禹受黑書於臨洮得綠字于濁水（路史）
水經注曰禹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
續博物志曰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返於淵　拾遺記曰禹鑿龍門之山見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圖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並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　湘水記曰衡山南有岣嶁

峰高一千五百丈禹登此得金簡玉牒治水之書其山上承翼宿銓得鈞物故名岣下據離宫攝統火師故名嶁

禹開宛委黄帝書乃吉齋封白馬三月庚子登覆鬴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 路史

太霄琅書云夏禹於陽明洞感太上命繡衣使者降授五符以治水擻召萬神後爲紫庭眞人陽明洞會稽也　遁甲開山圖曰禹治水至會稽宿衡嶺宛委之神奏玉匱書十二卷　水經注云會稽

有石匱山石形似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也　吳越春秋曰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能傳之不日而就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之於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包山之穴　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反啓王曰初入洞口狹隘傴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上於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辯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追之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名萇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帝嚳時太上遣使齎靈寶眞文授帝帝將仙封之鍾山至夏禹登位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

得靈寶眞文禹未仙前復封之北嶽及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謡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

禹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 淮南子

淮南子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又曰禹決江

疏河以導天下與利而不能使水西流又曰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潤五湖而定東海　列子曰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此天下之賢苦者也　王嘉曰舜命禹疏山導嶽偏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　禹濟巨海則黿鼉爲梁踰峻山則神龍爲馭又方治水時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青泥于後故等聖而禹稱神焉

禹治水土迷而失塗濱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當國中有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水山下其俗倦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列子

禹之爲水以身禱于陽紆之河 淮南子　元世祖南巡渡江次鄂駐蹕於黃鵠山問山頭石磯何名呂公對曰開唐時有道人呂姓吹笛其上故名又問曰唐以前何名皆不能對再三問之有一父老對曰聞諸古語云是禹功磯後人因訛傳大稱旨

嘉興林元大 禹廟記　禹功記云渡江河者以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　直隸名勝志曰涿州西三百餘里有鐵柱山相傳爲禹維舟處蓋禹之治水始于冀也

禹因古九囿以置九州 華陽國志

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　路史曰人皇相厥山川才爲九州謂之九囿別居一方因是區理後世謂居方氏　項峻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九人九州各居其一　易卦坤靈圖蓋九州之始也寶櫝記云伏羲審地勢定山川眞源賦伏羲別九宮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據共工氏霸九州則州之九不自帝嚳若黃帝矣 路史　羅苹曰禹貢九州之畫實在治水之後蓋因治水見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可十二乃復爲九州爾　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博物志　淮南墜形訓曰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

正西弇州曰并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
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　王嘉
拾遺記曰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
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
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令人聚土爲界此其
遺象也　楊愼曰壬子年云禹治水所穿鑿處皆
有泥封使玄熊升其上此封堠之始按北堂書鈔
引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有記里
堆則堠起黃帝非始於禹

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
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墜形訓○高誘註太章豎亥皆禹臣）
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
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淮南子曰禹胼胝）呂氏
春秋曰舜殛鯀於羽山副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
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楊子法言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禹封高密以處于櫟是爲有夏曰夏伯（路史）

世本云鯀生高密是爲禹宋云禹之封國櫟今之
許昌陽翟漢屬潁川唐隸河南有禹山禹故城及
鄭之櫟邑武王至周曰吾其爲有夏之居乎遂營
洛邑即櫟也世紀云夏今陽翟地志云陽翟夏禹
國王充云禹孫夏而起湯自商而興皆本興邑之
地爲號重本不忘始也或云封在虹今之宿縣輿
地志云堯封夏禹爲伯邑于此即位徙都陽翟漢
爲夏丘縣　淮南子曰禹無十人之聚以王諸侯
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左傳）
拾遺記曰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
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
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
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
迹代鑄鼎焉（孔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貢則一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
路史曰禹作棧鍾於會稽以定泰（晉世剡縣民于田得鍾長七寸口徑四寸銘曰棧棨小爾雅鍾之小者棧音盞）鑄九鼎於紫金條荆之山
使人知神姦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左傳
直隷名勝志曰塗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
水經云淮水出荆山之左塗山之右二山對峙禹
鑿爲二以通之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謂在壽春
東北是也今山巔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古史夏
本紀云禹合諸侯塗山其後南廵狩復會于江南
會稽宋蘇軾詩川鎖支祁水尚渾地理汪罔骨應
存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 元貢元塗
山古碑曰禹娶于蜀塗山肇自人皇爲蜀君掌塗

山之國至會諸侯于塗山當以九江郡爲是東漢
郡志云山在當塗今有禹會村榔子有銘蘇子有
詩且予天下稍向中會同于此宜矣通鑑外紀亦
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啓南廵狩會諸侯于塗山
紹興府志曰塗山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傳經
云禹會萬國之所山麓有石舩長丈云禹所乘 越絕云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
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
州三濠州四當塗 四番志宋孝武使任延修禹
廟土中得白璧三十餘枚意是時禹時萬國所執

梁初治廟穿得碎珪及璧百餘片 紹興府志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 莊子
太公金匱云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乃立建鼓
鬻子曰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門懸鍾鼓磬鐸
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筍簴 淮南子曰
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
也而爭其得時也又曰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
而出因之也 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
以政而九州成 陝西志曰禹崩于會稽壽百歲

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
禹作三章爲家天下之始
博物志曰處士東鬼塊路史作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
退作三章强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考淮南子云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禹壞城平地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此與志互異
禹焚戈甲而夷人附 見崔融四鎮議
路史曰防風氏後至戮之以狗於諸侯伐屈驁攻
曹魏而萬國定 刀劍錄云高帝在位十年以庚
戌八月鑄一劒藏之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八宿

北記山水日月　紹興志曰禹劒宋時在禹祠殿世相傳禹之所服寸刃出於鞘外瑩無繡澁而堅不可拔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 述異記

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玉又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同上

瑞應三飛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其德而至駃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語言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禹命扶登氏爲承夏之樂歌九叙以樂其成是謂九夏 路史

淮南子曰禹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路史曰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

商高語周公積矩之法禹所以治天下數之所出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注曰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

禹有淫湎之意 呂氏春秋

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而美遂疏儀狄 急就篇注　路史曰帝女儀翟醞釀稷麥以爲酒澧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頦而歎後世必有酒亡國者遂疏儀翟　夏禹仙經取菖蒲玄酒封百日綠葉色投黍米十四日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世 本草

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夏本紀

水經注云大禹卽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　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本名苗山在縣南 漢始稱陵　越絕傳曰禹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深七尺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　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　墨子曰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淮南子曰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

事故朝夕而薪焚又曰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
畝　嘉泰志曰會稽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向
而下下有窆石相傳此正禹葬處其窆石高丈許
狀如秤錘上有古隸不可讀
太史公有子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史記
張晏注曰禹廟會稽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
入此穴水經注曰會稽山東有硎去禹廟七里深
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游者多探其穴也　紹興
府志曰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之會稽宛委山今
里人即以陽明洞爲禹穴寶曆中鄭鲂於宛委山
書禹穴二大字元楨銘而鲂序之刻石存焉若據
張說似謂穴即禹陵據酈說又似指禹井惟舊經
飛來石下爲禹穴傳云禹藏書處則指陽明洞然
韓昌黎詩云常聞禹穴奇東去穿甌閩越俗不好
古流傳失其眞則禹穴不可定名久矣宋陳鵠者
舊續聞稱問之洪景盧言當以陽明洞爲是正德
中閩鄭善夫著記謂得之非井之上楊愼又云在
巴蜀　宋陳鵠云內翰洪公帥會稽曰余嘗問禹

穴有二處其一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窆石是也
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
石經丈餘中裂爲一罅淵不盈尺相傳指此爲禹
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
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
此張晏云禹入此穴不經之尤者子長謂上會稽
探穴言極其高深也今陽明穴投物於中不知其
底當以此爲禹穴非謂禹葬之地　鄭善夫禹穴
記曰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
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
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又云
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壽崩遂葬於會
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
然也善夫探禹穴壽黃帝藏書處乃猻梅梁摩崖
窆石得穴於非井之上　楊愼丹鉛錄曰按蜀之
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頃
脩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
知會稽禹穴之誤　四川名勝志曰石泉縣南禹

穴二字大徑八尺李太白書刻在絕壁上見存
陝西志曰禹穴在洵陽縣東一百三十里穴傍鑄
禹穴二字有古碑已剝落
越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禹始也憂民救
水到大越死葬會稽教民鳥田一盛一衰 越絕書
地理志云會稽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
耘田也　水經註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海上有草焉名蒒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
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博物志

述異記云今藥中有禹餘糧世傳昔禹治水棄其
所餘糧於江中是為藥也　紹興府志曰餘糧山
在嵊縣北十五里舊名了山禹治水功畢其餘糧
委棄在此化而為石因名禹餘糧有禹祠在焉傍
有石蒸籠甑山遺跡又曰水簾洞旁多禹餘糧石
其形如拳碎之內有屑如餡或類麻或類豆隨人
所欲而應
禹祀于社亦謂白帝 路史
淮南子云禹勞天下而死為社漢典立官社復立

官稷以禹配社以稷配稷　王符五德云少昊其
後白帝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
梅梁在禹廟梁季脩廟忽風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
以為梁乃梅梁也 紹興府志
浙江名勝志曰會稽禹葬處窆石之左即禹廟也
梁末脩廟得一木取以為梁乃鄞縣大梅山頂梅
木張僧繇畫龍於上忽夜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鬭
後人見梁上水草淋漓始駭之乃以鐵索鎖於柱
今所存他木耳以鐵索存故事見郡志　述異記曰越俗說會稽山

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紹興府志
曰禹廟之建似起于無餘祀禹之日 宋元以來咸祀禹于此
吳越春秋注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
膳 水經注云鯀死其神化為黃龍晉語作黃能韋昭注能似熊字林云能足似鹿又為鼈類
寰宇記宋武帝脩禹廟得古珪梁初又得青玉印
水經注禹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
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　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
石舟張石兜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
得鐵屐一量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役餘一作 仲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一作永 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禹碑釋文

徐靈期曰禹治水碑皆科斗文字昔樵者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輿地碑目云在蜀之夔門宋嘉定初蜀士因樵夫引至其處以紙打其碑凡七十二字皆不可曉後人以摹本刻岣嶁觀中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山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古今稱述禹碑者不一今刻于嶽麓書院者凡七十七字 楊慎禹碑歌序云禹碑在衡山絕頂迨宋朱張同遊南岳訪求不獲後晦翁著韓文考異遂謂衡山實無此碑再考六一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云三家古刻靡列獨不見所謂禹碑者碧泉張子得墨本于楚于撫卷而嘆 顧璘曰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守新安潘君鎰得于嶽麓書院後剜苔剔土搨傳人間蓋宋人所模刻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罔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蟲魚草木之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 林華讀禹碑辨曰世傳神禹登祀衡岳而勒碑嶽麓碑張光叔謂何子一曆搨岣嶁本也考之志載衡嶽七十二峯稱禹碑者二岣嶁雲密也雲密稱峰上有禹王廟科斗書岣嶁則直稱禹碑耳

述異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

十洲記曰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劚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 王翰禹甎辨云夏縣治西十五里有禹故城城中民聚爲村掘地得甎方尺餘而中畫十二方方容一字以篆書之其文曰海內勛臣歲豐登穀路無饑人雖累千百不異訛傳謂禹所陶者